© 2020.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R.O.C.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國家圖書館 R.O.C.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2554902 v.1

新刊宋學士全集序

夫文章關於氣運豈不隨其自有書契以來歷唐虞三代之隆道德一而風俗同其見於朝廷紀述諷議與夫閭巷謳歌不必組辭偶體而悃成溢發動可為經至今數千餘年猶可想見其成功巍巍而天下之至文具矣三代以降得天下惟漢為正然不事詩書士各以質就功名其抱道如兩生終不應召卒之漢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治雜伯雖敷文者非其人將亦氣運日
漓若有以厄之耶由唐而宋至於胡元
萎薾極矣宋景濂先生挺生浦江精思
絕識於群書無不淹貫且久遊柳文肅
黃文獻二公之門而兼其所長又因許
白雲門人以究理與其為文主聖經奴
百氏亦庶幾振世獨步者然晦跡龍門
遺榮弗居幾四十餘年遭
聖祖龍興遂憣然應詔及參謀密勿承旨
翰林而
朝廷大制作若郊社宗廟山川百神之典
覲享宴慶禮樂律曆衣冠之制四夷朝
貢賞賚之儀及國史實訓勳臣名卿焯
德耀功之文俱經論次撰述使郁郁之
盛遠軼三五而陋漢唐宋於不居焉謂
天實培之以貽我
明不其然乎易有之雲從龍風從虎聖人
作而萬物覩言以其類應也我

聖祖睿德天縱游心精一執中之旨以紹
帝王之傳蓋千載一時矣先生忠誠可
貫金石已歷
睿獎其所獻納如顧講明典謨讀大學衍
義遵行春秋賞罰之類又切中肯綮不
為文飾隱蔽是編於德行者措之為功
業卒之四夷知名日本刻潛溪集高句
麗安南使者至購文集不啻拱璧獨文
辭焉已哉及先生之歸

上發後學無師之嘆盖其内外一本於誠
故言莫不信而其卓卓有若此也是先
生雖以文學侍從其鋪張鴻猷捷於斬
將搴旗者多矣而我
明文治精華不可以槩見也耶先生舊有
朝京稿凝道記潛溪翰苑鑾坡芝園集
龍門子浦陽人物記然各集出一時故
舊以巳見集者今知浦江事韓叔暘萃
為一編共三十六卷九百六十七篇題

曰宋學士全集梓行之叔陽高淳人以
進士除今職有治績而雅及於此其知
政本云
皇明嘉靖歲在庚戌仲冬之吉南京太僕
寺少卿前浙江按察司副使提督學校
豐城雷禮序

天日月星辰因天而附麗山岳河海隨
地而杰列雖婦人孺子皆可覩識者以
其附之者大也至於美玉明珠藏於名
山蘊於深淵則見而知之者鮮矣文章
之顯晦亦奚以異是吾嘗讀馬遷之史
記揚雄之法言恒竊悲之以其不遇時
也而相如之無行方朔之滑稽一遇漢
武猶得以功名顯況其粹然者乎柳子
厚論文以知之為難遇之尤難正謂此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也故士之於世遇眞主而無文以自見者下也生而不遇沒而後垂聲者次也有命世之才又逢機遘會獲遇眞主使其文章得以潤色皇猷敷弘治教與日月同明山川爭麗身親見之此則伊傅之事孔孟之所願欲而不可得者吾觀宋學士之文方其在元之時出於鄭檢討之所集歐陽玄之所序雖極其贊揚然不過為赤水之珠名山之玉而已向使不遇

聖祖則與馬遷楊雄之書何異今而值興

新之運逢

至聖之君出入承明啓沃論思參酌今古修明典章發揮平生之素業鋪張我

明之文教其事業殆與宇宙同休伊傅爭邵豈非遭逢之幸遘會之奇歟公之文有關世教者皆已勤之梓藏之

國史固不俟集以傳然浦江公之所產過

大梁者尚延想於夷門遊九京者亦流連於隨會剏佐運之臣命世之士本原之地宗祀寂寥遺文凋落撫事懷賢能無興感韓尹叔陽及舉人張元中庠生張孟昂董彰明陳時雍張孟纓等能爲修其祀新其集於有司得爲國報功之美於諸士見景行先哲之賢余忝守土安得不佳其成而識之故特爲之序云

嘉靖三十年辛亥春三月閩三山後學

陳元珂識

新刊宋學士全集凡例

一宋文憲有朝京稿有潛溪集有翰苑續集有鑾坡後集有[illegible]集有龍門子凝道記有浦陽人物記今會成一帙其記三十三卷一千三百五十篇

一諸集有表賦詔誥有記傳序辭有題跋碑銘詩贊行狀之類今總會各集之文較其體製相同者別類分卷不致淆雜以便觀覽

一諸卷首篇皆
本朝應制之作凡意義關繫大者先刻之而餘皆序列于後其大旨皆先
本朝而後勝國先中國而後四夷先君而後臣先大臣而後庶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民先男而後女云

一諸集之文俱刊入全集不敢有所去取其間爲禪師庵觀諸作有默寓闢邪翼正意者亦皆錄之其或一時隨事應酬之作則弗克盡錄

一舊本字多差訛今參攷各集研加訂証若別無考據而意義未易詳者則毋敢擅改

一國朝名臣言行錄先生家譜行狀名公所撰諸集序文亦縣申建祠堂文移併祠堂碑記皆附錄卷後以成全集云

新刊宋學士全集凡例終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新刊宋學士全集目錄

第一卷

表 凡四章

進 大明律表

進元史表

致仕謝 恩表

致仕謝 恩箋

賦 凡二章

奉 制撰蟠桃核賦

崆峒雪樵賦

頌 凡八章

平江漢頌
膏露頌
嘉瓜頌
鳳陽府新鑄大鐘頌
擬晉武帝武功頌
擬薛收上秦王平夏鄭頌
豫章鐵柱頌
三老圖頌
詔 凡一章
奉 制諭安南國詔
誥 凡五章
給事中安效除兵部尚書誥
進授李思齊江西行省左丞誥
侍御史王居仁除山西行省參知政事誥
同知臨洮府事班景道除陝西行省參知政事誥
擬誥命起結文
第二卷
記 凡三十章
觀心亭記
遊琅琊山記
元史目錄後記
歙縣孔子廟學記

集賢大學士甯江吳公記
浙東行省右丞李公武功記
故懷遠將軍高昌衛同知指揮使司事和賞公墳記
恒山精舍記
華川書舍記
月塘記
松風閣記
生生堂記
怡養堂記
復古堂記
惇睦堂記
棣華堂記
貞白堂記
永思堂記
貞則堂記
貞節堂記
經畬堂記
蘆龍清隱記
張氏先祠記
國清林氏重建先祠記
平陽林氏祠學記
先夫人木像記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安道堂記
思遠樓記
見山樓記
瑶芳樓記

第三卷

記 凡二十八章

閱江樓記
遊鍾山記
宋九賢遺像記
葉治中歷官記
曾宣慰家政記
湞陽新建縣尉司記
靜學齋記
脩慎齋記
冲默齋記
寅齋後記
栖雲室記
惜陰軒記
雙桂軒記
三益軒記
復古軒記
塤篪軒記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雲窩軒記
遯畊軒記
慈孝菴記
看松菴記
孝思菴記
趙氏時思菴記
拙菴記
清風亭記
環翠亭記
蘭隱亭記
新雨山房記
水北山居記

第四卷

記　凡二十三章
代祀高麗國山川記
蔣山廣薦佛會記
遊荊塗二山記
孫忠愍侯墳記
先大夫碑陰記
龍淵義塾記
長洲練氏義塾記
養親園記

朱氏家慶圖記
戴亭張氏譜圖記
西巖黄氏家廟記
俞巨川墓記
金溪縣義渡記
天台廣濟橋記
玄武石記
靈洞題名後記
蘭亭觴詠圖記
饒氏杏庭記
重梁柱記
勃尼國入貢記
蜀墅塘記
江乘小墅記
貞乙道院記

第五卷

序 凡二十七首

大明日曆序
皇明寶訓序
洪武正韻序
洪武聖政記序
昭鑒錄序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太古正音序
南征錄序
會試紀錄序
庚戌京畿鄉闈紀錄序
辛亥京畿鄉闈紀錄序
春秋本末序
春秋屬辭序
孝經集善序
書史會要序
理學纂言序
吳郡廣記序
八詠樓詩紀序
重刊貞觀政要序
革象新書序
景定謨疏序
篆韻集鈔序
重校漢隸字原序
醫家十四經發揮序
葬書新註序
呂氏采史目錄序
華川文派錄序
杜詩舉隅序

第六卷

序　凡三十三章

皇明雅頌序
郊禋慶成詩序
御賜甘露漿詩序
應　制冬日詩序
寄和右丞溫迪罕詩卷序
春日賞海棠花序
望雲圖詩序
呂氏孝感詩序
葛孝子詩序
林氏詩序
竹塢幽居詩序
王氏豪吟詩卷序
棲花澗脩禊詩序
鄭氏喜友堂讌集詩序
劉兵部詩集序
汪右丞詩集序
劉彥昺詩集序
林伯恭詩集序
劉毋賢行詩集序
孫伯融詩集序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蔣錄事詩集後序
田氏家藏詩集序
剡原集序
霞川集序
張侍講翠屏集序
馬先生歲遷集序
王氏樂善集序
丹厓集序
愚齋集序
訥齋集序
鄭氏聯璧集序
東軒集序
莆田四如先生黃公後集序

第七卷

序 凡三十四章

詹學士文集序
歐陽文公文集序
曾學士文集序
郭考功文集序
莆陽王德輝先生文集序
胡仲子文集序
曾助教文集序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徐教授文集序
葉夷仲文集序
蘇平仲文集序
朱葵山文集序
王君子與文集序
吳維州文集序
靈隱大師復公文集序
倪南稾序
杏庭摘稾序
白雲稾序
守齋類稾序
味梅齋稾序
清嘯後稾序
漢天師世家序
柳氏宗譜序
俞氏宗譜序
張氏譜圖序
義烏樓氏家乘序
上虞魏氏世譜序
諸暨孝義黃氏族譜序
嚴陵汪氏家譜序
番禺家氏譜序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章氏家乘序
桂氏家乘序
方氏族譜序
贈馬氏復姓序
鄒氏復姓孫氏序

第八卷

序 凡三十五章

送刑部尚書李公新除浙江行省參知政事序
送張編脩赴南陽教授序
送葉布政之官閩中序
送張禮部兼晉府紀善序
送李參政之官廣西序
送晉王府王傅李君思迪之官蘄序
送甘肅衛經歷張敏行之官序
送王明府之官序
送魏知府起潛復任東昌序
送劉永泰還江西序
送許時用還越中序
送天淵禪師濬公還四明序
送從弟景清還潛溪序
送徐大年還淳安序
送戴原禮還浦陽序

LIBRARY

送許從善學道還閩南序
送吳仲實還金溪序
送鄧貫道還雲陽序
送陳生子晟還浙江序
送黃贊禮莅祀闕省詩序
送趙待制致仕還鄉詩序
送胡十判官西還詩序
送和贊善北歸養病詩序
送葉別乘之官通州詩序
送安南使臣杜舜卿序
送閻九成籍官歸華亭序
送國子正蘇君還金華山中序
送翁好古教授廣州序
送會稽貝德輝教授鄉郡序
送許存禮赴北平教授任序
送東陽馬生序
送王文同序
送陳廷學序
送會稽金生序
送李生序

第九卷

序 凡三十一章

送部使者張君之官山西憲府序
送黃仲恭赴官餘姚序
送呂仲善使北平采史序
送徐教授秩滿日曆還任序
送王子充字序
贈行軍鎮撫還里古思平寇詩序
贈龍泉湯蔡君序
贈侍儀舍人林成之序
贈朴經歷赴武昌都衛任序
贈鄭院判序
贈俞檢幕伯時序
贈周洪卿序
贈別胡守中序
贈賈思誠序
贈孔君序
贈梁建中序
贈蕭子所養親還西昌序
贈朱啓文還鄉省親序
贈吳府伴讀陳生孟暘序
贈夏安禮序
贈張致中序
贈何生本道省親還鄉序

贈高麗張尚書還國序
贈醫師葛某序
贈醫師賈某序
贈傳神陳德顏序
贈陸菊泉道士序
羅氏五老圖詩卷序
樗散雜言序
葯房樵唱序
筆記序
第十卷
傳　凡三十五首
太白丈人傳
雜傳九首
劉滂傳
鞏豐傳
葉秀發傳
喻偘傳
樓大年傳
許子良傳
葉由庚傳
吳思齊傳
謝翱傳

楊氏家傳
劉彬卿傳
張中傳
胡長孺傳
王秉彝傳
吾衍傳
抱甕子傳
王冕傳
鄭景熒傳
樗散生傳
李疑傳
毛德玄傳
桑仁卿傳
竹溪逸民傳

第十一卷

傳 凡三十二首

余左丞傳
白牛生傳
鄭氏孝友傳
吳德基傳
朱環傳
白鹿生小傳

王先生小傳
杜環小傳
詹士龍小傳
孝子丘鐸傳
危孝子傳
瞿孝子傳
孫孝子傳
周賢母傳
二賢母傳
閔二婦傳
鄭節婦黃氏傳
柳氏二節婦傳
王節婦湯氏傳
周節婦傳
謝節婦傳
歸節婦傳
趙節婦傳畧
王貞婦傳
王貞婦傳
徐貞婦鄭氏傳
蔣貞婦傳
王媛貞阮傳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宋烈婦傳
謝烈婦傳
張義婦傳
貞婦郭五小傳

第十二卷

題　凡六十一章

恭題御製文集後
恭題御製論語篇二章後
恭題御賜書後
恭題御筆後
恭題御賜談仕奇命名字義後
恭題御書賜斷春秋卷後
恭題御賜給事中林廷綱等勑符後
題御賜資治通鑑後
題魏受禪表後
題梁元帝畫職貢圖
題唐太宗哀冊文後
題孔氏譜遺後
題孔氏所藏先世誥後
題周益公所藏歐陽公遺墨後
題朱文公自書虞帝廟樂歌辭後
題黃文獻公所書先府君行實後

題王魯公所授少保致仕誥
題張尚書具慶堂卷
題周矩書狄梁公諫武后圖
題新倫李　傒傳後
題柳公權書度人經後
題陳忠肅公疏文跋語後
題天台陳獻肅公行狀後
題趙魏公書大洞真經
題趙子昂馬圖後
題趙子昂書昭隱卷後
題北山先生尺牘後
題潘內史贈別墨本
題許先生古詩後
題金德原和王子充詩後
題呂仲實詩後
題王黃華詩槀
題王廷鈞秋山應詩槀
題危雲林訓子詩後
題鄭北山追復誥後
題楨拙軒誥命後
題趙模千文後
題褚書千文後

題宋悅道文稿後
題永新縣令烏繼善文集後
題栲栳山人詩集後
題鮮于伯機所書蘭亭記後
題劉源清茂軒記後
題危太朴隸書歌後
題東陽二何君周禮義後
題余廷心篆書後
題張渤和陶詩
題太平策後
題史內翰書
題朝夕箴後
題韻府群玉後
題新刊廣韻後
題省心雜言後
題易庵卷
題甘節卷後
題苦寒詩後
題禊帖
題悅生堂禊帖
題栖雲軒記後
題壽昌胡氏譜後

題金溪劉氏族譜後

第十三卷

題 凡五十八章

恭題御製勑符後

恭題御製方竹記後

恭題御和詩後

恭題賜文集後

恭題賜和文學傳藻記行詩後

恭題豳風圖後

題宋高宗賜岳飛尚書手詔

題宋熙陵御書後

題宋孝宗付史丞相內批

題伊尹古像卷後

題商山四皓圖

題司馬公手帖後

題富韓公十二帖

題朱文公手帖

題宋名公與馬鶴山諸帖

題歐陽率更帖

題文天祥手帖

題趙子昂臨大令四帖

題趙博士訓子帖後

題黃山谷手帖
題文殷善手帖後
題蔡信公五帖後
題王羲之真跡後
題張旭真跡
題郝伯常帛書後
題顧主簿上蕭侍御書後
題徐浩書
題龍眠居士畫馬
題韓幹馬臨本
題淵明小像卷後
題趙士餞行卷後
題北山記遊卷後
題宋彥脩遺墨後
題馮子振居庸賦後
題桂隱遺文後
題甘氏三友堂文後
題思斷江端元吏手跡後
題蔣伯康小傳後
題默成居士矯齋記後
題李伯時山莊圖
題郭熙陰崖密雪圖

題趙大年鶴鹿圖
題李伯時飛騎習射圖
題李伯時畫孝經圖後
題織圖卷後
題蛺蝶圖後
題栢庵圖後
題七才圖
題梁楷羲之觀鵝圖
題墨木黃庭經後
題唐摹東方朔畫像賛
題李霽峯先生墓銘後
題何道夫所著宣撫鄭公墓銘後
題葉賛王墓銘後
題吳節婦詩後
題李節婦傳後
題天台三節婦傳後
題李叙山長妻元靖夫人墓銘後

第十四卷

跋 凡四十八章

恭跋 御製勑文下方
恭跋 御賜詩後
跋宋高宗賜劉大中御札

LIBRARY TAIWAN, R.O.C.

跋高宗所書神女賦
跋新刋孝經集註後
跋大古遺音
跋重刻吉日癸巳碑
跋蔣山法會記後　跋韓忠獻王書義鶻行後
跋包孝肅公誥辭後
跋羅鄂州小集題辭後
跋東萊止齋與龍川尺牘後
跋東坡書乳泉賦後
跋東坡所書眉子石硯歌後
跋東坡寄濟道墨後
跋黃魯直書
跋黃山谷書樂府卷後
跋黃山谷贈祖元師詩後
跋蘇叔黨書黃山谷慈氏閣詩後
跋褚士文書燕仁公勤四箴後
跋趙子昂書度人經後
跋趙子昂書老子卷後
跋趙子昂書浮山遠公傳
跋子昂眞蹟後
跋趙祭酒篆書後
跋耶律文正王楚材送劉陽門詩後

跋黄文獻公送鄭檢討敘後
跋柳先生上京記行詩後
跋張子兼文稾敘後
跋胡方柳黄四公遺墨後
跋鄭仲德詩後
跋壄山翁行狀後
跋西臺御史蕭與聽雨亭圖後
跋王獻之保母帖
跋葛慶龍九日詩
跋傅氏户券後
跋俞先輩所述宗眷子事實後
跋李伯時馬性圖
跋虞阜三笑圖
跋匡廬結社圖
跋米南宮爽顯帖
跋潘舍人年譜
跋徐氏譜圖後
跋鄭生琴譜後
跋醴泉銘後
跋三官祠記
跋何道夫所著宣撫鄭公墓銘
劉叅軍貢謨跋尾

跋樂貞婦傳後

第十五卷

箴 凡四章

陳思禮以其讀書像求題作讀書箴以告之

磨燮堂箴

全有堂箴

師古齋箴

銘 凡四十七章

黃氏義門銘

浦陽深溪王氏義門碑銘

節婦唐氏旌門銘

忠孝堂銘

鮑氏慈孝堂銘

黃氏悅親堂銘

正心堂銘

正誼堂銘

貞白堂銘

雙椿堂銘

連棍堂銘

持敬齋銘

時習齋銘

玄默齋銘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介石齋銘
古愚齋銘
居易齋銘
茂承齋銘
宇定齋銘
種學齋銘
默齋銘
恒齋銘
中虛室銘
陳彥正丹室銘
蒼雲軒銘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帚軒銘
鞠軒銘
蓬軒銘
耘庵銘
三奇石後銘
詩塚銘
丹井銘
丁園銘
五輪沙漸銘
國史研銘
銅雀瓦硯銘

海東石硯銘二
硯銘三
婺源石硯銘
齊源硯銘
日本硯銘
髮櫛銘
楷木杖銘
栢杖銘
楷木杖銘
藤杖銘
惠香寺新鑄銅鍾銘

第十六卷

碑 凡二十三章
金溪孔子廟學碑
蘇州重脩孔子廟學碑
胡越公新廟碑
景祐廟碑
重建寶婺觀碑
溫忠靖王廟堂碑
獅子山徐將軍廟碑
溫州橫山仁濟廟碑
淵穎先生碑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吳先生碑
黃文獻公祠堂碑
官巖院碑
神仙宅碑
風門洞碑
惠州何氏先祠碑
臨濠費氏先塋碑
天台顏氏先德碑
龍泉章氏世系碑
上虞縣重脩祠蘄二牌碑
義烏重濬繡川湖碑
趙氏族塋兆域碑
麗水陳孝女傳碑
重建龍德大雄殿碑

第十七卷

神道碑　凡八章

大明勑賜銀青榮祿大夫上柱國中書平章軍國重事兼太子少保鄂國常公贈翊運推誠宣德靖遠功臣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太保中書右丞相追封開平王謚忠武神道碑銘

大明勑賜榮祿大夫同知大都督府事兼太子右率府使贈推忠翊運宣力懷遠功臣光祿大夫湖廣

TAIWAN, R.O.C.

等處行中書省平章政事柱國追封蘄國公謚武
義康公神道碑銘
大明勅賜故懷遠大將軍僉江南等處行樞密院事
贈榮祿大夫江西等處行中書省平章政事上柱
國追封梁國公謚公神道碑銘
大明勅賜開國輔運推誠宣力武臣榮祿大夫柱國
廣德侯加贈特進榮祿大夫右柱國進封巢國公
謚武莊華公神道碑銘
故嘉義大夫禮部尚書致仕贈資善大夫江浙
行中書省左丞上護軍追封譙國郡公謚文節先
生神道碑銘
勅賜開國輔運推誠宣力武臣榮祿大夫柱國淮安
侯華君神道碑銘
故資善大夫廣西等處行中書省左方公神道碑銘
明故資善大夫御史中丞兼太子賛善大夫章公神
道碑銘

第十八卷

神道碑　凡七章

大明追崇楊王神道碑銘
大明故王府參軍追封縉雲郡伯胡公神道碑銘
大明故中順大夫禮部侍郎曾公神道碑
四十二代天師正一嗣教護國闡祖通誠崇道弘德

大眞人張公神道碑銘
元贈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録軍國重事江西等處
行中書省丞相追封咸寧王謚忠肅星吉公神道
碑銘
毛公神道碑
元故國子祭酒孔公神道碑
墓碑　凡六章
東丘侯花公墓碑
故嘉興知府呂府君墓碑
贈中順大夫鎮江知府徐公墓碑
故翰林侍講學士中順大夫知　制誥同脩　國史
危公新墓碑銘
元故秘書少監揭君墓碑
故錡西吳府君墓碑
第十九卷
墓銘　凡一十九章
贈承事郎吏部侍郎張府君墓誌銘
元故文林郎同知重慶路瀘州事羅君墓誌銘
故處州路慶元縣儒學教諭張公墓誌銘
嘉議大夫泉州路總管朱公墓誌銘
故岐寧衛經歷熊府君墓銘
元故[illegible]贈奉訓大夫溫州路瑞安州知州飛騎尉追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封樂清縣男林府君墓銘
元故湛淵先生白公墓銘
汪先生墓銘
端木府君墓銘
故新昌楊府君墓銘
故朱府君文昌墓銘
故溫州路總管府判官宣君墓銘
故處州翼同知元帥季君墓銘
莆田陳府君墓銘
故詩人徐大年墓銘
仁和陳宅之墓銘
金陵杜府君墓銘
臨海方府君墓銘
莆田黃府君墓銘

第二十卷

墓銘　凡一十七章

故奉訓大夫僉提刑按察司事王府君墓銘
元故行宣政院照磨兼管勾承發架閣鄭府君墓銘
元封從仕郎江浙等處行中書省左司都事鄭彥貞
甫墓銘
故朝列大夫浙江行省左右司都事蘇公墓銘
故韶州路儒學教授曾府君墓銘

葉仲貞墓銘
吳子善墓銘
鄭仲涵墓銘
東陽貞節處士蔣府君墓銘
鄭檝墓銘
唐思誠墓銘
徐夫人墓銘
朱夫人戚氏墓銘
故王母何夫人墓銘
金母程夫人墓銘
故寧海郭君妻王氏墓銘
陶先生妻喻氏墓銘

第二十一卷　凡十八章

墓誌銘

故江東僉憲鄭君墓誌銘
大明浙江翼右副元帥蔣公墓誌銘
元故翰林待制朝散大夫致仕雷府君墓誌銘
故寧國路推官劉君墓誌銘
故承務郎道州路總管府推官李府君墓銘
故泰和州學正劉府君墓誌銘
故紹慶路儒學正柳府君墓誌銘
鄭府君墓誌銘

LIBRARY, TAIWAN R.O.C.

薛府君墓誌銘

魏府君墓誌銘

鄒府君墓誌銘

方府君墓誌銘

湄江戴府君墓誌銘

戴府君墓誌銘

田府君墓誌銘

戴仲積墓誌銘

張府君墓誌銘

王府君墓誌銘

第二十二卷

墓誌銘　凡十三章

故江南等處行中書省左司郎中贈奉直大夫浙東等處行中書省左右司郎中飛騎尉追封當塗縣子王公墓誌銘

故贈將仕佐郎禮部員外郎瞿府君墓誌銘

故中順大夫北平等處提刑按察司副使吳府君墓誌銘

故懷遠大將軍同知鷹揚衛親軍指揮使于君墓誌銘

元贈武略將軍同知臨洮府事騎尉追封滎陽縣男朱府君墓誌銘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故東臯先生吳公墓誌銘
義烏王府君墓誌銘
義烏方府君墓誌銘
故滄峯先生府君墓誌銘
玉龍千戶所管民司長官樓君墓誌銘
會稽陳君墓誌銘
元隱君子東陽陳公先生庭度之墓誌銘
寧海林貞婦方氏墓誌銘

第二十三卷

墓碣 凡二十章

太初子碣
劉府君碣
進賢朱府君碣
南澗丁包公碣
故紹興路總管府治中金府君墓碣
故承事郎漳州府漳浦縣知縣張府君新墓碣銘
故龍南一峰先生鍾府君墓碣銘
故樓景元甫墓碣
故諸暨陳府君墓碣
故廬陵張府君先遠甫墓碣銘
傅守剛墓碣
故裕軒先生墓碣銘

甘麓處士李府君墓碣
故務光先生張公墓碣銘
故黃府君墓碣銘
故巾山處士林君墓碣銘
故姜府君墓碣銘
故葉夫人墓碣銘
故鄭夫人夏氏新阡碣銘
節婦朱夫人墓碣

第二十四卷

墓版文 凡十章

故封承事郎給事中王府君墓版文
贈承事郎工部主事劉府君墓版文
故浦江義門第八世鄭府君墓版文
鄭彥宏甫墓版文
故章府君墓版文
故愚庵先生方公墓版文
故一鄉善士張府君墓版文
上海夏君新壙銘
樓母婁氏墓版文
瑞安吳門三貞母墓版文

表 凡八章

先大父府君神道表

先府君蓉峰處士阡表
滁陽蔡氏道山阡表
故天台朱府君蒨塢阡表
祝母葉氏隝門阡表
故孝友祝公榮甫墓表
故太和蕭府君墓表
先母夫人陳氏墓表
辭　凡二章
故丹谿先生朱公石表辭
諸曁方孝婦石表辭
誌　凡二章
故成穆貴妃壙誌
故檢校孔君權厝誌
第二十五卷
行狀　凡四章
元故集賢大學士榮祿大夫致仕吳公行狀
元故翰林待制承務郎兼國史院編脩柳先生行狀
故翰林侍講學士中奉大夫知制誥同脩國史同知
經筵事金華黃先生行狀
凝熙先生聞人公行狀
謚議　凡四章
深褭先生吳公私謚貞文議

元故翰林待制郲先生私謚文肅議
淵穎先生私謚議
凝熙先生私謚議
雜著 凡七章
弔忠文
蔗藿述夢文
詰蜡辭文
咨目童文
逐鵝文
文原
畫原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第二十六卷
雜著 凡二十三章
文說
河圖洛書說
鑽燧說
撲滿說
穿山續說
蟠松說
人虎說
猴說
章氏三子制字說

傳幻學字說
說玄疑子
蘿山遷居志
五洩山水志
刪烏城志
志釋寄胡徵君仲申
續志林小引
旌義編引
非莊子駢拇篇引
贈浩然子叙引
頹垣求門難
擬漢史論邪國共擊邯鄲檄
擬孝武南巡金石刻文
廣酈季果對張東之語

第二十七卷

雜著 凡十一章
燕書十六首
演連珠五十首
寓言五首
蘿山雜言二十首
琴論
論碩

孔子生卒歲月辯
諸子辯
禄命辯
褻生辯
辨蘭
第二十八卷
雜著 凡十八章
七儒解
鄭氏名濂解
調息解
孔子廟堂議
章服議
治河議
京畿鄉試策問
六經論
隋室興亡論
秦氏録
録客語
録斅人申鮮生辭
楚客對
述玄
讀宋徽宗本記

太乙玄徵記

段干微

剛古獄瀆經

書 凡十三章

書劉生饒歌後

書畦樂翁事

書陳思禮

書萬安丞

書前定三事

書劉真人事

書客言二首

書白徵州

答郡守聘五經師書

答竟秀才論詩書

擬答呂相絕秦書

擬漢賜衛青璽書

補范少伯辭越王書

第二十九卷

辭 凡三十八章

思孅人辭

青山辭

雲中辭

懶張中家辭
碧厓亭辭
著存軒辭
孤憤辭
李都尉字辭
馮都督擇善字辭
張孟兼字辭
趙廣字辭
鄭仲昭字辭
黃琯字辭
葳士毅字辭

黃仁淵靜字辭
張肯字辭
王宗嘉字辭
王生致遠字辭
宋惟善字辭
補張馮加冠字辭
鄭氏三子加冠祝辭
鄭栢加冠祝辭
補危安子定加冠祝辭
東湖先生招魂辭
哀志士辭

葉源道哀辭
蔣季高哀辭
郭淵哀辭
王季老哀辭
陳子章哀辭
哭張教授父子辭
哭王采閣辭
悲海東辭
廣漢難辭
瑞峯壇祝壽歌辭
楊判史船迎享送神歌辭
菊坡巷題辭
羅鄂州小集題辭

第三十卷

贊 凡三十九章

文丞相像贊
婁貞公贊
陸秀夫贊
滕奉使贊
東陽十孝子贊
許魯齋先生贊
劉靜脩先生贊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吳草廬先生贊
虞文靖公像贊
先師內翰柳公眞贊
吳山長贊
凌石巖贊
溟涬生贊
茱苓子贊
匡山居士眞贊
魯侍郎像贊
章判官像贊
四十二代天師張公像贊

陳方都督像贊
趙使君像贊
趙子昂像贊
李太白像贊
傅同虛像贊
宜春夏都事遺像贊
玄英處士方公遺像贊
王宗普像贊
危雲林像贊
王指揮像贊
蘇都事伯夔像贊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自題小像贊
越國夫人陳氏像贊
黃氏三壽圖贊
龍馬贊
默鞠圖贊
李徵君像贊
虎林處士贊
華嚴經贊
大還龍虎丹贊
觀音石贊

第三十一卷

評浦陽人物
忠義　凡二章
宋擁松陽丞助教梅洛
宋戶部尚書梅執禮
孝友　凡三章
梁處士何千齡
宋處士鍾宅
明處士黃逢原
政事　凡七章
漢尚書僕射楊璇
宋撫州刺史蔣邵　諸暨令張嶽　鄂州刺史倪求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宋工部侍郎傅雱
宋訓武郎黃仁環
宋太常少卿王萬
元大學士吳直方
元知永新州趙大訥

文學 凡十章

宋屯田員外郎于房
宋著作佐郎朱臨
宋工部尚書錢遹
宋太學生何敏中
宋處士朱有聞
宋布衣倪朴
宋處士黄景昌
元翰林待制柳貫
元處士吳萊
宋潭州儒學教授張森 元翰林文字陳公舉 明儒學教諭張端臣 翰林檢討鄭棠 清逸處士鄭柏 中書舍人周䎖 編脩趙友同

貞節 凡二章

宋節婦何道融
明鄭節婦黄琇

琴操 凡三章

飛泉操

琴操二首　箕山操　洞林操

含山操二解　哀湘纍　傷妖女

鼓吹曲　凡二十二章

王國祀仁祖廟樂章十

迎神奏淳和之曲

奉牲奏慶和之曲

初獻奏保和之曲　之舞

亞獻奏清和之曲　之舞

終獻奏咸和之曲　之舞

飲福奏咸和之曲

徹豆奏嘉和之曲

送神奏德和之曲

宋鐃歌鼓吹曲

太祖生洛陽夾馬營中神光滿室有香郁然經宿不散此聖徵先見者也爲落聖徵第一

太祖將北伐師次陳橋驛諸將以黃袍加上身列拜庭中稱萬歲遂詣崇元殿行禪代禮爲受周禪第二

昭義節度使李筠據澤潞叛服上御六師平之爲斬老雄第三

淮南節度使李重進不庭憑恃江淮据集亡命上討

討之爲長淮沸第四
上遣將討張文表假道荊南其主高繼冲懼奉表稱
臣爲羅靈威第五
師克南平趣朗州武安節度使周保權拒命討獲之
爲鷹之揚第六
諸將伐蜀取劍州蜀主孟昶封府庫請降爲巴蜀平
第七
南漢劉鋹據嶺南命良將征之鋹教象爲陣以禦我兵集
勁弩射之奔逆詣轅門降爲象亦奔第八
王師伐江南江南主李煜降時彗出柳[illegible]九年[illegible]
出郴第九

太宗既纘大統平海節度使陳洪進獻漳泉二州爲
閩關第十
吳越王錢俶見上感德日盛盡獻其土地爲吳越歸
第十一
海内咸臣唯北漢假息湯征上親征之其主劉繼元
素服紗帽待罪臺下詔釋之爲克戎逋第十二

四言古詩 凡三章

風樹亭詩

靈槐詩

贈閻參政詩

五言古詩 凡二十七章

雜體五首
韶光將暮方事未能把物念時澹遠成句
憶山中
若僕
古辭
靜室
題亭上壁
古曲
飛行
始衣
寄遠曲
遣興
川上夜坐約王子充同作
病懷
望鍾山作簡周先輩
題方方壺畫鍾山隱居圖
題新竹圖送張齊賢三輩
答胡將軍　示呂生
送門生鄭楷還鄉詩
送李生還四明詩
送王伴讀東還故里
贈劉俊民先輩

寄方編脩以愚弁簡徐大年
遊仙篇贈鄧尊師
送黃尊師還九宮山詩
俚訣寄義門鄭十山長叔姪進述嚴陵別意
題玄麓山八景
第三十二卷
五言律詩　凡一章
題李息齋竹
五言長律　凡一章
王兎泉聯句
七言古詩　凡十五章
題宋忠簡公誥
題李廣利伐宛圖
題段將軍征羌圖
題花門將軍遊宴圖
題李太白觀瀑布圖
題李西山古木圖
題李易安所書琵琶行後
送錢允一還天台
灘哥石硯歌
望仙引
陶冠子析齒行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京夜曲
鶯鶯雛
病店新起
陽翟新聲同朱定甫賦
七言律詩　凡四章
和王內翰見懷詩
王內翰詩附
和鄭博士見贈詩
走筆送金賢登
七言長律　凡四章
思春詞
和鄭春常先生鐵崖集詩韻
和蘇絅循遊東明山詩
和劉先生廬山中韻
七言絕句　凡八章
題送別圖
題隱居圖
題長牧溪五燕圖
題長白山居圖
題張子璿書林泉幽趣圖
宜興強如心避地而歸名其居曰復初齋來徵余詩
送葉明府之官鄞縣

哀王御史
四五言長短句 凡二章
猗歟詩
雲窩野詩
五七言長短句 凡四章
蛟門春曉圖歌
東維山房詩
贈虎彝生詩
鏞白髮
第三十三卷附錄
誥文 凡六章
翰林學士誥
翰林侍讀學士誥文
翰林承旨誥文
太子賛善大夫誥文
國子司業誥文
封贈誥
勅 凡三十二章
中書舍人勅
廠廷儀禮司序班勅
賜書
賜詩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賜和宋濂韻
賜醉賛善大夫宋濂歌
賜學士宋濂白馬歌
賜學士宋濂重賦黃馬歌
賜和宋璲詩
題宋承旨遊中秋歌
應　制賦醉學士歌
續賦醉學士歌
應　制賦宋承旨黃馬歌
送宋承旨致政還金華詩
送龍門子入仙華山辭序
寄宋承旨詩
靜軒詩
翰林學士宋公贊
宋氏世譜記
宋太史傳
宋潛溪先生小傳
潛溪先生宋公行狀
宋潛溪先生文集序
潛溪後集序
潛溪續集序
潛溪集識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PEI

文粹後識
題潛溪宋先生集後
題宋先生文集
題潛溪集詩
祭文
宋璲字說
新刊宋學士全集目錄終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國家圖書館 ROC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國家圖書館 ROC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R.O.C.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國家圖書館
R.O.C.
3454903 v.2

新刊宋學士大全集卷之一

賜進士第文林郎浦江縣知縣高淳韓叔陽彙集

後學浦江張元中編次

庠生張孟昂校正

表 凡四章

進大明律表

臣聞天生烝民不能無欲欲動情勝詭僞日滋強暴縱其侵陵柔懦無以自立故聖人者出因時制治設刑憲以爲之防欲使惡者知懼而善者獲寧傳所謂獄者萬民之命所以禁暴止邪養育群生者也譬諸禾黍必刈稂莠而後苗始茂方於白粲必去沙礫而後食可飧苟梗化敗俗之徒不有以誅之雖堯舜不

能以爲治夫自軒轅以來代有刑官而五刑之法漸著其詳弗
可復知逮魏文侯師於李悝始采諸國刑典造法經六篇漢蕭
何加以三篇通號九章曹魏劉劭又衍漢律爲十八篇晉賈充
又參魏律爲二十篇唐長孫無忌等又取漢魏晉三家擇可行
者定爲十二篇大槩皆以九章爲宗歷代之律至於唐亦可謂
集厥大成矣洪惟
皇帝陛下受億兆君師之命登大寶位保乂臣民孳孳弗怠其
訓迪羣臣諄復數千言唯恐其有犯慈愛仁厚之意每見於言
外是大辟惟刑之恤之義也矜憫愚民無知陷于罪戾法司奏
讞輒惻然弗寧多所寬宥是神禹見辜而泣之心也唯貪墨之
吏承踵元弊不異白粲中之沙礫禾黍中之稂莠也乃不得已
做峻法以繩之是以臨
御以來屢詔大臣更定新律至五六
而弗倦者凡欲生斯民也今又特
勅刑部尚書劉惟謙重會
衆律以協厥中而近代比例之繁姦吏可資爲出入者咸痛革
之毎一篇成輒繕書上
奏揭於西廡之壁
親御翰墨爲之
裁定由是仰見
陛下仁民愛物之心與虞夏帝王同一哀矜也易曰山上有火
旅君子以明愼用刑而不留獄言獄不可不謹也書曰刑期于
無刑言辟以止辟而民自不敢犯也
陛下聖慮淵深上稽天理下揆人情成此百代之準繩實有易
書之奧旨行見好生之德洽于民心凡日月所照霜露所墜有
血氣者莫不上承神化改過遷善而豫臻雍熙之治矣何其盛

哉臣惟謹以洪武六年冬十一月受
詔明年二月書成篇目一準之於唐曰名例曰衛禁曰職制曰
戸婚曰廐庫曰擅興曰賊盗曰闘訟曰詐僞曰雜律曰捕亡曰
斷獄采用已頒舊律二百八十八條續律百二十八條舊令改
律三十六條因事制律三十一條掇唐律以補遺一百二十三
條合六百有六分爲三十卷其間或損或益或仍其舊務合重
輕之宜云謹俯伏 闕廷投進奉表以 聞臣等誠惶誠懼稽
首頓首謹言洪武七年 月 日具官臣 等上表

進元史表

伏以紀一代以爲書史法相沿於邃古考前王之成憲周家有
監於有夏殷盖因已往之廢興用作將來之法戒惟元氏之有國
本朔漠以造家用兵戈以爭強并部落者十世逐水草以爲食
擅雄長於一隅逮至成吉思之時大會斡難河之上始尊位號
漸定教條既近取於乃蠻復遠攻於回紇渡黄河以蹴西夏踰
居庸以瞰中原太宗繼之而金源爲墟世祖承之而宋籙遂訖
立經陳紀用夏變夷肆宏遠之規模成混一之基業爰及成仁
之主見稱願治之君唯祖訓之式遵思孫謀之是遺自兹以降
聿號隆平豐亨豫大之言鼓倡於天曆之世離析渙奔之禍馴
致於至正之朝嬖幸蠱惑於中權姦蒙蔽於外漢網祇因於疏
闊周綱遽至於陵遲風憲皆爲不補之猫將士盡成反噬之犬
由是群雄角逐九域瓜分風波徒沸於重溟海岳竟歸於 真
主中謝欽惟

皇帝陛下奉天承運濟世安民建萬世之丕圖紹百王之正統
大明出而爝火息率土生輝迅雷鳴而衆響微鴻音斯播載念
盛衰之故仰推忠厚之仁僉言實既亡而名亦隨亡獨謂國可
滅而史不當滅特詔遺逸之士欲求論議之公文詞勿至於艱
深事迹務令於明白苟善惡瞭然在目庶勸懲有益於人此皆
天語之丁寧僉見
聖心之廣大於是命翰林學士臣宋濂待制臣王禕儒士臣汪
克寬臣胡翰臣宋禧臣陶凱臣陳基臣趙壎臣曾魯臣趙汸臣
張文海臣徐尊生臣黄箎臣傅恕臣王錡臣傅著臣謝徽臣高
啓分科修纂上自太祖下迄寧宗靡不網羅嚴加搜采恐玩
時而愒日毋繼晷以焚膏故於五六月之間成此十三朝之史
況往牒舛訛之已甚而它書參考之無憑雖竭忠勤難逃疏漏
若自元統已後則其載籍無存已遣使而旁求俟續編而上進
愧其才識之有限弗稱三長兼以紀述之未周殊無寸補臣濂
忝司鈞軸幸覩成書信傳信而疑傳疑僅克編摩於歲月筆則
筆而削則削敢言褒貶於春秋仰塵一夜之觀期作千秋之鑑
所撰元史紀三十八卷志五十三卷表六卷傳六十二卷目錄
二卷通計一百三十萬六千五百餘字謹繕寫成百二十冊隨
表上進以聞

致仕謝恩表

翰林學士承旨嘉議大夫知 制誥兼脩 國史兼 太子贊
善大夫臣宋濂誠歡誠忭稽首頓首上言臣濂生世而逢

貞主仕宦而歸故鄉此人臣至榮而至願也臣本一介書生粗
讀經史在前朝時雖屢入科場曾不能沾分寸之祿甘終老於
山林今幸遭逢
聖主定鼎建業特　勑省臣遣使者致幣起臣於金華山中俾
典儒臺纘陛右史侍經
東宮供奉翰苑去歲欽蒙　特除承旨爲文章之首臣而次子
璲擢中書舍人長孫慎殿廷序班一門三世俱被
恩榮近者又荷追封祖父
親御翰墨　寵以雄文粲然奎璧之光照耀霄漢且憐臣年老
令致政還鄉又有冠服文綺寶楮之賜鴻澤滂沛不一而足其
高如天其厚如地照臨如日月非筆舌可盡述臣誠懽誠忭稽
首頓首欽惟
皇帝陛下以布衣混一四海如漢高祖以仁義化被萬方過唐
太宗宵衣旰食孜孜圖治欲使天下蒼生無一夫不被其澤雖
以臣之愚陋無寸尺之功亦蒙寵遇如此之至銘心鏤骨誓不
敢忘自度無以效犬馬之誠唯朝夕焚香上祝千萬歲壽及以
忠勤教子孫俾世世無忘
陛下深仁厚德而已臣無任瞻　天仰　聖激切屏營之至謹
奉表稱謝以
聞臣濂誠懽誠忭稽首頓首謹言
洪武十年二月十二日具官臣濂謹上表

致仕謝恩箋

具官臣宋濂誠惶誠恐頓首頓首上言近者欽蒙
聖恩追贈三代許臣致仕還鄉臣自正月初六日 陛辭十日
發舟二十七日至家二月初三日詣墓所祭告恩宣制命龍光
烜赫下燭泉壤鄉里親朋一時畢會相與嗟嘆以謂
天朝待士如此之至莫不感激思奮此皆
皇上之大德 殿下之深恩顧臣區區何以圖報於萬一臣聞
古聖人有言曰為君難其所謂難者何也蓋以四海之廣生民
之衆受寄於一人敬則治怠則亂勤則治荒則亂親君子則治
近小人則亂其機甚微其發至於不可遏不可不謹也所以二
帝三王相傳心法曰德曰仁曰敬曰誠無非用功於此也治忽
之關由心之存不存何如耳臣誠惶誠恐頓首頓首恭惟
皇太子殿下仁孝温恭出言制行動合至道中外無不仰望而
臣猶以二帝三王相傳心法為言者誠以為君之難也臣退居
田里而忠愛之心彌切旦夕不忘於是敢貢芻荛之言伏望
殿下察臣所言而篤行之則天下幸甚臣無任瞻仰激切屏營
之至謹奉箋申謝以 聞臣濂誠惶誠恐頓首頓首謹言

賦 凡二首

奉制撰蟠桃核賦有序

洪武乙卯夏五月丁丑 上御端門召翰林詞臣出示西
桃半核蓋元内庫所藏物也其長五寸廣四寸七分前刻
西王母賜漢武桃及宣和殿十字塗以金中繪龜鶴雲氣
之象後鐫庚子年甲申月丁酉日記其字如前之數亦以

金師之所謂庚子實宮和二年宮顥疑茂陵所書見奉
旨撰賦臣試方來臣濬謹按王母獻桃事皆見張華博物
志第八卷史補類華言桃七枚大如彈丸遺帝五自食其
二以今核觀之且十倍於彈丸則其實之如斗可知矣豈
華出於傳聞而想像賦之歟抑其言足信而後之好事者
假托傳會之歟不然漢武內傳所謂桃如鳥卵形圓而色
青者又果何如歟徙按蔡京所記尚方有王母播桃核顛
鉅京嘗相祐陵其見與今相符事當可徵然則傳志所載
誠有不可信者歟臣敢忘其固陋撰賦一篇俯伏　丹陛
以獻矧則極其形容終則一歸於正其詞曰
昔漢家寶惟武皇之闢神符擢苑綱紀汾陰建竹宮叶仁獸在
郊赤雁之薦旁西海獻續弦之膠弱水來燕卵之香慶諸福之畢
集思騎龍於帝鄉幸靈桃之入口傳僊種於下方想其瑤階露
寒彤庭秋迴銀燭未掩晝殿初啟承華之秘殿聘瑤池而神
騁忽王母兮遙臨托青鳥以傳命鸞化氣之葱蘢觀芳姿之妍
靚於是玳席初延霞觴屢侍蘭膳上兮妙女人縹袂舉兮高鬟紫
雲之輜軿暫駐九微之燈火猶燃乃啓錦幪乃濯翠籩乃出穠
實獻于帝前味甘醇而如醴色含腴以不乾鸞刀割蜜神液流
泉上滋華池身輕欲僊將擇核而種之斷上林之寒烟王母微
笑塵世易遷僊花實之並見歲屢閱於三千唯紫府之列真親
滄海於桑田彼窺鳥牖之小兒尚奚測夫幽玄斯核也匪鑄而
成非陶而凝稍五行之亭毒資六氣以流形鄙鄰犀之脆薄並

玉質之堅貞瓜之不入叩則有聲知何年之中析存半璧之晶

熒備貼金盤巢蓮之龜　仰承玉露常蒲之梧　銑首聳

兮尖㕘豐下橢吐火切狹長也兮墜星衆辮感背文之緇一窪

暈面色之頳荷盤欲裂蚌甲未窺㳙仁之跡猶在含肌之鮮如

生㴆肉好之隱約圜合線之交層龜鶴軒翥兮顯象寶章絢爛

兮金明鳳苛書爨同歲直於天府星形月魄挾灝氣於蓬瀛嗟

夫自昔仙蹤恍惚難憑幽撫入有變幻莫停橘頪盆兮巴園棗

如瓜兮漢庭恣燕齊之方士騁詭辯之奔騰躋雲路之咫尺悵

凡骨之難登以雄才之蓋世甘昏溺而不醒至若建章月淡甘

泉風冷銅莖中峙仙掌高擎望飆輪兮不來徒興情於窈冥苦

白日之易短兮竟莫訓於頹齡核雖存而人則逝兮悲秋風於

茂陵矧宣和之繼軌兮慕鼎湖之龍升托青華之帝子設神霄

之玄稱何殷鑒之不遠踵覆轍其相仍夭啓　皇明　真人龍

興順堪輿之大化調陰陽之至精道德行兮即龍虎之丹顯忠

信服兮勝鉛汞之功弘以九州爲仁壽之域儕兆民於喬松之

朋神機流浹太和薰蒸指佞人兮草生屈軼齊氣朔兮階秀蓂

莢視區區之遺核初何繫乎重輕此所以笑往古之荒唐法唐

虞以作程也辞曰桃有核兮大逾掌歷千齡兮多惚恍嘅靈仙

兮勞夢思誰見崑丘兮紫莖之長　真人出兮海寓靈禧樂爲

冠兮仁義作纓簫韶九成兮鳳凰鳴青鳥不敢徠兮幻説清宇

秋萬歲兮永長生

竊記徽宗本紀宣和元年己亥二月庚辰改元遂易宣和

殿爲保和殿至四年壬寅夏四月丙午詔錄三館書置宣和殿及太清樓秘閣始重稱宣和今核壯之字刻于二年庚子之甲申月乃不書保和而猶襲宣和之名此固不可不疑況丁酉日屬庚子歲癸未月之終今復隸之於甲申月之首尤有不可得而致詰者頗意此核非漢武時物字亦非宋祐陵所書雜書所載海外之國多大桃雖不可盡信或者得其遺核特依倣而托之者歟然濂年已邁舊學皆廢忘未必其言之足徵也姑書之於此以俟後之君子云

崆峒雪樵賦有序

劉君宗弼字子顒之空同山陽學贈而又雄當舉進士第入教成均出任浙江部使者之寄聲光已赫然矣君乃退然弗居方以崆峒雪樵自號其殆顯幽一致者歟非賢而有德者盖弗能也君間請濂賦其事濂蟲篆刻之學老且忘去黽勉操觚雖用賦體而比物成義爲多君之西還或歌於清泉白石間山靈聞之未必不聽然一笑也其辭曰

伊空同之扳起兮鎮崤函之靈區翠嶒嶺其蕩谷兮播灝氣之氤氳亘黃揆以比流兮崙土脉之滋腴穴遙通於龍翁兮勢蟠亘於鬱孫信地維之奧宅兮爲靈真之所都則有白鵝羽人黃唐丹士闢玉爲房鑄金成黍仰帝青之布幃擬赤霞而啓闈悼下土之坌濁凌剛風以遐度惟彭城之偃子兮式欄柯之遺軼謂囊爽之可觀兮意翩翩而遐舉表蓊鹿肥之花穠約芝田之

益巾割湘雲之枝鷔鷩彩鷁之尾傷胡麻之未飯變白石之堪
羹踰洞真之石扉借修月之寶斧期緱生之下臨兮度綠文之
可咬于時玄冬届節氣交水腹堅金莖高二鶴夜語獨烏晝韜
并六花之聚白合溟涬於空寥幻九清之秘景闢太素之神苞
奪人目精兮若流水翻空而不定一白無定地兮如爛銀炫耀
於霜臯瓊林玉樹疊韻聯絛柯顛亡於春綠藹巧綴於晴稍乃
涉瑶磴乃依冰欄府中寒而生鱗指屢僵而弗屈丁丁許許不
遺餘力已枯茂柔方長不折玉骨隨聲而輕墮霜莖倚雲而初
積束以九真之赤藤附以千年之苓䰟既逍遥而永歸忘蕉鹿
於今昔歌曰我采我樵兮大漠之野萬樹瓏瓏兮玉光照夜孰
能相從兮與霄旋而俱下於是焚在當爐鍊金鉀養神火煉黃

汞生水虎之窟鉛出火龍之窩液承太乙之珠璣運元華之精
憑乾坤之封炎植鄞鄂之丹城逮伐毛而洗髓致陰煉而陽凝
種芝於瑣玉之山折桂於廣寒之庭領衿佩於橋門集鵷鷺於
王庭白簡霜飛繡衣春明近一出而持斧使九夏之生氷迴乘
風而來歸兮於瀛洲之先登隔人間之風雨兮遽真凡之異程
至若西隣之子洗卸鑪常研龜香贈笙火花春砌階舒楚錄節
歌秦黃塵迷南奉之變弊屣嘯東郭之貧樂鍾鼎之遺豔厭烟
霞之近醇尚父釣渭阿衡耕莘或封齊於東海或致君於華勛
齊出處於一塗貴變志於屈伸世續紛兮麗以新蟣代薪兮傷
芳辰翻海水以為霖兮曾莫濯夫塵塵孰不化為胡燕兮依華
榱之飛文丹禽鳴夫空谷兮亦寥寥之一聞彈樵歌之逸響兮

寄綠綺於秋旻歌曰若有人兮在蘭厓止白虎為使陵崇巘止
皓蟲迴飆歘天龍止瀘白內朗絕纖瑕止仁斧義戕龍鍔鳴止
羈膏匪施揶弗形止剪彼新樗扶松栢止養賢大鼎孰以憙止
天下為公大道行止邈風屹立思盈盈止

頌 凡八章

平江漢頌

天命 皇上爲億兆生民主旌麾所向悉臣悉庭初以軍旅起
師興濠泗間遂撫淮南平江東攻浙東西下之版圖所入方數
千里定都江左發政施仁賊臣之吏垂髫之童涵泳至化皞皞
熙熙如承平時于時陳友諒據有江漢之地僭稱大號賊殺其
主 脩豢衛虐驅我黎如蹈水火不自度力又集蜂蟻之衆直
窺豫章三月不觧 皇赫斯怒乃召群臣于庭而告之曰陳虜
不道敢釁于我昔者蕩搖我邊方侵軼我姑孰何慎羣虞毋疾也我
金陵賴尔一二臣鄰之力攻而敗之予亦親蹀其穴巢中宵竄
走假息武昌予不忍追殲之冀其悔禍以自遁於天刑癸卯之
夏乃復圍我豫章是其凶德無厭自取殄滅此天亡之時天之
明威予不敢不順唯尔能罷之臣不二心之士尚弼予以成厥
功群臣曰都於是右丞臣達參知政事臣遇春帳前親兵指揮
使臣國勝同知樞密院事臣永忠臣通海備厥戎器簡厥師徒
以俟七月癸酉 上躬擐甲冑禡師祭也于龍江帥樓船數百艘
江而上陳虜大驚解圍而逃丁亥與我師遇鄱陽湖之康郎山
戊子 上分舟師爲十二屯命達遇春永忠突入虜陣呼聲動

天地矢鋒雨集砲聲雷鍧波濤起立飛火照耀百里之内水色盡赤焚溺死者動一二萬流屍如蟻漸望無際已丑焚偽平章舟刈戮餘二千辛卯復酣戰虜將張定邊素號梟猛　上親禦之將士皆死戰歷一二時遇春等左右夾擊殺士卒無算張中矢百餘而退潜保鞋山不敢吐氣我師亦據湖口扼彼喉衿列柵南北江岸置火筏中流水陸嚴戒以候其發八月虜食盡遣舟五百艘掠粮都昌又爲我大將所獲壬戌虜計窮冒死突出將上趨九江　上命諸將一時俱合其大戰如戊子自辰逵酉督戰益急友諒中飛矢斃于舟中癸亥降其衆五萬　上命釋之不戮一人凱歌而旋舳艫相銜旌旗飛翻不疾不徐委蛇而來萬姓歡迎俯伏道左山川草木皆有喜色告廟飲至行賞論功賜遇春田若干永忠田若干其餘將士賚金繒有差臣稽在昔曹操治水軍八十萬來攻孫權而周瑜黄蓋敗之於赤壁苻堅發長安戎卒六十餘萬騎二十七萬以侵晋而謝玄謝石敗之於淝水然赤壁不過一焚而走淝水亦不過軍亂而奔初未嘗大戰也而史臣具書之以爲千古美談矧今湖口之捷血戰累日天地爲之晦冥日月爲之無光山河爲之震盪其神功駿烈炳耀鏗鍧與天無極較之三國未足多讓而歌頌不作非甚闕典歟臣謹備著其事撰爲詞頌一通以流鴻績於無窮以俟太史氏之采錄云其詞曰　天眷有德實爲哲皇肆其神畧以靖寇攘義旄東指罔敢弗恭風烈虎嘯雲擠龍驤長淮既歸江左攸屬淛之東西樹侯置牧乃建國家以奠南服以懷中原以

控西蜀蠢尒小醜敢肆大邦集其兇頑鋒蝟斧螗輕涉我疆以跳以踉亦既剪刈僵仆覆江滸齊六軍直傾其穴釋而勿誅俾自懲刱閩胡不悛復豕而豗逞其螳臂當吾車轍　皇明震怒歷告在廷是夬不挍命將往征尒選舟師尒整甲兵漕尒粮粻各饗尒誠搖光在中爰則之月禡牙江濱　皇秉巨鉞以誓以戒以速其發紀律精明颯火奮激旗旐揚揚艀渡江艘將將矛戈洸洸鎧胄明明載怒載鳴載飛載馳雄威所吞巴無荊湘既與虜逢大呼衝擊鬭騰鷙駭星流火戟虐飈雷奔巨轟霄磔毅氣冥冥不辨咫尺矢鋒所貫什伍聯聯縱横交紐命隕弗顛檣桅滂颯茵束蝟編流尸塞川川行弗前虜魄既禰扶創而逸率于湖奥僅存喘息我方植桐江之南比火筏在流擁蔽如翼無

歷四旬飛走途窮將冒萬死以絶其衝我師見之千艫如龍似兕之走而鷹之從酣戰六時由辰逹酉僕姑蚨者一發殪此酋首貫睛及顱仆若枯株大慈既降餘不能醜遁相告言我誠不振我葦我頑我歸至仁誰謂培塿可高峙峋罪拜稽首來降來臣　皇曰俞哉汝俘予受宥汝弗劉予汝父母汝東予衣汝飢予哺昔何昏迷今始撤崇奏凱而旋驕吹鬱搖形於樂歌節以鐃鐃飲至于廟頒賞于朝帛堆其家肉登其俎都人聚觀擧手加額或嘆或謠有聲嘖嘖干戈相尋匪一朝夕自今其平可塈而寢惟　皇神武動則克之群策盡屈四方式之惟　皇寬慈降則釋之義聲動盪疇能敵之惟　皇明斷過事即決洞見千里不隔一髮所以四征成此駿烈小大畢朝孰敢肆孽在昔赤

璧洎乎合兆事以孝集尚傳策書況茲之功俟犧赫熹探古無
讓可無咏詩臣雖微賤文字是職對揚　皇休并獻臣臆三代
以還用仁典國　皇宜遵行永作民極

甘露頌

洪武二年冬十月十有三日甲戌甘露降于乾清宮後苑蒼松
之上　皇帝勅中官折示禁林諸臣光潤如酒凝結如珠昉白
飴甘逾布松柯馨烈之氣四達左右勃鬱淋漓薰蒸太餘天休
震動中外嘆嗟又明日丙子　上御外朝左丞相宣國公臣善
長帥群臣稱賀　上若曰甘露之降祗在往諜然休咎之徵當
以類應朕惡足以致斯卿等尚明爲朕言之參知政事臣稼對
曰聖人之德上及太淸下及太寧中及萬靈則甘露呈瑞　陛
下敬恭天地輯和人民故天不愛道而嘉祥徵顯也起居注臣
觀對曰帝王恩及於物順於人而甘露降　陛下誕寬民賦棠
疾曠樂底于敉寧神應之發職此故也翰林侍講學士臣素對
曰王者敬養耆老則甘露降而松柏受之尊賢容衆則竹葦受
之今露降于松則　陛下養老之所致也宜以制幣案告宗廟
頒於史館以永億萬年無疆之聞　上恬有損挹皆推而不居
言既巳丞相帥其班以退翰林學士臣濂竊伏自念氐北有星
名爲天乳若明而潤則甘露下焉王者德格於上恩覃於下靈
氣充物秘貺斯甄此天人感應之常理也欽惟　皇上與自臨
濠西馬渡江十五年間遂成帝業天瑞胥滋不一而足彩霞成
鳳卿雲聚繡赤烏飛翔白兔俯伏瑞蓮並蒂嘉木孕文實贊天

之所命非人力所致而自至者今又觀茲聖徵則其德洞淪冥
功成不宰三瑞沓至于休滋彰有不期然而然者矣雖然傳有
之受命不于天于其人休符不于祥于其仁所以孔子之作春
秋祥瑞不書而有年則書豈不以天道玄遠難知而人事之爲
可徵者乎　皇上以天縱之聖留神至治以待仁賢爲瑞以五
風十雨爲祥視彼前代植金莖以承沆瀣奏嘉瑞以紀年者未嘗
不指以爲戒則其英明之識超絶之智卓冠百王爲法萬世是
宜美盛德之形容播諸樂歌被之管絃以示聖子神孫於無窮
云其辭曰

上天降康甘露之裹於粲其英純乾發自陽以布於下方凝於
休祥其祥伊何靈氣孔多有甘者液茂仁惟澤潜靈是錫誕啓
皇之德天地相合鴻休俞集厭厭浥浥紛紛宻宻匪醑日以食
兆厥聖徵如卿之雲如景之星如日之重輪沖和氤氳以文我
太平惟　皇之聖貞符自應不卑而派不高而迎茀祿之攸咸
惟　皇之明貞符爾承不欲而傾不怵而盈茀祿之攸寧休慶
之郢四國之式有濯厥聲耀于千齡

嘉瓜頌

皇明弍于九圍德漸仁被和氣薰蒸靈物效祥乃洪武五年夏
六月嘉瓜生於句容張觀之園雙實同蒂圓如合璧奇姿分輝
紺色交潤誠爲曠世之産壬寅京尹臣遇林函以素匭圖其形
于上移文儀曹請以奏聞癸卯尚書臣凱等奉瓜以獻時　上
御武樓中書右丞相臣廣洋左丞臣庸同知大都督府事臣英

御史中丞臣寧翰林學士臣瀜咸侍左右天顏怡愉重瞳屢回良久乃言曰徵之往牒其事云何丞相奏言漢元和中嘉瓜生于郡國唐汴州亦獻嘉瓜禎祥之應有自來矣　陛下勵精圖治邁漢軼唐故天錫之珍符太平有象實見于茲　上謙讓弗居然而靈貺之臻復不可不承乃　詔內臣寘諸乾清宮翌日甲辰薦諸太廟臣瀜退而思之夫瓜蓏力果切草實在地生之屬也其蔓遠引其葉皇蕃諸傳有之神瓜合形表緜緜之慶此固兆　聖子神孫享億萬載無疆之祉況瓜之所出本於回紇中國討而獲之故名為西方今　皇上命大將軍統師西征甘肅西涼諸郡俱下而瓜沙已入職方行見西域三十六國同心來朝斯有入貢天顒叶瑞其又不在於茲乎然而異畝同穎周公作歸禾之篇三秀合圖班氏有靈芝之歌矧此嘉祐合滋發馨昭宣我神應煜煌我王度寧可喑於金切音極無聲一黙而遂已乎顧臣駑劣不足以美盛德之形容謹上其事願宣付史館以備實錄後繫之以頌頌曰

乾道載清坤維用寧保合太和發為休禎句容之墟物無疵癘神瓜挺出殊實同蔕瓜執非單此合而生二氣絪縕雙星降精蜜房均甘水圭競美明月重輪彷彿其象豈無賓連產於戶東叶曞若茲瓜協瑞聯祥亦有華平張翠作蓋疇若茲瓜交輝映彩其兆伊何蘿圖緜延西域既柔德冒八埏群臣曰都載拜稽首神休滋彰　天子萬壽粵從啓運靈貺疊甄兩岐麥秀合柟方無切亦化斗舊是罕遵矧此貞符近在輦轂　王化自邇遠無不服　帝

曰吁哉朕猶慊然瑞當在人物胡得專使物為祥宜獻清廟自
我先人積慶所召孰瑞不矜　帝則弗居唯親是思我民之徒
以實應天斯乃盛德小臣作頌以示罔極

鳳陽府新鑄大鍾頌

皇帝既正大統建都江表德綏威讋萬邦咸臣用群臣奏臨濠
為龍飛之地賜名曰鳳陽府比民大和會百族錯居動十萬數
然而物大而盛不假器齊一之無以嚴昏旦之禁乃　詔江陰
侯吳良監鑄大鍾以定眾志以裨治化侯之受　詔遣使者至
富春山中徵金工何成諭以天子明命即日帥其屬十六人以
從相地鳳陽城東三里調泥成範晝其銑角衡之度侈弇為良
篆帶以方候其燥剛始穿一十又三鑪青赤銅六萬五千斤範
以洪武乙卯冬十一月己巳冶事既明侯具法服以牛一羊一
豕一祝告先冶之神禮既成眾奮威興鼓動風氣炎光赫騰上
貫雲漢絳液既溢氣憤雲洩循竇而入噏嚱有聲陽施陰凝劉
質斯具越二日辛未乃發覆取牲血塗其縫隙以厭除不祥鍾
高十六尺有五寸厚六寸徑十尺有五寸圍三十四尺有奇混
融其輪圍焜燁其容輝信技殫於人巧妙奪於神功者也於是
營構層臺副以箕簴聚千夫之力鉅絙而登之一杵之撞隱隱
闐闐雷旋電奔震撼太虛遐邇聞者靡不驚愕會濠居從　青
宮幸鳳陽親觀盛美侯遂請濠為之訟濠聞先王之世金部有
七黃鍾乃樂之所自出而景鍾又為黃鍾之本所謂景鍾大鍾
也其受至於九斛而止律呂由是而應陰陽由是而均夫豈細

故也哉泰漢以來寖失古法小鍾或數尺大鍾或容千石皆不本於律度今我熙朝稽古右文定於中制宣導天地孚洽神人中和所致嘉瑞畢協增拓化原亦於是乎有頌非特嚴昏旦之禁而已濂待罪國史以文辭爲職業義當發揚蹈厲以鳴 國家之盛儀之有請不敢固辭頌曰 維天穆清皷以雷霆適聽天聲百物以生維 帝濬哲法天之烈大鏞斯揭元氣噴淺聽于濛鴻眞龍飛翔乘陰御陽洗濯八荒神物攸起是爲帝里從者如雨於焉萃止物大而豐祚來臻懽節之以鏞罔敢弗恭乃飭鳬氏乃其爐鍾乃烹爰鑄化金爲水赤氣夜明如日之升流垂而頽入實有聲彬彬斐斐功同神造不鈕不錯輪囷傾軌旣啓其型敢愛斯牲於惟豐禮成榮光如生于大無分寳耕臘造克扛孔奭載考載擊宅于圜闕于賁賁摩乾盪坤以聲斯昏祭攄靈氣昭融品彙物無疵癘年穀攸豐博碩而融聲與天通拓羨集祥熏于家邦惟 皇建極福之敷錫侗器有赫式和民則稽樂之原鍾實爲先律呂以宣功垂不刊小臣作頌有美無諷爰沓千衆是傳是誦

擬晉武帝武功頌

惟咸寧五年冬十有一月皇帝將舉兵徂征乃集多士于庭而訓之曰惟皇天于佑有晉俾克君臨萬方爾萬方有衆罔敢有肆厥志朕循夙夜祗懼若將墜于深淵唯恐一夫不獲以忝前王彝憲商書曰民非后罔克胥匡以生后非民罔以辟四方朕曷敢荒寧今孫氏皓含我民弗靖唯酒嗜色湎酗無厭大開苑

囿起土山樓觀殫極工藝肆厥威如虎狼群臣有正視者輙殺
無赦人怨神怒皓有耳若罔聞知則亦弗畏天降威命上帝震
怒集厥命于朕躬不敢不正敢用吉玉宣璧昭告于上天神后
帥爾有衆厎天之罰爾仲爾爲王子國之休戚與爾同之爾督
徐州諸軍以出涂中爾渾勠力王室簡在朕心爾督揚州諸軍
以出大江之西爾預夙以若謀告朕朕極不忘爾尚克踐前言
以成厥勳荆州諸軍爾其旨之以出江陵爾濬爾作大艦欲有
事於皓多歷年所今維其時非爾弗克終厥圖益梁諸軍爾其
監之以下巴蜀爾彬帥其部曲以從爾杏爾戎世號忠貞各將
爾師以出夏口以出武昌爾充爲使持節假黃鉞大都督以冠
爾濟剛之嗚呼爾有衆務乃干戈時乃糗糧淬乃士伍勿喪
厥紀律惟爾賢往欽朕威靈威厥君臣宜執俘之獻于太廟勿
大肆殺戮惟爾賢嗚呼朕豈有愛于皓土疆閔民罹辜誕以
爾多方殄殲乃讎爾尚皦皦懷保若撫嬰孺兵戎所指弗使致
厥傷俾朕嘗澤布於下民時乃功爾不聽朕言朕則孥戮汝爾
其念哉太康九年春安東將軍渾出橫江所向皆克二月龍驤
將軍濬克西陵鎮南大將軍預遣將渡江自進克江陵沅湘以
南諸郡皆望風送印綬預分兵益濬建威將軍戎遣將與濬合
攻武昌降之三月濬以舟師入石頭皓面縛輿櫬詣軍門降克
州四郡四十三戶五十二萬三千兵二十三萬夏四月賜皓爵
歸命侯遣使行荆揚除皓苛政詔增充渾邑八千戶進渾爵爲
公濬輔國大將軍預戎皆封縣侯諸將賞賜有差以伐皓之後

實始於鍾平侯祐祐既卒策告其廟封其夫人爲萬歲鄉君食
邑五千戶復詔博士臣棊刻石紀功用示萬世子孫以紹有晉
無窮之基弗敢壞頌曰
煌煌有晉寵綏下民欲俾萬方均囿至仁惟皓不恭據彼海瀕
殘虐是逞若火四焚帝怒斯赫命將徂征龍盾虎旗照耀日星
士氣如虹吞厥南土長江天塹一朝飛渡罔不震驚流汗浹背
豈伊神武自天而墜帝命將臣汝戒汝師汝敵則劉降宜舍之
皓既面縛餘敢不釋萬里雖遠天威咫尺青蓋委蛇入于洛中
夙發其祥昭此武功皇華載道六轡耳耳誕布陽和以消陰殄
旋乾轉坤六合一家文恬武嬉渾渾無涯有功者賞載肦載錫
赤舄桓圭帝不之惜惟帝神武能恢基業拓闢蠻荒揭此日月

帝德流衍頌勅頒播授之樂師以薦郊廟

擬薛收上秦王平夏鄭頌

粤武德四年秋七月朔記室薛收頓首再拜言仰惟秦王殿下
龍興晉陽佐我皇帝建義其以龕定禍亂命鼓一振罔不臣順
唯鄭王世充夏王建德昧厥大命侵牟我邊疆刈劉我烝人鈔
掠我王師干戈之相尋殆非一朝一夕皇帝震怒詔王督諸軍
伐鄭遂敗世充于穀水進圍洛陽建德不思自靖凶德參會將
兵十萬來救王師諸將酣戰破而擒之於是世充智窮援絕率
群臣詣軍門降王至長安獻俘於太廟行飲至禮詔斬建德於
市免世充爲庶人徙于蜀中大赦天下天下萬姓驩欣舞忭以
爲皇帝之睿謨雄筭王之戎功駿烈巍巍乎不可尚已收備在

戎行覩瞻制勝料敵之奇進退擊刺之雄耳目怖駭若臨鬼神雖淺劣無識不可無歌詩以鋪張鴻休謹撰平夏鄭頌一通以獻庶幾昭示萬世以宣有唐之聲烈以著王業之艱難云其辭曰

眞王挺生宅靈孕奇天日之表龍鳳之姿噓陽吹陰宰于化機精神所被物無不綏皇帝興兵以遏亂隋王左右之神運天旋或獻奇謨食若元龜或賈餘勇力如虎貔雄吞八極易若拾遺如鼓迅飆決決四來降崇帖魏蹈泰以吹金鼓之下孰能慢台徙此二竪曰夏曰鄭據河北南兵牟古勁勢成非足力與我競以陷黎陽思百其勝衛滑藉乞踐其定鄭取汴橐奔我藩屏封豕長蛇貪噬益横況於宫城大設坑阱四周削趾峻若甑甗忌則陷之毀宗滅姓怨氣來天疑爲祚青人之孔哀其何能竟皇帝曰嗟我人何辜勑汝秦王汝亟是圖汝毅汝甲汝張汝弧汝簡銳驍東傅其都王拜稽首禡牙出徂旌旂飛翻士卒嘯呼曰爾萬寶爾疾而趨扼其龍門坍道虜誅曰爾德威視敵若無圍厥河內扼其大㦸曰爾君廓爾震鼓桴拴彼洛口以絕餉輸屢戰屢克王乃向洛移軍青城壁壘星錯虜漸縠水栫以虎落王曰爾通爾急往角我引騎南以觀其覘靈威莫抗虜漸退卻橫戟長進如鼠入棗搦軋而守朝鼓夕柝不且成擒以淵鼎鑊洪爐爍灰何金不鑠夏人卒狂糾兵黨惡其旅若林誠可怖愕王曰靖哉爾衆勿擾虜卒既惰虜將且驕虜命當傾決於今朝莫匪上天欲逸我勞使於一矢中此兩鵰咽喉之門實在虎牢

吾性敎之短兵爾操且行且餌伏銳于坳伺虜深入乃與死鏖
虜因大餒布屍蒲桑進退維谷更動疊驚偵吾牧馬將襲而外
王乃濟河南臨廣武駐馳如雲留彼弗取虜果來迎列柵午口
我閉弗出自辰逵午虜氣既退竭迹欲走王詔士及爾整部伍
爾將梟騎突此牟䶂不進而翼截其兩肘會虜方朝顛倒失序
震霆方驚不及掩耳擊刺從衡龍飛熊吼天日爲黃塵起如霧
正職方酣王出以奇爾知節等叅旆而馳旁繞虜陣張我虎旗
虜衆惶駭奔如流澌相彼酋首欲絕而西神驥一指顛者壓尸
王叱武威執而縛之因示鄭人鄭人曰嘻我援已絕我力莫支
我肉我袒牽羊以隨有餘者吾亦復來歸奉璧再拜冀免誅夷
乃獲乃俘振旅而復王被金甲懸厥魚服進而翌之有光熠熠

大將森衛後先聯屬鐵騎萬匹旁障羽纛鼓吹颯沓節以金鐃
清廟有赫上與羣臣嘉牲俎奠爵醴既陳既侑以獻且拜且祝
祝已飲至列筵如竹酌酳川流精饌林簇鳥噪既醉咏歌相續
皇帝曰嗟實賞弗恭縱禍濟惡厥父用元當梟其元以令醜宄
充罪固殷悉赦卹攻待以不死徙寘蜀邦我人實煩轉輸是共
或居遐裔久爲冦封惴惴自保息肩是重宜行給復式寬其庸
復赦宇內以示大同丹鳳銜詔無遠不通弘宣膏澤丕昭仁功
萬方有言如蟄斯撤昔也戰爭連城蹀血尚來千里人跡殆絕
今也恬嬉童衡家室盡歡戈矛化爲耰耨人和既滋天休當發
山出器車庖形瑞塞騶虞在郊苞鳳巢穴畜龍舒采白烏振素
無閒朔南聲教乎洽視彼梁楚千鈞一髮定知來朝不煩斧鉞

天生烝人丁代僉聾必眷有德以綏以撲簡策所紀更僕莫終
徵之秦漢厥事孔明嬴政肆虐虎視域中蠶華因河爲固自防
祠孤一鳴亂如沸羹六國復興各自立王籍起會稽中號最強
喑噁叱咤萬夫膽喪劉季斬之不翅犬羊鉅敵一鋤寰宇乃康
彊隋比秦尤瀆天紀諸桀援戈聚如蜂蟻不有靖之代何能治
惟帝明睿乘運而起惟王輔之以臨四海黃鉞白旄剪薙不軌
無堅不硤無險弗砥夏鄭既夷治平可致揆之炎漢聯芳儷美
赫赫神功可昭萬祀牧在戎行躬瞻鴻儒敢揚頌辭以告太史

豫章鐵柱頌

豫章郡鐵柱二旌陽令南昌許遜敬之鑄以鎮蛟者也郡地濱
于江水蟲騁妖故民多江禍旌陽與西安吳猛世云用正一術
邪三五飛步之術追殲其神於長沙復懼遺孽滑興使物冶鐵
壓其窟宅一在西山變領南堙沒已久一在牙城南井迄今猶
存柱出井外斷尺下施八索謂能鉤鎖地脈云唐咸通六年節
度使嚴譔來爲郡將發視之未及畢烈風雷雨江水暴溢譔恐
而止其見於道家書者如此濂竊聞之周有壺涿氏掌取水蟲
若欲殺其神則以牡橭午貫象齒而沈之則其神死淵爲陵神
謂龍罔象之屬也古蓋有其術矣剝單陽則飛制以重陰乃伏
而不動鐵陰而蛟陽者也斯柱之建其亦沉橭象之遺意與於
戲豫章之民與蛟不兩立微旌陽西安民其魚矣濂雖不敏謹
徇郡守某之請勒文柱下以頌神功於億萬載頌曰吳楚合域
翼軫分經南昌鉅都蛟孽所庭咮攖波譎匯運濤宗夭諸獸驗

胜遇禽徵沉竈鼉產餌弁泓成靈伯應歷鬼憲宜刑嶽蘇三辰
手劍七星揮斥電戰匄割霆升河昔黒郎川液紅星軌天設鎮
冶金建榲祝融王跋關伯司型八神錫彖五官儲精上旋圜樞
下鍵方爲濵妃捧鑑淵后持衡飆笙鶴瀨月吹凫汀仙旂迴紫
童節流青玄動潛沕素牒是嬰龜山鐵絙龍鼎文銘蝌扶鴻宰
幹運清寧泰山可礪靈枉弗傾

三老圖頌

浦江鄭氏以孝弟爲政一門五十餘室不別爨而飯者垂三百年靈和充牣發爲祥徵三壽作朋形於同氣孟曰伯陽父年七十有二叔曰仲德父年視孟而縮其四季曰仲舒父年比叔又劣其五惟是三老人者身載明德聿昭前聞天休滋勱精神熙康寮從子姓趨翼乎後先仁聲義聞流衍於倫類誠可謂備享百福而綏有遐齡者矣濂竊聞之南極有老人之星占者謂其光明潤則下多壽考是則天人之間氣化孚浹同流上下閒世靈長似若不偶然者况於孝弟之家通於神明者乎宜其人瑞之鶴立景貺之川臻也濂也不敏覽圖興嗟斯頌之所由作

其辭曰

維天降康其福穰穰斯壽之祥其祥何徵非景之星非雲之卿非三秀之榮鍾我壽朋大冠緇衣載肅其儀其神孔熙其樂孔皆叶燕居之耽時盍其簪如鼎之安如星之參協數于三孰不式且瞻庭門有恒孫子之飭有百斯集雅雅魚魚振振螢螢或馮或翼弗徐弗亟唯步武是式歲時宴饗叶肆筵于堂籩豆大

房曰穀羔牛其饗苾芳鍾鼓喤喤笙簧奔洋多士鏘鏘更獻壽觴祝鮁干前執觶於傍人士來觀有嘆有言維此旌門德義之尊維此壽朋景福攸臻積之既蕃受之弗譣錫羨于後昆其奕之都孰侈孰舒孰形匪圖古亦有許壯年日耆或至于期頤是繪是彝儼美而同趨九藍之山有石巖巖白鱗之水其流壘壘眉壽無有害與之同體壽俊之良髮素而眉龎弗祿具慶叶流榮于鄉匪榮于鄉實邦家之光洪武十年七月望日前具官宋濂述

詔 凡一章

奉 制諭安南國詔

春秋大義亂臣賊子在王法之所必誅不以夷夏而有間也向者安南國王陳日煃慕義稱臣我國家賜以璽書而立日熞為王今觀所上表章乃名叔明詢諸使者日熞為盜所逼悉自劫屠其翊翼身亦就斃此皆尔叔明造計傾之而成篡奪之禍也揆於大義必討無赦如或更弦改轍擇日熞親賢命而立之庶幾可贖前罪不然十萬大軍水陸俱進正名致討以昭示四夷尔其毋悔

誥 凡五章

給事中安統除兵部尚書誥

兵部司馬之職尚書法從之官古不輕授今雖其人蓋戒謹之出入馬政之弛張莫不繫焉非有啓厲之才練達之知不足以奉揚威武毘贊機密者矣具官安某粤自叅歲有志事功自比

而南在朕左右及其給事內庭論思獻納之益亦時有焉夏官之選惟尒之能然以八座之貴朕非輕以畀人者也爾尚一乃心力以報朕所以見知之意嗚呼惟秉義守正則可以謹科條惟趍事赴功則可以行邦政尚思自勉服我訓辭

遙授李思齊江西行省左丞誥

朕起布衣除暴亂救民於水火之中其有能知天命所在帥衆來歸者朕每嘉焉尒李思齊當元運之衰奮自汝南擁兵而守秦隴積年屯戍志在保民及我師入關乃西徙臨洮邑而率其士馬之衆納欵轅門去危而就安轉禍而為福視彼暗於事幾殘民以逞者相去遠甚可謂通時達變之豪傑矣兹授左轄於外省列之朝班仍給其祿尒尚夙夜恪慎思保令名以稱朕優禮之意尒其懋哉

侍御史王居仁除山西行省參知政事誥

國家之建行中書所以控制方面而布宣政令者也況河東山西之地古為雄藩所轄州郡不翅六十有餘版籍之廣民庶之繁其事亦云夥矣邇者鑄印開省未設丞弼先命近臣為參知政事奏辟官屬以行則是大小之務皆得專達非止參預而已也與斯選者非得勳舊之臣曷足以重其任哉具官王某才足以匡時謀足以經遠自渡江以來委身事朕凡十五年歲揚中外多著勞烈執法中臺聲聞益著於是簡在朕心俾贊政府嗚呼陳紀立經爾尚膺藩宣之寄安邊靖國爾其盡撫綏之方往惟汝諧毋替朕命

同知臨洮府事班景道除陝西行省參知政事誥

陝西在古為雍州之域三秦之地延袤一千餘里土廣物殷號稱難治朕嘗建行中書設參知政事以綜衆務以鎮安萬民然必得同寅協恭之臣共蒞治之則事集而功成不難矣具官班某負倜儻之才抱經濟之畧朕嘗歷試其為人設施次第綽有可觀故自臨洮別駕特授以參預之職夫別駕四品之秩也較之參預之資實越十階豈不以爾蘊此奇才故不次而用之乎爾尚夙夜惟勤思稱朕懷官政之有弊者爾當振而新之民瘼之未瘳者爾當撫而摩之則予一人汝嘉爾其欽承朕言不替

擬誥命起結文

吏部尚書

稱能而識必定勳而頒爵此皆選部主之所以古者寘於五曹之右重其任也蓋國家之治在於得人得人之盛聚乎銓衡者甄別其能否然則天官之選可不慎歟具官云云爾尚允釐百工以熙庶績名器之崇卑爾當慎其注擬之方流品之清濁爾當辨其激揚之志時惟稱職汝往欽哉

新刊宋學士全集卷之二

新刊宋學士全集卷之二

賜進士第文林郎浦江縣知縣高淳韓叔陽彙集

後學浦江張元中編次

庠生張孟晉[illegible]校正

記 凡三十章

觀心亭記

昊天純祐九有式全以所翼我 大明皇帝執符御曆撥亂世而反之正化行仁流臻于泰寧然猶孜孜夙夜厥德若于道赫如上帝鑒臨乃洪武十年冬十月丙午朔役工曹造觀心之亭于宮城上設甃為牆塗以赭泥中實[illegible]越七日壬子落成 上親幸焉召臣濂語之曰人心[illegible]

新刊宋學士全集卷之二

賜進士第文林郎浦江縣知縣高淳韓叔陽彙集
後學浦江張元中編次
庠生張壵昌校正

記 凡三十章

觀心亭記

昊天純祐九有弍全以斯覆畀我 大明皇帝執符御曆撥亂世而反之正化行仁流臻于泰寧敍循敘庶邦服德奉若于道赫如上帝鑒臨乃洪武十年冬十月丙午朔復勅工曹造觀心之亭于宮城上設甓為牆塗以赭泥中實[illegible]彩越七日壬子落成 上親幸焉召臣濂語之曰人心[illegible]氣

機出入操而存之爲難朕罔敢自暇自逸譬魚之在井雖未免乎跳躑終不能度越範圍况有事於天地廟社尤用祇惕致齋之日必端居亭中返視却聽上契沖漠體道凝神誠一弗二庶幾將事之際對越在天洋洋乎臨其上卿爲朕記之傳示來裔咸知朕志俾弗斁僉虔臣拜手稽首而颺言曰書有之惟天無親克敬爲親民罔常懷懷于有仁鬼神無常享享于克誠曰誠曰敬曰仁皆中心所具非由外鑠我也此心若存則動靜合道建中保極之源淸而弗擾厥績咸熙否則天飛淵淪凛乎若朽索之馭六馬唯欲之從而罔克攸濟治忽之幾其始甚微不可不慎也欽惟　皇帝陛下法天愍運乾乾終日不遑暇食十有五年大統斯集政平人和休徵屢應斯皆觀心之明驗古先哲王相傳心法所謂精一執中之訓亦不過此　聖子神孫必來取法嘗有不言而喻者矣雖然靡不有初鮮克有終臣願陛下存神內居常如亭中時則必與天爲一祥刑赦政壹出自天衎億萬年無疆之休亦永無疆之聞不亦顯哉臣不佞既承　詔旨輙稽古昔而爲之記別有觀神亭與斯亭東西對峙其制同其義亦無異云

遊琅琊山記

洪武八年十有一月壬子　皇上以　皇太子暨　諸王久處宮掖無以發舒精神命西幸中都沿道校獵以講武事濂實奉詔扈從十有二月戊午次滁州驛濂進啓曰臣聞琅琊山在州西南十里晉元帝潛龍之地帝嘗封琅琊王山因以名頗聞秀

麗儁拔爲淮東奇觀願一遊焉而未能也敢請　皇太子驩然
可之即約四長史同行　秦王府則林伯恭　晉王府則朱伯
贊　楚王府則朱伯清　靖江王府則趙伯友遂自驛西南出
過平阜約三里所望豐山修聳可雄偉出瑯琊諸峯上唐梁載言
十道志又云豐亭山山上有漢高祖祠又有飲馬池世俗妄傳
漢高祖曾飲馬于此　國朝以山麓爲畜養之場別鑿池飲焉
仍揭以舊名居人皆云山下有幽谷地形低窪四面皆山其中
有紫微泉宋歐陽公脩所發泉上十餘步即豐樂亭直豐樂之
東數百步至山椒即醒心亭由亭曲轉而西入天寧寺今皆廢
唯凉煙白草而已濂問其詳爲悵然者久之山東南有栢子潭
潭在深谷底延袤畝餘色正深黑即歐陽公祭龍處上有五龍

君祠　皇上初龍飛也兵下滁會旱禳親來禱注矢於潭者
三約三日雨如期果大雨及御寶歷爲作欄楯潭且新其廟
廟側有時若亭濂坐亭上問潭側雙燕洞及其南白鴿洞以肆
窮覽人無知者乃止復西行約三里所有泉瀉出於兩山之間
分流而下曰釀泉湧涘清澈可鑑毛髮傍岸有亭曰漸入佳境
今亦廢唯四大字勒崖石間淳熙中郡守張商卿等題名尚存
沿溪而過醉老橋入醉翁亭亭久廢名人石刻頗夥兵後焚煉
爲堊殆盡亭後四賢堂亦廢亭側有玻瓈泉又名六一泉石闌
覆之闌下壓以巨石中疏一竅通泉徑可五六寸手掬飲之溫
是日天陰雪花翩翩飄伯清諰曰雪作矣不還將何爲濂遊興
方濃捽頭去弗顧其步若飛歷石徑一里所至回馬嶺伯友追

而至伯清繼之伯友曰二客足力弱不能從矣二客伯賢伯恭
也其謂徊馬者建炎寇盜充斥郡守向子伋因山爲寨植東西
二門西曰太平東乃徊馬也嶺之東有醴泉又其東南有梼桃
山山之南有桃花洞又南有丫頭山山之下有庶陽洞皆未暇
往蛇行磬折黃茅白葦間來不知所之宋熙寧初僧崇定獲佛
舍利六百壘石爲四十九塔於道隅纍纍如貫珠塔雖廢幸有
遺址可憑徑行無疑其路若窮又從軒然峯回路轉九鎖而
至開化禪院院在琅琊山最深處借子山皆童而無蔚然深秀
之趣唐大曆中刺史李幼卿與僧法深同建此院即張文定公
方平寫二生經處三門外有觀音泉入院皆瓦礫之區唯新構
屋三楹間中施佛像僧紹寧出迎坐久定龍興院僧德學同太

子贊善孟益　秦王伴讀趙鑽　吳王伴讀王驥　楚王伴讀
陳子晟開濂入山咸來會晟云太子正字桂彥良憩六一泉上
亦足弱不能進恐隨二客歸矣寧具飯飯客飯已學引觀庶子
泉泉出山罅中乃幼卿所發李陽冰所篆銘銘已亡張億書三
字碑亦斷裂卧泉下石崖上多諸儒題名陷石爲一方鐫勒其
中自皇祐淳熙乾道以來皆有之字或篆或隸或楷或可辨或
不可辨山之東西在在皆然不特此泉也泉之南有白龍泉禱
雨多驗童行堂下有明月溪稍南有吳道子畫觀音及須菩提
像刻石壁上傍鐫淮東部使者八八舜臣琅琊山記頗不合文
體爲之破顏一笑又稍南有華嚴池由明月而上入歸雲洞訪
千佛塔遺址過石屏路俯窺大曆井井亦幼卿所鑿沿山腰陟

磨拖嶺遠望大江如練鍾阜若小青螺在游氣冥茫中嶺下有琅琊洞洞廣兩室中有一穴深不測名人題識無異庶子泉權日夕復不暇往焉自幼卿博求勝跡鑿石引泉以爲溪左右建上下坊作禪室琴臺後人頗繼其風山中之亭幾二十所而日觀望月爲尤勝今荆榛彌望雖遺跡亦無從求之可歎哉夫亭臺廢興乃物理之常奚足深慨所可慨者世間奇山川如琅琊者何限第以處於偏州下邑無名勝士若幼卿者黼黻之故潜伏而無聞焉爾且幼卿固能使琅琊聞于一方自非歐陽公之文安足以達於天下或謂文辭無關於世果定論邪然公以道德師表一世故人樂誦其文不然文雖工未必能久傳也傳不傳亦不足深論獨念當元季經騷亂伏莽土朝不能謀夕今得以廁跡朝班出陪　帝子巡幸而琅琊之勝遂獲窮探豈非聖德廣被廓清海寓之所致邪非惟濂等獲沾化育生成之恩而山中一泉一石亦免獷驚之患是宜播之聲歌以侈　上賜遊觀云乎哉因取醉翁亭記中語風霜高潔水落石出字爲韻各賦一詩授全僧紹廣刻諸山石云

元史目錄記

洪武元年秋八月　上既平定朔方九州攸同而金匱之書悉輸於秘府冬十有二月乃　詔儒臣發其所藏纂修元史以成一代之典而臣濂臣禕實爲之總裁明年春二月丙寅開局至秋八月癸酉書成紀凡三十有七卷志五十有三卷表六卷傳六十有三卷丞相宣國公臣善長率同列表上已經　御

覽至若順帝之時史官職廢皆無實錄可徵因未得爲完書
上復詔儀曹遣使行天下其涉於史事者令郡國上之又明年
春二月乙丑開局至秋七月丁亥書成又復上進以卷計者紀
十表二傳三十又六凡前書有所未備頗補完之其時與編摩
者則臣趙壎臣朱右臣貝瓊臣朱世廉臣王濂臣王彝臣張孟
兼臣高遜志臣李懋臣張宣臣李汶臣張簡臣杜寅臣俞寅臣
殷弼而總其事者仍臣濂與臣禕焉合前後二書複釐分而附
麗之共成二百一十卷舊所纂錄之士其名見於表中者或仕
或隱皆散之四方獨壎能始終其事云昔者唐太宗以開基之
主干戈甫定即留神於晉書勑房玄齡等撰次成編人至今傳
之肆惟 皇上龍飛江左取天下於羣雄之手大統既正亦
詔脩前代之史以爲世鑑古今帝王能成大業者其英見卓識
若合符節蓋如是嗚呼盛哉第臣濂等以荒唐繆悠之學義例
不明文詞過陋無以稱塞 詔旨之萬一夙夜揣分無任戰兢
今鋟板訖功謹紀歲月次第於目錄之左庶幾博雅君子相與
刊定焉洪武三年十月十三日史臣金華宋濂謹記

歙縣孔子廟學記

歙漢縣也初屬丹陽自吳晉而下雖屢更爲郡若州而縣仍舊
名不廢其地爲東越奧區號多佳山川縣川如龍前行偃蹇不
受羈紮陽問政二山又矗起東南勢若翔鳳鳳凰飛布紫金諸
峯又騰翥于後先而黃山又直西北奇巒之不可名者凡三十
六丹崖翠岑分割陽陰而吐龢降精於無窮故士之生其間者

或以氣節著或以道藝名時有其人近代尤稱多士立言著書
動足名家是固因山川之靈攸鍾其沉涵閩育之者非立學之
所致歟初學在縣市之東淳祐庚戌郡守謝堂始建至大庚戌
縣尹宋節至正甲申縣丞諸埰皆葺而新之壬辰兵起而縣為
鬪爭之場官廬民舍焚燬無遺而學亦廢矣瀹煙荒翳榛荊蔽
途而狐兔或暮出衢人識者為之徬徨太息如是者十年辛丑
之夏張侯齊來為縣慨然歎曰欽為徽國文公父母之邦道德
之化衣被天下雖時當尚武而其鄉學可久廢乎遂請于大府
而經營之會故基已更搆紫陽書院遂於書院之東立表考宜
剪刈叢荒別畚新土克其舊址高爽壇疏有踰其舊中峙王殿
象嚴正配翰坐朱几嚴事有容旁圍從祀於兩廡間外敞正門

列以甍戟法庭端絜嚴乎宮牆欄楯翼遞衢道前備外為都墻
樹以三門上應靈星榮光照煥廟左別築論堂直齋以處講師
暨弟子員不奢不侈無僭無惑經始於秋九月考成於明年壬
寅之秋八月侯帥儒師行釋奠禮牲幣有飭庭燎伊煌鐏俎維
旅法齋必芬神來顧歆如在左右觀者歎慕至於咏蹈僉謂侯
之嘉惠吾民者深不可無以貽永久於是教諭江君材奉幣請
文刻諸麗牲之碑惟先王之制自諸子以至公卿大夫士之子
使之脩德學道春合諸學秋合諸射以攷其藝而進退之是文
事武備均出於學也所以興師必受成而行及其還也則釋奠
于學而以訊馘告焉嘗析為二哉自世道既衰不復獲沾先王
之澤之盛人徒見提旛鼓而簡車徒者乃指為武殊不知制勝

兩楹折衝千里而有所謂詩書之師也侯於下車之初能汲汲建學於用武之日可謂知斯道矣歟之人士尚當專心一力悖於明體適用之學不居之時則談俎豆而攻遺經一遇四郊有警則操戈上馬以收獻馘之功使議者咸曰是生文公之邦而無忝山川之靈者庶幾不負建學之意不然豈予之所敢知哉侯字仲賢齊其名也某郡人以行中書掾擢為令招徠懷集民驩趨之遂成市落縣廨驛舍皆新作之而尤急於農功築呂堨及良干范阮二堨歲以有秋其善政蓋不一而足當時相其成者則丞胡拱辰主簿王某尉及江君云

集賢大學士吳公記

先公諱直方字行可姓吳氏其先毗陵人一遷于鄱再遷于睦三遷浦陽之新田唐乾寧初有諱公蕤者又遷縣西尊仁里至

先公十五世曾祖諱關贈中奉大夫福建道宣慰使護軍追封渤海郡公妣盛氏追封渤海郡夫人祖諱蕃累贈資善大夫太常禮儀院使上護軍追封渤海郡公妣沈氏追封渤海郡夫人

父諱伯紹累贈翰林學士承旨榮祿大夫柱國追封渤國公妣金氏追封渤國夫人先公自幼有大志篤意儒學及壯游京師主留守馬扎兒台家教其子脫脫及也先帖木兒元統間脫脫為御史中丞以先公嘗用說書事明宗于潛邸奏除江浙等處儒學提舉中書易為副提舉階將仕佐郎先公年已六十一矣未上御史臺改授將仕郎海北廣東道肅政廉訪司管勾承發架閣庫兼照磨遷中政院管勾承發架閣庫復陞長史階底如

故重記至元末廟堂用事者頗擅威福上與大臣謀罷其政柄先公嘗協贊之上念其功召至便殿錫以黃金繫帶超拜集賢直學士就轉侍講學士未幾陞學士歷亞中中奉資善三階大夫會朊朊入相中書國有大政令多咨先公而後行先公每引古義告之言無不聽民被其澤為多先公以年及致仕上章乞骸骨遂以集賢大學士榮祿大夫食俸賜終身假又賜田一千九百餘畝辭不受先公聘娶盛氏先十七年卒後娶金余二氏金氏封渤國夫人子男二長萊字立夫延祐庚申以春秋經預鄉薦後用御史察舉為饒州路長薌書院山長博學為能文為世聞人亦先十七年卒次即吉道崇文監丞奉訓大夫孫男三長士謙婺州路[illegible]縣儒學教諭次士諧次存仁曾孫男三長中次平次弁曾孫女一人先公生于宋德祐乙亥十一月二十四日庚寅薨于今至正丙申七月十二日庚寅享年八十有二卜以是年八月十二日庚申葬德政鄉後吳山徐塢之原距承旨公墓左五十步而近嗚呼袞叙令德是在世之立言君子非不肖孤所敢僭姑序世系及歷官次第納諸玄堂別錄其副以藏于家庶幾後人知所攷焉嗚呼痛哉孤子志道泣血謹記

浙東行省右丞李公武功記

惟我 皇帝既定浙東西地以其疆埸與廣人犬牙相入乃置浙東行省以轄五府一州之衆建牙於嚴于時右丞李公貫以 上之懿親總受藩宣之寄而兼命參知政事胡公德濟分治諸暨所以聯絡氣勢綏輯東土而折衝外侮者也乃乙巳之

春二月己丑虜挾我叛人謝再興分兩道入寇其舟師自釣臺
烏石窺我建德公遣兵禦之其馬步卒踰壽江而東圍諸曁
新城聲言二十萬壁壘旁午旌旗亘塞虜堅忍持重務以為必
拔之計搆飾雲梯創建倉庫預定州長貳官屬役分精卒數萬
屯城北十里以遏我援師胡公堅壁力守戒將士勿輕與戰有
來攻城者發矢石退之遂遣使乞師于公公即欲馳援初釣臺
之役猶不利亡一千夫長至是群情疑沮或獻謀於公曰嚴實
吾藩垣所寄虜若闚公往即起乘之奈何諸曁雖受圍得一銳
將帥師解焉可也公曰浙水東門戶在諸曁諸曁苟不守郡縣
必致繹騷故虜盛兵東向而使游兵游釣臺以綴我師我不往
脫有弗靖嚴其能獨利乎乃屬大帥二人為居守明日癸丑遂
行有自虜中來者又以衆寡不敵為辭公弗顧甲寅至浦江丁
巳抵烏傷之龍潭去虜營不二十里因據其險忽有白氣自東
北經天三軍見之勇氣自倍日且晡軍中驚言虜將襲我公亦
不為動夜四鼓城中知有援至潜縋士卒來約明旦將空壁逆
戰戊午蓐食已公分諸將為左右翼公自將其中軍既成列會
參軍胡君深復承公檄率所部將士亦自括而至軍氣益振公
乃申號令曰師之勝負在曲直不在寡多我　國何負於叛人
虜乃挾之日夜以生變癸卯之秋九月壬午直犯我東陽吾不
敢愛其生晝夜兼行殄之於烏傷爾三軍之所親覩皇天助順
不可誣也今虜又不改行盡驅其衆以擾我邊疆占書云軍中
見白氣者剋敵之像此殆天欲滅此虜也爾等尚效死斬刺以

報　國家之寵靈毋怯毋貪獲毋避險阻毋左右顧視有不如
約者即戮以徇語始畢虜兵整圓陣而至兵既接公乘四馬挺
身先入陷其中軍中軍虜之精銳所萃見公至競來迫之槍屢
及公膝公馬上運戟捷如雨風當其鋒者應手皆仆虜氣皆奪
左右翼及諸軍一齊奮擊聲振天地軍遂大亂時溪洞兵居後
列猶觀望欲集兩山之民呼曰虜敗矣虜敗矣遂皆棄甲而奔
我軍乘勝逐北斬首如刈麻前後蹦踐死者以萬餘計溪水為
之不流胡公亦率精甲出圍城中從公合擊之殺獲甚衆其全
師僅以身免燔其營寨若干俘其將帥六百軍士三千馬八百
輜重鎧仗積如丘山三月乙未凱歌而旋所至父老爭進牛酒
為公壽公勞而却之辛酉還嚴既飲至即命莫府上其功簿于
朝　上嘉公敵愾之功錫以節衣名馬其餘將士第功行賞有
差濂聞之軍讖之論良將有曰以身先人故其在爲天下雄說
者引薛仁貴爲將持戟腰刀奮叫入敵衆輒爲之奔潰此所以
爲天下之雄也濂以公之事觀之殆似有過焉者蓋仁貴挺身
陷陣其驍悍若與公同然必兩軍相當方可制勝未聞其以寡
却衆如公之爲也今虜兵大集塞野蔽川人孰不爲公危公以
不滿萬之衆談笑而殲之斯不亦昔人之所尤難哉由公精忠
貫於內勁氣汪於外但知有　國而不知有其身瞋目張膽視
虜若無故其功業焜耀至於如此也公之賢爲不可及矣濂昔
待罪右史嘗書公之勞烈藏之金匱今又因邦人士之請爲文
若詩以昭公之光庥使世之讀者上毋忘於帝德下無負於公

之功云公名文忠字世英敬賢下士如弗及于居恂恂禮遜及
臨大敵雖賁育之勇不是過君子服焉系之以詩曰
於赫　皇王大明東升燦彼羣陰六合載清建藩分鎮以寘
以寧倬彼李公實莅東浙虎符煌煌侑以龍節道宣　皇靈
德柔威制吳虜逞虐吞我叛臣屢吞兵釁來毒烝民亦既撫之
化爲埃塵龍集鶉首在如之月怙惡弗悛竟夫之寀合圍並進
不通一髮公聞之怒氣衝斗閶咄哉狂虜天紀之干鼠其若穀
鬪此勁翰廼飭將佐堅厥甲胄鍛厥琱戈礪厥金鏃我欲即發
爾閫或沒禡纛于門載之以行叩卒赫言旌幟翩翩蛟螭騰
淵熊羆出山貞憑龍潭伺敵而戕有氣經天其白如練上徹閶開
先何兵不勇左右列屯兩翼飛騫公將虎旅宅其中堅氣道所
聯勢如率然後戒多士肅衆我家大刀長揮以獲上焉要使青
原盡變爲赭荷驅而至公躍而前咄哉奮光星流飆旋閃閃莫
定觸之必顛虜實猜疑斯何爲者莫匪神兵自天而下震驚相
駭兮不能視三軍縱擊其亂如雲混混沌沌紛紛紜紜或斷其
脊或斬其頭兼彼有首猶爾偵視山城齊呼倒戈而避我師疾
逐其勢尤熾如雷斯掀如風斯奔如火斯熾融乾燭坤一鼓而
殲覆焉雖存聲猶驚鶴揆若雲翳孤隼搏擊無有不斃將唯在
勍豈多爲貴人亦有言天監匪私我直彼曲孰不周知以順討
逆云胡不夷昔兵始交毒霧纍絡今敵既平上下清廓神道助
順理甚昭灼奏凱而旋既歌且謠歡聲委蛇閶以短簫祥麟獻
娛嘉卉動搖考是雖迎列拜馬首非公之臨幾陷虎口敢以牛

湮以爲公壽三軍戾止蹶嚮有容公拜稽首颺千章封非臣之
力諸將之功　皇情怳豫徵公入覲珠衣龍馬錫之不吝第
賞其餘匪琛伊賚自古在昔六龍御天必有良弼參佐化樞遂
開丕基萬世其延惟　皇神聖格御區宇百僚師師邁有文
武親賢如公綏我東土綏我東土我民用熙無斁不靡無孫不
懍成此武功實耀簡書簡書所紀以勸在位贊咏鋪張遵古之
義史臣作歌蹈揚奮厲

故懷遠將軍高昌衛同知指揮使司事和賞公墳記

公諱和賞畏兀氏世居高昌曾祖紐憐事元世祖有功封高昌
王祖帖木兒不花中書左丞相父不荅失里中書平章政事皆
襲王爵母也先忽都封王夫人公性警敏能知時達變幼亦紹
王封鎮永昌洪武三年大兵下蘭州公齎印綬自永昌率府屬
詣轅門內附　詔授懷遠將軍高昌衛同知指揮使司事世
襲其職公乃闢設官署招集降卒數百人會宋國公馮公勝奉
勑征甘肅命公移鎮西涼督輸饋餉無乏　朝廷嘉之不幸
以七年九月二十八日卒于南京之寓舍年二十有八以十月
八日葬江寧縣聚寶門外五里呂氏花園　上遣使者祭奠
恩禮優渥人皆以爲榮公妻曰都堅子一人太平女二人在室
惟公生于王家暨入　國朝榮膺顯爵方以事功自見而賦年
不永惜哉因爲疏其世系及卒葬大槩納於墓以志其哀

恒山精舍記

恒山精舍者盱江王君伯昭藏脩之所也精舍建於盱江恒山

則在中山之陽曲地之相去若是其甚遠也而名之以恒山者何示不忘其先也蓋伯昭之先家于陽曲其八世祖尚書左丞公由進士起家歷臺省政和中蔡京方居宰府有徐禋者會廣鼓鑄之説以媚京公劾止之既而京引方士以惑上公復上疏言并奏京欺君僭上蠧國害民數事直詞正氣震動一時公謫安中字復道世所稱初寮先生者也公之子辟章山守泉州亦以政事聞泉州之子拜往來盱江樂其水土之衍沃遂徙家焉至伯昭已更六世矣伯昭締室麻姑山之下東西之廣鄺兌三進欞簷翬窗戶靚明伯昭飲水讀書其中以樂先王之道閒嘗出戶而望見夫林巒之蒼潤烟霞之卷舒晴谷雨態之變移輒北向汯然流涕曰嗚呼是山信美矣吾其敢忘於恒山乎恒山先世之所宅也其杖屨所經歷阿川曲遺響故在也吾其可忘於恒山乎恒山不可忘則夫寵綏於先德者或者庶幾其有合乎於是名其精舍曰恒山所以志也濂竊聞之昔者晉陽穆公自江左遷于疏屬之南汾水之曲惕然有感於中其家廟座必東南向曰未忘先子之國也穆公者王虬也著政大論八首以言帝王之道曾孫通因按之以續經其人亦賢矣今伯昭與虬皆王氏而汾水陽曲又皆冀州之境安知其初不出於一族乎穆公之所感伯昭之所志其道固宜相同也其所異者穆公則自南而北遷伯昭之先則自北而南不爾雖然此不必較也古之人不忘其先者不齊其迹而追其德使伯昭能振先德而弗使之墜則雖遷盱江而無殊於恒山苟含此而不圖則雖

世處乎恒山日消乎陽曲亦奚翅久居于避荒而忘其祖也乎伯昭學贍而文雄武藝鄉閭嘗占前列及其再貢又冠多士之光岸然起于東南如長虹貫天無遠弗覩大江之西未能或之先也而其爲人俊偉磊落又有燕趙奇男子之風異時立朝勁氣直辭必將無愧前人伯昭雖不緫緫於恒山濂亦知其能不家學矣然而記有之樂樂其所自生禮不忘其本伯昭蓋深達夫禮樂之原者其能不致謹於斯乎伯昭能致謹於斯是則所以爲伯昭者也

華川書舍記

華川書舍者爲傷王君子充學文之所也爲傷有大澤曰華川唐武德間嘗置華川縣不久而縣廢今之所謂䌽湖者即其地也子克之居直湖之陰猶繫之以華川者志于古也子克之志乎古豈止此而已哉上自群聖人之文下逮諸子百家之文咸萃舍中日寘搜而精玩之大肆其力於文愈出而愈無窮以濂同受經於侍講黃先生之門也請爲記書于金華濂雖稍長於子克視子克之辭鋒橫厲百未能及一縱強顏欲記之將何以云耶雖然子克弱冠時濂見其文輒曰子克他日當以文知名今始十年而子克名動薦紳間識者遂以濂爲知言濂雖不文寧不爲子克一言乎嗚呼文豈易言哉日月照耀風霆流行雲霞卷舒變化不常者天之文也山嶽列峙江河流布草木發越神妙莫測者地之文也群聖人與天地參以天地之文發爲人文施之封爻而陰陽之理顯形之典謨而政事之道行咏之雅頌

而性情之用著筆之春秋而賞罰之義彰序之以禮和之以樂
而扶導防範之法具雖其爲教有不同凡所以正民極經國制
樹彝倫建大義財成天地之化者何莫非一文之所爲也自先
王之道衰諸子之文人人自殊管夷吾氏則以霸畧爲文鄧析
氏則以兩可辨説爲文列禦寇氏則以黄老清淨無爲爲文墨
翟氏則以貴儉兼愛尚賢明鬼非命尚同爲文公孫龍氏欲屈
衆説則又以堅白名實爲文莊周氏則又以通天地之統序萬
物之性達死生之變爲文慎到氏則又以刑名之學爲文申不
害氏韓非氏宗之又流爲深刻之文鬼谷氏則又以捭闔爲文
蘇秦氏張儀氏學之又肆爲縱横之文孫武氏吳起氏則又以
軍制兵勢圖國料敵爲文獨荀况氏粗知先王之學有若非諸
子之可及惜乎學未聞道又不足深知群聖人之文凡若是者
殆不能悉數也文日以多道日以裂世變日以下其故何哉蓋
各以私説臆見譁世惑衆而不知會通之歸所以不能參天地
而爲文自是以來若漢之賈誼董仲舒司馬遷楊雄劉向班固
隋之王通唐之韓愈柳宗元宋之歐陽脩曾鞏蘇軾之流雖以
不世出之才善馳騁於諸子之間然亦恨其不能皆純粹之群
聖人之文不無所愧也上下一千餘年惟孟子能闢邪説正人
心而文始明孟子之後又惟舂陵之周子河南之程子新安之
朱子完經翼傳而文益明爾嗚呼文豈易言哉自有生民以來
涉世非不遠也歷年非不久也能言之士非不夥且衆也以今
觀之照耀如日月流行如風霆卷舒如雲霞唯群聖人之文則

然列峙如山嶽流布如江河發越如草木亦惟群聖人之文則然而諸子百家之文固無與焉故濂謂立言不能正民極經國制樹彝倫建大義者皆不足謂之文也七無志於古則已有志於古舍群聖人之文何以法焉斯言也侍講先生嘗言之子充亦嘗聞之濂復取以為子充告者誠以子充將以文知名於世不可不以群聖人之文為勉也濂家芙蓉山之陽距子充之居不二舍而近他日謁子充於湖之陰仰觀筵祭天地之文退坐書舍中又參之以群聖人之文則濂與子充各當有所進也子充以濂言為然乎雖然濂言奢矣子充幸為我刪之

月堀記

余退直詞林戴華陽之巾被鹿皮之裘焚香默坐存神規中太和黃蒸百體欣順龍降虎升水溫火寒周流密綿莫究端倪冲陽子自空明洞天翩翩而來碧瞳方顧氣貌充甚謁入揚袂言曰月堀之義子知之乎揚雄云西歷月堀指月所生之地也吾意則不然太陰之精朔後魄生至望而盈盈極而衰隨日漸虧晦而復蘇上下二弦虧盈得平氣和弗偏吾煉九還七返靈丹抽添進退之候侔於月而取則焉因名其室以月堀所以志之予曰陽陰不可偏勝也獨陽不生獨陰不成乾坤攝精六子乃凝水坎火離中藏偶奇用奇變偶乾道始茂重陰盡消純陽則聚久而行之與道逍遙是謂三一之真也復命之區也若取則乎月無乃專溺於陰乎冲陽子曰二氣之精互為其根房日之兎畢月之烏取象表徵指意甚微陽既含陰陰亦含陽苟舉其

偏道則全張子何見之拘邪子曰言則美矣其理尚有所遺也人身之中有玄牝焉繫乎天根呼吸所關絲絡聯緜枝葉扶疎靜以養之一氣孔神超於象先不見其朕玉色連娟天光內朗蓋以無為而得無為而成執火能為其候執鼎能為其鑪執藥能為其材我皆不得而知也假形托物著于丹書顛倒錯亂自漢以來已如斯矣吾將與子握手空明洞天之上當素月流輝銀鋪水翻瑤露初滴寂然無聲乘羽仙人必騎黃鶴而一下之與子稍一叩焉則子之說為當矣冲陽子喟然而嘆曰道有精粗象分內外非粗不足以別精非外不足以形內初機之徒未忘乎物苟不以此示之必大笑而去何可與上士玄功之成者並論哉子之說固當而吾之所取以發又豈可少哉於是相視一笑冲陽子揖而退予送至庭外冲陽子復請曰一陰之生其卦為姤是月堀也一陽之生其卦為復是天根也邵子嘗往來其間而所謂三十六宮都是春者其與吾月堀之義頗有合乎予曰此大易精微所繫雖更僕不能盡也予惡能知之予惡能知之君嘗問諸庖犧冲陽子曰唯冲陽子張姓輔其名以廷翼為字台之黃岩人蓋有道之士也洪武四年正月某日玄真遯叟金華宋濂記

松風閣記

夫風者天地之噫氣然則生生者誰哉生之者靜之體而應之者動之用也當其萬竅怒號則者唱于而隨者唱喁咸物之自取也庭宇之松蒼髯翠蓋傑於崇岡露夕月之中過颸颷之冷冷

然如鸞鳳之鳴如琴瑟之音昔者陶隱居恒樂之後世幽人狷士又從而效之或取以名其堂焉方外恬師靜庵來徵所謂松風閣記予請標其變者而言之可乎始風之未生也歛神功於寂默之中昏昏冥冥萬象雖具了不見其跡天機一動隨品物以流形大海遇之重波疊浪一瀉萬里千山逢之鱗甲掀動坐鏞間作經濤蒼翁之林則郁烈酣淵清滲芬之藥入入鮑魚之肆則腥穢道鼻觸之而嶽幄如此者不可以一二數苟獨指松而為言非所以極風之變者也然其變者是皆有繫於風之動哉先覺有云風性本靜以緣起故動儻其性本動則寧有靜時是則物各有以自取也且以吾心言之大用繁興之時怒氣熾然如雷奔火烈喜色熙然如霧卿霞舒與哀則千人實涕鼓勇則萬夫

莫蔽皆此一心之變也然心果有變乎心無變其所變者緣爾故當本體澄湛之際無物不有而無一物之留以近取譬所謂生之者靜之體而應之者動之用豈非然歟予家湔陽大山中青松羅植舍之北南明月之夜白露初零默然出坐庭際松聲到耳乍大乍小或疾或徐中心煩樂之方知隱居酷愛之者良有以也自松聲而推之世間之聲萬變不齊雖不可勝窮其道亦不外是矣嘗一滴之鹹而知滄海之性窺寸隙之光而見日輪之體又何以紛紜為哉恬師學佛之流故予極其變而告之須知變之中而有不變者存不變者何前所謂心者是也心無體段無方所無古今無起滅三世諸佛不見其有餘河沙凡夫不見其不足恬師能索之於此焉則松風朝夕所演無非大乘

微妙之法隱居惡足以語此哉閣在越之耶溪上李衞若公之所建者因得徑山範公所書松風二大字遂揭以爲名予謂徑山古之名德其字不可褻玩宜別求善書者易之既告之故復爲記其事如右其詳則見天竺法師道公所爲文其妙無以加矣予何言哉

生生堂記

生生堂者東陽陳澤民之所居也縣南八十里有鄉名瑞山陳氏世家其中至諱宗學字彥縣者有德於鄉又能與六務觀之子游而其諸孫黼東萊呂成公弟子擢淳熙辛丑進士第累官駕部郎中林正惠公實以女妻之澤民蓋其十世從孫也澤民思繼承家學出從名師巨儒游精於科目之業有司貢上禮部試經義入合格署通判丁淳州既州上以堂記屬予予頗聞縣之仁壽鄉在東北四十里而近有禁繼家亦與澤民同姓而譜諜不通非其族也嘗相宅一區方建前楹有鳩鳴其上古之者云此宅當屬之張氏後六十年復歸于陳未幾西鄰張氏果來居之張既不振人士皆謂復還于始構之家不知乃澤民竟以重貲獲之也僂指計之誠甲子一周矣噫亦異哉澤民遂筮日自瑞山而遷當春氣煦明卉木含榮有嚶其鳴澤民刲羊剌豕具尊俎合賓姻而燕樂之酒微酣坐客齊案爲節而歌之曰有翬者堂高明之居蔚蔚紆紆曲橑而交疏惟德之符宜敷懸惠不爽乎錙銖繼有屢之者曰新居其遷弗祿其延族姓其聯洊遊而孝孫於是州邑之間咸稱事有前定澤民之遷吾有不偶然者

澤民因取書有生生自庸之義用以名其堂嗚呼生生之義雖見於書而莫備於易易云生生之謂易夫陰之生陽陽之生陰生生相續變易而不窮澤民之居於此他日子孫衆多甚欲有類於易之言有類於易之言則生生不息矣雖然非積善之家未足以致之然所謂善者何盡孝以事親竭忠以事君德義以褆身信愛以睦鄰仁惠以及民五者備矣方不愧名堂之義爵祿之來富未艾也鶴部翁孫豈得專美於前哉古者之云蓋出於機祥小數而非君子之大道此勿論焉可也予老矣文辭卑陋不足應人之求人翻疑爲矯集其門者日益續紛也卷軸之積動如束筍近亦力排而深絕之矣以澤民鄉人也義不得辭聊相與一言之

怡養堂記

禮之不行常自近而易能者始惟其近也故人忽之惟其易能也故人不加之意焉事親人人之所能也其事朝夕之所習也聖人恐人忽而不加之意[illegible]起居食息寒暑疾病之微問告拜跪定省應對之節皆著之禮經可謂詳且備矣然而能盡之者雖君子猶難之蓋事親之禮誠難行哉難乎其當也甘毳之養人所能致也而敬難敬人所能也而愛難敬欲其如事大賓則何難之有而非敬親之道也愛欲其如愛妻子則何難之有而非愛親之道也故敬而不愛非所以事親也愛而不敬非所以事親也愛而肅恭之視存焉敬而愉悅之意備焉斯可以爲善養矣㴲江劉君[illegible]以及親得俱存思盡事親之道名其堂曰

怡菴而請余記夫記以紀事功著其可見者堂之作吾不得而
知其可見者人皆能言之非事之所急也然則舍事親之道何
以為後初言乎後初好學惟行不待余言以余事親先於後初
則知事親之難莫余若也故推其道以告之俾書之壁使後人
有所興起焉

復古堂記

監察御史虞泰魯瞻嘗奉諸父玄佐之命請記其所名復古堂
者予以不文固辭而魯瞻請之益勤乃叩之曰子之所謂復古
者以為上古乎上古之時巢居而穴處汙樽而杯飲茹毛而飲
血于今有宮室器用之美稻粱羊牛之饒決不能復之以為中
古乎中古之制冠以裳衣以定其分[illegible]爵以稱其用問其
屋漏以嚴其居筵榻格几以殊其度雖曰異於上古有可法者
予今從於久安必隨世而變遷想亦未易以復之也然則子之
復古者將何居魯瞻咲曰非是之謂也虞氏之居餘姚自漢日
南太守以來代有顯人至唐永興文懿公為尤著文懿公實泰
之遠祖流裔至今二十七世矣嶼山之南有虞家城周圍一百
五十丈相傳以為故宅之基尚歸然獨存諸父每相與登眺白
烟涼草觸目悽然輒彈指嘆曰虞氏之先嘗尤著矣柰何無莛
繼徵猷者乎復古之名蓋以此也予曰繼志述事孝子慈孫所
當為況思追紹於七百餘年之前此其見之確行之厲是足尚
已第不知復於古者果止於斯否乎魯瞻曰何謂也予曰文懿
公之為人外謹懦而中抗烈固以文學政事圖形凌烟而為唐

代名臣較之同時孔司業之經術杜萊公之政業議者有未足焉孔之與杜然矣較於漢之留侯及董江都其運籌之良宅心之純或猶未能無遺憾焉以此例之古今人物其優劣不倫雖更僕未能盡也欲師古者宜取則於上上賢者在古亦衆矣何獨私於一家哉曾瞻曰先生之言修矣留侯之與江都信足法歟余曰不然也古之人以道德為師者有孔子焉有孟氏焉以政業居輔弼者有伊尹焉有周公焉人而不為孔孟伊周其學皆苟焉而已矣將復古必如斯而後可曾瞻曰敢問復之之功奚先余曰載籍之存者莫古於易伏羲之卦文王之彖周公之爻孔子之繫於是乎悉備姑摘一二陳之風自火出家人君子以言有物而行有恒此身正而家齊之象也洊雷震君子以恐懼脩省此自治之象也山附於地剝上以厚下安宅此安養人民之象也雷電皆至豐君子以折獄致刑此聽訟之象也自此而推一卦一爻皆開物成務之道也曾瞻父子夙夜究心於斯此則所謂真復古者過則聖不及則賢進則兼善於人窮則獨善諸已復古之功不亦大哉若曰沾沾焉取則於一家不幾於自隘矣乎請以是記諸屋壁曾瞻毋以余言為誇而棄之玄佐名某以經學教授于鄉言行有師法曾瞻學有端緒自給事中遷今官正氣益凜然云

敦睦堂記

台黃巖之西三十里有澧水澧水之上大姓張氏居焉故有堂曰樂善至蒲遂者爲其子光祖與璣爲歲時合族之所諸孫若

李等五人謹守之而不敢廢元至正壬辰堂燬于盜嘗欲作之
而未能遂二十六年爲國朝洪武丁巳若李之子聰與群從兄
弟謀以爲自斯堂之廢久而不復則親疏而友悌乖將始諸
此可不亟圖乃各出錢粟材木金石之費合作同謀弗怠弗息
如營其私越明年堂成既行會族之禮復更其名曰敦睦其在
京師者太學生昇遂來徵余記予惟古者先王盛時制民之具既備
又爲井田以聯其心爲鄉遂州閭以同其俗爲學校以化其暴
戾而樂其善良又有月書歲考之法以糾其不率教者而取人
之際又必察其孝弟姻睦之行焉故當是時凡比屋鄰井之人
喜相慶戚相弔疾病患難相賙卹如至親然脫有災禍非常之
事狼虎不軌之人皆無所自而發發則親戚鄰保隨而撲滅之
故其時天下無亂民以百姓皆相親睦故也此道法廢人自爲
家鄉自爲俗甚者兄弟父子不通假貸憂喜不相問遊樂不同
情事觸於中則勃然操戈而相逐父不能以禁其子弟不能以
諍其兄往昔之亂多起於此非民性異於古也制民之具不若
耳制民之事非無位者所得爲有志之士能睦其族化其鄉而
不陷於非義豈非善學古者乎若張氏之爲蓋近之矣賢人君
子豈必皆假乎位而後行道居乎家而使同姓之親少長知禮
讓而不爭壯者知勉於學而篤於行頑嚚化爲純慤愚昧者不
失其性是亦道之推也豈細事哉張氏之孫多賢能其鄉咸稱
之它日東海之邑聞有民淳俗厚如鄉黨者必張氏之化也歟
試記其堂以俟焉

棣華堂記

盱江黃氏有昆弟之賢者三人曰松軒曰竹所曰梅庭松軒嘗學舉子文而於法律家尤深訓三子皆為儒遂以子貴追贈泰和州判官竹所好談辨出入經傳霏霏若吐玉屑人爭樂聽之梅庭獨淬礪力戰集有力少年陰授之擊刺坐作進退之法且曰不久兵將起吾以衛吾宗也松軒既沒四方果大亂江右受禍尤慘死喪相枕籍孰不畏之梅庭同竹所聚兵為屏蔽卒徒無虞及今四海平定而二君子且皤然老矣龐眉皓髮相映於殘山剩水之間自相謂曰同氣而生者三人伯兄墓木已拱所存者唯吾與兄耳春花秋月可不隨時而作樂乎於是日具籩豆飲酒以為歡人見其雍雍然和怡怡然此似不可以幾及取詩中常棣之語名其堂曰棣華松軒之子子登請予記之夫常棣之詩召公所作以親夫人之兄弟者也故首章有云常棣之華鄂不韡韡凡今之人莫如兄弟箋者謂鄂足傳華之光明則韡韡然盛興者喻弟以敬事兄兄以榮覆弟恩義之顯亦韡韡然二君子生於簪紳之家漸濡詩書之澤兄弟之間下承上覆彰明光顯固無失於詩人之旨然而兵戈之際各挈其妻孥西東竄奔視兄弟如棄涕唾而二君子乃如形影相戀不使跬步之暌違則二章所謂死喪之威兄弟孔懷者得不為有合乎及至喪亂既平之後從容燕飲以洽其和孺之情朝斯夕斯唯恐不足則六章所謂儐爾籩豆飲酒之飫者又不為尤有合乎常棣之詩何其多與二君子類也蓋兄弟之情本乎秉彝無古無

今同一至理雖去之二千餘載固當無甚相遠也名其室以棣
華誰曰不宜抑予聞世之人有以桂名軒者矣有以椿名室者
矣徒欲歆豔乎科目之榮企望乎耆頤之年耳其於飭勵之益
則茂乎未之有聞也二君子名堂之義誠可為不令兄弟之勸
厚人倫美教化移風俗之道將於是乎在子邕位躋法從為時
名臣而其伯仲又多能文辭子邕率相率發為聲詩勒成簡編
如唐之李又華蕚集故事二君子升堂獻酬之際時出一二章
歌以侑觴人之聞其詩者寧不油然而興起矣乎不知子邕又
以為何如也

貞白堂記

臨川許君仲孚闢貞白堂一所與綠琴亭相映接蓋為讀書地
也間來徵予記余聞仲孚清脩而嗜學堂之前植梅花數樹當霜
雪嚴冱之際衆芳搖落而是花獨翹然散而為春妍未王其葩
一塵不緇仲孚嘆曰其所謂貞白者非子也耶乃約二三勝友
日吟哦其下超然神遊如升天際恍不知貞白之在已耶抑果
梅之有貞白耶客有歌之者曰滑氣冉冉兮將汙人矚獨處兮
誰與鄰姑射仙人兮王為神驂青鸞兮服素裾望之不見兮隔
河津青鳥不來兮會無因仲孚從而賡之曰天風倏倏兮生翠
寒白月流光照松壇美人來兮佩珊珊殷勤遺我青琅玕我將
擕之奉晨餐歌已二人相視而笑予家芙蓉山之陽懸崖萬丈
蒼官青士日駢立乎其間方滴露研硃入朝真洞點易聞仲孚
之事不覺矍然而嘆曰我等其有激而然耶雖然物我之立皆

底於相形而泯於相忘非貞則無有偏也非汙則無有白也予嘗觀心徼如明鏡中懸萬象自見求其貞白且不可得况假物之云哉况乎天地中萬彙芸芸自形自色杳不知其故雖造物者隨氣運行色色形形亦若不知其故是果孰爲之樞紐乎問諸兩間兩間不言叩之百物百物不言質諸神扃則曰是在我矣斯貞白之義已仲孚曰子玄言也不知者謂涉於虛無恍惚殆非也請記諸壁何如於是乎書

永思堂記

永之爲言長也所謂永思者長思而不忘也長思而不忘者爲誰福清林榮得仁也得仁十歲喪父洎長以縣諸生貢上大學選入禁庭爲承勑郎謹愼而齊飭聲出薦紳間會濂朝京師乃來請曰榮也念父不見或食焉或羹焉或寢且息焉恒懸懸有思思之不得則升高遠望草木之敷腴山川之鬱紆萬物欣欣有自得意輒泫然流涕曰光景日新吾父獨何之乎將乘海鶴遠遊三山乎抑精神流衍於氣化中冥茫而莫之覩乎何爲使我心憂而弗釋也如此者久之因以永思題諸堂楣以志無窮之悲先生願爲記之濂曰不然也子之父固亡子幸有母夫人存承候顏色問衣燠寒而進退之弗離其側以悅之依依嫪戀如羊之跪乳烏之反哺其樂宜無涯視五鼎萬鍾若不能過之子何乃自苦且慘然以悲父固當思也思或鬱陶成疾獨不計貽母之憂乎得仁曰堪輿之間當其青年父母俱存者何限雖閭閻小夫亦知割鮮具醪醴稱曰具慶榮始二十又七獨與

毋忝如之何勿思吾父生我之劬勞欲報之德所謂昊天罔極者也一乘馭則思爲其執鞭一就寢則思爲其扇枕一有疾則思爲其嘗藥今皆不可得已觸目之間無非可感如之何勿思瀌曰不然也人心甚不知足得隴且望蜀瀌也父母皆歿久矣其分當未思乎雖曰偏侍不獨食於瀌乎爲子謀者當思盡孝以養毋致思貴尚以顯父使人稱之曰某氏之子斯爲未思也已得仁曰非此之謂也甚孝養毋榮豈不知之奚俟先生之言若曰致思於富貴富累於千金貴爲三事大夫縱可以慰毋心而吾父不知享焉終有不愜吾情者事不得其全故也如之何勿思瀌曰子之言美矣善矣而又有一說願爲子陳之夫爲孝子者不當爲無益之思而思不死其親可也其謂不死者何子於事君之際則必自思曰此當盡厥忠不可溺於邪佞恐辱吾父也能思是子之父雖死其不死矣乎涖官之時則必自思曰此當廉且勤不可習於貪怠恐辱吾父也能思是子之父雖死其不死矣乎鞫獄之頃則必自思曰此當欽且恤不可務於苛刻恐辱吾父也能思是子之父雖死其不死矣乎交友之中則必自思曰此當主於信不可待以浮僞恐辱吾父也能思是子之父雖死其不死矣乎出言之間則必自思曰此當合於正不可流於誕遁恐辱吾父也能思是子之父雖死其不死矣乎觸類而長之如此可思者甚衆雖更僕不能盡也子能力行之方可盡未思之道也於子何如榮復泫然流涕曰斯言也榮未之前聞也敢不夙夜祇奉瀌既退喜得仁之能孝也因次第問答

之語記諸堂壁

貞則堂記

貞則堂者傳君溍養母夫人之所也夫人姓樓氏故爲烏傷望族年十五歸同里處士壽朋生二子長曰權次即溍又十有八年而寡夫人斷髮誓不食他姓家日罩凍餒冒攻當風雪淒迷青鐙夜織雞再號猶軋軋鳴機杼聲人弗能堪夫人裕如也繼若干年始克葬處士君華川之南塋已先廬未備者補之持宿券責金者庚之專心一力訓二子有成權得推擇爲吏溍從黃文獻公游以文辭稱夫人素髮垂領日坐堂上含飴抱孫而享壽養之樂時年蓋六十餘矣人皆曰女婦青年能守貞者非艱守於阽危中者爲艱當夫人獨居室無儋石之儲皦皦自信如荆南之金已百煉而弗變非其賢過人能如是乎吾邦生齒之繁動至數十萬求如夫人者千或不能二三宜其休聞流溢無窮所可憾者無良有司上于 朝廷以表其宅里爾金華宋濂獨不謂然何者婺爲呂成公講道之邦禮義備明風俗淳美非惟家孝弟而人書詩至於女子婦人亦皆無思犯禮而長行露之侵第處道之常同老于室無以見其所執之操今謂如夫人者十不能二三是何待父母之國如此其輕也向使處士君不蚤逝孰知夫人之行能卓卓如是乎利器之施遇錯節而顯勁栢之剛因凝霜而知名蓋生於世之變也詎夫人之心豈徼覬守貞之名哉以守貞名夫人已爲不幸況又欲徼旌寵之榮乎旌寵朝廷之事也濂也不敏與溍居同郡學同師嘗升斯堂而

舜夫人泣指謂濂曰吾子幸爲我文之濂不敢讓使濂之文傳夫人大節其亦烜著於世矣乎

貞節堂記

天地之間有大經決不可廢者猶如闔廬以爲居稻粱以爲食絺布以爲服一日無之則人事盡失難以爲治此其故何哉苟無闔廬則風雨震淩矣苟無稻粱則道殣相望矣苟無絺布則手足皸瘃矣三者猶難闕一而況於大經乎大經者何三綱之謂也是故臣有貳心者爲不忠子悖其父者爲不孝婦事二夫者爲失節彝倫攸斁職此之由其所係於人道之重者何如哉泉南莊氏歸其夫爲海鹽陳思恭思恭海賈也育子寶生四月去入海五年而不返或以爲死誘莊改適莊心如鐵不爲動已而思恭歸相見之頃悲喜交集未久之思恭復去航海卒溺焉向日誘者諱曰今真死矣柰何猶指寶生曰夫雖死而子存猶不死也吾敢死其夫而去之乎誘者又曰子賢也猶云可也脫有不肖餘生將托之東流乎莊曰此天也吾無所逃也順受之而不失也此其一念之正可以貫金石可以通神明可以繼古今嗚呼孰謂天道無知天道儻無知而寶生何其能賢耶此人定勝天之義著矣嗚呼使以莊此心推之子必善事其親而稱孝矣臣必能報其上而稱忠矣四海其有不治乎柰何世降俗漓號爲士大夫須眉如戟議論凌雲霄一則曰我丈夫也二則曰我男子也或遇君父有難作狐鼠竄去往往而是似婦人女子之不若抑又何說哉嗚呼栢舟之詩不作久矣余於婦莊寧

不嘗聞空谷跫音乎然而君子之立志寧暴露而無庇也寧凍餓而殞其生也天地之大經不可失也予故於莊之事亟稱道而弗置者為其有合於此也竇生介吾友黃鞏先生請記所謂貞節堂者竇生其誠賢矣哉因書此授之思恭死時莊年三十七今踰五十矣初思恭嘗娶妻生一子貧寓外家莊遣錢使營生產且償思恭之宿逋此固人之所難以非大節所繫不詳書之

經畬堂記

聖人之言曰經其言雖不皆出於聖賢而為聖人所取者亦曰經經者天下之常道也大之統天地之理通陰陽之故辨性命之原序君臣上下內外之等微之鬼神之情狀氣運之始終類之政教之先後民物之盛衰飲食衣服器用之節冠昏朝享奉先送死之儀外之鳥獸草木夷狄之名無不具載而其指歸皆不違戾於道而可行於後世是以謂之經易書春秋用其全詩與禮擇其純而去其偽未有不合乎道而可行於世者也故易書詩春秋禮皆曰經五經之外論語為聖人之言孟子以大賢明聖人之道謂之經亦宜其它諸子所著正不勝譎醇不逭疵烏足以為經哉自漢以降聖賢不作異說滋橫凡外夷小道以及星曆地理占卜醫藥種樹養馬詭誕淺近之言皆借以經名千餘年間時益歲加書之以經名者布乎四海之內學者眩於其名趨而陷溺者甚衆而五經孔孟之道晦矣然非彼之過也學五經孔孟者不能明其道見諸事功故也夫五經孔孟之

言唐虞三代治天下之成效存焉其君堯舜禹湯文武其臣皐夔益契伊傅周公其具道德仁義禮樂封建井田小用之則小治大施之則大治豈止浮辭而已乎世儒不之察顧切切然剽掠摹傚其辭為文章以取名譽於世雖韓退之之賢猶勉其子亦有經訓菑畬之說其意以為經訓足為文章之本而已不亦陋於學經矣乎學經而止為文章之美亦何用於經乎以文章視諸經宜乎陷溺於彼者之衆也吾所謂學經者上可以為聖次可以為賢以臨大政則斷以處富貴則固以行貧賤則樂以居患難則安躬足以為來世法達足以為生民準豈特學其文章而已乎錢唐錢鎔實甚敏好學其將取退之經畬之言名其齋會余過其郡造旅邸徵文甚力余美其志恐其泥於退之之言也推其道以告之使求夫大者焉

盧龍清隱記

盧龍山在京城西北二十五里周遍一二里高三十六丈山嶺綿延逶接石頭乃江上之關塞比於此地盧龍山因名和陽尊師駱月溪隱居其中自號曰盧龍清隱請予友王儀曹本道徵予文以記之本道述月溪之言曰古人有云心不淈濁謂之清迹不章顯謂之隱予學老子之法者也朝暮黃粱一盂百衲一盤旣適而且安間披鶴氅衣手執黃庭經一卷翛然而獨坐九衢十二陌之塵莫我之干也寧非清邪名氏不落於聲利之場心迹不屬乎榮辱之境其入也烟霞與之同棲其出也漁樵與之爭席寧非隱邪然而老氏之道清淨而無為隱約以無名

不以清爲清不以名爲名是則無所不名可以治國可以觀兵可以脩身可以延齡其小靡不該其大無不并此其爲清隱益大矣吾嘗聞之於師而未之能行也姑就其近似者而究心焉雖然予視古今不翅一旦暮何爲復膠膠於斯人身至中其體含虛不縱不橫非東非西纖如黍珠鴻包玄區火龍因之而飛醱水虎以之而生腴痿幾騰神出命府吹籥玄都此殆忘清隱之名而食其實也邪其言若是先生以爲何如金華宋濂聞之嘆曰月溪蓋幾於知道者非歟其於知也將欲遁世其中也又知其道可以治世其末也又思長生而度世縱予有所言其何以加於三者之間哉於是借本道訪月溪於盧龍山中白月倘搖樹偃立無風乃搖手歌曰盧龍之山兮高嶺屼有儒一生兮來九還夜半月出兮露浸寥壇紫霞仙人兮駕采鸞七星爲衣兮芙蓉爲冠鉄笛一聲烟漫漫櫹靈芝兮下空山歌已二人者相視而笑遂次第其言而爲之記

金華張氏先祠記

金華縣東行四十五里有地曰岑唐山川相繆而風氣鬱盤著姓張氏世居其中初張氏有諱隆府君者字亨仲宋建炎初自睦而來爲潘氏之贅壻至今其村聚猶仍潘爲名府君既占名數于縣日以力本爲務未幾家寖穰生三丈夫子曰子政曰子中曰子成皆能紹前業而無爽德子中之子文華倜儻尚奇行鄉先達端明殿學士王公埜其器重之淳祐末公遷沿江制置使欲辟爲之屬辭弗赴自時厥後府君之三子遺胤日滋遂成

三大族亡慮十百餘人其出而仕者既以文墨論議著稱于時而退循于家者亦循循雅飭無愧於士君子之行蓋自府君至是亦十有一世矣府君之六世孫榮今爲一宗之長乃慨然歎曰吾儕承藉其先祉以克至於今日有閭廬以禦風雨有絲枲菅蒯以爲之蓋服而先祖爰靈之無其所不亦負乎於是與族弟琰力謀之而子姓之中若留鎮琮佀四人即指所居之廳事三楹間以爲之倡衆遂加以甓甃之功緣以垣墉列以爼櫝與夫祭饗盥酒之器莫不精且良中奉府君原其初遷也旁以三子侑食三族之所宗也而又並之以制屬君府君之流光及是始振示不敢忘也然而世遠屬疏祭不敢用四仲唯據朱徽公所定祀先祖之儀以立春生物之始陳器具饌而行三獻禮月旦十五日之序參族人散處乎東西庠不能以皆至唯正月朔旦無小無大咸拜於祠下復會拜別室以敍長幼焉其生子已命名者續書之於譜圖而後退若夫朝夕汛掃啓閉之職擇謹愿者爲之主守祭田若干畝則俾三族之嗣人輪掌其租入以供孝祀燕私之事此其大凡也始事於至正乙巳之冬而迄功於丙午之春榮帥宗人數千指皆沐浴盛冠衣入奉明薦牲酒粢清執事儀恪周旋進退濟濟蹌蹌觀者咸悅以爲一邑之所未覩厥事復遣其孫愈來徵濂文刻示後裔俾世世無有所易其田之鄉洛步敕則附見于石陰濂聞之先王制爲廟祭之禮上下隆殺皆有常典牲牢器皿皆有常數固非士庶人可得而行然其親親之仁出於物則民彝之懿者初不以賤與貴而有

異也今榮乃能於服殺宗遷之後以義起禮而遠祀府君非惟使子若孫不忘其所自出而管攝人心聚合宗族之意實在是乎在不亦孝子仁人之用心也哉嗚呼人非空桑而生孰不本之於祖者方其封殖自厚長慮卻顧無所不用其極問其所從來則曰吾不知也問其蒸嘗之禮則又曰我未之能行也所謂報本反始之道顧當是邪視榮之爲殆將媿死矣是不可以不書三族之嗣人尚思是續是承棟宇之必葺也毋使之震凌黍稷之必獲也毋使之穢荒牲牷之必腯也毋使之瘯蠡庶幾濂之文爲不徒作矣嗚呼其懋敬之哉其懋敬之哉

國清林氏重建先祠堂記

莆田縣東二十里有山曰穀城岡巒秀拔林樾蒼潤其下匯爲巨浸號國清湖在昔盛時一望杳渺無際而波濤吞吐於風日雲月之間眞勝絕之境也唐忠臣邵州刺史林蘊之裔大理評事元始自長城徙居湖上五傳爲睦庵府君格以積慶力本造家又再傳爲承奉郎國鈞其族寖大承奉府君於文軒文節公先朝爲諸父行迺建義齋於東井俾文軒爲之師倡明道德性命之旨遐邇生徒雲赴川臻惟恐或後東井之學遂聞于天下林氏子若孫亦世擢進士第克守詩禮之訓彌久而彌光其先祠舊在浣錦社蓋以睦庵爲之宗睦庵二子長曰諱錫府君名鼻頭房次曰諱旃府君名曰遠房次曰諱遷府君名曰白沙房至今垂十三世二百人之多者皆三房之後於是列爲神板者五高四尺博一尺有八寸下設趺座用粉塗而玄書之其板中

起於大理之祖考逮睦庵三子而止左右則追遠西則白沙東
則鼻頭凡三房之後其物故者輒升名其間當日南至群族相
率合祭其小宗有事於四世別各行之於家歲旦則展謁舉序
拜之禮若冠若婚官學出入悉於此而告焉諸遷府君九世孫
比部主事衡惠祠之規制庳狹不足以交神明乃與從子厚謀
共白於宗長伯濟而改圖之即大理故宅之基建屋三楹間數
以外門俾族之賢者司其啓閉經始於元至正戊戌冬十二月
壬寅訖功於　皇明洪武庚戌冬十一月巳酉群族皆出泉布
來助而曰魯恕曰寶曰天禧者為多相地計功終始其役則維
卿之力也初睦庵在宋時已置祭田自後累增至二千畝有奇
故烝嘗之禮視他族為特豐元季亂離始不能以自守衡懼族
散宗湮無所繫屬既汲汲先祠之建復徵濂文以昭示于後嗚
呼先王之時立宗法以統其屬定廟制以嚴其分制有降殺毫
髮之莫踰宗有大小條序之不紊所以維持人心匡持治道者
其事至詳且密也逮乎後世經殘教弛湯焉而非之謀曾未四
三傳已貌若秦越之相視當是時也有能以義起禮因祀事而
崇孝敬雖於古昔未能盡合寧不為君子之所取乎此濂於衡
之請不敢固辭而亟稱之也濂聞晉陽多名族冠衣濟濟讀書
之聲相聞貴名檢而賤浮侈以此見艾軒之教淡人之深而承
奉府君建學之功及今猶未泯泯孰謂賢者之澤不悠且長哉
詩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三房之嗣人尚思勗焉可也衡字士
衡通經而有文為名進士云

平陽林氏祠學記

禮之由生非天作而地設制之者人也太古無事之時固未有所謂禮禮之立起於人情之變如洪水之潰制禮者猶禹治水然左瀹而右疏排險而導之惟適水之性使各順其道而已不可以一法拘也水勢有古今之殊苟執禹之遺法而治千載以下之水則不合者多矣奚可乎哉傳曰三王不同禮言因時而變也古者墓無祠族人惟祭其禰禮也至漢嘗祠墓矣祭嘗及高祖矣不可謂之非禮也今平陽盍竹之林氏立祠於其始遷之祖之墓而祭之烏得謂之非禮乎時不同禮亦不同禮雖不同而其因人情而立教者未嘗不同也初林氏之居盍竹自名歲者始歲來塟于華蓋山子孫至今數百家散處鄉閭服識情弛者久矣其十二世孫元陽江縣尹淳懼其愈遠而不知所自出也欲立祠于墓而未果淳卒其子今刑部主事陞遂作祠奉歲之主朔望必謁歲時必祭皆率一族之人以從事祠後為齋曰思學以會其族人復立祠于左偏祀晦庵朱子之像以其元宋吏部侍郎拱辰知信州遷之知南劒州起黨及其父陽江君配即祠之前為學聘鄉人之賢者為師使族人子弟就學為凡其所為未必皆合於古而余獨有取者以其得禮之意也禮之目以千百數求其意不過禁邪止惡道人以善而已人情之變也無禮以治之雖日刑千人而不足教之以禮可以使之立化於俎豆間豈刑罰之威不若俎豆哉制之以其所畏不若因其所易知而教之之為速也夫以既遠久疎之族有貧富弱強之

殊苟提其耳授以法令使無相乖背必有不可止者今也立一祠于始迁祖之墓率族人以祭疎者可以復親遠者可以不散富強者必不敢以是私其身而貧弱者必有所仰濟矣其族寧有壞乎況於有學以爲之教有先賢之祠以爲之則其爲族人慮者可謂備矣林之嗣人祭于祠學于學而能脩其身睦其親者善爲人後者也苟不能過於他族之人豈不負陸之望哉陸字君高敏事有才能故其所爲能合於禮其徵記於余也遂推其意使歸而刻焉

先夫人木像記

先夫人既歿之九年予妻買專朝夕思之不少置間告予曰妾生二十二年而歸君妾之姑已四十有九歲妾毋方氏亦五十有四歲後君念妾之毋老而兄弟多故乃迎養于家當是時二老人蒼顔白髮共坐堂上妾與君沽酒買魚以奉其歡更闌燭盡猶連觴引滿而語笑聲不休君時嘗語妾曰吾雖貧而老親之歡如此吾退而安寢矣後十三年而妾之姑竟亡初姑未亡時妾子瓚始十三歲姑嘗撫瓚頂謂曰吾年耄矣或幸見汝之有子吾死亦瞑目也又三年君自金華迁浦陽妾與毋從之來今妾毋七十有五歲瓚亦娶婦生子而妾姑之墓木拱矣思欲如昔時共君奉觴上壽其又可得邪每念及此輒涕泗交頤然恨無以自慰也欲刻木爲像以事之凡遇疏食菜羹必祭使死者而有知亦當翻然而來享也雖然此豈妾之敢知哉不過盡其心焉爾矣予謂之曰昔之孝子有丁蘭者事毋至孝及毋亡

而思之不置乃刻木事之此蓋丈夫子之事予以一女婦能行
之亦可謂賢矣雖然不必爾也古者既塟而反虞公主用桑期
年而練祭練主用栗所謂主者主乎神者也設主之外無有刻
像事之者也予之思親豈不尤切於予哉禮若可為則予為之
也久矣專曰是故然矣世俗媚浮屠神者尚飾像奉之而况妾
之姑乎妾不若是其心終皇皇焉若孝有以如妾之意也予不
能拒於是命工人刻像以進之并錄其問答之辭書于像龕之
北以示子孫先夫人姓陳氏諱賢[illegible]金華潛溪人

安道堂記

自昔
真主之興天必生真常之才以備其一代之用外之則有熊虎
之士奉命秉旄為之鞭驅僭叛汎掃六合內之則有夔龍之倫
立法定制為之謀謨廟堂協和黎庶近而至於贊御之屬執事
之臣亦莫不忠厚謹飭小心而盡職雖曰善以類應非天命孰
能使然哉
皇上肅將明威致虔天討於四方江淮之間豪傑魁壘之士翕
然附從指顧叱咄戰勝攻取無不得意及功成業定上公徹侯
甲第相望輔相侍從皆當時之賢而於近侍之中又得供奉司
令杜君安道而益知其他之皆然也安道自　上之興持刀鑷
侍左右未嘗暫違凡　上征吳越略淮楚攻齊魯汴蔡舟車所
臨四五千里虜偽王斬驍將以百十計帷下之謀籌策之筭安
道皆得身從而目見之安道性慎密不泄動稱法度為　上所

信任者二十二年由尚冠郎改御用監今至今官入內廷行步
可數言語徵恭唯恐有絲毫過擢□門外要官勢人之前如
不相識一揖之餘不啓口而退故　上每稱侍臣之忠謹者必
以安道爲言今夫天下之官受祿於朝者孰非仕哉盖有終其
身沉於下位欲覲　清光而不可得者縱得近輦轂下有願承
一顧之恩而不可得者安道乃得侍　上而見稱許雖曰愼密
之所致又豈非天哉安道其益勉之可也余官在太史事　上
者亦二十年餘安道旣以其字名堂復願得予文以識遭逢之
盛夫稱天命以紀載　國家人材之美予之職也乃爲之言

思遠樓記

盱江有建湖周圍凡若干步涵日星而盪風烟四時之景無不
宜者大姓胡氏世居湖濱以詩禮爲學至吾永年人益稱其賢
以儒者起家爲吉水幕職遷海北鹽課司白石倉副使未及大
用而終其弟永實其子原鳳原鵬原駒皆能善繼大夫士恒集
其門永年欲建樓以藏先世遺書不幸齎志以殁原鳳兄弟謀
于永實因竭力成之名之曰思遠示不忘乎親也介前進士曾
君仰來徵予記予問之曰思遠之義何居原鳳對曰不幸先人
即世一念及茲精神遐漂無所底止有時樞衣升高極目四顧
見雲烟之卷舒星河之出沒泫然流涕曰吾先人果何所之精
爽或有靈庶幾乘雲龍而一下焉斯思遠之所以名樓也予曰
是固然矣而其義未盡也原鳳又曰今人邈矣而遠者莫若古
之人古之人隕魄黃壚泯然不可見其跡其精神心術之近存

者顆遺言見於書爾大則聖次則哲次則忠與孝往往形諸載籍一展卷間神交冥漠有不知千載之為長一日之為短者孳孳焉僴僴焉日致力於斯庶幾契先人之所志爾是或思遠之義乎予曰遠固遠矣而未切於身也盍更言之原鳳於是研精覃思大周六合小入一髮默懋良久忽楊眉吐氣而顧予曰我知之矣先生所謂遠者不在今人亦不在古人在吾之一身爾吾身非突然而中有也前之千萬年自地闢天開繩繩相承以迄於吾身後之千萬年又自吾身亹亹相續以至於無窮不可以數計不可以智推庸非至遠者乎吾身一有失焉則前焉而弗能繼後焉而弗能延其責果安歸乎是以君子懼其學之有爽也惕惕然如履淵冰恐其行之弗軌也惴惴焉如馭六轡此無他遠之不可不慎也若是何如予乃喟然歎曰子言今得之矣頗符先子之所望矣嗚呼遠固遠矣而且邇也古之人有三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其次立言若而人遠者數千年邇者亦一二百年其人固不得而覩矣玩其遺文想其德業儼然若與之周旋堂序之上未嘗知其死也所謂人雖死而有不死者存此之謂歟原鳳誠知此則又能以遠為邇無難矣永嘉之勝亦有樓名思遠者彼蓋慕浮屠之學此則篤於彝倫而有關於名教世必有能辨之者予與原鳳言不過如此而止若夫滮湖之風物與斯樓之雄麗賢士大夫當有為原鳳賦咏者予則可略也

見山樓記

見山樓者上虞魏君仲遠之所建也仲遠居縣西四十里所龍

山委蛇走其南將升而復翔其旁支斜迤而西則爲福祈諸峯
若車若旌若奔馬若渴鹿飲泉不一而足勢之下降爲陰阜爲
連坡爲平林一奮一止復襟帶乎後先東則遥岑隱見青雲之
端宛類娥眉向䂖山相嫵媚爲妍其下有巨湖廣袤百里汪肆
浩渺環浸乎三方聯明吐吞朝夕萬變方舟揷起湖濵曰景盖
山去天若尺五巖崎谷張尤可玩愛誠越中勝絶之境也仲遠
心樂之以爲非高明之居不足延攬精華而領納爽氣於是構
斯樓日與賢士大夫同登罇俎既備殽核維旅壺觴更酬吟篇
疊詠及至神酣意適褰簾而望遠近之山争獻奇秀晴容含青
雨色擁翠不俟指呼儼若次第排闥而入使人涵泳太清空濛
中素直欲驂鸞翳鳳招僊侶佇歸終翩然被髮而下大荒其視起
滅埃氛弗能自拔者爲何如也仲來俾濂記之夫自辛卯兵興
闤闠所在往往蕩爲灰燼狐狸晝舞鬼燐宵發悲風脩然襲人
君子每爲之永嘅自非真人龍興撥亂世而反之正含齒戴髮
之氓孰不在枯魚之肆哉縱有佳山日在若亭間將不暇見之
矣今仲遠雍容於覜眺之際亦曰　帝力難名而吾民恒獲遂
其生嚮昔太常博士施侯作見山閣於臨川而荆國王文公爲
記其事且謂吾人脱於兵火洗沐仁聖之膏澤餘百年而施侯
始得以樓觀自娛仲遠之去亂離僅四三載爾乃能抗志物表
脩厥故事如承平時此無他　皇化神速有非前代所可及雖
熈之治將見覃及於海内是樓之作其殆兆之先見者歟雖欲
不爲之記不可得也第所媿者濂之學識繆悠立言無精魄難

以傳遠仲遠尚求荆國其人而爲之庶幾棋之勝槩與雄文雅製同爲不朽耳仲遠名壽延鄭國文貞公二十四世孫群從子姓皆彬彬嗜學文章鉅公多集其門而仲遠尤號翹楚且工於詩有和平冲澹之趣瀛蓋閣之丹崖先生云

瑤芳樓記

瑤芳樓者寓(?)魏(?)龐君子賢燕居之所也瑤芳者何古桐琴之名子賢以重購得之間一撫弄其聲翏翏然如出金石如聞鸞鳳鳴如與仙人劍客共語於千載之上子賢樂焉則以謂世之名樓者衆矣高騁之迎仙謂其泝淚情也其失也誕張建封之燕子謂其興新懷也其失也靡嵇建之齊雲謂其凌高清也其失也傷吾皆弗敢蹈其非欲專斯樓之美者舍斯琴也其孰能當之遂以瑤芳名其樓而列圖書於中當風物清明日月獨照徘情退冲夐出世外子賢樓冠鶴氅自函道而升復取琴鼓一再行又之演而爲紫琳之操其辭曰有堅者石中含精矣其白如肪燁有瑛矣五音繁會鏘然而鳴矣客有與子賢同志者從而賡之曰藍貲兮非華陽弃兮非荅折秋馨兮遺所思望美人兮天涯歌已相視而笑金華宋濂聞其事嘗曰古之人好樓居者豈欲夸靡麗而爲榮觀哉蓋臨陰幽之室則其情歛以鬱處陽明之居則其情暢以舒隨境而遷因物而著其亦人理之常者乎况夫宮角之相參羽徵之互奏禁其忿慾之邪宣以中龢之正其於學問之功又未必爲無所助所以先生長者無故不去之蓋有以也雖然君子蓋不物於物不物於物則凡紛然而來

前者皆吾性情之發舒或懸崖遂壑或平岡聯林雖非層構可以圍闔陽陰而清風徐來萬籟皆動幽澗流泉復助之爲聲勢五音泠然愜心而溢耳太和融液內外無間有不翅聽子賢之琴於茲樓之上矣此無他達人大觀無地不爲樓無聲不爲琴況苟局滯於一室之間適其意則有之而蹈道則未也有若子賢蓋學道而有所得者故灑敢以是說告之子賢博雅好古絕出流俗之上吾友楊君廉夫極稱其爲人謂篤於士行而尤孝其親云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國家圖書館
R.O.C.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 R.O.C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ROC

Centimetres Inches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 The Tiffen Company, 2007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3/Color Black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R.O.C.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國家圖書館
ROC
2450904 V3

新刊宋學士全集卷之三

賜進士第文林郎浦江縣知縣高淳韓叔陽彙集

後學浦江張元中編次

庠生董彭明校正

記 凡二十八章

閱江樓記

金陵爲帝王之州自六朝迄于南唐類皆偏據一方無以應山川之王氣逮我皇帝定鼎于茲始足以當之由是聲教所暨罔間朔南存神穆清與道同體雖一豫一游亦思爲天下後世法京城之西北有獅子山自盧龍蜿蜒而來長江如虹貫蟠繞其下上以其地雄勝詔建樓於巔與民同游觀之樂遂錫嘉名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爲關江云登覽之頃萬象森列千載之祕一旦軒露豈非天造地設以俟 大一統之君而開千萬世之偉觀者歟當風日清美 法駕幸臨升其崇椒凭欄遙矚必悠然而動遐思見江漢之朝宗諸侯之述職城池之高深關阨之嚴固必曰此朕沐風櫛雨戰勝攻取之所致也中夏之廣益思有以保之見波濤之浩蕩風帆之下上番舶接跡而來庭蠻琛聯肩而入貢必曰此朕德綏威服覃及外內之所及也四夷之遠益思所以柔之見兩岸之間四郊之上耕人有炙膚皸足之煩農女有捋桑行饁之勤必曰此朕拯諸水火而登于衽席者也萬方之民益思有以安之觸類而推不一而足臣知斯樓之建 皇上所以發舒精神因物興感無不寓其致治之思奚止閱夫長江而已哉彼臨春結綺非弗華矣齊雲落星非不高矣不過樂管絃之淫響藏燕趙之豔姬一旋踵間而感慨係之臣不知其爲何說也雖然長江發源岷山委蛇七千餘里而始入海白湧碧翻六朝之時往往倚之爲天塹今則南北一家視爲安流無所事乎戰爭矣然則果誰之力歟逢掖之士有登斯樓而閱斯江者當思
帝德如天蕩蕩難名與神禹疏鑿之功同一罔極忠君報上之心其有不油然而興者耶臣不敏奉 旨撰記故上推 宵旰圖治之切者勒諸貞珉他若留連光景之辭皆略而不陳懼褻也

遊鍾山記

鍾山一名金陵山漢末秣陵尉蔣子文逐賊死山下吳大帝封

曰蔣侯大帝祖諱鍾又更名蔣山嘗作楊都之鎮諸葛亮所謂
鍾山龍蟠即其地也歲辛丑二月癸卯予始與劉伯温夏允中
二君遊日在辰出東門過半山報寧寺寺舒王故宅謝公墩隱
起其後西對部婁小丘部婁盖舒王病濕鑿渠通城河處南則
陸脩靜菜園齊文惠太子博望苑白烟凉草離離纍纍使人
躊躇不忍去沿道多蒼松或如翠蓋斜偃或蟠身矯首如王虺
搏人或捷如山猿伸臂掬澗泉飲相傳其地少林木晉宋詔刺
史郡守罷官者栽之遺種至今抵圓悟關關大勤法師築太平
興國寺在焉梁以前山有佛廬七十今皆廢唯寺爲盛近燬于
兵外三門僅存自門左北折入廣慈丈室謁欽上人上人出三
人自爲賓主適松花正開黄粉毿毿觸人捉筆聯松華詩詩未
就予獨出行廊道間會章君三益至遂執手止翠微亭登玩珠
峰峰獨龍阜也梁開善道場寶誌大士葬其下永定公主造浮
圖五成覆之後人作殿四阿鑄銅貌大士實浮圖或現五
色寶光舊藏大士履神龍初鄭克俊取入長安殿東木末軒舒
王所名俯瞰山足如非底出度第一山亭亭額米芾書亭左有
名僧寶誌約塔塔上石其制若圓楹中斲爲方下刻二鼠肇之
方上書曰梁古草堂法師之墓有蝙匾法定爲梁人書後折而
西入碑亭碑凡數輩中有張僧繇畫大士相李白贊顏真卿書
世號三絕又東折度小澗澗前下定林院基舒王嘗讀書於此
院廢更刱雪竹亭與李公麟寫舒王像洗硯池亦皆廢又北折
至八功德水天監中胡僧曇隱來棲山龍爲致此泉今甃作方

池池上有圓通閣閣後即屏風嶺碧石青林幽邃如畫前乃明慶寺故址陳姚察受菩薩戒之所又東行至道卿巖道卿葉清臣字也嘗來遊故名有僧宴坐巖下問之張目視弗應時雖方將晡聞人聲戛戛起叢篁中從此至靜壇多感矜先生遺跡復西折過桃花塢尚道光泉齊王所植松已遊唯泉紺寒沉沉如故日將夕章君上馬去予還廣慈二君熟寐方覺呼燈起坐共談古豪傑事輒以險語聳聽者為歡明日甲辰予同二君遊崇禧院院文皇潛邸時建從西廡下入永春園園雖小衆卉畢具梂植為麋鹿形柏毛方怒長翠濯濯可玩二君行倦解衣覆鹿上掛冠鼠梓間據石坐主僧金節具盤觴予不能酒謝二君出遊夏君憚曰山有虎近有僧采薪虎逐入舍僧閂門虎爪其

額有痕可驗子勿畏往矣予意夏君紿我挾兩騶奴登惟秀亭亭宜望遠惟秀宋秦王皆文皇題榜塗以金又折而東路益險予更芒屩倚騶奴肩跙跙行息促甚張吻作鋸木聲倦極思休不問險濕㬥㬥據頓地視憏平處不數尺兩足不隨久之又起行有二臺潤數十丈上可坐百人即宋北郊壇祀四十四神處問蔣陵及步夫人冢無知者或云在孫陵岡至此屢欲返度其出已遠又力行登慢坡草叢布如氈不生雜樹可憩思欲借裀褥卧不去坡古定林院基望山椒無五十弓不翅千里遠竭力躍數十步輒止氣定又復躍如是者六七徑至焉大江如玉帶橫圍三山磯白鷺洲皆可辨天闕芙蓉諸峰出沒雲際雞籠山下接落星澗澗水滮滮流玄武湖已堙久三神山皆隨風雨幻去

西望久之擊石爲浩歌歌已繼以感慨又久之傍厓尋一人泉泉出小竅中可飲一人繼以千百弗竭循泉西過黒龍潭潭大如盎有龍嘗可屠側有龍君廟頗陋由潭上行叢竹翳路左右手開竹身巾行隨過隨合忽腥風逆鼻群鳥哇哇亂啼億夏君有虎語心動急趍過似有逐後者又棘針鈎衣足數躓咽屑焦甚至七佛庵庵蕭統講經之地有泉白乳色即跽泉對賦彩袂落水中不暇救三磎神明漸復庵後有太子峝一號昭明書臺方將入巖造庵中僧出肅而有新灘詢之即向采弃者心益動遂舍巖間別徑以歸所謂白蓮池定心石朱熙泉應潮井彈琴石落人池朱湖洞天皆不復搜覽還抵永春園見肴核滿地一髯童立花下問二客何在童云進公不來出甓中酒飲且賦

詩大噱酒盡徑去矣予遂同廣懋二君出迎夏君曰子顏色有異得無有虎恐乎予笑而不荅劉君曰是矣予幸不墜虎腹當呼斗酒滌去予驚可也遂同飲飲半酣劉君遂坐至二更或撼之作僛笑鈞之山與鄉長者之皆不動予與夏君方困睫交不可擘乃就寢又明日乙巳上人出猶未歸欲遊草堂寺雨絲絲下意不住乃還按地里志江南名山唯衡廬茅蔣蔣山固無聳拔萬丈之勢且與三山並稱者蓋爲望秩之所宗也晉謝尚宋雷次宗劉勔齊周顒朱應具包孔嗣之梁阮孝緒劉孝標唐常渠牟並隱於此今求其遺跡烏沒雲散多不知其處唯見荒兒牧豎跳嘯於凄風殘照間徒足增人悲思況乎人事往來一日萬變達人大觀又何足深較予幸與二君得放懷山水窟一刻

之樂千金不人易也山靈或有知當使予遊盡江南諸名山雖
老死烟霞中有所不恨他尚何望哉他尚何望哉章君約重遊
未遂因歷記其事一寄二君一遺上人云

宋九賢遺像記

濂溪周子顴王潔額以下漸廣至顴而微收然順下豐腴脩目
末微聳鬚疏朗微長頰上稍有髯三山帽後有帶紫衣褒袖緣
以皂白內服緣如之白裳無緣舄赤色袖而立清明高遠不可
測其端倪程子色微蒼壯碩貌長微有顴眉目清峻氣象粹實
髯四垂過領袍土黃色無緣內服領以白皂緇幘簷高白襪和
氣充浹望之崇深伊川程子貌勁實顴微收色黃而瘠目有稜
角髯白而稍短在頰者尤短而鬅鬅若飛動帽袍與襪咸如明
道儼而立剛方莊重凜然不可犯康節邵子色微紫廣額身頎
然有顴特然其下癯骨爽而神清鬚長過領內服皁領帽有襞
圍之袍緇履如伊川聳肩低袖手立而睨視湛而莊和而能泰
橫渠張子面圓目以下微瀡而後收色黃鬚少短微濃衣帽類
康節履亦如之高揖正立氣質剛毅德盛而貌嚴溫國公司馬
子色黃貌癯目峻準直鬚疏而微長半白在耳下者亦半垂耳
輪闊微向面幅巾深衣大帶加組方屨黑質白絇繶純綦前微
下而張拱指露袪外有至誠一德不以富貴動其心之意晦菴
朱子貌長而豐色紅潤髮白者半目小而秀末脩類魚尾望之
若英特而溫煦之氣可掬鬚少而疏亦強半白鼻與兩顴微皻
皻微紅右列黑子七如北斗狀五大二小六在眉目傍一在顴

外一在唇下須側耳微聳毫生髮前冠緇布冠巾以紗御上衣下裳皆白以皂緣之裳則否束緇帶躡方履後如温公拱手立舒而能恭南軒張子姿貌峻偉眉目聳秀白而潤豐下少須神釆煒然卿冠紗巾道服青皂緣紫以縚履白坦蕩明白使人望而敬之東萊呂子形貌豐偉顏色温粹眉厚而秀髭淺而直衣道服皂緣冠幅巾躡皂履望之似嚴毅就之如入春風中金華宋濂曰天生九賢蓋將以明斯道也今九原不可作矣濂竊繇思之而無以寄其遐情輒因世傳家廟像影參以諸家所載作九賢遺像記時而觀之則夫道德沖和之容儼然於心目之間至欲執鞭從之有不可得於戲九賢亦夫人哉

葉治中歷官記

予舊與鄭王待制文閒談括蒼葉侯之政爲詳及識譽性山長其言比鄭又加詳焉最後遇劉文慶架閣其言比譽又益加詳焉三君子皆以文學行義鳴其言侯事已嘖嘖歎咊不少置予固信之自後出歷侯之所治處父老言其事至有泣下者予愈知侯之爲人有不可企及嗚呼循吏之績不白于世久矣有若侯者其可不謂之賢乎侯名琛字景淵別名伯顏姓葉氏處之麗水人其先有諱宏者宋某年擢進士第官至敷文閣待制太府少卿少卿從弟冠治易有聲嘗兩上南宮生一鳴國子進士進士生正大登仕郎登仕生天與仕國朝爲處州路美化書院山長山長生應咸通史學善談古今治亂尤工五字詩有栖間集藏于家侯之父也以侯貴嘗累贈奉議大夫江浙等處行中

書省左右司郎中驍騎尉龍泉縣子云侯從幼思有以自立旣
長異凡子天曆元年始踰弱齡即北游京師諸貴人奇其才辟
宣使於通政院院事至劇侯一無所慴出使郡國持以絜清長
吏每畏憚之事必先集丁外艱而還重紀至元三年補江浙行
中書宣使冦起臨漳朝廷命辨章別不花公往征侯在行中出
奇計者爲多至正元年辨章如京師欲薦侯爲京官侯以母春
秋高辭吏部以常調擢侯徽州路歙縣丞階進義校尉丁內艱
四年始之官會尹缺即署尹事歙不建錄事司城內外民皆縣
主治之鎮戍將恒持縣官短長頤指而氣使之即不從其亂言
至侯不爲屈輒搖手相戒曰此徙丞不可觸也盜發洪氏冢巡
邏吏往驗柩傍得桼人帳冊一紙乃同縣張來所遺者即捕來
搒掠久且無譎後一月續獲真盜來得釋邏吏恐其訴覺
也復嗾盜入之侯旣來他所僞使人服來衣巾出與盜對盜遙
見之齊罵曰張來張來爾誤我矣侯乃出來問盜爲誰盜對曰
不識也來因免去嘉興朱甲僑居縣境衣冠之家或有所無辜
必令朱集之一日以毆爭至庭侯熟視曰爾等非盜乎命褫其
衣視之兩臂皆被墨刑者縣民與朱狎凡十七年莫有知其爲
盜以侯爲神郡歲貢金以兩計者二千四百七十有五黠民攬
其出內之柄高其估以爲利部使者至事輒敗會內藏多金中
書命以楮幣相準一年黠民遽賕吏俾文上有司如所估之數
他日幸藉以爲辭侯恐或傳爲例剝民必甚亟言于上官月漸
減之俾與時平歙産紙歲輸五百萬吏胥要厚直于民而以廉

惡者中官官不受又重賦于民侯察其弊也痛革之夏税例輸貨錢歛粮不足以給兵食獨易之以粟號曰夏粮民深患苦之侯請以錢米兼賦于軍夏税得如例行中書聞侯之政府爲掾從右丞忽都不花公討寇長汀侯贊其行幾猍之今不五月長汀寇平時中書重守令之選內外官多列上侯名九年春轉承事郎處州路青田縣尹自京師給驛之官蓋異數也青田素號難治侯謂非脩明學官之政不足以化民下車之初即建明倫堂及極高明軒禮碩士爲六經講師增田三十畝有畸招弟子員而廩食之月旦望謁先聖先師侯服深衣大帶親與之周旋升降退坐論堂申飭五倫之教懇懇如也吏以官書至侯見印文廉隅大明顧吏曰爾何敢刻僞印邪吏色動侯即訊之吏叩

頭伏罪侯曰僞者非止爾汝能引一人以自贖則無罪矣吏喜具簡牘以對侯逮至廷下詰之如語吏自是輾轉而獲二日間得僞縣印一十有八税務印一十有二侯不欲食其言悉遣之唯扑其最後者牛疫死者法當闔海谿之地不滿十餘里決曰內民以牒上者二十有三侯疑之問牛死狀民以病腫對侯曰其肉還可食邪抑棄之也民曰焉敢棄之姑下其直以歸解牛家耳侯曰解牛者何人民曰有二少年相隨行今猶在縣門東即其人也侯亟命執之少年佩小帛囊于腰侯取視大鐵鍼一皂角草麻子各四侯曰此非毒牛具邪解牛者畏侯不敢諱具言以藥淬鍼鍼牛牛輒腫不能食死侯怒簿録其家以償死牛者時天下兵動縣地隣東嘉數有大將統軍來過軍散入市壓

剽鹵特甚民畏怖如虎狼前之縣令長莫敢吐氣侯據胡牀坐溪滸具牛酒勞之戒剽船者毋艤岸即犇岸者有罰縣民持梃循岸立以數計者千溪多灘瀨險惡不易渡侯陰令勇卒以夜用王輒上之侯親帥弓箭夫噪鉦鼓走溪上境內肅然縣多爭訟凡兩造在庭皆羣胥輩若干家互蠹之以言遂紛紜不可釋因以射利侯杖之懼不敢為奸復刻小綠牌大僅如指來投牒者即細書牌陰令就逮其人往往感悟至中途多分解去吏若隸旁視無所容其私幾至訟息部使者余公闕嚴敷填許可深嘉侯之行事以上尊酒勞侯者再復命侯墾田龍泉召有田之家復晦而實之驗民糧多寡以定科繇滿六斛者役一月多則倍之若集糧事亦視其數為差事成移婺之武義侯墾田定賦

如龍泉有持憲史書來撓政者侯掛之屋壁不啓封信行遂邇凡競土田及爭地不逮親者涉五十餘年弗决一旦悉得其平青田民久徯侯侯不還相率謁浙東憲府請曰幸還我葉侯自侯之來吾屬無所苦朝夕恒飽食以嬉侯之出二年矣日望其歸有不得也輒相與齎咨費涕幸還我葉侯請已復造侯庭鴈行立再拜以申前辭言與涕俱侯亦為之泣下觀者皆太息而去暨侯之還縣民具綵舟來迎溪中舟尾相銜百餘里不絕十二年三月憲府以隣郡有警欲新金華城僉謂非侯不能總其役要復輟以命侯行中書承制陞侯處州路總管府判官事閫帥轉承務郎憲府力留不遣十三年三月辦章三旦八公帥師平徽饒寇侯為行軍都事使者凡八至然後令侯就道八月師次

婺源州州民素熟侯詰辨章乞侯攝州事從之徽國朱文公廟
宅燬于兵侯周視歎曰此化基也不可以干戈未葺而弗亟圖
遂規運而一新之絲毫不以煩民民大悅歲侵道殣相望時楮
幣澁不行侯攏令富民糶米以收之復煑淖糜以食飢者日以
十斛計侯躬自監分所活者甚衆其所收楮幣侯爲言於右丞
赫赫公作茶課輸之不欲爽信也十四年侯從辨章還杭時青
田吳德祥肅聚倡亂焚掠府庫室人女婦日殺傷無算處溫婺
及建寧均被其害官兵捕逐輒失利十五年六月憲府辟侯攝
同知處州總管府事往安定之或勸侯冦情難測當嚴重兵以
自衛侯麾去乘匹馬行從以數蒼頭徑至縣縣民柔馴者聞侯
至大喜咸從巖穴歸依侯以拊諭酋亦出見自首服十月有妄

男子謂吳德祥曰葉史君將大兵旦夕且至善爲爾計莫若
刼史君以自安吳德祥信之欲爲變項生智由之頗聞其事急
趣侯避之東甌侯曰縣民肉我無恐故來歸吾若去其如彼何
飢虎見肉其暴輒止爾曹得我亦然否則必屠戮無噍類吾縱
苟活義弗忍爲也二人去去未幾賊酋張惟德吳伯賢等植旗
幟刀槊直入縣庭侯盛服出坐聽事問曰爾來欲何爲張惟德
惡而請曰山中武德明公厚欲見且久思屈玉趾一幸臨之無
他虞也侯曰我行即行汝愼毋毒我民也語未畢遂擁侯登
舟至黃壇諸酋先後出迎合侯吳德祥家供張饗甚盛時命
伶人陳雜戲以娛侯侯終不假以辭色毋爲陳說禍逆順禁
不少厭群酋頗感悟十六年四月復推牛豕犒侯送遂州城先

是黃壇寇列砦柵百餘氣勢聯絡首尾應援人畏之不敢深入侯覘黃壇久陰察寇所出沒悉得其要領喜曰天殆使吾平此寇也侯既歸寓縣亦不忘去時麗水之礱硿青田之廬茨皆大盜所巢有衆號數萬侯謂不剪二寇他日或與黃壇連則勢益大不可制會行樞密院判官石抹公宜孫遣參謀官龍泉胡君深章君溢統兵討礱硿侯急帥師與之會三面圍合矢石亂下如雨寇出戰大敗擒渠魁十餘人衆欲進殲之侯及二參謀相謂曰作亂者此數酋耳餘皆良民冡因脅逐而至此彼何罪欲使之作虀粉邪乃下令退師二十里俾盡挈妻孥以遁始焚其砦十七年行中書論功承制陞侯浙東道宣慰副使僉都元帥府事兼同知處州路總管府事四月侯入沐鶴溪治兵八月遣裨將陳仲玠平廬茨廬寇既平寇所俘傍縣子女七百餘侯具舟泊粮命老卒悉護還其家十八年中書承制陞侯處州路總管府治中侯帥師討黃壇獲僞將軍李交等十人三月進攻楊山及黃坑等二十餘砦皆降復引兵圍長坂寇力拒不服食盡乃就烹師遂次高洋八月寇大懼盡輸玉帛乞助於三枝冬寇率兵七千來援殊死戰侯親領銳卒至三代嶺以擣其衝調別將夏廷輝衡擊之寇敗北斬首五百級擒三百餘人遂乘勝直擣周奧屯支坳賊酋周寶宋茂等皆遁侯分兵爲十道以扼其吭宋茂復同吳德祥別作新砦於洞尖山山下翼以七營竭力死守九月侯命陳仲玠引驍勇卒二千自瑞安出其背擊殺宋茂新砦平吳德祥夜遁退保百丈林寇衆尚餘千皆壯銳善戰

樹大旗出跳𨷻鼓譟振天官兵皆甲坐不動賊帥揉鉦戟突而前官兵大呼曰殺入寇披靡而退擒偽將軍七人至晚寇又遁去遂進焚百丈林火照耀如晝急分兵作三隊追之至鑊村吳德祥父子自縊于林中千夫長徐德俊斬首以獻餘首次第伏誅黃壇悉平昔何易于令益昌善政之可書者不過腰笏代民爲刺史引舟耳其次不過劃茶以免榷筦之病耳又其次不過有事小者勸大者杖而不以付吏耳他固瑣瑣不足紀也職方郎中孫樵尚傳其事至今易于之名在天壤間如祥麟如威鳳人欲見有不可得矧如侯者政行暴著加易于數等可使泯泯哉夫不知人之善不智知善而不能揚不仁余雖不敏頗以文字爲職業不敢嘗無一言謹以所聞於三君子者著書一通以俟他日傳循吏者

宣慰曾侯善政記

自中原俶擾蔓延大江之東兵連不解殆將十稔今年春三月丙辰西睦州陷夏四月壬午江浙行中書左丞楊公以浦陽與睦鄰也命宣慰曾侯自杭舉師來鎮其地五月乙巳師還邦人德其善馭士卒而弗擾也思之不置縣達魯花赤篤雲石不花君暨婺州路同知趙君大訥因民之思而相與樹碑于縣庭謂濂頗從事於文墨走書來徵記曰浦陽婺之屬邑環以大山長嶺舟車所不通往歲大將趙野遂台首統軍道其間以輜重弗鮮羽而飛也途逢士庶貴及浮屠者黃冠師不問能不能以徽纆繫頸使負之或血流不成出即殺以狥民深患苦或傳有師至咸

驚呼曰吾屬將焉免夫巫奔避山谷至閱旬不返曾侯察知民情之驚疑從間道疾馳至縣中飭紀律區分隊伍各從方部以奠其居非有令號不敢妄踰戶限仍令男卒守其四門敢出入者罪隨加焉夜漏既下乃被鐵衣持弓矢從一二騎周巡近郊威加氣讋莫敢少恣一旦門者稍怠有竊出捕人魚者痛鞭其長懲之自是無一人敢違命者縣父老相與言曰曾將軍其來矣乎何爲使我民不知也將軍其愛我也夫又指所統兵而相謂曰彼大纓短褻而腰刀者其溪峒之軍也夫吾儕小人無所識知頗聞此軍剽鷙游擊未易服馴又何其帖帖如是乎旣使他大將如曾將軍我民何至暴露山谷乎咸嗟咨嘆咏而去右無何左丞公自將臨睦州檄曾侯還杭以守舊署旣始受命雖勑發復就間道馳去每出卒一隊輒用數騎士監之若魚貫然鴈行無敢亂越三日縣父老又相與言曰曾將軍其去矣乎何爲來不吾知而去亦不吾知也揆於古之良將善馭師者其亦無愧也乎人有功而人忘之不祥達魯花赤君縣之賢大夫趙郡丞鄉之達尊咸有以處吾屬乎我等聞其言弗忍遺用以其事累吾子幸有以詳文之濂發書爲之歎曰有是哉何曾侯之賢於人也易曰師出以律否臧凶若如所言其殆師出以律者歟師出以律者吾見亦罕矣嗚呼有是哉何曾侯之賢於人也濂雖不識曾侯竊聞所至以愛民爲務今來浦陽會大府有驗畝徵粮之科爲之惻然亟白部使者罷之則其及物之功又不特善馭士卒使弗擾而已也濂因弗敢辭爲文其事于石然而

石可泐也文可滅也曾侯之功簡在縣民之心者千百載猶一
日也曾侯尚勉之哉俾將來者有所考政於其位益顯其功當益
溥又將有鴻生碩儒就筆而特書之曾侯名華字華史武岡人
精悍而有智謀通孫吳司馬法嘗將家世招兵市馬為 國宣力
前後屢建大勳今以 明威將軍廣東道宣慰副使僉都元帥府
事兼江浙行省郎中撫其衆將天臨李君藏精於騎射贊佐之
間多著勞烈亦法之所宜書者也至正十八年夏五月二十一
日金華宋濂撰

浦江縣新建尉司記

浦江尉司在縣西百步歲久就圮至正庚寅大梁劉師稷以
主簿攝尉事始作興未成而劉去明年辛卯新安洪在來為
尉完之且新其門樓又明年壬辰建廳之前軒暨吏士之舍又
明年癸巳造洗心亭屋以間計者若干役功若干縻錢若干濂
懼後來者不知其勞也乃文其事于石俾相繼葺之

静學齋記

三代以下人物之傑然者諸葛孔明數人而已孔明事功著後
世或儕之於伊呂固為少褒或又以孔明與管仲並稱則卑孔
明矣以其事言之管仲輔桓公僅以齊霸孔明奉昭烈於艱難
之中尺地一民皆奪之於群盜之手徒以大義震撼天下裂天
下而三分之使孔明後死後主足輔復漢之舊雖致刑措之治
於孔明何有哉在管仲未必能衛也以其本心論之管仲所陳
於桓公而見於行事者皆徼權小智雖假尊周為名其意則富

強其國而已固君子所羞道也孔明當干戈鞍馬閒所與其主論者必以德義為先其忠漢之心至於瞑目而後已至今誦其言想其人真伊呂之亞乎史氏不知其本心謂孔明慕管仲樂毅之為人嗟乎孔明豈二子比哉孔明於聖賢之學蓋有聞矣其所謂學須靜也之言信古今之名言也止水之明風撓之則山嶽莫辨渾天之察人撓之則晝夜乖錯况方寸之心乎古聖賢之成勳業著道德於不朽者未有不由於靜者也蓋靜則敬敬則誠誠則明明則可以周庶物而酬萬事矣苟雜然汨其中偶然應乎事卒然措之於謀為其不至於謬亂者鮮哉孔明之學惟本乎此故其所為當世無及焉至今無有非焉者而又從效慕之區區霸術之徒固不能然也然世之慕古人者吾惑焉古人所以為聖賢者其道德著乎其言其才智形乎功業而存乎冊書非徒以其名稱之美而已也苟欲效乎孔明於孔明之所學必無不學也於孔明之所能必無不能也而後可孔明之所學而有未至也孔明之所能而有未能也而曰學孔明何可哉於孔明且爾况乎學孔孟之學者而可徒誦其言乎哉近代之所學者浮於言而劣於行孔孟之言非特言而已也雖措之行事亦然也學者不之察率視之為空言於是孔孟之道不如霸術之盛者久矣欲如孔明者安可得乎錢唐羅宗禮名其絃誦之室曰靜學庶幾慕孔明者余欲勉其成也辯孔明之為學與學孔明之道以告之

術慎齋記

脩慎齋者中書掾葉杞孟堅之所自名也孟堅之言曰杞居括州麗水之陽父母俱存兄弟無故足跡皆不出里門一家之和其祥氣殆可掬而有也頃因鄉里推擇習刑法之學於大府遂克貢來南京季弟孟年實與之偕行朝夕奉承甚謹既而中書選爲刑曹史閱一載陞爲令史父在家聞之有書來曰刑曹決天下之獄獄情萬變爾勿使有冤民朝夕洗心滌慮以承上官不可循一髮私羞服之用當於我乎給之苟違我言必將辱於吾矣自時厥後有從括來者輒致書一年之中不下五十番書中之言無異於前時所云父猶恐書不能盡達也復使仲弟孟才來致脩川諸物且申言之留連再月依依不忍別既別歸吾父問其狀甚悉喜曰爾往終勝簡牘之往還然又不若吾親見爾兄爲稍慰耳時赤日如火即詣縣給過所直抵南京一相見頃悲喜交集晝夜訓飭之比前爲尤詳且曰今　朝廷清明庶吏無不登乎樞要爾當氷雪其操他日衣繡還鄉以慰慈母倚門之望豈不華哉亦留連再月而歸杞亦念父不置踰數月適年勞及考急謁告東歸諸弟聞之騎迎三十里外杞升堂展拜問起居父子相抱持喜極不能成語曾未幾何部檄下州中趣杞上道父不忍子行潸然出涕乃陽謂杞曰幸因爾行得爲錢唐一游歷攬湖山之勝杞知其故力止之不從既至杞又止之還父復曰姑蘇抵此三百六十里耳其風物比錢唐尤勝吾何可還必至彼乃與爾別既至杞又止之還父復曰姑蘇至南京不遠矣我之情事尚未與爾畢之可遽先還耶杞遂不敢言於

是同至又再踰月而別嗚呼世之爲父者孰不知愛其子如吾父之深切十百之中不知寧幾見耶杞夙夜佩服戒言惟恐辱其先因取經中脩身愼行之語名其寓居之齋曰脩愼願爲杞記之予聞仁人孝子之思其親何時而能已耶山不足爲之高海不足爲之深此無他是天罔極之恩終不可得而喩也杞能不忘此時之思朝夕以之一動也脩愼一靜也脩愼則無負爾父之望矣杞尚勗之哉

冲默齋記

保寧禪師以冲默號其齋居來徵予記予按字書冲者虛也默者靜也即佛氏空寂之義也惟其冲也故默則冲爲體而默爲用惟其默也故冲則默爲本而冲爲末二者之理恒若相因未有默而不冲冲而不原於默者也夫太虛寥廓從橫自如陽運陰行真宰不動此兩間之冲默也自無生有從有入無外雖紛紜中實有定此萬象之冲默也靈光洞然出入無礙諸緣自忘大用常寂此一心之冲默也我念不生法從何起生滅本空而況於法此諸法之冲默也冲默之義大矣哉嗚呼有情之類亦云夥矣柰何營營逐妄擾擾迷真竭晝夜而貪其所無反覆勝滯不求脫離是不知有冲者也風性所激運轉不停欻焉凝氷倏焉焦火十二時中無一息少寧是不知有默者也非大覺真人出而救之將何所底止乎然而妙明真性不涉三際元自冲虛本由默靜無所不容無所不具因無所不容故萬有歷然而未嘗有窒於虛因無所不具故群動森然而未嘗有離於靜靜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固非動動亦靜也虛固非實實亦虛也沖乎默乎其造道之樞要乎彼李伯陽所謂致虛極守靜篤者若近乎沖默而涉乎有爲也若應物所謂隱拙在沖默者欲藉是處世以保和爲沖寡言爲默者也而非其至者也然則何以爲至乎必也入不二之門而後真知默也真知默者則無所事乎沖也禪師汲汲求法者也嘗揭沖默以自勵故爲累疏體用本末而言之然亦未嘗有所言也禪師名覺慧字敏機其與人出世嘉興之祥符近從四輩之請分座說法於大天界寺尋主寶壇禪刹蓋有志之士也

寅齋後記

洪武二年春濂以總脩元史被召來京然史事甫嚴　詔命禮部統之設局分科限絕外內將以日視其成當是時尚書莫城崔公恒往來乎局中濂因稔知公之爲人公諱名亮字宗明翼翼祗慎遇事若臨深淵方今　皇上受天明命撫有萬邦日崇大禮以脩天神地祇人鬼之祀凡牲醴之豐潔祝號之雅器幣之節燔告之嚴皆命公典之公精白一心上承休德夙夜靡敢長弗懈君子以謂　國家自建禮官其涖事嚴恪未有踰於公者公猶以爲未足且以寅名齋請濂記之夫寅者敬之謂也敬固無所不在而驗之於祠饗爲尤宜方其齋明盛服以交神明靈颸回薄如將見之於斯時也志定神一曾有邪思之可干者乎尚以之奉親以之事君以之脩身以之治人其心常弗變焉其有不獲其道者乎始之終之何莫不由於敬也能由於敬則

成巳庶物之功其又有不致其極者乎昔者舜命伯夷典三禮其訓之有曰汝作秩宗夙夜惟寅直哉惟清說者謂即敬以直內之義也今公所居尚書之官古之秩宗也所主天神地祇人鬼之祀古之三禮也其委任之重且專也蓋如此然而 皇上神聖端居穆清畏天勤民無一息之或間固已度越於帝舜矣公之精白一心上承休德其可不以伯夷自期者乎此公所以名齋以寅之意也雖然循德莫若敬德日以崇則位日以尊理之常也他日位於三孤寅亮天地以弼於一人濂又烏能無望於公乎公如有取於濂言非惟無愧於茲軒亦且有光於名者字者矣華相先生既為公發明敬忌之說殆無餘蘊濂故掇其緒餘以為後記云

栖雲室記

中峯本禪師結廬姑蘇城西以為禪定之室翰林學士趙文敏公書其扁曰栖雲迨今數十年中峯之化而廬亦頹壞中峯之孫用庵照師作新室於故址復取故名揭之而屬予以記余咲曰師其欣予哉今之廬非昔時之所築也今之人又非中峯也而猶曰栖雲何哉室廬之壽以百年計人之壽以數十歲計彈爍濕閑寒暑屹乎有不傾之勢毅然有不亡之意今欲求其見之且不可得矣彼雲者起滅萬狀不可斯須審視矣為而久棲此室哉文敏公取以為名固異矣師取而重揭之又異也余復以言文之不亦甚異乎雖然自其易化者觀之則天地曾無殊於水中之漚自其可久者觀之流電之光可使比於歲月自其

有形者觀之泰山可以齊於毫芒自其無形者觀之一髮可以儗於嵩華久速巨細者跡也有跡者固不足恃以不壞不可以巨細久速論者道也斯道也何間於古今新故之分哉然則安知今之廬異於昔特之所築今之人異於昔之人哉而雲也妄徃而不在乎嘗試與師登姑蘇之臺而覽古今之變三吳之間崇臺廣榭涼亭燠舘敷金碧而炫丹雘極人力而窮物狀者何可勝數蓋有歌舞未畢而湮沒繼之車馬陳于庭而狐兔已游于癈者矣彼之富麗奇瑰詎與栖雲之室絜其大小何啻岡阜之於泰山今彼皆不復得而此猶能新其棟宇而不廢何耶蓋無道以保身者雖富麗不能久存而有道之士身亡而名立固不隨世以為變遷也吾且幸斯瞋目而思之充乎宇宙者皆雲也皆中峯也入吾耳而接吾目者皆道也中峯之徒苟有志於道孰不可為中峯哉尚何取於區區之故名也乎師近道者盍以吾言求之

惜陰軒記

人之異於物者豈特形貌而已哉亦必有道焉爾苟徒飲食以生死生無補而死無聞則物皆然也奚擇於人乎古君子所以汲汲而不懈者非徒求過於物且求異於庸常之人非特求過於人且求所以治安之而後已蓋天之生君子所以為民物計也凡民之生豈皆息而嬉哉其所趨者小耳彼幽探而遠取多致而急售相時乘隙以徼十一之息者汲汲於財者也朝造而暮謁曲譽而巧頌瞯候顏色以覘人之喜悅信任者汲汲於勢

者也銜長而飾智本能而逞功上以欺乎人下以欺其心者汲汲於名者也是皆有所利而爲之莫不窮心力竭思慮目不暇瞑而身不暇安亦勞且勤矣而君子何取乎君子之所務者狥乎道不狥乎人利乎民不顧乎身若禹益之治洚水焚山澤周公之制禮樂孔子之作春秋孟子韓愈之闢邪說皆焦心苦思東西奔走食不待飽而衣不務華至於終身而後已曷嘗爲其身哉上以憂斯民下以明斯道爾君子之所爲固如是也會稽翁昌齡由國子生再擢爲監察御史名其燕居曰惜陰其有志於民者乎夫人常患無志有志矣患不學而妄行學矣患無位而不得見於世得位矣患非其職而不獲爲今昌齡沉篤而專慤非無志也讀書而能文非不學也國家內外之官各不可越其職而御史於天下事無所不宜言則又居乎可爲之位矣以利民之心行利民之政夫何難哉昌齡旦興而夕息坐斯室而思之民或有未安者乎所以休養之者或有未至者乎思而得焉則以告乎上日程而歲較吾之所爲果不負斯職與斯民則惜陰之名爲不徒矣苟曰簿書而已矣獄訟而已矣是則衆人之事爾雖勤且勞余何取於昌齡哉

雙桂軒記

濂侍經　青宮時四明桂君彥良實爲正字朝夕同出入　禁中怡怡然侃侃然異姓兄弟也彥良間謂濂曰吾家在慈溪世舉進士或知望縣或知六察或帶閣職連綰郡章聲明文物固甞盛矣故昔人稱其所居爲攀桂里會宋亡爲元棄書詩者猶

不廢區區雖不文亦以學詩獲與鄉貢之選二子家曰慎介曰
全今逢盛時復耆學不厭思欲踵前人遺芳頃南榮有桂一章
雙榦直上始合于一又復岐而旁達妍茂紛敷香滿戶庭私竊
以為桂吾姓也其殆符二子文字之祥乎讀書之室遂以雙桂
命焉慎嘗從吾子受經者有以記其事夫桂之為木歷代頗貴
之至唐重進士科貴之尤甚每藉之以為喻蓋俗傳月中有桂
桂苟在月孰得而攀之其意若曰擢第之難猶平地而升青[illegible]
云爾非實指夫桂也元豐之末新定有二倪生曰直侯曰直孺
相繼中進士第郡守因表其坊曰雙桂非惟新定之為然也彥
良之鄉有蔣氏伯仲焉曰璿曰琬陳忠肅公之弟子也紹聖崇
寧間亦先後登高科公因號其堂曰連桂由是而觀以桂旌坊
又以名其堂則前所謂桂者似實而非虛也雖然古之人立言
而比興為多其在楚辭則椒與申椒木蘭並稱此無它芬香之
物足以取譬君子也芬香之物當以類相應而卉木又得氣之
最先者庸詎知雙桂不為二子之祥乎今慎也端毅自持而辭
章俊麗令也簡善若水而期於無息皦然雙璧光彩交映驅而
致之二倪兩蔣之間學直易易耳連捧貢函同策大廷亦宜也
未見其為難也然而名者造物之所深忌桂氏自先世以來多
以科目發身閭閻隆蔚逮于遐邇至于彥良猶且不墮其業二
子復將起而繼之斯所謂難也視彼條榮忽悴父不能及子者
果何如哉果何如哉桂之為祥兆又見於斯惡得不為彥良喜
楊伯子有言曰桂之雙人之祥濂於彥良亦云遂書之以為記

三益軒記

明之昌國徐君元凱嗜古好脩鄉邦稱爲善士生子男子三長曰友直字孟益次曰友諒字仲益又次曰友聞字季益家雖貧徐君能使其頌詩讀書弗輟且因其字名軒曰三益以勵之友聞自郡諸生貢入成均近奉　旨受事中書頗與予相親時來執經問難遂以軒記爲請夫益之爲卦其象爲風雷夫雷激則風怒風激則雷迅二者不待相期而相益者也君子觀之見善則吾將遷焉有過則吾將改焉而其爲益也大矣然則何以知過而改之曰必得直友焉友能直則加以箴規矣何以知其善而遷之曰必得諒與多聞之士焉友能諒則含虛而從實友多聞則察理明而擇善精矣嗚呼此以取友於外者言之爾今季益家庭之內兄弟熙熙有善則相資有過則相告曾不出戶而講習之功勝州里之人莫不慕嚮而交之其益將非止於三至於十朋之龜弗克違亦有之矣他日德茂才顯若河東之三薛江東之三岑其有不齊軌而馳者哉雖然予昔嘗取友矣始也自一家群從之間朝夕摩切之然不敢自謂已足也復取之鄉人焉如是者久之亦不敢自謂已足也又求之國人焉如是者又久之間有謂曰學無止法也我安敢自畫于斯復求諸天下之人焉今者老矣秋髮繽紛而垂領矣尚孜孜弗懈益求古簡書之間見問學之優贍者質實而無僞者則云我未之能及也亟遷而從之志偏而行僻與過失而文飾者則云我寧或有之乎設有之亟改而正諸此無它知益之爲義若此自近而及遠期

終身行之也季益兄弟其果以余言爲然乎季益通經而能文已出游於成均是友天下之人矣予尚何言儻或東歸見二兄焉宜以予文勸諸軒中庶不負於翁名軒之意云抑余聞昌國古會稽之翁洲也東控三韓日本北抵海泗登萊土地幽遠風俗樸茂人材往往多著聞于時今又將於季益兄弟觀之上愼旃哉

復古軒記

臨川饒君孟持其五世祖宋府君嘗嗜琴琴有復古玉髓二張其材孔良蛇腹斷而金沙明試一鼓之獨鶴夢回而湍山風露也寒泉漱巖而山鬼夜聽也可謂淸且古矣府君雖殁歷世寶秘不翅孔氏之遺屨時出玩之思府君之不可見慨然高山仰止之情元季兵燹方張白晝爲人持去煙海茫茫竟不知墜於何所如是者有年一旦外孫樂安夏氏忽購得焉輦以奉孟持孟持反覆拂拭不覺悲喜交集玉髓頗殘闕唯復古嶽沼犀軫咸具孟持取水精絃被之方巾爪指其初則嗚嗚然已而復洋洋然亦似傷其流落而慶其復還也孟持封羊豕列豆籩燕饗三族合芳木爲櫝尊閣堂中遂以復古題其榜云春秋之義大復古其謂復古者所繫甚大非一器物之謂也雖然有人於此園廬爲人所據已而還之可以謂之復乎曰復則復矣而非古也疆畎致於強暴取而歸之可以謂之復乎曰復則復矣而非古也卮匜桮棬之屬爲貪者所竊肆力追而有之可以謂之復乎曰復則復矣而非古也然則何謂而可斯二琴者相傳或爲

雷威所斲由唐涉宋歷五六百年之久所獲非一人所閱非二家始爲府君之所有府君之後又爭於他姓今復歸之孟持豈如寶玉大弓之再得不謂之復古也謂之何哉不可以一器物之微而遽少之也然而予又有說焉古之人朝出耕夜歸讀古人書今則飽食以嬉我當復之古之人入孝出弟如用菽粟布帛斯須不可離今或有象犯之者我當復之古之人事君如事天一動一靜儼如有赫其臨今則鮮有致其身者我當復之矣然後復古之功大矣二琴云乎哉孟持勉旃可也

埧虎軒記

泛浙河而南舍舟登陸有地曰漁浦土沃以充池園樹林碩美蕃茂魚稻充美百貨之所通行旅之所集聚似市而不澆近野而不俚故其人多優游而好文其尤以禮讓爲人望者稱華氏余自京師還華氏之秀者曰拱辰侍其父候予河滸逆予至其家館於賓次率其兄弟庭揖罷俯身自東階趨退足武相蹈不越尺寸徐與之言長少相傾擇辭而發懇然不煩秘然不畔于理皆良士也視其室名則曰埧虎而予昔之所書者拱辰謂盍有以記之天下之物取諸人者有盡而本於天者無窮能充天之所與則得於人者可棄而勿論矣世恒知在外者之可樂而力取於人其受於天者則怠而不顧卒之兩無所得而戚戚以終身豈非惑哉今華氏兄弟以言乎爵則未嘗仕以言乎財則非甚富以言乎車馬衣服則雅素儉質與凡民等然入其門則父子有禮兄弟有恩忿疾之聲不聞于室和煦之色不絕于面

食力而趨事安生以自適雍容怡愉不教而勸而未嘗有資於外物何必取諸人而後可樂哉其善充於天也固美矣天之所與者至重也苟善充之雖困貧甚天猶以為貴也不能充之雖位極乎崇高天猶以為賤也若華氏之為天之所貴者也余安敢遺之而不錄乎

雲窩軒記

閩士張君仲育學道龍虎山中扁其軒曰雲窩人聞而疑之曰異哉張君之名軒也夫蒼然而在上者太虛也寓乎太虛者雲也雲之為物二氣上升初無定形當其始生也勃焉如烟鬱焉盤旋或提曳如帶或縈結如蓋或起舉如鴻或變化如龍倏然而雨天下忽然而不見其迹雖雲亦不自知其聚散起滅為何如人之望之一息而萬狀惚恍而不可為像今張君乃欲取以寓其身不亦異乎或聞其言又疑之曰是知雲之起滅而不知外物之起滅者也知張君之寓身於雲而不知其寓意於雲者也彼世之紛紛紏紏朝崇而夕替驟往而歘還毀譽榮辱之出於人者其變亦多矣獨何異於雲乎人惟不知其然也故竭智畢力終身趨走汩沒於其間而不之止若夫知道之士則不然其視天下之物舉不足當其一顧至於身亦自視如蔡蜕其去留之際不較繫於物與浮雲無異蓋其所得者深矣今張君獨知之而以雲寓名其軒庶幾達生者之所為彼烏足以知其意哉或者聞其言又疑之曰是求其外而不得其內泥於迹而不通其道者之論也夫有道者用於物而不蔽於物自恒人而觀

雲則雲而已自有道者而觀舒之周徧宇內斂之不見毫髮者非道邪澤潤四海而不以爲功與天並存而不知其所終者非道邪衆人資其惠而不能名其德功成則退而不底滞於用者非道邪是則張君取雲以寓意者有在矣彼烏足以知之邪且天地之初未嘗有雲之名也非特無其名也而亦未嘗有雲也非特無雲也而天地亦未始有也陰陽判而後有天地有天地而後雲生焉人見其巍且高也從而以天名之見其卑且廣也從而以地名之見其絪縕無窮也從而以雲名之是則以天地名天地以雲名雲者亦已寓矣况復取雲以名軒不猶寓之寓者乎而人又哓哓焉而辨之非惑邪吾聞龍虎山中多異人廣成子安期生之流時往來其間張君試見而問之果孰爲雲邪孰爲寓不寓邪必有以語張君矣又安知不疑吾言爲妄邪二人者退張君識其言屬筆於予請書之坐隅

避畊軒記

番禺樊君德新以美材擢爲戸部主事每歛然有不勝任之言題其舍曰避耕而謂人曰吾昔避地荆南有宅一區有田數十畝躬耕以養吾親甚自得也今縻官於此材薄不足以勝祿位勢微不能以施恵澤吾心未嘗不念躬耕時也行將陳於上乞身而歸反乎故廬此名所以識之耳聞者疑之曰署居與坻廛孰安章綬與民服孰華耒耜耘耔之業與簿書之政孰勞事人主而友卿大夫與居閭巷孰榮而曰避且耕非有激而然耶且君子出處何常惟不失乎義而已昔之居田里其民之業耕也

今仕乎朝共乎仕之職亦義也以民而有祿位之恩則爲僭以仕而懷其故上願爲齊民庸非過乎天之生人不皆賢不皆不肖將使才者治不才者爾故細民者耕且蠶爲粟帛以奉上者也君子者出智謀計畫均之使勿爭致教之使知禮義者也使人皆欲爲細民則誰爲治使皆欲爲君子則上安養今樊君以治人之才居乎位宜也而必欲爲避且耕何歟樊君曰仕之優於農吾豈不知之然國之祿位非以優仕者也使仕者勞其心以優細民耳故祿者出於民所以傭我之心力位者出於上所以使我自別於細民夫位高於細民之上而德不稱則爲尸位受民之傭而無功以報之則爲苟祿吾惟是二者之懼愧交於心而不釋思其易稱無愧者而爲之以爲莫農若也故以見吾志焉且世之居位而肆虐者不知稼穡者也吾今不忘乎耕使目之見者耕也心之思者耕也烏敢自逸哉他日或得舍此而去放乎山澤之間求抱甕丈人之徒而友焉作爲謳歌以慶夫天下之平此吾之志也云云者吾何暇計哉於是金華宋濂聞之嘉其存心之仁自待之薄異乎患失者也記其事以爲仕者鑒焉

慈孝庵記

古者萬民之墓地同於一處故設墓大夫正其昭穆之位掌其爵等小大之數分其地使各有區域而得以族葬之凡爭墓地者聽其獄訟帥其屬吏而巡其墓厲役居其中室以守之當是時凡民之葬者皆萃于一非特同氏族之人而已自世道既降

而相基巫之説與詞枯骴足以覆藏乎後昆謂福祿賤貴盡繫乎岡巒之離合丘陵之偭嚮一以此鉗劫愚俗而専竊基大矣之政柄世之欲葬其親者輒斂容屏氣伺候巫之顏色巫曰此可葬雖踰都越邑亦匍匐而從事巫曰不可葬雖近在室之傍百利所集者亦剗忍而遺去之致使父子兄弟本一氣也一在天之南一在地之北吾不知其何説也安得卓識者出相與攻其繆妄也哉余方爲斯嘆同里張君忽以書來曰吾父母既殁葬於家東北一里黃塢之原既而吾兄又捐館舍吾則以謂吾兄父母之子也其生未嘗頃刻離膝下死後而他葬之使死者無知則已脱或有知焉吾恐其心當慽然不寧也遁於父母之側攻位而藏之吾父母藏於是吾兄復藏於是吾夫婦幸未死他日或溘先朝露去將焉之又於兄之側十步預作二竁以俟而別建庵廬號曰慈孝俾學佛者守之吾知父子之親如是而已巫之言雖巧如簧吾固掩耳而弗顧有間也嗚呼余嘗嘆人之所見不能盡同故雖有蘊於中而不敢揚言於人竊不自意張君之見已能與余同推而至於四海之廣九州之衆其見之同者又惡知無其人耶使同者至於十百焉或千萬焉則巫之舌不能勝而古者族葬之説可以漸復矣矧中原士大夫家多以昭穆序葬唯其行有污於先人者始異其兆域衣冠之蟬聯在在有之人之富貴利達其不繫於地也昭昭矣柰之何𣳮於潘耆末技而眩惑於是非也嗚呼若張君者其可謂卓識之士非耶濂因請記庵之成緒而攄其所見如此知言之士必有取

焉張君名榮字叔茂金華蓮塘人以孝弟致家之肥其室曹氏亦克配君子文諱大仁有寛厚長者之量生平與物無忤人以佛子稱之晩自號曰存齋以至治壬戌某月某日卒壽六十七毋施氏以某年月日卒壽七十皆以重紀至元戊寅某月日塟兄諱瑞字祥卿治家有能聲以至正癸未某月日卒壽六十七其塋則以戊戌某月日廢之經始以乙酉正月落成以五月田若干畝山若干畝備其入以為守者之用云

看松庵記

龍泉多大山其西南一百餘里諸山為尤深有四旁峯起而中窊下者狀類箕筐人因號之為匡山山多蒼松彌望入青雲新翠照人如濯松上薜蘿紛紛披披横亘數十尋嫩緑可嘿松根茯苓其大如斗雜以黃精前胡及牡鞠之苗采之可茹吾友葉君三益樂之斬結庵廬其間菴之西南若干步有深淵二蛟龍潛于其中雲英英騰上頂刻覆山谷其色正白若大海茫無津涯大風東來輒飄去君復為搆烟霞萬頃亭庵之東北又若干步山益高峰巒益峭刻氣勢欲連霄漢南望閩中數百里嘉樹帖帖地上如薺君復為搆唯天在上亭庵之東南又若干步林樾蒼潤空翠沉沉撲人陰颸一動雖當烈火流金之候使人脩脩有挾纊意君復為搆清高亭庵之正南又若干步地明迥爽潔東西北諸峯皆競秀獻狀令人愛玩忘倦兼之可琴可奕可挈尊罍而飲無不宜者君復為搆環中亭君詩書之暇被鶴氅衣支九節笻歷游四亭中退坐庵廬囬盼髯松如元夫鉅人拱

揖左右君注視之久精神凝合物我兩忘恍若與古豪傑共語千載之上君樂甚起穿謝公屐日歌吟萬松間屐聲鏘然合節與歌聲相荅和髯松似解君意亦微微作笙簫音以相娛君喟曰此予得看松之趣者也遂以名其廬廬云龍泉之人士聞而疑之曰張君負濟世長才當闔冠壓境嘗樹旗鼓礪戈矛帥衆而擣退之蓋有意植勳業以自見者今乃以看松名庵若隱居者之爲將鄙世之膠擾而不之狎邪抑以斯人爲不足與而有取於松也金華宋濂竊不謂然夫植物之中稟貞剛之氣者唯松爲獨多嘗䀹䀹思之一氣方伸根而蘊者荄而歛者莫不振翹舒榮以逞於一時及夫秋高氣清霜露旣降則皆黃隕而無餘矣其能凌歲寒而不易行改度者非松也邪是故昔之君子每托之以自厲求君之志蓋亦若斯而已君之處也與松爲伍則嶷然有以自立及其爲時而出剛貞自持不爲物議之所移夸卒能立事功而澤生民初亦未嘗與松栢相悖也或者不知強謂君忘世而致疑於出處間可不可乎濂家靑蘿山之陽山西老松如戟度與君所居無大相遠第兵燹之餘巒光水色頗失故態栖栖於道路中未嘗不慨然懷君何時歸濂當持石鼎相隨釆黃精茯苓烹之於洞雲間亦一樂也不知君能余從否乎雖然匡山之靈其亦遲君久矣

孝思庵記

錢塘王生驥年二十即以春秋預薦浙江鄉闈旣貢南宮廷議喜其尚少以大器期之俾肄業成均中未幾　詔左御史大夫

汪公右御史大夫陳公姒東後英爲諸王伴讀生獲選入呉府
予時以學士兼 太子贊善大夫生因從予游一旦傳 旨命
群儒造縱鶴文生操觚立就予爲進呈 上親讀一再過喜
曰是子辭簡而意暢才氣皆佳及日將南至大祀于圜丘 上
復命群臣賦七言律十二韻冠以三百言序諸老生或難之生
與烏傷黄昶先成親跽讀御榻前上聽畢尤加獎厲云生初從
予學治經兼攻文辭未幾大進於前薦紳先生亟稱之無異言
予亦愛之甚謂其堪紹文脉也因叩其家世之詳驥曰其先系
出于周有敬宗者爲司徒時人號曰王家因以命氏至秦武
成侯離生二子曰元曰威元避秦居琅邪後徙臨沂威遷太原
之廣武由是王氏有太原琅邪二族晉丞相導出琅邪後時家
於江左其裔孫有居睦州桐廬者曰煦仕唐爲和州刺史生肅
清毛溥淘淵生時避五代亂以文人行稱周乾化中仕呉越官至
烏程悴烏程之弟宋錢唐令咏遂居虎林山中實驥之十五代
祖也驥之高祖父諱某曾祖父諱植皆以力本尚義見稱鄉人
多德之祖父名進字子愚號爲明誼處士生先君諱常年三
十出游番禺不幸客死時驥始七歲無所識知賴大父鞠育教
訓以克至有今日先是大父嘗圖地於西湖北山之間曰麓𡾰
嶺有三奇石怪松根蟠其上蔚然可觀大父既預爲壽藏且
曰此新兆也吾敢居其首乎南山梯子嶺先世數大墓存焉年
遠不敢遷倣古者葬衣冠之義斲木爲主書吾父名諱瘞其中
他日吾則祔其旁構庵廬三楹間額之曰孝思示後世不忘其

先也驥聞而識之久欲以庵記爲請先生脩史事嚴不敢有所
聞每念驥來南京時大父挈驥拜曾大父墓下慨然曰爾能顧
知讀書以亢吾宗非我之功實祖宗之澤是賴爾出於千里外
愼毋忘孝思也驥尤不能置于懷願先生嘉惠之孝思之說其
見諸傳記者不一而足非止乎詩也然其所謂孝者立身揚名
使天下之人皆曰王氏有子豈不爲孝之大者乎若規規不離
乎親側號諸人曰我能養我能養而父母之名雖同里閈亦若
無聞知如此而爲孝將焉用孝乎今生始加冠巾輒被薦乎鄉
入侍藩王以文辭上簡 帝心其榮可謂至矣榮之至者孝之
篤他日位益顯名愈揚使生者受封爵歿者膺贈典則生之孝
又爲何如哉是則孝思之義也庸非生之大父所深望者乎予
與生有師友之義爲記其庵故不以頌而以規

趙氏時思庵記

晉府録事趙君德懷其名爲古皐有詩於予曰古皐世居括蒼
嘗有屬籍于宋大父諱若順字和卿實魏悼王之十世孫通前
古載籍之言論義下上若王屑傾吐然恬於進取視銀黃焜燿
漠然無動于中當時和景姸被古冠服徜徉烟霞泉石間心曠
神怡超然於塵𡏖之表有不知白雲之移陰而夕陽之在樹也
逢賓朋滿座相與流連不忍舍離不解飲見其酣嬉淋漓觥籌
交錯浩浩然與之同適人藍之者且曰王孫家之故習也或曰
遺落世事其達士也哉於是州里皆稱爲有德之士凡忿爭不
直者悉來質焉文觴之酒使其各釋憾而去人至今能道之大

母胡氏宋吏部侍郎紘之六世孫女婦道母範皆兩無所愧尤篤於訓子古皐生也時年已六十爲之喜而不寐甫髫齓親自鞠育之節其燠寒時其饑飽及稍長使從名進士林彬祖學治經惟恐有懈怠意瀕卒猶執古皐手屬曰吾幸見兒成立將含笑入九泉矣雖然學無止法勗之哉勗之哉遂瞑年八十矣大父先卒年視大母而少六歲大父卒於某年月日大母卒於某年月日以某年月日葬麗水縣北四十里和樂鄉之太平里遂建菴廬以爲妥靈之所名之曰時思古皐蒙　國寵恩忝被任使今又受新命將爲縣繁昌官書有程不能持一觴走酹墓下願畀文刻諸菴中垂視孫子庶以著戀戀之思予聞之經曰春秋祭祀以時思之言不忘乎其親也不忘乎親孝矣孝之爲道非一而足也德懷行矣持己以廉清潔如冰雪庸非孝乎治民辯訟使各得其平又非孝乎業精于躬而名昭于時道足於己而文垂於後又非孝乎如是者德懷思之而日思之是則時思之大者不必時省塋域而後爲孝也他日入躋法從出刺方州華軒結軫佩綬懸魚過冢上冢以爲一族光榮使人指之謂趙氏之有孫不亦美乎予之有望於德懷者如是而已德懷本名古皐今以字行博學有識以能古文鳴其爲人也恂恂樂易所謂溫其如王者云

拙菴記

京口徐君德敬爲中書管勾居京師處一室不堊不華僅禦雨風環度圖書置榻其中每退食即徒步歸宴坐誦古人言寘署

不交請托不通自號曰拙菴襲封衍聖公魯國孔侯希學書拙菴字以遺之德敬復徵文於余余夫天下之拙者也德敬豈若余之拙乎世之人舌長且圓捷若轉丸恣談極吐如河出昆侖而東注適宜中理如斧斷木炭就火猱援木以升兎走壙而攫之以鶻也其巧於言也如此余則不能人問以機謝以不知人示以祕瞪目顧視莫達其旨人之所嘉余縱欲語舌大如杵不可以舉聞人之言汗流顙泚人之所諱余不能止闓口一發正觸禁忌人皆駭咲余不知恥余言之拙海內無二他人有識洞察纖微揭首知尾問白意貓未入其庭已覘其形始瞯其貌已盡其肺肝而究其緼與禍來熒熒出身以承禍方默默預防而避匿其巧於識也如此余貿貿不知憒憒無所思人之咲吾吾以爲喜人之怒吾吾徑情而直趨網羅當前吾以爲纖絲虎豹在後吾以爲犬貍吾識之拙當爲舉世師此二者乃吾所大拙其餘凝經憇綿錯綜紛披良平不能築其數游夏不能述以辭德敬豈有之乎然吾亦有不拙者聖人旣沒千載至今道存於經嶽海崇深茫乎無涯管乎無垠衆人遊其外而不得其內舐其膚而不味其腴吾則搜摩刮剔視其軌而足其跡入孔孟之庭而承其顏色斯不謂之巧不可也生民之叙有政有紀離爲六府合爲三事周公旣亡本摧末弊秦刻漢駁而世以不治吾握其要而舉之爬搔擇類取巨捐細德脩政舉禮成樂備廣厦細旃毋資之以獻替吾於斯藝雖管仲復生猶將扼其吭而鞭其背是不謂之巧不可也而德敬豈有是乎蓋人有所拙者必有

所巧有所巧者必有所拙拙於今必巧於古拙於詐必巧於智拙於人者必巧於天蘇張巧於言而拙於道孟子拙於遇合而巧於爲聖人之徒晁錯號稱智囊而拙於謀身萬石君拙於言語而爲漢名臣余誠樂吾之拙蓋將全吾之天而不暇恤乎人也今德敬居位處勢誦古人之言而以拙自賴其殆巧於天者歟巧於智者歟巧於古者歟然則德敬之巧也大矣過於人也遠矣爵祿之來有不可辭矣烏可以不記

清風亭記

清風亭者撫州金谿鄧彥誠之所築也彥誠世居雲林三十六峯之陽其先世多以志節著當宋之季天下大亂嘗集義兵以護鄉社助國家宋亡爲元七十又七年是爲至正壬辰天下復大亂撫州不守彥誠歎曰寇將至吾苟不衛宗人使及於難乎即召鄉里少年分隊伍樹砦柵於雲林山金鼓之聲晝夜不絕寇來輒敗衂而去薦紳之流依之以免者百數十家事平會府上其功將爵祿之彥誠謝曰吾之挺身禦寇不忘先世之明訓爾敢藉是以媒利耶掉頭去不顧乃於堂之西偏藝竹數萬竿引泉爲池而築是亭其中彥誠戴華陽巾被鶴氅衣日逍遙亭上游情物表瀟然與塵慮相忘人見之者疑爲古仙人御風而行可望而不可即僉曰是功成而不居者其視富貴利達何有哉宜名亭曰清風以勵衰俗彥誠唉而不答嗚呼志節之士世不多見矣昔聞有田疇者遭幽州始擾蕩析離居疇率宗人避難於無終山百姓歸之者五千餘家且數立奇勳以自見魏大

祖論功封爲亭侯邑五百戶嚕謝曰嚕自以始爲君難弭衆適
逃志義不立反以爲利耶固辭不受至今言嚕者慕其清風若
神龍游于玄閒欲一見之而不可得其視未建尺寸之功輒欲
重徼名爵者其爲混濁蓋亦甚矣今彥誠之行事皦皦不誣有
足多者予雖未敢遽謂如嚕察其志之所存寧不髣髴似之耶
然君子之論觀其志而不較其功功固有小大志豈有崇卑耶
志苟同功亦同也彥誠不必不如嚕者昭昭矣後之人聞彥誠
之風者豈不蹶然興起耶抑予聞撫爲文獻之邦士出其閒多
以道德忠義著聞載諸方策者斑斑可考彥誠以劬然一布衣
又能竭力捍寇如此豈雲林三十六峯秀靈實祉以致然耶不
然何其生賢之多也予因爲著清風亭記刻寘其亭上使人知所
自立頗謂有裨於政化文之不工固不暇計也彥誠名諒江西
提點刑獄諱元觀之諸孫來請記者其族人知南陽縣行父也
氣節亦森然可尚云

環翠亭記

臨川郡城之南有五峯巍然聳起如青芙蕖鮮靚可愛其青雲
第一峯雉堞實繞乎峯上旁支曼衍蜿蟺縈折㳂城直趍而西
如渴驥欲奔泉者是爲羅家之山大姓許氏世居其下其居之
後有地數畝餘承平之時有字仲孚者嘗承尊公之命植竹萬
竿而搆亭其中當積雨初霽晨光熹微空明掩映若青琉璃然
浮光閃彩晶熒連娟撲人衣袂皆成碧色中融於北南洋溢乎
西東莫不紺聯綠涵無有虧欠仲孚嘯歌亭上儼若經翠水之

陽而待笙鳳之噦也虞文靖公聞而樂之曰此足以抗清寥而
寘塵襟乃以琛翠題其額至正壬辰之亂烽火相連非惟亭且
毀而萬竹亦剪伐無餘過者爲之彈指咏嘅及逢
真人龍飛六合載清仲孚挈妻孥自山中歸既完其閭廬復構
亭以還舊貫而竹之萌孽亦叢叢然生三年而成林州之耆俊
與其有連者咸請夫仲孚舉觴次第爲壽且唶曰江右多名宗
右族昔時甲第相望而亭榭在在有之占幽勝而挹爽塏非不
美也兵興以來有一僨而不復者矣有困心衡慮僅脫於震蕩
者矣有爬梳不暇遷徙無常者矣况所謂遊觀之所哉今是亭
雖微可以卜許氏之有後足以克負先志前承後引蓋未有涯
也酒且酣相與歌曰五山拔起兮青巘巘六千君子兮何師師
鳳毛襹襹兮啄其腴秋風吹笙兮實[illegible]遡千載兮動遐思歟
巳而退壽後巳有陳闢先生者謂不可無以示後人乃同仲孚
來詞林請予爲之記嗚呼昔人有題名園記者言亭榭之興廢
可以占時之盛衰亭物甚微之今徵於仲孚其言似不誣也向
者仲孚出入於兵車蹂踐之間朝兢暮惕雖軀命不能自全今
得以安乎畊鑿崇乎書詩而於暇日怡情景物之表豈無其故
哉蓋 帝力如天撥亂而返之正四海致太平已十有餘年矣
觀仲孚熙熙以樂其生則江右諸郡可知江右諸郡如斯則天
下之廣又從可知矣是則斯亭之重搆非特爲仲孚喜繼而喜
實可以卜世道之向治三代之盛誠可期也予雖不文故樂爲
天下道之非止記一亭而已仲孚名仲麗嗜學而好脩士大夫

翁然稱之

蘭隱亭記

蘭隱亭者餘干葉君華卿之所築也華卿性清修不與塵俗交并皦皦然屹立物外雖身居城市中儼若重山密林青猿白鶴時給使乎左右也然物觸其前無以愜其意輒視之如秕穢自以爲幽芬遠聞而類貞人節士之操者惟蘭爲然乃蒔百本於層樓之下圓盆方甎羅列乎後先當春日如和東風娓娓動人蘭於斯時吐其芽而紫莖綠幹然其類清婉雅雖海外名香旃檀婆律之屬不足喻其芭蘭也華卿日繞百廻神凝而形忘暢然自得乃舞而歌曰采蘭兮采蘭白露兮霏霏芳生兮寒望美人兮不來撫瑤琴兮誰與彈旣而有肥遯君子聞往而慶之曰勿謂人遠河可涉兮勿謂山高嶺可陟兮聲氣之同爲相求兮歸視吾亭蘭正茶兮華卿遂相與肆筵設席以爲驩至夕乃休無歲不如之蘭雖草之屬亦似解華卿之意一榦之間特發雙葩以獻其妍流聞禁林虞文靖公揭文安公咸見於聲詩名曰瑞蘭後十年天下兵亂華卿扶携老倪避地臨川山中一去不返者十五春秋及夫六合廓清華卿始旋故里其樓與蘭皆化爲榛莽華卿慨然如失良友遽即其遺址建亭植芳蘭以寄嘯咏如初或勸之曰不仕無義子奈何溺是而廢恒經乎華卿曰年少時亦頗有志於仕自與世味酸鹹不相入遂投分於蘭如金石交今素髮垂領矣尚復何云哉州里遂號之爲蘭隱且以名其亭云華卿之子淸苑令秀實天性至孝報政將歸省思有

以悅覩之意徵爲文以記其亭予聞王度記云古者之贄天子
鬯諸侯薰大夫蘭士蕭皆取其物有香燥濕而不變者也蘭則
生澤中廣而長節節中赤高四五尺漢諸池苑及許昌宮中種
之以降神或雜粉中藏衣書中取其芬芳衛傳曰佩帨茝蘭亦言
其莖葉俱香而可充佩幃者也若今所藝之蘭香則香矣華實
易萎眞凡花等何以爲佩哉且鬯則鬱金薰則零陵香蕭則白
芷三者咸可佩胡爲今蘭獨不然乎近代紫陽方回考訂極精
而蘭則今名千金草及孩兒菊今蘭實古稱川續斷其言累數
百言而不止予亦未敢信其說也華卿嗜蘭久大夫士過從者
衆必嘗有以辨之雖然達人大觀以物付物而不泥於物苟辨
之於錙銖豈所謂磊落之士乎華卿但取蘭之馨可佩與否何
暇深討也予性亦愛蘭所居背山不能得盡種因縣藉之以堅
所蒔於甕旦出而夕入焉芳馨之氣冉冉溢於四座此無他予
心中有蘭而觸目鼻者未嘗無蘭也嫉去而歎聲在耳曹公許
而梅澤生予其理亦猶是也華卿有學之士乎故以此質之因
記於亭舉明年謝事而歸當見華卿餘干江上以觀肥遯君子
之末尚能擬猗蘭之操使善琴者彈之

新田山房記

諸暨爲紹興屬邑與婺鄰國初得婺時伐僞吳張氏相持未決
兵守諸暨界上張氏得諸暨爲藩籬乘間出兵侵掠兩軍屠戮
無虛時故諸暨被狂特甚崇甍巨室焚爲死灰燼竹樹花石
伐斷爲樓櫓戈祖柴薪之用民懼其害多徙避深山大谷間集

故址而不存過者傷之今國家平定已十餘年生民各安其業吾意其中必有修飭室廬以復盛時之觀者而未之見今年邑士方伯循爲余稱其友張君仁傑君諸暨北門之外故宅昔已燬及兵靖事息始闢址載橅創屋十餘楹旁植脩竹數百個時之花環藝左右琴床酒爐詩書之具咸列于室仁傑未亂時嘗有祿食至今郡縣屢薦之輒辭不赴以文墨自娛其所適號其室曰新甫山房願得余文記之一室之廢興爲事甚微然可以占世之治亂人之勞逸非徒然也方兵革之殷人有子女金帛懼不能保雖有居室誰暇完葺而知其安乎操梃荷戈之需呼號徵逮者填于門雖有花木之美詩酒之娛孰能樂之乎今仁傑獲俯仰一室以察時物之變狎性情之安果誰使然也非上之人撥亂致治之功耶自古極治之時賢且能者運于上而之民相安於下而不知其所由然飫飽歌呼秩然成文成周盛時之詩是也安知今不若古之時耶仁傑其試爲之余他日南歸駕小車過北門求有竹之家而問焉仁傑尚歌以發我余當鼓缶而和焉

水北山居記

古之君子其居朝市也雖繁華之膠葛恬然視之而却有山林之遐思焉今之君子其在山林雖清曠有餘往往嗤鄙爲不足而數與朝市之外慕唯恐失之豈人之彝性或固然歟抑習俗相仍之久而弗克變歟有能特立而不爲所移者殆所謂盆盎中之古罍洗也湖府經歷張君伯杖世居永嘉城中永嘉爲海

右名郡南引七閩東連二浙官軍士幟之所憩止蕃舶夷琛之所塡委氣勢甚䧺聲光渝浹人生其間孰不聞雞而興奔走於塵土冥茫中以求幾其尺寸之欲伯敢則不然結廬屋江之北茅檐竹扉僅蔽風日名之曰水北山居間與二三友携酒壺出由白鹿城登華蓋名山持盃浩歌聲振林木或櫂短艇具簑箸垂綸於江水中或呼小奚奴相隨行吟夔州堂上詩句不逼古人不欲休嘗其適意時乾坤空闊竟不知簪纓之代遷而寒暑之往來也人皆曰賢哉吾伯敢高情逸韵皦皦霞外迹雖朝市而心實山林其近於古之君子哉然予竊有疑焉使伯敢爲布衣時假此以洗心滌慮放幾可也今在大府爲元僚任七品之職舞四民之望亦云重矣而猶不忘乎山居無乃不可乎試以伯敢之意逆之官書叢脞不暇爬梳戴星出入猶以爲不足其能索句於寂寞之濱乎上承乎府公下轄乎掾曹不敢抗之以爲高不欲抑之以爲卑慮宜詳矣其能釣滄波而出白魚乎民情眞僞而莫之辨爭事繳掌而莫之集疑思入乎芒杪精析極乎毫厘其又能溯芳踪看山而流連光景乎是三者伯敢今咸無之而猶道之不置豈者將憑夢以見之耶或志之以示不能忘也我知之矣士君子不以出處二其心故賤貧不能攝富貴不能驕始終一節卓爲名臣伯敢之賢所可稱道者蓋如是而已其視朝得夕失者疏雲泉者賢不肖果何如哉雖然予猶有一說爲伯敢告焉嘗

大明麗天萬物畢照名一藝者必收占一才者必庸有如伯敢

之學之美誰不羨之其有不登於樞要者乎伯政宜悉屏江湖之念而益存魏闕之思俟他日功成名遂歸老於永北山居岸巾而坐與三二友追叙平生舊游子鮮酣觴從容而賦詩尚未晚贊禮郎張生子翺嘗從子游乃與伯政求記其事故相與一言之

新刊宋學士文集卷之三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國家圖書館
ROC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國家圖書館 R.O.C.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R.O.C.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國家圖書館 ROC
3454905 v4

新刊宋學士全集卷之四

賜進士第文林郎浦江縣知縣高淳韓叔陽彙集

後學浦江張元中編次

庠生董彭明校正

記 凡二十三章

代祀高麗國山川記

皇帝受天明命丕承正統薄海內外罔不臣妾德流惠敷浹于神人粤洪武三年春正月二日癸巳　上御奉天殿受群臣朝乃言曰朕以菲德惟天惟祖宗是賴位于諸侯王兆民之上郊廟祠享之禮朕不敢不恭然而名山大川能出雨雲以澤被生民者朕於報祈亦罔或弗欽邇者高麗國奉表稱臣已封其君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為王爵錫以金印而其境內山川未遑致祭非一視同仁之意儀曹其議行之於是禮部尚書臣崔亮郎中臣趙時春員外郎臣蘭以權主事臣黃肅相與具牢醴旛幣選志慮凝一可通神明之士充使者以行有司遂以臣徐師昊名上既復命　上出宿齋宮七日始御翰墨撰祝冊至十日庚子昧爽右丞相信國公臣徐達率文武百司序立龍墀之左右　上服通天冠絳紗袍復臨前殿默思久之方持香以授臣師昊置綵輿中導以音樂出奉天門　上親迂王趾送之臣師昊受命惟謹以夏五月某日甲子至其國某日甲子為壇三成於南門外攝行祀事其國王王顓暨諸陪臣先後駿奔以竭顯相之義當祀之晨天氣晏清海波不驚祥雲瑞飈廻旋上下宛若神靈來歆來格僉以謂　天子不鄙夷遠民龍光下被人神其欣雖鳥獸魚鼈之屬亦得翔泳於至化之中其於慶幸古所未覩爭欲勒文於石以垂示於無窮臣師昊聞之自古帝王以天下為一家雖海外要荒之地視如咫尺則公羊高所謂方望之事無所不通者固其宜也肆惟　皇上撫有萬邦壹遵先王成憲其有事遠徼山川如此之嚴者豈有他哉實為東民徼福使風雨以時年穀順成物無疵癘而已書曰至治馨香感于神明黍稷非馨明德惟馨神既歆厥明德洞達無間昭報嚮荅當有洋洋臨乎其上者矣臣師昊不佞請書是以為記以昭宣上德軫念遐方之氓不翅中國者當與東海相為無極云是歲某月日記

蔣山廣薦佛會記

皇帝御寶曆之四年海宇無虞洽于大康文武恬嬉雨風時順
於是恭默思道端居穆清罔有三二典天爲徒重念元季兵興
六合雄爭有生之類不得正命而終動億萬計靈氛糾蟠充塞
下土弔奠靡至㷀然無依天陰雨濕之夜其聲或啾啾有聞
宸衷盡傷若疚在躬且謂洗滌陰鬱升陟陽明惟大雄氏之教
爲然乃冬十有二月　詔徵江南有道浮屠十人詣于南京命
欽天監臣差以穀旦就蔣山太平興國禪寺丕建廣薦法會
上宿齋室却葷肉弗御者一月復　勑中書右丞相汪廣洋左
丞胡惟庸移書於城社之神具宣　上意俾神達諸冥期以畢
集五年春正月辛酉昧爽　上服皮弁服臨奉天殿群臣服朝
衣左右侍尚寶卿梁子忠啓　御撰章疏識以　皇帝之寶
上再拜燎香于爐復再拜　躬視疏已授禮部尚書陶凱凱捧
從黃道出午門寘龍輿中備法仗鼓吹導至蔣山天界總持萬
金及蔣山主僧行容率僧伽千人持香華出迎萬金取疏入大
雄殿用梵法從事白而焚之退閱三藏諸文自辛酉至癸亥止
當癸亥日晡加申諸浮屠行祠事已　上服皮弁服搢玉珪上
殿面大雄氏北向立群臣各衣法服以從和聲郎舉麾奏悅佛
之樂首曰善世曲　上再拜迎群臣亦再拜樂再奏昭信曲
上跪進熏薌奠幣復再拜樂三奏延慈曲相以悅佛之舞舞人
十其手各有所執或香或燈或珠玉明水或青蓮花氷桃暨名葩
衣食之物勢皆低昂應以節　上行初獻禮跪進清淨饌史冊
祝復再拜亞終二獻同其畔異者不用冊光祿卿徐興祖進饌

樂四奏曰法喜曲五奏曰禪悅曲舞同三獻已　上還大次群
臣退諸浮屠旋遶大雄氏寶座演梵咒三周以寓羣註之意初
斲山右地成六十坎漫以堊至是令軍卒五百負湯實之湯蒸
氣成雲諸浮屠遶幽爽入浴燎象衣使其吏以綵幢法樂引至
三解脫門門內五十步築方壇高四尺　上升壇東向坐侍儀
使溥博西向跪受　詔而出集幽爽而戒飭之詔已引入殿致
三佛之禮聽法於徑山禪師宗泐受毗尼戒於天竺法師慧日
復引而出命軌範師呪飯摩伽陀斛法食凡四十有九飯已夜
將半　上復上殿群臣從如初樂六奏徧應曲執事者徹豆
上再拜群臣同樂七奏妙濟曲　上拜送者再群臣復同樂八
奏善成曲　上至望燎位燎已　上還大次解嚴群臣趍出遂

闋前事二日婁風成寒飛雪灑空山川慘澹不辯草木　象輅
一至雲開日明祥光冲融布濩霄宇　天顏懌如歷陛而升嚴
恭對越不違咫尺俯伏拜跪穆然無聲儼如象馭陟降在廷諸
威神衆拱衛圜繞下逮冥靈來歆來饗焄蒿悽愴聳人毛髮此
皆精誠動乎天地感孚鬼神初不可以聲音笑貌爲也肆惟
皇上自臨御以來即詔禮官稽古定制京師有泰厲之祭王國
有國厲之祭若郡厲邑厲鄉厲類皆有祭其興哀於無祀之鬼
可謂備矣然　聖慮淵深猶恐未盡幽明之故特徵內典附以
先王之禮確然行之而弗疑豈非仁之至者乎昔者周文王作
靈臺掘地得死人之骨王曰更葬之天下謂文王爲賢澤及朽
骨而況於人夫瘞骨且爾矧欲挽其靈明於生道者則我

皇上好生之仁流衍無際將不間於顯幽誠與天地之德同大非言辭之可贊也猗歟盛哉祠部郎中李顏主事張孟兼蔡秉彝咸晢職掌禱祠親覩勝因謂不可無紀載以藏名山以揚聖德於罔極同請濂爲之文濂以老病固辭弗獲旣爲具列衍事如右復繫之以詩曰

皇鑒九有惪天惟仁明幽雖殊錫福則均死視如生屈將使俾一歸至和同符大鈞其一元綱解紐亂是用作黒祲漫靡白日爲薄孰靈匪人流血沱若積屍横縱悉沸溢堅其二霜月淒苦涼飈酸嚶苦然四顧精爽何依寒郊無人似聞夜啼鑄錢爲心寧免涕洟其三惟我 聖皇夙受佛記手執金輪纘天出治軫念幽潛胥不遑寐爰啓靈場谿彼蒙騎其四 皇輿載臨稽首大雄遙瞻猊座如覩睟容香凝霧集燈類星紅梵兒震雷鯨音號鐘其五鬼宿渡河夜漏將半飈輪羽幢其集如霰神池絜清鮮衣華粲滌塵垢身還清淨觀其六逌陟秘殿逌觀慈 皇開法去蓋受戒思防昔也昏酣棘塗青行今焉昭朗白晝康莊其七法筵設食厭名爲解化至河沙初因一粟無量香味用實其腹神變無方動皆充足其八鴻恩旣廣氛䤇全消乾坤清夷日月光昭嘉車端協玉燭時調大庭擊壤康衢列謡其九惟佛道弘拯拔群滯惟 皇體佛仁德斯被無潛弗灼有生咸遂史臣載文永垂來裔其十

游塗荊二山記

濂旣游瑯琊山起行至池河驛適郵卒遞內使監公牒至及開緘中咸濠梁古迹一卷 宸翰親題其外令濂搜訪與 青宫

言之濂因啓曰臨濠古迹唯塗荆二山最著按圖經塗山在昔
鍾離縣西九十五里荆山亦在縣西八十三里二山本相聯屬
而淮水繞荆山之背神禹鑿開使水流二山間其疏鑿之蹤故
在人思其功迄今弗能忘　青宫曰至中都當共往游焉余將
渡淮狩于王莊先生宜泝流而上扃今懷遠縣治以俟濂奉
教行以洪武乙卯冬十一月已巳發舟庚午日曛始泊縣西門
而　青宫已駐蹕於門東五里矣辛未濂上謁　青宫喜甚下
令以壬申游二山濂至期約懷遠文學掾王景彰宿舟中黎明
擢舟至塗山足曳杖入山山傍麓址舊皆民廬前渡石梁復斗
折而北累石爲墉多藝椒之園行可三里餘視大磐石青緑間
錯纇然欹足坐諦視之乾鮮交封之其閒有草生石上高一尺

其花可玩不假土力人取懸檐間呼爲石蓮華復行四里所巖
石犖确拾起道左危傾欲飛墜復二里所徹逕入灌莽抵崖罅
時泉一泓味甚甘後以生次四里水亭取水以禜雨多驗復一
里餘至山顛禹廟在焉廟已毁唯頹垣破礎存游目四顧長淮
西來渦河北滙而壽春臨濠宿州之境皆在冥茫昏杳中緬想
南北戰爭屯戍處爲感慨者久之山之下聚落甚盛廟史云名
禹會村乃禹會諸侯之地廬舍之比如櫛移趾入廟廟前杏樹
一章大可蔽牛二柏參差左右樹東寘小甕杏柯之水時津津
滴其中廟史云當晨霧四集水愈多其來如泉可代井汲石碣
二一大書有宋皇祖之廟六字下方刻宋慶元初州守劉仲光
自造禱雨記一亦記禱雨事皇甫斌紹熙庚戌來爲郡命鍾離

尉丁大榮作石未剥泐文尚可讀復從廟西循石坡而下鉅石
危立如人形遥望之一嫗儼然也相傳爲啓母石廟吏云居人
每刲羊豕祭之至有以粉黛飾其貌者閙之不覺失笑山坳舊
有僧房今廢久矣　鵂鶹不來忽使者至云扈從士馬多無橋
可以度河　青宫不復至矣言未既但見旌旗如鍬織摇曳上
荆山矣瀍亦下山麓入鯀廟見所題神號鄙俚棄而不睨出讀
祖無擇所賦歌京口孫臨爲書碑蓋無擇謫守壽春過此而作
也復北經縣治折而東行約三里所至荆山梁魏交鬭時就山
築堰以灌壽春其遺蹟猶班班可見復行三十步崖广如屋側
身而入石平如床座可坐人號爲卞和洞自西上復一里所過
避雨石石斜倚可避雨故名復六十步至産玉坡奇石駢列玄

贊而白緑綦如雪西有玉池椿荆迷路不可尋景彰欲導濟昔
峯庵足倦遂止時　青宫已獵逵郊瀍因登舟先還中都云惟
二山見諸載記者其說多乖殊以塗山言之春秋左氏傳云禹
會諸侯於塗山杜預注云在壽春縣東北說者云今濠州是也
國語史記則又云禹會諸侯於會稽故會稽亦有塗山吳越春
秋亦以塗山在會稽又非載塗山之歌應劭云塗山在永興北
說者云今會稽蕭山縣是也是二說已不能歸於一致矣至於
蘇鶚演義又云塗山有四一會稽二渝州三濠州四當塗乘其
處皆有禹迹或者遂謂禹之治水周嘗徧歴宇内而會諸侯嘗
在會稽之塗山柳子厚塗山銘蘇子瞻子由塗山詩指在濠州
者皆非是瀍之存疑而未決者一也以荆山言之荆山楚山也

楚之先王熊繹碑在荆山篳路藍縷以處草莽傳至成王始盛
又七傳至昭王始遷都郢昭王有言曰自吾先王受封望不過
江漢河非所獲罪則楚之封疆可知郢即今之江陵其地有荆
山一名景山荆故楚號也有之誠宜世則指爲濠州濠州古鍾
離子國與壽春密邇楚自昭王之後又歷十一傳至考烈王始
徙都壽春韓非子所載卞和獻王事乃在厲武文三王之際昭
王上接武王已越十世當三王時鍾離何嘗屬楚而強謂卞和
至此山邪新序又謂抱玉而泣在共王之時雜記又謂在懷王
及其子平王之時平王乃昭王之父下距懷王九世共王上至
武王亦六世何至顛倒錯亂如是邪濠之存疑而未决者二也
大抵山川遺跡非本諸經史者多不可信如葛洪丹井與郭景
純之墓在在有之縱以高世之智將何自辨其真僞邪必欲可
信塗山當稽之左氏以春秋爲正荆山當正諸史傳以江陵爲
正有謂塗山氏乃古國名禹曾娶其女者別是一說與此殊不
相涉也濠耆舊諸書遺忘欲盡所記憶者未必無舛訛輒緣紀
游因摭摘書之以發同游者一笑同游者蓋太子正字桂彥良
晉府長史朱伯言楚府長史朱伯清吳府伴讀王致遠及景彰
云後一月某日記

孫忠愍侯墳記

侯諱興祖字世安姓孫氏世爲濠州人祖六一府君贈中奉大
夫中書參知政事護軍追封樂安郡公祖妣陸氏追封樂安郡
夫人父遇仙封驃騎上將軍副大都督府事上護軍樂安郡公

毌謝氏封樂安郡夫人配王氏亦封樂安郡夫人子二人曰恪曰斗童女三人皆在室侯居幼齡而膽氣已雄會元運將終四方鼎沸侯隨大軍取和陽遂渡長江凡征討之事輒帥師以從畧姑孰連攻溧水溧陽元兵建水寨釆石以扼江險侯共擊走之乃定建業下毗陵授右都先鋒已而破宣城克宜興征婺饒衢歙池等州偽漢東侵鏖戰于龍江大敗其衆擒戮者過半陞統兵元帥繼擣入陣指揮營於瑞昌敗之進伐南昌遷天策衛指揮使偽吳圍安豐侯復赴援立功轉飛熊衛指揮使時安陸襄陽通泰皆未降大帥攻拔之侯亦有力焉遂鎮徐州紀律嚴肅敵兵莫敢犯擢驃騎大將軍副大都督府事未幾受 詔戍北平往討沙漠與元兵酣戰遂死之洪武三年某月日也享年三十有三事聞勑贈推忠宣力效節功臣龍虎上將軍北平等處行中書省左丞上護軍追封燕山侯謚曰忠愍配享開平忠武王廟復勑翰林學士臣濂誌其墳惟侯志氣倜儻以身許國身經百戰為世忠臣可謂豪傑不羣之士一旦歿于王事其孤不得迎尸以葬卜以是年某月日藏衣冠於州之鍾離縣於皇鄉某山之原起墳以表其處古者墳必有記所以著其里居官爵卒葬歲月以示於後者也今不敢廢因摭其槩勒石以納諸窆云

先大夫碑陰記

惟我 顯考府君朱公樹善深長不自食其報持以畀諸後人致使不肖濂獲際 上授經 昌辰忝以文墨事

青宮嘗侍　講禁林之日特膺　寵數錫贈顯考府君中順大
夫禮部侍郎顯妣陳氏德人濂時侍　上左右不敢稍離
於是遣殿廷儀禮司序班曾孫慎虔奉　制書展告墓次曾未
幾何陞濂翰林學士承旨例得追封三代更贈顯考嘉議大夫
禮部尚書顯妣淑人顯祖考贈亞中大夫太常少卿顯祖妣金
氏淑人而其誥辭乃　上所親製褒錫有加焉濂亦蒙
恩致政而歸方克躬詣兆域奠告如初惟是　皇仁如天
溥博無際澤及九泉負絕前比深懼無以垂示悠久因請前丞
相汪公朝宗大篆其所贈官封勅石塚前一以侈　上賜
一以昭先德使後世萬子孫思忠思孝永永不忘乎　君親
斯蓋濂惓惓之深望也洪武十年夏四月前翰林學士承　旨
嘉議大夫知　制誥兼脩　國史兼太子贊善大夫介子濂再
拜謹記介孫中書舍人璲書丹篆題

龍淵義塾記

至正十三年九月某甲子括蒼章君溢新建龍淵義塾成龍淵
即龍泉避唐諱更以今名相傳其地即歐冶子鑄劍處至今有
水號劍溪焉山深而川阻與通都大邑相去遠或二三百里雖
至近亦且半之鄉閭之子弟無所於學章君之先世嘗以為病
謀創桂山僊巖兩書院以無恒產未幾而皆廢章君深憂之與
諸子計曰無田是無塾也其奚可哉遂樽節凡費而用其餘斥
田至一百五十畮其妻黨陳京兄弟聞之以曾大父適齋先生
所遺二百三十畝有畸來爲之助章君曰吾事濟矣乃上地官

山之陰創燕居以奉先聖而先師爲之配春與秋行舍菜之禮旁列四齋曰遜敏曰知通曰敬業曰博約以居弟子員後敞正義堂月旦十五日鳴鼓集多士以申飭五倫之教前建大門榜之曰龍淵義塾甃其衢塗以達于東西灌木嘉蓊前後蔽蔭蓋鬱然二五歲聘經行脩明之士以爲講師諸生業進者月有賞才頴家單不能畢粮者資之使成其不帥教者罰及之田賦之出入主塾事者司焉日用有籍月考朒贏歲一會其數有餘則他貯益斥田以廣其業石華象溪二所復設別塾以教陳氏族子之幼者俟其長乃赴龍淵受業此其大凡也江浙行省叅知政事石抹公聞而嘉之檄本郡免其科繇俾無有所與章君既列條教序而刻諸石復懼來者不能保其終也俾來請濂記之惟

古者之建學也雖其爲制有小大之殊而所以導民衷扶世防者則一而已龍泉舊爲浙水東文獻之邦水心葉氏正則西山真氏希元實後先以學鳴聲感氣求類鳴機動擢魏科而典雄藩者聯華相望一時文物固嘗盛矣距今未及百年而繼之者何其鮮也豈俗尚不同遷有古今之異哉亦係乎學之興衰爲何如爾章君有見于斯不效特俗封殖吝固以爲肥家之計乃闢塾聘師以克紹先世之徽猷其立志甚弘而爲功甚溥陳京兄弟樂善好義以助其成自非適齋涵濡之澤亦曷能至於是哉章君之子若孫當夙夜以繼志爲事毋豐己以自私毋蠶蠹其間以啓爭端毋狎非類而斁厥彝訓毋植朋黨而互相低昂庶幾不負章君之意脫有違於是陳氏之中有端亮者宜匡正

之陳氏或不我胥也則鄉尹里師豈無勇於爲義者咸得糾之鄉尹里師又不我胥也則縣大夫之賢者宜扶樹而振發之是則章君之塾可相傳於無窮雖然無以遠慮爲也夫具人之形體者孰無人心哉苟讀濂文宜戰兢保守之弗暇矧敢壞因書之以爲記是歲十月具官宋濂記

長洲練氏義塾記

皇上建大號之八年以爲天下既已安輯而化民善俗之道猶有未備乃下詔郡縣凡閭里皆啓塾立師守令以時程督之於是雖窮鄉陋壤莫不有學吳郡長洲縣之尹山民居櫽庳習俗嗜利久不知教有司偶遺不舉大姓練塤自謂其父文達由睢來居嘗有志而未果今 明詔如此而塾不時立恐非 朝廷淑斯民意乃與弟箎謀夷土治材作堂三楹間以爲講習之所旁爲四室以供寢處延儒士高平范煥爲師俾里中子弟就學焉割田三十畝以食之始於洪武十一年正月越七月而後成具以其狀白于縣若郡郡許以爲宜塤乃遣書來請文紀成績古之爲治者其法雖詳然不越乎養與教而已養失其道則民貧教失其道則民暴貧則流而爲盜暴則夫而爲邪二者皆亂之始也是以先王重之二十五家之閭必有左右塾塾必有師師必以仕而老于家者爲之故是時無不學之民無無塾之地無邪僻淫靡之俗刑罰置而不用亂亡無所自而起其後强大諸侯欲圖得志相與燬詩書六藝之籍使其教壞而不行然尚踰數百年而後絕一民不悲叛其上教之足以感人若是

自秦以降無教者亡有教者存得其道者盛以延失其道者衰以促千載一轍也　皇上杳然懲前代之失大設學舍以教之欲使海内之民皆沾沐禮義此與先王之心何異墉非有化民之責乃能以淑其閭里是圖豈非君子哉君子之所爲貴乎可法於世他日三吴巨族人人能竭奉上設教之意以化其閭巷之民閭巷之民皆知尚禮義耻犯法如成周之時蓋將始於茲乎姑刻其事以俟

養親園記

天台楊君子善謁予而請曰善之少也習進士業從陳用晉彭允誠二先生將屢戰場屋輒不利於是棄去會海内兆靖奉二親遂竄山谷艱難險阻無不備嘗及今真人啓運六合一家幸得還先人之敝廬竊自念少壯之時思欲沾寸祿以榮親東馳西奔靡有寧歲定省曠而音問疎茲獲婆娑於膝下家公年已七十又二固幸康強然髮垂領而齒牙且動搖矣母之年如家公又益其二焉尪羸如不勝衣而出入之氣僅屬愛日之情恒怦怦然願聞申椒爲物性熱而味辛能益氣延年明目生津吾親所宜服餌而不可闕者也乃擇家南之沃壤數畝而爲九畦而十疇之使其土疏而壤鹵封爲直疇疇各有溝塍三尺輒樹一本以數計之將六伯焉周爲儲胥以護之使羊牛不得踐履夏氣方中絳實盈盈綴于枝間舉手觸之馨烈之氣郁遶於左右遂與子姓采而擷之以奉親有餘則售于千家之市獲其直以還買魚沽酒以爲親驩斑衣起舞每

歌之以侑觴歌曰我藝我樹其寔纍纍只薄言掇之其香弗斲只可以延年可以生津只樂兮樂兮吾以奉吾親只歌已二親亦欣欣爲之引滿頹然就醉今善雖出仕與有祿食遐想斯圃蘺蘺不能忘子顒爲善記之予聞用天道分地利孔子以爲庶人之孝說者謂其順時別五土所宜而播種之以養其父母蓋古之士者朝出耕暮歸讀聖人書亦常事爾後世習俗寖偷雞鳴而起從事於末作始有不知躬耕以爲養者如吾子善於瀾倒波隨之際屹立不遷不亦行古之道哉雖然子善以茂才應辟出仕明時亦既丞京府而贊治化當以守貴富保社稷和民人爲孝較之庶人之事則有不得而苟同者子善素爲明經之學其職見超卓有非人之所及豈不能以予言爲然乎予年加耄不足以言文力辭子善之請而其言益勤因濡毫而爲之記

朱氏家慶圖記

浦陽江上有朱仲賢氏年踰七十而其壽母尤夫人則歷九十二春秋矣猶康寧欽唶如恒人當候序和適壽母出坐輔隱堂中仲賢率家屬分立左右稱觴爲驩州里觀者莫不徘徊歎慕縣校官張君正卿獨曰是亦希有事也不可以不識命畫史作家慶圖裝褫成卷持示金華宋濂指曰鶴髮垂領神色恬康危坐榻上者壽母也其右方帶襞積冠張拱前趨而角巾三人從子男子也五冠者與一童子列其後者孫也二兒挾冊徐行自語顧語者曾孫也其左方盛服而參差立者四子婦也三兒二大一小大者携小者行手中執鞠花者曾孫女也重立於右上

二抱嬰孩一獻桃一捧茗旣者四孫之配也一俯倚榻上一牽壽毋衣一熙然侍立其側者三孫姪也指畢合而計之凡二十又八人且曰先生史官也其言信於海內願爲序而傳之嗟夫壽之爲言久也最人之所不可得也然亦有得焉而煢然索居者非壽也又有得焉而謀不及朝夕者非壽也又有得焉而左右不能孝且養者非壽也又有得焉而體疕氣羸十日九疾者非壽也又有得焉而禍患迭嬰中心靡寧者非壽也今壽毋享此高年尊安無疾孫子秩秩皆能盡禮家道豐裕心志怡愉是無五者之失而有自足之樂矣得不爲希有之事乎正卿之爲是舉宜也非過也且昔人之所至願一則曰壽一則曰壽非惟欲乎已又且祝於人豈不以壽出乎天而非人之所能乎哉或有之誠可歌也已吾婺素號文獻之邦振黃鍾之鏗鍧剪毛羽之紛雜者比比有之其能爲仲賢撰爲賦頌矣乎

戴亭張氏譜圖記

張出自姬姓青陽氏第五子揮爲弓正始造弓矢寔張羅以取禽獸主祀弧星世掌其職賜姓張氏周宣王時有卿士張仲其後裔事晉爲大夫張侯生老老生君臣君臣生趯趯生骼骼孫曰抑朔至三卿分晉張氏事韓韓相開地生平凡相五君平生良字子房其孫子寔蕃分布四方有安定范陽太原南陽燉煌脩武上谷沛國梁國滎陽平原京兆清河等四十三望大抵皆良之裔故唐初定清河爲乙門其所由來者遠矣句容戴亭張氏自汴而遷則始於大理評事要皆出於四十三族之中慶更

兵燹圖譜喪不能言其爲幾世諱事生讓三傳至邦寧邦顯邦
寧生孝仁孝榮孝仁生景逢景逵生應珍應蘭應珍生鄉貢進
士志禮孝榮生溧陽學諭景先次元英景明景先生應開應熙
元英生王山教諭應辰金壇稅務副使應麒次應麟應時應麒
生四子遂還金壇應麟生志遠志達生文賢文賢生允隣允達
允成景明生應和應和生志穎志穎生文原文原生伯常邦顯
生日升日升生恩恭恩恭生雲霓雲霓生天麟天錫天福天錫
生文昌文昱文主文昱知青陽縣自謙逮今十有二世析爲三
十四支而族屬之衆將數百人當科目之典也以五見其揀試
者各有其人冠衣濟如鏘佩鏘如論道德而談唐虞繽紛而舒
徐人或造之但見其棟宇鱗次衢徑交羅朝夕循環於詩書俎

豆間竟迷其西東故鄉之稱望族者一則曰戴亭張氏二則曰
戴亭張氏云先是應和嘗於譜燬之餘蒐采而圖之未盡其詳
而歿其孫文原出而補其闕請序於申屠推官駉未幾又燬於
兵文原之從子允達恐愈久而愈忘也乃以耳目之所記疏其
大槩來謁於予曰先生有職於太史氏其言必見信於世幸不
鄙而文諸稗予因不辭按史表之法書而遺之嗚呼圖譜尙之
不見即今史之不設大小宗之法遂廢而弗之講允達能惓惓
於圖譜之脩亦可謂賢也已允達有士行尤致謹於先世遺文
裝潢成卷而珍襲之其於崇孝廣敬之道蓋有知無不爲云

西甌黃氏家牒記

黃本陸終之後受封於黃若春秋所書黃人是也其後爲楚所

臧散居江淮間以國爲氏在宋之季有諱定者家揚之六合爲
兵馬副都監元兵攻揚定同大將與之鏖戰敗績挈妻季渝浙
江居處之龍泉會蘘愍公唆都帥師攻處定復隨州兵出戰至
九里潭力屈就擒唆都命梲其衣反接于樹彎弓而向之曰速
降速降不降矢貫汝心矣定毅然弗爲動定季女甫金聞之獨
泣曰女子緩急無用理誠不誣妾雖不才忍見父入鬼籙乎乃
脫簪珥蓬首垢面走馬謁唆都曰將軍平江南一才一藝宜不
忍棄妾父有大將之畧奈何寘之死地即死愈堅他敵心於將
軍甚無益也故妾含恥來言將軍苟不聽妾請與父同死誓不
獨生也唆都義之即命釋其縛俾隸麾下同掠地閩中權授忠
武校尉建寧路下千戶且命梲精兵擊延平之沙縣定嘆曰吾

宋臣也不能死其頷有泚矣奈何加兵向之乃引疾固辭寓建
寧之甌寧將終老焉後五年復擢泗州五河縣尹階承務郎未
及代又棄官歸以壽考終葬城南蓮華池上定娶某郡連氏生
四子世部世衡世得世虎世衡卽復翼總把總把軍職也世虎
有勇力能以手握巨竹破之世衡獨有後餘皆無傳世衡亦娶
連氏生三子義夫老柱細良歿葬壽山之原義夫字世忠娶建
安陳著足生四子同壽衆嘉如浦晉保歿葬聖佛壇之岡同壽
衆嘉蚤夭如浦字子讓娶建安張稱生四子仁義智貴仁字淵
靜以易經舉鄉貢進士名列第四以溫純能詞章選爲太常贊
禮郎階將仕佐郎娶泰州張惠義字永宜智夫貴字用和王氏
出也晉保字居德年十六郡庠私試輒先列已而深通易經應

書鄉閭遂有薦于朝者授忠州鄷都丞娶其郡張淑書生二子炳烔炳蚤夭老柱好武藝娶其氏生一子閭其所習如其父歿于軍細良娶其氏生一子其矜義夫既歿如蒲八歲曾保四歲家事絕艱辛陳氏以黃乃宦族氷雪自守越五年其外伯父馮翁力奪其志適里之同姓黃清字寒潭實桂甫之子宋孔目官其之孫鞠育二子擇名師傅授以詩書不翅親父二子亦感其恩能孝養之生事葬祭終身無違者清之弟淨既生子琪琪復生子福慧矣孔目之宗當不墜如蒲乃還奉五河君之祀其子仁嘗從予學明經聞術其家牒使後人有所於考請予序之予聞氏族之學昔人所甚重所以明同異辯親疎別是非也蓋氣血相貫喘息相通唯正系之傳則然儻以他氏參之此即莒人之族鄙不可不慎也寒潭固同姓其家承胤既有其人子議之自稱其父斯近禮已况五河君以武顯而居德及仁方以詩書起家易武以文尤可見能亢其宗者其顯融蓋未艾也若弗辭而爲之記詩有云子子孫孫勿替引之黃氏之後人益思其自慎者哉

俞巨川墓記

余致政家居澄坐於靜軒中日與造化者游凡文墨之事一皆謝却忽伏龍山海禪師金華童子陽同麗水俞原善迺翩而踵余門禪師爲原善而致辭曰原善名善衞居括蒼之麗水其先有諱德者嘗爲松陽校官自是以詩書爲業校官生義義生通通生明家道雖寖裕而敦龐樸茂不爲外物而遷朝出耕暮歸

讀古人書柔仁自持與人語唯恐傷氣尤懼隸卒不嘗避虎狼足迹未嘗至公門科繇之應求豪有力者兼之貨賄隨其所命不敢出一言較多寡幸其見聽輒閉戶自詫曰吾屬無患矣明生淶字巨川年未弱冠見祖父失之太柔慨然曰苟持此而不變其尚足以立家乎或有事州縣巨川奮身直前揖拜上官皆不踰於禮節吏欲爲姦利輒窮根柢不使其滋蔓凡有所期會朝受令逮日落即集羣家相戒曰是子才智兩全不比其乃公可欺吾當謹避之爾自是其家安輯鷄犬亦不驚貲業益致殷盛然篤於倫品嗜善不厭仲弟巨淵遘風痼之疾巨川晝夜憂如己有之聘醫注藥殆無虛日至而烹鍊火候必躬親視之及巨淵亡撫育其二子尤有恩意鄉鄰之中孤嫠者老且病者困乏無依者振之恤之唯恐有不及俞源有橋二所曰利涉曰康濟溪水暴悍旋踵輒敗壞巨川憫涉者告病皆重建之如履平地去家十里所慧力古招提在焉蕪廢不治而荒榛沒人巨川爲造殿堂門廡莊嚴像設無不畢備具疏延碧潭澄師主持寺事復施毗盧藏經以實之樊嶺慈仁寺棟宇雖隆而浮屠氏諸像未完巨川召良工摶土造之始稱其伽藍之制其存心爲善大率類此年六十三以至正乙未六月十日卒于家其年甲子某月日葬于北山之麓巨川娶陳顏二氏男四人長即原善有學行嘗從許文懿公門人遊仲父巨淵喪在淺上原善造穴於父墓之側奉而藏焉乃捐私錢築孝思庵買田若干畝入其租以供祀事錙銖不以煩仲父諸子鄉人士稱之次善麟次善詵

次善護女三人湯源吳華高聽其婿也孫二人其巨川爲人外剛毅而內慈惠遇事以誠澹不尚浮藻知儒術旁通醫藥卜筮之學嗜義如嗜利今不幸已矣原善泰太史公名非一日無以自通於執事謹介吾儕爲之先容願太史公畀矜之賜以冢上之銘也於是原善出再拜其有請如前而加切焉余與誠意伯劉公伯溫御史中丞章公三益嘗同朝二公嘗括蒼人每品評鄉邦人物輒稱曰麗水俞巨川仁人也其家世以積善稱余固已聞之矣今原善之至復知詳焉然爲善者當有後非惟巨川能亢其宗而其後裔食前人之報者當未艾也爵祿之來夫孰禦之哉予不辭而爲之銘銘曰

彼悍如狼我仁如麟彼雖齗齗我則振振所以才智鍾于後昆
家有餘慶恒在善人紫綬金章行當大其門

金溪縣義渡記

撫州金溪縣南若干里盱水與清江合流入于汝名曰東溪其地爲四達之衝人之所負物之所載咸出焉溪廣不可梁必藉舟亂流以濟當氣升水起驚湍巇濯以激金鐵蹄時不能遡涉或水落氣縮冰霜寒沍類揭跣以進若履刀戟然人病之溪濱質行士曰何有華惻然以爲已憂伐堅木造舟寘諸衝往者聚數十人輒渡之來者亦然割田食舟子自朝抵夕不敢斯須違去舟敗更新之周語曰辰角見而雨畢天根見而水涸雨畢而除道水涸而成梁此有司濟人常事爾初不責民也有華以編氓能佐官政之不及可不謂賢哉有華字祥瑞周窮扶難樂多

架橋其事蓋不一而足云

天台廣濟橋記

天台縣西二十里有山曰鷄鴣二水發源其間合流至長洋復折而西與大溪匯然後滔滔東逝當夏潦秋霖水驟進氣勢奔突只尺如隔胡越里人壘石爲小橋不能禦水怒竟蝕而去邑大姓洪紹生憂之乃集子姓與謀累址于淵鑿石于山犬牙相函魚鱗密比架爲高梁崇以尺計者二十有五修倍之翼以石欄與橋相齊覽東西兩隄各二百尺有畸傍築庵廬三楹間招浮屠惠澄者守之始事至正己亥之三月訖功於庚子之十一月費錢一萬緡夫工一萬二百橋成隱然如虹霓跨空而收截險利涉之效下視飛濤如袵席遂名之曰廣濟云予聞橋之名始於殷至秦漢多興稱以其有小大之殊而濟人之功則一也世道陵夷使拔一毛以利物則頮然怒其視紹生一門見人病猶己病者幾何人哉嗚呼若紹生者亦可謂惠人也已昔蔡襄記萬安渡石橋不過一百二十二字又葉正則作利涉橋記乃六倍之予斟酌其繁簡而爲斯記俾刻焉紹生字傳可其先有諱漢者唐末自浦江海塘來遷世多儒至紹生益力本尚義其子曰居安居易居息姪曰夢熊濟浩稹翁祿翁居易郎來請記者今爲國子生云

玄武石記

吳興林君靜嗜道家言事玄武神尤謹一旦出游虎林忽遇羽客髮髩而方瞳揖林君曰吾與子生同里何遽忘之邪問其里

居姓名咲而不荅彊之則曰乃李自然也客鼇峰之紫陽庵言
訖飄然而逝未幾夜夢羽客持龜與蛇施施而來謂林君曰子
能往鼇峰乎吾遲子矣林君異之翼日遂行既至逢龜蛇出洞
中已而不見林君因斸地獲石類鳧卵圓且黝滑而視之玄武
神黃帕首按劍坐雲中龜蛇在下衣袂翩翩如淡金色背文外
爲黑緣其內正白別有黑龜昂首行蛇絡之所現之像毫末備
悉雖善繪者不是過也林君獲之謁曰此吾之玄徵亟往庵中
覓羽客無有也乃懷石以歸畫成二圖徵余爲之記余聞天地
之運二氣絪緼自色自形其變孔神惟其孔神凡人心思之所
能及者物具有焉且玄武之稱見于禮經其爲軍陳以象天也
蓋玄黑也北方之色也武龜蛇鱗甲之象也取其能禦侮也未
聞有所謂神也迨于宋初避聖祖諱始易玄爲眞其名眞武以
爲神乎按劍而足躡龜蛇殆起於道家傳會之說乎且傳會固
也何爲圓石之中果有類像之異乎夫石與天地俱生而傳會
者後代也又何爲乎脗合無毫髮之爽乎將神變不可測者偶
與之合乎抑事之未見已兆於先乎不特此也梓潼之有神亦
非古也天曆中有官於麗水者曰韓氏亦獲玄石石文有神戴
席帽乘白騾揚鞭而行一蒼頭後從其與林君所獲無大相遠
者不知果何爲而然乎豈理之常者可以推理之變者誠不可
致詰乎人心至靈一念之感其小者草木或無根而生華其大
者日星或退舍而見異況天地間之神出有入無块圠紛紜又
何所不有乎欲徇小夫之末習而致疑於造化之所爲可不可

乎今林君之爲人沉潛而有守而事玄武神又甚謹其必有所
感而致於斯乎所謂同里又李自然云者蓋示萬物之理同出
於自然知同出於自然則大道可致大道可致則神當在林君
之心而不在於石矣林君勉乎哉林君勉乎哉林君字子山靜
其名也以瑶臺玄史爲之號博學通文詞見羽客以洪武元年
八月二十五日入夢則是月之晦獲石乃九月之朔云

靈洞題名後記

蘭溪棲真院靈洞題名乃蒙齋右史范公端臣乾道五年己丑
季秋二十三日所書潘若明誌右史之墓謂其篆楷草隸皆造
於妙今觀遺墨其言實有不誣者矣然其所題之名凡四曰韓
無咎者龍圖閣學士南澗公元吉也曰范元卿者即右史蘭溪
人曰呂伯恭者金華東萊成公也曰曾正中者章貢文清公幾
世之諸孫也曰無咎之子淲者淲字仲止文學追亞其父父號
南澗人因稱其爲澗泉也蓋成公爲文清之外孫視正中爲內
外兄弟南澗實成公之外舅而右史又成公之親友故相與同
爲此遊他瑣瑣者要不得與之也成公時居母曾夫人憂至是
年二月從古會妻韓氏物故已八年於是南澗復以次女爲之
配其如德清行親迎之禮起自五月二十日至八月十一日始
還以韓夫人廟見南澗父子及正中同來於婺者豈或爲昏事
之故邪初成公之伯祖父中書舍人本中親傳中原文獻而
入南僑寓信之廣教寺已而文清辭廣西運判亦來居之文清
則孔文仲武仲之甥劉器之胡康侯之高第弟子二公講學甚

契故以女妻舍人從子倉部郎官大器即成公之父也南澗出於雍丘桐木之韓後寓廣信其先人少師持國與程洛公司馬温公呂申公爲友而南澗能紹家學爲一代冠冕右史則從叔父香溪先生浚學經而深於性理者也有若四君子之所學其家世淵源師友傳授尚班班可考見當其徘徊山水之間特欲發舒精神而涵泳萬象之妙非比尋常之遊衍而已也院僧介眉上人嗜古特甚每撫壁間題識不勝高山仰止之思仍慮漫滅不存募巨石勒置廡下介義空勝公求予記之因爲疏其梗槩於下方至若續題乃右史之弟俞之筆實紹熙三年壬子距前題已丑已二十有四年而四君子者皆作土中人矣自壬子至今至正丙午又一百七十五載人事之變遷者何可勝道唯有德之士其名弗磨見之如存不知其亡也覽此者其亦思有以自立也

蘭亭觴詠圖記

蘭亭觴詠圖一卷相傳爲李公麟所畫觀其運意狀物極有思致似非公麟不能先畫蘭亭一所俯臨清流上甚幽邃四面皆簾簾半捲旁周欄楯中設方几几上硏墨各一紙三二成軸一布几間有美丈夫坐几後冠竹籜冠服大布衣右手操翰直然若遐思凝羲之草序時也後列二童一侍側一吹火爇鼎鼎水沸將瀹湯前一童傍欄睨溪溪中白鵝三一去一反顧一飛起波面厠二鵝間溪上皆崇山峻嶺有水自中出三級水匝寘酒尊四一童左手執袂右入尊勺酒一童執觴一童執壺夾左右

立尊前有案列觴五觴各有舟如荷葉二童執觴流於溪一童
傴立其後舉觴次第授之旁有小梃觴泊岸觸之使逝又西有
石磴磴上覆舟一列觴三一童執壺注觴中一童取酒瓷飲次
畫郡功曹魏滂右將軍王羲之滂左執卷回顧羲之伸右手欲
受卷觀羲之左持卷授滂未授右執翰凝視若將塗竄然風流
之狀猶可彷彿想見次畫散騎常侍郄曇左右手展卷自誦次
畫滎陽桓偉餘杭令謝藤偉坦腹坐左手撚鬚氣甚豪右執卷
猗大帶間藤解襟盤礴詩思久未屬握拳作欠伸勢次畫侍郎
謝瑰左持卷當膺右握翰撫膝上次畫王凝之潁川庾友王渙
之凝之袒兩肩左手垂硯側右執卷授友友袒如凝之方軸紙
作卷卷末紙叅差以掌齊之渙之袒如友兩手抱膝微吟次畫

行參軍華卬仡虎袒裼如渙之伸一足坐舉手取觴飲次畫餘
杭令孫統琅琊王友謝安行參軍曹茂府主簿任凝統弛左足
又兩手着膝安蹶右足左手壓硯令不動右指畫作汁二人相
向坐茂兩手執紙直垂褫轉軸之凝袒衣露左臂壓膝上翹一
足如統旋首顧茂目光烱然次畫左司馬孫綽斂衽危坐若汨
然無所爲者次畫潁川庾蘊年且耄坐久思起右手據地一童
挾左臂扶之次畫行參軍楊模衣半袒罥足起立袒一足揚雙
袖向前翩翩如舞次畫王獻之王肅之鎮東司馬虞說任城呂
系府主簿后綿獻之襟細半敞垂右手着地左掖膝肅之困甚
不可支一手撚紙作釘刺鼻令嚏說袒半衣兩手展卷讀系向
說右手據席左袖出背後閣膝上臂露者半俯身就說作聽狀

縛足心並翹一足兩手持卷夾膝身微側次書參軍孔熾坦腹
仰面視霄漢翹一足左持卷枕膝右據地傍一童伏溪晰以小
梃致觴欲飲熾次書參軍劉密袒衣坐左手執袂右入水微波
動指間前有觴泛流而下欲取之旁有殺觴流去次書王玄之
水與今王彬之郡五官謝繹王徽之玄之展卷斜視露左手右
不見彬之與玄之對袒肩坐伸手借卷繹亦袒垂左臂右執翰
歷齊臂擁將操之徵之左華卷至腕右操翰欲寫未寫次書府
功曹勞夷行參軍徐豐之夷豐之相向夷左執觴右手夾觴側
若獻豐之豐之面仰視皆袒至腕上勢粗甚右手向身扎取觴
似欲酬夷者次書長岑令華耆右執觴未飲左探擬旁睨豐之
泮泮有喜色次書徐州西平曹華右執卷側身欲讀左手隱次

豐王蘊之領國大將軍掾下邳司徒左西屬謝萬彭城曹謹任
城呂本蘊之箕踞坐交臂兩膝間一握拳一舒掌掌覆拳背迎
半歡舉手迎觴欲取萬肩半袒左按紙右在肘下側目視迎謹
伸右足左持觴領未本翹一足屈臂枕膝持翰貼耳上頭微仰
若苦吟者次書上虞令華茂山陰令虞谷中軍參軍孫嗣茂袒
肩右執翰垂下欲擲轉首共谷話谷袒衣與茂同右持觴斜茂
嗣拊掌大笑一足踢次書陳郡袁嶠之行參軍王豐之豐之展
卷仰首讀背微傴嶠之雙合掌相向舞似對之擊節者次書二童
挪夾石橋橋有扶闌二童度橋上一持器疑貯觴者一倚闌戲
手指溪中溪左右各一童操小梃邀觴削收之其側有覆觴二
舟兩別有一童山椰下身半露自蘭亭至石橋溪水詰曲流如

龍奔溪右二十人溪左二十有二人其中冠者十有二人巾者
三十人衣皆褒加紳各地坐藉以方裀或熊虎皮研紙墨筆各
具有詩者各繫人傍兩篇成者十有一人一篇成者十有五人
不成者十有六人其狀人人殊誠可謂善畫者已今去永和癸
丑不翅千有餘年計其一時人物之盛清標雅致浮動於左尊
右組間猶可即此圖以想見其事然而俛仰今昔時異世殊崇
山峻嶺固不改於舊而昔人果安在哉後之人欲見有不可得
徒想像於圖畫中亦足悲矣噫世間萬事往往如是是何足深
道唯辭章勞烈足以傳世於無窮其人雖死猶不死也如王謝
諸人是已使公麟復生尚得描貌之乎予見此卷於友人家因
借歸記其事如右時一覽焉則有不勝感慨者矣

饒氏杏庭記

臨川曾先生旦初勖教成均嘗以其鄉友饒君孟持杏庭記爲
請予年踰六望七精神衰耗四方求文者接踵于門心極厭之
則作而固辭先生之請至六七而不倦予以先生有學之士其
言之勤如此意必有所屬因詢其詳先生曰孟持故詩書家其
先祖手植文杏一章於所居之西兵燹之餘風枝露幹屹然蒼
烟中疑有百靈訶衛之者孟持因樹亭其側名曰杏庭然孟持
之意非以爲觀美也唯汲汲乎先祖是思當春陽和煦生氣鬯
達自本而末咸周流而無間則思其與道爲體精神發舒無往
而不在也秋高氣清葉脫而色不澤所謂歸根復命返於沖漠
則思其順時斂藏不誇能不矜寵也朝露其沐浥乎其容則思

其煦潄而興正衣冠而屹立也夕颸作京泠然其音則思其出坐中堂若謦欬之初聆也一動靜一云爲之間見杏則如見其先祖焉所以聳動其心志警戒其昏惰者大有資於學功視彼拈葩摘豔以爲耳目娛者其可同日語哉此誠有關於彝倫之重不避冊三之瀆職此故也予聞之嘆曰孟持亦可謂孝子矣乎昔者召伯循行南國以布文王之政或舍甘棠之下其後人思其德尚愛其樹而不忍傷剪先祖手所親植者乎宜乎孟持之不能忘也孟持不忘於杏且如斯則夫手澤之在書口澤之在桮棬其所感又當何如哉孟持可謂孝子者矣雖然遠取於物不若近取諸身孟持之身內而心膂外而髮膚非先祖一氣之所分者乎一氣之所分則是身乃先祖之有也儻喬失宜非孝矣登高臨深非孝矣言行弗擇非孝矣忠節有爽非孝矣涖事不勤非孝矣孟持可不慎乎雖然杏一物耳孟持以先祖手植如或見之則其於身殆有不言而喻者矣予之云云不置無乃過於思慮矣乎先生曰子之言善不專爲孟持頌

重榮桂記

廬陵周氏奕葉以書詩爲業有字孟聲者與其子學顏皆以文鳴薦紳間故廬在吉水之泥田邨門墉之內桂樹一章扶疎而離褷書日成陰縱衡可二畝遠望之童童若車蓋然元至正壬辰紅巾盜起廬舍皆化爲煨燼桂亦焚死剪取其枝柯爲薪唯幹獨存越五年丙申桂忽發綠芽膚間已而愈長不數年間蓊

幾若雲布東南有小桂者二亦壞於兵至是萌蘖出自根柢枝葉沃如也閭師里尹過之戟手指曰此非祥也妖也物反常則為妖烈火之所焮炙津枯于內枝焦于外生意安能貫之生意不貫而萌蘖惡乎生苟謂其生為祥則倒竪之槐僵起之柳不亦祥之大者歟或曰非也此祥也天地之間有開必先其機之動間不容髮萊公之感插竹生筍田氏之聚枯荊再華蓋草木最得氣之先者也大化流行占盛衰者每於斯觀其兆焉唐人以擢第者為折桂此殆周氏科目之徵乎二者之論久未有所定 國朝洪武庚戌學顏之子仲方以明經舉于鄉會試南宮除侍儀使出為中牟令以政事聞然後始知桂之重榮非為妖也實祥也予嘗聞之人事之與天道誠相表裏有感必有應始終循環無窮今以茲桂徵天而驗人其祥固無疑者然而君子之論祥當在人不可使物得以專之仲方益率德勵行使德業遠聞既以華其躬又以燾其後人周氏之興其殆未艾也歟係之以詩曰

維桂之良其色中黃其氣必芳有士治經藝之子庭比德之馨帕額甡爰來蔓我廬桂亦變枯槁翳屹然自踵至顛其氣絕弗聯胡彼綠苞怒長如毛有華其實日益以榮車蓋童童敷陰正濃大化絪縕何屈不伸瑞應之純孰謹孰吹為祥為妖匪德曷要德將何徵舉其芳榮以契其真天昌其家悴而復華厥兆孔嘉勿翦勿傷是培是封沃以靈漿君子有云瑞當在人其福乃臻我陳我詩其辭則枹匪頌以規

渤泥入貢記 渤泥國表附

濂承 旨禁林日福建行省都事沈秩來謁曰洪武三年秋八月秩與監察御史張敬之等奉 詔往諭渤泥國冬十月由泉南入海四年春三月乙酉朔達闍婆又踰月始至其國國王馬合謨沙僻處海中倨傲無人臣禮秩令譯人通言曰 皇帝撫有四海日月所照霜露所隊無不奉表稱臣渤泥以彈丸之地乃欲抗 天威邪王大悟舉手加額曰 皇帝為天下主即吾之君父安敢云抗秩即折之曰王既知君父之尊為臣子者奈何不敬亟撤王座而更設鄉几實 詔書其上命王帥官屬列拜于庭秩奉 詔立宣之王俯伏以聽成禮而退明日王辭曰近者蘇祿起兵來侵子女玉帛盡為所掠必俟三年後國事稍紓造舟入貢爾秩曰 皇帝登大寶已有年矣四夷之國東則日本高麗南則交趾占城闍婆西則吐蕃北則蒙古諸部落使者接踵于道王即行已晚何謂三年王曰地瘠民貧愧無奇珎以獻故將遲遲爾非有他也秩曰 皇帝富有四海豈有所求於王但欲王之稱藩一示無外爾王曰容與相臣圖之又明日其相王宗恕來曰使者之言良是請以五月五日成行闍婆者人聞王曰蘇祿來攻王帥師却之今聞歸誠中國無我闍婆矣王惑之秩復走見王王辭以疾秩大言謂宗恕曰爾謂闍婆非中國臣邪闍婆尚稱臣於爾國乎何有使者朝還天兵且夕至雖欲噬臍悔可及乎宗恕悚然曰敬聞命矣乃入白王王大會其屬共議遣亦思麻逸等四人入朝臨發王以金佩刀吉貝布

爲贈秩毅然辭之王顧近侍曰中國使者廉絜乃如是邪闍婆
來人誅索每無厭況強之而不受邪爾曹宜效之秩以涉海萬
里不可以無紀乃與敬之各賦一詩王大悅書于板中懸之既
與王別舟行至海口王又戒左右言令人與亦思麻逸曰使者
不受刀布爾等必不還矣秩恐王不喻復走王所及覆聲曉之
王曰使者之言如此予中心釋然矣王舉酒爲別酹地祝曰願
使者蚤還中國願亦思麻逸蚤歸敝邦秋八月十五日還京師
十六日以亦思麻逸等入 見錫宴於會同館已而遣歸寵賚
其王甚厚云其所貢物鴉鶻生玳瑁大片龍腦米龍腦黃蠟降
真諸香其表用金刻番書彷彿如回鶻書其文鄙陋不足觀
皇太子牋用銀牋文與表相類其地炎熱多風雨無城郭樹木

柵爲固王之所居若樓觀以貝多葉王綰髻裸跣腰纏花布無
輿馬出入徒行城中人不滿三千家多業漁剪髮齊額婦人衣
短衫僅蔽胷背腰繫花布散髮跣足其物產只吉貝黃蠟降真
龜筒玳瑁檳榔煑海爲鹽瀝椰漿爲酒無稻麥捕生魚鰕蟹食
之兼食沙糊沙糊者取樹實爲漿澄漉膩如粉食之能不饑食
無器皿以竹編貝多葉爲之食畢則棄之番書無筆札以刀刻
貝多葉行之事佛甚嚴以五月十三日爲節國人亦於是日作
佛事若有燕饗則刲羊豕雞鵝鳴鼓擊鈸以爲樂此其大凡也
先生職在太史願爲詳紀之以昭 聖化所被之盛濂聞渤泥
在西南大海中所統一十四州去闍婆四十五日程去占城與
摩逸各三十日程去三佛齊四十日程歷代未嘗朝貢故史籍

不載至宋太平興國二年其王向打始因商人蒲盧歇遣使琴使副蒲亞利判官哥心等齎表來貢元豐五年二月其王錫理麻喏復遣使如前日後輒不聞元有國百餘年亦不復至方今聖人在上威德之所被無遠不屆 璽書一頒輒稽首臣順稽之往古允謂過之至若秩等奉宣 德音辭令所加足以讋服其心亦可謂不辱 君命者矣其事宜書以俟他時脩國史者采焉秩字仲庸湖之烏程人敬之字某某州人二人協心謀慮無役不偕故卒能成功云

表文云渤泥國王臣馬合謨沙爲這幾年天下不寧靜了上頭俺在番邦裏住地呵汝王的一般今有 皇帝令有使臣來開讀了 皇帝的詔書知道 皇帝登了寶位與天下做主俺心裏好生歡喜本國地面是闍婆管下的小去處怎消得 皇帝記心這幾日全被蘇祿家沒道理使國將歹人來把房子燒了百姓每都喫害了託着 皇帝詔書來的福廕喜得一家兒人沒事如今國別無好的東西有些不中的土物使將頭目每替我身子根隨着 皇帝根的來的使臣去見 皇帝願 皇帝萬萬歲 皇太子千千歲可憐見休怪洪武四年五月渤泥國王臣馬合謨沙表

蜀墅塘記

義烏縣南四十里有塘曰蜀墅焉周圍凡三千六百步東西北皆岸山山之水合七十二流入于塘而南出南有蜀山突然中起昔人因據山作隄障水以溉田山之東其脩七百尺有奇廣

如修之數而殺其五之四深如廣之數而又殺其三之二山之
西其脩如廣之數而稍加强焉隄之中刳木為三竇以洩水水
之所溉田至六千畝而羸至正四年夏水暴而隄壞田遂不稔
丹溪朱君震亨憫農之告病也白於縣縣尹周侯自强為下其
事命鄉耆林巡檢張其來視役震亨遂盡召有田之民發其畝而
使之輸其力為工有差役出役夫之功一千以為衆倡衆悅趨
之一聽震亨之經畫補其闕遺增以崇高築其址加闊而漸殺
其上隄之西甃鑿石為斗門視水溢乾而時畜洩之門之上架
徒杠以便行者木竇易壞則易以堅石且定為高下之穴使欲
水者先後有程而不紊復懼歷歲之久而隄弗固也請於堂堂
事者中析粥魚之利而嗣葺之凡用錢四千緡夫一萬功經始
於五年秋八月庚申踰三月乃告成里耆朱仁傑等來謂濂曰
震亨之興是役也初無一兮之田以徼塘利其夙夜盡瘁而不
舍者果何為哉凡欲利吾農也我不敢忘願吾子記之濂聞海
陵胡公瑗之在湖學也置經義治事之齋教授諸生至於水利
之屬亦無不習而通之故其門人皆有適於大用今震亨之學
出於金華許先生謙先生之六世祖寔嘗從海陵將其家學相
傳至先生為尤盛宜吾震亨見諸行事者有足觀哉世之人方
高談性命以聾世瞽俗聽之雖若可以有為一遇小利害輒顛
倒衣裳不知所措視震亨無所為而利民者何如也盍亦知所
警哉震亨字彥脩有長材縣嘗下括田之令唯震亨行之無擾
云

江乘小墅記

部使者高昌君延仁雖嘗顯融于時而翛然有山林之思往往呑雲吐霞形之於詩詩不足以洩之復寓之於書斜蟠飛舞神蛇蟄而渴驥奔書又不足以盡之復和墨圖竹君之形容淋漓襍綴生色照人恍然如臨淇川之陰然而逸韻曠情非標雅之居無以遂其素脩故君宦轍之所至必營別墅以自休焉近者持節江乘仍上城北之地而作之初其地蕪廢已久頹垣敗壁漂搖風雨中羊牛犬鷄之迹交錯於其上君剪荒剔翳別運新意或葺或因而各適其度匡竹爲藩敝以兩扉自扉而入有曲軒覆以生茨中虛可容六七人木榻橫陳快雪時晴宜臨右軍書曰映雪軒軒右折而北一室窪深頹嵌巖上下皆塗以堊白

光爛爛如銀眩人目晴曰雪洞洞左闢圭門中鑿小池浸以甓四壁圖海波有噴湧奔起之勢手捫之方知其平池左通竇穿墉外受湯可作浴事非浴時汲以巨甑可聽琴可坐而爽曰天地一息或取山中白石湘之又名亥石窩窩南有奧焉其制一如雪洞畫偃蹇怪松附寒烟凝霧間觀之毛骨瀟爽可擁鼻而吟曰雲松巢出巢過小廡翼以欄檻兩傍可列坐曰雲艘艘之北築圓基闌以鉅竹纖箐而直以通其顛通一竅以洩天明結銅絲爲罨承之月以油繒東西北三面有竅如其顛障之以白間鍊梔液而黃其四周可擁爐而飲飲後可晝曰橘中天以其首末斮而中肥其形肖橘又更之爲晞爽菴之西偏列圖書左右閒謐靜巖不聞人聲可以攝神爲而契道機曰清閟室室之

南有屋兩楹前附方池環以脩本當秋高氣清時離離黃金錢若新鑄者秋水無波倒影入其中星爛霞明無不可玩君一切置之獨瞻簷前白雲英英西飛思親之不可見泫然泣下因命之曰望雲堂所以志也凡室之得名者十而重其二薦紳先生既各爲之文君間謂予曰子幸一辱臨之知吾居之悉者莫子若也願謂我書焉昔王左丞維文采蘊藉爲一時之冠晉管別墅於輞川若華子岡若欹湖若竹里館若柳浪若茱萸沜及辛夷塢羅列後先維咸標之以嘉名日與客咏歌其間襟懷和冲或作草隷書動入能品輞川叢竹龐寵時出秀色撩人維復寫其雨態風情至今獲者如見魯之璠璵雖當時史臣爲維傳者亦載其事加詳自沉酣富貴者言之唯聲色游畋之樂是耽耽背怡情於物外乎如維之賢殆不可及已於戲豈知七百年之後君之事乃有近於維哉抑予聞之維於消歷諸處雖愛戀之不少置不過各賦一詩而已今君則命才大夫分記之復俾予合記之則又維之所未有也君不爲尤賢乎哉予故長言之俾後之史臣傳君事者有采焉爾君善談論出史入經聽者纚纚忘倦長於政事而於典章制度之學尤精以不暇務於記也皆舉之

貞一道院記

貞一道院者浦江戴君性中所建以奉玄武神者也初性中嘗習法令于江浙行中書有事如金陵舟渡大江至中流忽黑風吹舟蕩搖欲覆幸不覆而水入者二尺會天大寒水生衣上漸

浙有聲如此者三日夜風既不止又不能火食唯取醇酎飲之
俟死而已倅中計無所出乃北向稽首號諸神曰神當有以哀
我耶使我無死誓作宮以報神休時夜正黑有天光自檣端下
燭燁然如燈髣髴見黑衣神披髮按劍以足蹴舟迅行如飛追
明已薄江岸喻亦異矣儒者之正論恒以爲玄武乃北方七宿
之象而傳記之所謂龜也或曰龜與蛇也古之人出師必象天
文而作陳法故畫龜蛇於旐而與蛟龍之旂熊虎之旗鳥隼之
旟並掌於司常識禮之家獨謂龜蛇爲玄武者玄則以其色之
黑武則以其有甲能禦侮也玄武之見於用者蓋如此宋有天
下尊崇聖祖以其嫌名玄朗故改玄爲真初非有所謂神也道
家者流欲奇其事謂神有名字里居一何悖邪杜中之所見其

有無未可必也漸則以爲不然沖漠無朕而萬象森然已具率
非心之謂也心則神之所舍無大不包無小不涵雖以天地之
高厚日月之照臨鬼神之幽遠莫有不能外者故其精誠所召
揮戈指天白日退舍拔刀斫山飛泉湧地亦感應之常理耳何
足異乎此既不足異何獨於杜中之所見而疑之乎世之好奇
者既聽於茫昧不可致詰之神而激者又之於正又一切絕之
於無有嗚呼不亦兩失也哉道院之額敕王嗣天師之所署始
事於某年某月日訖功於某年某月日費錢若干緡爲屋凡幾
楹閒摶土象玄武神于中黑衣翩翩披髮按劍而坐蓋志所見
也

重刊宋學士全集卷之四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國家圖書館 ROC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國家圖書館 ROC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R.O.C.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國家圖書館
ROC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3060906 V.5

新刊宋學士全集卷之五

賜進士第文林郎浙江縣知縣高淳韓叔陽彙集

後學浙江張元中編次

庠生陳時雍校正

序　凡二十七章

大明日曆序

洪武七年歲在甲寅夏五月朔日新脩　大明日曆成尊從皇上興臨濠踐　天位以至六年癸丑冬十又二月凡戒飭之詞發征伐之次第禮樂之沿革刑政之設施羣臣之功過四夷之朝貢莫不具載合一百卷藏諸金匱副在秘書甲寅以後則歲再脩而續藏焉嗚呼惟天立辟惟辟奉天其能混合三光五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嶽之氣者蓋可數也然挺生於南服而致一統華夷之盛自天開地闢以來惟　皇上爲然其功高萬古一也元季綱紀擾起於民間以圖自全初無黄屋左纛之念繼憫生民塗炭始取土地奪雄之手而安輯之較之於古如漢高帝其得國之正二也平生用兵百戰百勝未嘗摧衂以至繼天出治經綸大經皆由一心運量文臣武將不過仰受成筭而已其獨稟全智三也欽畏天地一動一靜森若神明在上及至郊祀存於心目有赫其臨甚至不敢仰視匪鮮小民復恐一夫不獲其所貪墨吏及豪猾之徒有加害者必威之以刑其敬天勤民四也　后妃居中不預一髮之政外戚亦循理畏法無敢恃寵以病民寺人之徒惟給事掃除之役此皆古昔所深患今絕無之其家法之嚴五也兵戎國之大權悉歸之於　朝廷有事征伐則　詔大帥佩將印領之既旋則上章綬歸上卒歸身還第其兵政有統六也

嗚呼　帝力難名度越前聖不可以一二識也今日曆所書蓋畧各之運功業之著規模之宏遠其本蓋原於此矣然而史書甚重古稱直筆不溢美不隱惡務合乎天理人心之公無其事而曲書之者固非也有其事而失書者尤非也況　英明之主不世出而記注之官遷易不常無以究夫　聖德之高深臣同監濂奉獲日侍　燕閒十有餘年知之深故察之精察之精則其書也頗謂得其實而無愧茲因日曆成書謹撮其大要於首簡使他日脩實錄者有所采擬焉幾傳信於千萬世也其總裁官

翰林學士承　旨嘉議大夫知　制誥兼脩　國史兼吏部尚

書臣詹同翰林侍講學士中順大夫知　制誥同脩　國史兼
太子賛善大夫臣宋濂催纂官翰林侍讀學士嘉議大夫知
制誥同脩　國史臣樂韶鳳纂脩官禮部員外郎臣吳伯宗翰
林編脩臣朱右臣趙壎臣朱廉儒學教授臣徐一夔臣孫作布
衣臣徐尊生其謄校膳寫則臣伯宗臣廉及鄉貢進士臣黄昶
國子生臣陳孟暘開局於六年九月四日歴二百六十有五日
始訖事云臣濂謹序

皇明寳訓序

皇帝繼天出治御大歴服七綍順度九闓敉寧爰自　龍飛之
初以迄今兹金匱之藏歲益月增乃命翰林詞臣之譜纂脩日
曆以成　昭代之大典實洪武癸丑之秋八月甲申　帝御東
黄閣召臣詹同臣樂韶鳳臣宋濂偕内選海内文學之士開局西
華門内相與編摩成書而命臣同臣濂爲之總裁九月壬寅臣
等既承事發所藏而紬閲之仰窺　神機處斷遠猶辰告是以
明徵定保嘉惠邦家者充牣乎其間臣等因相與言曰日曆之
成藏諸天府人欲見之有不可得者孟如太宗貞觀政要之書
編集以傳詞謀既同於是輯成四十類自敬天至制蠻夷凡爲
五卷總四萬五千五百餘言皆從記注之真不敢以已意輕爲
損益云臣等竊聞之自古開基創業之君其設心也弘其慮事
也周一言一動皆可爲天下後世法治忽所繫其爲不輕所以
大舜有勅天之誠武王有衣鑑之銘垂示于後炳若丹青歴代
寳之用爲大訓蓋慎之至也肆惟　皇上恭膺天命經營四方

康濟兆民惟日不足故凡戒飭臣工訓誓將士出經入史尊重
弗勸必欲使其心領神會而後已嗚呼日月之無私也容光其
必照焉雨露之無私也百物無不潤焉 皇上法天而行覆燾
無際恒恐一夫不被其澤故精神之所會言謨之所定誠與虞
夏商周之文相爲表裏非太宗所能企及此無他 聖學緝熙
內外一本於誠而太宗則飾之以詐術故也貞觀政要尚傳之
於今則夫寶訓一書垂法於千萬世蓋無疑者非惟 繼體守
文之主所當朝夕誦詠以知創業之艱難而三事暨大夫誠能
佩而行之亦可以盡安上治民之責矣翰林學士承 旨嘉議
大夫知 制誥兼脩 國史兼吏部尚書臣詹同翰林侍講學
士嘉議大夫知 制誥同脩 國史臣樂韶鳳翰林侍 講學
士中順大夫知 制誥同脩 國史兼 太子贊善大夫臣宋
濂等上

洪武正韻序

人之生也則有聲聲出而七音具焉所謂七音者牙舌脣齒喉及舌齒各半是也智者察知之分其清濁之倫定爲角徵宮商羽以至於半商半徵而天下之音盡在是矣然則音者其韻書之權輿乎夫單出爲聲成文爲音音則自然協和不假勉强而後成虞廷之賡歌康衢之民謠姑未暇論至如國風雅頌四詩以位言之則上自王公下逮小夫賤隸莫不有作以人言之其所居有南北東西之殊故所發有剽疾重遲之異四方之音萬有不同孔子删詩皆堪被之絃歌者取其音之協也音之協其

自然之謂乎不特此也楚漢以來離騷之辭郊祀安世之歌以
及於魏晉諸作曷嘗拘於一律亦不過協比其音而已自梁之
沈約拘以四聲八病始分爲平上去入號曰類譜大抵多吳音
也及唐以詩賦設科益嚴聲律之禁因禮部之掌貢舉易名曰
禮部韻畧遂至毫髮弗敢違背雖中經二三大儒且謂承襲之
久不欲變更縱有患其不通者以不出於朝廷學者亦未能盡
信唯武夷吳棫患之尤深乃稽易詩書而下逮於近世凡五十
家以爲補韻新安朱熹據其說以協三百篇之音識者雖或信
之而韻之行世者猶自若也嗚呼音韻之備莫踰於四詩詩乃
孔子所刪舍孔子弗之從而唯區區沈約之是信不幾於大惑
歟恭惟

皇上稽古右文萬機之暇親閱韻書見其比類失倫聲音乖舛
召詞臣諭之曰韻學起於江左殊失正音有獨用當併爲通用
者如東冬清青之類亦有一韻當析爲二韻者如虞模麻遮之
屬如斯之類不可枚舉卿等當廣詢通音韻者重刊定之於是
翰林侍講學士臣樂韶鳳臣宋濂待制臣王僎修撰臣李叔允
編脩臣朱右臣趙壎臣朱廉典簿臣瞿莊臣鄒孟達典籍臣孫
蕢臣荅祿與權欽遵　明詔研精覃思壹以中原雅音爲定復
恐拘於方言無以達於上下質正於左御史大夫臣汪廣洋右
御史大夫臣陳寧御史中丞臣劉基湖廣行省參知政事臣陶
凱凡六謄藁始克成編其音諧韻協者併之否則析之義同字
同而兩見者合之舊避宋諱而不收者補之註釋則一依毛晃

父子之著勑成一十六卷計七十六韻共若干萬言書奏
賜名曰洪武正韻勑臣濂爲之序臣濂竊惟司馬光有云備萬
物之體用者莫過於字包衆字之形聲者莫過於韻所謂三才
之道性命道德之奥禮樂刑政之原皆有繫於此誠不可不慎
也古者之音唯取諧協故無不相通江左制韻之初但知縱有
四聲而不知衡有七音故經緯不交而失立韻之原往往拘礙
不相爲用宋之有司雖嘗通併僅稍異於類譜君子患之當今
聖人在上車同軌而書同文凡禮樂文物咸遵往聖赫然上繼
唐虞之治至於韻書亦入 宸慮下詔詞臣隨音刊正以洗千
古之陋習猗歟盛哉雖然旋音以七音爲均均言韻也有能推
十二律以合八十四調旋轉相交而大樂之和亦在是矣所可
愧者臣濂等才識闇劣無以上承 德音受 命震惕罔知攸
措謹拜手稽首序于篇端于以見
聖朝文治大興而音韻之律悉復於古云

洪武聖政記序

自古帝王創業垂統方有事于征伐而於彌綸天下之治具勢
或未遑及其大統既集亦不過振厥宏綱而萬目未盡舉焉如
漢之高帝得國最正雖曰筭無遺策而施之政令猶乏精詳故
史臣贊之亦但云規模宏遠而已夫以高帝之雄傑尚如此則
其餘從可知矣洪惟 皇上以布衣受 天命蓋與高帝同雖
當開拓土疆之際停戈講藝息馬論道夜以繼日無一時之寧
迨夫正 天位朝萬國舉墜圖治恒若不足於是綱舉于上目

備於下誠有非高帝所可及是故郊廟以及百神之祭禮文咸
秩則祀事嚴矣　御極之日即立儲位以正青宮則大本定矣
衆建諸王列封功臣則大分昭矣兵戎之衆自京師達于郡府
卒皆設衛權一出於朝廷而為將者不得私而軍政肅矣中外
官有定制一革冗濫之弊而倖位絶矣冠服有別防範有嚴而
民志自定無僭侈矣他如申禁令嚴貢教育人才優前代之禮
儀之失去海嶽之封嚴宮壼之法勵忠節之訓刻積歲之弊興
斯之類不一而是或前王所不得或行之有未至者皆煥然有
條可以垂法後世此其故何哉蓋自近代以來習俗圮壞殆將
百年而　天生大有為之君首出庶物一新舊染之俗與民更
始是故慮患所斷勸懲與則度越千古咸無與讓此正所謂錫
勇智而正萬邦也臣備位詞林以文字為職恭親見　盛德大
業日新月著於是與僚屬謀取其有關政要者編集成書列為
上下卷凡七類合若干條名曰
洪武聖政記然而天之高明也萬物莫不覆焉地之博厚也萬
物無不載焉
聖人之作也萬物咸與欣覩焉故凡金科之頒玉條之列著之
於簡書刻之於琬琰傳之於
聖子神孫者將與天地相為無窮書曰惟天聰明惟聖時憲詩
曰詒厥孫謀以燕翼子此之謂矣其所以致四海雍熙之治比
隆於唐虞三代者豈不在於茲乎豈不在於茲乎臣不佞請以
是序于篇端極知僭踰無任隕越之至洪武八年歲次乙卯正

月甲子翰林侍講學士中順大夫知　制誥同脩　國史兼
太子贊善大夫臣宋濂拜手稽首謹序

昭鑒錄序

洪武六年三月癸卯朔　上詔秦相府右傅臣文原吉翰林脩撰臣王僎國子博士臣李叔允助教臣朱復　秦相府錄事臣蔣子杰　晉府紀善臣呂宗盛錄事臣杜環　燕府錄事臣張雲翀　吳府錄事臣吳從善　楚府錄事臣王鏞　靖江府錄事臣宋善類集歷代諸王事實既受　命乃取東觀諸史相與研磨善與惡可爲勸懲者咸采焉其文蕪事泛則刪取其大槩或有奢濫不軌無徵入理者輒棄而不收越二十又二日甲子書成繕寫爲二卷臣原吉等詣闕投進仍請以　太子贊善大夫臣宋濂爲之序　上可其奏先是有　詔禮部亦脩是書前尚書臣陶凱今尚書臣牛諒主事臣張籌遂錄爲一卷上塵乙夜之　覽然二書義例本同無大相遠臣籌因會萃衆論合而爲一承　詔刻梓以傳名之曰昭鑒臣濂因得而序之臣濂欽惟　皇上旣正　天位卽定　青宮衆建諸子爲王作鎮雄藩於是發自淵衷錫以寶訓凡箴戒之詩切禮儀之彝第兵衛之出入與夫職制營繕法律供用之屬具錄成書共一百一十有餘條然慮其文太繁前史之事可據以爲鑒戒者多於各條之下微著其綱而其目則悉載此書庶幾得以互見其爲　聖子神孫建萬世之丕基者可謂深且長矣於戲盛哉然秖天而理物者天子也倣天子謹藩制以壯磐石之宗者諸王也天子則

元首諸王則手足是謂一體者也其可不同心而同德者乎昔
者賢王有見於此敬以脩身禮以齊家政以馭衆夙夜戰兢唯
恐不能盡屏翰之寄故祿位傳諸無窮聲光顯於來世其或不
賢而弗之察欲縱情逸且失其秉彝之性而欲久享爵秩抑亦
難哉觀錄中所紀歷歷皆可數也傳曰義勝欲者從欲勝義者
凶又曰惟命不于常道善則得之不善則失之矣嗚呼寶訓具
在赫若日星之臨覽是錄者其戒之哉是歲五月三日臣濂
拜手稽首謹序

太古正音序

余少時則學琴嘗學之而患無善師與之相講說雖時按書布
爪滌埋鬱而暢湮憤心弗自是也後聞冷君起敬以善琴名江
南當時學琴者皆趨其門余尤慕之以爲安得一聽以償夙昔
之好乎及入國朝余既被命起仕而冷君亦繼至時天子方注
意郊社宗廟之祀病樂音之未復乎古與一二儒臣圖所以更
張之冷君實奉明詔定雅樂而余預執筆製歌辭獲數與冷君
論辨冷君閒抱琴爲余鼓數曲余瞑目而聽之悽焉而秋清蕭
焉而春煦翏翏乎悲鴻吟而鶴鶴鸞鳳追而和之也淋淋乎木
合萬壑瀑布直瀉其上而松桂之風互荅而交衝也懇懇乎如
虞夏君臣上規下諷而不傷不怒也熙熙乎如漢文之時天下
富實而田野耆老乘車曳屣嬉遊唉語弗知日之夕也余儼爲
之忘寢不自知心氣之平神情之適閱旬日而餘音繹繹在耳
誠知其美欲從而學焉而余已老耄不可勉矣既而冷君出其

所次琴譜曰太古正音者示余且曰子之所聞者皆出乎此所未聞者可按譜而學也子可以序之乎余有感焉樂之爲教邈矣去古之人自非居喪服有異故則樂未嘗違乎左右所以攝忿欲之氣通神明之德其助豈爲細哉後世古樂寖久寖亡今之所存若琴者無幾士大夫又鮮能而寡聽之雖如余之有志於學猶有老老無聞之悔況不若余之質固者乎識以有其辭而無其譜有其譜而其制不全故也今冷君獨不自私其藝將使人人可按譜而學豈非古人之用心哉然余恐人見其易而忽之也故道願學之意以見其爲術之難述所聞者以告之使人知冷君之用志於琴甚久非特空言而已也冷君名某某郡人今爲協律郎

南征錄序

皇帝即位之二年春正月　詔使者易濟往安南告以中夏肇命萬邦底寧國王陳日煃遣陪臣同時敏奉表稱臣　上嘉其事大有禮降璽書錫以王封仍頒之金印　勑翰林侍講學士張以寧及典簿牛諒將之以行未及境而日煃卒以寧乃護詔印留洱江上使諒往其國諭以　朝廷所以來之意嗣君日熞後遣陪臣杜舜卿來告哀　上素服御西苑之便殿召舜卿入見慰問有加於是親御翰墨製祭文一通命翰林編脩王廉充祭弔使既至其君臣出迎于郊議授受之禮往返數四不能決廉厲聲訶之乃奉　御製祭文於綵輿迎入壽光殿别設日煃靈位于殿前使者南向而布宣之日熞率郡臣再拜俛

伏以聽成禮而還此皆　王化遠被蠻夷之國無不駿奔受命而爲之使者所以導宣　德意使萬里之外　天威咫尺非賢者善於辭令亦豈能之哉康嘗與濂爲文字交遂以所作歌詩曰南征錄者授濂序昔吾夫子以誦詩三百能專對於四方然則詩固宜使者之所優爲矧本乎人情該乎物理康蓋學之有素矣發於中而形諸外者夫孰禦哉今觀其措辭和而弗流纖而弗怒雅而不凡可謂能專對者非耶康字熙陽括蒼人以能文辭稱所著迂論數十卷鉤考名物制度之異同千載不決之疑能以意決之詩特其一耳當康發京師也以三年夏四月其還也以四年春二月　上念其勞親擢爲工部員外郎以階資頗等力辭不拜今改授澠池丞云

會試紀錄序

皇明設科倣古者六藝之教參以歷代選制欲兼收文武而任之既詔天下三年一賓興其薦于州郡者凡五百人五拔其一而授之以官猶以爲未足復勑有司自壬子至甲寅三歲連貢歲擢三百人逮于乙卯始復舊制其恩至渥也先是京畿暨行鄉試中程式者七十二未及貢南宮　上求治之切皆采用之至有拜監察御史者及是當會試之期若河南若陝西北平若山之西東若江西湖廣若浙江若廣之東西若福建其爲行中書十有一俊秀咸集而高句麗之士與焉右丞相臣廣洋左丞臣惟庸同禮部尚書臣凱臣訓文啓于東朝然後入奏於是詔臣凱與前侍講學士臣庭堅爲主司而以侍讀學士臣同國子

司業臣濂吏部員外郎臣本前貢士臣恂與考試事　上召至
內庭親諭以取舍之意臣凱等受命而出交相戒飭期有以副
上旨遂議分經而考互相參定使無所憾乃進于主司主司徧
觀而後次第之猶慮滄海有遺珠之嘆卷之已黜者復覆視而
致謹焉晝盡其力夜向午燭影熒熒於簾几間不敢自寧士之
就試者二百黜者僅八十人署名于榜用鼓吹導至中書揭而
張焉甚盛典也書有之野無遺賢萬邦咸寧夫賢之在野無以
自見多由進士升名於天府故昔人謂進士爲將相科如以宋
言之深沉有德如王旦面折廷爭如寇準出當方面如張詠盖
不可以勝數至今科目倚之以爲重與茲選掄者當思以前脩
自勗以忠貞佐　國家而致黎民於雍熙之治庶於明體適
用之學或無所媿不然則是錄之行他日將有指其名而議之
者矣可不慎歟可不慎歟

庚戌京畿鄉闈紀錄序

昊天有成命　皇明受之謂天下可以馬上得不可以馬上治
於是大興文教寵綏四方乃洪武三年夏五月以科目選士
詔內外之官胥此焉出閏三月畿甸之士將集試於京府禮部
以聞　皇帝御謹身殿召前御史中丞臣基今治書侍御
史臣裕伯俾司去留之任而以翰林侍讀學士臣同弘文館學
士臣稼起居注臣韶鳳尚寶丞臣潛國史臣濂佐其事各賜幣
帛而勞遣之既受命不敢宿於家即相率詣試所精白一心以
承　休德先期一日夜漏下十刻始命題至次日黎明給之兵

後學深不敢求備於人其來試者一百三十有三在選者過半
焉既撤棘僉謂遭逢盛際文運方開不可無紀述以示于後爰
以諸執事及貢士之姓名輯成小錄而俾濂序之濂惟天下弗
靖者幾二十年干戈相尋曾無寧日今得以涵濡文化而囿於
詩書禮樂之中者果誰之賜歟是知　帝德廣被其大難名
不可以一言而盡也棫樸之詩有曰周王壽考遐不作人
聖天子之造士者可謂至矣烝民之詩有曰夙夜匪懈以事一
人凡為士者尚思盡瘁報國以無負於科目哉是為序

辛亥京畿鄉闈紀錄序

進士之科始於隋而盛於唐唐於進士之外又有明經明法書
算諸科然皆有學以肄其業每歲之冬州縣館監課試其成者
使與計偕其不在館學而舉者謂之鄉貢既上尚書始由戶部
集閱而關於考功復課試其可者而第之此其初制也自時厥
後其法靡常而諸科或廢或因亦無一定之論唯進士之設行
之頗久其得人之盛考諸載籍猶班班可見也　皇明誕膺丕
圖繼天出治遹法前王建進士科用康保于我烝民洪武辛亥
秋八月洊當鄉貢之期凡畿內三州十七府之士皆歡忻相告
褁糧而奔走儀曹具以狀聞上親選兵部尚書吳琳國子司業
宋濂司考文之任命即日蒞事而中書右丞相汪公左丞胡公
俊妙柬在廷之臣廉慎而通文藝者為受卷謄錄對讀彌封等
官期各盡厥職庶有以副　上側席求賢之意其不輕也較然
矣夫自歷代以來為之士者焚膏繼晷矻矻窮年欲徼科目以

爲身榮柰何有終身而不霑一命者設得之秋髮縯紛而有弗獲祿食者其間幸無二者之累拘於歲月又有不能攷合入官者何其艱哉今我

皇上求治之切一藝一才無不庸擢

上第者固不限資序而爵之或見遺於南宮亦俾其與有祿食寒酸之士一旦遭逢盛際紆朱拖紫秉笏垂紳光顯尊榮照耀耳目此

皇恩之滂沛醲郁誠歷代之所無有爲之士者動靜云爲之間曷思所以致此哉其尸位素飡而不知報國者妄也遠道干譽而不務恤民者殆也貪墨敗類喪名檢而墮風教者非人也鄉闈小錄成直書首簡用以爲多士之規是歲八月十九日金華宋濂謹序

春秋本末序

洪武十一年夏五月　皇太子御文華殿命侍臣講讀春秋左氏傳既而曰諸國之事雜見於二百四十二年之中其本末未易見曷若取春秋分記而類入之分記眉人程公說所述有年表世譜名譜世本附錄等類頗失之繁但依世本次第成書先周尊天王也次魯内望國也次齊晉主盟中夏故列之魯後而齊復後於晉以晉於周魯爲親其霸視齊爲長也自齊而下次宋衛蔡陳地醜德齊而宋以公爵列於三國之首衛蔡陳之爵皆侯也鄭曹燕秦皆伯也陳蔡獨後其姓也若楚若吳若越以僭號見抑于春秋並居其後而小國戎狄附焉於是文學臣傅藻等受命纂輯編年一主乎魯雖曰無事一年各具四時諸國依前序次各繫以事其有一事再見及三見者通繫於主霸者

之下若重復者則削之訓詁以杜預爲之主凡例所及一一取
旨而後定繕寫爲三十卷自春和門投進　皇上閱而加之
賜名曰春秋本末　勅内官刊梓禁中以傳示四方臣濂聞諸
師云五經之有春秋猶法律之有斷例也法律則用刑禁暴以
爲之範防斷例則斟酌物情是非而定罪之重輕也是故古之
君臣無不習於春秋使君而知春秋方能盡代天理物之道使
臣而知春秋方能盡事君如事天之誠天秉以之而昭民彝以
之而正何莫非春秋之教也然而尊王賤霸内夏外夷其書法
實嚴必當曲暢以觀其同參互以察其變所謂屬辭比事者始
可言也不然如涉彼大海渺無津涯豈一蠡之可測哉欽惟
皇太子殿下潛心聖學其於六經之文循環讀之而尤惓惓於
春秋令命官臣纂輯成書一覽之頃其本末瞭然斯殆以人文
化成天下也歟　皇上以大舜之資善與人同亟命流布於
四海是心也天地之心也臣幸生　盛時遭逢兩宮之聖不勝
慶汴之至輒忘疏賤著其述作大意於篇首其校正無譌者翰
林典籍臣劉仲實國子助教臣錢惟德正書入梓者中書舍人
臣朱孟辯臣宋璲臣桂慎鑄印局副使臣詹希元云洪武十二
年歲次己未五月五日前翰林學士臣金華宋濂稽首謹序

春秋屬辭序

春秋古史記也夏商周皆有焉至吾孔子則因魯國之史脩之
遂爲萬代不刊之經其名雖同其實則異也蓋在魯史則有史
官一定之法在聖經則有孔子筆削之旨自魯史云亡學者不

復得見以驗聖經之所書往往混爲一塗莫能致辨所幸左氏傳尚明魯史遺法公羊穀梁二家多舉書不書以見義聖經筆削粗若可尋然其所蔽者左氏則以史法爲經文之書法公穀雖詳於經義而亦不知有史例之當言是以兩失焉爾左氏之學既盛行杜預氏爲之訓其於史例推之頗詳杜氏之後唯陳傅良氏因公穀所舉之書法以考正左傳筆削大義最爲有徵斯固讀春秋者之所當宗而可憾者二氏各滯夫一偏未免如前之弊有能會而同之區以別之則春秋之義昭若日星矣奈何習者多忽焉而弗之察其有致力於此而發千古不傳之秘者則趙君子常其人乎子常蚤受春秋於九江黃先生楚望先生之志以六經明晦爲已任其學以積思自悟必得聖人之心爲本嘗語予子常曰有魯史之春秋則自伯禽至於頃公是已有孔子之春秋則起隱公元年至於哀公十四年是已凡一事中皆具二義必先考史法然後聖人之筆削可得而求矣子常受其說以歸晝夜以思忽有所得稽之左傳杜註備見魯史舊法粲然可舉亟往質諸先生而先生歿已久矣子常益竭精畢慮幾廢寢食如是者二十年一旦豁然有所悟入且謂春秋之法在乎屬辭比事而已於是離析部居分別義例[illegible]爲八體以布列之集杜陳二氏之所長而棄其所短有未及者[illegible]辨而補之何者爲史策舊文何者是聖人之筆削悉有所附[illegible]晦昧難通歷數百年而弗決者亦皆迎刃而解矣遂輯成一十五卷而名之曰春秋屬辭云嗚呼世之說春秋者至是亦可以定矣濂

頗覩簡策所載說春秋者多至數十百家求其大槩凡五變焉其始變也三家競爲專門各守師說故有墨守膏肓廢疾之論至其後也或覺其膠固已深而不能行遠乃倣周官調人之義而和解之是再變也又其後也有惡其是非淆亂而不本諸經擇其可者存之其不可者舍之是三變也又其後也解者衆多實有溢于三家之外有志之士會粹成編而集傳集義之書愈盛焉是四變也又其後也患恒說不足聳人視聽爭以立異相雄破碎書法牽合條類譁然自以爲高甚者分配易象逐事而實之是五變也五變之紛擾不定者蓋無他焉由不知經文史法之殊此其說愈滋而其旨愈晦也趙子常生於五變之後獨能別白二者直探聖人之心於千載之上自非出類之才絕倫之識不足與於斯嗚呼世之說春秋者至是亦可以定矣如濂不敏竊嘗從事是經辛勤鑽歷不爲不久卒眩衆說不得其門而入近獲締交於子常子常不我鄙夷俾題其書之首簡濂何足以知春秋間與一二友生啓而誦之見其義精例密咸有據依多發前賢之所未發譬猶張樂洞庭五音繁會若不可以遽定細而聽之則淸濁之倫重輕之度皆有條而不紊子常可謂深有功於聖經者矣濂何足以知春秋輒忘僭踰而序其作者之意如此若夫孔子經世大旨所以垂憲將來者已見子常之所自著玆不敢勦說而瀆告之也子常姓趙氏名汸子常字也歙休寧人工古文辭尤邃於諸經雖疾病沉鬱之久不忘著書隱居東山四方學子尊之稱爲東山先生子常別有春秋師說

三卷春秋左氏傳補註三卷春秋習傳十五卷與屬辭並行于
世前史官金華宋濂謹序

孝經集善序

孝經一也而有古今文之異者蓋遭秦火之後出於漢初顏芝之子貞者爲今文凡十八章而鄭玄爲之註至武帝時得於魯恭王所壞孔子屋壁者爲古文凡二十二章而孔安國爲之註後世諸儒各騁意見尊古文者則謂孔傳既出孔壁語甚詳正無俟商確豈於鄭注雲泥致隔必行孔廢鄭於義爲允况鄭玄未嘗有註而依倣託之者乎尊今文者則謂劉向以顏芝本參校古文省除繁惑而定爲今文無有不善爲之傳者縱曰非玄所作而義旨實敷暢若夫古文并安國之註其亡已久世儒欲崇古學妄撰孔傳又僞爲閨門一章文句凡鄙不合經典將何所取徵哉二者之論雖莫之有定然皆並存於時各相傳授自唐玄宗注用今文於是今文盛行而古文幾至廢絕宋司馬溫公始專主古文撰爲指解上之且慨流俗信僞疑真詳見於言辭之間以予觀之古今文之所異者特辭語微有不同稽其文義初無絕相遠者其所甚異惟閨門一章耳諸儒於經之大旨未見有所發揮而獨斷斷然致其紛紜若此抑亦末矣自伊洛之學興子朱子實起而繼之於是因衡山胡氏玉山汪氏之疑而就古文考定分爲經傳云其衍文及不合經旨者千載是非遂定于一元室之初吳文正公出于臨川又以今文爲正頗遵刊誤章目重加訂定而爲之訓解其旨益明而無遺憾矣東

廣孫君賛讀而悅之因增以諸家所注名曰孝經集善而其大義則以朱子及吳公爲之宗貫通經而能文辭采擇既精而又發以巳意其書當可傳誦故余爲疏歷代所尚之異同序於篇端賛字仲衎洪武壬寅鄉貢進士今爲織染局使云

書史會要序

天台陶九成新著書史會要成翰墨之家競欲覩之以勝鈔之不易也共鋟諸梓而以首簡授予序序曰史以從道持中爲義蓋記事者也黃帝時始立史官而蒼頡沮誦實居其職蒼頡制字之人也自時厥後史氏遂掌官書以贊治至周宣王太史籀復造字五十篇以教童幼所謂史者豈非字學之本源乎然則紀歷代之善書者名曰書史非僭也宜也九成本衣冠子自青年即精究六書之法備知字文指生之意乃辨析古文篆籒分隸行草諸家異同幷載其人而附見焉先之以帝王次之以名臣又次之以材士大夫起自三皇迄于　國朝凡名一善者悉具錄之其事核其論確而有徵皆遍采史傳及前衛所著書不復以異議參乎其間書成釐爲七卷予嘗取而覩之不覺喟然嘆曰夏殷而上左史記言右史記事周則大史小史內史外史御史分掌其事其任至重也大則國家禮樂刑政治忽善惡固無所不當紀小則一事一物該古今而資聞學者亦不可不明辨如此而名之曰史庶幾可也穠芷艷卉隨春榮悴何補於事功陸佃集之號爲花史硯雖適用不過一石何關於治教米芾編之目爲硯史是則奚可哉必也如吾九成精究六書直探蒼

頡史籀之本源歷代字體變化如浮雲者皆可攷見致知格物之學似不爲無助苟稱書史孰謂非宜哉抑予聞六書居六藝之一周官保氏掌養國子則教之書自聖人以書契代結繩之治實取諸夬夬揚于王庭其用甚大宜其天下無不學學之當無不至也予又獨慨近世以來徇末而忘本濡毫行墨春蚓秋蛇之連翩輒揚眉以驕人曰此斯氷也此右軍大令也有識者觀之曾不滿夫一哂讀九成之書者不知能一自警否乎九成名宗儀精學能文辭嘗著雜傳記一千餘家多士林所未見者因倣曾慥類說作說郛若干卷皆所編著則畧去之君子謂其尤精博云

理學纂言序

自孟子之歿大道晦冥世人擿埴而索塗者千有餘載天生濂洛關閩四夫子始揭白日於中天萬象森列無不畢見其功固偉矣而集其大成者惟考亭子朱子而已四夫子之微辭隱義朱子與呂成公既已纂成近思錄以六百二十二條彙分十又四篇朱子之道無異於四夫子也其散見語言文辭者廣博淵深若未易涯涘焉可以不成編是故覺軒蔡氏與三山陳氏皆嘗釆爲續錄以傳退軒熊氏患其去取不同據朱子諸書之至精者爲語要而於論學論事尤詳虛谷方氏與熊氏同時則又以爲門人之所紀錄不盡得其眞未若文辭出於親製而無可疑復於百十卷中句抄節析爲四十類名之曰晦庵集鈔嗚呼尊朱子之學者諸家亦可謂有其志矣然而傷於簡者既不足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盡其直辭病於繁者又不能領其樞要二者蓋胥失焉烏傷朱君伯清自幼至老酷嗜朱子之書每謂人曰朱子之學菽粟布帛也天下一日不可無也伯清既受薦爲　國史編脩上簡王知特詔授經於楚王府其見於辭章咨爲講說皆以朱子爲宗已而不俟引年納禄而歸寄迹浦陽江上日取朱子書溫繹之察陰陽鬼神之運行驗心情性命之發舒明白服者循環無窮皆本乎道體之妙所見端確所得精凝於是即朱子語録編成理學纂言一書其凡例全倣近思録其所采語録雖雜以方言唯恐失其眞片辭不敢移易氣象或不類者删之其於文集則節取切而要者載焉凡八千三百條方之於諸家殊適厥中求而讀之不翅親逢朱子在坐而見門人難疑答問之盛不知其身生於二百年之後也伯清嘉惠後學之功何其至歟世之好著書者多矣持一偏之見操無根之學肆口詆斥恬不自愧何嘗能窺朱子之藩籬是皆獲罪於伯清者也抑嘗聞孔子天之孝子也以其扶持天地植立綱常爲千萬世計也朱子之志實與孔子同是亦孔子之孝子也當今學者瀾倒波隨一惟卑陋之歸伯清能尊朱子之學而扶導之豈非朱子之孝子乎夫孝者善繼人之志者伯清實有焉伯清名濂官至楚相府長史其父裕軒先生師事許文懿公公則上承朱子六傳之緒其家學淵源蓋有所自云洪武十二年九月二十四日同郡宋濂序

吳郡廣記序

吳在周末爲江南小國秦屬會稽郡及漢中世人物財賦爲南

東晉歷唐越宋以至于今遂稱天下大郡然其因革盛衰之際紀載於簡冊者自吳越春秋越絕書以下若晉張勃顧夷隋虞世基唐陸廣微等所述及元和郡縣志寰宇記各有所明逮宋之時羅處約有圖經朱長文有續記范成大趙與恩皆撰類成書厥後有章悊者病其未完作吳事類補宋亡書頗散軼元趙儀鳳為摠管嘗集諸儒論次遺闕會改官不果成入國朝吳縣教諭盧熊閔前志之紛乖以為苟不合而壹之恐不足示來者乃覽衆說摭遺事芟煩取要族別類分為序例一以舉其凡為古今記一以記其事為總序一以綴其名為表二以著職官氏族之詳為志八以述地理都邑文學祠祀食貨禮樂兵防天官之屬為列傳若干以見古昔人物之美其目曰名宦名臣儒林文藝良吏忠義孝友高行隱逸而列女之節方伎之良及其事有不可棄者為雜傳附焉揔之為卷五十其後有集文十卷以備文藝之實為外記五卷以存神仙浮屠之可考者題之曰吳郡廣記於是數百里之內二千載之間其事可按書而得矣知府其郡李侯其嘉是書有繫於政也將命工刻板以傳丁內艱去已而高郵湯侯德來繼其職遂督成之熊用薦者出由工部照磨為中書舍人以余有同朝之好請序其首古者列國皆有史官下至州閭莫不有之然不過記言書事而已及漢司馬遷班固創為序紀傳志年表之法由是四海之內無復遺事信史氏之善者也後世之郡得專社稷山川之祭有政令教化之施儼如古諸侯之國固不宜無所紀述而況於吳嘗為封國非

他郡之比者哉歷漢至今雖間有所作而無完文以考其事物之全誠政之闕者也熊獨能毅然以筆削爲已任倣漢史之法摭受舊典爲一郡成書豈非好古之士乎李湯二侯能知所重而圖其傳亦可謂達於政體者矣後之人覽是書治身居官取前之人成憲以爲法將見道德興而習俗美勾吳之區與鄒魯無異矣則是書之爲教不亦大哉余善熊獨能急世俗之所緩而篤於好古也爲序其槩俾刻焉

八詠樓詩紀序

八詠樓在婺之城上西南隅其建立也實昉於武康沈休文齊隆昌初休文以吏部郎出守是邦民淸訟簡號稱無事旣創樓名之曰玄暢後爲詩八詠以寫其山川景物之情宋至道中馮伉來知州事以爲永明之體實本於休文而祖於徐庾心尤篤好之勸其辭於石寘之樓下且更玄暢爲八詠期以傳示於無窮於是薦紳之家相繼有作春容乎長篇鏗鏘乎短韻粉啟玄書充溢於四壁矣好事者嘗輯爲一編鋟諸文梓兵燹之餘弗復存脩峯楊尊師竊病之乃與其徒胡君玄範傍搜遠采肇以成書上自休文下迄近代凡有所作粗及於樓者靡有所遺濂頗讀而疑之休文固知名之士其在齊梁之間立朝大節不能無所憾夫不能無所憾則人將棄之柰何其詩獨傳於今也豈觧佩被褐果有慕君戀闕之意歟抑高才博洽名亞黃遷歟可以驚世而駭俗歟濂之愚皆不足以知之意者婺爲禮義之邦士君子世習書詩心存忠信往往勇於自治而不暇責人稍

有寸善揚之唯恐不亟宂休文嘗爲民上者歟古所謂居其邦不非其大夫者獨吾婺之爲然歟然而休文至今近九百載來守婺者不知其幾人泯泯而無聞者固多矣三尺童子過斯樓之下者亦能指曰是休文之遺跡也此無他誠以詭藻之辭好者既衆故傳之者久與浮文豔句有識者之所不能道尚能烜著震耀之若此則夫道明德立其言足以繫世教之重輕者又將何如歟學道之士盍思有以自勗焉可也紀中賦凡若干首古詩若干首絶句若干首分爲三卷卷後各有其佇素有續得者輒補入焉南峯名道可字其南峯其號也恂恂有賢行望而知爲好古之士今主領寶婺觀事觀與樓並峙云

重刻貞觀政要序

貞觀政要者唐史臣吳兢之所撰也兢汲儀人有良史才用魏元忠朱敬則薦詔直史館脩國史遷右拾遺內供奉神龍中改右補闕累遷起居郎數上疏論事言人之所難言尋拜諫議大夫復脩史轉太子右庶子開元十三年元宗東封泰山道中頗馳射爲樂兢復極諫明年六月大風詔群臣陳得失兢言斥屏群小不爲慢游出不御之女減不急之馬明選舉慎刑罰杜徼倖存至公八事皆當時所諱者景龍間所脩國史失實兢患之乃私述唐書唐春秋皆未就至是詔赴館撰錄進封長垣縣男久之坐書事不當貶荊州司馬累遷洪州刺史復坐累下除舒州天寶初入爲恒王傅卒年八十兢嘗定武后實錄敘張昌宗誘張説證魏元忠事頗言説已許之賴宋璟等激礪苦切故轉

禍爲忠不然皇嗣且殆後說爲相屢以情請毀兢拒曰徇公之情何名實錄卒不從世比之爲董狐云其爲人大畧如此初兢屢備國史見文皇之朝君明臣忠可取爲後嗣法乃纂是書十卷合四十篇上之中宗然當復辟之初轉移之機間不容髮使中宗能觀之以法文皇則削武氏位號而崇恩之廟不復矣信任舊臣敬暉諸人不罷政事矣嚴於陰治韋氏之禍不致蹈覆轍矣柰何視爲空文而弗之講徒使兢之孤忠遑遑焉而無所伸可勝歎哉厥後文宗踐位始喜讀而篤行之太和初政燦然可觀雖未能如貞觀之治亦可謂能法其祖武者矣自是以來其書盛行于世而此刻本多有舛訛臨川戈直嘗集諸家而校讐之然亦未能盡善吳有良士曰王敬仁故大族也欲刊梓於家塾以傳余遂假中秘本重爲正之理有可通者因仍其舊不敢輒改夫讀其書者不可不知其人古之道也復詳序兢之行事於首簡云書之篇端謂兢爲衛尉少卿兼脩文館學士與史所載頗不合濂疑神龍進書之時方改右補闕未應陞遷如此豈或他有所據邪

革象新書序

革象新書者趙督先生之所著也先生鄱陽人隱遁自晦不知其名若字或曰名敬字子恭或曰友欽其名弗能詳也故世因其自號稱之爲緣督先生先生宋宗室之子習天官遁甲鈐式諸書欲以事功自奮一日坐芝山酒肆中逢丈夫脩眉方瞳索酒酣飲先生異而即之相與談玄者頗久且曰汝來何遲也於

是出囊中九還七返丹書遺之臨別先生問其姓名曰我扶風石得之也得之蓋世傳杏林仙人云先生自是視世事若漠然不經意閒徃東海上獨居十年註周易數萬言時人無有知者唯傳文懿公立極長敬之以爲發前人所未言先生復悉棄去乘青騾從以小蒼頭徃來衢婺山水間人不見其有所齎旅中之費未嘗有乏絕竟不知爲何術倦游而休泊然而亡遂葬於衢之龍游雞鳴山原有朱暉德明者龍游人也久從先生游得其星曆之學因獲受是書而暉亦以占天名家暉既沒其門人同里章濬深懼泯滅無傳亟正其舛訛刻於文梓而來徵濂爲之序濂聞天官之說歷代所步必微有弗同蓋欲隨時考驗以合於天運而已自唐迄宋其法愈精至元爲尤密耶律文正王

楚材以金大明曆後天乃損節氣之分減周天之秒去交終之率治月轉之餘以至兩曜五行後先出沒皆有以研覈之而正其失且以西域與中國地里相去之遠立爲里差以增損之名曰西征庚午元曆可謂無遺憾者矣已而許文正公衡王文肅公恂太史令郭公守敬復與南北日官陳鼎臣鄧元麟等徧參累代曆法重測日月星辰消息運行之變酌取中數以爲曆本即所定授時曆曆經曆議二書猶存可考諸弗誣也君子謂當世所推步者皆二三大儒會其精神傳其見聞備其儀像而後能造其精微今先生值屋書有禁之時又獨處大江之南且無所謂觀天之器其所著書往往與諸公脗合而無間者雖絕倫之識有以致之誠以人心之理本同故皆相符而無南北之異

也抑余聞西域遠在萬里之外元旣取其國有札馬魯丁者獻萬年曆其測候之法但用十二宮而分爲三百六十度至於二十八宿次舍之說皆若所不聞及推日月之薄蝕頗與中國合者亦以理之同故也嗚呼四海內外凡圓顱方趾之民其心皆同其理皆不殊也豈特占天之事爲獨然哉先生之易已亡於兵燹所著兵家書暨神仙方技之言亦不存其所存者僅止此而已當與曆經並行無疑濂故特序先生之事於篇首使讀者知先生之學通乎天人庶幾相與護其傳焉

景定諫疏序

吾婺舊稱禮義之郡士生其間皆存氣節伏忠義而東陽爲尤盛自宋中世以來以直道著稱朝列于國史者甚衆雖布衣下位之士不在諫諍之職而上封事者亦往往有之豈其人皆善爲言論哉德澤之所漸濡師友之所講說風俗成於下而至於斯盛也余自少時好觀宋史凡吾郡聞人事有可稱者輒識之既而復歎士之幸獲見於史者如此不幸而遺軼不傳者蓋多有矣往年在翰林始得見東陽賈廷佐上高宗疏廷佐爲桐廬主簿憤秦檜主和議紹興戊午上疏論之其辭甚切直而史不載至七世孫權出以示人世之士大夫爲文以稱其忠廷佐之名始顯于天下廷佐之鄉人杜士賢在理宗時爲武學生景定甲子秋因星變求言士賢上疏力攻賈似道誤國今年秋其曾孫賓亦以示余其事與廷佐相類然士賢初無一命之爵其言請黜退似道歷數其罪切直頗同於廷佐而實又能趨京師遍

求賢爲紳文辭以白之且將刻梓以傳或非延佐後人所能及余於是又歎忠義之士天雖抑之於當時天每扶植其子孫使昭其聲光于不朽是豈智力所及哉當似道擅權時威焰足以生死人士賢發憤言之不至於殺身者毫髮間耳今似道之後不聞有爲士者而人亦羞稱之士賢之子孫方守其遺業不墜而聞士賢之風者雖野人稚子皆嗟慕以爲賢善惡之公昭明也如是則夫有志於忠義者尚何所憚而不爲哉然則是疏之傳非特可補史氏之闕爲人臣者皆可以鑒矣士賢字希聖後中武科授武岡軍新寧縣簿尉遂攝其令轉緱寧盱眙兩縣令以終

篆韻集鈔序

昔漢許慎氏作說文解字十四篇臚其偏傍分爲五百四十部其文則九千三百五十有三焉南唐徐内史鍇苦其偏傍奧密不可悉知而欲便於披閱乃以切韻譜其四聲名曰說文韻譜篆之有韻蓋自内史始宋巽巖李燾以韻譜局於四聲則偏傍卒未易見復依類篇分五音先後悉取說文次第而聯貫之至合溪臧洞之出用九類括說文之諸部與韻譜等書各自名家然互補益而未有能集之者鄱陽劉君爆幼承先訓留意於篆學歷年之久靡不貫通於是用韻譜爲宗而其先後則分以五音每字之下又析以九類先儒之說有相發明者輒具録之字義之未安者必疏其是非而申以己說說文所引古文六經其字與今所行本或不同[illegible]爲一編以附其後共成若干卷精密

而不失於粗疎嚴簡而不致於泥之其可傳世蓋無疑者夫自宓犧命子襄爲飛龍氏造爲六書至黃帝時倉頡從而衍之世相授受文字孳育周因建外史以掌其事秦漢以來官廢弗設遂致訛謬失眞許氏竊患之采史籀李斯楊雄之書博訪通人兼考之於賈逵然後集爲說文之書當是時去古猶近遺文宜可徵故其說咸有據依所謂部端五百餘字蓋倉頡篇云嗚呼向非許氏六書之學其不微且絕邪李陽冰生於唐代去許氏則遠矣雖號宗其書輕肆臆說妄加排斥內史顚以爲恨作繫傳四十卷而反正之謂之傳者欲尊之如經也內史之後唯吳興道士張有尊之之意畧同許氏之學遂如金科玉條爲世之法程間嘗獲習其書美則美矣而重復闕逸尚多有之古籀二文亦疑呂忱參入其閒今世之所存者未必皆許氏之舊然則繹之正之有賢者作不能不盡心於斯也雖然說文其至矣乎源自來金陵見六書正譌說文字原二書乃鄱陽周伯琦氏所造頗以許氏爲宗今文槪爆是書亦羽翼說文之學唯恐其不明何鄱陽之多賢邪周氏之所著已盛行爆之此篇士大夫多願覩之源故爲序作者旨之意於篇首嗚呼契二儀之運該萬彙之理無過於六書博雅之士愼毋以爲小學而忽諸則善矣爆字彥正嘗爲嚴之建德令氣貌粹然有德君子也其於名物制度之學尤精云

重校漢隸字源序

隸之源何始乎曰秦皇時程邈械小篆爲之便於隸佐故名曰

隸書然未有點畫俯仰之態故西京之世金石刻皆鮮用之至
東漢時賈魴以爲三蒼其法方大行勒諸碑碣者多紛紛隸書
矣考洪适之所輯兩京僅一二見東漢則不啻數百如是則謂
之源於漢亦可也曰非漢也而秦亦非也按齊之胡公太公六
世孫先秦皇四百餘年後有發其臨淄冢者棺上有文隱起字
與漢隸正同由是而觀非秦也源於周也邈則推廣之耳雖然
非周也曷爲知非周也使臨淄之棺不發孰不謂其必始於秦
哉先秦皇四百年已有隸書矣又焉知先胡公四百年果無之
哉去古既遠人無由稽其詳耐滌竊意伏羲之畫八卦即字之
本源蒼頡衍而爲古文其五百四十言列於許愼說文每部之
首蓋與篆籀似無大異其間篆籀之變因之而相生豈隸書獨
有待於後世邪夏殷以來諸侯之國各有書其體制或殊或一
或可辨或不可辨然亦不越乎六書甚若沮誦蒼頡之而畧加變
通者隸與篆籀雖微有不同疑其間出於古文之後各以其名
爲家或自祟之精者相傳爾不然許愼嘗病當世學者稱秦之
隸書爲倉頡時書其虛稱邪抑亦別有所本邪滌皆不敢必其
然也同姓宋君季子博學篤行且留意於隸古之書所獲漢魏
諸碑刻必夙夜潛玩不知有寒暑其父友處士桂馥刑部王經
勸之曰學必有師無師雖勞弗工也季子乃三走鄱陽見伯誠
先生歐君復歐君憫其用志不分悉以作隸之法授受焉凡陰
陽向背性情逆順俱得其要領久之復往龍虎山中質諸方壺
翁從義翁翁蓋深於隸學者見季子欣然接之語蟬聯不自休季

子於是學大進遂以善隸書知名當時先是宋儒有婁機彥發者樵李之人也以世所存漢碑三百有九韻類其字字有數體具列之號之曰漢隸字源李子頗病其未博研精覃思增多一千八十七字仍集師友微言作漢隸綱領一十四則別撰辨訛字類及連綿字畧又一千三百八十四字至若字有闕遺采班馬二家所用者補之目爲兩漢字統以附字源之後二書各六卷合爲十二可傳於學者嗚呼金石諸刻歐陽脩著爲集古録十卷趙明誠倣集古而爲金石録卷數則再倍之歐陽之未及者趙恒足焉至於洪适之出獨於隸學是攻其述隸釋二十七卷隸續二十一卷可謂富且侈矣然而見聞有限或未免於踈脫此婁氏字源亦不可不作歟今觀李子之重校非惟有功彥發抑可以補洪氏之不及矣當今　大明麗天正四海同文之時他日或援蔡邕故事立石經於大學門外舍李子將焉徵哉願李子善自愛也濂三復其書僭爲序其篇端嗜古之士必有以濂爲知言者李子以字行家於臨川爲詩文有法以道自守不爲外物所移禮部朱君夢炎極推重之謂無讓大雅君子云

醫家十四經發揮序

人具九藏之形而氣血之運必有以疏載之其流注則曰歷曰循曰經曰至曰抵其交際則曰會曰過曰行曰達者蓋有所謂十二經焉十二經者左右手足各備陰陽者三陰右而陽左也陽順布而陰逆施也以三陽言之則太陽少陽陽明陽既有太少矣而又有陽明者何取兩陽合明之義也以三陰言之則太

陰少陰厥陰陰既有太少矣而又有厥陰者何取兩陰交盡之義也非徒經之有十二矣而又有所謂系絡者焉系絡之數三百六十有五所以附經而行周流而不息也至若陰陽維蹻衝帶六脉固皆有所繫屬而唯督任二經則包乎腹背而有專穴諸經滿而溢者此則受之初不可謂非常經而忽畧焉法宜與諸經並論通考其隧穴六百四十有七者而施治功則醫之神秘盡矣蓋古之聖人契乎至靈洞視無隱故能審系脉之真原虛實之變建名立號使人識而治之雖後世屢至授腠導驗幽索隱卒不能越其範圍聖功之不再壹至是乎由此而觀學醫道者不可不明乎經絡經絡不明而欲致夫療疾猶習射而不操弓矢其不能也決矣濂之友滑君深有所見於此以內經

骨空諸論及靈樞本輸篇所述經脉辭旨簡嚴讀者未易即解於是訓其字義釋其名物疏其本旨正其句讀釐爲三卷名曰十四經發揮復慮隧穴之名難於記憶聯成韻語附於各經之後其有功於斯世也豈小補哉世之著醫書者日新月盛非不繁且多也漢之府倕七家唐則增爲六十四至宋遂至一百九十又七其發明方藥豈無其人純以內經爲本而弗之雜者抑何其鮮也若金之張元素劉完素張從正李杲四家其立言垂範殆或庶幾者乎今吾滑君起而繼之凡四家微辭秘旨靡不貫通發揮之作必將與其書並傳無疑也嗚呼橐籥一身之氣機以補以瀉以成十全之功者其唯針砭之法乎若不察於諸經而誤施之則不假鋒刃而戕賊人矣可不懼哉經諺曰九針

之法傳之者蓋鮮苟以湯液言之亦必明於何經中邪然後注何劑而治之奈何粗工絕弗之講也滑君此書豈非醫塗之輿梁也歟濂故特爲之序之以傳非深知滑君者未必不以其言爲過情也滑君名壽字伯仁許昌人自號爲攖寧生博通經史諸家言爲文辭溫雅有法而於醫尤深江南諸醫未能或之先也所著又有素問鈔難經本義行于世難經本義雲林危先生素實爲之序云

葬書新註序

堪輿家之術古有之乎周禮墓大夫之職其法制甚詳也而無所謂堪輿家禍福之說狀則果起於何時乎蓋秦漢之間也漢藝文志有宮宅地形書二十卷既有其書斯有其術矣術果人人能之乎官有其書而不行之民間及至晉時方始盛傳而葬書遂號爲郭景純所作予嘗讀之真確簡嚴意非景純不至此實宜爲相地之宗也後世葬巫競起而蕪穢之至於二十篇之多西山蔡季通氏深覺其妄增刪去十二而存其八草廬吳伯清氏又病蔡氏未盡蘊奧擇至精至純者爲內篇精粗純駁相半者爲外篇粗駁當去而姑存者爲雜篇誠可謂無遺憾矣新喻劉則章親受之吳氏爲之註釋頗有所發明金華鄭君彥淵其尊吳氏不下於則章晝夜研精覃思正其句讀觀其會通採其旨趣粲然若燭照而龜卜其視則章蓋過之矣彥淵既鋟梓以傳後介學子劉剛請余序予謂葬書尚矣別有葬經八卷蕭吉所撰者又二卷號爲地脉經者又二卷大抵與郭氏不異唯

八卦五行經托於黃帝所作或者遂謂爲地理之源昔黃帝之時已有其術歟信如此說諸經之中或云辨方正位或云卜瀍東瀍西或云相其陰陽觀其流泉固有之矣不過趨人事之利何故無禍福之説歟是未可知也在唐之時楊筠松與僕都監俱以能陰陽隸司天監黃巢之亂竊祕書中禁術與僕自長安來奔至贛州寧都懷德鄉遂定居焉後以其術傳里人廖三傳三傳以通春秋故名廖傳其子禹禹傳其婿贈武功郎謝世南世南復傳其子一武功大夫海惠州巡檢使永錫遂祕而不授世之言地形者甘蔵無踰此數人然其遺書或存今世多行之往往其説皆與郭氏合而無悖去之者豈相地者實宜宗之歟縱書雖有傳其秘亦不越於是歟嗚呼世不信地理之術則已皷信之舍此將何從求之歟宜彥淵留意於茲而不暇自釋也然是書雖經蔡氏刊定至吳氏方爲精密其註之者雖有則章發揮于前又至於彥淵而後大備註書之士後山者益勝其言誠可信歟予春秋且高文采益衰落四方求者每踵武相接類峻郄而不顧而獨爲彥淵序此者非以其大有益於世歟彥淵名鑑比山先生忠愍公之九世孫自號玄默居士博通儒書而能文其於內丹之訣尤有所得云

呂氏采史目錄序

皇帝既正宸極龕定幽燕薄海内外罔不臣妾慨然憫勝國之亡其史將遂湮徹乃洪武元年冬十有一月命啓十三朝實錄建局刪脩而　詔宋濂王褘總裁其事起山林遺逸之士協恭

共成之以其不仕於元而得筆削之公也明年秋七月史成自
太祖迄于寧宗總一百五十九卷左丞相宣國公李善長率諸
史臣上進順帝三十六年之事舊乏實錄史臣無所於考闕略
不備於是禮部尚書崔亮主事黄肅與濂等發凡舉例奏遣使
者十又一人徧行天下凡涉史事者悉上送官令之北平乃元
氏故都山東亦號重鎮一代典章文獻當有存者特擇有職于
官者行示不敢輕也章貢呂仲善時司籍成均乃被是選是月
癸卯即乘驛北去八月丁卯抵北平凡詔令章疏拜罷奏請布
在方冊者悉輯為一有涉於番書則令譯而成文其不繫公牘
若乘輿巡幸宮中隱諱時政善惡民俗歌謡以至忠孝亂賊災
祥之屬或見之野史或登之碑碣或載群儒家集莫不悉心諮
訪且遣儒生危於等分行乎灤撫南諸郡示以期日有慢令者
罪及之爰自丁丑開局於故國子監至冬十又一月壬辰朔始
完以帙計者八十擇高麗繭紙為之衣舁至行中書借官印識
之進於南京乙未赴山東河水方凍大雪深二三尺仲善篤牢
車遵陸而行一吸一呼水生髭間已未至濟南其諮詢大畧如
北平時又明年春正月甲寅竣事成書又四十帙所搨碑文北
平四百通山東一百通不在數中仍印識如前三月壬寅輦還
京師已而諸使者咸集濂於是有所依據備成續史四十八卷
夏六月復詣 闕上進仲善以功陞太常典簿濂為丞且以史
事之重不可易視也集為目錄四鉅編上之而藏其副於家徵
濂序其首昔者司馬光既著資治通鑑又畧舉事目年經而國

緝之名曰目錄示學者以樞要也仲善今備述采史綱領明其事之艮艱示後人以軌則也書之意雖不同而心之厚於仁則一而已嗚呼史有闕遺久矣如近代衞紹王之朝記注亡失南遷後遂不能紀載當時史臣所屬若得如仲善者豈不有勝實祥揚雲翼之所錄哉順帝乙紀卒得爲完書皆仲善之功無疑人有功而不知不智也知而不言不仁也濂待罪國史故不辭而爲之序使觀者有所徵焉進史後三月　日

華川文溪錄序

義烏婺上縣自隋至唐名士輩出若駱賓王則其尤者也幼瑜之文以卷計者凡六十有六賓王之文其數亦盈千焉然皆散逸無存其僅見於世者往往出於編類彙之所采此無他聚之廣則行之久也宋南渡後宗忠簡公澤其文多至五十卷細高居士黃公中輔亦十卷香山喻公良能則三十四卷香山之弟杉堂公良弼頗如居士之數南湖何公恪石堂陳公炳各二十卷惟是四三君子專業雖不同其以文辭有功於名教則一而已討其當時奮踏厲者於士林行嗈嗈和鳴而龜麟爲之後先學者歆豔之未必不家傳而人誦遠者僅二百年近者始百餘載求其家集則子孫或不能以咸有況他學者乎一邑之間且若此而況於四方乎嗚呼立言之士其心勤矣其慮精矣又惡知一旦變滅若烟霞者乎然則編類者之功要不可少之也居士之族孫鐵岩公應龢嘗有見于駱之事乃自忠簡至於岩堂各編其粹精者十餘篇聚於一書釐爲六卷名曰華

川文派錄華川縣之繡湖別名唐嘗因之置縣故取以號其錄云後五十年豫章張侯來爲縣讀而善之復謂季公之文在僊見於斯然未有勝其副者苟或亡之非唯重有識者之嘆且將何以風厲於吾民亟請邑士傅君藻精加校讎捐俸而刻實縣庠來徵濂爲之序昔者鄉先達吳公師道憫前脩之日遠而遺文之就泯乃集婺七邑名人所著爲敬鄉前後錄二十三卷其視鐵石志益廣矣惜乎官其邦者不使永其傳兵燹之餘手蕪弗復能存今侯則惓惓是書夙夜不少置以此較彼賢不肖之相去抑何遠哉雖然侯之風勵於縣人士者不止文辭而已也當如岩堂之介南湖之孝香山之質實無僞杉堂之寬厚有容居士之氣節不群忠簡之竭誠報國至死而不變庶幾無忝於侯不然則操觚濡墨仰面號於人曰我能文我能文豈不見笑於大方之家哉侯名允誠以儒術緣飾吏事忠信廉明如古循吏縣務雖至劇矻矻處之輕重皆不失其度吏胥受約束拱手案側不敢出一語相可否諸弊剗革故治效彰著爲諸邑之最是爲序

杜詩舉隅序

詩三百篇上自公卿大夫下至賤隸小夫婦人女子莫不有作而其托於六義者深遠玄奧卒有未易釋者故序詩之人各述其作者之意復分章析句以盡其精微至於東山一篇序之尤詳且謂一章言其完二章言其思三章言其室家之望女四章樂男女之得及時一覽之頃綱提領挈不待註釋而其大旨煥

然昭明矣嗚呼此豈非後世訓詩者之楷式乎杜子美詩嘗最
法三百篇有類國風者有類雅頌者雖長篇短韻變化不齊體
段之分明脉絡之聯屬誠有不可紊者註者無慮數百家奈何
不爾之思務穿鑿者謂一字皆有所出泛引經史巧為傅會楦
釀而叢脞騁新奇者稱其一飯不忘君發為言辭無非忠國愛
君之意至於率爾詠懷之作亦必遷就而為之說說者雖多不
出於彼則入於此子美之詩不白於世者五百年矣近代廬陵
大儒頗患之通集所用事實別見篇後固無繳繞猥雜之病未
免輕加批抹如醉翁寐語終不能了了其視二者相去何遠哉
會稽俞先生季淵以卓絶之識脫略衆說獨法序詩者之意各
析章句具舉衆義於是粲然可觀有不假辭說而自明嗚呼釋
子美詩者至是可以無遺憾矣抑予聞古之人註書往往托之
以自見賢相遂而離騷辭權臣專而衍義作何莫不由於斯先
生開慶已未進士由典方州入司六察其氷蘖之操諒直之風
凜然聞於朝者不幸宋社已屋徘徊於殘山剩水之間無以寄
其罔極之思其意以為忠君之言隨寓而發者唯子美之詩則
然於是假之以洩胸中之耿耿久而成編名之曰杜詩舉隅觀
其書則其志之悲從可知矣先生既歿其玄孫安塞丞欽懼其
湮滅無傳將鋟諸梓而來求序文甚力予居金華與先生為隣
郡及從黃文獻公游備聞先生之行事可為世法因不辭而為
之書先生名浙季淵字也晚以默翁自號所著有韓文舉隅而
孝經易書詩禮記春秋離騷各有審問不但箋杜詩而已也

新刊宋學士全集卷之五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國家圖書館
ROC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國家圖書館
R.O.C.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國家圖書館
ROC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3054907 v.6

新刊朱學士全集卷之六

賜進士第文林郎浙江縣知縣高淳韓叔陽彙集
後學浙江張元中編次
庠生陳時雍校正

序　凡三十三章

皇明雅頌序

皇明雅頌者鄱陽劉仔肩之所集也其曰雅頌者何雅者燕饗朝會之樂歌頌則美盛德告成功於神明者也今詩之體與雅頌不同矣猶襲其名者何體不同也而曰賦曰比曰興者其有不同乎同矣而謂體不同者何時有古今也時有古今也柰何今不得爲古猶古不能爲今也今古雖不同人情之發也人聲

CENTRAL LIBRARY ROC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之宣也人文之成也則同而已矣然則曷爲謂之同江河沿泄
有不同也水則同陵巒岡阜有不同也土則同人動乎物有不
同也感則同趍其同而舍其異是之謂大同曷爲知其爲大同
期歸于道焉爾歸於道焉爾者何世之治聲之和也聲之和也
奈何天聲和于上地聲和于下人聲和于中則體信達順至矣
體信達順其亦有應乎曰有三秀榮朱雀見騶龍出騶虞至嘉
禾生何往而非應也應則烏可已也烏可已則有作爲雅頌被
之弦歌薦之郊廟者矣是集之作其殆權輿者歟

郊禮慶成詩序

皇帝自登大寶主百神則有事于　昊天上帝以
仁祖淳皇帝配神作主于今五載匪懈益恭粵洪武壬子冬十
一月辛酉長日至復遘其時前期丙辰　上御奉天殿集
臣工于庭告以誓命戊午由宿齋宮有司汜掃灰土鄉爲田燭
各戒具脩罔敢弗肅及期行事百辟卿士後先駿奔牲牷肥腯
圭幣溫緻器用質雅酒齊苾芬樂舞具舉升煙上聞
皇心內外質文兩盡　上帝居歆福祿攸降既竣事禮部
尚書陶凱工部尚書黄肅工部侍郎牛諒晉府參軍熊鼎磨勘
司令吳雲兵部郎中劉崧工部主事周子諒秘書監丞陶誼晉
府錄事張孟兼吳府錄事吳從善咸謂　皇帝升中于天
國之大典奉際熙明與於執豆籩之列不可無篇什以紀慶成
昭示萬世遂以唐詩星臨萬戶動月傍九霄多爲韻各賦詩一
章而屬濂序之濂聞郊祀之禮始於有虞氏至周大備秦漢以

來寖淫不經且惑於六天六帝之説莫之適從君國子民者亦
罕能躬嚴祀事往往遣大臣攝之肆惟　皇上一據禮經
而洗千古之陋每歲親升泰壇昭事上帝恪恭寅畏有赫其臨
陰歆陽飫降甘風雨覃及彙宇物無疵癘行見鳳凰降而龜龍
假矣賡歌之發茲非其時乎昔者周人之頌所謂昊天有成命
者郊祀天地也思文者后稷配天也二詩辭氣與容卒未能藏
然非卜商之序揭其宏綱後世何自而明之羣公之什優柔而
雅馴整肅而泰豫足以美盛德形容而告於神明善言詩者謂
其有得周人之微旨所可愧者濂非卜商之識僭序作者之意
君子其謂斯何雖然一代之成憲後王之所取法者其大槩亦
頗著見於間云是歲十有二月甲戌朔金華宋濂謹序

御賜甘露漿詩序

洪武癸丑正月始和越四日丙午時加巳　皇上御武樓
之便閣召御史中丞臣寧　太子贊善大夫臣濂賜坐左右
上談嘉祥之應　勅中貴人取所儲甘露於宮中傾咸以翠甕
甋進　上前皆玉潔珠圓世所未覩已而　詔取鼎器至用
金杓煉水二升火既匀水勢成濤　上起自龍帳中親蒼甕
以投須臾融化與水爲一　上取杓中瀉二內侍舉羣承之
香滓已淨重瀌以絳紗囊　上飲一爵而分賜臣寧與臣濂
焉且曰此天地至和所凝也卿等服之去沉痾而衍遐齡臣寧
等跪飲其味甘如飴而弗膩其氣清於蘭而不甃一入口間神
觀殊覺爽然飄飄然欲御風而行於是各奠爵於几頓首于地

而退臣寧謂臣濂曰唐之李白召對金鑾殿玄宗調羹以賜方
策尚載之以示後世矧今 聖天子親挹天乳以沃近侍
微臣共享二氣禎祥此玄黄覆持之恩不可忘也宜發爲聲詩
以彰 君之賜臣濂伏聞 王者有德上通于天嘉氣協應
鴻羨滋播今甘露頻降大和坱圠民物敉寧洽于大康是皆
一人有慶使臣庶永有攸頼方將涵育雲澤衣被上德惟思日
孜孜以圖報稱爲事 皇上不自滿假錫賚羣臣霑焉 天漿
上昭靈貺此與當帝拙馬腦甕甘露頒賜百僚之意同誠非玄
宗之所擬也感德所覃接肌浹髓曠世奇逢豈容喑默乃稽首
再拜造詩一章以侈 上之賜從而屬和者凡若干人録成一
卷傳示萬世子孫荷天之休至於無疆云

應 制冬日詩序

洪武二年冬十一月二十有二日 上御外朝遣中貴人召
翰林學士臣濂侍講學士臣素侍讀學士臣同直學士臣經待
制臣禕起居注臣觀臣琳列坐左右既而命大官進饌賜黄封
酒飲之 上屢命盡觴内官承 上旨監勸甚力臣濂數
以弗勝盃酌固辭 上笑曰卿但飲雖醉無傷也酒終
上親御翰墨賦詩一章復繫小序于首命各以詩進臣濂最先
臣禕次之臣觀臣琳臣經臣同又次之 上覽之大悦臣素
最後詩以民瘼爲言 上曰素終老成其有軫念蒼生之意
乎於是各霑醉而退明日臣素以遭逢 盛際光膺 聖眷如
此不可無以示後來乃集其詩爲卷而以題辭爲屬臣聞之在

居中世嘗夏日炎蒸君臣相與賦詩不過以日長爲可愛宗生一人闕爲足矜後代多譏之惟我 皇上勵精圖治其於冬日沍寒之際形諸篇翰固不忘於聽政羣臣庶幾復以逸豫爲戒憂勤爲勸而弗敢後者其故何哉蓋 居處在上無小無大孰不精白一心以承明德況於文學法從之臣職在獻替者乎揆之於唐初不可以同日而語也臣濂不佞庸敢以是序諸篇端上所賦詩別以金龍箋繕騰其副尊閣於家示不可褻也

寄和右丞溫迪罕詩卷序

有志之士豈無鄉土之思哉昔者楚人鍾儀爲晉所留晉侯與之琴遂操楚音越人莊舄仕於楚雖富貴矣乃嘗爲越吟此無它不忘本也夫晉楚與越皆同中國也語言相通也嗜好弗殊也尚爲之抑鬱發於音聲如此況在絕域去中國數千里者哉宜其見諸咏歌而不能自已也右轄溫迪罕公居于汴梁資稟素美嘗從恕齋班先生學爲詞章久游淮海元季亦薦膺仕隨冢宰遠行遂留西域今見 天朝使者至不勝鄉土之思舊嘗賦絕句以寄治書瑣納兒加繼作唐律一章獻丞相公其憂深思遠若不能勝情者想其親屬睽離弃無一人四顧蕭條與影爲侶極目之頃但見獵獵胡沙茫茫塞草而已右轄必慨然曰吾昔居江淮錦繡城中衆族共樂者爲何如耶賓朋離索誰可與接語言不通食飲異好側耳而聽但聞侏𠌯之音嘲哳胡歌而已右轄又必長嘆曰吾昔在中朝文翰府中更唱疊和者爲何如耶此所以發於性情而形諸言者悽惋寥落讀之

令人淚下霑襟也較莊舄之越吟其情實過之若寫於琴未知
與鍾儀又孰後孰先也丞相察其情以詩上聞　皇上覽
之亢憤其志之不能遂也惻然有動於　聖衷　勑丞相御
史大夫而下咸屬而和之且連　卷軸　詔翰林侍講學士宋
濂為之序濂仰惟　聖皇臨御德被六合凡日月所照霜
露所墜無不欲遂其生成然猶夙夜孜孜上法唐虞三代之治
唯恐一夫不獲其所況如右轄實有志之士所以簡在上心者
為尤切右轄宜益堅乃心敷揚　聖化使西域之民皆知尊
慕中華文物禮樂之盛相率來歸亦未為晚也他日拜舞
龍墀之下殊恩異渥必將便蕃而至退而與親朋骨會以叙離
合之情庶幾重覩　天日以享承平之福當此時發於性情
無非雅頌正音以歌咏　朝廷之盛德其視向日憂深思遠之
作霄壤不侔矣右轄勉乎哉右轄勉乎哉洪武八年十月壬辰
具官宋濂序

春日賞海棠花詩序

春氣和煦海棠名花競放浦陽鄭太常仲舒開宴觴客於衆芳
園時日巳西沒乃列燭花枝上花既妍好而燭光映之愈致其
妍於是衆賓咸悅銜盃咏詩亹亹不自休酒半酣金華宋濂乃
揚言曰李格非書洛陽名園記後謂園圃之興廢為天下盛衰
之候其故何繇憶昔烽火之際冒雨風竄匿巖穴間人步履聲
心怔忡若春花草紅青何處無之有目不暇顧欲求濁醪一卮
以澆渴吻尚可得邪今者衣冠雍容倡酬於俎豆間花雖不解

言亦散影婆娑若相與為娛樂者不知何自而致之亦曰
聖天子在上廓清四海化呻吟為謳歌所以有斯樂爾
帝力所被如天開日明萬物熙熙皆有春意其視昔日之事為
何如世道之感其兆已見茍不能詩則止能則烏可已也雖然
經有之無已太康職思其居吾儕今夕無乃過於太康矣乎宜
知好樂之無荒而為良士之瞿瞿可也所賦詩自太常君而下
凡三十人其三則賓客餘皆其君昆弟子姓云

望雲圖詩序

思親望雲圖者為福建承宣布政司右參政唐公作也公名俊
字士明念親之不見日遑遑焉而求昧昧焉而思終無以宣其
情圖之所以志之也間以書致辭於溥曰俊之先為睢陽人金
季兵亂大父避地南陽遂家焉大父生三男子而先君居其二
先君諱德謙嘗為才行之士元至正中汝潁大盜起先君棄捐
諸孤窀穸之事事畢而南陽陷矣俊時在童孺亟隨毋夫人陳
氏山避晝伏宵行至魯山匿焉未幾魯山又烽火連天竟失毋
夫人所在家屬亦東西作風雨散去俊煢煢無依朝夕嗚嗚泣
曰哀哉吾毋其存乎亡乎苟亡矣遺骸將何人瘞之乎然河南
遼鄉里為近吾嘗忍死往而訪之乎於是間關晨走河南竄身
兵籍中逢故時父老問之自南陽來者又問之有出入軍中者
又問之如是者六年心勦形瘵竟莫可蹤跡復嗚嗚泣曰哀哉
吾毋豈果遂亡矣乎毋既不可見何如勿生之為愈乎已而私
自念宗系之不絕者一綫爾茍先朝露而自棄祀事將墜幾不

爲若敖氏之餒鬼乎宜擇真宅而事之一旦獲見天日雖不得
奉毋歲時持一盃酒走酹墳上士比之徒死不翅胥溺之殊此
志或可自遂乎當是時　大明皇帝定鼎金陵德綏威讋
萬方嚮化俊乃間道內附期厠名行伍中以苟全性命而已寖
蒙見憐視之如舊臣賜以厚祿寵以名爵使再造其家室自兵
馬副指揮入轉而至今官階躋二品此乎昔夢寐之所不到俊
每念　聖德如天無際而父毋不得同與　恩榮益至感泣不
能自已頗憶先君言塋輿家謂大父墓最佳中丈當有躋膴仕
者毋撫俊頂言曰他日將在吾見邪今其言固驗非惟父毋不
之見而族屬無一人存者不亦悲夫願吾子爲文之將示諸子
孫以志吾無窮之思也濂讀之不覺潸然出涕嗚呼有是哉人

之壯年有大父毋父毋俱存而號重慶者矣下此則父與毋無
故而號具慶者矣又下此則二親或有一存而稱偏侍者矣公
自幼齡輒喪先府君當干戈搶攘之際而毋夫人隔絕又死生
不可知宜公雙淚既盡而繼之以血也雖然公無用爾也古之
人所謂孝也非止得養親而已身者親之枝親雖忘而身存猶
親之存也能敬其身是謂不死其親言也非爽於貞行也允契
於軌內外一致而無所違越非孝乎撫世酬物而一本於誠翼
翼然謹畏唯恐失之行之於家推之於國達之於天下皆弗悖
於道也庸非孝乎出鎮名藩承宣敷化使萬姓咸蒙至治之澤
家給而人足皡皡熙熙如唐虞時庸非孝乎三者雖皆敬身之
事此又移孝爲忠之大者公能行之他日良史氏必大書曰唐

某之子使其治行如古名臣可爲法於後世則公之親且萬世而不死矣公之爲孝也不亦大哉濂知公爲人誠慤而廉介其拜御史持部使者節三預北平省事皆以美政著稱故濡毫而縷言之一以釋公之憂一以進公於道云

呂氏孝感詩序

天人之際難矣苟有以感之非難也天穹然而在上人藐然而在下勢絕而分殊豈易感哉然人之身天之氣也人之性天之理也理與氣合以成形吾之身與天何異乎人或不察乎此而謬迷其天性始與天爲二矣能以誠感則天寧有不應之者乎是理也予觀於呂君爲尤信君諱某字信夫壽春人事親至孝而好黃老家養神之說及親歿三年之服終猶哀慕如初喪因却酒肉弗御焉日滌豆籩具果疏爇香籲天徼眞福於其親如是者數十年嘗汲井以行滌事時盛冬冰沍有金色魚者三入汲器中信夫異之持歸盛以陶缶寘香几上閭里人聞之相携來觀者充其庭皆揖信夫而稱言曰今茲大寒魚潛不見操網罟者欲得一鱗不可致而信夫不求得之豈非天以旌信夫之孝乎且夫金魚昔文臣貴者章服嘗用之信夫子孫其有興者乎於是又皆揖而賀信夫却立而拱曰吾子道之未盡安敢言孝苟以爲天之賜滋不敢承乃致祭而投諸井中愈虔事天之禮又七年而後卒既卒其鄉人呂山見之於上眞觀衣冠儼然若神仙中人已而過問信夫則信夫死矣厥後其子浙江鹽運使繼道以才德顯累官太常卿吏部尚書轉僉北平按察司事

以至于今皆入三品貴金犀帶爲時能臣由是其事傳于四方士大夫咸詠歌之而嘆異之嗟夫信夫以孝事親誠格于天而天以魚鹿之能養神而神全不散死而人或見之斯二者乃常理爾又奚異乎今繼道之顯融固宜也以魚鹿占之顯者殆三人乎繼道其一矣在其子與其孫固未已也昔者卜序白華之詩不特曰美孝子而必稱美其絜白今其詩雖亡而賴有序存故不見其詩而知孝子之行余竊取是義而具論其事以序呂君孝感之詩使觀者未見篇什而可知其人則亦卜氏之意然天人之際三百篇言之備矣在作者之自取焉

葛孝子詩序

清苑葛孝子守德仲謙事母有聞鄉紳多其行頌美甚殷其甥師曾請序以文余謂孝子云何曰母病瘵痺四體莫能屈伸衣帶觔匕孝子必躬市不屬諸人躬餇色養如是者終其身母老性嚴或少失其意叩頭謝過務取其歡欣身處疏淡奉養極旨溫假貸勞勩曰不稱難毋兆知其貧嶺南部使者高其行欲薦名于朝辭疾不起不忍遠其親貴臣知之俾師鄉校後教授中山保定二郡車載母以行徒步推挽見者稱其賢出遊于外獲味頗珍必持以遺母已不敢先嘗醉而歸母不悅以嗔輒戒不飲非尊者賜未嘗染脣母以壽終哀號頓擗治葬與祭必傳乎禮哭泣三年孝子有兄母没求分力嘗不能得悉其所取不恐與論兄晏且老迎以歸養死嫁其孤女待之有恩姊貧無子事之如兄而猶敦惠于同姓施及外姻鄉人稱孝子之行文以訓

子祖以語孫曰若翁孝子古篤行與倫元至正之季盜起中原舉家避亂唐明府山采樵以饔忽逢大風西南來勢若萬馬奔家人懼走避匿旣而兵至餘皆遇害孝子家獨存人咸謂孝子至行可感鬼神嗚呼人孰無毋孰無弟昆何獨孝子生有美名旣死而不泯嗟哉恒民逐逐生耳生無可稱死則澌盡何異于蠆蚋與蚊孝子之名宜載國史宜勒貞珉光明炳燿有若景星懸彼高旻嗟爾後人勿謂孝子之行不可以臻天衷萬古烱如朝暾

林氏詩序

君子之言貴乎有本非特詩之謂也本乎仁義者斯足貴也周之盛時凡遠國遐壤窮閻陋巷之民皆能爲詩其詩皆由祖仁義可以爲世法豈若後世學者資於口授指畫之淺哉先王道德之澤禮樂之教漸於心志而見於四體發於言語而形於文章不自知其臻於盛美耳王澤旣衰天下覩古昔作者之盛始意其文皆由學而後成於是窮日夜之力而竊擬之言愈工而理愈失力愈勞而意愈遠體調雜出而古詩亡矣非才之不若古人也化之者不若而無其本也惟夫篤志之士不係於世之汙隆俗之衰盛獨能學古之道使仁義禮樂備於躬形諸文辭能近於古則君子多之然亦鮮矣至于今又鮮也求之嶺海之陬又鮮也而有林君汝文焉豈不尤可尚乎林君居潮之揭陽學詩三百篇以求先王政教之善治功之隆賢人君子性情之正道德之美以治其身其身醇如也以淑諸徒其徒蔚如也以

形乎詩其詞粹如也林君居乎朝非有人譸譸然告之而能致
力於此其所得不旣深乎潮去京師六千里林君身不出州里
而余知其名其所爲不旣至乎夫不資於口耳之淺而成文者
文之善者也不資於爵位之顯而成名者名之高者也余是以
序而論之君名仕猷

竹塢幽居詩序

天台裴君日英其先君宦族好學多材能嘗挾其所長游浙水
東西士大夫爭慕與交性好竹所居種竹數百至宅所必擇有
竹家以含扁其室曰竹塢幽居留杭者甚久杭守聞其名薦于
京師京師爲天下大都會廛居櫛比求尺寸之土不可得逆旅
家僅可俯仰無從得竹栽裴君揭其故名不廢且求能言者咏
歌之或疑裴君以爲實與名當不相遺今在京師非有園林之
勝安在其有竹乎裴君曰不然有竹之竹不若無竹之竹之美
也有竹之竹適在耳目無竹之竹適在于心心之所得非若耳
目之淺而易忘也吾方有竹時笙乎竹簫乎竹竽乎竹管乎竹
所見所聞日陳吾前者皆竹也然吾未嘗知竹之爲美也今棄
之而居乎此雖不接乎耳目而心恒存焉思竹之聲以爲有虞
部之遺音思竹之挺拔特立以爲有壯夫偉士之節思竹之歷
寒暑而不變以爲類乎有道者其虛中不窒似仁其直遂似義
其周於用似才其高自騫舉不屈儕類下似智取而比德焉無
不美者然後知竹之不可得也吾心日存乎竹雖謂之有竹何
過乎且古之聖賢後世慕之如神龍威鳳者以其不可見耳聖

賢道德雖高使人得接而狎之其不見慢於恒人者鮮矣其與
吾好竹之說何異乎余謂裴君蓋善於用物者非世俗玩物者
比也記其言于詠歌之首使覽者知其人焉

王氏夢吟詩卷序

東白王先生嘗晝吟一夕宿仙華山下忽夢偉丈夫過之先生
揖之坐問其姓名笑而不荅唯取袖中詩一章琅然而誦迨寤
而其詩已忘思之至旦頗能憶其首句遂從而補其辭且命潛
溪宋濂序之濂自幼時嘗讀謝內史夢惠連事未嘗不疑其說
以爲詩者發乎性情者也觸物而動則其機應類隨自有不容
遏者又何待西堂之夢而後得句邪竊意內史欲神其詩之妙
故特假此說以欺世耳及壯而遠遊艱難險阻莫不備嘗凡與

於物而不能遏者則思思則寐寐必見之若符節以相契無
不合者濂然後知內史思之之專故其見於夢寐者有不可掩
也今先生自幼至老不翅六十餘年未嘗一日廢詩雖甚冗猶
濡毫挈牘行吟不少休則先生之於詩可謂專矣夢之所形孰
得而閼之哉今之人有志於詩者亦不少矣徒以鹵莽厭煩之
學不克加脩每一操觚動至旬月不再片章之出輒務求勝所
以塵土之思塡心塞胷往往如酣醉人語言了不知端緒視先
生盍亦知少愧哉如濂不敏方將取法於先生而先生不以濂
爲縲慫命載其事於篇簡濂方內愳之不暇尚何敢序先生詩
邪雖然先生之詩無愧於內史者也濂之名字誠得藉先生之
詩以傳則夫後之視今亦猶今之視昔西堂之事詎得專美乎

此又濂之有望於先生也

桃花澗脩禊詩序

浦江縣東行二十六里有峯巍然而葱蒨者玄麓山也山之西桃花澗水出焉乃至正丙申三月上巳鄭君彥真將脩禊事于澗濱且窮泉石之勝前一夕宿諸賢士大夫厥明日既出相帥向北行以壺觴隨約二里所始得澗流遂沿澗而入水蝕道幾盡肩不得比先後躡足如魚貫又三里所夾岸皆桃花山寒花開遲及是始繁傍多髯松入天如青雲忽見鮮葩點綴翠閒粲粲然可玩又三十步詭石人立高可十尺餘面正平可坐而簫曰鳳簫臺下有小泓泓上石壇廣尋丈可釣聞大雪下時四圍皆瓊樹瑤林益清絕曰釣雪磯西垂蒼壁俯瞰臺磯間女蘿與陵苕轇轕之赤紛綠駭曰翠霞屏又六七步奇石怒出下臨小窪泉冽甚宜飲鶴曰飲鶴川自川導水為蛇行勢前出石壇下鏘鏘作環佩鳴客有善琴者不樂泉聲之獨清鼓琴與之爭琴聲與泉聲相和絕可聽又五六步水左右屈盤始南逝曰五折泉又四十步從山趾斗折入澗底水匯為潭潭左列石為坐如半月其上危巖墻峙飛泉中瀉遇石角激之泉怒躍起一二尺細沫散潭中點點成暈真若飛雨之驟至仰見青天鏡淨始悟為泉曰飛雨洞洞傍皆山峭石冠其顛遼敻幽邃宜仙人居曰蘂珠巖遙望見之病登陟之勞無往者還至石壇上各敷裀席夾水而坐呼童搿斷竹取壺中酒溫之實篠觴中觴有舟隨波沉浮鷁行下稍前有中斷者有屬聯者方次第取飲時輕飈

東來觴盤旋不進甚至逆流而上若相獻酬狀酒三行年最高者命列觚翰人皆賦詩二首即有不成罰酒三巨觥衆欣然如約或明目潜思或狂嘯上視霄漢或與連席者耳語不休或運筆如風雨且書且歌或按紙伏崖石下欲寫復止或句有未當搔首蹙額向人或口吻作秋蟲吟或群聚蘭坡奪觚爭先或持卷授鄰坐者觀曲肱看雲而卧皆一一可畫已而詩盡成杯行無算迨罷歸日已在青松下又明日鄭君以茲游良難集所賦詩而屬濂以序濂按韓詩內傳三月上巳桃花水下之時鄭之舊俗於溱洧兩水之上招魂續魄執蘭草以祓除不祥今去之二千載雖時異地殊而桃花流水則今猶昔也其遠裔能合賢士大夫以脩禊事其或遺風尚有未泯者哉雖然無以是為也爲吾黨者當思追浴沂之風徽法舞雩之咏歎庶幾情與境適樂與道俱而無愧於孔氏之徒無愧於孔氏之徒然後無愧於七尺之軀矣可不勗哉濂既為序其游歷之勝而復申以規箴如此他若晉人蘭亭之集多尚清虛亦無取焉鄭君名鉉彥真字也

鄭氏喜友堂讌集詩序

余自禁林致政而歸久不與諸友胥會悵然而興遐思洪武己未秋八月壬辰胡教授仲申朱長史伯清蘇編脩平仲及金徵君元鼎咸集於麟溪鄭氏余同劉繼至鄭氏之賢太常博士仲舒置酒讌客於喜友堂籩豆孔秩冠裳有儀揖讓與脩習異如也蓋余與胡鄭朱三君自弱冠為同門友今皆頹然老矣蘇君

生雖稍後亦嘗爲同朝追計昔時各縻祿仕不獲危酒爲驩凡二十餘年今者李遂家食或居異邑或相遠二百里皆得與之周旋於尊俎閒則夫斯會之同豈易致哉於是獻酬樂甚酒酣鄭君爲詩十四韻以慶會合之情出示坐客坐客先後倚韻而和之遂聯爲卷俾能詩者續焉嗟乎余數人老者年逾七十次者六十有奇又其次者亦越五十春秋矣獨二生爲最少耳又越二十餘年少者當愈長老者當愈衰未知復何如也然則今日之樂其可數遇乎是卷也豈特可識一時之樂後乎斯者誦而歌之必將慨然有不及與之歎矣洪武十二年秋九月甲午

前翰林學士承　旨宋某謹序

劉兵部詩集序

詩緣情而托物者也其亦易易乎然非易也非天賦超逸之才不能有以稱其器才稱矣非加稽古之功審諸家之音節體製不能有以究其施功加矣非良師友示之以軌度約之以範圍不能有以擇其精師友良矣非雕肝琢膂宵咏朝吟不能有以驗其所至之淺深吟咏侈矣非得夫江山之助則塵土之思膠擾蔽固不能有以發揮其性靈五美云備然後可以言詩矣蓋不得助於清暉者其情沉而鬱業之不專者其辭蕪以龐無所授受者其制澁而乖師心自高者其識卑以陋受質蹇鈍者其發滯而拘古之人所以擅一世之名雖其格律有不同聲調有弗齊未嘗有出於五者之外也濂於職方郎中劉君之詩其殆無所愧矣夫劉君名崧字子高故爲西昌大族前代以科第發

身者三十七人劉君亦以明經舉進士而其志之所嗜尤在於
詩兒劉君天分甚高自爲童子時輒有驚人之句比長益淬礪
弗懈上自詩騷下從魏晉以來迄于唐宋凡數十百家皆鑽研
考覈窮其所以言用功旣深精神參會絶無古今之間已而曰
此固可矣然猶未也乃東書走豫章與辛敬萬石周滇揚士弘
鄭大同游而此五人者負能詩名見劉君皆驚異之相與揚礱
風雅夙夜孜孜或忘寢食又徵之於古瞭然白黑分矣已而又
曰此固善矣然猶未也復痛自策督日賦一篇雖冱寒之折膠
爍暑之流金劉君擁鼻鼓膝時作嗚嗚聲不成章不止也數年
之間卷軸盈几已而又曰此固若有得矣然猶未也復具布襪
行纏陟釣臺上三顧山陟虎鼻峰跳龍門或竟日其挾或終月
忘返然以州里之近未足以窮耳目之遐觀環江右之境有奇
山川不論道途之遠必一至焉襟宇向廣終若未能舒暢厥志
復度瘦嶺勺曲江覽韶石過清遠峽登越王之臺酌[redacted]泉游
石室歷觀海北名山再涉鯨波覽瓌奇偉泉之勝而還劉君之
詩於是乎大昌矣濂幸獲讀之凌厲頓迅鼓行無前所謂緩急
豐約隱顯出沒皆中乎繩尺至其所自得則能隨物賦形高下
洪纖變化有不可測窺之古人篇章中幾無可辨者嗚呼前千
年而往者吾以知其人矣後千年而與者孰敢謂無其人乎苟
謂有其人非劉君之作將能行之於遠乎世無劉君五美之具
而徒誘詩爲易易者其果可信乎濂也以繆悠之資玩時愒日
不能成一章性雅好登臨又無濟勝之具雖於諸家詩無所不

讀終不及窺其藩籬有負師友多矣其視劉君不亦重可愧乎雖然濂雖不善詩其知詩決不在諸賢後故因作序而相與一言之使郊愈復生當不易吾言矣劉君之詩十九歲以前皆焚去二十至四十九之所存亦十之七八耳今其門人蕭翀所編者凡若干卷翀字鵬舉亦嗜於詩蓋得劉君之傳者也

汪右丞詩集序

昔人之論文者曰有山林之文有臺閣之文山林之文其氣枯以槁臺閣之文其氣麗以雄豈非天之降才爾殊也亦以所居之地不同故其發於言辭之或異耳濂嘗以此而求諸家之詩其見於山林者無非風雲月露之形花木蟲魚之玩山川原隰之勝而已然其情也曲以暢故其音也眇以幽若夫處臺閣則不然覽乎城觀宮闕之壯典章文物之懿甲兵卒乘之雄華夷會同之盛所以恢廓其心胸踔厲其志氣者無不厚也無不碩也故不發則已發則其音淳龐而雍容鏗鏘而鏜鞳甚矣哉所居之移人乎今觀中書右丞汪公之詩益信其說為必然者矣公以絶人之資博極群書素善屬文而尤喜攻詩當 皇上龍飛之時杖劍相從東征西伐多以戎行故其詩震盪超越如鐵騎馳突而旗纛翩翩與之後先及其治定功成海宇敉寧公則出持節越鎮安藩方入坐廟堂弼宣政化故其詩典雅尊嚴類喬嶽雄峙而群峯左右如揖如趍此無他氣與時值化隨心移亦其勢之所宜也然而興王之運至音斯完有如公者受丞弼之寄彌綸之道贊化育之任吟咏所及無非可以美教化而

移風俗此有關物則民彝甚大非止昔人所謂臺閣雄麗之作而山林之下誦公詩者且將被其霑溉之澤化枯槁而爲豐腴矣雖然詩之體有三曰風曰雅曰頌而已風則里巷歌謠之辭多出於羣隷女婦之手髣髴有類乎山林雅頌之製則施之於朝會施之於燕饗非公卿大夫或不足以爲其亦近於臺閣矣乎輶軒之使采詩而托之於國風者若無所用之　皇上方垂意禮樂之事豈不有撰爲雅頌以爲一代之盛典乎濂當有望於公他日與鹿鳴清廟諸什並傳者非公之詩而誰哉濂也不敏受公之知十有一年故竊序其作者之意於篇首無諛之詞要不足爲公詩之重輕也公名廣洋乃　皇上之所賜其字則朝宗也淮南人洪武三年四月二十一日金華宋濂序

劉頴昌詩集序

余昔與劉君頴昌游見其賦詩多俊逸心獨奇之頴昌既別去間於士友餞行卷軸覽其歌吟往往皆堪傳誦復益奇之後十年重會秦淮上亟問近什何如頴昌解囊中得十餘篇余讀已大驚氣韻沈鬱言出意表何其近謝康樂歟縕藉脫落不霑塵土何其類岑嘉州歟颯颯乎仙游英英乎霞舉又何其善學李供奉歟蓋頴昌天分既高而人功又深凡有摹擬輒髣髴似之予今猶舉其槩而言之也嗚呼予昔學詩於長薌公謂必歷諳諸體究其制作聲辭之眞然後能自成一家頴昌之學正與予同自媿跛鼈之行不足以追逸驥尚何言哉然又竊怪頴昌何以能致於斯也頗聞其先人友梧翁乃月湾吳公之高第善爲

詩與文靖虞公文安揭公禮部吳公極相友善遂由縣文學薦入禁林未上而夭其家庭相傳必有卓絶於人者不然顏昺之詩何爲膾炙人口而弗厭哉其能垂世傳後當不疑于耄矣文釆衰矣不能有所發越矣姑撫昔奇顏昺者爲之序以自附知言之士云顏昺名炳鄱陽人金華山人宋濂序

林伯恭詩集序

詩心之聲也聲因於氣皆隨其人而著形焉是故凝重之人其詩典以則俊逸之人其詩藻而麗躁易之人其詩浮以靡苛刻之人其詩峭厲而不平嚴莊溫雅之人其詩自然從容而超乎事物之表如斯者蓋不能盡數之也嗚呼風霆流形而神化運行於上河嶽融峙而物變滋殖於下千態萬狀沉冥發舒皆一氣貫通使然必有穎悟絶特之資而濟以該博宏偉之學察乎古今天人之變而通其洪纖動植之情然後足以憑藉是氣之靈彼局乎一才滯乎一藝雖欲捷軀橫騖以追于古人前之而愈卑培之而愈低幾何不陷於鄙陋之歸此濂於伯恭之詩不能無感焉伯恭博極羣經而尤長於春秋嘗應書鄉闈實冠多士伯恭年始二十餘一旦名動海内自時厥後學益加修遂擢至正甲午進士第歷佐省憲二府正色直言百壬畏懾時出奇計剪三逆豎如拿狐兎則其所養之充是氣浩然弗撓弗屈故其發於詩也沉欝頓挫渾厚超越大雅奏而黃鍾獨鳴也武庫開而五兵森列也洪濤怒張而魚龍出沒也一展卷間畢珍獻異可欣可愕精神爲之震眩濂前所謂聲因於氣皆隨其人而

著形者豈非然邪豈非然邪世之學詩者衆矣不知氣充言雄之旨往往局於蟲魚草木之微求工於一聯隻字間直若蒼蠅之聲出於蚯蚓之竅而已詩云乎哉永嘉舊傳四靈詩識趣凡近而音調卑促近代或以為清新者競摹倣之滿每謂人曰誤江南學子者此詩也聞者且疑而且信焉今吾伯恭之詩出一洗習俗之陋信知豪傑之士自有其人也故敢執筆直題於首簡世有知言者必深有取焉伯恭名温姓林氏温之永嘉人

劉母賢行詩集序

劉賢母王氏諱某大原崞人也年十八歸處士仲安踰再期生二子溥又八年處士君歿賢母自誓曰吾聞貞婦不二夫生為劉家婦死為劉家鬼無子尚爾況有子者乎確守其志堅如鐵石家素貧逮處士卒貧益甚治絲枲自給衣僅蔽身日唯一食艱瘁不可言處之恒裕如也里豪武氏子知賢母貧或可撼使猾嫗誘而且脅賢母痛詈斥之終不移所守親督溥從鄉貢進士趙惟賢圖子勵教張傳霖遊師若友有益溥者賢母遇之厚不以貧而廢禮溥後以文行聞卒為名士賢母性儼恪有烈丈夫風未嘗輕於笑語契家子姓見之輒敬畏下拜人因稱為鐵面夫人云里婦有淫行招摇行市中賢母知其所從來以所曳杖擊之婦哭訴於夫夫曰劉夫人何故撻爾耶慚服不敢言有姑適賈氏老而喪明其子某每咈其意姑必泣告賢母賢母造門而喻之輒踰垣避去其處士之外弟也亦嚴憚之如此他蓋可知也年七十餘而喪當時南北名士大夫咸作詩文以美之

命曰賢行詩集云嗚呼詩者發乎情而止乎禮義也感事觸物必形之於言有不能自已也昔者衛共伯早死其妻共姜賦栢舟以自誓一則曰之死矢靡他二則曰之死矢靡慝至今讀者爲之感激奮勵豈非有繫於彝倫之重者乎今也賢母之志與共姜同雖不自賦詩而世之士大夫推其意而代之言此蓋出於民之性而先王之澤也是宜刻梓傳世以爲人婦者之勸雖然詩人之吟咏夥矣類多烟霞月露之章草木蟲魚之句作之無所益不作不爲欠也華編巨冊纂印而行者比比有之其視賢母之詩有補名教者爲何如哉知道之士必有擇焉

孫伯融詩集序

詩道之傳其有師友淵源乎非師不足盡傳授之秘非友不成相觀之善無是二者不可以言詩也當元之季有丁仲容先生者自天台來客是邦以能詩鳴方其斫憤談笑有持卷來求者輒索酒飲數觥操觚如飛風雨疾而龍蛇蟠節意渾淪絶無斲削之跡讀之者皆驚以爲仙才當是時夏煜允中爲先生入室弟子其氣韻酷類而橫逸滂沛過之伯融進受指畫於先生退交允中日取唐諸家詩而紬繹之稽其聲律求其指趣察其端倪已而學大進士大夫稱曰之是肖乎允中者也或曰非也脫凡近而遊高明鼓俠氣而超氛埃其髣髴乎先生者耶予來南京而先生墓木已拱獨允中共吟嘯於風月寂寥之鄉春容乎大篇鏗鏘乎短韻無日無之允中間持伯融之詩相與諷詠予謂允中曰自科舉之習勝學者絶不知詩纔能成章往往如

嘗枯蠟較之金頭大鵝芳腴滿口者有間矣如伯融者何處可得邪允中深以予言爲然時伯融總戎于括予不及見未幾伯融死於難後三年允中亦歿予今老矣私竊以謂先生之詩已鏤板傳世每念允中之名泯泯訪其遺藁三十餘首錄藏青蘿山房頗恨伯融之什未有所托金陵蔣行簡伯融之弟子也乃蒐輯遺失釐爲若干卷介翰林典籍恭宗默求予序其首嗚呼道隱氏散久矣朝執經於講帷暮反服相視若塗人者有之有如行簡之不忘其師非紛紜百鳥中間此孤鳳凰歟因不辭爲稽其師友淵源次第而爲之序聞之者可以勸矣伯融諱奕姓孫氏句容人元季落魄不仕及 皇上定鼎建業出爲江南行省掾同知池陽府已而陞知府事遷本省都事總制處州軍馬苗寇賀甲李乙叛遂遇害朝廷以其不屈志辱國贈徵事郎封丹陽縣男爲人磊落有俊氣貌然白面書生而其胷中藏百萬兵使其賦命之厚勳業可立致今但以詩名于世惜哉雖然伯融藉此亦足爲不朽矣

蔣錄事詩集後序

四明蔣君子杰字有立世爲簪纓大族宋金紫光祿大夫諱浚明者其七世祖也有立自幼穎悟過人年未弱齡聲名已動薦紳間鄉長以明經舉進士于鄉會試南宮遂擢以記注之職有立入侍 黼扆出陪 法駕 皇上以其才良而行純深眷遇之或 命即物賦詠有立即奏 制揮翰如飛上大悅時 寵賜和章有立以爲遭逢 盛際實千載一時乃

録平日所賦并他著餞贈之什共若千卷俾予題其首簡予聞昔人論文有山林臺閣之異山林之文其氣瑟縮而枯槁臺閣之文其體絢麗而豐腴此無他所處之地不同而所托之興有異也有立以粹然之學位居柱史日趨　殿陛濡毫　螭坳回視山林不翅有仙凡之隔故其見於辭者雲錦張而春葩明鍾簴奏而音律諧體製正而法度嚴誠可以傳諸當今而垂於久遠者也如予不敏年日以加文日以退視吾有立之進如水湧山出者寧不愧哉然而有立善古文宏富允贍得作者之體不唯能詩而已邇者執法刑曹處煩劇之務整暇而有餘不唯能文辭而已其政事亦灼然有可稱者異日振厥家聲使金紫公不專美於前予蓋深有望於有立者也輒序以識之史官金華

宋濂序

田氏哀慕詩集序

孔子刪詩南陔白華皆存之而弗削者以其能孝也南陔之詩序言孝子相戒以養意者孝子之所自作交相勸勉而盡其事親之誠至白華之詩乃謂孝子之潔白潔白則其行之純可知豈非時人美之而賦是詩者邪雖有在人在己之殊所以咏歌其志而鼓舞以為交勸者其益不既大哉惜乎有其義而亡其辭也同郡田君良篤美有至行其母徐氏卒哀號慟哭將欲無生既葬遑遑焉如有求而弗獲人勸其還舍良號曰吾母在此吾奈何離母而去也因結廬墓側而依焉人復勸之曰廬墓非古也良號曰吾恨不死從吾母於地下古與非古吾弗暇計也

於是復作爲詩歌以自勉寫苦悰愧疏食水飲終三年而後歸鄉之士大夫與鉅公碩士聞之咸爲太息亦作爲篇翰以美之歲積月增遂成卷帙其婿俞陳君本心曰是不可以無傳也將刻諸文梓不遠三百里來青蘿山中而以首簡授余序作者之意余疾病纏綿之餘凡以文爲屬者必固閉而力拒之而其請至於三五而不倦因嘆曰夫孝如魚者是亦足稱也卷中諸詩豐縟而紆徐粹雅而沖和固皆一時之傑作苟謂其有合於南陔白華之旨我則不敢知謂當孔子之時其刪去與否我亦不敢知此無他二詩之辭既亡雖欲徵之而不可得也雖然孝者天之經地之義無古無今無長無幼無貴無賤有不可得而變易者人能咏歌之而鼓舞之雖孔子復生吾知其或將存之矣是詩之傳他日被之管絃諧諸金石使聞之者津津以喜會之者欣欣以勸則爲移風易俗之益又豈小哉其視絺辭繪句道淫而宣驕者何如也

剡源集序

濂嘗學文於黃文獻公公於宋季辭章之士樂道之而弗已者唯剡源戴先生爲然濂因日購先生之文絕不能以多致會有詔纂修元史命濂總裁其事事有關遺者遂以上聞遣使訪於郡國竊以謂先生著作有關於勝國宜多乃屬使者入鄞徧求之鄞先生鄉國庶幾有得之者曾未幾何有司果以剡源集二十八卷來上濂始獲而盡覽焉因作而曰辭章至於宋季其敝甚久公卿大夫視應用爲急俳諧以爲體偶儷以爲奇靦然自

負其名高稍上之則穿鑿經義檃括聲律孳孳爲諱世取寵之具又稍上之剽掠前脩語錄佐以方言累十百而弗休且曰我將以明道奚文之爲又稍上之騁宏博則精麄雜糅而略繩墨慕古奧則删去語助之辭而不可以句顧欲矯弊而其敝尤滋私自念辭章在世如日月之麗乎天雖疾風暴雨動作無時將不能敵蝕其精明獨恠夫當時之士奚爲乏一人障其狂瀾邪復念豪傑之士何代云無第區區所見孤陋故鮮能知之非誠然也及覽先生之文嶄而不刻清而不露如晴巒出雲姿態橫逸而連翩弗斷如通川縈紆十步九折而無直瀉怒奔之失嗚呼此非近於所謂豪傑之士邪蓋先生七歲即知攻文咸淳中入太學以三舍法陞內舍生旣而試禮部第十人登進士乙科調教授建寧府及還臨安教授行戶部掌故皆不就會宋亡爲元執政者薦之起爲信州教授先生年已六十一矣尋遷婺州以疾辭後六年終初先生旣擢第惆宋季辭章之陋即濯然自異久之四方人士爭相師法故至元大德間東南文章大家皆歸之先生無異辭先生之殁僅六十年已罕有知其名若字者殊可哀也濂在史局旣命棐入儒學傳中及司業成均復將蒐其剡源集者歸以示諸人而先生之鄉有夏君閼來爲國子正方與先生之孫賁先謀刻于梓夏君遂以題辭爲請且謂知先生之深者唯黃文獻公公旣不可作子幸無讓於是忘其僭踰而爲序之如此嗚呼豐城之劍荊山之玉縱埋沒泉壤爲已久神光上貫於霄漢者終弗能掩也其先生之謂乎先生諱表元

字帥初一字曾伯慶元奉化州人洪武四年秋八月望日金華後學宋濂謹序

霞川集序

詩其可學乎詩可學也然宮羽相變低昂殊節而字聲切響前後不差謂之詩乎詩矣而非其美者也辭氣浩瀚若春雲滿空倏聚而忽散謂之詩乎詩矣而非其美者也斟酌二者之間不拘不縱而臻夫厥中謂之詩乎詩矣而非其美者也然則詩之美者其將何如哉蓋詩者發乎情止乎禮義者也情之所觸隨物而變遷其所遭也恌以鬱則其辭幽其所處也樂而豔則其辭荒推類而言何莫不然此其貴乎止於禮義也歟止於禮義則幽者能平而荒者知戒矣河南王先生本中名臣忠肅公之子也先生蚤隨公宦游於吳越繁縟之邦及歷仕于朝出入於鳳閣鸞臺視師關陝貔貅十萬屬其指麾可謂偉矣先生之詩則和平而不矜晚年退居于家焚香默坐一室蕭然幾若不能朝夕者可謂窶矣先生之詩則雍容而自得非止乎禮義者其能至於斯邪晉安張君志道評先生之詩有云如齊魯諸儒折旋規矩磨合禮度如幽并老將結髮百戰卒然指顧動中韜畧其言蓋盡之矣嗟夫詩道之不古久矣世之號善吟者往往流連光景使人馳騖於玄虛荒忽之埸控之非有把之非無至造爲奇論謂詩有生意須人持之不爾便將飛去此何爲者哉殊不知詩者本乎性情而不外於物則民彝者也舍此而言詩詩之道喪矣濂也不敏自童年習爲比興之學腥穢填閡而襟靈

弗舒形於言辭則平凡爲已甚今幸獲讀先生之詩庶幾其有
發哉先生之詩甚富且多於兵燹之餘所存者僅僅如斯惡知
不有神物護持者乎讀者尚思同謹其傳可也

張侍講翠屛集序

嗚呼先生之文濂何敢序之先生長濂九九歲濂初濡毫學文
先生已擢進士第列官州邑及其教成均入詞垣先生之文益
散落四方濂得觀之未嘗不斂衽而以不能識面爲慊去年春
始獲與先生會于建業各出所爲藁相與劇談至夜分弗之
倦且曰吾生平甚不服人觀子之文殆將心醉也濂竊以謂先
生素長者特假夫褒美之辭以相激昂爾非誠然也曾未幾何
先生使安南道次大江之西特造序文一首以寄其稱奬則尤
甚於前日者濂讀而疑之酸鹹之嗜偶與先生同故先生云然
非濂之文果有過於人人也方將與先生細論而九原不可作
矣嗚呼先生之文濂何敢序之文之難言久矣周秦以前固無
庸議下此唯漢爲近古至於東都則漸趨於綺靡而晉宋齊梁
之間俳諧骫骳歲益月增其弊也爲滋甚至唐韓愈氏始斥而
返之韓氏之文非唐之文也周秦西漢之文也韓氏之文固佳
獨不能行於當時逮宋歐陽脩氏始效而法之歐陽氏之文非
宋之文也周秦西漢之文也歐陽氏同時而作者有曾鞏氏有
王安石氏皆以古文辭倡明斯道蓋不下歐陽氏者也歐陽氏
之文如澄湖萬頃波濤不興魚鼈潛伏而不動淵然之色自不
可犯曾氏之文如姬孔之徒復生於今世信口所談無非三代

禮樂王氏之文如海外奇香風水齧蝕木質將盡獨真液凝結
嶄然而猶存是三家者天下咸宗之有元號稱多士或出入其
範圍而隱括其規模者僅取文名以故故章甫逢掖之徒每驕
人曰我之文學歐陽氏也學曾王氏也殊不知三君子者上取
法于周于秦于漢也所以學歐陽氏而不至者其失也纖以弱
學曾氏而不至者其失也緩而弛學王氏而不至者其失也枯
以瘠此非三君子之過也不善學之其流弊遂至於斯也文之
信難言者一至于是乎濂與先生劇談時未嘗不撫卷而三歎
奈何狂瀾既倒滔滔從之而無有如先生之所慮者也不亦悲
夫今觀先生之文非漢非秦周之書不讀用力之久超然有所
悟入學醇而不流於蕪冗雄峭而不失於粗厲清圓而不渉於
浮巧委蛇而不病於細碎誠可謂一代之奇作矣先生雖下其
絢爛若星斗流峙如河嶽者固未始下也信於今而垂於後者
豈不有在乎如濂不敏童而習之顛毛種種猶不得其門而入
凡先生之稱獎者皆濂之所甚愧者也先生之子煜乃持翠屏
集來徵爲之序嗚呼先生之文濂何敢序之謾舉先生相與論
文者書之於篇端庶幾讀先生之文者亦將知其用意之所在
也夫詩若干卷文若干卷春秋經說若干卷不在集中先生諱
以寧字志道姓張氏福之古田人泰定丁卯進士仕至翰林侍
講學士云

馬先生歲遷集序

士之生斯世也其有蘊於中者必因物以發聲猶雲既瀹而靈

雨不得不降氣既至而蟄雷不得不鳴雖其所發有窮達之殊
而所以道宣其堙鬱洗濯其光精者則一而已矣是故達而在
上其發之也君廟朝則施於政事謀軍旅則行於甲兵嚴上下
和神人則見於禮樂交鄰國則布於辭命或窮而在下屈勢與
位不能與是數者之間則其情抑遏而無所暢方壹假詩以洩
之詩愈多則其人之愈窮也可知矣此灋於嚴陵馬先生之詩
爲之深悲而不能自已者也先生諱瑩字仲玠建德縣新亭鄉
人其七世從祖大同官至禮部尚書族故盛矣先生自幼喜屬
文而才氣倜儻思欲以功業自見京師遠在數千里外而無有
薦於上者會延祐行科目取士之法先生以春秋禮記舉皆不
利先生歎曰非吾才不如今人人多褎章服而吾猶被布當其

命也夫於是悉發之於詩凡身之所歷山谷水色民情物態莫
不模寫靡遺當其良朋勝友之集輒相率酣觴賦詩頃刻百餘
言落筆弗能自休雖不規規焉騁工巧於片辭之間而其音節
之鏗鏘言辭之俊逸如揚颿大江風利柂勁一瀉百里而略無
留難之意世之人咸以此稱之而不知先生之窮至是爲已甚
矣逮於晩年其志益孫乃倣柳柳州製鐃歌鼓吹曲十二章將
上之朝又不果因復自放於重山客林中時命客取琴鼓一再
行或吹洞簫倚歌而和之以釋其窮悴無聊之悲不幸年五十
五竟齎志以歿先生歿後三十二年其子鈞懼其遺文將遂泯
滅以歲遠集四十卷者俾灋爲之序將圖入梓以傳灋生也後
恨不獲拜先生於床下而獨得窺其詩文又恨先生所蘊於其

中者不及顯融以見於功業而徒爲古窮人之辭卒以棲遲至於老死豈非所謂命也夫昔者梅都官工於詩累舉進士輒抑於有司其窮固亦甚矣後數百年都官之名山峙而川流設使都官得行其志於當時其詩未必如此之工而其名亦未必如此之盛是天欲窮之乃所以達之也先生之事與都官正類其身雖窮而其詩之能達蓋無疑者灕又何必深爲之悲先生別有雜古文十二卷應科困天集若干卷唐五百家詩選五卷宋南渡諸家詩選一卷講義讀書記各二卷不在集中

王氏樂善集序

和陽王君秉彝營道抗志僻學潜貞軒冕之榮不足以羈其跡貝珎之麗不足以累其高肥遯邁大易之戒知足法老氏之言汲清潤曲采綠擷口集艸若以充衣織胡繩以爲纕屹立游塵之表夌邁層霄之上當其蘿月斜映松颸遥響寄酒賦於閒情發奏歌於逸韻泉石自娛猿鶴不驚信乎皓皓弗緇亭亭絶俗者也然而仁心斯涵義問攸暢拯彼顛連之苦矜翅饑渴之欲排難解紛留志其身危指囷散金不計其家索微符稚之遺風崇魯連之高節矧當甲戎馬之際尤止屠劉之虐起死骨以爲生藥病疕而使瘉力苟可及知無不爲察其善固不一而足於是清朝法從之賢方岳連率之貴薦紳弘博之士巖穴隱遯之儔莫不企瞻其容光承挹其辭氣因其堂揭名以樂善或寓諸賦詠或紀於文辭絶去下里之音實是大雅之倡言其典雅則冠冕佩玉揖讓廟堂也言其雄渾則江海澄波深谷蕤蛾也言其

勁正則蒼官青士共傲歲寒也言其淳古則殷敦周匜有異寶
器也皆可遺芳不朽垂裕後昆非獨黎陽著紀善之傳鄴下行
類善之集而已不揆菲作亦厠羣英此則珠玉在傍沙礫失色
西子捧心醜人矉目不亦逺甚矣哉嵇古昔治浹化孚人存
周急之行里崇相睦之俗協于大順殊號雖又自鄒魯之聲教
不漸而秦越之瘠肥罔顧同父尚錐刀之爭他人寧滿壑之脫
靜言思之慨我竊歎卓爾王君異於從善輿論所許茲集宜徵
儻鋟梓以行遠可惇風而廣惠豈若風龍雲鶚徒誇騷圃之工
麟角鳳毛謾鬪文園之巧哉顧茲下劣忝附高明慕黃憲於汝
南愧荀陰於日下辱覆爲潜溪之上傳簡畢椅梁之間敢序篇
端畧攄悰愫意雖在於隱括文則尚於疏通者識非古言曰知
言庶期見正於大方有徵於君子云爾前史官金華宋濂謹序

丹崖集序

爲文非難而知文爲難文之美惡易見也而謂之難者何哉問
學有淺深識見有精粗故知之者未必真則隨其所好以爲是
非照乘之珠或疑之於魚目淫哇之音或媲之以黃鍾雖十百
其喙莫能與之辨矣然則斯世之人果無有知文者乎曰非是
之謂也荊山之璞卞和氏固知其爲寶渥洼之馬九方歅固知
其爲良使果燕石也駑駘也其能並陳而方駕哉雖欲欺也久
矣孰於民散師歿之後而必望見知於人乎苟有之曠百世而
相感者不須悵然而遐思矣予與唐君處敬其居浙水東雖未
之識有持其文一二篇來者頗獲讀之顧謂二三子曰屏斥蕪

類何其玉之潔而珠之明也脉絡聯貫委蛇不斷又何韶鈞九奏音律相宣而始終粲如也其殆能言之士乎去年之春予被詔總裁元史而處敬亦以議禮被徵會于南京丞欲挽入史局儀曹愛其才弗允及予入詞垣爲學士處敬亦來爲應奉文字朝夕同論文甚驩遂索其全集觀之復顧謂二三子曰沉潛於經而爲之本原饜飫於史而助其波瀾出入諸子百家以博其支流此作有之又頗愧向之知處敬者未深也嗚呼近代之文予見之夥矣大風揚沙而五色爲之昏昧繁音嘈雜而五聲爲之失倫求其如處敬者抑何其鮮哉非曰如之知之者亦寡矣此無他無真實之功求鹵莽之效西抹東塗莫尋統緒左剽右竊儻成簡編輒號諸人曰我知文我知文人以艱深文淺近者示之則曰是誠古文哉何其雅奧而不孳也或以其言之易又以麤淺罷軟者戲之則又曰此亦古文耳何其暢達而無礙也是皆無真見以人言爲之目故靦然而無愧怍有若處敬之文其尚能知之哉予雖不敏愛玩處敬之文日不釋手以爲可垂遠而傳後因爲序諸卷首嗚呼處敬之文荆山之玉也渥洼之馬也又豈患無卞和氏與九方歅者乎予之所論隘矣處敬名肅會稽人丹崖其自號也故以名其集云

愚齋集序

愚齋二十卷吳興林靜氏所著也初靜之系出艾軒文節公世多聞人至曾祖棄以武舉入官爲宋馬步水軍都統制祖友信仕元官至宣武將軍湖州路湖南翼上千戸所管軍摠管父德

嚳龔其職俱讀書知文父生靜後爽異常兵亂之時即解經篇
章有外氏趙文敏公家法郡二千石欲以奇童薦父拒之靜知
父意欲爲名世儒益研窮九經百氏之書雖老釋玄詮秘典悉
擷其芳潤由是問學如川之增若黃文獻公晉卿宇文先生子
貞皆延譽之遂用御史辟署安定書院山長辭不赴而元運亦
衰矣今觀集中所著文則豐腴雅馴詩則藻麗圓則誠無媿於
作者求諸倫輩中不多過也嗚呼爲人子孫者毅然能以文易
武有聲動人所謂能亢其宗者非耶近愈篤志濂洛關閩之學
考槃不忘則其明體適用又有出於詩文之外者其所至未易
測也靜嘗從予遊予嘉之故褒之褒之乃所以勉之也靜字子
山愚齋其自號云

訥齋集序

凡天地間青與赤謂之文以其兩色相交彪炳蔚耀秩然而可
睹也故事之有倫有脊錯綜而成章者皆名之以文唐虞以來
賢聖之君迭作而其文至周特備畫疆定野授田分井邦之文
也前室後寢左昭右穆廟之文也車服有章爵土有數官之文
也鍾磬竽瑟干戚旄狄樂之文也朝會燕饗郊社禘嘗禮之文
也振旅茇舍治兵大閱兵之文也發號施令陳經布紀政之文
也舒陽慘陰彰善癉惡刑之文也如此之故殆不可以一二數
斯文也非指夫辭章而已也昔者孔子生於周末憫先王道衰
以四科教學者而游夏以文學名其所謂文學者儀章度數之
間或損之或益之以就夫厥中欲使體用之相資而本末之兼

該也惜乎不見用於時君乃退而有隱憂始以平昔不及設施者寓於六經陰陽變易之義則繫於易治忽幾微之由則定於書成孝厚倫之道則刪於詩尊王賤霸之畧則脩於春秋辨叙名分悅和神人之方則見於禮樂豈徒示夫空言爲哉其意若曰先王之文所以範圍天下者吾不得行之著明於經庶幾後之人或有所興起者乎孔子憂世之志深矣奈何世敎陵夷學者昧其本原乃專以辭章爲文抽媲青白組織華巧徒以供一時之美觀譬如春卉之芳穠非不嫣然可悅也比之水火之致夫用者蓋寡矣嗚呼文之衰也一至此極乎[illegible]若王先生毅字剛叔刻志經傳而其所學必欲見之於實用嘗謂濂曰古人之所謂文者治具也六經之所載者皆此而已非若後世侈靡之文也侈靡之文吾不欲觀焉吾所謂文達吾胷中之所欲言耳初不知有他也於是先生之文明白洞達皆不假乎雕琢而其至味自足先生歿後之十年其高第弟子章君存道與其弟存誠皆篤學力踐能弗畔先生之教且謂先生之爲人固不假文以見然非此又不足以知先生者因輯成四卷來請爲文之序濂故以古人之所謂文非指乎辭章者序之於首簡其亦近於先生之志矣乎先生之行事濂嘗撰爲小傳一通備載之矣茲不書

鄭氏聯璧集序

磨勘司令鄭君思先間謁濂禁林從容言曰伯父杲齋先生天分絶人嘗矻矻窮經再踐場屋不合主司程度遂棄去潛淛河

之左右大肆其力於古文辭久之思如泉源袞袞出不休日試萬言倚馬可待大司徒楚國歐陽文公奇其材欲剡薦之會疾作而卒先子曲全先生幼喪二親而賦性狷介州里不能容伯文時客授崑山乃走就之求四庫書疾讀雖暑鑠金寒折膠不越戶限未幾下筆爲文皆循矩度而不輕於毀譽然剛毅忤物人有不善必折之雖其面頸發赤弗少貸晚寓蘇之海虞竟以坎壈終惟二父負不世出之才文名相埒遭元季兵亂不沾一命竟捐館舍而其遺文將遂零落不傳此思先日夜痛心而不敢自寧者也伯父文多不甚選思先自童丱見輒錄之積二十春秋得文百篇古今詩四百八十首先子之著作雖存嘗自刪焚僅留三十篇文百篇詩而已於是合寫成書釐爲一十四卷

題之曰鄭氏聯璧集將鋟文梓以行四方敢以首簡序文爲請濂受而讀之杲齋之文則氣韻沉雄如老將帥師旌旗金鼓繽紛交錯咸歸節度曲全之文則規製峻整如齊魯大儒衣冠偉然出言不煩曲盡情意然皆有臺閣弘麗之觀而無山林枯槁之氣嗚呼是亦可謂能言之士乎昔夏侯湛與潘岳並美姿容其行止之處恒同輿而接茵人謂之聯璧然不過取人物之明絜耳初不論其能文也縱曰能文如溫邢之敏贍亦生於異鄉初非出於一姓也縱出於一姓若二謝之藻麗初非出於一門也縱出於一門若二盧之雅逸則一從焉若二弘之典嚴則再從焉而同胞同氣者蓋亦鮮矣嗚呼有若二先生伯仲並以文鳴其亦可謂希世之士乎濂也不敏幸見杲齋於虎林而於曲

全則未之識也及官成均乃與曲全之子司令君爲同僚司令君善承家學文光赫然爲御史爲部使者百壬斂迹又以政事聞何鄭氏之多賢哉雖然不闡之於先後將何繼不繼之於後前何以昭司令君汲汲爲不朽之圖可謂知所本矣濂因備書其事冠諸篇首知言君子必有取焉杲齋諱東字季明曲全諱釆字季亮温之平陽人

東軒集序

東軒集者天台方君明敏之所作也明敏仕於元嘗參知政事於江浙行中書襟韻瀟灑而氣岸偉如發於聲詩往往出人意表其弟明則纔鈔成帙同子學子桂慎請予評之予曰古詩俊逸超群如王子晉鶴背吹笙隨風抑揚聲在雲外律詩清麗婉切聲猶長安少年飲酒百華場中鶯歌蝶拍春風煦然撲人終日傳盃而酡色不起詩人之趣至是亦可謂之不凡矣明則曰請爲之序以傳何如余曰寶劒鍊於豐城而紫氣上浮於天猗蘭生於幽谷而秋馨播于九衢詩佳矣不必藉序以傳也曰此固然矣願卒一言之曰詩之古者莫三百篇若也篇首各有小序所以序作者之意而非後世通爲之序也漢魏以降作者鮮自白其意讀之者不能知乃私自臆度此爲某事而發此爲某時而嘆使若人不死即而叩之恐其未必爾也故予嘗有言作詩必自序非他人之可與聞此言似不可忽也曰固哉吾子之爲詩也可以序可以無序序之將何傷焉余無以辭因取所評者書之於首簡云明敏於書無所不讀長善談名理與人交煦

照有恩意君子賢之其所長者不特能詩而已也

莆田四如先生黄公後集序

澮成童時即讀四如先生諸經説見其立論精微鑿鑿過人遠其未嘗不慕藎之稍長歷求先生之事迹然後知其淵源之所自而凝道之有方也盖先生居莆陽唐御史滔十二代孫世爲儒家其父績師事丞山潘公柄復齋陳公宓二公實考亭朱子勉齋黄公之高第弟子也先生夙承父訓年十二試舉子業鄉校多占前列後二十九年始擢咸淳辛未進士第調監瑞安府比較務未上名公鉅卿爭聘之爲講師而丞相江公萬里挽之尤力聲譽翕然動於一時德祐乙亥冬始之官與簽樞陸公秀夫遇陸公一見極器之明年丙子杭都已陷國事不可爲陸公趣先生至行都充益王府撰述官兼處置使司幹辦公事改刑工部架閣以通直郎陞武學諭遂轉朝奉郎國子監簿兼福建路招捕使司都參議官先生皆辭不就宋既改物歸隱重山密林不與世接四方有受學者先生爲敷繹濂洛關閩之説而開導之其爲文詞務以理勝不騁如他文士馳騁詞藻以爲工而當時求者紛如也門人武夷詹清子類次六經四書講義爲六卷刊之而先生之子元汀州路總管府知事梓又分記序墓銘字訓之屬爲五卷而刊之先生年八十二而終遺文流落於薦紳者尚多其曾孫鄉貢進士至又哀集爲十卷將刻諸梓介楚王府伴讀陳子晟從澮爲序以傳澮聞濂洛中微考亭朱與艾軒林公先朝獨倡道莆陽從之者如歸市紅泉東井之學乃闡

於天下網山林公亦之實紹艾軒之傳網山之後樂軒陳公藻又起而繼之樂軒家長樂網山居福清咸來講學東井而風聲所被氣習所薰人皆有鄒魯之行及乎庶山復齋之起推闡考亭經訓東西角立化行而教孚文質尤彬彬可觀先生產於艾軒之鄉耳目之所濡染固已先立乎其大者復因父師之故矻矻窮年遂探考亭之正緒則其所著皆六經之微所宣皆天地之秘誠有未易涯涘者柰何道未及行而宋祚已移識者不能不爲之惜也先生之所蘊與不可傳者固已隨物俱化若并其遺文同就泯滅不亦重可惜哉先生之子若孫孜孜以傳世爲務可謂不死其親者矣瀌年耄而昏避求文者如避讎敵甚不得已多令學子代之今以童年羸體之久勉徇羊等所請而爲序之如此然先生之集自能行世亦不藉區區之文而後傳也

先生姓黃氏諱仲元字善甫後改名淵字天叟別號韻鄉老人云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國家圖書館
ROC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國家圖書館
ROC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 The Tiffen Company, 2007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3/Color Black
Inches
Centimetres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國家圖書館
R.O.C.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國家圖書館
R.O.C.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305408 v.7

新刊宋學士全集卷之七

賜進士第文林郎浦江縣知縣高淳韓叔陽采集

後學浦江張元中編次

庠生張嘉䅁校正

序 凡三十四章

危學士文集序

往時湖湘間材士大夫多以詞賦稱若江夏詹先生同文其一也蓋同文襟韻瀟灑濟以雄博之學故體物瀏亮鏗鏘作金石聲及歸我　熙朝遂以文鳴一時當勝友如雲酒酣耳熱有執卷來求者同文撫衣而起提筆四顧文氣絪縕從口鼻間流出頃刻盈紙爛然成五采觀者從傍鼓譟且謂禹言倚馬可待

者將無大相遠旨是有聞奇俟士会曰同文同文云云予與同文交且久　而同官翰林初見之甚驚後屢見之竊自嘆賦才膽劣規規方圓中日蹈古人軌轍不敢奮迅吐一奇崛語雖見諸簡牘者近一二千篇無他如無氣人作文固當如是邪去年之秋京畿試鄉貢士仝作南宮試天下士同文皆持文衡區區亦與聞未議見同文考五經卷開讀數行慨慷寫書云云書已復讀又書云云予視之析理精緻如漢廷老吏議法是非重輕不可擠人以文辭稱同文固未見其衛疵機如同文者其何可及邪其何可及邪韓退之推李杜文章光焰萬丈火陵之作頓剉沉鬱高不可攀深不可探謫仙之辭飄飄然游戲瑤臺丹臺吹鸞爲笙而食紫霞絕去人間塵土思此無他精華發為光耀縱橫交貫不自知其所止退之之言當不誣同文之能致是者豈振其故哉然予聞太史公周覽名山川故作史記煒煒有奇氣同文他日西還予將相隨之洞庭浮沅湘登大別九疑之山以風吐雲一洗胸中纖濁使虛極生明明極光發然後揮毫以尾同文之後舉靈鳳之彩毛擷天葩之奇馨或者當有可觀同文果以為何如邪同文以天　集授予序神思播蕩急展牘書之懼其凌空飛去是為序

歐陽文公文集序

文辭與政化相為流通上而朝廷下而臣庶皆資之以達務是故祭饗郊廟則有祠祝播告寰宇則有詔令胙土分茅則有冊命陳師鞠旅則有誓飛諫諍陳請則有章疏紀功耀德則有銘

頌吟詠鼓舞則有詩歌所以著其典章之懿叙其聲明之實制其事爲之變發其性情之正闔闢化原推拓政本蓋有不疾而速不行而至者矣然必生於光嶽氣完之時通乎天人精微之藴索乎歷代盛衰之故洞乎百物榮悴之情察乎鬼神幽明之賾貫乎華夷離合之由舉其大也極乎天地語其小也則入无芒秋而後聚其精覩形諸簡翰渢渢乎泱泱乎誠不可尚已世有與於斯者其惟大司徒楚國歐陽文公乎公諱玄字原功灊之瀏陽人其先家廬陵與文忠公脩同出於安福令萬之後公幼岐嶷十歲能屬文逮弱冠下帷數年人莫見其面經史百家靡不研究伊洛諸儒源委尤爲淹貫延祐乙卯進士第歷官四十餘年在朝之日殆四之三三任成均而兩爲祭酒六入翰林而三拜承旨監當四海混一之時文物方盛累脩實錄大典三史皆大制作兩知貢舉及讀卷官凡宗廟朝廷雄文大冊領示萬方制誥多出公手金縉上尊之賜幾無虛月海內名山大川釋老之宮王公墓隧之碑得公文辭以爲榮片言隻字流傳人間咸知寶愛文學德行卓然名世羽儀斯文黼黻治具公之功爲最多君子評公之文意雄而辭贍如黑雲四興雷電恍惚而雨雹飒然交下可怖可愕及其雲散雨止長空萬里一碧如洗可謂奇偉不凡者矣非見道篤而擇理精其能致然乎嗚呼自宋迨元三四百年之間文忠公以斯道倡之於其先天下學士翕然而宗之今我文公復倡之於其後天下學士又翕然而宗之雙璧相望照耀兩間何歐陽氏一宗之多賢也不亦盛

哉初康文靖公集功教成均其父井齋先生没方教授于潭見公文大驚十封一帙寄文靖謂公他日必與之並駕齊驅由是文靖薦公升朝察與赫赫然相埒卒符於井齋之言文靖之文已成行公薨之十四年其孫佑持公集二十四卷來謂濂曰先文公之文自擢第以來多至一百餘冊藏於瀏陽里第皆燬于兵此則在燕所錄自辛卯以至丁酉七年之作耳間有見於金石者隨附入之子幸爲文序之以傳濂也不敏自丱角時即知誦公之文歷欲累紀相從而不可得公嘗見濂所著潛溪後集不我鄙夷輒稱以雄文所以期待者甚至第以志念荒落學術迂疎不足副公之望況敢自昧而序其文乎雖然公文之在齊壤中上則爲德星爲卿雲下則爲朱草爲醴泉光景常新而精神無虧亘萬古猶一日也序之與否尚何暇論哉佑字公輔問學精該論議英發無愧於家學者也

曾學士文集序

翰林直學士臨川曾先生既殁其子中衛經歷郤發其平日所著望周山金石齋青華閩海昭西從政丙午居覽前後編凡九藁及逾海逾遼二志通類爲若干卷介其同年進士雷燧徵濂序其首濂時竊祿詞林備史事歲雖諾之而未暇爲後三年仰之弟儹彼走南京申前請爲尤切濂將焉辭惟曾氏出於郕國公自都鄉侯據南徙代有顯人至於文定公鞏文肅公布文昭公肇起於南豐遂以文章名天下文定之製[illegible]放雄渾瑰偉文昭之作簡嚴平實溫潤雅馴是皆爲學者之所同慕不翅景

星之與鄉雲而文肅之子司農少卿紆固守家法亦以辭章稱君子謂如魯叔泰碑見者亦惜自可孫行於二君之後司農從孫季雍登從呂居仁徐師川游又能大肆於文其文言質而義正乾道淳熙間群公多畏敬之自時厥後作者繼興要不可以一二數嗚呼何南豐曾氏之多賢哉先生之裔分自南豐其文祖皆宋進士書詩之業遂有端緒先生既承家庭之訓又出從元夫鉅儒游鑽研六經華奎唯恐弗力聞吳文正公講道華蓋山裹糧往叩之質中疑難一旦氷釋自是達之於文奮迅馳驟皆足以如其志至正辛巳嘗舉於鄉明年試禮部報罷當路惜之連薦爲校官皆不赴後十四年甲午始擢進士第助教國子修撰翰林出任江西行省郎官入成均爲丞遂升司業進評定副使拜監察御史已而復除爲副使改今官而歿先生名位既顯海內求文者接踵而至凡得片言隻簡不翅拱璧之貴蓋先生之文刻意以文定公爲師故其駿發淵奧黼藻休烈起伏斂縱風神自遠王良執御節以和鑾而驅馳蟻封也朱絃疏越大音希聲而一唱三嘆也濤起阜湧飆行雲流力有餘而氣不竭也擅一代之英明作四方之楷則先生其有之矣濂也不敏幸識先生於建鄴欲以古文辭就正焉而先生亡矣故因仰之求文歷序南豐曾氏世學相仍之盛書于首簡使讀之者知先生無忝前人則爲先生之子若孫必將感激奮勵期無媿於先生者矣先生名堅字子白其字也剛明正直政事多可書已見其婿家危公素所撰墓銘茲不書

鄒考功文集序

國家當興王之運其人才必超出常倫討議定命足以創業而垂統奉將天罰足以威加乎海內至於文學侍從之臣亦皆博習經藝彰露文采足以備顧問贊政化所以竭其彌綸輔翼之責作其發揚蹈厲之勇攄其獻替贊襄之益致其黼黻藻繪之盛此皆天也天意已定於冥冥之中楚生材而豐實用之撥亂世反之正昭宣人文而風動四方夫豈細故也哉洪武七年秋濂侍 皇上升武樓暢坐其側從容問曰天下雖定朕猶垂意宿學之士卿能知其人乎濂對曰會稽有鄒傳者其字爲文遠寄迹釋氏法中其學有淵源其文雄贍新麗而精觕焜煌其論議崇然皆根據乎六經波瀾相推若不知其所窮誠一代奇才也 上頷之未幾復召濂謂曰鄒傳之文卿可持至朕將親覽焉時文遠偶以文一卷來既因即以進 上覽已笑曰誠如卿言會丞相 御史大夫來朝命內使出示之且褒嘉至再即日 召見於謹身殿奏對稱 旨詔銓曹擢爲應奉翰林文字於是文遠日侍 左右以備顧問 賜予便蕃不一而足每命題俾撰文若詩輒見賞愛文遠自以受知之深精白一心以承 休德凡可以獻替者咸無隱情已而陞備起居注遷考功丞而眷注益隆矣今年春濂蒙 特恩謝事東歸將與文遠別文遠盡出所爲文請濂序其首嗚呼古今辭章之士未嘗乏人第患知之者鮮衛州里中知之已耶足自慰況於卿大夫乎卿大夫知之則聲聞漸著亦可表見于世況於諸侯乎

諸侯知之則光輝四達十百之中僅一二見焉人且豔之曰是夫也爲人不翅足矣况上簡　聖天子之知而屢見褒辭者乎然　聖人之言即天也文遠之文天且知之矣則其際遇　有道之朝恭承　寵錫詩謂千載一時者矣昔宋之孝宗嘗於禁中觀蘇子瞻文史臣書之以爲至榮此異世尚爾今文遠親受知於　聖明其爲榮輝又當何如哉他日文遠道益行文益顯史臣必爲之傳與經國諸臣同載簡冊以見與王之運人材之出皆非細故豈不爲盛典歟漮也不敏齒日衰而學日落縱曰以文自娛其視文遠殆猶土鉶之於彝敦序諸首簡能不自愧乎雖然漮知文遠之文者也相知者不一言曷將言之因不敢牢讓文遠肯刪正焉也

莆陽王德璋先生文集序

給事中王宙敬伯請漮言之曰宙之伯父最樂翁諱朝字德璋莆田人也其學出於同安尹陳公仁伯莆田之先達有二陳焉一則仁伯一則國子丞粲仲皆以文鳴于時實允翁也其學又出於南塘趙氏之孫秘書公伯肅秘書公二陳之外王父也翁之所學淵源既正而其文流之相承遇奔石怒崖則噴薄如雷霆及至演迤平曠則煥然成文若綺縠之作舒一翕一張頗有物以司其柄者養之深而積之厚期大振于時奈何其數之奇再試鄉闈皆不利竟以布衣教授州里以終遺文散落於兵燹十不存一宙懼其泯沒而不傳也求得詩文若干首彙爲十卷翁之友方君炯門人陳君虛中將刻梓以傳願先

生爲之序濂受而讀之詩則森嚴峭厲有蒼淵之色文多簡古峭奧而其有餘不盡之意恒見於言表人能玩繹之久方始得之其淵源有自誠如敬伯所言不宜以無傳願求翁之致是者亦由其養氣之充積學之久乎蓋翁家甚貧或併日一炊每揚揚有喜色臨財甚介毫髮不苟取所見一定屹如丘山力撼弗能動儻涉非義雖千金遺之不遷也唯游心古初思欲起聖賢而與之周旋故皆以性分爲樂人即其自得則曰守陰之宅蹈陽之庭風行雨集金春玉鳴　非吾所崇豈我榮或干于而獨適其適不亦可乎嗚呼翁之所見若此其殆有德必有言者乎濂未冠輒受經學文於鄉先達若淵穎吳公立夫內翰柳公道傳文獻黃公晉卿皆天下名士悉得供灑掃之役其淵源非苟止也第以受命卒凡無以深請而逮到年周甲子而踰六齡猶不能自振視翁之作不幾於有愧哉雖然濂不能文而許文悉未有先之者世之骫骳萎弱之文不脫場屋之故態者又足以襲取高位而翁卒終于布衣戴章甫衣縫掖者不知果有公議否乎濂特徇敬伯之請妄冒其說於篇端其有激也夫其有感也夫

胡仲子文集序

韓退之抗顏師一世自李習之以下皆欲弟子畜之而習之謇然不甚相下崇言正論往往與退之角其復性平賦二書脩身治人之意明白深切得斯道之用蓋唐人之所僅有而可與退之原道相表裏者也濂嘗以爲習之識高志偉不在退之下渦

可畏如退之而不屈真豪傑之士哉古之君子其自處也高其自期也遠其自視也尊其擇師與友也寧舉天下無足慊吾意者則求古人之賢者而師友之苟有得於心矣當時知否不卹也身之賤貴勿論也行之爲事功宣之爲言論一致也其心廓然會天地之全而游乎萬物之表親古今如一旦暮視千載以上之人若同堂接膝而與之語何暇以凡近者累其心乎孟子舍子思之門人而願師孔子非遺其師也道宜然也近世學者鄙陋而無志聞古之人畏之如雷霆鬼神不敢稍自振僕僕焉於庸常之人師云師云而卒無所成者皆習之之所蔽也吾友胡先生獨不然自其少時誦數十萬言在諸生中已驚動其鄉邦老儒咸長而敬之及其既長而壯益邁卓越務師古人出言簡奧不煩而動中繩墨如夏鼎商敦望而知其非今世物也同郡大儒若吳貞文公立夫先生嘗師事之矣吳公亟稱其才不置黃文獻公晉卿以文學名天下見先生輒延致共語所以期待者甚隆而先生亦不爲之屈也諸公既亡先生之學益成行益脩德愈卲而文愈雄大江之南稱賢者必曰先生而先生不自以爲至也今　天子有國之初大臣交薦先生才行

上憫其老不欲重煩以政命爲衢州教授會脩元史復薦入史館史成　賜金帛遣歸或謂先生未展其所學而先生澹如也先生嘗慕邵子程子之爲人所養甚深極乎博而守則約務乎大而不遺乎細於人鮮所推讓而所許者衆必以爲賢於言不苟發而所言者人必以爲當其所著井牧皇初諸文有習之之

辭而所得者非書之所及也先生年未老而文已傳於時獲讀之者莫不知其爲可貴然其可貴者豈特文乎哉是則先生之自得者世之人未必能之知雖瀌亦不能盡其詳也瀌與先生同師於吳公相友五十餘年髮禿齒豁矣見世之士多矣心之所仰而服者惟在先生則先生之文豈獨今之所難遇乎學子劉剛撰次成集而王君士覺爲圖其傳來請序之瀌不讓而書其首篇所以歎先生之善學古人而垂天下之見其文也先生名翰字仲申金華人仲子其別號云

曾助教文集序

臨川曾先生日所爲文凡若干篇其門人其類編成書　而以首簡請余序序曰天地之間萬物有條理而弗紊者莫非文而三綱九法尤爲文之著者何也君臣父子之倫禮樂刑政之施大而開物成務小而禔身繕性本末之相涵終始之交貫皆文之章章者也所以唐虞之時其文寓於欽天勤民明物察倫之具三代之際其文見於子丑寅之異建貢助徹之殊賦載之於籍行之於當世其大本既備而節文森然可觀傳有之三代無文人六經無文法無文人者動作威儀人皆成文無文法者物理即文而非法之可拘也秦漢以下則大異於斯求文於竹帛之間而文之功用隱矣雖然此以文之至者言之爾文之爲用其亦溥博矣乎何以見之施之於朝廷則有詔誥冊祝之文行之師旅則有露布符檄之文託之國史則有記表志傳之文他如序記銘箴贊頌歌吟之屬發之於性情接之於事物隨其洪

纖稱其美惡察其倫品之詳盡其彌綸之變如此者要不可一
日無也然亦豈易致哉必也本之於至靜之中察之於欲動之
際有弗養焉養之無弗充也有弗審焉審之無不精也然後嚴
體裁之正調律呂之和合陰陽之化攝古今之事類人己之情
著之篇論辭旨皆無所畔背雖未造於至文之域而不愧於適
用之文矣嗚呼文乎其可易言矣乎今吾先生淹貫羣經所謂
三綱九法其文理之粲然者有加體索而擴充焉嘗以春秋連貢
于鄉科目旣廢益篤意於古文辭用功於動靜者久聲光煒然
起士林中予取而讀之藻火黼黻之交輝金聲玉振之迭奏魚
龍波濤之驚迅一一可以適於世用信夫萬物各有條理者於
先生之文亦可以見之余在詞林先生方功教成均朝夕相與

論文其[illegible]故[illegible]人所謂推原文之至者而爲之序者濫委
之眞欲體用之兼舉也

徐教授文集序

嘗不有言文章者不朽之盛事其故何哉夫山之巍然有時而
崩也川之泓然有時而竭也金與石至固且堅亦有時而銷泐
也文辭所寄不幾乎竹素之間而謂其能不朽者蓋天地之闢
有形則斡文者道之所寓也道無形也其能致不朽也宜哉是
故天地未判道在天地天地旣分道在聖賢聖賢之歿道在六
經凡存心養性之理窮神知化之方天人應感之機治忽存亡
之候莫不畢書之皇極類之以建彝倫類之以敘人心賴之以
正此豈細故也哉後之立言者必期無背於經始可以言文不

然不足以與此也是故揚沙走石飄忽奔放者非文也牛鬼蛇神佹誕不經而弗能宣通者非文也桑間濮上危絃促管徒使五音繁會而淫靡過度者非文也情緣憤怒辭專譏訕怨尤勒與和順不足者非文也縱橫捭闔飾非助邪而務以欺人者非文也枯瘠苦澀棘喉滯吻讀之不復可句者非文也瘦辭隱語雜以詼諧者非文也事類失倫序例弗謹黃鍾與瓦缶並陳春蟈鼃秋蛩[illegible]雜亂無章刺眯人目者非文也是爲闒茸厭厭不振如下俚衣裳不中程度者非文也如斯之類不能備舉也文也旋轉如乾坤輝映如日月闔闢如陰陽變化如風霆妙用同乎鬼神大之用天下國家小而爲天下國家用始可以言文不然不足以與此也故所貴乎文者貴乎千萬世而不見其始後乎千萬世而不知其終有不可一刻而離去者其能致不朽也宜哉不然惡足以知之徒以魯國孔融等七子學無所遺辭無所假足以今聲名倚後而已安知其文哉倘有之言以足志文以足言之無文行之不遠此則文之至者也文之至者文外無道道外無文粲然載於道德仁義之言者即道也秩然見諸禮樂刑政之具者即文也道積於厥躬文不期工而自工不務明道縱若蠹魚出入於方冊間雖至老死無片言可以近道也夫自孟氏既沒世不復有文賈長沙董江都太史遷得其皮膚韓吏部歐陽少師得其骨骼舂陵河南橫渠考亭五夫子得其心髓觀五夫子之所著妙斡造化而弗遺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斯文也非宋之文也唐虞三代之文也非唐虞三代之文

甚六經之文也文至於六經至矣盡矣其始無愧於文矣乎世之立言者奈何背而去之吾友天台徐君大章資禀絶倫自少學文取則以載道非六經所存不復輕其念慮於其間含積既久曄然以文名江南洪武　嘗　召入史館與脩　大明日曆遂出教授武林日以横經講道爲事遠近生徒莫不趨之猶未之甚顯當脩日曆時予適爲之總裁故與大章論文竊嘆今之作者何其與古異也大章深以予之言爲然去歲過武林復觀其文集若干卷今山居多暇因徇大章門人之請淺爲序其篇端嗚呼世有豪傑之士知文與道非二致者必以余說爲不謬苟非其人則以好高尚誇光之矣予一聽焉無事一辨也

葉夷仲文集序

臨海葉君夷仲宋丞相西澗先生族諸孫也夷仲生有異資其文辭之進如榮木升而春濤長日新月盛蓋未已也頃由茂才舉上卿奉使安南不辱君命以功擢高州判官轉知雎寧縣爲學猶孶孶不懈其弟廣武衛知事惠仲類集成編釐爲若干卷來徵予序其請至六七而不倦予齒加長志氣摧攝掾郟所云云者且無精魄頗類寐語者讀夷仲文方畏敬之弗暇尚奚敢序之哉雖然不敢無一言也昔者先師黃文獻公嘗有言曰作文之法以群經爲本根遷固二史爲波瀾本根不蕃則無以造道之原波瀾不廣則無以盡事之變舍此二者而爲文則槁木死灰而已予竊識之不敢忘於是取一經而次第窮之有不得者終夜以思思之不通或至達旦如此者有年始粗曉大旨然

猶不敢以爲是也復聚群經於左右循環而溫繹之如此者亦有年始知聖人之不死其所以代天出治範世扶俗者數千載猶一日也然猶不敢以爲足也朝夕諷咏之沉潛之益見片言之間可以包羅數百言者大愈簡而其義愈無窮也由是去讀遷固之書則勢若破竹無留礙矣權衡既懸而百物重輕無遁情矣然猶不敢以爲易也稽本末以數其凡嚴褒貶以求其斷探幽隱以究其微析章句以辨其體事固粲然明白而其制作之意亦皦然不誣也由是以定諸子百家之異同若別白黑而絕無難矣及夫物有所觸心有所向則沛然發之於文翩翩乎其莘也袞袞乎其不餒也渢渢乎大無不包小無所遺也嗚呼予以五十年之功僅僅若此今年且逾邁既茲猶舊業及成荒落將何以爲夷仲言哉夷仲論作渾醇而有典則飄逸而有思致其辭簡古而不俚其神舒暢而不疼可謂能言之士矣求諸其行之中未見其敵也進進不已何古人之不可至哉予因忘其固陋以平日所自得者序諸篇首夷仲宜有取焉雖然文辭道之末也夷仲方與有民社之寄當務爲政以德而昌其道哉洪武九年正月望日具官金華宋濂序

蘇平仲文集序

漢武帝欲教霍去病兵法去病辭曰顧方畧何如耳濂謂去病良能用兵者古今之勢不同山川風氣亦異而敵之制勝伺隙者常紛然雜出而無窮吾苟不能應之以變通之術而拘乎古之遺法其不敗覆也難哉爲文何以異此古之爲文者未嘗相

師蓄積于中攄之於外而自然成文其道明也其事覈也引而
伸之浩然而有餘豈必竊取辭語以為工哉自秦以下文莫盛
於宋宋之文莫盛於蘇氏若文公之變化傀偉文忠公之雄邁
奔放文定公之汪洋秀傑載籍以來不可多遇其初亦奚暇追
琢絺繪以為言乎卒至於斯極而不可掩者其所養可知也近
世道漓氣弱文之不振已甚樂於奇者失之駁而不醇好摹擬
者拘於局而不暢合喙比聲不得稍自凌厲以震盪人之耳目
譬猶敝帚漏巵雖家畜而人有之其視魯弓郜鼎亦已遠矣每
讀三公之文未嘗不太息也蓋晚而得平仲焉平仲文定公之
裔孫少警敏絕倫誦說不學而習中歲大肆於文辭精博而不
竄沉涵酣暢而不苟縟不求其似古人而未始不似也仕

皇朝為國子學正近以薦其才擢　國史院編修官以疾辭歸
濂以翰林承旨致政將還天子命舉可以自代者即以平仲應
詔既至復固辭　上亦憫其誠特賜文綺遣之天下學士高平
仲之文而莫不惜其以疾困也人有困於當時而貴於後世者
亦有貴於當世而後乃無聞者其得失久近果何如哉孰知平
仲之困乃所以成其至貴者乎濂重平仲最甚嘗論其文所以
歎蘇氏三公之不可及而喜今世之復有斯人也平仲名伯衡
其先居眉自文定公長子徽猷閣待制遲來知婺州遂家焉今
為婺之金華人去文定公十世矣

朱葵山文集序

文不貴乎能言而貴於不能不言日月之昭然星辰之燦然非

故爲是明也不能不明也江河之流草木之茂非欲其流且茂也不能不流且茂也此天地之至文所以不可及也惟聖賢亦然三代之書詩四聖人之易孔子之春秋曷嘗求其文哉道充於中事觸於外而形乎言不能不成文爾故四經之文垂百世而無謬天下則而準之自夫斯道不明學者覩聖賢之文而慌其不朽於是始慕倣其辭旨以爲工而文愈削矣夫天之生此人也則有是道也有是道也則有此文也苟能明道而發乎文則將孰禦乎而能者寡矣此後世之文所以不逮古也後世之文加之以百言而不知其有餘損其十言而不見其不足以不本於道故借此非發於不能不言而強言之弊也聖賢之經其所不言也益以片辭則多矣其所言也刪其一言則略矣以其不志於文此文所以卒莫能過也故志於文者非能文者也惟志於道者能之元之末莆田有朱先生文寔以治經取顯官有政事人皆知之而其所爲文世則鮮知之其孫進士濂近以示余其言醇而理彰於理不合雖強之言不言其所言者未嘗不本諸道惟其志於道而不以文名故言文者失之嗚呼人能因余言以求先生之文庶幾得其所存先生字原道以泉州路總管致仕其歷官政事見予所撰墓銘故不著

王君子與文集序

經曰有德者必有言此其故何哉蓋和順積於中英華發於外譬若水懷珠而川媚石韞玉而山輝其理固應爾也不然則其本不立其末不立濆汗行潦朝滿而夕除風枝露鶴西折而東

奚欲以示悠遠於人抑亦難哉濂於西昌王君子與之文不能無所慨焉子與爲人秉剛而守毅棄時而蹈道其律已也不以夷險而易其操其接物也不以貴賤而二其節一寢乎塗轍之正不遠乎繩尺之素融融乎森森乎不可企已故其發之於文根柢於諸經涵濡乎百氏體製嚴而幅尺弘音節諧而理趣遠有益乎倫理之重不爽乎物則之訓世之論者咸謂類其爲人不亦信哉士之有志於文者類矣抽黄對白組織文繡柔筋脆骨點綴形似徒夸豔乎凡目已遁拂乎恒性所謂蠅其言桅其貌者其視子與有德而有言殆猶魚目之於夜光嫫毋之於西施也歟然而鶱騁佷劣逸躍難舉雖若同於遺軌竟莫繼於後塵蓋山林之日長道德之功深子與則有之矣剛恭而明斌裂而樽若濂之進于退尺者豈不爲其愧者焉子與不我鄙而俾序其首嗚呼三代無文人六經無文法非無人也人盡能文非無法也何文非法秦漢以來班馬之雄深韓柳之古健歐蘇之峻雅何莫不得乎此也子與功深力久必抽其關鍵而入乎閫奧矣他日接簪東還尚迂轅載酒從子與問之洪武六年春正月既望

具雑州文集序

唐子西云六經之後便有司馬遷班固六經不可學學文者舍遷固將奚取法嗚呼斯言至矣濂嘗諷二家書遷之文如神龍行天電雷惚恍而風雨驟至萬物承其流澤各致餘妍固之文類法駕整隊黃麾後前萬馬夾侍六引分旌而循規蹈矩不敢

䟽尺寸嗚呼法之固堪法其能以易致哉然而淵冲之容可以攬結雄毅之氣可以掇拾古語有云取法者宜上固當有潛心而顓學者矣瀛猶恨未見其人豈逸駕奔馳實不可攀歟抑去古逾遠馨光不可得而襲歟吾友吳履德基同郡人也自幼抱逸才一下筆間飄飄有奇崛氣逮長日取二家書玩繹弗倦超然若有得揚揚出謂人曰我知學司馬遷爾我知學班固爾諸子蓋不足多也瀛頗畏之疑之日後德基去依南康今安化令將出宰雒州與瀛皆會南京持所製文一編且讀且誦曰我此文近遷固否瀛見其勁硬如砥鐵奇峭如削懸崖澤媚山暉如蘊珠涵璧始而大驚中而釋所疑終則益畏之而發不可企及之嘆嗚呼善學遷固者世久罕聞今乃見其人哉雖然立言如六經此瀛夙夜所不忘者德基尚勗之毋徒泥于西之言而自沮也

靈隱大師復公文集序

才體也文其用也天下爲物有體斯有用也若稽厥初玄化流形品物昭著或洪或纖或崇或卑莫不因才之所受而自文焉非可勉強而致也姑就植者言之黄者白者青者紅者黑而澤者紫豔而腴者翠白而緗綠者五色交揉變幻而不恒者一圃於氣而弗可移也至於洛陽有花則絕類絕倫其植物中之至文者歟又以動者言之蜚角而火爆者兩羽而飛者炳朗而爛斑者介而紫蠆者鱗而金者衆彩錯布焜煌而難名者亦局乎氣而不能更也至於岐陽有鳳則超群拔萃其動物中之至

文者歟非惟物也而人亦然有一人之人有十人之人有百人之人有千萬人之人有億兆人之人其賦受有不齊故其著見亦不一而足所謂億兆人之人聖人是也千萬人之人賢人是也百十人之人衆人是也衆人之文不足論賢人之文則措之一鄉而準措之一國而準措之四海而準聖人之文則幹天地之心宰陰陽之權撥五行之精無幾弗兩無微弗攝雷霆有時而藏而其文弗息也風雲有時而收而其文弗停也日月有時而蝕而其文弗晦也山岳有時而崩而其文弗變也其博大偉碩有如此者而其運世則不越乎倫品之間蓋其所受者盛故發之必弘所予者周故該之必備嗚呼此豈非體大而用宏者歟或曰上帝降衷不以知愚而有偏若子之言不幾局囿乎氣而不遷者乎曰非是之謂也其性同其才或不同雖以七十子之從聖人其學各得其才之所近况下此萬萬者乎由是而觀因才所受而自文者人與動靜之物槩可見矣濂之學文五十餘年群書無不觀萬理無不窮碩師鉅儒無不覩自意可以造作者之域譬諸登山躋嶔崟絕不爲不力而崇顛與天不能到也此無他受才之有限也世固有危匝者焉有巍峩者焉有沼沚者焉有溪澗者焉有湖汀者焉有溟渤者焉水充其量則止小固不能爲大大亦不能爲小也濂昔官禁林四方以文來見者甚衆觀閱見心復公之作穠麗而演迤整暇而森嚴劍出硎而珠走盤也發爲聲歌其清朗橫逸絕無流俗塵土之思實諸古人篇章中殆不可辨遐邇求者日接踵於門既得之不翅求

難瑚璉之爲貴公卿大夫交譽其賢名聞九天 皇上詔
侍臣取而覽之特 褒美弗置瀛因謂當今方袍之士與逢掖
之流鮮有過之者焉今來朝京師其徒澄鏗編類成書釐爲十
卷來徵瀛爲之序嗚呼文者造化之英華古今之綸貫斷不可
闕也有若公者拔於千百之中超然騫舉而爲賢者之闓與其
可傳也無疑瀛焉得不倡體用之說以諗同志哉有紬溺陷於
一偏而不可爲訓者非知言者也不加功於文者也是膠柱調
瑟而弗知變通者也

使南稾序

吏部考功主事林君元凱以使安南還以使南稾一編授予序
序曰安南古交趾也漢唐以來其地首入職方銜臣奉貢比內
諸侯近代馭非其術徼其[illegible]責其賦朝覲或如敢爲弗恭
議憤之役有鑄金爲人夜光爲目之徵而蠻夷心亦離使者至
其國多貪夫恍其金貝輒昧昧攫之遂致其褻侮燕于廡下君
子每爲之短氣方今 聖天子御極之初遣使往告即位
其國主陳日㷆稽首上表遂乃封爲安南王未至日㷆卒嗣王
日煚有請于 朝復 詔襲爵如初妙柬廷臣充頒封使者僉
謂元凱前進士學古明經尤長於辭令其出使爲宜 上召至
奉天殿親加勞問而遣焉元凱即日上道越五月至其國布宣
天子威德君臣恍服乃北面拜跪聽 詔如藩臣禮將還日煚
遣陪臣夜半特黃金爲壽元凱峻郤之陪臣舉手加額稱爲賢
使者而後去肆惟 皇上宅居中土遠夷慕化者以其限

山絕海使各安於境土而無所利之深合古帝王懷柔之道固
當著之史牒垂憲萬世有若元凱之爲使義正辭嚴足以聳動
觀聽凡其國以利相啗之姦卒無所售亦可謂不辱君命者矣
然予聞序事之體志其大而舍其細故特取纖毫辭服之由
聖世明良之盛書之於首間至於行役之勞倡酬之適山川土
俗之詳已見詩中者可得而畧也元凱瀚海人名唐臣今以時
制所禁更爲觀文辭甚雅吾友工內翰嘗評閩南人物謂元凱
爲巨擘云

杏庭摘稿序

濂昔受學於河東公獲見新安洪先生詩十餘篇心甚樂之竊
意先生之所述篇章必富而新安遠在數百里外嘗愧弗能一
見先生以窺夫大全及河東公沒先生之子存心來爲浦江尉
濂始得悉受而伏讀之不覺歎曰嗚呼是豈非詩哉夫詩未易
言也商周之時三頌二雅洎夫十五國風之作旣經孔子所刪
列爲一經固將與天地相爲終始若秦漢以來至于近代其閒
彫肝琢腎以自馳騁於一世者不爲不多果能傳之千萬載而
弗泯幾何人哉縱傳矣求其無愧於孔子之所刪定者又幾何
人哉蓋必有超絕之識足以包羅宇宙之 量濟以俊偉光明
無所不通之學然後始能與於斯不然則流連光景之辭爾尚
得謂之詩矣乎新安爲江東一大郡自舊多文學之士及吏部
諸公兄弟以詩倡于建炎紹興間而作者益盛流風餘韻直至
于今不泯先生之生雖後朱公百餘年嘗及接鄉之諸老故聞

辭多而識寡其精其發之於詩和而不怨平而不激嚴而不刻雅而不凡古哉其厚惻怛有三百篇之遺意者嗚呼是豈非詩哉濂頗觀今人之所謂詩矣其上焉者傲睨八極呼吸風雷畀以意氣奔放自豪其次也造爲艱深之辭如病心者亂言使人三四讀終不能通其意又其次也傅粉施朱顏眩嬿越女巧自衒鬻於春風之前蓋其長安少年爲之一顧詩而至斯亦可哀矣求其如先生之作尚可多得邪濂乃嘗從其東明山中與二三子共學焉而存心以四方之士多願覩之俾濂稿其今古詩若干首鋟梓以傳先生之詩誠不宜無得故濂特舉詩之未易言而先生絕出於今人者序之於首簡惜乎河東公墓木已拱無從質其說之然否也先生諱焱祖字潛夫由儒官起家四轉而爲遂昌主簿遂以休寧縣尹致其事其著政可稱述而不係於詩者不書

白雲稿序

劉勰論文有云論說辭序則易統其首詔策章奏則書發其源賦頌歌讚則詩立其本銘誄箴祝則禮總其端紀傳文檄則春秋爲之根嗚呼爲此說者固知文本乎經而濂猶謂其有未盡焉何也易之彖象有韻者即詩之屬周頌敷陳而不協音者非近於書歟書之禹貢顧命即序紀之宗禮之檀弓樂記非論說之極精者歟況春秋謹嚴諸經之體又無所不兼之歟錯綜而推則五經各備文之衆法非可以一事而指名也蒼蒼然在上者天也天不能言而聖人代之經乃聖人所定實猶天然日月

亦多究心又游黃文獻公門公論之曰學文以六經爲根本遷固二史爲波瀾二史姑遲遲於先從事於經乎瀛取而溫繹之不知有寒暑晝夜今已四十春秋矣用心之苦雖與伯賢同而伯賢之所造詣瀛固不能窺見其髣髴也然而太上立德其次即立言立言其非易也自孟子以來致力於是者非不多求其可與經並傳者春陵周元公一人而已元公之言曰文所以載道也輪轅飾而人弗庸徒飾也況虛車乎是則文者非道不立非道不充非道不行由其心與道一道與天一故出言無非經也元公豈嘗拘拘學爲文哉瀛與伯賢又當共勗之可也伯賢以白雲稾若干卷請余序瀛故具論之使知伯賢之文壹以經爲本而蹈襲近代以爲美者其尚有所發也哉伯賢名右天台

星辰之昭布山川草木之森列莫不繫焉覆焉皆一氣周流而融通之苟欲強索而分配非愚則惑矣夫經之所包廣大如斯世之學文者其可不尊之以爲法乎吾友朱先生伯賢以純篤之資而留意於辭章先秦兩漢以至近代諸文無不周覽用功之久灼見其是非之真從取近正無疵者裒而爲書總頭經子動至數十大冊時出而諷詠之已而嘆曰學文不本諸經其猶玩培塿之卑而忽嵩華之高乎乃復致力於經功益倍於前時積數歲胸中浩然若有所得操觚書之凡陰陽盈虧之運民物倫品之理萬彙屈伸之變皆隨事而著若原泉源罔知其所窮且其爲體多而不冗簡而有度抑氣流動而精魄蒼勁誠可謂粲然藻火之章矣瀛之有志爲文不下於伯賢者今諸文章大家

人著書甚多所謂春秋類編三史鉤玄秦漢文衡深衣考黎子世家傳皆刊行

守齋類藁序

古之立言者豈得已哉設使道行於當時功被於生民雖無言可也其負經濟之才而弗克有所施不得已而形於言庶幾後之人或行之亦不過視其學所以汲汲遑遑弗忍釋者其志蓋如是而已奈何近代多搆爲譁世取寵之具徒揚於贐餞之末獻諛於泉下之壙組織纖麗張汙僞誕以爲能求世好之曾無有非之者予不知古之立言者還果如斯否乎此予於頎君德潤之文不能無所感也德潤名揮鄞人也其大父鄉貢進士應奎父學海先生叔川皆名于上德潤幼承家學甫十歲即善屬文稍長十大父嘗教以神童貢辭不就既長大肆力於經傳卓然欲以事功自見會儗有薦之者乃閉閣却掃喟然嘆曰吾身不遇矣殆將立言矣乎然經以載道史以紀事古先哲王所藉以牖斯民者也我當竭其思慮焉宅若游言枝辭春花秋葉堪把玩於一時藝焉而已我則不敢知人以德潤爲知言德潤自是黙索精思晝夜孜孜唯寐始忘之如此者垂三十年著纆圖一說約六十三圖徽二十一希言二十四事類六十二治要十八禮卦八辯八辯十二議二十四傳七記論序文銘各三雜著十八賦六騷十九雜詩三百二十一合三十卷分爲前後外三集通名謂之守齋類藁云予嘗受而讀之淵乎其莫窮約乎其若豊暢乎皆有契而混融有弗覈焉覈必詳也有弗擇焉擇必

精也嗚呼其亦庶幾古之所謂立言者乎昔在宋時桃源王説應求亦鄞人同季父致和樓郁楊適杜醇諸公因就妙音院立孔子像講貫經史倡爲有用之學學者宗之應求所著唯在立言他則未暇及故有五經發源五十卷奏議書疏詩文二百十一篇薦者列其事爲明州長史應求辭及其既殁勑建桃源書院贈銀青光祿大夫賜紫金魚袋嗚呼德潤立言之志未必下於應求今舉無有上其名者秋髮被肩亦且皤然老矣惜哉雖然德潤志士也内而不外者也名之聞與不聞非所計也予故徇其外弟 太子正字桂德稱之請序而藏之以俟後世之知揚子雲者

味梅齋序

洪武初余奉 詔總裁元史于時預執筆者凡數十人皆四方豪俊余日與之周旋會聚間一休沐輒相過從飲酒爲歡酒闌氣盛撫掌大噱論古人文章政事不深夜弗止信一時之樂哉然當是時諸君者皆壯強無恙余雖稍長亦未老方以爲此樂可以常有未知其爲樂也及後未數年人事稍稍乖疎或得州縣官散之四方或以老癃疾引歸田里或抵法遇患轉徙遠方求如舊時之歡須臾而不得然後知此樂之難遇每一思之不知俛首愴心而繼之以歎息也又況余年愈老編事愈多而英才凋謝愈盡雖欲不思何可得哉幸而獲見一人於十餘年之後而又得觀其文辭其慰喜又爲何如也若其郡傅君則明是已則明在數十人中以能文稱當乖殊之時歸爲邑人師

得益勉其所學最後獨存而文益進天之於則明可謂加厚矣今年自吳中寄其文曰味梅齋稾者示余皆馳驟可喜嗚呼四方之英俊至是無幾矣然則則明之文其何可少

清嘯後稾序

詩之爲學自古難言必有忠信近道之質蘊優柔不迫之思形主文譎諫之言將以洗濯其襟靈發揮其文藻揚厲其體裁低昂其音節使讀者鼓舞而有得聞者感發而知勸其豈細故也哉奈何習之者多如牛毛而專之者少如麟角也廬陵胡君山立生文獻之邦抱英銳之志厭歷仕塗紆者蹤輿尊自戒幭至躋法從雖著勤勞之績不忘賦味之事風雲月露有以感夫中花草蟲魚有以寓乎目與夫人事酬酢時物遷移皆見之篇翰焉日積月盈分爲清嘯前後二稾東觀巢則國史危公既序之矣予來京師復得窺其後稾而胡君遂徵爲之序予披繹再四因作而曰正音寂寥久矣誕者流於嘯忽而無據弱者過於纖靡而不振俗者溺於陳腐而不新巧者流於捎犖而不潤其音節體裁之乖方文藻襟靈之乖暢具有之矣詩之爲道其果如是乎哉有如胡君之作命意深而措辭雅陳義高而比物廣其始庶幾有忠信近道之質者歟蘊優柔不迫之思者歟形主文譎諫之言者歟此予不能不撫卷而嘆賞之也予也不敏以荒唐之資操褊迫之行雖自漢魏至于近代凡數百家之詩無不研窮其旨趣揣摩其聲律秋髮被肩卒不能闖其闌奧而補於政治其視胡君之作得不甚愧矣乎然而寄亭邃舘必壓以呀然

之獸鉅人元夫必冠以裘然之弁雄章俊句必首以傑然之文嗟乎何人尚敢為胡君之詩之序乎牢讓再三竟不獲命斐然有作情見乎辭

漢天師世家序

嗣漢四十二代天師張真人以世家一卷命上清道士傅同虛徵濂序其首竊聞古者名世諸臣史官必為序其世系表以傳所以敦本始昭功伐也况於神明之胄理有不可得而闕者今所輯世家但始於留文成侯而其上則無聞焉濂因摭氏族譜書補之復用史法畧載其相承之緒使一閱輒知大都而其詳別見於左方云序曰

張出自姬姓軒轅子青陽氏第五子揮為弓正始造弓矢張羅以取禽獸主祀弧于北堂其賜姓張氏周宣王時有卿士張仲其後裔事晉為大夫張侯生老老生君巫君巫生趯趯生骼其孫曰抑朔至三卿分晉張氏事韓韓相開地相韓昭侯宣惠王襄哀王開地生平相釐王悼惠王平生良字子房漢太傅留文成侯居沛之豐邑生二子侍中辟彊及不疑不疑嗣侯生二子典高典生默默生太司馬金金生陽陵公乘千秋千秋字萬年生嵩嵩生五子壯讚彰睦述其後多以功烈著傳至於唐列為安定范陽太原南陽燉煌脩武上谷沛國梁國滎陽平原京兆等四十三望族中出宰相凡十七人高生通通生無妄無妄生里仁里仁生覺覺生起起生桐柏真人大順大順生漢天師道陵是為玄教之宗其傳緒悠長倍前望族之盛論者弗察見

留侯再世國除卽意其絕嗣殊不知流裔南北如斯之繁也道陵字輔漢建武十年生於吳之天目山既長博習群書從學者千餘人壽中直言極諫科拜巴郡江州令棄官隱洛陽北邙山脩煉形之術章帝以博士徵不赴和帝卽位召爲太傅封冀侯亦不就乃杖策遊淮入鄱陽上龍虎山合九天神丹訪西仙源獲制命五嶽攝召萬靈及神虎秘文於璧魯洞後往嵩山石室得黃帝九鼎丹書及道既成聞巴蜀沴氣爲人蠱毒意入蜀初居陽平山還鶴鳴山感玄元老君屢受以經籙之法於是分形示化復立二十四治增以四治以應二十八宿妖厲爲之衰熄如發馘泉破鬼城之事甚多不能備載永壽二年後還渠亭山出三五斬邪雌雄劍二陽平治都功印一授嗣天師衡使世世相傳乃乘雲上升壽盖一百二十又三云衡字靈真有長材詔徵黃門侍郎辭隱居陽平山嘗以忠孝導民君子謂其有繼宗開緒納俗安善之功衡生京師魯字公祺益纘前人之烈以鬼道教人自號師君其來學道者初皆名鬼卒受本道已信號祭酒各領部衆多者爲治頭大祭酒皆教以誠信不欺詐有病者自首其過復設義舍置義米肉其中任人量腹取飽過取則有禍人歸者日益衆遂雄據漢中詔授鎮民中郎將領漢寧太守其後歸魏太祖拜鎮南將軍封閬中侯五子皆爲列侯女歸太祖子彭祖魯死謚原侯生盛字元宗魏太祖封都亭侯弗受始自漢中還龍虎山創三元日升壇授籙盛生昭成字道融端坐石室虎豹逢之皆伏變化去或見騎鶴遊空中稽家驗之唯冠

優留耳昭政生揆晉安帝召之不至揆生固固生迥迥生符符
生祥祥字鑄伯隱居洛陽樹能畫丹篆堂中光彩守居復吞之祥
生通玄歲大疫以瓢拘水中汲飲者咸愈通玄生恒唐高宗問
治國恒對曰能無為則天下治矣上嘉之恒生光光生慈正慈
正生上龍上龍忘王印長安酒家一少年盡力舉之不動明日
上龍笑而携去上龍生應韶應韶生順順生士元字仲良齋而
多髯居應天山四十年山多虎人莫敢謁焉每大風雨遥見乘
黑龍往來諸峰間士元生脩脩生誠誠生某一字温甫目光如
電夜能視物嘗負劍行山澤間叱一老樹雷即震裂之擊死二
巨蟒及小蛇餘百乘一生善善生季文五代之季受其籙文者
類猿乃鑄鐵環叅數萬繼之季文生正隨宋太中祥符八年召

至闕賜號曰真靜先生後凡稱先生者皆賜號也吏部尚書王
欽若爲奏立授籙院正隨生滑紊先生乾曜乾曜生虛白先生
嗣宗嗣宗生象中字拱辰生三月能行五月能言七歲朝京師
錫以紫衣象中生椿光先生敦復無子從子椿真先生景端嗣
景端亦無子從弟虛靜先生繼先嗣繼先字嘉聞五歲不能言
聞雞鳴忽失笑賦詩人異之崇寧初解池鹽水溢遣使者召見
書鐵符投之怒雷碎蛟死於水裔一日隨上入寢殿宫嬪競以
扇求書繼先以經語書之皆密契其意中舉一握橘手書曰保
鎮國祚與天長存乃上所御者也上奇之命禱雨三日乃止授
大虛大夫不拜詔江東漕臣即山中度地遷建上清觀改爲上
清正一宫從其學道者恒數十百人靖康初上復召時金人犯

汴行至泗州天慶觀索筆寫詩隱几而化瘞于龜山之麓後十六年西河薩守堅遊青城山相遇於峽口繼先以書一封赤鳥一隻令達嗣天師家嗣天師大驚使人啓龜山之窆唯一鳥存繼先無嗣以象中之孫時脩嗣時脩曰繼先從子也吾爲得後之衆曰法統所在孰得而奸乃從時脩生正應先生守真守真在母胎歷十九月始產亂陵有妖憑樹詔劾之一夜風雷拔去後定濤江衝決高宗賜以象簡寶劍清靜陰符二經守真生景淵景淵生慶仙張公洞有井甚深慶仙戲折木擲之俄波濤騰湧有一老翁從中出慶仙呵叱之而去慶仙無子從子觀妙先生可大嗣可大守真之曾孫其祖伯瑀父天麟皆常攝教事鄱陽水漲壞民廬無數素提刑申請可大治之殛死大白蛇水

遂平尋又遇旱蝗可大禁之雨作而蝗殄朝受提舉三山符籙兼御前諸宮觀教門公事主領龍翔宮時當宋季元世祖聞其神異密遣間使訊之可大授以靈詮且謂使者曰善事爾主後二十年當混一天下逮至元十三年果驗可大生宗演字世傳世祖平宋憶其父言有徵應遣兵部郎中王世英刑部郎中蕭郁賫詔召之賜玉冠玉圭冠以靈應沖和真人之號仍給三品銀印令主江南道教事得自出牒度人爲道士宗演生與棣字國華世祖特宣授體玄弘道廣教真人賞賚優渥竟卒于京師與棣　子弟與材嗣與材字國梁元貞初入見大明殿制授大素凝神廣道大真人人德二年海鹽鹽官兩川朝水大作沙岸百里蝕齧殆盡延及州城下與材投鐵符於水符踊躍出者三

雷電驅寘蜮惟物魚首龜身其長丈餘隨復故常五年冬無雪
上曰冬無雪民間得毋有災害乎與材為建壇禱之是夜雪下
盈尺上大喜命近臣賜酒曰卿能感神明一至此耶八年錢塘
潮功加授正一教主領三山符籙給以銀印視二品九年
崇明州海隄崩俾弟子持符往劾之民夢有神填海者遂安至
大初加賜寶冠金服制授金紫光祿大夫封留國公給以銀印
視一品與材生太玄子嗣成嗣成卒弟嗣德嗣德卒其子正
言嗣正言卒太玄之子正常嗣正常字仲紀即今天師　國朝
六覲京師洪武初制授正一護國闡祖通誠崇道弘德大真人
領道教事給以銀印視二品　上復賜以褒文稱其驅檑電轉
法貌昂然人以為榮蓋歷代相傳以眼圓而鉅者　為玄應故

上因叹之云濂聞文成侯年少時學禮淮陽槃謁蒼海君蒼海
君先儒學士以為海神是也後又見異人黃石公下邳圯上則
其未達之際固已能交通於神明至其晚年名遂功成乃欲辟
穀從赤松子游實其初志非曰託之以自逃也故其九傳至漢
天師感慕興起學輕舉延年之術祓除陰慝一以善道化民而
嗣師系師繼之術其業而弗墜唯恐有人橫遭天閼者當漢之
季天下雲擾唯巴漢之間民生晏然行者不裹糧居者不揵關
官府頼以成治如此者垂三十年其功之及物可謂侈矣宜其
世有令人出俾至化奚翅古諸侯之國天之報施不亦彰明者
哉或者專歸於名山神氣之結故能演迤盛大如斯其論亦淺
矣嗚呼文成侯子孫南北在在有之其以功烈顯著者小則充

法從大則至宰輔非不光明俊偉也曾未幾何降爲皂隸者有不免焉其視玄裔相仍歷千二百有餘歲而未已者爲何如蓋必有其道矣嗣而興者尚知勗哉尚知勗哉

柳氏宗譜序

浦江之柳氏其先居河東宋高宗南遷時有名鑄者扈從來江南遂家浦江之烏蜀山生一子瀚瀚生森彬森生監蘊蘊生崇德縣主簿補之崇德生高郵令元贈泗州知州浦江縣男金高郵生四子其次諱貫仕元爲翰林待制以文章名天下門人私諡爲文獻有子三人皆善士而六孫能守其學不墜殁後二十又七年而介孫猶尋其始從傳緒之詳列爲譜圖猶以示濂濂泣而歎曰天道於是可徵而文獻公有後矣濂少時幸執弟子役於公門公之爲人其樂深閎博者固非淺見所能知至其端方直易厚重嚴毅怒氣不形於色惡聲不出諸口不知古之賢者復何如耳世之妄議恒謂賢者言論足以亭奪當世文章足以抉發至理所爲與造物者爭強故天道尤忌之而多難爲其後是殆不然天惟有所不能也故生賢者出而代之爲之政以遂天之生爲之教以輔天之成爲之文章話言以宣天之道使善者勉而惡者懼賢者何負於天而謂天忌之哉其不然也明矣是論也吾意賢者之子孫而不能自力始引天道以自恕而非其實也不然自文獻公觀之何其異於彼哉文獻公之傳今三世其諸孫盛矣固可以見天道而未足以盡報賢之意今諸孫皆有德積久必愈昌越十餘世將有傑然秀出者與其間然

後可見天道之全也斯譜也君子由是觀天道焉穆之後人安
可忽哉

俞氏宗譜序

俗之不美有志者鮮也今世之士論法道不古若則以無位為
辭及既得位卒不能有所為豈特無位之罪哉先王經天下之
法深遠矣大者信非無位之所能行至於族師閭胥之事獨不
可推行於州里之間乎州里之間苟未暇為獨不可行於同姓
之親乎為士者布海內而無救於俗由是知今之士多無志也
吾嘗損益周制可以化同姓者凡月之吉長少咸會於先祠拜
謁畢爾坐命一人庭誦古訓及拜法誦已長且賢者繹其義而
諷導之書會者名于冊再會使互陳其所為其行有孝弟忠信
者俾畢此幼者旅拜之而著于名之下有悖戾之行者命徧拜
尊坐之尊者以愧之而亦著于其名之下踰月而能改者如初
否則擯不使坐踰年而不改者斥勿齒同姓之人疾相撫患相
拯貧相賙死相葬老弱癈殘者相養祭酺相召昏嫁喪災相助
不能然者不使與於會斯數者非甚難為也而人咸莫能為謂
有志者鮮非邪誠有一人為之衆見其善必效之效者愈多則
所化者必愈遠因以美天下之俗不難也惜乎吾未之見也學
於吾者衆矣吾未嘗不語以其故金華俞生恂其可語者乎俞
生之先以書詩世其家擢科第者先後相望生之父大有尤好
學譜其同姓之親以聯其族生繼成之益備其遺文甚完譜固
睦俗之本也然無法以行之安能久而無壞乎欲其久而無壞

舍吾言不可也吾是以有言焉嗚呼恂荀能行之孰謂有志者之果鮮哉

張氏譜圖序

張以字爲氏出於晉之公族有解張者其字曰張侯故晉國世有張氏而譜家謂少昊第五子揮爲弓正賜姓爲張則非也子孫蔓延分適他國而在清河爲最盛清河之族布於大江之南其遷江陰者則不知始於何世圖牒喪湯不可鈎考至月崖翁始入於譜翁諱暉喜聚四庫書多至充棟人有願購者輒乞與之然博聞强記或以疑難質焉則曰是出於何書何篇從容而起抽架上所有拂塵而驗之無差爽者暉生翊翊生思明通天官之學兼以六物推人休祥宛然目擊聞有民有不平之鳴知

思明直而無偽意微而知之思明亦言理詘者面頸發赤以去不敢諱然尤尚風義州有過客號材大夫者以王之難至單乏不恤窮途有病狀困道周氣僅奄奄絶思明舁至於家召醫調護之愈乃還東陽有生疫死逆旅中逆旅氏大怖不知所爲討思明具衣冠襯之殮土其後官得以喪歸三山梁先生與思明有連及死無爲主後者纔妻與四女日夜相持以號思明爲治葬事飲食其妻終身且悉配其女於士族君子稱之曰古有行義之士今惟吾張明德乎明德思明字也後爲陰陽學正以終思明生端通毛氏詩用呂肅公之薦入仕四爲校官遷浙西部使者掾丁元多故干戈相尋丞相康里公承制行事遂錄其軍功超授江浙行樞密院都事端生宣宣能辭章入　國朝以

考禮被徵來南京尋至史局與脩元史　上親書其名召至殿庭即日擢翰林國史院編脩官人以爲異恩云時予適長詞林宣數來請曰宣之宗族遭兵亂之餘凋落殆盡所僅存者唯宣之祖若父暨宣兄弟爲四人三世有相師友漸磨道義不敢違聖賢之明訓竊者先祖又脩譜矣痛念世德弗昭家牒不脩皆無以示遠爰輯爲一書庶其首簡先生儻賜矜之冠以序文實宣之願也嗚呼三代之前姓氏分而爲二男子稱氏女子稱姓氏所以別貴賤姓所以別婚姻三代之後姓氏合而爲一皆所以別婚姻而以地望明貴賤去古益彌遠矣夫姓之與氏亦昭然易見者獨混淆而無辨況於遷轉之無常承傳之盛衰又焉能盡知其所自出哉此無他圖譜之局不設中正之簿狀不存亦已久矣雖有知者出焉宜其後將何徵之邪宣乎宣之痛心疾首而不能自已也予竊聞之爲善者必有後宣之家素以善行聞其後將益蕃歷數十世子孫繼脩此譜者屢書不一則指月崖翁爲江陰之初祖造端之功豈非宣之所爲擬舊譜厄於兵燹有不足恨也或者則曰宇文周之時嘗命叱羅氏爲張姓今子何所據獨謂此出於晉之張乎曰叱羅之張稍盛於拓代之間而江南則無有也此非予之私言也蓋亦有所受之也

義烏樓氏家乘序

東陽著姓載於方冊者有八曰斯曰留曰路曰駱曰厲曰袁曰苗而樓居其一焉樓本姒姓夏少康之後周封杞東樓公支孫以樓爲氏亦號東樓氏城陽諸縣有婁鄉是其地也氏族家以

婁鄉之故遂謂婁與樓姓同殊不知婁乃邾婁氏之裔其姓曰曹判然不相屬也漢之季世樓丞字公共丞者始自譙郡徙會稽其子苗建安中又自會稽遷烏傷苗字秀實生三子孟曰恭仲曰侍中玄季曰散騎常侍畯皆仕於吳畯生宣威將軍陟陟生康樂令佩佩生豐其下世次不可復知矣至南齊時有居烏傷竹山里者曰慧約寄迹釋氏法中梁武帝賜號曰智者大師今義烏之智者鄉實因此而得名其地多樓氏居之宋南渡後諱爽府君生二子四孫六曾孫而玄孫之繁衍數登於十其中諱大年者嘉定癸未進士通判吉州大年從子諱子固嘉熙戊戌進士嚴州桐廬尉自是科第衣冠之望宗矣府君十世孫璉懼其族大而譜逸也於是攟爲家乘一卷一倣司馬遷年表之法盡

而爲圖字名卒葬咸具疏之一輯先世墓誌家傳祭文之屬而通判君遺詩之僅存者亦附著焉與宗人謀將刻諸梓以傳而請予序之予知樓氏之族甚久而弘若永虔若武義若東陽皆自義烏而分其居縣之東門者尤爲近屬實同出於秀實之裔而四明之支則祖秀實之子恭恭之遠孫宣獻公鑰嘗述高祖先生事畧自謂其先婺人但不詳徙居之始耳此皆彝鑒可信無疑第智者大師附錄以婁幼瑜乃樓玄之裔而合樓婁爲一音若似爲氏族家所誤證諸史傳甚爲不然也嗚呼凡言姓氏者皆原於世本公子譜二書二書則本春秋左氏傳左氏傳則因生賜姓胙土命氏及以氏以謚以官以邑五者而已後世得姓受氏者多至三十二類益淆亂而難明況樓氏冒姓之不一

者乎無怪乎附錄之示不足徵也今璉也爲斯而惓惓於譜事而不敢忘亦可謂賢也已因爲辨析繫諸篇首使其子孫有考焉璉字士璉嘗從予學經 國朝洪武壬子試吏部中選授將仕佐郎大同府宣寧縣主簿遷成都府仁壽縣云丁巳秋八月具官金華宋濂序

上虞魏氏世譜序

濂居浙河東嘗聞上虞魏氏爲簪纓大族其先蓋出於唐鄭國文貞公徵之裔公生錡廌生禮部侍郎叔璘侍郎生武進縣令政始自鉅鹿遷居會稽之山陰武進生邠州錄事參軍功參軍生莫州司馬明復自山陰徙居餘姚之蘭風司馬生石首縣令實令生廬陵尉瀚瀚生憲憲生章章生克敬克敬生惟賢惟賢生績績生瑣瑣生恕恕生和和生儀儀生有聲有聲生義義生安例凡歷世二十又二雖不與仕籍而能脩明禮義尉爲鄉之望宗安例生宋從政郎良瑞從政生紹興府學錄孝之復自蘭風徙居上虞之龍山學錄生迪功郎監婺州東陽縣酒稅震龍監酒生文柄文柄生壽延壽延生鎮此其傳系可見之畧者也初侍郎實生二子武進與汝陽縣令啟武也汝陽爲比祖至四世孫司業諱眞遂祖宗武進爲南祖孫子甚多知上所書之外而明之鄞台之臨海比比有之而在上虞者爲甚盛一門之內怡愉樂而悅詩書由是四方才士大夫慕嚮其聲華無不自遠而至嘗構其園亭勝集雅歌投壺酬觴淋漓閒閒然和洽靄靄然族誼藹然不知夕陽之在樹也故鄉之論閥閱者一則曰魏氏二

[illegible]曰魏氏云然而歷代以來名門右族若金張若許史者蓋亦
多矣未[illegible]閒或至於殄絕宗亂即不絕亦僅于皂隸有不爲
感嘆者矣[illegible]氏自文貞至鎮已二十又五傳其遺風餘烈猶能
不廢者其故何哉蓋文貞之事唐立心忠讜奏疏剴切凜乎有
三代遺直之風德厚者其流長其效固應爾歟鎮能率乖弗息
詳譜其所自出粲然有條而不紊豈不誠賢者歟雖然氏族之
尚矣古者有世卿大宗之法得以申其[illegible]至於定世
系序昭穆又有小史以掌之故其[illegible]備具也古
法既廢唯宰相家得著世系表於史耳猶可考稽見其遺意若
鎮之爲其亦可謂有所本歟魏氏之孫子[illegible]而續書之公
侯子孫必復其始也且焉知無文貞之出者歟鎮浦戶部[illegible]郎
中[illegible]求序其首僃不揣蕪陋而僃著之鎮字士圭有學有文
者也

諸暨孝義黄氏族譜序

黄爲嬴姓十四氏之一出於陸終氏後受封于黄今光州定城
西十二里猶有黄國故城黄既爲楚所併子孫散之四方以國
爲氏至漢尚書令香居江夏故世之黄氏咸以江夏爲望隋開
皇間有自江夏遷婺之金華者其諱曰巡歷十九傳至鞏生二
子洪浩洪生二子瑕珌浩生三子琛玘璞其子孫析爲五大族
瑕之枝則豐城珌之枝則剡琛之枝則監利玘之枝則分寧璞
之枝則弋陽皆自金華而遷稽之金華豐城二譜及黄庭堅魏
了翁李心傳諸儒所釆著者頗同當可信不誣諸暨孝義之黄

氏實出于珌珌之子弟玘有子曰瞻以策干南唐用爲著作佐
郎知洪州之分寧縣珌與之俱遂同家縣之雙井江南兵起珌之
冢子惠自雙井遷于劍州之[illegible]遷今所惠之曾孫[illegible]簡尉少
卿振仁及于鄉待之舉火者數十家其妻仁壽縣君劉氏斥嫁
貲以規義田均給姻族故其三十七孫多[illegible]仕而十孫之中
廣西提刑育爲最顯育之從子劍[illegible]當方臘之亂[illegible]家
藏金帛以賑所存者數百人[illegible]子[illegible]閣[illegible]紹興中
成進士第而閣與閣亦[illegible]紹興[illegible]乾道[illegible]科閣復
古特奏名終[illegible]永閣[illegible]一時榮貴
文[illegible]人比之荀氏八龍云自[illegible]孫[illegible]與[illegible]食
者代不乏人而書詩之澤[illegible]

譜而續爲新圖[illegible]若干卷而徵予序之嗚呼氏族之學難言
者久矣他未暇深論姑以黃氏言之有謂出於高陽氏自伯[illegible]
賜姓嬴而其後有江黃諸國爲楚所滅有謂出於金天氏自臺
駘封于汾川而其後爲沈姒蓐黃諸國爲晉所滅皆以黃爲氏
今去唐虞以前殊爲[illegible]遠其所出雖稽猶可言也黃氏之望非
止江夏而已若[illegible]陽若安定若房陵若濮東上谷[illegible]如此之類
多至四十餘房而五大族不與焉氏族之書雖或志之何以不
表其所自出今去漢亦已遠其轉徙之未易明猶可說也考義
之譜以鍾爲始遷之祖而以琚之五昆季爲其子與[illegible]城之譜則
以五昆季繫於洪浩之下且謂自秀州崇德而遷金華新息是
譜又謂江浙之黃皆出建之浦城而遷金華黃[illegible]直則又謂七

世以上失其譜而各譜乃推至十二世若合符節近世有黃庭堅諸行作山谷老人傳則又謂六世祖贍如分寧縣實生玭抑又何邪今去五季宋初其時爲甚邇其事宜可徵何爲紛紜而莫之有定也蓋因圖譜局廢而無官以涖之民間以所傳聞論著不能旁搜廣覽以會通其故矛盾不齊宜無足怪予嘗侍先師黃文獻公相與論及譜事公之先亦自金華析居浦江後遷義烏其上世之譜亦曰卅曰琳豈亦紊之從孫冲編意紊之兄弟必衆支裔實繁譜所不及者則亦無如之何要之汪黃之後金華實爲黃氏之望故余歷考羣譜參以諸儒之論備書之於首簡信其所可信疑其所可疑在覽者之自擇焉周守忠文

畢從子姪至一百餘人敦厚而善施皆無忝於先世云

嚴陵汪氏家譜序

周之文盛矣在春秋時周禮在魯故魯爲文獻國及秦火之餘滅亡畧盡所僅存者自五經左傳之外無聞焉以太史公之傳迄不能自有所論載蓋愼之也况去今又千五百載之久者乎吾讀嚴陵汪氏家譜未嘗不歎其紀述之遠且詳也蓋汪氏出於魯成公之次子汪其後遂以汪爲氏有名錡者以童子死於郎之戰與孔子同時見於禮記其來邈矣而其子孫自汪以下咸述其字名官位壽年墳墓所在他若墓中之銘朝廷之命爲汪氏出者咸無所遺歷秦漢以下至于今七十有餘世粲如目見而耳受此不惟過乎太史公天下之述姓氏者未有若斯之備者也豈周公之子孫固多文哉雖然汪固祖周公南方之汪

自越公華而大著越公之後以詩書起家而顯于宋登政府列侍從者不可勝數其盛固具於他族矣宜其譜之脩非他族所能比也然譜者記其名以傳不亡其先之義也而君子之不忘其先者不特脩譜之爲難而脩其身之爲難譜或不脩其爲患小身或不脩則辱其先矣汪氏之先莫大於周公周公之稱文王斯二人者身爲天下準言語爲後世法爲其子孫者豈易易哉今夫閭巷騶輿之人身賤宗微其所爲或有不至人將貸之曰其先亦若是耳以文王周公之裔列於斯譜之首人閱之則曰若聖人之胄也聖人之行事若彼而若猶未免如是何以爲聖人之後哉則豈不尤難矣乎然則汪氏之子孫脩身慎行宜嚮令聞以法周公爲志者上也善守先訓不爲非彝以辱先者次也苟雖然猶於衆庶不能自異於人斯爲下矣與余友者上子所教中自言爲汪七十二世孫學能文其所謂宜昭令聞者歟其以譜序也余故樂爲之言

番禺蒙氏譜序

太學生番禺蒙安以其譜圖請曰安之先齊人秦時恬毅兄弟俱任被信任後皆死扶蘇之難其子孫散處天下甚衆然千餘載未有大顯著動人耳目者番禺之蒙始於有宋譜牒者自北方來知廉州遂家番禺之海陽里至安八葉矣在宋世有祿仕自元得國始無仕者今閱三世而安復以儒生貢太學爲弟子員竊懼不能承其緒嘗考次八葉字名枝裔爲譜使後人知所自願先生序之以昭吾先余告之曰姓氏固人之所甚重也然

其著於時者不以其受氏之貴而顯亦不以有人稱之而傳在乎孫子之賢其論受氏之貴則莫貴於王侯之裔而今世載之簡策以爲甲族者非必皆姚姒子姬齊氏也苟以人稱之而顯則左丘明太史遷班固之所書其苗裔未必俱顯於今也今天下之人語道德必曰孔孟顏閔周程鄒朱氏論政事必曰伊傅管晏蕭曹房杜韓富氏語文章則其人名氏彰著者尤多三者皆由其身著自振拔而然未嘗恃於其先假之於人也蒙氏自恬毅始顯恬毅雖賢然其所爲未能皆當於人心而至死下亂邦其名猶且傳而不廢況有過於恬毅者乎方恬毅被禍時呼天地神明而自列其意豈自虞不遂泯滅哉而太史氏悼其忠悲其志尚不忍廢而著之史傳況夫道德之士仁聲義聞足以厲俗而化人者何患其無傳乎安溫而有文慎而達禮可謂有學道之質矣前之三者苟知所勉焉未有不至者也況於括毅乎其名誠顯乎當世而著于方冊後之人必曰此番禺之蒙氏也蒙氏之後人必曰此吾蒙氏之聞人也番禺之人必曰此昭吾邑者也若是則非惟可以顯其先且可以顯其鄉邑矣何患譜之無傳乎又何以余言爲乎安曰此足以序斯譜矣請書之以告族人使知勉焉

章氏家乘序

章氏本姜姓出於神農氏之裔逮齊太公支孫受封於鄣即春秋所書齊人降鄣是也今密州有古鄣城實其故地鄣紀之附庸國也紀亦姓姜地皆與齊接其爲姜姓無疑或謂出於夏之

諸姒者乃誤以辛作章而謂不去邑而別爲章仇氏者亦不知灋章氏因避仇而始加之也鄣自爲齊所滅子孫遂去邑稱章氏分適他國有諱展者仕晉爲中散大夫世居汴之陽武至其部尚書邕末嘉初出守于泉始家於南安唐康州刺史鵬又自南安遷建之浦城康州之五世孫重復自浦城遷處之龍泉蓋重之曾祖仔鈞當唐之季琅琊王王信通節度福州仔鈞校以三策大喜遂承制授高州刺史檢校大傅其妻渤海郡君練氏賢而多識有恩及南唐將領王建封遂全建州一城之命生二十五子六十八孫支系蕃布于東西或入坐廟朝或出膺郡寄或守百里之邑或秉節鉞分鎮邊陲後先顯者殆以餘百計蔚爲江南望宗然而世遠族繁往往其緒斷絶於不可考者之

十六世孫溢深爲是懼於是稽獻系緒次諸史表旁行爲圖僚列不紊作譜圖篇第一先世遺行可仰可師摭其都凡區別以陳作景行篇第二竹素所載琬琰所刻文章昭爛不泯其實作傳志篇第三事涉攷質難可類分小大弗棄集以示後作叢載篇第四四篇之外復不厭詳著本房圖以爲別錄通名之曰章氏家乘云灋竊聞之隋唐而上選舉必稽於簿狀婚姻必由於譜系是以圖譜有局郎令史有員知撰譜事有官四方以家狀來上者官爲考定藏於秘閣副在左戶其制最詳且明也五季以來法始大壞而近代爲尤甚官不必有簿而品第混淆家不必有譜而姓氏無別有不得不憮然而增慨者溢於其間乃能孜孜弗懈而成書以傳其賢於人也遠矣灋與溢游者久雖不

能文謹爲稽考氏所自出及夫述作之意序諸篇端他日國譜
之局或設博雅君子亦當於此而有攷焉溢字三益尊尚伊洛
之學持已率物粹然一出於正云

桂氏家乘序

桂本姬姓魯公族季孫後也相傳周末有季楨者與其弟桂挨
策以干諸侯楨爲秦博士被害桂懼禍且及遂諱詭姓逃身因
即其名取字異而音畫不同者各命四子爲姓示不忘厥初也
伯子曰桂次居幽州守墳墓仲子曰香遷其南朱虛叔子曰
炅避從齊之歷山季子曰炔後移河南城陽自後四族流布多
見諸紀載或謂眭與桂同音而出眭弘者固非或謂東漢末衛
尉春橫分其四子各係以姓者亦失之也 子孫仍居幽燕

五代之亂劉仁恭據幽州兵連禍結乃挾其族南渡散居廣信上
饒九江興國池陽豫章成都諸郡而居信之貴溪者曰行鄉任
南唐爲靜海總轄使至宋加檢校國子祭酒兼殿中侍御史有
功于世鄉人廟而祝之其後人擢科第躋顯仕者凡數十人而
興國之永興明之慈溪皆自貴溪分而慈溪一族則出於祭酒
之孫可昇亦多由進士入官至今支系尤盛逮我 國朝德稱
以明經爲 太子正字陞晉王傅受知 兩宮今望隆蔚德稱
從翁仲權忠之鄮都令孟誠知惠州河源縣俱皆以政學聞
仲權家食時乃合諸族譜圖及行狀碑志遺文釐爲九卷曰桂
氏家乘命德稱之子中書舍人愼徵序之愼嘗從予學因爲
摭其梗要冠于篇端嗟夫氏族之學古昔所甚重淶祭鄭漁仲

著爲通志其中二十畧唯氏族最備然而畢古氏逃難而改爲畢牟金之子亦因避害而易爲牟漁仲譏識之而不敢忽重変古也予故特書桂之所出爲魯公族者其意亦猶是爾桂氏之嗣人尚思有以謹其傳焉予旣作此序已客有以秦之篆隸與後世正楷異來必其書之同疑出乎篆者之傳會殊不知隸書出於秦之先而與今之楷書正類要不可以此而遽少之也因并及之

方氏族譜序

惟方姓出自方雷氏方雷者西陵氏女軒轅之正妃是爲嫘祖或曰榆罔之子曰雷封於方山後人因以方爲氏未詳孰是周宣王時方叔食邑於洛故世望于河南至西漢末新莽將篡位司馬府長史紘官於吳中歎曰天下必大亂即避去歙之東鄉因家焉生一子雄雄生三子儲儼儕儲關內侯行南部太守徽大都督儲字聖明一字順真大守周歆舉爲孝廉又舉賢良方正第一累官太常栗洛陽令封黟縣侯和帝時下郊忤上意飲鴆而卒儲能役使鬼神故鄉人立廟祀之稱其爲儷翁云儷翁生三子纘之弘之觀之一云觀洪觀羨傳文之甚詳爾子孫分爲三族其布列於諸州者纘之之後則嚴衢婺睦弘之之後則徽宣池秀湖常觀之之後則莆田九江滁陽至今繁盛纘之遠裔曰文亮仕陳爲散騎常侍生南昌令倫倫生隋秘書郎祚祚生太中大夫仲仲生唐太子中舍孚孚生右衛將軍始興始興生二子尊逢逢考功郎中泰州刺史生皓皓生吏部員外郎苗苗

生三子堂常褚褚宣遠將軍堂永陽令生二子逵讓逵生三子
引文引武引祖引文生道屬道屬生四子聰尊申乙聰生四子
道和令輿令安令保令輿生世雄世雄生道明道明生二子敖
講講生君讚君讚生三子公懋公平公郁公郁生二子崈漢衡
史中丞生刑部尚書崈漢生四子宗寀宰宥宗浙東觀察推官
生三子永珍永符永豐永豐生十子可禜可昭可暉可浚可璵
可齊可同可度可剛可法可暉生肅肅生玄英處士千字雄
飛世居婺州白雲原以詩名後隱迹之鑑湖以終生二子翼巖
翼小字和兒無嗣巖生二子甲速甲士甚名生景先述生三子
景先景珍景珣傳景先生二子彦超彦安景珍生三子彦誠彦
暉彦頤彦自越還居暨景珣生三子承後承鼎承威傳生一子

承招自彦超而下遺爲九族其孫複衍布列于浙河之東多名
越錢氏宋太平興國三年錢俶納土有自暨徙台州黃巖者曰
二四府君雖宗之遠不知繫之何房之下既而君又卜遷明之
象山未幾又自象山徙寧海侯城里始定居焉至熙寧元豐間
其族漸大讀書爲文辭者後先相望迄于宋季不衰同郡縣而
居若臨海之鮫峯天台之䶮峯寧海之愛山皆號詩書之宗其
先同出於暨載諸家乘者甚詳不幸元初燬於兵今皆不可知
矣府君十四代孫文大爲是而懼不可知者則畧之其稍可知
者不問親疎而捲捲並著之成書一篇以傳於後嗣文大之從
子孝儒從余學經因命來求序予聞方之族自長史南遷曁延
數郡以科目發身登法從躋郡寄者在在而是比則濶寥罕聞

近世遂指爲希姓然據新定別譜則謂長史晉元熙間人仙翁仕梁在武帝時而文亮乃爲之子也唐監察御史張友成所造仙翁廟碑及莆田譜圖記復謂長史官於西漢之季則仙翁實長史之孫距梁尚甚遠史傳無明文未敢妄加臆斷而姑以碑爲正大抵江南之方要皆仙翁苗裔自雉山而分者又爲睦州刺史亮之派自白雲原而分者多爲玄英處士之支雉山屬淳安亮則汪華之將武德四年舉睦州附唐者也今文大之先出於玄英雖曰圖牒喪亡稍闕其所繫屬無可疑者故予爲稽玄英世譜特著承傳次第以補其闕畧猶文大之前志也好古博雅君子尚是正焉洪武十年夏四月十五日前翰林學士承旨金華宋濂謹序

予按方回桐江集所載天下之方姓皆出於歙縣歙縣之東鄉令析爲嚴之淳安蓋予鼻祖紘西漢不仕王莽避地時所居仙翁儲之墓在縣學前廟祀則徽嚴山中皆有之曰眞應廟徽嚴之方莆之方信之鵝湖之方屢出名卿顯人又按秘書省正字方翥莆田譜圖記所紀王莽之際衣冠流離有名紘字子纓者渡江而宅吳中以二說參之皆本於張友成仙翁廟記所以先後如出一轍獨新定別譜謂仙翁爲新定人祖紘晉元熙間爲郡功曹父雄生三子長儁娶司空謝安女次即仙翁季曰儼字叔威當南齊世與仙翁皆隱不仕及梁武帝即位仙翁始舉秀才終官太常卿竊意謝安卒於晉孝武太元十年卒後三十餘年始至恭帝之元熙又歷宋齊八

十餘年而至梁度其𫎇僑必尚存相去如此之久而曰娶安之女似無斯理也僞事且然不知仙翁仕梁之事其果足信矣乎又謂仙翁三子長曰觀次曰覲季曰洪而著作郎方仁傑閩系錄則云仙翁三十讚之弘之觀之譜圖記亦然蓋觀字正同弘則避宋宣祖諱改爲洪以弘與洪音義相近唯覲與讚稍異耳無乃傳聞之易訛耶惟方氏因爲江南望族而玄英之支子孫尤衆其九世孫監察御史蒙自記白雲原之族時有二十三院實治平之四年至淳熙初呂太史伯恭見於文辭又云雲源枝葉甚蕃一原數百家聯譜合牒衣冠文物之盛鄉人紀之嗚呼亦可謂昌且熾矣今文大所譜又略不知其源流之詳頗閲勿無譜其稱玄英第三世孫之下註云子孫遷寧海之候城因據之爲正且爲考引諸書而一辨之亦補闕之義也至若甫田之方則唐昭宗時守長史諱琡始遷琡生御史中丞殷符殷符生七子延康延年延範延遠延英延輝延滔最號貴顯延安戶部侍郎子孫或家滁陽延滔左僕射其後人或遷饒信江蘇諸郡琡亦出覲之之裔因爲玄英與支謂其徙於光之固始者則非予恐讀玆序者有疑而不釋設一疏之不覺其辭之縷縷也是月十八日濂又題

贈馬氏復姓序

馬氏本嬴姓伯益之後造父封趙爲趙氏至趙奢封馬服君又爲馬服氏後單稱馬者省文也自秦滅趙子孫散居中原世有

位序至唐太師比干莊武王燧爲尤盛在宋季時王之十九世
孫某爲都統官擁重兵鎮興國軍遂即永興縣之辛安里家焉
統生四子曰叔啓曰叔經曰叔某曰叔建叔建再傳而生莘莘
生世榮世榮有雄才當咸淳末北兵長驅而入荆襄皆陷辛安
豪士有起義師而勤王者世榮實贊其謀勢弗敵而敗世榮歎
曰吾世爲宋義民不得不爾今事不成天也弗避將殲厥宗因
遁藏重山密林中詭莘爲姓飲水看雲以終其身世榮生元幼
亡二親能自表見于世國朝皇慶延祐間大官辟爲興國武昌
岳陽三府掾以廉慎稱元生四子曰謙曰豫曰晉曰恒皆業于
儒初馬氏强盛時析爲二支以存歲建莊武王廟以奉祀事元
既易姓當時序變遷之際黯然傷心每帥諸子往哭于廟及祖
父諸塋哭已呼諸子前歷語之故且曰吾馬氏也不得已更而
爲莘吾老且死汝曹幸正其家牒復求薦紳先生文以昭之吾
死目亦瞑元既卒天下大亂而謙豫相繼亡家又燬于兵晉挈
恒孑孑走道路幸完其生復與有祿食間過濂道事歔欷以泣
濂聞受姓命氏所以別生分類也南北混淆氏姓無辨蓋有因
襲致久而不能革者况逢時多故而詭姓遁身者乎古之人有
墨台氏辟難而改爲墨又改爲怡怡氏名寛者有重名于時終
不能復其初姓又有牛金之子亦因逃患而改爲牢又改爲寮
寮氏名顯者乃能請于朝復氏於牛君子之論每不予寛而有
取於顯者在於能復與不能復而已今晉敬承父訓如奉璧玉
蚤夜兢兢卒能復百年久易之姓非所謂繼志述事之孝者乎

夫孝者非以傳鼎彝纂業爲也非以玉帛充物爲也明其宗沿不使紊亂而失序者也魯襄公時鄫人以莒爲後孔子作春秋大書曰莒人滅鄫以其姓異也夫姓異既不可以後人而襲人之氏其可以爲宗乎晉之是舉實有合乎春秋之義濂願學孔子者也安得不爲文以昭晉之美乎

鄒氏復姓孫氏序

洪武九年六月　日　皇上御東白閣翰林學士臣濂考功監令臣克勤給事中臣傑監察御史臣鈍等皆侍時已漏上三刻臣傑出班跽奏曰臣之大父孫福謙陜人也出守嘉興郡當元季兵亂江南州郡繹騷大父逃匿無所至正己亥航海趨山東至登州颶風大作濤湧如雪山巨舟盪成虀粉一家五十人咸死于海獨臣附餘板漂沙島幸存犬馬之命若萬無所歸良號於野州人鄒義者聞而憐之俾傭作其家臣年已十四矣久之養爲子且爲授室遂冒其姓曰鄒氏歲行將一周　大明受命四海肅清下　詔興舉學官增設弟子員義家以臣肄業萊州府已而選入成均又選入武英堂俾練習政事今年夏四月復擢給事中由是日瞻　天顏獲被寵榮如此之至皆非小臣所敢覬望　聖恩如天固未知消埃之報復竊私念孫氏無他族屬其不絶者僅寄臣之一身苟冒其姓遲回而弗之改臣之先臣幾何不爲若敖氏之餒鬼哉臣敢昧死以請　上曰朕爲億兆生民主凡有襲人姓氏者必令歸其宗爾之請誠是也然非鄒氏爾亦弗克底于今日慎毋忘之傑於是以首叩地而退既

退語濂請書其事以示後世濂奉　詔參考歷代郊禘大禮久
不能成文傑尋擢監察御史復來申前言濂以未暇爲荅居亡
何傑又陞僉廣東按察司事遠來迫曰傑有數千里行必得先
生文乃可耳幸勿辭我濂乃與之言曰孫本姬姓出於周之後
至衞武公之子惠孫因以孫爲氏鄒則子姓其裔則祖於宋自
正考父食邑於鄒因氏焉二者何可亂也傑能復之亦可謂不
忘其本者哉然有一謎爲傑告焉昔者范文正公蚤孤隨母適
長山朱氏朱氏亦撫育爲子公遂力學擢上第封厥父母而後
請命于朝復姓爲范氏公之酬朱氏可謂厚矣傑之事與公正
類幸思有以報鄒之德哉　聖皇之言即天也愼毋忘之愼毋
忘之濂故舉此重爲傑之告范公在宋位至參知政事名在方
冊至今人能道之惡知傑之他日不如公哉亦在乎法其人而
已

新刊宋學士全集卷第七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國家圖書館 ROC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PEI, R.O.C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R.O.C.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ROC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3454909 v.8

新刊宋學士全集卷之八

賜進士第文林郎浦江縣知縣高淳韓叔陽彙集

後學浦江張元中編次

庠生張孟纓校正

序

凡三十五章

送刑部尚書李公新除浙江行省叅知政事序

大丈夫生於世也先貴乎立志志既立不加之以問學猶玉卮無當其質雖美弗適於用也問學既充不遇其時猶操瑟立齊王之門雖有其藝而三年不得入也時既逢矣苟處之閒曹冗局淹回下僚猶瞻仰岱嶽之巍峩亦未易叫閶闔而呈琅玕也古之人固曰不可企及亦其全是數者然後能立事功而垂竹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帛也歟晉康李公文彬器度宏偉昂然負高志博習經史必期
明體以達諸用當是時無有尉薦之者浮沉府掾中日以澤物
爲己任會海內不靜群盜磨牙吮血殺人如麻公集兵二萬人
保障封川肇慶新昌德慶四郡凡十五年强兵如九江劇盜如
三山龍潭卒不能犯境莫府上其功雖累加以重爵公惟知恤
民爲急而無所外慕由是薦紳之勝流岩穴之處士輿夫技藝
百工商賈之屬咸驩然稱之曰活我子女全我室廬存我金繒
者其惟我李公乎公猶歉然每以爲未足及 天兵下廣東德
慶侯實總戎事聞公之名遣使者聘起之既入見 上署
爲中書斷事官遷大都督府持法平允聲稱翕然有聞尋改小
司寇未幾陞秋官又未幾 上御外朝親擢爲浙江行中
書參知政事中外莫不慕豔之夫以公之賢能遭四海雍熙之
世上簡 萬乘之知入司喉舌翱翔法從出鎮行垣儀刑州牧
銀章丈綬蔚乎其光華耆者長棣儼乎其雄遂足以行所志而
不負其學矣大大夫之際遇有如此者可不謂之榮乎抑予聞
嶺南郡縣以百餘計而東廣爲最盛其出而仕者未嘗無其人
唯張文獻公暨余襄公卓然清風振起百世公固廣産也中朝
士大夫寧不以望二公者爲公望乎公之往也推體用之學以
施于民凶姦之未屏也我則鋤剗之仁化之未孚也我則宣布
之人風之未淳也我則移易之民瘼之未瘳也我則蘇息之水
利之未修也我則平治之庶幾無負 聖天子寵眷之深
意他日良史氏必錄公之勲業焜燿簡書較之二公未知其孰

優孰劣此蓋邦家之榮非一身之榮也公其勗哉

送張編脩赴南陽教授序

河南張生翀奉　旨自國史教授南陽行有日甫拜謂曰翀也區區一布衣遭逢　有道之朝獲肄業　禁庭　鑾輿時幸而勑戒之恩榮所加喬嶽不足爲高瀛海不足爲深今者出典教一邦思所以弘敷　帝訓上懼弗稱願聞一言以自勗者予曰古者設五經博士以教授所謂教授者非官名也以之名官自宋慶曆中始然有漕司所辟舉或以無官或以士人而猶未肄朝廷也其命於朝廷又自熙寧中始夫教授之職以經術行義訓導諸生掌其課試之事而糾正不如規者其責實至重也生然予言否乎生曰然予曰未也今師雖知精鐵必加陶鎔而後成湛盧梓人雖知良才必施斤鍇而後成宮室知之何難當思允蹈之爾生之往也取群聖人之經列弟子於堂下啓之迪之優之柔之饜之飫之使心與理相涵事與心弗悖庶幾材成而器良矣生然予言否乎生曰然予又曰未也教道所施貴在變通譬之木也視小大而加斤鍇焉鐵也察銛鈍而施陶鎔焉一槩而視之過矣生之往也各因材之清濁學之淺深過者損之不及者益之毋驟語以高遠恐其凌躐而不遜也毋使安於卑近慮其苟且而自畫也毋過於嚴厲上下之情不能相通也毋失於寬縱長幼之節或致玩褻也毋示之以非聖之書防其道而離也毋習之以無用之文禁其乖而有僻也此六者皆變通之事也君子之立志不獲高位以行其政令幸而得掌教一州

焉亦不翅足矣何也政令能禁民爲非而施教者乃使民自不忍爲非人倫藉之以厚風俗因之可移顧有出於政令之上者豈細故也哉生能從事吾言庶幾上不負 天子下不負所學矣生其往哉思盡心焉可也於是生再拜謝曰猶雖不敏敢不夙夜祗奉予以生可進於道也次第其語而贈之生字鳳舉沉重有識量研窮遺經而造其閫奧出應書鄉闈嘗占前列云

送布政葉公之官閩中序

皇帝御天下之九年以諸行中書之設本於權宜之制中外並稱失尊朝廷意乃詔丞相御史大夫及翰林侍從之臣議更其名職革行省置承宣布政使司司有使使之下有左右參政皆妙擇在廷之臣克其職十年夏復爲司使葉公受命而使於福建凡與葉公往來者咸曰公之往宜哉福建大藩也統府惟八壤地二千里物產之富服食之華甲天下而使又一藩之長也凡事之當否左參政曰可右參政曰不可司之屬曰然掾吏曰不然皆不敢自用其言白于使使可否之然後定其權之若是也而公又 天子之親信臣也公精志小心事上二十餘年未嘗有過上之器公非一日矣宜乎公之當此任也金華宋濂曰雖然 天子用公者非謂舊也謂公賢也以公爲使者非以榮公以公能任重職也不命之他司而之福建者非謂地廣物富以去輦轂頗遠 命公綏其民也夫國之建官立職豈以富貴其臣哉所以爲民也 天子與宰相運于內四

海之遠兆民之繁安能畢得其情而遂其性哉故立布政之司以治之官以布政名欲其宣政化於下也有疾苦不能自達於上惟公得達之民有善可旌有惡可誅惟公得聞於上而旌誅之鋤其彊悍培其良順俾山嶺海淮之民皆得安其生以樂太平之治斯則 天子委任公之意也亦公彝之職也苟以位爲公之榮豈知公者哉濂與公同朝最久知公之爲人寬厚好善故具道建官之意以爲公贈且以爲公規

送張禮部兼晉相府錄事序

皇明御天區宇敉寧文化洽熙闔閭內外 聖天子猶旰食宵衣欲圖治安如黃虞時在野之賢無不遣使羅致于庭當是時錫山張兼惟中用監察御史薦上名銓曹四方來者雲擁而林布銓曹各因其才命題試之而惟中前進士乃以經學對初擢考館謂良才遂列爲首選又明日丞相引見於奉天門 上親御翰墨疏其名下曰翰林應奉其次而下悉用奉天選授官則惟中特被簡注可知矣已而惟中視草北門文辭雅馴而能弗悖 上意於是日侍 左右或講說經史或應制賦古今詩未嘗不再三稱善甫一載特授禮部主事未數日會晉相府錄曹闕官復命兼之命既下六曹之士咸曰學者當明體而適用苟學矣而不施之於政是玉巵之無當也奚補焉上之摩厲惟中者厚矣詩人頌文王作人之盛有曰肆成人有德小子有造其今日之謂乎三館之士又曰詞林之設官自學士而下曰侍講曰侍讀曰直學士凡若干人而待制修撰編修

之屬不論焉夫以賢才如此之多其事始集惟中以一人獨當
其任亦未嘗見其有缺敗非其才之果良乎苟使議禮於儀曹
贊書於宗藩其有不稱職者乎傳有之君子學之在躬當無施
而不宜惟中其有焉金華宋濂則曰二者之論固當矣濂則以
爲天下才良者衆矣能致萬乘之知者幾何人哉縱知矣論說
或不合沉没於下僚十年不調者有矣縱調矣或處閑曹冷局
首尾拘畏不能展其志者有矣今惟中以一布衣之微上膺
宸選未久而三遷官官清要之重寄不知惟中何以報
上之賜乎奔走承順以爲恭非報也出入謹飭而自防非報也
唯精白一心以承休德常如天日之照臨有知無不爲爲之無
不竭盡其智慮庶幾稍無愧耳他日名存竹帛功在 國家不
於惟中之望而誰望乎會 上錫晉王土田於吳惟中將
綏敝而實之過家上冢以爲鄉邦榮濂惟中老友也故於其行
不敢佞而以規

送李參政之官廣西序

丈夫生而遇聖神之主承信任之隆而居方伯之位得施賞罰
號令於千里之內亦榮矣哉信榮矣然君子不敢以爲樂也君
聖則羣臣者深君之信任者隆則後世責吾者重所居者高而
所治者廣則斯民議吾者衆議吾者曰承君之任如是之大也
而敷君之德以澤吾民者猶有未至也後世責吾者曰彼之得
君如此之隆也而其事業若斯之隘也吾之君如堯舜矣吾猶
未及古之賢臣吾可不自省歟合三者而思之上恐負吾君中

恐貽吾民下恐不免後世之求備將日夜憂之之不暇矣奚取樂乎雖然吾才尚不足居乎位固不敢樂也誠有才焉斯民有未安也吾告於君而圖安之斯民未入乎善也奉吾君之道而教之大而國家之法有未著也吾以所得者告於君爲後世慮者或未至也吾將爲之贊助焉則可以不愧吾之職矣吾職之不愧則吾心可樂矣豈若無能者而戚戚爲哉天台李君守恒以美才爲
上所擢任
內廷承顧遇者三年今由左通政爲廣西布政司右參政余知李君才甚允者也有方伯之樂而無其憂者也於其往道其榮且樂之故以告使致思焉

送晉王府王傅李君思廸之官詩序

成周之時王者必立師傅尊之曰公而不煩以政務廣厦細氈之上論道而已自漢以來以王爲一等之爵封衆建宗親以爲雄藩故亦設傅相輔之相則總其國政傅則道之以德義歷代相因未之或改我
聖天子臨御之三年思固泰山磐石之宗以奠安黎庶九子一孫同日封建爲王所以敦展親之道壯維城之勢也于時
晉王開國太原詔簡在廷之臣以吏部侍郎李君爲之傅命既下爲士者曰我知李君文且賢也翩翩乎偹辭截截乎雅韻春花明而秋雲斂江濤雄而蛟龍鳴出其緒餘克擢高第遂爲甲午科名進士其膺是選也則宜在位者曰我聞李君賢且能也自來京師即膺寵眷居右史有獻替之功佐廷尉有撫綏之績已而召入郎曹直躋法從試之也既屢而用之也彌篤其膺是選也則宜金華宋濂則曰是固然矣然而

皇上之意以晉國表裏河山之固比控代朔南接關陝其地爲形勝其民儉嗇而易化必得重厚誠慤君子輔王而安輯之此李君所以在選要不止前二者所云而已也今　王雖未出閣李君之行浚治其城隍經營其宮闕勞徠其黎庶竢後迎王就國日以法言大訓陳於前俾　王爲哲王斯民爲唐虞之民熙皞名於無窮垂令德於不刊在此舉矣李君尚勗之哉濂也不敏待罪　國史他日幸覩勳績之懿必執筆書之曰出鎮太原自晉王始其導　王以德義底于成功自賢傅李君始不其韙歟李君尚勗之哉濂之有望於李君者若斯而已李君名吉其字曰思迪濟南人

送甘肅衛經歷張敍行之官序

長安張敍行至正癸卯進士也入　國朝以來部使者薦起之擢爲翰林典籍時四庫之書多藏文華堂堂在禁中儲爲諸後秀肄業之所抵奉天門不百武車駕嘗幸臨之敍行蚤趨朝已即危坐堂中中使或傳　宣索書即啓鑰以上如是者二年雖得時近　日月之光然未暇識其氏名一旦　上御東房遣見敍行委蛇入堂召而前問勞備至且曰爾能詩乎對曰臣雖不能願學焉乃命之題敍行研墨濡毫跪奏以進
上覽畢悅曰詩甚佳北產如爾者誠鐵中之錚錚也由是日承顧問見其性秉忠慤可任以事特命爲甘肅衛經歷賜内府白金五十兩錢一萬二千文以寵其行凡所與游皆爲賦詩予時侍講禁林送至都門外執爵立而言曰甘肅在漢爲酒泉爲張

掖等郡初因張騫言建置城府稍發徙民充實之隔絕西域而
斷匈奴右臂當時匈奴悍疆西域未盡服故其策不得不爾也
今 皇明在御天威所至如雷如霆西域諸戎稽首稱臣者接
踵道路而元君遺孽奔竄沙漠粗存喘息惴惴自保孰敢持一
矢東向非漢時比也 聖天子特念生靈久罹兵燹不得以
自寧設衛置屯一以備不虞一以招懷創殘之民其責亦甚重
也斂行亦知其所以重乎於斯行也當導宣上德曰吾
皇一視同仁罔間南朔夙夜唯爾民之憂恐爾寒也使來授爾
裘慮爾餧也俾來給爾食或無以耕予爾牛或無以獵資爾馬
若兮爾其寧哉抑縱曰愚離水火而升衽席云胡不樂將見荷
旃被毳者于于而至矣經歷某府之長無所不當聞斂行宣以
此報上毋若翰林時危坐咏詩而自逸也他日其書成功乘[illegible]
白馬周流弔古曰此霍去病擊匈奴處也此公孫賀敗虜兵遺
迹也掴馬渾灑壺白眼望天而飲醉後耳熱發為聲詩以洩生
平磊磈之氣斯亦奇男子之事斂行以為如何斂行喜曰先生
之言至矣是為序

送王明府之官序

我 國家重於民社之寄雖遐州僻壤必慎選守令以撫摩其
人民蘇息其凋瘵而擢用人才之道必以嘗從事於朝廷省部
者為先以其歷練之精而深達於民情政體也會稽王君元凱
受命出宰夔之開縣告行於余徵言為贈兩川入我版圖未久
其民新脫於鋒鏑之餘自非善於承流宣化者未易以涵煦生

息之也廟堂之議以爲元凱又以文墨議論賛佐春官儀文禮法諸集有素其爲人持身砥行又端謹清脩克稱茲選故有是命余聞昔子游氏之爲武城也以禮樂爲教而聖人喜之此千載牧民之良法而近世以來爲縣者率以法度束縛而操切之故禮教之澤不下流於民而醇風美俗罕或見之今元凱之往不惟使其百里之内政平訟理而安於田里其所以化道乎全安之者要必有其道矣他日觀風之使有言於朝者曰西蜀之地有萬家之邑其令之治先政教而後刑罰其民之俗好辭讓而耻鬬爭以故絃歌比屋而囹圄空虚雖在數千里之外而藹然不異乎邦畿之中是宜旌褒其縣大夫之能以爲在職者勸若然者必元凱之所治也余在禮部常知元凱之爲人今守職詞林乘筆史館皆夙入夜歸無敢暇逸故於元凱之請不及綴緝文辭爲贈而姑道其所期望者如此勗之元凱其勿以余言爲簡也是爲序洪武六年九月既望金華宋濂識

送魏知府起潛復任東昌序

皇帝奄有九圍宵衣旰食以治安蒼生爲務凡守令滿三載者朝京師詔銓曹考核治行其職著者皆復舊職命儀曹燕饗之或遇有事郊社令被盛服從公卿大夫之後以與祀事上之意以爲能勤民方可以對越明神蓋異數云當是時桐廬魏君起潛自尚寶丞出守東昌三年政成來覲闕下有　旨俾復治東昌蓋東昌古博州今轄二州一十六縣正當燕齊要衝會大將軍徐公統十萬雄師北征漠北屯駐州境者三月起潛給芻車

剗椽皆無之絶無能撫輯創殘之民既煦嫗之又從而勞來之
和氣所召鄰郡蝗大　熾稼殊甚而郡獨亡害起潛之來朝也
民爭攀轅臥轍有至泣下者嗚呼此豈可以聲音笑貌為哉使
其復往治之宜也予見起潛之還也垂髫之童群然迎拜馬前
曰我使君來也我使君來也脫若我使君不徠飢孰兒哺寒孰
兒衣乎黃髮鮐背之翁寬衣博帶相與聚首而言曰吾郡自兵
燹之後呻吟於灌莽之中暴露於雨風之夕今使君闔廬乎我
矣生死肉骨乎我矣柰何一旦去之吾儕小人欲傚河內之借
寇恂蟣蝨姓名不能上干天聽幸賴　聖天子明見數千
里外復以使君惠我加我幸莫大焉予知必簞食壺漿爭迎於
道周矣巖谷之士方外之徒聞起潛之至亦必嘆曰我幸在山
林槁項黃馘固無求於世然必無撓我無魚肉我始得遂其恬
淡之性使君之重來也吾等其安於所處乎夫然故起潛事書
於信史名流於方今矣雖然靡不有初鮮克有終起潛宜益加
敬畏之所敬者何天也所畏者何民也一民銜冤天為變象君
子蓋甚懼之起潛能如是則功澤益深令聞長世不止如今日
所稱而已也抑予聞漢法郡守皆久任欲其與民休戚之相繫
也非惟增秩賜金故或自丞相出膺郡寄或從方州入秉鈞軸
載之方策斑斑可攷也欽惟　聖朝取法前王其久任之
意實異世而同符有善者必旌褒有功者必超擢起潛他日之
所至宜未可量也起潛尚勗之哉是爲序

送劉永泰還江西序

聖天子以六合既寧益籍稼求賢而致時雍之治於是朝臣以
宋豐劉于先生聞初先生嘗以賢良徵因病謝歸及是使者至
即東行李東上洪武辛亥閏三月實來京師丙子吏部侍郎顧
君剛中等入奏 上召見於外朝俾講說經書親與之論辯先
生敷繹詳明 上悅越翌日丁丑 上御金水橋復召先生慰
問良久 勅儀曹賜冠衣又明日戊寅復 召至便殿論先生
曰君子爲學當見於世用爾自度其材可爲郡縣何職宜竭誠
以對朕將官之先生曰臣于在前朝嘗舉進士試南宮不利終
老弗沾一命今幸遭逢有道之朝登崇俊良凡有血氣者莫不
涵泳鼓舞於 神化之中況區區草澤賤儒三瞻 天日之表
聖語丁寧又如此之至苟稍知君臣之義孰不感動以思報效
第臣犬馬之齒已衰筋力弗強聽恍恍而視茫茫若冒昧上承
明旨與日儻有曠官之刺則負 天恩深矣敢固辭 上
以其言誠懇而質直不奪其志親御翰墨賦詩一首且命先生
亦賦三詩以進 上覽之喜令內侍酌酒賜之俾其還山
肆惟 皇上以天縱之聖黃鉞四征大統以定而尤親近
儒臣共圖治安年高而不欲仕者復以禮而敦遣之此如上天
雨露之澤滂沛周浹萬物咸賴聖德神功巍巍煌煌固非前代
帝王所可及然而欲治之主不世出當此明良相逢千載一時
先生平日所學致君衛澤民獨一旦翻然西還傍岩以爲廬結
雲以爲衣菜有蔬食有稻與魚左圖而右書千而行沉沉以
居先生之計則得矣其如蒼生何雖然先生之志則有在也其

意必曰我於催科聽訟則年誠耄矣奔走承事則力誠不能矣若敷明孔子之道以淑後進使從之者知孝弟忠信變澆風而爲厚俗是亦報 上恩之萬一也是則可爲也嗚呼先生之志果若此其於出處之義庶幾兩無愧乎先生將還士大夫多慕咏之相率作詩餞之而還金華宋濂序之

送許時用還越中序

剡與越爲隣壤剡屬縣曰嵊有許氏居之世以詩禮相傳爲名門而時用則又其最秀者也濂家婺之金華距嵊爲不遠在弱齡時即與時用相聞方以文墨自淬摩無雨風無晝夜危坐一室不暇見暨同試藝浙闈旅進旅退於千百人中無有爲之先容者又不能見自時厥後時用以禮經擢上第爲諸暨州判官

金華抵諸暨比嵊爲尤邇將騎驢走鈴下而謁焉時用又入行御史臺治百司其地清嚴雖時用亦不宜與人接又不敢見曾未幾何金華陷於兵士大夫螻蟻走唯流子里爲樂土亟挈妻孥避焉流子里隸諸暨地在嵊之東南僅數舍即至濂時若心多畏而土著民往往凌虐流寓者白日未盡墜輒騎行林坳鈔其囊橐物甚者或至殺人又不可見及至兵戈稍息予還金華日采藥以自娛聞念及時用即欲約二三子往候之以解夙昔之思去年冬聞時用有弓旌之招使者趣迫上道急於星火又不及見濂竊自念時用英俊士此行何所不至鸞臺鳳閣將以次而升何日能賦歸歟時用欲歸上之人未必聽也濂雖少時用一歲則已皤然成翁度何由至南京既不能至又安能與時

用一抵掌笑談邪旣然遐思者久之會　朝廷纂修元史宰臣奏特　旨起溥爲總裁官使者亦見迫如前溥將戒行李時用至武林始旬日耳溥又自念史事甚重當有鴻博之士任其責者溥豈敢與聞藉是以往或得一見時用亦豈非至幸歟溥來南京寓於謙龍河上方來時用館舍之所在忽有偉丈夫來見者問其姓名亟曰我許時用也子豈非景溥乎溥驚喜不及答亟延入坐備陳五欲見而弗能之故時用知溥嚮往之久亦相與傾倒不風晨月夕無不相往來　一日忽悽然墮淚曰余先朝進士也春秋又高矣不足以辱　明時使者不我知委幣而迫之來我不敢違今已陳情於丞相府矣丞相儻言之上得遂歸田焉不翅足矣他日又來言曰　聖天子寛仁今用丞相言如所請矣已且別大江之濱吾子過我厚幸一言以爲別嗚呼嫛與越其壤相接邇其見甚易也乃積四十年而莫之遂厥後始見於千里之外既見矣遠或四三春秋近或及期相與論學以盡夫情可也未及兩月而即去既去矣或買一小艇相隨五六百里間釆江花之幽靚殷勤道別亦云可也脩史事殷足不敢踰都門悵然而別既別矣一二年間或再得聚首如今日焉猶可也然向者已如此自今而後其可以必期而必取之耶人事之參差不齊何可復道尚奚言爲時用之別耶雖然時用之歸也其有繫於名節甚大時用釆藏山之蕨倉鑑湖之水日與學子談經以爲樂者果誰之賜歟誠由遭逢　有道之朝故得以上霑滂沛之恩而適夫出處之宜也夫道宜　上德

以昭布於四方者史臣之事因不辭而爲之書區區聚散之故一巳之私爾則又當在所不計也

送天淵禪師濬公還四明序

文辭之美者見之於世何其鮮哉非文辭之鮮也作之者雖精而知之者未必真知之者倘審而揚之者未必至此其每相值而不相成唐有柳儀曹而浩初之文始著宋無歐陽少師而秘演之名未必能傳至于今蓋理勢之必然初不待燭照龜卜而後知之也嗟夫浩初秘演何代無之其不白於當時卒隨煙霞變滅而無餘者豈有他哉由其不遇夫二公故然爾此余讀天淵師之所作其有感於中矣乎天淵名清濬台之黃岩人古鼎銘公之入室弟子嘗司內記僂徑說法於四明之萬壽近歸隱於淸雷峯中蓋法筵之龍象也余初未能識天淵見其所裁輿地圖縱橫僅尺有咫而山川州郡彪然在列余固已奇其爲人而未知其能詩也已而有傳之者味冲澹而氣豐腴得昔人句外之趣余固已知其能詩而猶未知其能文也今年春偶與天淵會于建業因相與論文其辯博而明捷寶藏啓而琛貝煒煌也雲漢成章而日星昭煥也長江萬里風利水駛龍驤之舟藉之以馳也因徵其近製數篇讀之皆珠圓玉潔而法度謹嚴余愈奇其爲人傳之禁林禁林諸公多嘆賞之余竊以謂天淵之才未必下於秘演浩初其隱伏東海之濵而未能大顯者以世無儀曹與少師也人恒言文辭之美者蓋鮮嗚呼其果鮮乎哉方今四海會同文治聿興將有如二公者出荷斯文之任倘見

天淵所作必亟稱之浩刱祕演當不專美於前矣或者則曰天淵浮屠氏也浮屠之法以天地萬物爲幻化況所謂詩若文乎是固然矣一性之中無一物不該無一事不統其大無外其小無內誠不可離而爲二苟如所言則性外有餘物矣人以天淵爲象爲龍此非所以言之也天淵將東還賢士大夫多賦之詔之不得咏歌以別之以余與天淵相知尤深也請序而送之

送從弟景清還潛溪序

予從弟景清年七歲入小學十三歲即棄去爲廢舉之術居物于家視其時之詘信而操其贏未幾家大穰今二十有七歲矣一旦發憤言曰吾以七尺之軀豈終溺於此而不知自返哉且貲財造物所忌蔵者在室而脅者已在門吾豈若明仁義於身使人不得而攘哉於是即外兄賈思誠謀思誠喜曰此奇男子事也景清勉之景清乃裝書襆被不遠一百里謁予於東明山具言其狀予爲之驚喜乃與之坐而語以孟軻氏夜氣之說而悲世俗傎躓於利害之塗莫能自拔予言頗懇惻景清聞之輒蹙額歛容似欲泣者予知其可教乃處之蘿山書室中蘿山予新遷居地也距東明僅三里日稍晏景清則挾策而來反覆詰難一字不解輒沉思良久期必通乃已至曛始罷去日以爲常行迹蓋可數而待也予間歸蘿山則又見其獨坐夜將半猶聞讀書聲不休嗚呼若景清之爲不亦奇男子也哉昔蘇公明允少不喜學年二十七始大發憤閉戶讀書爲文辭及舉進士茂材異等皆不中乃悉取所爲文焚之益大究六經百家之說

由是下筆頃刻數千言一時學者皆取其文以爲師法今景清之年正與之同發憤讀書亦同使其志愈慈而不變學愈勤而弗息則今之景清惡知不爲昔之明允哉景清勉之雖然明允之學志在文辭者也吾徒何事於斯必也學爲聖賢有用之學達則爲公爲卿使斯道行不達則爲師爲友使斯道明如此而後庶幾也予家自文通先生以來多勵行於儒今族人之衆幾及萬指罕有言詩書者竊喜景清之有志也於是東歸序以贈之景清試往質之思誠又必有以相發也

送徐大年還淳安序

觀人之法當察諸心不可泥其迹仕不仕有弗暇論苟其心在朝廷雖居韋布操觚染翰足以鋪張鴻偉上裨至化慨或至不在斯雖綰銅章佩墨綬朝受牒而暮閱獄案政績蔑然無稱古昔君子蓋獨竊慎之余於徐君大年之歸不能無所感大年生淳安萬山中載籍靡該而辭藻豐縟有聲於浙河東西當
皇上龍興招延儒雅大年驩然被山人服趨 黌敎之下同脩前代史史成會有 詔集諸儒議禮大年復與其事廷議將命官大年以宿疾辭去年秋中書奏 旨纂脩日曆朝紳各薦所知余以大年知本末義例可以覩會通而無首尾衡決之患疏其名以聞使使者持書下郡國大年即驩然應 命詣 闕入館之後俛首搔剌唯恐一事有遺記注有闕畧悉補足爲完文日曆成廷議又將錫之官大年固辭如初嗚呼使大年初受命爲一縣令長不過簿書期會爾招徠撫綏爾又其大者敎化行

百里爾一旦白身　召入史館大書特書使　聖天子宏謨駿烈烜赫萬古與天無極此其功與試宰者孰重孰輕雖不仕猶仕也藉令自茲終老山林可謂無負於國亦可謂無負於學世之好議論者見其辭祿而歸搖脣鼓喙詡詡相夸譏不曰潔身而自高則曰獨善以固窮夫士遭不願治之世披腹呈琅玕無有舉目睨之者故不得已引退今當　堯舜在上夔龍滿朝之旹以此疑大年者謂之誣士士不學則已學則必期世用有如大賈行廢舉術賫貨填溢市區乃振鐸號諸人曰我不售我不售萬萬無有此理以此窺大年者謂之矯矯與誣要皆非真知其心者雖然在昔宋室盛時布衣入史館者僅六七人皆兩制八座所薦引其任甚不輕大年雖一不受褒寵靈所被溥博汪洋有加往昔大年將何以自效且春秋猶未高沉痾容有却藥之時行當杖策造朝門盡展所蘊以驚動世俗使向之疑且窺者瞠目不敢吐一辭則出處兩無憾不然長往山林而弗思返日與猿鶴爲友餐霞雲而漱泉石高固高矣如不仕無義何洪武七年春正月一日宋濂引

送戴原禮還浦陽序

醫之爲道至矣哉周官有疾醫視萬民四時之病春之痟首夏之痒疥秋之瘧寒冬之嗽欬二氣皆分而治之驗其狀而制其祿甚爲不輕也後世官失職故於其術鮮擇之不精有人於此能合於古者之道豈不猶空谷足音之可喜者乎如吾同縣戴原禮氏是巳原禮生儒家習聞詩禮之訓惓惓有志於澤物

乃徒步至烏傷從朱先生彥脩學先生見其穎悟倍常傾心授
之原禮自是識日廣學日篤出而治疾往往多奇驗予請得而
詳道之原禮從叔仲宣六月患大熱面赤口譫語身發紅斑他
醫投以大承氣湯而熱愈極原禮脉之曰左右手皆浮虛無力
非真熱也張子和云當解表而勿攻裏此證似之法當汗遂用
附子乾薑人參白朮爲劑[illegible]液冷飲之大汗而愈樵槩方氏子
婦產後多汗呼勝人易衣不至怒形于色遂昏厥若死狀灌以
蘇合香圓而蘇自後聞人步之重雞犬之聲輒厥逆如初原禮
曰脉虛甚重取則散是謂汗多亡陽正合經意以黃芪人參日
補之其證漸滅至浹旬而安松江諸仲文長夏畏寒身常挾重
纊食飲必熱如火方下咽微溫則嘔他醫投以胡椒煮伏雌之
法日啖雞者三病逾亟原禮曰脉數而大且不弱劉守真云火
極似水此之謂矣椒發陰經之火雞能助痰祇以益其病爾以
大承氣湯下之晝夜行二十餘頓痰纈之半復以黃連導痰湯
益竹瀝飲之竟瘳姑蘇朱子明之婦病長號數十聲暫止復如
前人以爲厲所憑莫能療原禮曰此鬱病也痰閉於上火鬱於
下故長號則氣少舒經云火鬱則發之是已遂用重劑涌之吐
痰如膠者無算乃復初樂原忠妻亦蘇人因免乳後病驚身翩
翩然如升浮雲之上舉目則室廬旋運持身弗定他醫飲以補
虛治驚皆無驗原禮曰左脉雖芤且澁神色不動是因驚致心
包絡積污血爾法宜下之下積血如漆者一斗即愈留守衛吏
陸仲容之內子病熱妄見神鬼手足瞤動他醫用黃連清心湯

不中原禮視之曰形瘦而色不澤乃虛熱耳法當以李杲甘溫除大熱之法為治即經所謂損者溫之者也服人參黃芪而安他若此者甚衆予備聞賢士大夫恒言之今不能悉數也嗚呼有人如此可不謂之合於古道者乎夫醫之為道本於素問內經其學一壞於開元再壞於大觀習俗相仍絶不知究其微指唯執一定之方類刻舟而求劍者人非之則曰我之用此不翅足矣又惡事內經為宋之錢仲陽獨得其秘於遺經而擴充之金之張劉李諸家又從而衍繹之於是內經之學大明劉之學朱先生得之最深大江以南醫之道本於內經實自先生發之原禮乃其高弟子其用心也篤故造理為特精其傳授有要故察證無不中亦可謂賢也已矣近來 京師薦紳之家無不敬愛之服其劑者沉痾豁然如洗或欲薦為醫官辭不就遂賦詩以餞其東還且請予為序昔者司馬遷作倉公傳載其應詔所對自齊御史成至公乘項處凡二十有三書治病之狀甚具予倣此義稍陳原禮療疾奇中者繫之首簡并告周官疾醫四時治證之槩世之知言君子必有所擇焉原禮之從父能軒翁予之同志友也幸以予言質之

送許從善學道還閩南序

閩南許從善自少好長生之術嘗建一庵以欵真遊之士覬得一逢而受其說已而聞龍虎山止庵鄧鍊師得九還神丹之傳遠邇之人皆知尊禮時鍊師侍祠南京從善不遠數千里而叅叩焉三年之間至者凡再鍊師具以谷神不死之道開之以祕

藏約之以黃雲從善欣然如獲拱璧於其還也鍊師爲索文贈
之而同虛傳外史鬼谷方壺眞人又咸爲之請不知從善何以
得此於方外高士哉然予嘗覽劉向列仙傳見其所載有名謚
姓與夫驚世駭俗之事甚悉而存鍊解化之術畧不一言之豈
實秘陰陽之機而不露耶抑亦得其人而後度耶雖然老莊文
列四家之書亦往往及之矣要不出致虛極守靜篤二句之外
蓋虛則洞然涵乎太一靜則凝然萃乎太和虛非極無以收純
玄之効靜非篤無以臻純默之功馴而致之與道蓋不遠矣自
時厥後靈均發爲一氣孔神於中夜存之言魏伯陽著爲參同
契復陽秘而陰洩之皆不敢畔其說也嗚呼斯非學仙者之準
繩也耶宋金以來說者滋熾南北分爲二宗南則天台張用成
其學先命而後性北則咸陽王中孚其學先性而後命命爲氣
之根性爲理之根雙體雙用雙脩雙證奈何岐而二之第所入
之門或殊故學之者不能不異然其致守之法又不過一之與
和而已吾知從善亦必究其說乎夫一者萬之對也萬則紛紜
而不定惟一能貫之和者戾之反也戾則參差而不齊惟和能
全之長生久視之道其不本於此者乎所謂安爐者非玄關一
竅也安乎此者也採藥者非龍虎鉛汞也采乎此者也用火者
非進退抽添也用乎此者也固不可有意而求亦不可冥然而
忘去也頗聞閩南有武夷山其高萬丈薄太清而凌飛霞多有
隱君子棲遯巖穴間從善試以予言質之必大駭曰是儒何人
其論九還神丹之道何其與吾黨異乎又當辨其離合以告從

善也從善名田號爲澴樸爲人沉篤近道所以方外高士極愛器之

送吳仲實還金谿序

金谿吳君仲實者其兄國子助教伯宗于成均伯宗以余友也偕其來謁仲實氣厚而色溫與之語秩然而有倫恭慎而甚文固已知其才矣既而復袖其詩十餘篇以見發而觀之辭繁而不浮理至而不俚其馳騁斂縱多態而有度問之以文學則鮮不能通勸之士則曰未能也余於是益信焉士之患常在乎內虛而外衒學未聞道而慕乎爵祿之華內已足焉而外未能以動人猶以綱裳錦也久則著而不可掩矣飾乎外而不務充其中譬之土木之質而文繡加焉其始非不眩目疑而視之則可醜矣古之君子是以勤乎其所當脩者而不敢訶乎其外也今之士則不然未有善焉惟恐人之不知未有才焉惟恐世之不用其未得則呫呫以自衒既得之則又薄卑而思尊此崇替起伏所以數數然也其視仲實之既至而以爲不足年及可仕而以爲未能者何如哉仲實不見夫善賈乎當衆人競取之時則棄之競鬻之時則寶之其不取則已取必窮海內之珍不鬻則已鬻必獲鉅萬之富矣安知仲實之棄之非取不售之非厚售乎仲實歸其兄之僚咸詩以送之余與伯宗善且知仲實之材也故叙以贈之

送鄧貫道還雲陽序

周官之制以鄉三物教萬民而賓興之所謂三物若六德六行

六藝是也六行之中而婣居其一焉釋者曰婣者親於外親也夫人之生也內則諸族外則諸親雖然有恩以相愛聚然有文以相接蓋一出乎彝倫之正故賓與之際特於此察其行焉嗟夫世遠俗紛古之道不明久矣今於雲陽鄧貫道氏見之貫道本儒家富而好禮御史大夫陳公之女兄實歸焉當家居時公與貫道無日不相親或講論道德性命之奥或品量古今人物之盛以至雲亭月榭酣觴賦詩以寫沖和之情其樂殆難如也及元季兵興所在皆繹騷貫道避地巖谷間深蟄而不出公間關走江表擇 真主以為依歸日進於風雲之會名與日起而勛業日盛貫道之與公不相見者二十有二年矣洪武七年冬貫道思公之切歷湖湘泛大江首抵 南京欲與公再會公聞

貫道之至亦喜不自勝出迎於龍江關相與序兵火離合問故舊存歿悲喜交集舉酒酹地各私相欣慶自是共周旋者且一月貫道以離家之久翻然動歸興有不可遏者予因謂之曰夫自辛卯以來龍虎雄爭塵霾晦昏久矣乎西東戚姻乎北南其別離之思蓋有不忍言者今也六合清明車同軌而書同文水陸數萬里山行水宿無一髮蜂蠆之虞有親婣在遐方者不行則已行則刻日可至貫道亦知所以然之故乎誠由 帝德廣被如天之覆如地之載蕩蕩乎難名乃克致有是也頗聞貫道富問學能辭章何以不稍攄所蘊以裨治化乎貫道則曰吾老矣不能用也雖然雲陽有紫微山七十一峰森列如晝秀氣甚磅礴也自漢以來為侯封之邦唐雖有肥遯之士而無大顯融

者至陳公始以正大廉平之學出佐　明時而足以當山川之
勝貫道之歸也宜以公之事歷言於岳穴抱道之士且告之曰
聖天子在上可以出而仕矣予敬愛貫道篤親姻之義故舉周
官六行之一序以贈之詩自侍　講學士樂公而下凡十八人
分題爲九詠古今詩各賦其一云

送陳生子晟還連江序

洪武七年十一月十二日　皇太子臨大本堂召東宮賛
讀及諸王府伴讀凡二十五人立庭下諭之曰爾等離父母去
墳墓者三年于茲冬氣向深草木搖落寧不惻然動懷土之情
乎吾已爲爾請于　上宜各旋歸歸即遄至無以久淹爲也復
命左右出內府錢若干以爲道塗費衆皆維拜而退時閩之連
江有陳生子晟者以周易中第三名文解上禮部既而臺臣以
其詞章古雅選入爲　楚王府伴讀朝夕陳説經義甚爲王所
賓禮及奉　教令還閩請于言曰子晟久侍几杖今將有三千
里之行願先生賜一言以自勗也予曰爾之從我者學爲文耳
文豈易言哉翻秋濤之洶湧屹喬嶽而不遷沛元氣之淋漓未
足以喻其變化也能知變化則轥轢固蹴蔡駕韓燁然有光
萬丈矣孰能掩之哉爾以學止於是乎生曰然予曰未也聖人
垂訓皎若丹青所謂載道之經是已經則萬世之準繩也推其
訓故以覈其原繹其文義以達其支使言與理相涵而無悖去
之者方可排斥毛鄭輕視王馬而靡所不通矣爾以學止於是
乎生又曰然予曰未也上天下地其中爲人號曰三才功用則

均上帝所降之衷曰保守而弗失氣或我梏也吾則廓而通之
欲或我戕也吾則絶而遠之內外混融庶幾與天爲徒矣與天
爲徒則見諸用者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無所入而不
自得焉是猶濂洛之深泓而挹沂泗之清冷者也顧不韙歟生
以爲何如生避席而拜請書所與言者佩而行之予老且病四
方求文者日相迫趣甚欲焚筆硯以自絶㑹生之篤志於學因
寫以爲贈

送黃贊禮涖祀閩省詩序

惟洪武七年十有一月庚辰　皇帝御奉天殿視羣臣早
朝太常卿唐鐸奏曰臣昔奉明詔天下行中書其祠山川百神
或未致恪虔宜令朝士涖之臣於浙鄂齊汴暨于豫章已嘗奉
命從事若晉若燕若秦若閩蜀若廣東嶺南遠者七千里近亦不
下四三千宜預遣使者期以明年春二月集事臣昧死以上
制曰可於是遴選奉常官屬及儀曹主事凡七人時贊禮郎建
安黃淵靜實與其列越三日癸未　陛辭　上諭之曰敬恭明
神古今恒道也況瀕祭之時乎祭在他人亦所當慎況職在奉
常乎已悉其職猶難況欲涖人而使其莊敬乎皆不可不察也
爾等聞　命之後雖跋涉乎險阻一言一動有赫其臨參前倚
衡無乎不在勿使一髮非僻之干庶幾不廢朕命不然人非鬼
責將不可逭矣衆皆稽首至地而退既退從　勑儀曹各賜衣
一襲又明日甲申啓行前御史中丞劉公伯溫參知政事陶公
中立吏部尚書詹公同文今禮部尚書牛公士良咸以爲淵靜

遭際　昌期獲將使指以臨涖祠事可謂寵榮也已各賦詩以爲贈而文學法從之臣藩府成均之賢與夫方外嵒穴之士亦見諸聲歌以華其行淵靜請予序其作者之意肆惟　皇上宅中圖治其對越　昊天毖祀于上下齋祓一心凝神於惚恍之中如將見之群臣之助祭者下逮胞翟之賤亦皆有孚顒若以致鴻休祥臻甘露霄降三秀呈瑞彩霞結鳳白鳥翔飛和氣充物化爲豐年此蓋精明之德放諸四海而準無不駿奔走執豆籩以薦德馨猶慮藩垣之臣未盡體內廷之意遣使四出以監視之方於古昔帝舜之望山川徧群神姬周之咸秩無文不是過也右　君如此其忝負之令淵靜之往也宜精白志慮靈承　上訓壇廟有缺圮者葺之服器有弊汙者易之牲牷有不肥腯者咸及之將祭之夕端笏垂紳正立壇之左右申以　聖天子戒命使百司及執事之人祗奉明畏有若　天威咫尺升降俯伏穆然無聲牲俎苾芬庭燎有煇神靈洋洋昭格于上則夫藩璧之錫淵靜亦嘗與有之矣淵靜行哉雖然神人相依者也南閩當兵燹之餘黎民創殘其或有失所者乎嘆曰起之其興利去弊之政或未能盡行乎淵靜宜　知之歸告于　上此於人神之道所謂兩盡者也淵靜行哉

送趙侍制致仕還鄉詩序

洪武九年冬十一月丙申　皇上御奉天門御史左大夫汪公右大夫陳公以國子博士趙先生本初年踰七十踣而奏曰博士臣俶以詩經施教成均者四年其弟子爲方嶽重臣及

持節各部者往往有之是不爲無功第以筋力寖衰而精神不完願放還山中以盡其餘齡　制曰可且加其官爲翰林侍制勑銓曹給誥命越三日戊戌俶具朝服詣丹闕以謝　上詔之使前問曰卿何郡人對曰會稽　上復問曰向爲兵部侍郎出知萊州者卿之子耶對曰是也　上曰卿誠老矣歸養于家爲宜俶於是以首叩地而退越七日甲辰詔出內藏庫錢二十五緡以賜先生將行二大夫各賦詩爲贈京師人士復以越之古跡分題從而繼作而司業樂君子善持手簡授濂爲之序昔唐國子司業楊巨源以能詩訓後進一旦以年滿七十白丞相去歸其鄉丞相愛而惜之奏爲其都少尹又爲歌詩以勸之京師長於詩者屬而和之當時以爲榮其事若與今相類然而聖天子優老養賢之意有非唐之所可及七十而容致事同矣天子召見親加　王音而勞問焉則無之也陛之以官俾爲鄉人榮同矣出內藏之錢從而賜焉則無之也此蓋　皇上勵精圖治雖天下之廣四海之衆者皆欲安之使躋于仁壽之域非特寵其致事之臣而已斯所以度越前古而無所與讓也先生之歸也見鄉之子弟導宣　上德俾習爲孝弟忠信之行出爲時用是亦報國之一端若區區傚賀季真盤旋於鑑湖一曲間自逸之計則得矣豈士君子之所望哉濂亦耄矣　詔許歛歲歸田乃於先生之行歷敘其故非惟贈先生也亦竊思以自勗焉

送胡十判官西還詩序

牽情緩思莫難於別離感物成聲莫踰於歌咏是以漢士有河梁之賦唐人有芳園之集盖將序禮焯勤宣休垂烈媲燕饗於周詩準樂律於商雅者也安定胡十判官辨章公之媚翁也穎標比栢茂質方璆苞韞三靈之秀潄濯六藝之府發爲詞藻思倣枚鄒徵諸謀猷欲攀管樂頃綰貳車之綬僉俾右輔之選安西之幕府多才鳳閣之舍人有格遞拔華簪尋盟杜若來游建業光映薦紳晴招鍾阜之雲曉勺秦淮之水冲襟孚洽清聞流滋暨其西還無不東企於是割歎人之春緒攜思女之秋綺五色争燦八音允和既合比興之則不殊韶濩之奏爽氣浮游於雄夜光陸離於行槖不鄙疏才得題雅製爰擊瓦缶之謳用相驪駒之什其詩曰　白鷹響遥渚丹葉飾山樊繁霜一何膠寒晨舉枯葉激中方成紓別遠良獨難江筵有茱醇纖箸弱微欲奏陽阿曲芳懷注幽散情長江流促人遐岡勢漫何以寄所思袖有翠蘭玕刻作雙松栢持之綏君肇

送和賛善北歸養母詩序

太原和君希文呂忠肅公之高第弟子也在勝國時肄業成均通詩之傳疏積試八分將與有祿食俄丁外艱而去養母太行山中飲水著書以爲樂以翰林待制徵不起已而中原板蕩大臣名將爭辟以爲屬亦不起會兵荒相仍暴軍掠人以充糧所向殆盡唯希文堡障獲完希文昆弟之孤女十有六人當艱難險阻之中希文又能保全携持而卒歸於士族故人見希文者咸稱之爲卓行云入我　國朝大將軍徐魏公聞其名薦而起

之希文即束裝就道見　上於治朝與語甚悅擢爲刑部郎中
未幾遷　太子賛善大夫日侍書　東朝間嘗陳其情素云小
臣有毋春秋之高至八十有四無他兄弟以爲養臣行年亦且
六十雖有子僅四歲耳烏烏私情其能自已乎言訖潸然出涕
東朝以其言聞　上惻然憫之即日遣北還夫君子之爲學劬
簡編備精神窮年矻矻循以爲末足豈務爲譁世取寵之具哉
亦曰學爲忠與孝耳然其道無二致能忠於君必能孝其親希
文以曽監之後英雖出而仕而念毋之切惓惓不少忘所以終
遂歸養之志希文亦知所以致此者乎蓋生逢　有道之朝
皇上執孝道以御天下故希文朝有請而夕戒塗也希文之還
服五綵斕斑之衣戲舞親側升堂爲壽宜曰此非兒所能
天子之恩也耆壽之朋簪纓之儔聞希文之歸必行觴授饌李
曲相問勞又宜曰此　天子之恩非某所能也州里從游之彦
嘗受經希文者必羅拜後先問　朝廷所以遣還之故又宜曰
此非予所能　天子之恩也希文果能之則誠知歸美報上之
義而無愧於學詩者矣雖然希文固卓行之士其能全家以猾
活鄉黨以仁裁出處以義固人之所難能然希文不可以是而
自足尤當增益其所學他時杖策重來推内聖外王之道以輔
我　國家上躋唐虞三代之盛使事功勒之鼎彛名氏升於史
冊方無負忠肅公之教不可狥一夫之私行而遽已也傳曰求
忠臣者必於孝子之門予蓋於希文望之

送葉别乘之官通州詩序

括蒼葉君景龍新拜通州別乘之　命將之官前御史尚書劉
公伯温爲率朝署簪纓之賢及山林華藻之士以杜甫詩勳業
頻看鏡行藏獨倚樓爲韻賦詩餞之請予爲之序余謂景龍生
名宦之家自幼習聞詩書禮樂之懿誰不知之弗俟余言也其
飭己廉介操心仁恕每有及物之功弗俟予言也至於踐則中
外蔵歷礲切物態民情無不能周知亦弗俟余言也無已則有
一焉
聖天子在上所以宵衣旰食不敢自暇逸者豈非
爲斯民乎一州之民欲藉以安者得非托之景龍乎景龍務勗
焉可也予與景龍之兄景淵使君遊姓雖異情則兄弟也於是
爲序其事復摠用前韻作詩十解繫之首簡云詩曰
大明麗層霄青芝吐蕊蓋物徵且瑞世人當建奇勳解一而兄我
所徵華皓見須鬢謝却山中雲遑遑賛王業解二矧君才思多錦
綉照青春摛文追馬卿哦詩學李頻解三鶴汀接清與蕙楔祛新
寒引尊連月吸倚劍帶花看解四一從離巖扃十年服官政炙燈
竹素間無一非龜鏡解五朱衣佩銀魚光彩耀一城自顧室懸罄
無以贈君行解六幸有綠綺琴寶之如琦璸願君日彈之勿遺匣
中藏解七一彈澆風淳再彈民生足衆生藿藜中行見翹松獨解八
梛梛亦有徒如君世寧幾不見庭前竹迎風自相倚解九官道年
年別別君重離憂相思定何處鄰笛起江樓解十

送安南使臣杜舜卿序

天眷有德戡定四方以靖安生民於是我　皇帝龍飛淮右仗
劍渡江天下豪傑雲合景從一鼓而江南平再鼓而汴洛定三

鼓而齊聲言秦以寧四鼓而幽燕遼朔悉入版圖曆數攸歸大
統以正德威所及雷動風行浩浩蕩蕩罔及無際于時安南國
王陳日煃鼓舞　皇化遣使稱臣　帝嘉其嚮慕之誠　詔翰
林侍讀學士臣張以寧典簿臣牛諒賜以印綬仍其舊封爲王
使者齎　詔而行未及國而王薨其世子日熞繼志述事守禮
惟謹遣陪臣少中大夫杜舜卿告哀于朝請嗣厥位　帝睠群
臣素服受舜卿見於西苑之幄殿慰問良久　皇情盡然傷悼
退而嘆曰日煃率先內附朕意西南之民將有攸賴不知賢王
何去朕之急也遂親御翰墨爲文一通以祭之辭意悽惻讀者
感動即日翰林編脩官臣王濂吏部主事臣林唐臣奉　命以
往且　詔世子王其國取前使者所護王印授之其　德至渥
也嗚呼　皇帝君臨萬國如天日之照光無不被而王之父子
能守臣節如江水之流勢無不東上以德而化下下以誠而事
上君臣之遇合可謂千載一時者矣然而漢置九郡而交趾居
其一唐分嶺南爲二道置節度立五管而安南亦隸焉地雖僻
在炎徼涵濡中華聲教者已久固能尊事大國確守臣職昭被
寵眷克保其土地人民與我　國家相爲悠久播之方今傳之
後世書之信史嘉名美績焜燿鏗鍧當非他國之君所可及不
亦盛歟在昔之時君子有行役者必賦詩以閔其勤今舜卿崎
嶇萬里而來中朝士大夫皆念其賢勞於其還也發爲咏歌以
道其事夫豈宣　上德而布之四方者史臣之事也濂雖不敏
乃本諸作詩者之意而爲之敘云

送陶九成辭官歸華亭序

君子其可必於仕乎曰否可以仕可以不仕曰仕而不仕亦繫其逢乎曰否可仕而不仕不可也可不仕而強於仕亦不可也唯其義而已曰義之所在柰何曰義者宜也當其可之謂也欲當其可非守道君子其亦戛戛乎難矣哉嗚呼斯人吾不得而見之矣得見其次焉者斯可矣天台陶宗儀九成有學之士也僑居華亭之泗涇飲水著書多至一百餘卷會　朝廷設六科以求賢郡守遂以九成爲儒將授之以官九成慨然曰不仕古云無義當草昧之初兵戈不息法制未定民氣未蘇吾不可以不仕不仕何以解生民倒懸哉今天清地寧六合一家論道經邦皆夔龍稷契之彥趨事赴功多龔黃姚宋之儔四方人士樂覩治化之成羸糧而馳至者動千餘人無事於吾也吾可以不仕矣去而爲巢父爲許由爲嚴子陵擊壤而歌以爲太平之幸民不亦可乎白之銓曹銓曹允之列之丞相府相君嘉之於是九成翩然東歸薦紳之家咸唶曰九成之出處其亦合於義哉或曰非是之謂也九成有弟曰宗傅近擢代縣令曰宗儒妙柬爲選曹郎官九成之意以謂一家不可以俱仕恐妨進賢之路故力辭之不特如前所云而已也曰是未知九成者也九成伯仲之才不爲不美矣其問學不爲不充矣九成之志豈不欲如河東之三薛清江之三孔虎林之三沈番陽之三洪蜚英聲於當時樹芳烈於後世其所以果於辭榮而謝寵者亦度其時可以不仕也避嫌云乎哉雖然九成之歸也結廬泗涇之上日坐

皐比橫經而講肄之子弟從之者皆知所以孝弟忠信出而事君又皆知能致其身之義九成有功於國比於他仕者習心簿書期會而不知教化者又為何如哉苟謂之仕亦可也抑予聞國家稽古右文大興文治嚴禁林清切之選增成均弟子之貟有如九成之賢其在所舍乎在所取乎九成行哉席不及暖突不暇黔予知鶴書之赴隴矣九成必不能於果不仕矣九成行哉

送國子正蘇君還金華山中序

同郡蘇君平仲成均教胄子者五年近臣有薦其才於 上者即日召見親擢為國史編摩之職平仲詣丞相府辭曰禁林地望清切日侍 天子左右備顧問區區幼有贖疾雖篇通文史誠不足以堪之敢辭丞相以聞 上亦弗之彊已而銓曹將奏官之平仲念去親日久望天末飛雲慨然有感于中徒走白丞相許之戒行李且有日與平仲游者重惜其去咸發為聲詩而以首簡授予序平仲予素敬畏者也將何言哉以論乎家世則三蘇之名聞天下其隂德重望至今與岷峨爭雄遺書流落四海日星赫而風霆噴碝玉綴而璆球懸韶鈞鳴而律呂諧師表百世人無異辭奚藉予之言哉以論乎學術則嚅嚌鄒學之懿遡淵源於伊洛踏軌轍於關閩義理精微析如蠶絲訓詁是非判若白黑亦既心疑而身履之矣又奚藉於予之言哉以論乎辭章則體裁嚴比姿態横逸如春陽被物或根或荄或卉或條或小或大或圓或偏各隨其物而暢之無有同者其視膠滯

一體守常而不變者何如也是故大夫士卿公欲文詞者必曰我徵之蘇君也隱逸及方外之人欲求文者必曰我徵之蘇君也平仲之令聞勃然興燁然不可遏又奚藉予之言哉無已則有一焉古者國有國史下至閭巷之間亦有閭史皆據官守勿失紀善惡以示勸戒其國史之法見乎書備乎春秋以事繫日以日繫月以月繫時以時繫年殆猶山嶽之有定形不可易者太史遷別出新意輕變編年之舊創爲十二紀以序帝王十表以貫歲月八書以述政事三十世家以錄公侯七十列傳以志士庶歷代史官遵之而春秋之義頗隱矣荀悅蕭穎士頗議之而未能大有匡逮至司馬溫國公光始取法於春秋采繫國家盛衰生民休戚之事起周威烈王訖于五代成一家言號曰資治通鑑劉恕直謂非遷之所可擬蓋公論云然五代之後而宋承之宋之後而元承之宋有李燾雖嘗著爲編年異同之論皆並存之蓋不敢當作者之任特廣記備言以俟刪削元史幸新脩縱有漏遺十四朝之行事亦頗粲然可覩有能蒐纂以續司馬之書者將不在今日乎平仲學術之富如此而辭章之美又如此其東還也晨昏定省之餘集諸俊英繙閱新舊所藏獨操筆削而成百代不刊之典將不在平仲乎平仲之家少公以馬遷淺近不學疏略輕信上觀詩書下考春秋及秦漢雜記成古史一書至今傳之平仲因其家世之懿肆其鑒裁之公使人稱之曰蘇氏一門世濟其美將不在吾平仲乎予也不敏以荒唐之學雜凡庸之識嘗思有所著作玩時愒日莫之能就今年已

邁矣雙鬢皤矣形骸弗強而精神寖衰矣徒持寸管爲無用空文以應四方之求日不暇給苟不於平仲是望果誰望乎平仲將行率六館之士祖餞於龍江之上聊晴雲之孤飛覩白日之易流酌豆觴而屬平仲曰歲不我與睽離之言不足以汙平仲予之所深望者不朽之盛事鑑世之元龜也平仲幸聽之願舉此觴爲壽平仲曰敢不唯吾子之命一飲輒盡於是抗手而別

送翁好古教授廣州序

郡府之設教授自宋之中世始然不輕以畀人嚴立試法即舍人院受題呈大義五道文入等者方白省臣用焉後慮無以統臨之也別設官提其綱要司其舉刺驗其惰勤而惟恐有不及至於閭里有出爲句讀師者亦必從所隸屬陳試經義弗悖于理者始聽其法至詳且密矣或者猶病其不法三代大小學爲教而徒泥於訓故文詞之間嗚呼可謂難矣近代以來急於簿書期會而視教民爲悠緩司學計者以歲月序遷豪右海商行賕覓薦往往來倚講席雖有一二君子獲廁其中孤薰而羣猶一鼓吻一投足輒與之柄鑿唯彼飲食是務號稱子游氏之賤儒者日夕與居是故稍勵廉隅者不願入學而學行章章有聞者未必盡出於弟子員論至於此寧不爲之長嘅今我

皇明一遵三代爲治初入小學習以禮樂射數及升大學則明修己治人之道且爲之擇師尤慎府設教授一員必試經義於銓曹文既中格然後自宰相署牘俾權教職三年有成始令爲眞其祿宋益加密矣四方風動無不淬礪濯磨以思顯所學嘗

是時越有翁君好古舊以名經舉進士兼工古文辭有司薦之于朝將官于州縣好古以目眚辭衆惜其才不忍聽其去乃試教官用爲磨州教授瀕行陶參政中立朱太史伯賢既各有序贈之好古復來徵予言予聞之師曰牧伯以政爲治校官以教輔治其職盡鈞重矣夫以 一韋布之儒獲際昌辰與牧伯分庭抗禮得以施化民成俗之道誠非細故哉好古之行也靈承
皇上法古興學之意而盡革近代循習苟簡之弊閭里之句讀師必月會之授以彝倫大義使漸摩誘掖之庶幾相率而爲進德之歸時雖不設提學官而府尹之統治部使者之所覈察其法尤嚴也豈無以好古學政之善聞于 上者好古勗哉毋徒泥訓故之繁文爲也毋徒習浮麗之詞章爲也好古勗哉

送會稽景德輝教授鄉郡序

成周之時自國都以達于家于黨學術無不置學學必立師師必以仕焉而止及道明德充者爲之然以其國之賢還教其國之人不翅父兄之臨子弟名實之素孚而不藐然無間也情文之素稔而不渙然無屬也於是其言易入其教易行秩秩而相親欣欣以相愛恩義兩盡藹然爲太和德成材遠有非後世之所能及也會稽古諸侯之國今爲浙河東大郡會學官闕教授員鄉之子弟咸曰言篤而行醇惟我景先生則然其黄髮老成人又曰搢紳經腴朝夕不自饜者述成書惟我景公則然既而郡僚聞之府公亦聞之相與謀曰府庠之無師二千石之責也景君之賢信如子弟老成人之語以鄉人之所尊而爲鄉弟子之

所師未見其不可也盍亦上其事於選曹乎選曹既從其請試景君以春秋經義一通白于丞相府報下如章景君將東還涖教事詞林編摩之英成均宿學之士藩府賓僚之賢咸造文若詩榮之而以首簡授濂序嗟夫師道之不立也久矣原求其故後世拘於選格多用異邦人爲之師其實未易孚其情未易稔往往若秦越之相視日夜幸代者之至則望望然去矣今景君之獨能致是者何哉亦曰　聖天子在上旰食宵衣以成周爲法然後得遂其所志如斯爾景君之行也當思南渡發軔之子孫咸萃是邦或以德行文辭著或以道學政事聞世之相去未遠也文獻猶有足徵景君能於此盡心焉則移風易俗之效將粲然可觀矣若曰吾老及之他尚何所圖不過便祿養於桑梓之邦而已吾雅非鄉之父兄子弟之所望雖濂亦將致尤於景君濂知景君決不爾也故人有宋無逸許時用二君亦鄉先生也聞景君講道於鄉也其將有以翼助之哉景君名昇其字爲德輝云

送許存禮赴北平教授任序

鴻儒之胄傳經爲難非浹髓以淪肌盍鉤深而致遠欲承家學罔匪俊賢景伯之貫五經仲師之明三統咸號善繼致宜令聲有如婺郡許文懿公爲武夷之世適作寓內之人師繭絲馬鬣析理義之精微粉黑鉛黃發斯文之樞要究經翼傳著述滿家簞食瓢飲肥遯終世其克生於今子遂允蹈於前猷務純懋以自持斂華英而弗耀倡道丹溪衿佩至集揚徽京輦薦牘交馳

天池卒馳於鵾鵬鍾阜竟翔於猿鶴於是上名宰府試藝銓曹
典五教於北藩列諸生於東序朝紳悅懌佚服推尊斜川無愧
於小坡西平咸稱爲有子況當勝國之都嘗爲人物之藪教鐸
斯振亶是韶濩之音藝圃孫培竚見菁莪之盛如瀌不斂比德
知慚秋髮爲暮慨年華之易邁春花夢筆覺文彩之已非粗叨
鴟鍾之榮敢忘桑梓之敬偶他鄉之相遇慰昔日之襟期把酒
臨風高情闓朗炙燈論道玄義昭融胡暴突之未黔遽江帆之
催發雖無藻思強綴蕪辭繼前古之芳音貢群英之雅製云爾
詩曰
有菀者柳生于河麋折以送子而興我懷我懷伊何鄉之文獻
人遠言徽不絕如綫之子之生實紹前徽彬彬其文郁郁其馥
蘭在遠林其香必芬豈期人知人輒有聞我傳我經其謨孔臧
以道以將以牖其衷 叶 遙遙北藩在燕之墟土俗勁悍柔以書
詩不見白雲英英在山起而爲澤卉木斯蕃教雨之施功亦如
此苟專丘壑孰爲杞梓學貴有用於子實多日送征驂其如別
何其如別何獻此春酒後夜相思白月在柳洪武九年正月十
八日

送東陽馬生序

余幼時即嗜學家貧無從致書以觀每假借於藏書之家手自
筆錄計日以還天大寒硯冰堅手指不可屈伸弗之怠錄畢走
送之不敢稍逾約以是人多以書假余余因得徧觀群書既加
冠益慕聖賢之道又患無碩師名人與游嘗趨百里外從鄉之

先達執經叩問先達德隆望尊門人弟子填其室未嘗稍降辭色余立侍左右援疑質理俯身傾耳以請或遇其叱咄色愈恭禮愈至不敢出一言以復俟其欣悅則又請焉故余雖愚卒獲有所聞當余之從師也負篋曳屣行深山巨谷中窮冬烈風大雪深數尺足膚皸裂而不知至舍四支僵勁不能動媵人持湯沃灌以衾擁覆久而乃和寓逆旅主人日再食無鮮肥滋味之享同舍生皆被綺繡戴朱纓寶飾之帽腰白玉之環左佩刀右備容臭燁然若神人余則縕袍敝衣處其間略無慕豔意以中有足樂者不知口體之奉不若人也蓋余之勤且艱若此今雖耄老未有所成猶幸預君子之列而承　天子之寵光綴公卿之後日侍坐備顧問四海亦謬稱其氏名況才之過於余者乎

今諸生學於太學縣官日有廩稍之供父母歲有裘葛之遺無凍餒之患矣坐大廈之下而誦詩書無奔走之勞矣有司業博士爲之師未有問而不告求而不得者也凡所宜有之書皆集于此不必若余之手錄假諸人而後見也其業有不精德有不成者非天質之卑則心不若余之專耳豈他人之過哉東陽馬生君則在太學已二年流輩甚稱其賢余朝京師生以鄉人子謁余譔長書以爲贄辭甚暢達與之論辨言和而色夷自謂少時用心於學甚勞是可謂善學者矣其將歸見其親也余故道爲學之難以告之謂余勉鄉人以學者余之志也詆我夸際遇之盛而驕鄉人者豈知予者哉

送王文用序

上既立太學以育才後上六七年間奇能足用之人騈興錯出布列乎內外爲政咸有可稱已而慮文學之臣未多見也乃詔丞相御史大夫擇弟子員賢美而能文者得三十有五人命博士躬與之講說日程其業而歲望其功丞相召諸生喻上旨以爲古之有文學者若游夏以降漢之司馬遷班固唐之韓愈宋之歐陽脩蘇軾皆傑然自立於世後世從而師之至今不衰諸生何異於斯人哉焉可以不勉皆謝而退莫不思自奮拔以稱上意　上猶恐待之或未至也十二年春復　詔大臣曰朕甚欲尊顯諸生慮其未悉吾意諸生入學之日久矣其令歸省其親賜其二親帛各四端有妻孥者携以來月與粟錢務得其歡心勿惜有司費於是會稽王生文開承命將還造余請曰　上之恩諸生者至矣文開未知所報願有以教之自昔國家之興駿功滋宇內盛氣薄日月天地爲之磅礴山嶽爲之動搖必有異才之士出而宣之然後上下得其序神人和而庶物育否則災害生焉　皇上有天下今一紀憲章文物無讓古昔思得異才出而宣揚盛美播千無窮而諸生適逢其時一何休哉是詔一出凡含聲鼓喙者皆當奮躍以效才技況諸生躬承其寵而目覩其盛焉可不思報也士之有文者患不逢治世逢治世患乎無位不得被於人諸生以美才際盛時顯位可必求誠能以游夏自視如　上之所期豈非誠有志者哉文開歸見余友梁先生故太學師也尚從而質焉

送陳庭學序

西南山水惟川蜀最奇然去中州萬里陸有劒閣棧道之險水有瞿唐灔澦之虞跨馬行篁竹間山高者累旬日不見其巔際臨上而俯視絶壑萬仞杳莫測其所窮肝膽爲之掉栗水行則江石悍利波惡渦詭舟一失勢尺寸輒糜碎土沉下飽魚鼈其難至如此故非仕有力者不可以遊非材有文者縱遊無所得非壯彊者多老死于其地嗜奇之士恨焉大台陳君庭學能爲詩由中書左司掾屢從大將北征有勞擢四川都指揮司照磨由水道至成都成都川蜀之要地楊子雲司馬相如諸葛武侯之所居英雄俊傑戰攻駐守之跡詩人文士遊眺飲射賦咏歌呼之所庭學無不歷覽既覽必發爲詩以紀其景物時世之變於是其詩益工越三年以例自免歸會余於京師其氣愈充其語愈壯其志意愈高得於山水之助者侈矣余甚自愧方余少時嘗有志於出遊天下顧以學未成而不暇及年壯可出而四方兵起無所投足逮今 聖主興而宇內定極海之際合爲一家而余齒已加耄矣欲如庭學之遊尚可得乎然吾聞古之賢士若顏回原憲皆坐守陋室蓬蒿沒戶而志意常充然有若囊括于天地者此其故何也得無有出於山水之外者乎庭學其試歸而求焉苟有所得則以告余余將不一愧而已也

送會稽金生序

余居京師十餘年四方賢士從余遊者衆矣晚得某生之才余愛之既甚凡見其鄉閭及所與交遊之人無不愛也今年某生以其友太學郭生濬來見郭生與某生同邑出其文數十篇讀

之善馳驟可喜與之語義理㵎然余又愛之既而郭生又以其
同舍會稽金文舉訪予且謂文舉交朋友有義見人有才者事
之惟恐不至善爲詩太學之論詩者必稱之余又以愛郭生者
愛焉天下之人不肖者常多而材者常少不肖者如野蒿山櫪
不培而自長材者如靈芝瑞木舉世不一二見靈芝瑞木之不
易得如此見者苟不愛之非無目之人必無識者也是豈人情
哉自昔國家盛時材士布列于朝與其同時者且猶愛之况今
喪亂之餘斯道之不絕者如髮則才之生於此時者尤不易得
也其可不加愛乎予怪世之士爲識不弘見有才者位尊則忌
其籠吾名年少則惡其分吾譽交排競訐傷至公之道益知其
與郭之交爲其友爲可愛而喜文舉愛才之心爲足取也及文
舉將歸省其親某生爲之求言余故以愛才之説告之使見文
舉者若覩靈芝瑞木然而毋蹈余之所惟也

送李生序

善觀璞者不觀其形而觀其色善觀人者不於其材而於其氣
形可僞也色不可僞也材可強也氣不可強也摩其外煇然而
溫栗然而潤人雖賤之吾必以爲良玉矣叩其氣肆然而直浩
然而正雖未措於用吾必以爲美才矣古之育才者不求其多
才而惟養其氣培之以道德而使之純厲之以行義而使之高
節之以禮而使之不亂熏之以樂而使之成化及其氣充而才
達惟其所用而無不能加之以天下之大事而不勞優之於廟
堂之上而不變窮之於荒陬陋巷而不憂其中有所受而然也

故惟有所受者然後能有所爲譬之大海然百川之灌千載之積受之而不辭然後能培萬彙載舟楫而不難汙潢之水一葉加之則勝浮之以極則沉矣故君子貴乎有養也臨海李生宗魯在太學侃侃自許不逐時輩俯仰囊無一金之貲處之恒無憂色是非其氣之足恃能然耶彼見富貴而喜者死於富貴者也以困貧爲憂者終於困貧者也故惟安貧賤而後能脫貧賤輕富貴而後能享富貴安貧賤而輕富貴非善養氣者烏能爾耶生之氣美矣能養之以道吾未見其終貧賤也今年生歸拜其親其友其爲之請且言生以布衣歸未有以慰其親請以言榮之余言不足以榮生或者因余之言以求生則知生之所得者過於人遠矣

新刊宋學士全集卷之八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國家圖書館
ROC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 R.O.C ·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R.O.C.
國家圖書館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國家圖書館
ROC
3054910. v.9

新刊宋學士全集卷之九

賜進士第文林郎浦江縣知縣高淳韓叔陽彙集
後學浦江張元中編次
庠生張孟昂校正

序 九三十一章

送部使者張君之官山西憲府序

天地正氣絪緼輪囷不折不回行乎太虛在物受之則爲觧廌爲屈軼在人受之則爲剛烈之士剛烈之士貴勢莫能加威力不能變參乎氣化關乎治體其重於物又不翅千百焉嗚呼正邪不兩立正氣伸則邪沴靡清矣我 國家始建國江左輒從秦元之請立按察司設官分職澂劾百僚所以伸正氣也迄今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垂二十年憲度考最進官益精有若山西憲僉張君孟兼尤號稱職者也孟兼性鯁亮不善爲依阿人有曲必面白之雖觸沮羞縮不暇顧然亦無他腸當良朋盍簪酒酣耳熱抵掌笑談皆中森然芒角必盡吐出乃已其氣炎炎不衰名上 中朝選授曾子久之遷南宮奉常奉常南宮掌禮儀郊祀之事無以攄其耿耿及今出持使節知孟兼者謂曰孟兼行哉民生休戚無不得言吾見輶車夕至而封章朝上也貪賍舞法吏吾見望風畏懼解印綬而遁去也民冤之不伸者氣鬱結吾見渙然而冰釋也孟兼行哉雖然鷙鳥之揚揚不如威鳳之噰噰狻猊之彊彊不如祥麟之容容刑法之堂堂不如德化之雍雍人不務德則已苟有德焉又何憸壬之不革行哉憸壬革行正氣之復正道之行也予與孟兼去於此而發其意哉吾鄉先達自宋以來繡衣持斧赫赫見稱于時者凡六七人嗣芳猷而繼遐軌竊於孟兼望之孟兼行矣孟兼精於古文辭前御史中丞劉公極稱道之尤深名理之學其與李諭德奉往復論性書上徹 九重之聽蒙召對左掖門士林以爲光榮云

送黃仲恭赴官餘姚序

烏傷黃仲恭翰林侍講學士黃先生之子也以廕補官同知餘姚州事將行縣大夫及鄉之壽俊先生之門人咸往餞於繡湖之上雍鶴既領縣大夫進而言曰同知之職在昔爲郡丞爲別駕爲司馬雖均貳上佐其實非事之長而州牧或得以辟置之今則出於朝廷之命事之大小無所不當問其職之不輕也較

然矣柰何官失其分強者忿鷙自將與守抗衡弱者依阿取容又一切局於鉗制不敢吐一氣出一辭二者胥失也方今四海塵宴財用乏絶民心危迫爲天子佐二千石者當如是耶願仲恭以此爲戒鄉之壽後又進而言曰先王之制酒禮一獻之間主賓百拜所以避其禍也後世爲麴櫱之託終日昏冥鮮有不債敗事者之人嘗有碎力士之鐺破鸚鵡之杓者所以藥沈痼拔深溺進新德也願仲恭以此自勗先生之門人又進而言曰士君子非以傳圭襲組爲難能世其德業爲難仲恭先居士以布衣欲借劍斬佞人頭其剛大之氣至今可想先吏部又以學識受知丞相官業益顯今尊公先生又以文章爲海内第一學者仰之如北斗如泰山繼其後者不亦難哉願仲恭以此自勉仲恭皆再拜曰梓雖不敏敢不夙夜祇奉嗟夫今之贈人以言者多貢以諛辭以相悅孰有如群公者乎稽其所言縣之大夫所以勗其職也鄉之壽後所以樹其德也先生之門人所以昭其世也能是三者其何愧先生之子耶仲恭尚愼哉仲恭才贍而智周能力於行弗滯於物其必有以處之矣濂受學於先生最久而與仲恭遊尤密敢直紀其事復賦河有行舟四章以剡詩曰河有行舟其水瀰瀰之子于征其去如矢河有行舟其水浪浪之子于征言戾海邦河有行舟其水沃沃之子于征曰佐州牧之子行邁我懷孔悲有椒有蘭茲如芬如持以照子綴之裳衣吁其別矣如何勿思

送呂仲善使北平采史序

皇帝即位之明年四方次第平乃　詔文學之士悉召南京命官開局纂脩元史爰自太祖開國至于寧宗凡一百二十六年已據舊史檃括成書而元統迄於終祚又三十六年遺文散落皆無所於考丞相具以上聞　帝若曰史不可以不就也宜遣使天下訪求之於是儀曹會諸史臣發凡舉例具於文牘遂選黃肅等十有二人分行各省僉以為北平乃元主故都其文獻必有足徵者非精練博敏之士未易以集其事予友仲善方司膳成均實應其選戒行李且有日與仲善游者咸為賦詩以予嘗與刊脩之末俾題其篇端嗚呼傳有之國可滅史不可滅然既亡其國矣而獨謂史為不可廢者其故何哉蓋前王治忽之徵興衰之由得失之效皆可為後王之法戒史其可滅乎然自漢以迄于近世頗多群臣奏請始克纂成典籍惟我　皇帝既承大統即敕目　淵衷孜孜以纂脩元史為意則其　神謀睿斷卓冠百王　偉量深仁與天同大巍巍乎不可尚已仲善行哉採石室之遺餘詢名賢之紀錄俾信史免於闕文傳諸後世其不有望於仲善矣乎仲善行哉弔齊魯之故墟撫幽燕之陳迹呼酒長歌拔劍起舞將又不在於仲善矣乎然則仲善茲行亦壯矣若予者年踰六十髮白神耗不能逐車塵馬足之間以攄寫其中情仰聯飛雲唯有慨然遐思而已然而鋪張　上德以昭布四方垂諸無窮者史臣之事也庸敢備書之以為序而區區離別之懷有不暇計也仲善姓呂氏章貢人有學有文其聞譽蓋翕然云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送徐教授纂脩日曆還任序

洪武六年秋九月　皇帝御謹身殿從翰林學士宋濂之請妙柬文學之士四三人纂脩　大明日曆而　詔濂與吏部尚書詹同司總裁事當是時杭州府學教授徐君大章實在選中開局於內府日給太官之饌而令中貴人護閤非奉　勑旨不敢入其事至嚴也濂時與大章辰入而申出凡與王出治之典命將行師之績采章文物之懿律曆刑法之詳咸以事繫日以日繫月以月繫年必商榷而謹書之濂年加老不能有所獻爲唯發凡舉例而已其助我者大章之力居多越四月書成共一百卷遂日上奏登蟠龍金匱中奠於丹陛之下縉紳之家爭欲薦大章入詞林大章堅以足疾辭濂因爲陳情於　上乃詔賜文綺織縚各三襲錢六千文仍俾其職爲眞故事教授歲職三年俟育材奏功方許眞授大章將未朞年乃畀數云大章將還涖教席濂餞之秦淮河上與之言曰教授之職雖設於宋其任亦云重矣在紹聖初詔令中制科及進士第上五人禮部奏名上三人府監廣文館第一人始令爲之大章起布衣而輒膺其任豈無其故耶漢法大史公位丞相上天下計書先上太史公副上丞相由唐及宋宰相皆兼史官其重如此大章以一教授之微乃召入史館與編摩之列又豈無其故耶盖大章博覽載籍發之於詞章霞蔚波豪峻潔鮮朗威儀儼雅又足爲後進師表蜚名籍籍起儒林間當此　聖明之朝材咸求實不干其官于其人故大章致此無難也然而黃琮之貴必登於方明

大雅之音必奏於清廟理勢則然大章以温然之姿鏘然之文
乃鰓鰓下敎於一郡如惜才之論何濂誠老矣髮種種被肩矣
聰明不及於前時矣詞林清切之班非大章誰所宜堪行將力
薦而用之庶使大章實不負於步趨雖卧治之亦可也大章以
為何如明年春正月友生金華宋濂序

送王子充字序

同門友王君子充謂濂曰褘名凡三易初名偉次名韋後復更
今名文雖易皆從韋者以其聲之近也其名偉暨韋時鄉先達
內翰栁公文學吳公嘗為之説唯今名未有暢其義者幸同游
學黄文獻公之門敢以累吾子尚有以詳告褘也濂曰子充其
欲存古之道哉夫褘之為物古之蔽膝所以被于裳衣之上蔽
前者也其制則上廣一尺下倍之長又倍之頸視上廣劣其半
肩之革帶視頸又去五之三其名則江淮謂之褘或謂之蔽膝關
西東謂蔽膝魏宋南楚謂之大巾齊魯之郊謂之袡襦西南蜀
漢謂之曲領或謂之襦䙏又謂之襜焉陳楚謂之衳其義則古
者田魚而食因衣其皮唯知蔽先後而已後王易之以布帛而
猶存其蔽前者不忘其初也今吾子充閒居烏傷溪上日求四
庫之書擩嚌其芳潤而馳騁厥辭藻火炎而交龍飛林豔媚而
川花鮮翠霞縈而顥虹廻可謂能一時之至文矣今乃以禕為
名而子充是字殆欲存古之道以反無文之文乎無文之文其
文之初乎於戲子充之不忘乎初者豈直文而已哉由是而充
之酒醴嘉矣必思玄酒明水之為尚焉莞簟安矣必思蒲越藁

靺之爲貴焉黼黻文繡美矣必思蹝布之可登焉丹漆雕琢華
矣必思素車之可乘焉昔者先王以此交神明而防民行者欲
人反始尊質也子充率是道也泰古醲醇之行可馴致矣夫以
燔黍捭豚不可施於禮文繁縟之日卷領結繩不可用於大樸
分散之時此無他勢有不同也況爲士者當與世推移因其所
宜變而通之以潤國家爲務而欲泥古之質詆今之文譬猶圓
枘而方鑿必有不合者矣雖然此非所以言子充也子充篤古
學而悖古行者其心亦豈愉戾於今哉蓋古之士也確今之士
也爽古之士也良今之士也墨古之士也靖今之士也夸古之
士也貴今之士也賤子充欲存古之道者其將反始而尊質乎
成己成物之道皆能由是而充之庶幾無愧於名若字矣乎濂
也不啻亦嗜古學者也姑因子充之請爲群舉諸經之蹝及爾
雅方言說文釋名等篇而暢其義如此若所云婦人之褘謂繡
綾也即香纓也王后之服褘衣謂畫袍也褘當爲翬即翬雉也
五彩純備者也皆非子充命名之義也

贈行軍鎮撫邁里古思平寇詩序

至正丁酉春三月括寇復曲蟻集蜂攢衆號數萬遂陷婺之永
康蔓延東陽二郡震驚恫懾度日莫保朝夕行御史府聞其事
欲命將討之詢謀于衆僉以爲邁里古思公名進士也今長治
越城中生聚而其人文足以附衆武足以威敵若討之莫如公
宜於是命公總護諸軍以行公受命已即禡纛于門載旆就塗
如拯溺焚三月甲申抵東陽公延見耆耇訊以山川險阨與盜

出入恒狀笑曰賊在吾目中矣賞爲君一鼓却之乃申號令整部伍扼其要害分屯方岩山夏四月庚戌命諸將黄中等以奇計給賊賊方椎牛豕高會閩兵至皆吐舌相顧諸將横槊大呼而前自巳及未大小戰十二餘合士卒奮勇無不一當百擒僞將軍三人斬首六百級奪旗鼓搶才無筭乙卯賊復突岩出戰諸將[illegible]踴躍用命兩兵方接公親統精銳兵截其衝賊大潰追逐二十餘里斬首八百級擒僞將軍六十有六人辛酉兵進屯胡陳諜知賊所在縱兵深入賊已宵遁焚其廬舍殆盡賊自是不復能兵矣壬申師還邦人士相與曰進士之效文不曰武夫俗吏恒指斥以爲迂識者短氣公本一書生杖劍即戎而其功烈輝煌如此彼嘵嘵者縱人百其喙尚敢謂儒無人耶若公之爲亦可謂有文武全材者矣嗟乎自括寇之興凡其所涉之地百里無居人豈惟無居人方亦藝出師雖方嶽大臣不能禁侵掠其像若有與寇不相遠者公帥師而來不爲不久老倪恬嬉若不知其兵在其境者又非公之賜耶然則公之有勳於吾邦者甚大欲貺之以犧牲則犧牲公之所自有也欲投之以玉帛則玉帛非公之所好也其將何以爲公之報哉夫鋪張盛美播之方今而傳于後世者莫如詩歌吾黨之士盍相與意乎衆皆曰然於是陳樵先生倡之邦人士咸作之而命金華宋濂序之

贈龍泉簿蔡君序

玄黓攝提格其月白金氣清候中錫颶飈衣虎幌生白而走也獨居有美蔡君龍淵之湄容儀偘偘言辭熙熙不覩其行心已

必其有爲詢之儒紳僉曰難哉是夫也良使民馴且綏創傷未
平摩而嫛之流逋未復字而甯之征賦方繁均而則之妖魑害
稼祠而斥之吏有所程扺有所依自此而升其誰曰不宜世有
恒言虎豹師師據山之壓而百獸辟易者則以其威鷹鸇[illegible]
游林之隈而衆鳥讋服者其力之施當世變俗移僉囂而溺方
將峻法以繩其奸而寬綏是務何言之迂嗚呼噫嘻民其殆而
物之生也每開秀於冬霜之慘而甲折於三春之暉雖安[illegible]
萎秀兩岐較之殘民以逞而傷天和者又孰是而孰非不有伊
人其阽于危殆吾恭君之事而感慨於斯曰予老生援毫引辭
以白其勤以揚其輝以播於時知之者謂是爲在位者之戒不
知者以爲可怒可憚而訾余文之尚奇

贈侍儀舍人林成之序

余家食時有同門友宣君彥昭爲溫之平陽判官嘗報政而歸
州之文學掾林成之實護送來浦陽成之以余頗知學也自浦
陽謁予金華山中相與講學術異同論風俗淳漓至更闌月落
蟬聯不得休臨別造四言一章以贈成之既去西東絕不相聞
予亦應中書之出仕耳　熙朝有從平陽來者輒詢之咸言成
之處烟霞泉石間詠詩讀書以爲樂予亦爲之驩然頗自念相
望二千里不知何時與成之盍簪耳今年夏予在南宮忽有踵
門而拜者予弗能識之叩其姓氏則成之也嗚呼相別未十年
壯者日益衰朽至熟視良久亦不記其顏貌之真人事之不堪
把玩如此可勝嘆哉於是與之坐而慰勞之成之願往來於予

門間詩若文之法予以舊游之故歷舉體製之殊音節之異者亹亹列之未幾成之忽來告曰小人有母貧窶不能存雖幸竊祿于　朝而烏鳥私情懸懸不能忘昨已請於廟堂陳其中情㴑與淚俱下執政大臣憐其志予告一百日俾迎養於南京今將行矣執事其能賜之一言乎夫成之為退思先生五葉孫先生實考亭夫子高第世稱十哲之一其家世之懿不俟言也成之以茂才貢上銓曹擢為侍儀舍人出入禁省日覲　天顏鏨肅乎鵷班崎立乎螭坳其寵榮非他職名所可比今又奉板輿迎親而來母子怡愉聚於一堂何人不慕豔之亦何俟予言也無已則有一焉予與成之別後成之學問日新予則摧落不振四庫之書廢忘者十九視舊相見時若兩人焉此無他習與怠相仍氣隨世所移故也成之宜益自奮勵毋若予之所為則下不失家世之懿上無負　國家之恩予與成之言者止此而已若夫溫之先儒卓然以學術名家或沉潛性理或有志事功或推明經制大抵與吾婺諸賢同其於醇疵得失之間多有可議予雖欲言雖更僕亦不能盡也尚容他日為成之發之成之名伯生篤實好學有士行絕不同於流俗云

贈林經歷赴武昌都衛任序

莆有林君士衡由進士起家署為比部主事政成遷武昌都衛經歷中朝士大夫相率賦詩餞之而以首簡授予序序曰昔者艾軒林文節公讓之有慕伊洛之學聞吳中臨子正得和靖尹氏之傳因往從之自是專心於聖賢踐履之事一言一動莫不

以禮遠近學者翕然尊事之南渡後以伊洛之學倡東南者實
自艾軒始也艾軒嘗言曰道之全體全乎太虛六經既發明之
後世註解固已支離若復增加道益遠矣嗚呼其言不亦至哉
艾軒既沒其道一傳於林文介公學可再傳於陳文遠公元潔
前承後引重徽疊照新學小生咸有所師法非先王之言弗道
非先王之行弗行人稱之爲小鄒魯云迄今垂三百年流風遺
俗猶有存者家談仁義而况詩書是然非他郡所可及君子之
澤何其深且長哉今吾士衡固艾軒諸孫也其家學漸濡不俟
言矣文行之謹勑亦從可知矣其治獄刑曹用法寬恕士君子
復許之矣今擢爲戎府元僚則其協比師率輯和兵民脩治戎
器用戒不虞此特其所優爲也爾雖然未可輕也武昌爲湖湘

一大藩其行中書所轄凡二十七府府各置衛或千夫長戍
之而都衛總其凡其職與省臣鈞禮地連數千里戍兵數十萬
其練閱之方征調之節唯元戎能制之元僚能贊之其任之重
也較然矣自道學不明學者纏蔽傳註支離之習不復見諸實
用談兵之家尤以白面書生訾之士衡宜知所自重庶幾乎其
可也雖然予惡用是呫呫爲哉昔也艾軒提點刑獄廣東親擒
郡兵破參嶺南群醜皇陵聞之悅曰林某儒生乃知兵耶特加
直寶謨閣是知有用之學可以治兵可以撫民可以興禮樂可
以移風易俗無所往而不當士衡尚推家學而行之其有不獲
者哉爰當　聖皇御寓四方無烽燧之警雖皞皞熙熙不異於唐
虞之世士衡日與大師共論文武忠孝之道使勲在盟府之臣

保其寵祿以終其身以遺其子孫暇則雅歌投壺奕棊舒性情寤寐群經一惟伊洛之是趨俾人人咸稱之曰是子也無愧文軒之後人者也顧不臧賦士衡之行吾言止此而已

贈鄭院判序

有其術而無所於用宜可用之機而人不能任之欲望其以有成者百家之所難也惟醫爲甚扁鵲華佗天下固不常有也使有之而値淺易之疾遇難語之人上之不足展吾術次之不能從吾所欲爲法宜鍼而責我以砭法宜貢而命我以乖逆拘執卒之與恒醫無異是豈醫之罪哉勢使然也誠有善任人者惟吾所用而不較期以成效而不泥於私謀人人皆可得而勉矣故疾有死於過愛而生於違理過愛者恐其危而不肯任人違理者知非己之所能爲則信人而求其成效違者乃所以生之而愛乃所以殺之也若福建承宣布政使陳君彥銘其達理者與陳君之妻免身得寒疾羸弱已甚徵太醫院判官鄭君某藥之鄭君請曰愈否在吾幸無撓我陳君許諾鄭君乃視脉所宜集藥之良而療之或謂藥性與疾戾以語撓陳君君不聽任之不變已而果愈陳君出金帛謝之鄭君辭曰子善任我故爾使子不我任而自用雖欲愈可得耶且金帛非所欲予嘗善太史宋公得其文畀我足矣陳君以其言告余謂陳君之善任人鄭君之不伐其事皆可稱且類古之爲治者蕭曹房杜雖爲俊傑之士使其時不善任之黎庶何以享隆平之澤而其名聲事業何以垂至于今乎然則二君之事取喻則遠矣序而傳之

豈特可為任醫者之勸乎

贈會稽韓伯時序

越韓君伯時從府君辟為山陰教官名上尚書吏部吏部同儀曹禁林議命經史二題試之考定入格伯時將還山陰涖教事徵一言以為別余聞古之學者必有師師以傳經為尚術業有專攻授業有源委如田何之於易夏侯勝之於書浮丘伯之於詩劉歆之於禮張蒼之於春秋皆遞相祖述不敢妄為穿鑿之說人心壹而教化美莫此時為然自師廢民散之餘學者不必有師師不必以傳經為意以致家自為學人自為政而大道或隱矣近世婺越之間有二大儒出焉曰許文懿公曰韓莊節公皆深於濂洛關閩之學謹守師說傳諸弟子而不為異言所惑其布之方策者視於金科玉條不敢輕有改易四方之人類能辯之觀其容止聞其論議則曰彼韓公之門人也此許公之高第也薄俗之習因此為之一變余生於婺與許公同鄉里雖獲一拜床下而未及與聞道德性命之言而許公棄捐館舍遂從其徒而私淑之韓公在越不遠二百里會其已亡欲一見且不可得而況於其餘者乎余竊自念為韓公之學者希濶遠近尚幸見之如私淑許公之徒者久未能逢其人今年夏乃於京師獲與伯時遊伯時韓公諸孫而又得卒業於其門其人溫如其文煒如其言論鏗如是誠無愧於家學者庶幾有以畢余之志適總裁史事未及與伯時相叩擊而伯時將去亟欲徵余序以識別余將何言哉雖然山陰雖小邑亦古者子男國也伯時之

行以人師自處邑之子弟皆北面而受業使乃祖韓公之道益
明斯蓋不辱於傳經之家矣後之君子稽其源委焉以成圖如
田何夏侯勝諸人故事夫豈不可哉顧余不敏擯無用之學徒
以空文出應時須書刻奪日不暇給思欲如許公家居講授
而弗之遂其於伯時之去寧不歉然於中乎異日投簪而歸當
謁伯時於越相與泛賀湖之晚波挹禹山之秋翠以盡私淑於
伯時者亦豈爲晚哉伯時以爲何如是爲敘

贈醫師周漢卿序

余聞松陽周君漢卿以醫名者久矣一日余婿鄭叔韡徙來青
蘿山中述其詳曰周君之醫精甚他固不能知姑即士君子所
常道者言之括蒼蔣仲良左目爲馬所蹄其睛突出懸如桃桼
工相顧曰是系絡既損法當眚周君咲不答以神膏封之越三
日目如初華川陳明遠患瞽者十齡百藥屢嘗而不見效自分
爲殘人周君視之曰是翳雖在內尚可治用鍼從眥入睛背掩
其翳下之目炯然辯五色陳以爲神武成男子病胃痛當痛不
可忍嚙齒刺刺作聲或奮擲乞死弗之得他醫用大攻湯治皆
不愈周君以藥納鼻竅中俄大吐吐出赤蟲尺餘口眼咸具痛
即止東白馬氏婦有娠歷十四月不產形瘠瘁且黑周君脉之
曰非孕也乃爲妖氣之所乘耳以藥下之一物如金魚疾旋已
永康應童嬰腹疾恒病僂行乂不伸周君解衣視之氣衝起腹
間者二其大如臂周君刺其一魄然鳴又刺其一亦如之稍按
摩之氣盡解平趣無甾行長山徐嫗遘驚疾初發手足顫掉猶

去褻衣羸而奔或歌或哭或牽曳如舞木偶粗工見之吐舌走
以爲鬼祟所惑周君獨刺其十指端出血已而安虎林黃氏女
生瘰癧環頸及腋凡十九竅竅破白瀋出右手拘攣不可動體
火熱家人咸憂趣匠製棺衾周君爲剔竅毋長二寸其餘以火
次第烙數日成痂痂脫如恒人於越楊翁項有疣其鉅類瓜因
醉仆階下疣潰血源源流凡疣破血出弗休必殺人他醫辭不
進周君用劑糝其穴血即止烏傷陳氏子腹有由隱起捫之如
罌或以爲奔豚或以爲癥瘕周君曰脉洪且芤癰發於腸也即
用燔鍼如筴者刺入三寸餘膿隨鍼射出其流有聲愈櫧栗黃
生背膂曲杖而行人以風治之周君曰非風也血澁不通也爲
刺兩足崑崙穴頃之投杖而去其醫之甚精如此薦紳先生宜
有以褒之揚之敢以序文爲請余惟古之神醫一撥見病之應
因五臟之輸乃割皮解肌决脉結筋搦髓揲荒爪幕以爲治所
謂鍊精易形者也今則人誰知之其次則湯液醴灑鑱石橋引
案抗毒熨之法耳是法亦絶不傳其僅存於世者往往不能用
用或乖戾以致夭閼而傷生者多矣夫醫者民命所繫一投丸
之間一授藏之際則安危由此而分何可不致謹於斯邪昔司
馬遷立倉公列傳其所治自齊侍御史而下凡十有餘人皆歷
疏其病狀辭雖繁而不殺者其意蓋有見於此也余敢竊取斯
義備以叔韡所述序次成文以遺周君又安知他日脩史傳者
無采於余之言哉余耄矣且有脾禍吐涎日二三升蔓延將四
稔叔韡尚邀周君以起余之疾者乎

贈別胡守中序

予在金華山中聞浮人有胡恒先生善談天雖其形於篇翰間春華敷而秋漢明卿雲爛而甘澤流陰陽倡而律呂和予喟然曰是何其文之鏘鏘哉焉得攜瓊屑而爲之食斲玉粟以爲之飲俾其壽而康也及余來江左道出浮上浮上父老又言先生蓋有道者舊館人進丘禍挈囊走人指將及乎先生避舍舍之復剖鎌糧與共明日或即盡無憾未幾浮亦亂先生室廬燬備歷艱險昔有寄黃金者先生腰之與同困越一年事定寄者已寘勿問先生上謁解還腰中金或讓其愚先生曰吾重吾信金爲輕予又驩然曰是何其行之彰哉老父言已指先生之居在翠微縹緲中猗猗若西嚮不能挾天風一至其處悵然久之庚子冬予僑寓金陵官舍方著書自娛忽有客來叩門童子執帖入覽其氏名則先生也予驚喜出迎不覺屐齒之折既見目其貌粹而莊耳其言粲以文余又喟曰是豈非懿然君子人哉自是日與之游議析名理劘切文史及辨擊上下古今事愈出而愈無窮向之所聞其誠足徵矣予方將資先生以進學一旦忽辭予曰江風倏倏歲聿云暮矣昨夕夢梅花翹春蘤以招我其其歸歟余曰噫有先生舊矣恨不一接今弗久輒別柰何先生曰吾髮雖種種力尚強子年亦未耄惡知不久相從於山水之間乎余因呼酒謂先生曰三洞雙溪之勝甲東州三秀之芝氷玉之齋晝夜恒羅生當與先生采之先生若弗從予有如此酒先生復勺水以酹予曰陵陽敬亭其紫翠蔚然在望陶明府庚

內史嘗往游焉其遺跡尚有存者吾將往焉與雲松而鍊精魄子儻不我同有如此水於是相與大笑抗手而別

贈賈思誠序

同里張君以書來謂濂曰壬辰之秋兵發中原大江之南所在皆繹騷時惟伯嘉納公持部使者節來涖浙東愼簡群材官而任之以保障乎一方余雖不敏公不以爲無似俾攝錄事判官判官職在撫治一城生聚凡其捍禦綏輯之策不俾晝夜而勤行之以酬公知遇之萬一然節宣之功不加日積月深以勞而致疾疾之初作大熱發四體中繼之以昏仆迨其甦也雙目運眩耳中作秋蟬鳴神思恍惚若孑孑然離群而獨立若御驚飆而遊行太空若乘不繫之舟以簸蕩於三峽四溟之間殊不能自禁聞丹溪朱先生彥修以醫名四方亟延治之先生至既脉曰內摇其真外勞其形以虧其陰以耗其生宜收視返聽於太虛之庭不可專藉藥而已之也因屬其高第弟子賈君思誠留以護治之賈君即視余如手足之親無所不致其意慮余怒之過也則治之以悲悲之過也則治之以喜喜之過也則治之以恐恐之過也則治之以思思之過也則治之以怒左之右之扶之掖之又從而調柔之不特此也其逆厥也則藥其湧泉以寤之其怔忡也則按其心俞而定之如是者數年不可一朝夕離去甯食不鮮羞衣不裼裘何可一日以無賈君甯士不魯鄒客不公侯何可一日以無賈君余疾於是乎告瘳而賈君有功於余者甚大矣子幸賜之一言多賈君之善而昭余之不敢忘德

於賈君不識可不可乎余發張君之書重有感焉世之爲民宰者恒飽食以嬉其視吾民之顛連瘼然若秦越肥瘠之不相維繫非惟不相維繫又蹵其髓剝其膏而不知止孰有如張君勤民成疾者乎世之賢者酬接之繁不暇雍容未信宿輒謝去至有視不暇脉脉不暇方而不可挽留者孰有如賈君調護數年之久而不生厭者乎是皆可書余方執筆以從文章家之後此而不書烏乎書雖然今之官政苛雹敲朴椎繫惟日不足我民病此久矣我瞻四方何林林乎州邑之間其有賢牧宰能施刀圭之劑以振起之者乎設有是余雖不敏猶能研墨濡毫大書而不一書是爲序

贈孔君序

余來江寧之四月與楊君其會于郡庠楊君謂余曰曲阜孔君克敬宣聖五十五代孫也通儒家言習唐人古今詩往往婉麗如晴蟲鬬春態有餘妍得言外含蓄之意然猶患學之未充也將負笈游大江之南適監察御史安道調官江寧遂與之偕來居無何南北道絕遂莫能歸故鄉青燈照影孤坐寥閴中思尼山之葱蒨懷泗水之淵淪未嘗不潸然隕涕吾黨之士憐焉子宜爲文以宣其沉鬱庶幾有以底夫道也余謝曰克敬未余識也余何以文爲楊君曰吾聞釋人之所難忘而能喻之以至理者唯文章之士則然子幸終爲之毋以不識其重辭也余曰人生霄壤間猶水流行曷嘗有一定哉譬之西風木葉飄零於川之中其廻旋轉移有直達長江者有泊於石磯而栖於浮查者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有弗離其故處者一委之自然而已何所容其心哉若膠膠泥於土著之間殆非也以克敬之家言之其先本宋人至防叔始奔於魯遂爲魯人其後裔亦不專居於魯也太子少傅潛則移於會稽撫州守博太學博士端朝則徙於信安通城令端植則遷于江夏處士管則分守臨川間求其故多因患難來奔而寖成巨族或以詩書擢進士第或以政事列刺雄藩或以文學主教庠序章綬輝艷後先相望初不拘拘於泗水之濱尼山之思也雖然父母之邦親戚聚焉墳墓存焉遂而去之豈人情所欲哉第以世變之來紛紜轇轕有非智力之可爲能存喘息而復齒於衆士不翅足矣他尚何憂哉克敬之所憂者則宜曰我孔氏之子孫也孔氏之道大如天地明如日月信如四時堅如金石夫人之所當學也況吾爲其後者乎是則可憂也克敬能若是則雖闕里之遠人孰得而愧之脫有不然雖衣博衣而紊東門日號諸人曰我孔氏之子孫亦君子之所不與也克敬慎之哉抑余聞九苞之鶵必生於岐山之鳳千里之駒必産於渥洼之馬用世之才多出於神明之胄克敬之賢余知其不特通儒家言及能詩而已昌發之志蓋未艾也他日道益凝聲聞將日昭江寧之有孔氏其盛與信安江夏諸族等又當自克敬始也余之有望於克敬者不亦遠乎楊君曰子言美矣其理亦至矣可以宣其沉鬱矣盍書以贈之余不敢辭

贈梁建中序

虎林梁君建中妙年嗜伊洛之學而後有志於文辭之事下筆

滔滔數百言不能自休取而觀之皆典雅可玩一時大夫士皆稱與之建中不自以爲足挾來問文於余余也賦質凡庸行志弗強行年六十曾莫能望作者之戶庭間嘗出應時須皆迫於勢之不能自已者爾嘗何以爲建中告哉雖然亦嘗聞之師矣文非學者之所急昔之聖賢初不暇於學文體之於身心見之於事業秩然而不紊粲然而可觀者即所謂文也其文之明由其德之立其德之立宏深而正大則其見於言自然光明而俊偉此上焉者之事也優柔於藝文之場厭飫於今古之家搴英而咀華遡本而探源其近道者則而效之其害教者闢而絕之俟心與理涵行與心一然後筆之於書無非以明道爲務此中焉者之事也其閱書也搜文而摘句其執筆也厭常而務新晝

夜孜孜日以學文爲事且曰古之文淡乎其無味我不可不加穠艷焉古之文純乎其斂藏也我不可不加馳騁焉由是好勝之心生誇多之習熾務以悅人惟日不足縱如張錦繡於庭列珠貝於道佳則誠佳其去道益遠矣此下焉者之事也嗚呼上焉者吾不得而見之得見中焉者斯可矣柰何中焉者亦十百之中不三四見焉而淪於下焉者又奚其紛紛而藉藉也此無他爲人之念弘爲己之功不切也余自十七八時輒以古文辭爲事自以爲有得也至三十時頓覺用心之殊微悔之及踰四十輒大悔之然如猩猩之嗜屐雖深自懲戒時復一践之五十以後非惟悔之輒大愧之非惟愧之輒大恨之自以爲七尺之軀參於三才而與周公仲尼同一恒性乃溺於文辭流蕩忘返

不知老之將至其可乎哉自此焚毀筆硯而游心於沂泗之濱矣今吾建中孜孜綴文思欲以明道爲務蓋庶幾無余之失者而余猶爲是强聒者文之華靡其溺人也甚易之故也雖然天地之間有至文焉具之於五經人能於此留神焉不作則已作則爲天下之文非一家之文也其視遷固幾若大鵬之於鷦鷯耳建中尚勉之哉建中尚勉之哉洪武元年冬十一月十五日

金華宋濂序

太史公平生以文章名天下而其該貫群籍窮極經史蓄積旨穰與古人爭長者人未必盡知之縱或知而尊之至其立心制行敦大和雅揆諸聖賢之道而無媿者世固未必識也於其大者不之識而謂足以知文章豈果能得其精微之意乎今觀贈錢唐梁先生建中序其論文如此則世之不足知公者宜也彼後生晚學未能執筆輒掎摭疵病以議公曾有與之言文哉建中刻苦古學老而不倦亦可以觀公之取友洪武二十三年春正月十日門人謹題

贈蕭子所養親還西昌序

天下之道唯孝與忠是謂秉彝萬古攸同矧惟成均首善之地風動四方罔不從化其居是職者其有不惕然自省者乎昔陽城之爲司業也立諸生館下而誨之曰人之爲學忠與孝耳諸生有久不省親者乎明日謁城還養者二十人諸生且爾況爲其師者若鶴髮之親在堂其心又將何如乎此余於西昌蕭君之事不能忘言也蕭君名執字子所居武山之西山形拔起如

旌旗浩翠淋漓積自古初土沃而泉肥蕭君朝樵於白雲之山暮而言旋買鮮於溪沽濁醪於東鄰婆娑起舞親側奉觴上壽親既醉蕭君亦微酡拊手歌曰武山崔崔有雲英英止武山如藍川流不停止我奉我親其樂莫與京止樂兮樂兮我衣之斕我顏之赬止蕭君之樂無日不然若將終身焉會科目之興有司強赴江西秋闈名在前列已而上南宮選授國子錄所授經皆公侯家之子見蕭君能古文辭皆心服之業將成蕭君獨有不豫色然人問其故輒潸然隕涕曰吾親髮盡白矣膂氣下上不自實矣武山夜鶴號猿啼余歸久矣於是走白丞相府其辭甚切丞相於文墨往來參稽閱一歲而始報可蕭君治行李將歸澈者曰蕭君之所見一何果哉抱卓犖之才當用才之時何不一試而歸今蕭君之同官或拜御史或擢縣令矣使蕭君少忍須臾銅章青綬豈不足以榮其親哉贊善大夫宋濂曰是惡足以知蕭君蕭君不忘孝於親其有不忠於君者乎惟人念成均爲首善之地故不敢冒爵祿以失菽水之驩爾不然是有愧陽城之諸生矣尚何足以言蕭君乎銅章青綬之榮予謂蕭君他日不爲之乎澈者無以對於是出酒飲蕭君率同志賦詩一章成則蕭君爲之欣然引滿頹然就醉片帆西上拱手而別洪武六年六月二十四日金華宋濂序

贈朱啓文還鄉省親序

工部奏差朱敢啓文既書滿將省親虎林山中薦紳家多發爲聲詩吳府伴讀王驥與啓文有連遂以首簡請予序浙河名

區虎林甲郡文彩朗耀光衡於斗三十才獻振拔軫捿於荊楊故
三沈有翹駕之聲二徐爲俊彥之冠多歷年所匪惟今斯粵自
唐季以來海田屢化獨繁華之如故慶光景之常新富庶亞於
咸陽侈麗比於京索停驂爭跱鍾山川之靈秀氣鬱蟠綺陌香衢並
管之春聲宛渾嗟士習之易乖惘風俗之頻移儻有拔萃其間
實稱良彥行必傳於緗素典籍播於卿公惟朱氏之名家愜興
情之所屬埧箎交奏四經之義質昭明鶺鴒相宜一姓之文鋒
犀利棣萼既形於周雅芝蘭遂產於謝庭華穎高騫允符二妙
之譽深恩遍發何慚八斗之才珠彩雖沉玉光難掩遂因文藝
上貢銓曹雖王勃之少年豈朱雲之可吏簡行人於考部期試
事於薇垣三載積勞行將投政一朝子告得遂榮親服綵上堂
毎賦高年之引奉觴爲壽尚贍游子之衣春暉澹蕩以娛人秋
月連娟而在戶爭誇具慶奚翅前蹤平浦西風催秦淮之急槳
遙天去鴈起名勝之長吟不鄙衰孱來徵序引撫山東之雅製
續洛下之群賢愧陳免蠹式聯實旨云爾係之以詩曰
松帷落秋陰月魄淡涼夕朝鼓官河棹暮宿青山驛憶昔爲行
人風雨尚征役王事有程期吾敢思燕息今焉返吾廬搖曳武
林陌上堂獻壽觴踉蹡喜猗劇衣帶來時香酒仍去年白門前
青桂枝寒花破家闈不見近三年爲我動顏色子歸趣誠佳子
樂復何極可憐城頭烏肯倦西風翼

贈吳府伴讀陳生孟賜序

君子爲學能知內而不外斯善矣內則自任之重而不失天分

之正苟區區務外則奔趍竭蹷何所不至哉予自官京師南北之學徒頗有來受經者既而多攝御史廵行郡國而使孟暘亦在其列孟暘所莅光潁徐邳宿五州官書浩穰至萬餘卷孟暘逐一爬梳使枉者直慕者驩且察夫民病請免夏賦之絲類役之軍與夫輓運芻茭之艱分給滯鹽之便如是者數條右御史大夫陳公即以 上聞多有舉行者已而同列之士或擢左右參政或典大郡或僉各郡案察司事人皆曰孟暘之材若是其將自此升哉孟暘適以疾請告人爲孟暘惜之孟暘則曰爵禄之來天也吾敢有徼覬之心哉且方岳之任至重繭絲菽粟之殷甲胄獄訟之繁徵科營繕之勞無所不當與倘毛髮不至是負國也吾自度其才可與同列班乎不可也幸仕優而學拾級而升庶幾無曠官債事之失也況吾毋氏年近五十餘日薄西山素髮蕭蕭然垂領倚閭於婺城之間吾心懸懸如飢近已得請于 上踰歲而迎之以來庶幾吾心安焉不然鍾鳴鼎食以爲榮結駟連齒以爲侈適足以增夫愧耳予聞孟暘言知有志君子者也內而不外者也拾級而升而無躐進之望者也思孝乎親者也此贈別之言所以不可不作也

贈夏安禮序

樂昌丞廬陵夏君安禮見余於京師請曰安禮嘗讀古人之文見其聲烈垂於後世若日月之在天心甚慕之然年已不逮矣而每覩其同時之人多托名於文辭之中至今亦賴以不朽一何幸哉自意此由托得其人而然庶幾可以自致而先生信今

之傳世者顧有以贈我使得買名於其間俾來世有聞焉余告之曰文辭固足傳世也然非君子之所得已也古之人道德備於身遭時居位而推之於天下者皐陶伊傅初未嘗有所著而彼其澤聞其風者相與紀載其言語行事以傳其次若管仲晏嬰爲一國之政亦未嘗著書以傳而後之能言者多假其名以取信於世又其次若秦漢以下將相之獲書於史氏者或出於編葦販繒之流或起刀筆介胄漁鹽之間計其人或目不知書而口不能談豈暇爲後世計哉而卒之顯名者其德行功業有足稱也又如班氏所傳循吏以及近代以循良稱者未必皆自能言亦未必托人爲紀述而其事愈傳不廢是豈偶致之哉亦能盡其職而已故仕無崇卑能盡其職則榮於當時而傳於後世今安禮思有餘於此獻矣以他人爲哉得乎材之所能以充其位之所得爲則可矣然世之治民者強者酷虐以立威儒者疏緩以怠事而汲汲惟其身之謀是皆不顧來世者也使稍却慮深思而惟恐其名之泯沒則豈不愈其權哉安禮處乎下位能不自卑而思著其名亦可謂有志之士矣夫士恒患無志有志未有不至者安禮昔嘗佐淩城知武強縣以政事聞民交口稱之繼自今苟能愈自奮厲他日史氏紀循吏之績以備國初之政其在安禮也夫其在安禮也夫

贈張致中序

銜轡衡策工之所以御馬也馬非此則不足以致遠然苟不用其力焉未有能至者也爵祿名器人主所以御天下賢才之具

也有才之士非假爵位固不足以立功然苟恃焉而不脩其職其能成名者鮮哉余嘗讀漢將相表見四百年間登名于簡冊者以千百計而余能熟其名者僅數十人他或無事功不見于列傳或不久輒罷不及有所為至于今則寂然無聞矣余每為之掩卷竊歎方其人在時皆位乎朝廷之上與人主相唯諾可否其威權勢力可以禍福一世使一世之人低首側足不敢視其前驅當其氣得意滿語其故人賓客亦未嘗不自必以為傳世無疑而今雖博聞多識者且不能知之況庸常之人乎此其恃焉而不知脩職之過也及觀卓茂魯恭之名皆發於邑令唐之元德秀宋鄧于張子之流皆厄於下位或布衣終其身而名聲赫赫照乎內雖小子婦人皆習知而能道之後世或跡其里居官守所及之地為之立廟奉祀與其人尚存不異然後始大悟鄙陋無能者雖爵位不能顯其名豪傑之士自立於天下者固不待外物而後存者也而世或恃之以夸於人則豈不惑哉明溪君致中早負氣義其倅有志於功名思推其所得以澤物其宰吳縣奏最上書闕下論事　天子才之擢為宛平知縣余嘉致中之賢而欲見其功名之成也故以所嘗歎者告之使致中勿以位卑自忽而益致思焉然余固以德薄位尊為懼者亦可以為戒也

贈何生本道省親還鄉序

世有恒言閥閱之家能守其田賦為難曰非難也一慝欲之人足以易之矣又以能保其閭廬不失先人遺澤為難曰非難也

稍知承家之義亦不致於覆墜矣又以能傳遺業爲難曰非
難也爵祿之來雖曰有命或可以倖致初不可以定論也然謂
孰爲難其在紹書詩之業而有光前人乎前人之嗜嗜道甚者
則兀然如嚼蠟光前人之立言契道吾則瞭然如立土偶縱使
入有田廬出膺膴仕惡在其爲賢子孫也哉吾於何生之事不
能無感焉生字本道北山先生文定公諸孫也先生嘗宋之季
侍宦臨川獲從考亭高弟子黃文肅公傳伊洛正宗之學首
喻真實刻苦之訓繼聞沈洽四書之旨積力既久道擬德立威
嚴莫犯有如泰山之千霄和氣充徧儼若陽春之煦物故其學
一傳爲王文憲公再傳爲金文安公三傳爲許文懿公聯蟬散
彩焜耀後先布衣發爲鄉邦之俗五尺之童皆知講明道德性

命之學者先生之功也在他人夙夜孜孜欲儀形其萬一况其
子若孫者乎生嘗從事科舉之業貢之鄉薦矣會年始踰冠
上命肄業成均此天之玉汝于成也向使合試南宮擢一第
即隨牒浮沉州縣間而學不暇講矣學未成而仕寧不犯古之
明戒哉生今幡然改轍唯乃祖之學是繼斯善矣繼之之道云
何心欲其大也萬象無不涵也理欲其精也無一髮之不窮也
氣欲其平也勿使粗暴之干也形欲其踐也毋徒爲空言以警
世也文辭足以溺志也非關名教絕之而勿爲也異端小道或
可觀也擧之斥之唯恐蹈之也如此則庶幾乎近道矣生其勗
之哉生在成均援舊比歸省二親前御史中丞誠意伯劉公參
知政事陶公嘉生有學而有文直爲詩以華其行而詞林胄監

之英記注給事之臣郎官著作之賢方外名德之士又各分題聯什而請予爲之序嗚呼閥閱之家賢子孫能紹書詩之業者予不於生望之而孰望之哉生執經從予學者頗久予故肆口極言之若夫干告省親孝子常事爾茲可畧云

贈高麗張尚書還國序

皇上誕膺寶曆威服德懷萬邦黎獻共惟帝臣時則有若高麗處于海東遣使者奉表稱臣貢獻方物　上嘉其誠詔錫以璽書金寶仍爲高麗國王且錫以王者禮樂使祀宗廟山川百神於國中王感　上恩之優渥也事大之禮弗懈益虔今年春復遣工部尚書張子溫來朝　上御奉天殿見之侍儀使自殿中傳宣問王起居且勞子溫跋涉之故　皇情謙抑在古所無節日錫燕於會同之館越廿日東朝命侍臣饗之自時厥後中書樞府暨御史臺次第而燕酒觴流行伎樂交作酣暢和適禮意有加焉夫以　皇明天覆地載四夷君長孰不重譯來庭使節之往來琛賮之充牣無有無之而於海東之使禮遇尤厚者其故何邪他國之君長非不有其土地人民然戎俗而蔑禮義將其詐力惟日不足高麗乃箕子胥餘之邦上有常尊下有等衰實存先王之遺風焉正當以中夏視之未可以外國例言之也矧今　聖天子在上雄兵百萬如雷如霆有抗之者無不殄滅然於守禮之國必寵綏而懷柔之唯恐有所不及而高麗之君亦知天命所屬雖在數千里之外遙瞻　天威儼同咫尺致使海東之民安於田里而弗知戈甲之警含哺而嬉鼓腹而游無

異承平之時是所謂君臣交盡其道者也不亦美歟抑予聞宋之徐兢嘗往其國其國有禮部尚書金富軾者與其弟富轍博學善屬文而進趍詳雅兢以緯有華風稱之今子温之來也應對精明進退有度而文采粲然可觀似無愧於前二子者使不賢而能之乎因其臣之賢則其國君之賢益可信矣于温之還大夫士多詩之予因總脩元史不暇與子温接頗樂聞其事而爲之序云

贈醫師葛其序

古之醫師必通於三世之書所謂三世者一曰鍼灸二曰神農本草三曰素女脉訣脉訣所以察證本草所以辨藥鍼灸所以祛疾非是三者不可以言醫故記禮者有云醫不三世不服其藥也傳經者既明載其説復斥其非而以父子相承三世爲言何其惑歟夫醫之爲道必志慮淵微機穎明發然後可與於斯雖其父不能必傳其子也吾鄉有嚴生者三世業醫矣其爲醫專事乎大觀之方他皆憒憒絶弗之省又有朱聘君者家世習儒至聘君始以醫鳴醫家諸書則無不精覽一少年病肺氣上喀喀鳴喉中急則嚼嚼血成縷嚴曰此瘵也後三月死聘君曰非也氣升而腴中失其樞火官司令爍金于爐是之謂肺痿治之生已而果成生一六十翁患寒熱初毛洒淅齒擊下上熱繼之盛如蒸甑嚴曰此瘵也不治將差聘君曰非也脉濇以乱數復乱息外彊中乾禍作福極是之謂解㑊藥之則瘳不藥則劇已而果劇治乃愈一女婦有嗽疾每吐涎數升腥觸人人近亦嗽

嚴曰此寒疾也法宜温聘君曰非也陽陰未平氣裒血聚其勢
方格彊有攸處是之謂惡阻在法不當治久則自寧且生男言
後輒驗夫嚴生之醫三世矣聘君則始習為之而優劣若是者
醫其可以世論否耶嗚夫昔之名醫衆矣未暇多論若華元化
若張嗣伯若許叔微若嚴其治疾皆入神初不聞其父子相傳也自
傳經惑於是非使禮經之意晦而不白三千年矣世之索醫者
不問其通書與否見久於其業者則瞀瞀焉從之人問其故則
曰是記禮者云爾也其可乎哉葛生某淮之鉅族也明於醫三
世之書皆嘗精研而通之由而治疾決死生驗若券劑若燭照而龜
卜無爽也者十或不能具藥輒注之不索其償士君子翕然稱
聘之名上丞相府陽上謁版傳達畢諸醫官有疾者遂倚之以
為命嗚呼若葛生者其無愧古之醫師者歟

贈醫師賈某序

醫之為道難言久矣然必審察以起度量立規矩稱權衡合色
脉表裏有餘不足順逆之法從容其人之動靜與其息之相應
然後從而治之則其事為甚不輕矣非洞明應世群書之得夫
旨可與於斯乎黃帝內經雖疑先秦之士依倣而託之其言深
其旨邃以弘其考辨信而有徵是當為醫家之宗下此則秦越
人和緩無書可傳越人所著八十一難經則皆舉內經之要而
推言者也又下此則淳于意華佗之熊經鳥顧固亦導引家之
一術至於刳腹背滌腸胃而去疾則涉於神怪矣意之醫狀司
馬遷備志之其所謂迵風者風者今人絕不知為何證況欲求

於治療之深者乎又下則張機之金匱玉函經及傷寒諸論
誠千古不刊之典第詳於六氣所傷而於情欲食飲罷勞之所
致者畧而弗議兼之文字錯簡亦未易以序次求之也又下此
則王叔和叔和纂岐伯華佗等書爲脉經敘陰陽內外辨三部
九候分人寧氣口條陳十二經絡泊夫三焦五臟六府之病最
爲著明惜乎爲妄男子括以膚陋之脉歌遂使其本書不盛布
於世也又下此則巢元方其病源候論似不爲無所見者但言
風寒二濕而不著濕熱之文乃其失也又下此則王砅砅推五
運六氣之變撰爲天元玉冊周詳切密亦人之所難苟泥之則
局滯而不通矣又下此則王燾孫思邈思邈以絶人之識操慈
仁惻厚之心其列千金方翼又工寄人之禍至爲懇切後人稍
闖其藩垣亦足以其術鳴但不知傷寒之數或弗能無遺憾也
燾雖闡务外臺秘要所言方證符禁灼炙之詳頗有所祖述然
謂鍼能殺生人而不能起死人者則一偏之見也又下此則錢
乙龐安時許叔微叔微在準繩尺寸之中而無所發明安時雖
能出奇應變而終未離於範圍二人皆得張機之粗者也惟乙
深造機之閫奧而擷其精華建爲五藏之方各隨所宜肝有相
火則有瀉而無補腎爲真水則有補而無瀉皆啓內經之秘尤
知者之所取法世槩以嬰孺醫目之何其知乙之淺哉其遺書
散亡出於閻孝忠所集者多孝忠之意初非乙之本真也又下
此則上谷張元素河間劉完素睢水張從正元素之與完素雖
設爲奇論與人以神其授受實聞乙之風而興起焉者若從正

則又宗夫光素者也元素以古方新病決不能相値治疾一切不以方故其書亦不傳其存於今者皆後來之所傳會其學則東垣李杲深得之杲推明內外二傷而多注意於補脾土之說蓋以土爲一身之主土平則諸臟平矣從正以吐汗下三法風寒暑濕火燥六門爲醫之關鍵其治多攻其劑多峻厲不善學者殺人先素論風火之病以內經病機氣宜十九條著爲元病式簡與粹微有非大觀局諸醫所可彷彿究其設施則亦不越補攻二者之間也嗟呼自有內經以來醫書之藏有司者凡一百七十九家二百九部一千二百五十九卷亦不爲不多也他未遑深論卽今所論者言之世之醫師果能盡心於斯否乎脫或未盡心於斯則夫起度量立規矩稱權衡合色脉之屬焉能察而行之不至以人命爲戲也幾希矣雖然亦有要焉逆與順之謂也曰升降曰浮沉吾則順之曰温凉曰寒熱吾則逆之果能此道矣則去夫先醫之所治雖不中不遠矣然又未易以一蹴至也非求之極博而觀其會通安可遽及於至約之域乎醫之道所以難言者蓋若此而已烏傷賈思誠濂外弟也性醇介有士君子之行嘗同濂師事城南聞先生學治經久之思誠復去受醫說於彥脩朱先生之門諸儒家所著無所不窺出而治疾往往有奇驗薦紳間多爲賦詩而屬濂以序濂非知醫者將何以爲思誠告哉而思誠請之不倦因爲直疏歷世群書之得失而勗思誠以學者如此初不暇如他作者簸弄筆舌交錯以成文也

贈傳神陳德顏序

余方退朝忽起曹員外郎劉君宗文同一儒生見過揖曰此吾學子松陽陳德顏也德顏善描真小與大咸宜請爲先生試之余所遇畫神者亡慮數十有絶不得形似者有僅得髣髴而弗能全者形雖肖矣又有不得其風神如道家所繪仙靈者竟無以稱吾心不欲咈宗文之意姑諾之德顏反覆睥睨之而去越明日德顏持一小像來余不能自見揭諸壁間傔隸見之譁曰此吾主翁也俄門弟子至又爭曰此我家先生也自時厥後僚友好我者聚而觀之僉曰此龍門子宋君也予亦自咲因叩之一云是含杖而趨觀水濽溪時歟一云非也是破顏微咲肆口論文時歟一云亦非也是其心合道與造化游時歟余曰有是哉貌如三客言非惟其形逼真抑且并性情而傳之矣曾未幾何宗文又再至余因與道客語宗文曰京都之間天下藝能之所萃止如德顏者十百之中僅一見焉先生既愛之矣盍爲文以張之乎余自近歲以來爲求文者日摩袂接而至一切謝絶已久聞宗文言欣然揮毫爲之藩府宰輔之賢詞林胄監之英臺閣清流之選以余延譽之故亦競賦詩畀之德顏何以得此於人哉蓋君子所業但憂心弗純不患藝不精但患藝弗精不憂名不揚理之常也古之人以畫鬼神爲易狗馬爲難狗馬人皆識之不類則非之鬼神不與人接奇形佹狀可怖可愕任其意爲之況人爲物靈其變態千萬一毫不類則他人矣不其尤難哉非德顏之藝精者不能與於斯也余於德顏竊有所感焉

史氏之法不著矣不隱惡必務求其人之似焉一毫不類亦他
人矣奈何世道不古揚之則升青霄抑之則入黄壚問其氏名
則是矣其行事則非也嗚呼一藝且然而操直筆者乃不能然
豈不有愧於德類哉余論激矣宗文以爲何如

贈陸菊泉道士序

吳下道士陸永齡好養生之說別號曰菊泉徵言於予曰永齡
聞菊之爲華得陽氣最盛者古人謂之日精屈子好神仙賦遠
遊嘗餐其落英後世有飲南陽潭水而得上壽者則菊誠可以
延年也久矣永齡誠樂乎此泉之故以菊泉爲別名先生以爲何
如余曰菊固可以延年也雖然吾觀昔之神人若廣成子安期
生之流至今數千載猶時時往來東海諸山間參日月頑薄陰
陽視天地如一粟以千載爲俄頃其壽可謂長矣其人初曷嘗
餐菊飲水而致然哉亦善於自養而已夫人備五行之氣以成
形形成而精全精全則神固誠能體乎自然而勿汨其中勿耗
其神勿離其精以保其形大可以運化機微足以閱世而不死
豈特致上壽而已乎雖然此道家之說也吾亦有所謂不死者
書契以來可謂久矣凡聖賢豪傑之士至今儼然具乎方冊間
其事業可爲世法言語可爲世教國用之則興家用之則和人
身用之則脩或反其道敗亡可立見自今而往天地無有窮也
其壽亦無有窮也豈廣成安期之儔所能及哉又何以菊泉爲
哉永齡年少好學苟未至於此亦嘗以廣成安期自勉無以菊
泉爲足恃也吾之身善治之亦可以亘終古而長存與三光俱不

泯沒不能卷之特蚊蚋起滅於瓮中耳豈不惑哉於是永齡請
曰先生教我矣請書之而願學焉

羅氏五老圖詩卷序

明之慈溪羅氏出於唐觀察判官隱之子袞翔袞翔來攝縣令
因家焉至宋有名明復及識者相繼擢第太常寺丞書其詩之家
然而譙之後人多以耆壽稱其諱絅者年八十有四而終絅之
子善卿其卒之年如絅而不及者再耆善卿娶某氏生五男子
其一曰明遠年八十又三次二曰明傑其年如明遠而少二歲
次三曰明德其年如明傑而少十又三歲次四曰明純次五曰
明叔明純如明德而少二歲明叔如明純而少三歲惟此五老
人者高邁八袠早踰六旬當風日和美之時婆娑中庭衣冠偉
如珮玉鏘如干干而趍雖齒踈而語皓髮龐眉照耀後前華帨絲
衣給事左右見者驚詫不曰此人世之上瑞則曰是國家之休
貞嗟嘆慕豔若有所不及噫亦異哉昔者睢陽固嘗以五老聞
矣其系非一姓其生非一門不過仕焉而止優游鄉梓相與賦
詩倡酬人猶以爲異而傳之今羅氏則一姓也非直一姓又出
一門焉豈惟一門又連第若兄焉然兄弟之親有一從者有再
從三從者有羣從者不能必其同也又同出於一父母焉揆於
睢陽之所聞不爲尤異者歟尤異之事可不彰而傳之歟耤曰
睢陽之傳皆以爵顯而羅氏則隱約於布衣然爵祿有命不可
以倖致顯弗顯固不當計也嗟夫人生至欲者莫踰於壽考書
之九五福舉以爲首詩人善頌雖不一而足尤以此爲至願焉

羅氏一門獲之爲多誠稀世之盛事厥今之奇逢是宜村士大夫播諸聲詩續累篇聯繩繩猶未已也他日協諸律呂被于管絃使其子若孫持觴爲五老人壽非特爲一時之美談觀風之使或采而上之則牛酒之寵勞絮帛之頒錫天光下服赫奕於東海之濱矣猗歟休哉顧彦雎陽之事者錢公明逸也明逸之文雄故能傳諸久遠若予荒靡不振之作將焉用之要不足爲羅氏之重輕姑述其槩於首簡以俟如明逸者刪焉羅氏五昆弟生子二十二人共爨而食者五世至正初以同居者育德旌其門予嘗求其故綗孜孜樂善惠利及人者衆善卿生平不害物命其好施如其父歲儉則散粟給宗族無死徙之憂臨歿又聚借貸諸券焚之然其所培植者遠矣

樗散雜言序

樗散雜言者金華許君存禮所賦之詩也予嘗獲而讀之愛其取法比興有近於古作者詢存禮曰當今之詩予頗得縱覽求其如君者百十之中僅一二見焉非三十年磨濯光精而宣鬯靈龢烏能如夫渠出水弗沾纖塵有如此者世俗葷腸滑胃饕飫肥醲未必能知君然而至寶不可使埋光而韜采也予嘗爲君序之以傳已而存禮俾侍史錄其全集示予於龍門山中因爲之言曰詩至於三百篇而止爾然其爲體有三經焉有三緯焉所謂三經者風雅頌也聲樂部分由是而建所謂三緯者賦比興也制作法裁由是而定故周官大師之教國子必使之以是六者三經而三緯之所以聆其音節之詳玩其義理之純養

其性情之正詩之爲用其深且大者蓋若此嗚呼學詩者其可不取之以爲法乎學詩者固不可不取之以爲法若夫出品裁之正合物我之公高不過激悲不傷陋則論詩者又可不倚之以爲權度乎夫詩一變而爲楚騷雖其爲體有不同至於緣情托物以寓戀顛側之意而寓尊君親上之情猶夫詩也再變而爲漢魏之什其古固不逮夫騷而能辨而不華質而不俚亦有古之遺美焉三變而爲晉宋諸詩則去古漸遠有得有失而非言辭之所能盡也嗚呼三變之後天下寧復有詩乎非無詩也詩之合於古者鮮也何以言之大風揚沙天地晝晦雨雹交下萬彙失色不知孔子所刪之者其有若斯否乎組織事實矜傚雕藻併溢難知强謂玄秘不知孔子所刪之者又有若斯否乎牛鬼蛇神騁姦眩技龐雜誕幻不可致詰不知孔子所刪之者又有若斯否乎如是者殆不可勝數孔子吾徒之所願學者也孔子之所取如彼而後之作者乃如此向得謂之詩矣乎唐宋諸名家其近古者固不可絕謂無之而不及乎爾者抑何其多也今世之以詩鳴者蠭起而泉涌其視唐宋又似有所未逮姑置之勿論間有倡爲江南體者輕儇淺躁殆類閭閻小人驟習雅談而雜以褻語毋一見之輒閉目弗之視詩而至於使人弗之視則其世道之甚下也爲何如哉此予於存禮之詩不覺深爲之喜而繼之以歎也嗚呼使自一鄉達之於一邑自一邑達之於一州自一州達之於四方咸有如存禮者焉則詩之道庶幾其復古乎予雖不能詩而論詩頗謂有一日之長因書存禮

之作不待請而自爲序之非深於詩學者殆未有以知予意之所存也

葯房樵唱序

序曰葯房樵唱者吳公文可所著之詩也夫詩在堪輿間無纖弗囿無鉅弗涵太極陽陰之化物則民彝之懿煙風月露之形河山草木之昭氣候燠寒之更毛羽鱗介之蕃治亂興亡之著天壽死生之變可疑可存可恍可愕可感可慨外觸乎物內發乎情情至而形於言言形而比於聲聲成而詩生焉聲之氣至簧鼓神合自然機括弩發道契沖漠上自王公卿士下逮小夫編甿率藻暢於襟靈一導揚於隱伏大而朝會燕享祓之弦歌小而委巷深閨見諸諷諌雖位號之或殊而情衷之無異商周之隆斯義爲盛漢魏以來古意漸削下沿唐宋之間而得之者蓋鮮矣於是吳趨楚豔而哇淫之咏汩焉牛鬼蛇神而誕幻之事彰焉霓飛霞擲而粗厲之文布焉胡唄梵吟而忽荒之趣見焉侏言粤語而俚鄙之藝形焉鶯支蝶卉而留連之思滯焉詩道亦幾乎熄矣公嘗與濂劇論至斯爲之彈指三歎蓋公以雄逸之資濟通明之識著於篇翰規倣風雅鼓動江山之氣發揮造化之微味玄酒於周廷襲燕黍於梁苑雕龍彩鳳不足爲之麗衝飈激浪不足爲之豪其淒婉也則孤猿夜號松露初滴其雅馴也則冠冕佩玉儼趨廊廟由其才無不兼所以體無不倫世之讀者如入玄圃而覽明月木難之珍如登崑丘而覩天禾肉芝之貴議可謂擅名制作之林競爽藝文之場者已如濂不

敏年踰四袠學歷三餘精神遐漂無永寧之憂金石相宣之荆
潭之情景伯之舌徒存文通之筆已失顧念疇昔獲陪杖屨灌
纓雙溪之側湫齒靈源之上攀蘿月以夷猶撫松雲而舒嘯公
時吞吐羣機闓鎔庶彙珠玉隨風氷雪在口人爭傳於秀句價
欲等於兼金柰何稍歷星霜遽分今古雖濂西之室遺跡未寒
而遼東之鶴一去不返尚忍言哉尚忍言哉公之子稷與其門
人黃琪編輯遺藁鋟之文梓乃緣世契之深遠以首簡爲屬嗟
夫王光劒氣直出人間麟角鳳毛終爲世瑞蕭功曹之新章不
泯李奉常之妙什宜傳此理之當無足疑者第以疾疢相仍文
藻衰落無義山之雅製序浸叟之雄篇姑綴蕪辭以信微聽云
爾公諱景奎文可字也婺州蘭溪人群行存諸別傳復博學善屬
文尤精於詩無槩於公者也至正十八年歲次戊戌三月己亥
朔契家姪金華宋濂謹序

筆記序

世之爲士者貴於立言然言不可以徒立也必依乎經史而爲
之辯證雖或未遑竭其終始而具釋全書所以發越其光晶而
疏通其晦塞者其爲來學釋疑辨惑之功而功不既多矣乎漢
魏以來藝文之流伸其獨見而成一家言者亡慮數百原其所
志亦未必不由於斯道也柰何俗學紛紜而莫之有定鶩高遠
者宗恍惚而談玄虛尚靡麗者騁浮辭而矜繪製譬諸金貝珊
瑚木難火齊可珍之物出衆而紛葩升槃而囬縈非不煒煒可
觀也然[illegible]而寒焉不足爲之衣飢焉弗能爲之食求其若菽粟布

帛之濟於用者曾何如哉嗚呼弊也久矣金華侍講黃公溍以文辭冠於一代藏諸金匱勒於樂石既已播厥中外晚又出其緒餘箸筆志之號曰日損齋筆記凡經史奥旨昧者顯之譌者訂之辭雖優柔不迫而難决之疑久蔽之惑皆渙然而冰釋其據孔氏之傳而以八卦為河圖辨僞傳之妄而知熙陵為仁君此尤超然自得之見揆之於用殆猶布之與帛菽之與粟者歟其與可珍之物名雖貴而實有不足者歟非攬之於至博而約之於至精者不可以與於此歟昔者宋景文公祁嘗著筆記一編以釋俗考古雜說析為三門而上虞李衎指其瑕纇者七條近代縈陽方公回亦著筆記一百六十餘條而河南張恒時斥其非二公素稱該洽而其所失有如斯者此無他博焉而不及精之故也嗚呼必若公之此書然後庶幾無遺憾哉所可惜者公之胷中所存宜不止此而耄年之加厄於求文者之膠葛竟不能有以盡筆之也雖然味滄海者一滴而知鹹采鄧林者一章而知材苟能因公之所嘗言而推見其所不言斯可謂善學者已濂從公游者最久既受此編以歸遂私序卷端寘諸篋衍而擇善學授焉至正甲午春正月望日門人同郡宋濂謹序

新刊宋學士大全集卷之九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ROC 國家圖書館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國家圖書館
R.O.C.
305091 v.10

新刊宋學士全集卷之十

賜進士第文林郎浦江縣知縣高淳韓叔陽彙集

後學浦江張元中編次

庠生董彰明校正

傳　凡二十五首

太白丈人傳

文中子學既成慨然有濟蒼生之心欲尊王道推霸略稽今驗古建太平十二策與河東薛收西遊長安見隋君道經太白山息於灌木之陰有丈人自東來緼袍無表顏色腫噲有負束蒭去文中子斬十步弛擔箕踞而坐兩手搔爬眼視雲漢若四傍無一人者搔已習指文中子謂收曰彼鳳頸龜背須垂至腰者

爲誰收對曰河汾王夫子也曰其王通耶曰然曰將何之曰夫子憂世未治以策西見隋君耳丈人大笑不止文中子異之乃摳衣趨前揖而問曰丈人何哂通也豈通未聞先王之道不足以歲和萬民乎丈人曰不然也豈八殯之大利害如牛毛有非一士之舌可盡乎丈人曰不然也豈上天未欲平治天下而下不當見天下之行乎丈人曰不然也曰三者既非敢聞丈人所哂者何事耶丈人曰嘻何子愚之甚也夫具人之體服人之服食人之粟雖使稍有知孰不欲堯舜君民哉是有道焉不可苟而就也文中子曰其道何如丈人曰道有三其上焉者燮和坤乾經緯星辰樞機四時榦旋五行挑天之德以牖帝明以達帝聰然其自任以斯道之重非人君北面而事之不後輕出出則必爲帝者師若堯之君疇舜之務成昭禹之西王國是已其次焉者以六合爲一家以四海爲翰蕃以五嶽爲封鎭以元后爲父母以臣鄰爲伯仲以烝庶爲赤子煦以深仁財以正義防以峻禮陶以至樂威以嚴刑式以庶政治天下可運之掌上然亦不輕於自試必待王者致敬盡誠而後起而佐之否則樂耕漁以終其身若成湯之伊尹周之太公望是已其下焉者仿佯苟束哫訾栗斯不遠千里衒己求媚君門如天無路可陟俯伏闕下鞮道神疲閽隸見訶不敢出氣此不自重惜而徇時射利者之所爲若齊王之門操瑟而售者是已今子之西來也欲爲君疇務成昭西王國乎欲學伊尹太公望乎抑欲同售瑟於齊王之門者乎子須廣其在堂不知所自處也且子獨不聞之三家

之市有處子焉必待行媒始相知名又必待納采問名納吉納徵請期親迎而後始成昏不然是奔也雖國人皆知賤之矣子今自棄而干進恐與不待聘而奔者無大相遠也況隋君天性沉猜不悅詩書廢黌學校殺戮元勳溺寵廢嫡惟婦言是用惟刻薄毒痛之法是崇是嗜蕭墻之禍起在旦夕子尚欲行王道乎言暴虐於湯武之世必見誅談仁義於桀紂之朝必見黜何也時不同也子如觧吾言即請東轅毋西向不然子其行哉

文中子曰丈人之論至矣通何敢不敬承明訓然竊有疑焉願丈人卒教之也昔孔子大聖也車徹環於諸國棲棲遑遑如喪家之狗至而逐於魯削迹於衛窮於齊困於陳蔡而卒不悔者誠畏天命而悲人窮也今丈人教通以不仕然則孔子不足法歟丈人曰是何言與是何言與在孔子則無可無不可下孔子一等則可其所可不可其不可子自視其孔子耶抑下孔子一等者耶昔魯男子善學柳下惠者蓋以其不可而學其可也子聞子嘗受書於李育學詩於夏瑱問禮於關子明正樂於霍汲考易於王仲華而其知穎出魯男子下子竊為子不取也夫不察時而冒進謂之瞽施之不當其可謂之愚不度德量力而強行謂之固枉己從人謂之賊淪溺僨回而弗止謂之淹瞽則不達愚則不周固則不變賊則不立淹則不振是五垢者子皆躬蹈之宜乎有疑於子予去子矣予去子矣丈人言畢負劍而行

文中子面如死灰遠望丈人南行不見其背目猶不瞬捨辭收進曰夫子何慕之深耶收聞不合先王不順禮義謂之奸言雖

辯君子不聽彼丈人不過姦言而辯者爾初未聞先王之道夫子衝冒風露跋涉而至此終不因其說而中返乎文中子遂行至隋隋君御太極殿文中子以太平十二策上之隋君下公卿議公卿多不悅文中子退而嘆曰丈人其至人哉於是賦東征之歌而歸著續經數萬言君子曰甚哉出處之難也以河汾之賢操經綸之具施之天下何不可者而丈人方詆其自售斷斷不恕況其下者乎甚哉出處之難也

雜傳九首有序

婺為浙水東大郡自昔人物多出其中載諸史冊者既或謬誤而不載者又將湮沒無聞濂竊病之欲分道學忠義孝友政事文學卓行隱逸貞節八類作先民傳以示鄉之來學往哲況病竟不能遂志近幸少瘳因自劉滂而下得九人皆史官之所略者搜敘其大槩而附以贊辭俾待史錄宜別稿俟他日書成却隨類以附入焉傳直書名而不諱者蓋史法當爾也南山樵者宋濂自引

劉滂傳

劉滂字德霖武義人滂自少誦説能亞其師與浦江梅執禮同游學人士多傾下之號東梅西劉中大觀巳丑進士第調新昌縣令縣在豫章山中俗嗜鬬令到官輒移病去以他吏攝之滂臨以誠未幾稱治雖傍邑訟不能決者乞從滂決之豪鄭氏橫里中挾貴婿譖人死滂捕致械治之部使者爲請不聽卒傳以法撥豪于相州蔡京與滂祖爲布衣交滂至京師京曰吾故人

有孫耶除詳定勑令所刪定官欲挽滂爲黨會當壞書詩屏間京疑其訕己屬滂求其迹且遷官滂笑曰此胡爲及我哉京聞之不悅滂亦拂衣去坐是不調者十餘年靖康初詔除太常博士不拜建炎中上問人才於近臣學士詹乂給事中汪藻舍人李公彥皆云滂可用用滂知建昌軍建昌舊守多儒夫威權不立兵習悍驕邀求無度滂至一以法繩之兵不勝其忿持戟入市掠人物即拒者剌傷之滂捕係追償兵遂爲變滂及母妻皆死時紹興甲寅七月三日也滂卒時年五十六其妻湯氏侍姑側兵及身猶不去竟遇害建昌人聞滂死皆慟哭失聲踰期父老猶會佛祠哭之有欲繼者且千里以書弔其孫朝廷既誅始亂者復用御史言褒滂爲朝請大夫官其一子埔滂好學善屬文與人交終始如一聞有急傾財赴之居官嫉惡如仇毅然不可回奪以及於難云

贊曰劉氏初居七閩五代之季有汝明者遷永嘉之荊溪生四子焉孟與仲隨父居季移三衢幼曰器來徙武義滂之六世祖也荊溪之顯者則太常少卿安節給事中安上入河南從伊川程頤游所學甚粹人稱二劉先生武義之顯者世有其人其登進士第則自滂始而通判楚州嘉成曁寧字三傑繼之後來者復接踵而起多以善政聞歲時燕饗爵盖繽紛青紫間錯當時以爲盛事然君子之論則在彼而不在此也

鞏豐傳

鞏豐字仲至其家耶之須城渡江即所寓上斷爲武義人曾祖

齋祖庭芝皆右承議郎庭芝之世號山堂先生者也文濂鄉貢進
士前此科目相傳七世矣豐學殖而早成自童丱時前輩源緒
古今音節事之因革總統如注水千丈之壑逆前隨後宿文財
服以爲積數十年燈火勤力聚數十家師友講明猶不能到也
時新迪義理之學卓茅上震於見聞多矜露怯徂至他文史之旨
論儒之蠹叢文昧陋值倒當矣知悟程獨豐抑縱闢閫條疏品要
應變不追富若素有者之於文無險怪華巧而以理勝人片辭
半簡皆清朗得言外趣尤工爲詩多至三千餘首淳熙辛丑以
太學上舍對策高第教授漢陽軍代還舊比皆自學入館有不
善之者纔授江東提刑司幹辦公事遭母喪免又授浙東常
法本路人不許爲監司屬官還福建運司公事以格

安縣政尚寬簡吏民信化刑罰衰息會其友爲學官盡勸拔滯
淹上坐此食宮觀祿久之始提轄左藏庫復以宮觀罷已而又
授宮觀而豐死矣嘉定丁丑正月晦日也年七十豐既挾奇才
人謂宜居館閣中秘不應徘徊下列日望其升益顛仆不起故
聞其死多傷之而龍泉葉適痛之尤深豐性質易無崖谷然有
以自負命雲侶月跨越汗漫若乎不可涗暇日輒載一壺獨行
田野不問岐路抵暮而返去家二里有龍門峽登眺徜徉慨然
曰此可以止矣仕雖不顯無幾微見於顏面云子二人積耕者
爲儒

贊曰武義之有鞏氏自庭芝始初庭芝登元城劉安世之門
以道學爲東平倡弟子受業者恒數百人及其歿幾世以所

學化道如東平故武義人士知尚義理之學秀自歷之發之始至
豐又從東萊呂祖謙游於是中原文獻之傳濂洛淵源萃於一門
矣嗚呼懿哉

葉秀發傳

葉秀發字茂叔其先由栝徙金華爲金華人秀發師事呂祖謙
唐仲友極深性理之學以餘力爲文輒擢慶元丙辰進士第弟
子業之從其學者歲至數百人初授福州長溪簿丁父憂而歸
服除轉慶元府學教授秀發嘗著論語講義發趣新意以訓諸
弟子且曰聖門授業之源無過此書然義理無窮稍偏一切滯礙
舊說吾心終無所得若欲見諸行事是猶假諸人之器以爲用
用之於己且憫憫焉不以爲便況欲假人乎[illegible]

彌鞏婁昉鄭性之樓閒袁燮皆高秀發與之交而於問學雖尤
切每至日晷忘食甫自謂有所啓發得過唐顧葉四子爲喜葉
蓋指秀發也秩滿關陞循從政郎建寧府政和令丁母憂服闋
調安慶府桐城丞金人犯蘄黃二州桐城爲鄰壤萬目睽睽不
相保騎兵將追家人號泣求避秀發叱之曰此正臣子竭力致
身之日雖死何憾苟先去之如一邑生聚何脩城浚濠日爲備
禦計會金人使諜者至秀發擒之亟斬於城門以徇金人計沮
不得近邑賴以完事定制閫忌其功不自己出上其擅斬非法
降迪功郎未幾再敘改合入官授宣教郎知徽州休寧縣俄以
前事論奪秀發退居餘十年無一毫觖望意獨憤李誠之之死
上書頌于朝初誠之守蘄蘄陷一城士卒皆戰死無降者誠之

亦望闕再拜拔劍自刎識者不錄其忠反咎其不能全人故秀發不平而訟之言辭朗烈聞者降嘆史彌遠嘗國人有自桐城來者彌遠以秀發事爲問其人歷言撫綏安定之詳且謂其等得保首領至今皆荷桐城之賜不然已無桐城久矣彌遠頷之從容問參知政事宣繒其言同彌遠嘆曰幾失賢矣即日起發擢知真州楊子縣轉奉議郎差監都進奏院越七日命知高郵軍高郵爲淮東緊治時尚繹騷弗寧秀發上五策一曰防海道二曰審邊城三曰擇武守四曰練軍實五曰齋則用而以正人心作士氣爲之本言多聽高沙三十六湖水高而田下隄防不固則千里一壑民目無稼秀發建石埭以疏水勢瀦洩有恒無乾溢之病其後馬光祖來爲守行埭上思秀發功構堂繼祭之隄以祠焉尋轉承議郎疾作上書乞致事特陞朝奉郎已而疾甚力劾夫貪黑吏人勸其何自苦如此秀發曰不可吾死後彼必殘吾民以是同列來問疾整襟對坐隆捲以究心邊事爲祝無他言其忠義出於天性至死不變如此紹定庚寅九月卒年七十卒之日唯遺書籍數簏斂衣一襲至無以爲歛當屬纊時民夢秀發擁高牙大纛入獄祠氏疑其爲神遂肖像而祠其中云秀發夷險一節臨事唯可以義動不可以勢利刼澤物之念則若飢渴然居田里日有犯私鑄者縣令趙善璟欲重其刑而連坐之秀發曰刑一成而不變君子所盡心焉縱姦固失傷善亦豈爲得哉善璟爲之止有悍戾者日嗜鬬富人嫉之欲以嚚聚之名眞于法秀發白於郡守鄭如剛曰血氣之爭則有之嚚

聚則未之聞也民因得不死秀發卒後累贈朝議大夫學者尊之曰南坡先生所著書有易說周禮說論語講義及詩文行于世子夢擇孫振祖皆出仕能以清白世其家云

贊曰濂嘗讀國學進士王若訥記秀發桐城斬諜事未嘗不流涕而嘆也當金人陷蘄士大夫析圭儋爵者或納款富降之不暇有若秀發官僅一丞耳則不顧妻子嬰城固守法宜在所褒嘉顧以擅斬而罪之果何道耶譬有丈夫焉居深山中盜欲舞刀劍殺其財先遣游偵以察虛實其隸怒殺偵者丈夫乃不責盜而責隸可乎不可也國之政如此將何以致乎治耶宋自是而微矣嗚呼自古當季世變白爲黑倒上爲下若斯之類甚衆人所不能堪而秀發安之抑賢矣哉

喻偘傳

喻偘字伯經義烏人其從祖良能與兄良倚同入太學文同登紹興丁丑進士第其季良弼亦太學生晚以特科補新喻尉皆以文學稱而良能最知名偘蚤從良弼學繼受經於永康陳亮後由太學諸生登慶元己未進士第調宣城尉有境外盜徂入尉界內偘發執之歸于府府帥臣丘崈異之乃立所由尉庭下曰盜越出境尉不執闌入境他尉乃執邪所由尉震恐開禧丙寅金人犯淮府檄令尉二人餉軍由歷陽達鍾離鍾離乃敵衝要法當以重兵護粮護不滿千人今畏縮不敢前偘奮不顧難諭鄉長老召募足千數即行道經含山有敗兵回揚言于衆曰我曹潰矣將以粮資敵乎弗去懼殲耳民憪視亡業將逃偘曰

事急矣乃命丁卒執大斧而前曰設遇敵尉必先死職也終不
負國汝未必死乃負尉耶欲去視吾斧民不敢動卒致饋于浛
糧有羨衆謂尉宜得偘悉歸于公府遷慶元府觀察推官丁父
憂不赴調隆興府觀察推官眞德秀來爲帥素知偘能文見偘
與屬吏迎道左爲之改容退論薦之未幾德秀去偘乃以選人
爲宜春丞宜春地接谿吉吏理筆成風民善訟偘爲人怦怦諒
直聽必以情民過無後言凡訴憲部者必曰得宜春丞一聽死
無憾矣久之由承直郎改奉議郎僉書鎭南軍節度判官聽公
事改章服尋陞朝奉郎初偘久從諸老游幕中多新進少年譚
論雅不合偘嘆曰吾髮已種種寧能與翩翩小兒較短長哉遂
請祠而歸築室夫人峰下曰蘆隱若將終焉嘉熙丁酉九月年

八十四卒子二人宣子武子偘性豪談論今古輒目光如注氣
軒軒出嘉紹間人莫能抗尤長於文辭通直郎杜斿堂稱之曰
質而不俚華而不靡憤而不激怨而不懟不以食膾炙爲美濟
乎其有味不以剌文綉爲工黯乎其有光其感時念故推物類
情抑揚離合必窮其源以揚其波其不合於律者鮮矣君子以
爲知言嘗亂道淳熙間朱熹呂祖謙陸九淵張栻四君子皆談
性命而闢功利學者各守其師說截然不可犯陳亮崛起其旁
獨以爲不然且謂性命之微子貢不得而聞吾夫子之所罕言
後生小子與之談之不置殆多乎哉禹無功何以成六府乾無
利無以具四德如之何其可廢也於是推尋孔孟之志六經之
旨諸子百家分析聚散之故然後知聖賢經理世故與三才並

立而不廢者皆皇帝王霸之大略明白簡大坦然易行人多疑
其詭而未信偘獨出爲諸生倡布礫綱紀發爲詞章扶持而左
右之使亮之門惡聲不入于耳高名出諸老上者偘之功也巳
而亮爲世議所抳嘗路必欲擠之死地凡再下詔獄偘與同志
生極力營解幾陷羅織亮於萬死一生之中亮稱偘曰此
生死而肉骨也人多義之偘所著有隨見類錄二百卷蘆隱類
藁五十卷首論六經之功用云從弟南強
南強字伯強自幼負奇氣文直方以與陳亮類俾從之游時著
錄牒者歲數千百人南強周旋其間獨能探深索隱語移日精
銳鋒起亮曰吾伯强文見剖議凜然可畏也慶元乙卯戊午連
貢于鄉未幾入太學中吾舉月書季上前列上禮部皆不得
嘉定庚辰俛奉南廊對授邊功郎臨安府富陽縣尉轉脩職郎
南強創射棲補闕卒額時其錄習春秋則都肄府中徵幟精明
行列整肅夏旨仙縣上縣民譚甲與丘乙鬪譚女以溺死誣丘
驚趺所致挾王丙爲左縣以命南強南強召譚與王列于庭且
詰譚曰汝以病死女誣人汝不吐實將坐汝譚色動顧謂王曰
汝賺我也亟袖案白上言抵譚罪境內多盜販紬纑尾相銜不
絕徼卒與豪猾爲市弗可敗南強一切禁捕雖犯權勢貽怨讟
弗懼也寶慶初禮部侍郎真德秀以言事去廟堂風京尹跡其
所至欲并以爲罪德秀州過富春江南強亟見且賦詩爲餞人
皆壯之轉承直郎處州縉雲丞未上紹定庚寅三月卒年七十
一南強讀書不爲口耳學必欲見之實踐每至名義可喜事擊

節慷慨謂夾契可致初當路欲排善類指陳亮爲根㲉棟刺骨罪且不測門人畏其威焰噤不敢出聲南强義形辭色貽書誚責言先生無辜受罪將脅使入士吾輩爲弟子當怒髮衝冠乃影響昧昧是得爲士類邪以走東甌見葉適備陳究狀適曰子眞義士也即秉燭爲作書數通南强又持走越相見諸臺言論言無忌卒直亮之寃南强爲人不立崖岸而見義勇爲聞朝廷行一善政輒昂首吐氣或有司苛虐彈指長吁終日不樂暇時旅肴設醴與賓友挼手劇談日至再三不倦爲文善馳騁下筆輒數千言不繩削而自合人篇短章恣人取去往往不甚愛惜惟梅隱筆談十四卷尚存子二厚祖埜埜業進士

賛曰自道廢民散師弟子之義缺乎居則綫愛恭敬視其影戚不敢睨一逢患難輒反目若不相識然甚者至貢名他師使偘與南强見之必將唾去之矣傳曰民生於三事之如一唯其所在則致死焉其偘南强之謂乎

樓大年傳

樓大年字元齡義烏竹山里人父伯實由太學入官授江陰縣尉輒知無爲軍襄安鎮以終大年從鄉先生徐僑游僑實朱熹弟子故大年長於性命之學登嘉定癸未進士第調迪功郎池州青陽縣尉丁内外艱服除監嘉興府袁部鹽場尋知嘉興青龍鎮該慶壽恩循從事郎嚴州遂安縣令差兩浙西路提刑司幹辦公事兩易監行在會子庫同列以侵欺被劾唯大年獨免改宣教郎知隆興府南昌縣爲治先教化建利去病若嗜欲然

縣民夜行爲僊家毆死事覺賂其甥來就辟甥自陳殺民狀甚悉大年疑之亟命丞往驗丞受賕使焚屍以滅迹大年怒聞于府屬録事覆實録事復受賕如丞大年正色抗辨録事爲引去上之憲臺李觀察推官重訊事始白民敬之生爲立祠選奉議郎通判吉州提點刑獄李迪以大年廉慎命録一道滯囚大年隨重輕而踈決之拘成案就迪言歲聽未幾攝郡事江東大姓查氏以父遺言撫幼弟及産幾六十萬弟長訴之縣州歷二十年不解迪曰非清白吏如大年者不足以究此以其事下大年與張詠決于堦爭則故事爲例命歸其弟人以爲允歲終吏以公帑錢粟羨餘來白曰此公券内物前官具有例大年斥之以助軍餉及周宗室之難者皆舉手加額而退換承議郎提領戶部犒賞所主管文字尋陞朝奉郎寶祐甲寅三月卒于官年七十子一人三晛大年操履潔落如晴空皎月一塵不染然在官洞察民隱務有理未安者必反覆究思終夜不寐所見一定屹如砥柱不移雖厲以權貴人之勢弗回也及解印綬去攀輈臥轍者綿亘十餘里或者以爲無愧古循吏云初理宗降詔廉謹刑二部大年擴古之可法戒者三百事疏之號銘心錄藏于家

贊曰濂嘗過竹山問大年之墓無恙獲拜其遺像肅然一儒者爾而其剛烈之氣則常伸於萬物之上人果可以貌取之哉自夫道學不明士喪其所守雖以魁梧奇偉之夫考其行事脂韋自媚如女婦之所爲也其視大年何如哉大年受

學徐僑與聞濂洛關閩之學其所養充矣此所以卓然獨異
也學之所繫於人者有如是哉

許子良傳

許子良字太古說東陽人姿稟卓犖幼誦書一覽通大義及壯馳騁經史精文辭尤長於科目之學抽關啓鑰得言外意生徒歆從之旬月間輒知爲文肯綮嘉定丙子以詩賦魁江東漕司試禮部不利嘉熙戊戌始登進士第年已五十餘矣調餘姚簿尉上用宰相喬行簡薦監鎮江西酒庫前此庫吏率自入子良不納一札以上歸公家官吏相顧駭嘆淮東轉運司辟主管帳司瀕江有蘆場三十里所民資其利守邊吏議清野欲悉刈去子良諫之止遷知晉陵縣版籍紛亂官賦多欺失諸司督逋急如脊電吏窮匱殆盡前令以不良去子良爲稽逋亡考隱漏催科定繇條緒粲然沿江制置司辟準備差遣俄監安溪酒庫改宣教郎知都昌縣庫藏赤立子良節縮浮冗兩年之間供輸遂有餘豪右設詭名以欺租賦莫敢何問子良列其主名揭于市後從而一之豪右憾憤陰圖中子良無隙可乘而止沿江制置司辟幹辦公事陞承議郎通判和州改江州差幹辦行在諸司糧料院子良當輪對不欲立異惟取廷臣所言有關天命人心之大者重陳之不沉不激上爲首肯再三未幾有旨俾閱滯獄八十餘子良爲繙案一一讞之雖累歲不引決者一旦曲直皆白進大學博士請外出知饒州以臺疏罷主管成都府玉局觀磨勘轉朝奉郎知岳州復轉朝散郎改知台州弊蠹相仍負上

供錢三百餘萬子良節縮如都昌凡典例所宜得者亦謝去居半載郡計裕如子良聽訟據案與兩造相質汝以察其情情既得即決遣之吏袖手旁睨具文書而已同僚與吏無所容其私皆忌之吏白每歲以錢折米二萬斛子良又不許而禁卒有不便者於是嗾其殿獄吏以撼之且相與出危言子良知直其訴即委印出關去事上降兩官賈似道開閫荊湖辟主管機宜文字且奏辯其非辜俄[illegible]事有難處他人不能實登者継子良議定人無異辭景定庚申三月卒于浙川年七十五子良脩然如鵠鳳措孤寒情清介不同俗與人交陪尚風義赴急扶顛斧鉞在前弗戢須然剛腸嫉惡或面折至[illegible]世多[illegible]媚見其論議激烈望風股慄不知其襟懷坦無纖芥含茹意居官務抑豪強凡武斷於鄉者悉刑之事其長懇懇欲納忠縱嬰其怒不避知都昌日方岳來爲郡岳面目嚴冷人不敢仰視子良毅爲抗辨且曰侯自我待之自我失之雖獲罪無恨岳初怒甚已而奇子良忠亮反剡薦之子良生平奉養甚儉雖列膴仕蕭然如寒士客至啜茗清談飢則煮餅而已子良子四人伯繼仲立最良

贊曰昔蔡葵有云子良之爲人其平如砥其直如弦其堅剛如百煉金其孤峭如危壁千仞江萬里亦云蒼苦勁巖不知四方復有何人文學政事當推子良爲第一吳子良亦云鏡明而衡平子良以之無愧於清白吏王萬者也子良何以得此於人哉非真卓然有立合於詩之柔不茹剛不吐者未必

能致於斯也嗚呼賢哉或者以于良從似道辟爲白璧蒼蠅之玷知人之道帝堯亦難之而顧以此尤于良邪其求全也甚矣

葉由庚傳

葉由庚字成父義烏人伯祖維寧祖維休連擢進士第父蓁字實之以世科累遷太常寺主簿輪對言中書政本宜清心正已以求賢爲務時宰不樂改軍器監丞差知洞門軍建堡柵濟漁蒐練民兵人思奮厲會京西帥幕建議築城東蒙西山之顛蓁以山無水泉且非敵路條其不便者六制置使趙方主先入之說不從蓁嘆曰敵民誤國吾有避[illegible]而後去有[illegible]路轉運判官[illegible]知[illegible]武岡[illegible]由庚生而屹屹讀書從周大亨習春秋爲舉子業試有司不中遂絕意進取時丹溪徐僑倡明考亭朱子之學四方人士多集其門由庚執經從之僑授以中誠仁命性心六字之說由庚早夜磨礪探窮經旨驗之於躬行則疑合而無間僑謂人曰成父從僑最久靜愿無他好講學益邃洙泗吾道爲有所托矣遂以通名其齋君且戒之曰心體之流行即天運之流行也無乎不通而塞之人其物矣由庚佩之終身金華何基王柏皆宗於熹學次第相傳遠有端緒皆慕由庚造詣真切相與貽書辨析至無虛月基疑周子太極圖祖先天圖之未備其辭多云云由庚則曰太極圖與先天圖實相表裏固不待預見先天圖而暗與之合先天有圖其辭已具於大傳說卦中亦不待邵子別爲論議而後明

況先天乃伏羲所圖無非法象自然之妙太極乃周子自用心思擬形進象而爲之者先天圖當作先天圖觀之太極圖當作太極圖觀之圖雖不同而其理則未嘗不一也若曰周子之爲圖盡在於修之一言使學者于此用功謂之隨時立教至是益備則可耳切不可謂陰有以補先天圖之未備也先天圖自太極生兩儀加倍而爲四以至于六十四左自一陽而六陽右自一陰而六陰自然生生不窮皆是天地本然之妙太極圖止於四象以爲火水木金即其中以爲土歲至五行輒止各有其義未易優劣正不必將先天圖比並參較也猶以論語爲詞聯事集爲經章句而以大學中庸孟子爲之傳已整比成卷質之由庚由庚則又曰記錄之書非經體也移易固未爲不可第

論語乃孔子之微言與他記錄者實殊非可以緒分類合也南軒張子以程子之意類聚孔孟言仁朱子猶恐長學者欲速好徑之心滋入耳出口之弊又況孔子之言誠有不可破壞者以今第一卷首條子溫而厲威而不猛恭而安類爲夫子出處若入門人記孔子德容之盛未爲不可第二卷首條堯曰至公則誤乃弟子於終篇特記聖學之傳以著明二十篇之大旨與孟子篇終歷敘道統同一意亦恐不但思古傷今而已也今欲尊四書爲魯經唯以孔子格言大訓與問答之語爲經門人所自言及子思孟子之書爲傳則旗幟爾夫欲尊之曰經者以其大公至正爲萬世常行之道不可下同諸子並稱不必類合而經始尊也基栢皆深服其言由庚於講切義理不立異不苟同居

已精索必求眞是之歸雖十往返不厭然其爲人端重寡言笑燕居謹獨盛服不去身暑月則冠雲巾衣素紗深衣終日澄坐四時之祭豫戒內外祗事具饌必豐潔束帛必置名封識如期行事命弟子爲償贊者[illegible]告廟成徹俎而退則以餕餘饗宗人若冠若昏喪亦[illegible]禮問道考德者戶外之屨常[illegible]學者曰古之人知行並進聞一善言見一善行未之能行[illegible]有聞若纏蔽於文字間待其知至而後行是終無可行之日也人以爲名言縣大夫過門問政多以誼義利之辨及視民如傷告之邑民陰被其賜部使者綦抗及郡守趙汝騰趙孟傳先後具書幣請由庚[illegible]麗澤書院山長雖皆力辭而名聞[illegible]婦人女子亦知其爲[illegible]修[illegible]己卯閏五月年七十八卒無子以族子遐孫爲後平生不務著書雖研濂洛諸家之說以教人僅有論語纂這若干卷詩文若干卷瘦叟自誌一卷藏于家

贊曰婺傳朱熹之學而得其眞者何基則受經熹之高第弟子黃榦而黃栢則基之門人也至若徐僑親承指授於熹而由庚從僑游者最久又盡得其說焉及僑既沒由庚與基栢遂以道學爲東南倡評者謂基深潛中濬得學之醇栢通曆絕識得學之明由庚精詳暢達得學之通考其一時化迪之盛入其室者殆如春風和氣之襲人從容一言之加輒睟面盎背而鄙吝爲之消盡嗚呼何其盛哉九京可作濂當爲執鞭焉

吳思齊傳

吳思齊字子善處之麗水人祖深有奇才永康陳亮以子妻之遂來家永康父逵武學博士官至朝散郎知廣德軍思齊少穎悟倣遂爲古文郎可誦季父國子監丞天澤蔭之悉授以所學遂用辭章家知名壽由任子入官監臨安府新城稅鎮聽試漕司中舉上禮部不利後從常調爲嘉興縣丞會令以言去攝縣事縣獄多留繫思齊坐獄戶讞問凡株連疑罪悉簡出之死刑多平反事有檢覆得實郡首吏持之上下承望不敢動既聞部使者黠之郡有盜殺其黨干貨獄蔓延不決下思齊議思齊曰盜擇貲與民殊有徵又不斷者由吏□以賊累民爾若正其殺人罪置辟不問則得矣應囚者如其言民有育人之子者相出入父母家一旦忽不知所往其父訟求之思齊召父母至庭一訊而情得陰白其事提點刑獄洪起畏辟思齊頻曰吏或謂通籍可立致思齊曰斂怨以干祿非策之上也辭尋監戶部犒賞酒庫起畏時守鎮江後檄入幕府起畏議築城思齊諫曰京口以長江爲天塹城之何爲即城徒厲民耳其役遂輟賈似道喪母上將以太常鹵簿臨其喪禮部侍郎文及翁欲上疏言懼禍且中止思齊曰吮噬而好婢也公不可默也未幾遷饒州節制司準備差遣監察御史俞浙以論謝堂出爲太府少卿留夢炎當國言者有動籍浙功之過思齊曰公宅百揆異時家而宰臺諭天下其謂何似道丞相堂貴戚力能生殺人思齊以小官中其讒惡不虞宜泄人爲危之而思齊弗顧也俄不願

仕請監南嶽廟流寓桐廬婦翁方登嘗知饒州以思齊賢每謀以自近思齊不樂俄婦歿遂去性好施與兄弟孫女無歸者嫁之比鄰兒死役殺者食之死無以斂手足者棺之宦游十年田無半畝之增後值宋改物家益窶疾至[illegible]名之饑有勸之仕者輒謝曰嘗猶處子業已嫁矣雖凍餓不能更二夫也中遇寒疾耳失聰交游若其單詞未畢曉去獨婺方鳳粵謝翱睦方壽劇談每至夜指畫于書彷彿咄咄而晷無倦意先是在麗水不能殺所者歲時必遊遨南湖因自號全歸暨不久身以病父毋也思齊天性自懋雖行人所難用然不見崖異心知有是非不知有野狹偽禍阨者讋其行爭脚之方鳳評思齊之為人如徐積陳師道君子不以為過大德辛丑年六十四于編興縣[illegible]

正考終之事曰俟命錄錄成賦詩別諸友遂卒臨卒神明湛然無怛化意所著書有左氏傳闕疑擬周公瑾辛荊州秘魏司馬季睿駁杜詩集陳亮葉適二家文選又倣真德秀文章正宗輯宋一代詩文卷袠多未就子三人翼之拱之成之拱之蚤卒

贊曰濂遊湘陽仙華山間思齊舊游處見其石壁題名尚隱隱可辨故老云思齊與方鳳謝翱無月不游游輒連日夜或酒酣氣鬱時舉扶攜望天末慟哭至失聲而後返夫以氣節不群之士相遇於殘山剩水間奈之何而弗悲若思齊者其知事君不以存亡貳其心者歟士有哀思齊者云恥碣石其如卷兮鉅海數而不移其言信矣哉

謝翱傳 附

謝翱字皐羽福之長溪人後徙建之浦城父鑰性至孝居母喪哀毀廬墓終身不仕通春秋著春秋衍義左氏辨證傳于時翱世其學試進士不中落魄漳泉二州間倜儻有大節會丞相文天祥開府延平長揖軍門署諮事參軍聲運梁楚間已復別去及宋亡天祥被執以死翱悲不能禁隻影行浙水東逢山川池榭雲嵐草木與所別處及其時號相類則徘徊顧盼失聲哭嚴有子陵臺孤絕千丈時天凉風急翱挾酒以登設天祥主荒亭隅再拜跪伏酹畢號而慟者三復再拜起悲恩不可遏乃以竹如意擊石作楚歌招之曰魂朝往兮何極莫來歸兮關水黑化爲朱鳥兮有咮焉食歌闋竹石俱碎聞者爲傷之然其志汗漫超越浩不可禦視世間事無足當其意者獨嗜佳山水凡浙山湖

蛟門候濤沃州天姥野霞陵碧雞四明金華洞天棲奇抉祕所至即造游錄持以詩人若載七寶歸者游倦輒憩浦陽江源及睦之白雲邨尋隱者方鳳吳思齊晝夜吟詩不自休其詩直遡盛唐而上不作近代語卓卓有風人之餘文尤嶄拔崎勁雷霆恍惚出入風雨中當其執筆時瞑目遐思身與天地俱忘每語人曰用志不分鬼神將通之其苦索多類此婺睦人士翕然從其學前至元甲午去家武林西湖上前代遺老尚多存者咸自詫見翱晚明年乙未以肺疾作而死年四十七瀕死屬其妻劉氏曰吾去鄉千里交游惟方韶卿吳子善昆親不逮見弟慎收吾文及吾骨役之韶卿即鳳子善即思齊已而鳳等果至與方幼學方壽馮桂芳翁登之翁衡葬翱于陵臺南以文冢殉伐石

表之曰粤謝翱墓初翱以朋友道喪盡吳越無挂劍者思合同志氏名作許劍録勸諸石未就復爲建許劍亭於墓右從翺志也翱無子其徒吳貴祠之月泉書院云翺好脩袍獨刻厲憤激直欲起古人從之游不務諧於流俗意所不顧萬夫莫回也每慕屈平托興遠游自號晞髮子過談勝國事輒悲鳴頫促涕泗潸然下士有尚合而氣志行者憎闒翱翱自若也所著手抄詩八卷雜文二十卷唐補傳一卷南史補帝紀賛一卷楚詞芳草圖譜一卷宋鐃歌鼓吹曲各一卷睦州山水人物古跡記一卷浦陽先民傳一卷天地間集五卷東坡夜雨句圖一卷浙東西游録九卷餘彼秦楚之際月表作獨行傳及左氏傳續辨歷代詩纂若未完所選唐宋柳諸家詩及東都五[illegible]

賛曰翺一布衣爾未嘗有爵位于朝徒以被天祥之知麻衣纚屨嘗皐山澤間若無所容其身使其都重禄受社稷[illegible]民人之寄其能死守封疆决矣翺不負天祥肯負國哉翺蓋天下之士也昔田横不降漢抜劍自剄客之從死者五百人若翺之志其有類横之客者非邪吾聞諸任先生云

楊氏家傳

楊端其先太原人仕越之會稽遂爲其郡望族後寓家京兆唐末南詔叛陷播州久弗能平僖宗乾符三年下詔募驍勇士將兵討之端夢神人告曰爾亟往此功名機也端與舅氏謝將軍詣長安上疏請行上慰而遣之行次蜀黌諜知之歛退者半乃詣瀘州合江逕入白錦軍高遥山據險立砦結土豪史將黄三

氏爲久駐計覺田冦端出奇兵擊之大敗尋納欵結盟而退唐
祚移於後梁端感憤發疾而卒子孫遂家于播宋贈太師太師
生牧南既嗣世痛父業未成九溪十洞猶未服日夜憂憤其子
部射逆其志選練將卒伐羅閩時閩附南詔部射深入閩匿將
士絕其後部射力戰死其子三公抱父尸不去閩執之以歸牧
南卒三公幽于閩半載會阿未𢧐昔長黒長與閩有違語之曰
殺其父而囚其子人弗爲也盍歸諸閩不答黒定怒夜以一牝
馬竊載與俱歸且發兵納三公界上三公遣衛兵檄召謝巡撿
謝帥夷獠逆之會濟江夷獠忽懷異志引舟岸北呼謝曰爲我
語若主苟免我利賦否則吾不以舟濟三公怒瞋目視舟處者
三舟斧而前三公遂涉夷獠爭持牛釀酒爲獻三公剪髮爲[illegible]

頸吸水噀之帛或蛇形猝伏地哀祈[illegible]輸賦不敢叛三公從[illegible]
之帛如約三公生二子寳實寳嘗言自以才不逮讓與實實字
真卿闔宋太祖受命即欲遣使者入貢會小火楊及新添族二
部作亂實同謝巡檢討之夜薄賊營盡殲其衆實傷流矢病創
而卒實生昭字子明既嗣世二弟先蟻各擁強兵先據白錦東
遵義軍號下州蟻據白錦[illegible]揚州昭不能制曾未幾向
蟻稱南衙將軍舉兵攻先且[illegible]爲助謝巡檢子都統謂
昭之子貴遷曰蟻名佻雖而賊同氣罪不容于死盍討之遂大
發兵設二覆於高遷山[illegible]其[illegible]之閩大潰赴水死者數千
蟻亡入閩貴遷太原人與蟻爲同族其父充廣乃宋贈太師中
書令業之曾孫其州刺史充本州防禦使延朗之子嘗持節廣

西與昭通譜昭無子以子貴遷為之後自是守播者皆業之
子孫也貴遷字升叔慶曆嘉祐間嘗奏知高亂從貴遷曰通夜郎
浮牂牁出其不意擊之漢制南粤之奇策也吾嘗報國以自效
即如瀘次于南川得暴疾將還其參父先使南川鉅族趙隆要
殺之官至武功大夫德州刺史生三子光震光榮光明光震字
長卿瀘南夷羅乞弟叛瀘遣使乞師光震督兵行時閤黨宋大
郎與乞弟適遇其歸道光震與戰連七日不決遣帳卒王龍閏
道走播趣謝都統濟師謝至武婁山見二酋縱騎横突馳射若
猜麾其衆謝以勁弩射其一應弦而斃其一大慎按刃衝陣謝
斫傷其首殺之即宋充弟也二夷懼而退因不能為瀘患光震
官至從義郎沿邊都巡檢使生五子文廣文真文錫文貴文宣
文廣字敬德少孤仲父光榮潛謀去衆弗與光榮奔高州欲
藉蠻兵以危宗國文廣與部將謝石近謝成忠謀奉書幣迎光
榮以歸事之如初光榮復欲陰鴆文廣文廣詭為不知愛敬日
篤黃標儀盜發光震墓文廣捕斬之事連其弟理郭理郭奔高
州蠻謀作亂會老鷹砦猺穆族亦叛文廣命謝都統討夷之斬
理郭戮穆猺釋其黨七人初西平猺視諸蠻尤桀黠難制文廣
借成忠夜入其柵擒獲之尋數其罪貸焉當文廣之時蠻猺為
邊患楊氏先世所不能縻結者至是叛討服懷無復携貳封疆
闢而戶口增矣年僅三十六而歿君子惜之官至武節大夫生
三子惟聰惟吉惟信惟聰字嗣之七歲而孤育於母舅謝石近
家石近以主少衆貳因奉光榮攝堡事光榮立日久益固位權

聰既長光榮深忌之寘毒魚中欲加害覺之弗食光榮復爲送
婦高州紿與俱將殺於中塗謀洩弗果行光榮志籍播州二縣
地千七百里往獻于朝詔即其地建白錦堡加光榮禮賓副使光
榮還惟聰率部佐出迎光榮豫置毒于茗以俟隸人潛進光榮
啜之即斃惟聰始視政光榮弟光明慾惟聰暮夜以兵刼之惟
聰出禦光明敗奔[illegible]訴于部使者李獻誣惟聰謀不軌獻入其
辭矯發南平兵[illegible]捕惟聰憤懣不自勝大集兵拒戰敗其
師事聞詔奪獻官進惟聰修武郎左班殿直賜金帶錦袍慰諭
之光明因亡入關而死居無何惟士復作亂殺惟聰二子衆怒
共誅之惟聰深懲家難禱于上下神祇誓曰世世子孫不可以
權假人遺此言者天實殛之惟聰復生二子選[illegible]選字簡夫始
立值徽欽二帝播遷高宗南渡選慷慨有大志務農練兵以
待徵調士大夫避之性嗜讀書擇名師授子經聞四方士有賢
者輙厚帑羅致之歲以十百計監士房禹卿來市馬爲夷人所
刼轉鬻者至再選賂出之還於客館給食與衣者數載屬歲大
比選厚餽遣徒衛送其還[illegible]竟登進士第遂貳於選謀入閩作
亂選邑邑喪明而終官至武經郎生十有三子唯軫軾最良軫
字德輿美髯長身狀貌瓌偉剛果勇决人服其能嘗病舊堡隘
陋樂堡北二十里穆家川山水之佳徙治之是爲湘江軫初無
嗣鞠軾子粲爲後晚生三子勳㷲嶼以粲賢遂不易初議尤愛
軾尋授軾堡政獨築室萬泉以終軫畜一虎馴服左右常攜以
出游人異之官至秉義郎軾字德載沉靜寬厚孝友無間言遇

軫諸子不趨若已出祊先攄下州世治兵相攻凡七傳至煥軫之幕官循沬從容白曰骨肉相殘夷狄之俗也上下楊其初由一人而分干戈日夜相尋孰若講信修睦復兄弟之親乎軾欣然曰吾有志久矣子爲我往說之沬至下州煥頓顙受命遂盟而還軾留意斯文蜀士來依者愈衆結廬割田使安食之由是蠻荒子弟多讀書攻文土俗爲之大變軾官至成忠郎累贈武節郎粲字文卿小字伯強幼授大學即掩卷嘆曰此非一部行程曆乎必涉歷之至乃可爾長好鼓琴投壺粲與弟煇有寵於父幾奪其位粲亦欲以位讓之因循沬言得不廢開禧二年蜀帥吳曦叛粲聞即起援會曦誅不果貢戰馬三百黃白金鉅萬且請因曦誅大舉北伐以雪先耻上優詔答焉嘉定十二年徙

二百於蜀帥蜀帥以聞上益嘉之南平夷穆永忠資撥公家粲曰穆不道犯王略吾爲藩臣可緩其死耶帥衆討平之斬永忠歸其田南平閫會儒桂弑父自立粲聲罪致討敗其衆於滇池斬首數千級闢地七百里獲羊牛鎧仗各以千計煥遣盟蠻掠界上粲遣兵誅之歸煥所掠地賦於珍州下楊平邊患遂熄粲性孝友安儉素治政寬簡民便之復大修先廟建學養士作家訓十條曰盡臣節隆孝道守箕裘保疆土從儉約辨賢佞務平恕公好惡去奢華謹刑罰論者多之楊氏居播十三傳至粲始大官終武翼大夫累贈右武大夫吉州刺史左衛大將軍忠州防禦使賜廟忠烈封威毅侯生三子价佐佑价字善父英偉沈毅自少不群父沒以郡政畀其子文專志養母端平中

北兵犯蜀圍青野原价曰此主憂臣辱時也其可後乎乃移檄蜀閫請自效制置使趙彦訥以聞詔許之馳馬渡劍帥家世自贍之兵五千戍蜀口圍解价功居多詔授雄威軍都統制未幾復白錦堡爲播州文領郡价統兵如故蜀警又急詔价以雄威軍戍夔峽价分署所部屯瀘渝間遣奇兵擊東遂以捷多遷武功大夫閤門宣賛舍人嘉熙初制置使彭大雅鎮渝檄价赴援价督萬兵屯江南通蜀聲勢北兵不敢犯孟珙宣撫荆湘余玠制置西蜀皆倚价爲重上屢下詔褒奬之价指天誓曰所不盡忠節以報上者有如皦日一日大飯羣僧价趺坐誦佛書數語而終价好學善屬文先是設科取士未及播价請于朝而歲貢士三人云贈開府儀同三司威武寧武忠正軍節度使賜廟忠

顯封威靈英烈侯文字全武紹定中北兵始入劍文日閲士卒爲備蜀中避地者多歸之嘉熙中北兵窺江彭大雅復來徵師价命裨將趙暹帥萬兵赴戰石洞峽擊破之以功轉武德郎閤門祗候父卒部起文視事進武功大夫閤門宣賛舍人文移書余玠曰比年北師如蹈無人之境者由不能禦敵於門戶故也宜移鎮利閬間經理三關爲久駐計此上計也今縱未能大舉亦當擇險要建城濠以爲根柢此中計也下則保江自守縱敵去來耳究西番部落已爲北所誘勢必擣雲南以圖雲南由雲南以并吞蠻部闖邕廣窺沅靖則後門斡腹深可憂也玠偉其論竟衍中計後果如文言淳祐八年西渝俞興西征發兵五千人與俱大戰者三十有捷遷左衛大將軍余玠北伐漢中文命將

趙寅會兵淮上三次戰又捷十二年北兵圍瀘文遣總管田萬率兵五千間道趨之夜濟嘉江屯萬山必勝二堡萬以勁弩射之敵不能支遂却加右武大夫寶祐二年北兵由烏蒙渡馬湖入宣化宣撫使李曾伯檄師文遣弟大聲統兵行大小九戰又捷轉左武大夫五年北兵循雲南將入播文馳奏詔節度使呂文德偕文入關諭奪苗因屬大酋勃先領衆降六年拜親衛大夫以解漁城圍剪烏江寇功加忠州團練使景定間劉雄飛寇貴守蜀復守安州餉道義山戰懸壺平曲城兵為多進中亮大夫和州防禦使播州沿邊安撫使爵播川伯食邑七百戶詔推威軍加御前二字以寵異之歲賜鹽帛給邊用著為令文留心文治建孔子廟以勵國民民從其化卒於咸淳元年贈金州觀察使元贈榮祿大夫同知樞密院事柱國追封播國公諡景德生一子邦憲字仲武倜儻有大節好書史善騎射始冠授成忠郎推威軍副都統通管州事二年閫大舉入寇破立邊諸戍邦憲出師拒之閫敗却尋潛渡烏江步騎猝至民大駭邦憲部署諸將令曰必剪此寇而後朝食衆聞急引退甫涉江邦憲追擊大敗閫衆於中流斬首千級擒其酋羅汝歸進武節大夫沿邊安撫使閫又悉兵寇下邑邦憲復敗之獲酋長阿鮮歷舉其罪狀而釁之閫自是懼不復出拜利州觀察使遷左金吾衛上將軍安遠軍承宣使牙牌節度使至元十二年宋亡元世祖遣使者詔邦憲內附邦憲捧詔三日哭本表以播州珍州南平軍三州之地降十五年入朝詔襲守如故拜龍虎衛上將軍侍

衛親軍都指揮使紹慶珍州南平等處沿邊宣撫使播州管內
安撫使播下邑黃平壤近於荊地荊之戍將欲奪而南邦憲發
其姦請復歸黃平十八年陞宣慰使十九年閩撥部發諸道兵
進討師道播而入邦憲給饋餉命將卒與之俱乃夷之累贈推
忠效順功臣銀青榮祿大夫平章政事柱國追封播國公諡惠
敏生一子漢英字熙載五齡而孤二十三年其母貞順夫人田
氏挈之朝京師世祖摩其頂熟視良久諭宰臣曰是兒真國器
也宜以父爵錫之賜名賽因不花授金虎符龍虎衛上將軍
慶珍州南平等處沿邊宣慰使播州軍民安撫使賜金織衣
鞍勒遣歸二十四年族黨構亂殺貞順夫人漢英甚經入奏上
詔捕賊至益州戮以徇二十七年詔郡縣上計播之鄰境拒命

漢英即括戶口租稅籍進世祖大悅加播州等處管軍萬戶二
十八年漢英入朝奏罷順元宣慰司升播州安撫司為宣撫司
授漢英軍民宣撫使會羅甸宣慰使斡羅思誘播下邑黃平諸
寨酋詐為新闢境土以獻漢英奏復之斡羅思恚不勝譖言播
有雄威忠勝二軍思播邪奏請籍征交州漢英抗言納土時
已隸別籍矣御史臺奮發上之詔寢其事俄拜漢英侍衛親軍
都指揮使成宗即位漢英入朝者三大德三年詔錫漢英世守
其土漢英奏改南詔驛道分定雲以東地隸播西隸新部藏郡
縣冗貪去屯丁粮三之一民大便之二年部蠻來栢亂湖廣行
省議用兵漢英言賊勢方盛宜招諭之不聽兵出久無功竟以
漢英議始相繼降五年右丞劉深討南詔道出播漢英饋運軍

食無之六年閩婧蛇節宋隆濟叛詔合湖廣四川二省兵征之命漢英以民兵從甫出師卒遇賊漢英力戰大軍繼之降向背孩年籠賊復合拒竟大敗縛蛇節斬隆濟阿女而平之以功進資德大夫賜玉帶金鞍弧矢仁宗立顧禮益厚進勳上護軍增賜金帛延祐四年黃平南蠻盧得叛新部參魯亦黨翔聚亂詔漢英宣撫之二賊降置戍而還漢英為政急教化大治泮宮南北士來歸者衆皆量才用之喜讀濂洛書為詩文尚體要著明哲要覽九十卷桃溪內外集六十四卷賜推誠秉義功臣錄青榮祿大夫平章政事上柱國追封播國公諡忠宣其妻田氏亦善讀書人以為難能無子以弟播州招討安撫使如祖之子嘉貞嗣嘉貞至治二年來朝英宗賜名延禮不花累官資德大夫湖廣行省左丞沿邊宣慰宣撫使嘉貞卒子資德大夫播州軍民宣撫宣慰都指揮使忠彥嗣忠彥卒子資德大夫紹慶珍州南平等處沿邊宣慰使播州軍民安撫使侍衛親軍都指揮使元鼎嗣元鼎卒無子田氏以始祖季子嘉議大夫湖廣行省參知政事播州沿邊溪洞招討使娥之子鏗嗣入我 國朝鏗遣使內附授以播州宣慰使實洪武初年云

史官曰播州本秦夜郎且蘭西南隅故地夷獠錯居曾出為中國患楊端藉唐之威靈師師深入遂據其土五傳至昭昶子中絕而貴遷以同姓來為之後又三傳至文廣威惠德標而群蠻稽首聽命益有光於前人又三傳至選留意禮文尊賢下士蔑服于弟皆知向學民風為之一變又二傳至黎對

疆始大建學造士立家訓十條以遺子孫其子孫亦繩繩書
繼尊尚伊洛之學言行相顧一如鄒魯之俗昔之爭鬪殺攘
之禍亦幾乎熄矣何其盛歟嗚呼楊氏以一姓相傳據有土
地人民侈然如古之邦君由唐歷五季更宋元幾六百年
奪官峻爵珪組照耀亦豈偶然之故哉蓋嘗讀詩書之澤涵濡
惟深頗知忠義稱君之道武天有以相之歟楊文公大年所
行貴遜之先人語爵其中書令業則白向事偽主當朕親征
爰屬危機能領冊款其貴州刺史延朗則自奮身斬醜效命
疆陲均其若而得士心卒從金華而從王事以此觀之其功在
國家澤被生民可謂厚矣此其克光象而弗絕者雖未於天其
亦有以也哉其亦有以也哉

劉彬卿傳

劉彬卿名文質彬卿其字也姓劉氏其遠祖仁贍仕南唐以忠
節著子孫居袁者遷于豫章今爲豫章人彬卿讀書不泥章句
務在躬行年踰三十携笈走燕都燕都貴人一見爭相引重薦
爲太師國王府儒學正陞教授皆不赴除承徽寺照磨曾未幾
何改繕工司照磨實新剏上京彬卿旦夕視催謹諸司同行者
以入雨紅腐絓於吏議惟彬卿獨否帝與后妃太子皆賜之衣
衣凡五襲入爲彬卿榮彬卿曰吾敬君之道當爾也轉詹事院
管勾府正司典簿壽福都總管府經歷中書左丞史克新戍遼
陽時江南餉道絕各屯田以食軍士食且不給廷議欲徵其米
五萬石入難之不敢往彬卿毅然請行初至軍有欲害之者彬

卿色不變覗其爲陳利害衆咸感動卒致三千四百斛以歸孛羅帖木兒以中書平章統兵鎮西京人畏其威不敢仰視彬卿持官書至左右索視之弗與遂辭不爲通彬卿呼曰朝廷之命將委之草莽耶孛羅聞之亟出見彬卿以官書進索羅視已謂彬卿曰可與幕府議之彬卿曰官書既達行與否在平章使臣何與焉趨而退孛羅不敢强將宴留之彬卿曰使事已畢尚何留耶日上馬去從事官皆餞之出郊嘆曰此真使者世蓋不多見也有公俱徵僧賕僧投御史臺臺臣問曰何獨無劉經歷耶僧曰經歷乃儒者理尚直不使人言不然徒言之無益也且於我無所私焉敢誣之特授大司農司照磨宣政院聞之欲辟爲屬弗能奪而止時官牛多瘠於亂兵貧寠人無所訴富有力者又苦以實曰汝去年羊失其租彬卿令畢償僞衣營者服徒行民間廉其實以聞徵富人租而優貧寠之家京南諸倉工廩數十不以時入糧民告病彬卿馳驛察之既至紿驛吏曰吾將使江南尓因託故逗留徧詢倉之前後民盡得其情乃往撝倉使崔甲曰吾使臣爾頎預坐隅以觀美政可乎崔不吝彬卿遂坐與談倉中事崔忽拂衣起曰君知有使者事爾乃暇及此耶彬卿罵曰吾農官也吾不叩汝等誰復叩之汝即具文書來上倉中人皆吐舌相顧卒治崔如法遠近不待督而事集已而陞本司都事擢樞密院都事俄授大都水監爲丞陞少監階中順大夫彬卿性耿介不阿行事絕與流俗異初至燕客塔海平章家平章勸其納少室以奉巾櫛彬卿曰家有糟糠之妻相期至老

白肯中道棄之卒不聽其子時敏方幼一少年誇其馳馬競跳
死或語彬卿宜訟彬卿曰吾見死生有定命可尤人耶經一晝
夜忽自蘇後十二年補大宗正府譯曹椽一旦以疾卒彬卿召
或者詰之曰此亦墮馬死耶國史椽萬生客死于燕妻子貧不
能歸葬彬卿予錢二千緡俾奉柩還南召御史大夫朶爾直班
有忤相臣出為湖廣行省平章政事者署治武昌道梗未易達
必經石頂關歷連雲棧過僰唐瀧瀨出蜀險而始至從事官皆
散去獨彬卿留大夫曰吾國家老臣一死固當彬卿衛家貧爾
當從此逝也彬卿曰士所見節義正在今日大夫何為出此言
邪及大夫沒又護其喪還揚州彬卿為人不避事苟使銜命而
往雖萬里不辭凡中使即呼官錄其行裝且曰去時苟增其一

即賊也尤善以形色言人吉凶巧發奇中無毫髮差或人有意
問之輒固閉不答彬卿貌奇古眉毫長寸許雙目深其瞳閃閃
照人黟南先生程文以道人劍客目之彬卿年七十餘今猶聞
其騎青騾出入於豫章山中云

史官曰嗚呼世道既降平日素號士大夫者恒脂韋自保秘
孰有如彬卿之剛介者乎與人交也勢盛則趨勢衰則狐鼠
竄望其門而畏之孰有如彬卿之不變其初者乎封殖自私
汲汲恐或後視人顛連傾蹙終有弗者罔聞知孰有如彬卿
惠及死喪者乎自它人言之如彬卿者可謂難矣而彬卿則
曰此儒者恒事耳非難也嗚呼若彬卿者不亦君子之人也
哉不亦君子之人也哉

張中傳

張中字景華臨川人也少習儒以春秋應進士舉不中遂放情山水歷遊江右諸郡遇異人授以太極數學談禍福多驗時天下大亂歸隱其府山與人言避兵之方從之者吉違則凶歲壬寅春正月　上帥師下豫章御史大夫鄧愈侍　上左右因薦中遣使者召至賜之坐問曰予定豫章兵不血刃市不易肆生民自此蘇息否中對曰未也旦夕此地當流血廬舍焚毀殆盡鐵柱觀亦化爲灰燼惟一殿巋然存耳夏四月指揮使康泰叛一如中言中自是寵遇有加且言國中大臣將有變　上宜預防秋七月平章邵榮參政趙繼祖伏甲北門欲爲亂事覺伏誅歲癸卯夏五月癸未　上祭山川百神於豫州山下問中曰此行何如中對曰吉天馬兩重似拜似舞祀畢　上欲還馬忽人立作舞狀已而俯若拜是日中原賀名馬果符兩重之語中又言省署內當有災警城中亦擾擾但於　上無傷耳六月丁未忠勤樓災樂砲藏樓中遇火怒激如雷省署與樓連內外咸恐僞漢陳友諒圍我豫章三月不解秋七月癸酉　上舉兵伐之召問中中對曰五十日當大勝亥子之日獲其首領其戰必在南康　上因命中從行舟次孤山無風弗能進中曰臣頗習洞玄法當爲祭之祭已風大作遂達彭蠡湖己丑戰湖中之康郎山常忠武王遇春深入虜舟數四圍之其勢甚危衆以爲不可救中曰勿憂也亥時當自出如期果出連戰輒大勝僞吳王陳友仁及將士溺死者無算八月壬戌復大戰流屍蔽江陳友諒

中飛矢卒癸亥降其衆五萬自癸酉至癸亥僅五旬雖南康與
康郎山小異爾初發章貢圖 上問何日圍解中對曰當在七
月丙戌暨報至乃乙酉蓋日官算曆是月當差一日實在丙戌
解去其他奇中往往類此中爲人狷介寡與人言嘗戴鐵冠人
因號曰鐵冠子云
贊曰濂嘗觀中游見其人類問往玩世者與之語稍涉倫理
輒亂以他言竟莫測其故甲辰夏五月同列二傳上有咈
上意方杜門待罪中叩二人所生年提筆作點畫狀如計數
者良久笑曰不遠復期在七月五日濂書而識之至六月之
晦有 旨令二人復官濂頗疑其術之未盡驗及徒見 上謝
則中所謂也中之術亦奇哉 上嘗親蹟十事命濂作傳藏
金匱中後六年觀遺安於故篋因縉錄之而并紀所識之事
云

胡長孺傳

胡長孺字汲仲婺州永康人當唐之季其先自天台來徙宋南
渡後以進士科發身者十人持節分符先後相望曾祖眞通功
郎欽州司法參軍脫略豪雋輕貲急施人稱爲鄭莊祖巖起嘉
定甲戌進士朝奉郎知福州閩縣事卓行危論奇文瑰句端平
嘉定士大夫皆以爲不可及在江西幕府平贛州之難於指顧
之頃全活數十萬人父居仁淳祐丁未進士朝散郎知台州軍
州事文辭政事亦絕出於四方至長孺其學益大振九經諸史
下建百氏名墨縱橫旁行敷落律令章程無不包羅而揆序之

咸淳十年以任子入官監重慶府隔槽酒務兼總領湖廣軍馬
錢粮所僉廳與高彭李湜梅應春等號南中八士聲聞藉甚會
宋亡退隱山林中至元中詔下求賢有司強起之至京師集賢
院薦爲翰林修撰言忤執政改教授揚州秩滿遷建昌録事
闕官檄長孺攝之時程鉅夫家氣燄熏灼即違法人不敢何問
其樹外門侵官道長孺亟命撤之轉台州路寧海縣主簿歲丁
未浙江大侵戊申復無麥民相枕死宣慰同知脫歡察議行賑
荒之令斂富人錢一百五十萬給之至縣以餘錢二十五萬屬
長孺藏去乃行旁州長孺察其有乾沒意悉散於民閱月再至
索其錢長孺抱成案進曰錢在是矣脫歡察怒曰汝膽如山邪
何所受命而敢無忌若此長孺曰民一日不食當有死者誠不

及以聞然官書具在可覆也脫歡察雖怒不敢問縣有銅巖惡
少年狙伺其間恒出劫道爲過客患官不能禁長孺爲衣商人
服令蒼頭負貨以從陰戒邏卒十人躡其後長孺至巖中人突
出要之長孺方遜辭謝邏卒俄集皆成擒俾盡逮其黨寘於法
夜行無虞民荷溺器糞田偶觸邏卒衣卒杖傷民且碎器而去
竟不知主名民來訴長孺陽怒其誣械于市俾左右潛偵之向
杖者過焉戟手稱快執詰所隸杖而償其器群嫗聚浮屠庵誦
佛書爲禳祈一嫗失其衣適長孺出鄉嫗訟之長孺以牟麥寘
群嫗合掌中命繞佛誦書如初長孺閉目叩齒作集神狀且曰
吾使神監之矣盜衣者行數周麥當芽一嫗屢開掌視長孺指
縛之遂服所竊衣長孺白事帥府歸吏言有姦事屢問弗伏者長

孺曰此易易爾夜伏吏案下黎明出姦者詰之辭屈堅長孺佯
謂令長曰頗聞國家有詔盍迎之叱隸卒縛姦者東西楹空縣
而出庭無一人姦者相謂曰事至此死亦勿承行將自辯矣語
畢吏雅而出姦者驚咸叩頭服罪永嘉民有劫質珠步搖於兄
者贖爲兄妻奩之紿以亡於盜屢訟不獲且往告長孺長孺曰
爾非吾民也去未幾治盜長孺嗾盜誣兄受步搖爲贓逮兄赴
官力辨數弗置長孺曰爾家信有是何謂誣耶兄倉皇曰有固
有之乃弟所質者趣持至驗之呼其弟示曰得非爾家物乎弟
曰然遂歸焉轉兩浙都轉運塩使司長山場塩司丞階將仕郎
未上以病辭不復仕長孺爲人光明宏偉務爲明本心之學慨
然以孟子自許唯恐斯道之失其傳誘引不倦一時學之有如

飢渴之於食飲方擬大臣與郡二千石聘致庠序敷繹經義環
聽者數百人長孺爲言人雖具衆與物同生初無二本皆躍躍
然興起至有太息者爲辭章有精魄金舂玉撞一發其和平之
音海內來求者如購拱璧碑板焜煌照耀四裔鄉閭取士屢司
文衡貴賤華文風爲之一變晚寓武林病喘上氣者頗久一
日具酒食與比鄰別云將返故鄉門人有識其微意者問曰先
生精神不衰何爲遽欲觀化乎長孺曰精神與死生初無相涉
也就寢至夜半喘忽止其子駒排戶視之則正衣冠坐逝矣年
七十五所著書多亡逸唯石塘文集五十卷行于世其從兄之
綱之純皆以經術文學名之綱字仍仲嘗作薦書其於聲音字
畫之說自言獨造其妙惜其書不傳之純字穆仲咸淳甲戌進

士踐履如古獨行者文尤明潔可誦人號之爲三胡云
贊曰長孺之學出於國子正青田余學古學古師順齋處士
同邑王夢松夢松事龍泉葉文脩公味道味道則徽國公朱
熹之弟子也考其淵源亦有所自哉初長孺既於學古獲聞
伊洛正學及行四方益訪求其旨始信涵養用敬爲最切然
存靜觀超然自得晚年深慕陸九淵爲人宇宙即吾心之言
諄諄爲學者誦之今其說猶在安得篤敬者與而正其異同哉

王秉彝傳

秉彝名德良和州人姓王氏王氏出江左故望者也秉彝爲人
龐博而堅凝鉤纓索史習識過人數紏當衆議膠葛更端猶尋
前緒秉彝從容片言輒擇張從以故士君子恒歸往之秉彝
亦樂與盤旋堪卓之禮必極水陸珍脆酣嬉淋漓不知日之將
夕間徜徉奇山水中見若奕川容絪縕來獻狀情思娗娗然曰
精聚神會書殆與之無間嘗古人所謂烟霞痼疾也邪勸之仕
笑不答或云是有道者也或云是夫也良其才可用世遯肥盖
將免乎秉彝皆笑弗省自壬辰兵亂秉彝崎嶇戎馬間雖窘迫
甚幸得不死仰天誓曰吾力苟可生人雖百至凍餒不卹也道
遇群卒縛一男子且行且榜笞之叱曰不予金當就烹秉彝視
之鄉人也輟白金二斤贖之出京口軍帥有烹秉彝者既謁入
左廂倒懸一夫頭睾睾控地作乞命聲秉彝曰欲烹予賓而虐無
辜吾食不下咽矣帥悟使釋豫章有夫婦避兵者夫死於溺婦
苦風攣不能行秉彝爲葬其夫藥婦疾至愈乃遣過廣德逢

兵歹接萌隸以白刃摩其頸老嫗隨之啼秉彝呵曰子脫可矣
獨不哀其母老乎解其接縱去行未久又遣一婦腹未娩見
左手引雙髻童童有三兒累累相援泣游卒荷戈隨其後秉彝
呼游卒止出酒飲之且諛曰子壯士也胡爲殺婦人殺一婦人
姑寘之柰殺其五子何易舍諸游卒如其言及僑居金華一老
儒來告曰吾不火食者信宿矣秉彝爲之動容搜囷中得米二
斛悉予之建藥局市中名曰樂善以賑人急其售者不受其直由
是秉彝樂善之稱聞四方秉彝曰是善名我遂以榜其堂江左
及海右士咸作爲辭章云

史官曰僕嘗游建鄴泛大江過歷陽望八仙人山山雲巖起
如車蓋問張文昌舊隱處想在空翠杳靄間故老已盡人無
能知者及歸金華與秉彝相見潛溪上衣冠偉然議論不絕
有奇氣第流連山水間而志不自釋噫秉彝固歷陽産也豈
即所謂隱者邪非邪

吾衍傳

吾衍字子行杭人也意氣簡傲不爲公侯屈色常自比郭忠恕
居生花坊一小樓客至僮輒止之通姓名使其登乃登廉訪使
徐琰一日來見衍從樓上呼曰此樓何敢當貴人登邪願明日
謁謝使節琰去衍笑而去生徒從衍游者常數十百人衍坐
童子地上使冠者分番下授之時出小青京氽敎之低昂作舞
勢或對賓游談大噱解髮濡酒中爲戲群童皆肅容莫敢動衍
左目眇又跛右足一俯一仰嫵媚可觀宛有晉宋間風致畜兩

錢如意日持弄之或倚樓吹洞簫歌曲超然如忘世者性好讀
書文學士獨推服佹遠及胡之純長孺兄弟謂百年間所無有
初衍年四十未娶買酒家女爲妾至大三年秋或訟女嘗爲巳
妻官爲逮女母母死復遣婦後夫夫至衍家會其僞券事覺遣
及衍衍固弗知也遲卒辱衍南出數百步録事張景亮識之叱
曰是不知情何攝也即遣歸或有訴行丞相府事下杭府治廳
月未盡二日甲子衍持詩別佹遠竟去不知所之明年三月辛
酉衛天隱以六壬筮之得亥子丑順流象曰是骨朽淵泥久矣
多寶院僧故從衍學爲詩聞其死哭甚哀招衍魂葬之西湖上
衍通聲音律呂之學善倣李賀詩工隸書尤精於小篆其志不
止秦唐二李間[illegible]以書名世得之衍者爲多其所著
書有尚書要略聽玄造化集九歌譜十二月樂辭譜重正卦氣
楚史檮杌晉文春秋道書援神契說文續解石鼓咀楚文音釋
閒中編竹素山房詩世多傳

爲說者曰衍之才高矣使其能自服以入繩墨則其所進孰
敢抗之哉今所學僅若是固可尚也亦可悲也雖然衍亦奇
士也夫

抱甕子傳

予嘗游括之少微山俯瞰四周如列屏障山之趾有隨地形高
下爲蔬圃約二十畮凡可茹者咸藝焉傍列桃杏梨李諸樹時
春氣方般蔬苗怒長浦碧者翡翠色樹亦作紅白花繽紛間錯
如張錦綉段心頗訝之曰是必有異因曳杖而降冉冉至其處

氣象幽僻絕不聞雞犬聲遙望草廬一區隱約出竹陰間頹中有隱者乘前候之良久見一士戴櫻葉冠身被紫褐裘抱甕出汲水灌畦予進問曰夫子何名曰山澤之民無所名也強之曰人以其抱甕也遂呼爲抱甕子爾曰丈夫處世亦多術矣出則華軒結駟入則鍾鳴鼎食有志者楓能致之夫子恒營營逐逐於一甕間無乃自苦乎抱甕子忽瞿然一笑拂苔磴揖予坐寘甕于地嘆曰吾受血肉軀與人同豈不樂榮貴與人異哉顧念之頗熱百歲之間寧復幾何與其驅情而徇世寧若任真以自放也吾圃之西則九盤山山之顛崇榭建焉側有烟雨樓當山雲初興景象萬態極可玩李鄴侯馬莊敏公嘗登之而感慨矣其東清溪觀秦賢良嗣寶而來亦游觀其上時坐鶯花亭賦詩而今竟安在哉非惟人隨流水而逝異日凌霄之崇搆皆蕩爲氣埃一凝眸間野草荒烟若愁思之不可禁世事往往類此是何足深道吾所以抱甕出入而弗辭也且當抱甕之時嗒然忘形忘慮外絕精神內營目不見色耳不聞聲招之弗前麾之不驚委蛇容裔而萬物莫吾敢攖自以無愧於赫胥尊盧之民子以吾爲逐逐營營不亦過歟曰然則灌畦亦有道乎曰有蔬性不欲燥燥則生意危而不伸蔬性宜濕濕或過焉則氣傷而寖屈吾日夜調之燮之俾適夫厥中則芃然而秀嫣然而榮矣言訖抱甕而去予深味其言蓋有道而隱者也所謂強情而徇世曷若任真而自放不幾於樂其天者歟所謂人物代謝而樓觀不能以存一俯仰間而感慨係之不幾於達人大觀者歟所

謂抱甕有術心與耳目之官內而弗外不幾於守一不二者歟所謂蕣蔬得中不使倚於一偏不幾於治民有政者歟疾起而追之抱甕子入竹陰間閉戶高臥扣之不見答若無聞者予憮然而退

史官曰予既歸金華山日思抱甕子不少置及官南京見朝紳中貌有相肖者問其同列曰是豈括之灌畦者邪曰然曰奈何仕爲曰去年應聘而起典儀晉王府轉官起曹剸劇浩穰聲望益靡嚮云曰其氏名謂何曰此烏傷校官劉浩卿子也名彬其字爲宗文予不覺嘆曰浩卿吾故人也其有賢子若此予不能知之可愧矣夫雖然宗文當元季政亂肥遯山林若將終身焉及遭　有道之朝輒蹶然興起以仕其得出處之正者矣向予意其爲有道之士者果非過歟果非過歟使宗文非有道之士則長往山林而不返矣謂之賢也得乎因記問荅之語爲抱甕子傳

王冕傳

王冕者諸暨人七八歲時父命牧牛隴上竊入學舍聽諸生誦書聽已輒默記暮歸忘其牛或牽牛來責蹊田父怒撻之已而復如初母曰兒痴如此曷不聽其所爲冕因去依僧寺以居夜潛出坐佛膝上執策映長明燈讀之琅琅達旦佛像多土偶獰惡可怖冕小兒恬若不見安陽韓性聞而異之錄爲弟子學遂爲通儒性卒門人事冕如事性時冕父已卒即迎母入越城就養久之母思還故里冕買白牛駕母車自被古冠服隨車後鄉

里小兒競遮道訕笑冕亦笑著作郎李孝光欲薦之爲府史冕
罵曰吾有田可耕有書可讀肯朝夕抱案立庭下備奴使哉遂
居小樓上客至僮入報命之登乃登部使者行郡坐馬上求見
拒之去去不百武冕倚樓長嘯使者聞之慚冕屢應進士舉不
中歎曰此童子羞爲者吾可溺是哉竟棄去買舟下東吳渡大
江入淮楚歷覽名山川或遇奇才俠客談古豪傑事即呼酒共
飲慷慨悲吟人斥爲狂奴北游燕都館秘書卿泰不花家泰不
花薦以館職冕曰公誠愚人哉不滿十年此中狐兎游矣何以
祿仕爲即日將南轅會其友武林盧生死灤陽惟兩幼女一童
留燕悵悵無所依冕知之不遠千里走灤陽取生遺骨且挈二
女還生家冕既歸越復大言天下將亂時海內無事或斥冕爲
妄冕曰妄人非我誰當爲妄哉乃携妻孥隱於九里山種豆三
畝粟倍之樹梅花千桃杏居其半芋一區薤韭各百本引水爲
池種魚千餘頭結茅廬三間自題爲梅花屋嘗倣周禮著書一
卷坐臥自隨祕不使人觀更深人寂輒挑燈朗諷既而撫卷曰
吾未即死持此以遇明主伊呂事業不難致也當風日佳時操
觚賦詩千百不休皆鶻鶱海怒讀者毛髮爲聳人至不爲賓主
禮清談竟日不倦食至輒食都不必辭謝善畫梅不減楊補之
求者肩背相望以繒幅短長爲得米之差人譏之冕曰吾藉是
以養口體豈好爲人家作畫師哉未幾汝潁兵起一一如冕言
皇帝取婺州將攻越物色得冕寘幕府授以諮議參軍一夕以
病死冕狀貌魁偉美鬚髯磊落有大志不得少試以死君子惜之

史官曰予受學城南時見孟寀言越有狂生當天大雪赤足上潛嶽峯四顧大呼曰遍天地間皆白玉合成使人心膽澄澈便欲仙去及入城戴大帽如簁穿曳地袍翩翩行兩袂軒翥譁笑溢市中予甚疑其人訪識者問之卽冕也冕眞怪民哉馬不覂駕不足以見其奇才冕亦類是夫

鄭景彝傳

鄭銘字景彝婺之浦江人世以孝義顯聞景彝自幼濡染之深卓然有以自立面目嚴毅不妄言笑人多敬畏之從父大和司家政察其爲人可成遠大器聘鄉先生吳公萊爲之師吳公授以春秋三傳之學發凡舉例會通諸說而折衷之景彝卽能領解其趣有所質問咸中肯綮吳公極鍾愛遂相視如父子金華胡公翰亦來從吳公游景彝與之晝夜相摩切凡天地萬物之理內聖外王之道古今事會之變無不及之講數既久精神發舒大肆其力於古文辭吳公品評至嚴一辭稍不愜輒以爲詬病故景彝之文幅尺弘而体式備胡君之文意度密而波瀾張皆燁燁有光于時云初景彝早喪父事母黃氏至孝飲食必愼擇以進黃氏嗜鱖魚雖卒不可得必徧求之以悅其意會有疾益思得魚已而獲魚毛以香粉上之疾遂瘳奉諸兄如嚴父進退執禮甚恭不命之坐不敢坐通塘張翁無子聞景彝賢而有文命爲贅婿景彝能當翁意翁亦以客禮待之然翁頗木訥自重景彝亦自韜秘絕不與人交終日嘿嘿而坐或焚香以銷世慮既而彈指歎曰吾誦詩讀書亦頗有志於事功奈何鬱鬱久居

此耶黃氏歿其志遂孤景彝居喪盡禮出入必布裘鞋纓三年不御酒肉翁大享賓樂作景彝潛避去翁不懌或爲解曰居喪不聽樂其家法自當爾翁何怪耶翁自是不敢強翁既老欲以貲產悉屬之景彝辭請以均諸族子翁不可姑受其三之一翁之亡皆景彝經紀之他受田者漠如也景彝之仲兄鉦歿以次當長其家哀痛弗忍請至終喪群從固請乃泣告外姑以歸翁所得翁之田廬歸于公復自念久居於外不親□事能荷召者莫如從子渭又宗子也遂爲文告先祠讓之渭亦固辭因處其齋年六十二卒景彝臨事直然諾不苟於取與鮑溪水惡春漲多溺人景彝架石橋其上黃氏子母老無養給其衣食終身人又稱景彝爲惠人云

史官曰濂聞浦陽鄭氏家九世同居最多令子弟尚振纓者之師吳公先生又一時名士心極傾下之後十五年濂以非材來繼吳公後始得與景彝交徵諸所聞益信景彝出所作賦數首峻潔莊凝絶似其爲人而他文辭亦稱濂方惜景彝之學未暴白于世且謂王光劍氣終有不可掩者而景彝忽作土中人矣不亦悲夫濂與景彝暨胡君皆吳公門人胡君既銘景彝之墓濂亦不能無情遂述爲小傳一通以傳嗚呼有才無命世之如景彝者不少寧不使濂重有所感乎

樗散生傳

樗散生者錢唐人李氏名詞字孟言少受學越人楊君維禎負氣尚節善爲詩書樂金陵市中名其室曰樗亭而自號爲樗散

生市人病者趨其門買藥無不與所與必善人人談樗散生美
不置口然閭樗散生人莫不願為材有寸譽尺有尺譽雖
恐人不知己才不即用既用又恐不得大任以為戚今生乃以
樗散自名樗不才木也生無才者邪何其嗜好與人不同也
所惡乎樗者以其無用也今生循善藥以活疢疾者有功於民
甚博何為以樗自汚哉樗散生曰吾討之熟矣名之美者吾豈
不欲居之然苟無實以稱之則名祇足為禍吾苟自以為可用
彼將以有用者求我我或不足如其所求則為妄人矣吾今自
以為樗彼亦從而樗我不我足用而我足用者固存何損於
我乎世之受禍深者求名太切者也夫名虛器得之未必有益
於身而與我競者[illegible]然欲奪之不亦危乎吾

是以安焉而不敢務乎名也且吾足之食者皆醫之書易知醫之
技易學吾誠專吾心焉疑於心者不敢強施於人講於用者不
敢厚責其報雖有不中庶可以無愧矣我誠自負吾才而享
釜庾之祿皆若人然者必胥操法而逼吾側民蒸持牒而
聒吾前吾心欲乎之而力不暇欲施吾才而勢有不能則吾心
之愧無時而釋矣孰若守易能之技居無用之名以自適哉於
是問者謝之咸稱樗散生為知道者余聞於建安黄仁云
史官曰樗散生之傳不虛矣生豈果知道者哉君子之道貴
乎食焉而無愧吾觀世之人有愧者多矣生豈無見者乎孔
子強漆雕開仕開自以為未信而不願為孔子悅之樗散生
豈學漆雕開者耶然則謂生為知道豈不然耶或謂生慕樗

以不才而壽彼雖生寧盲生蓋不取云

李疑傳

金陵之俗以逆旅爲利旅至授一室僅可榻俛以出入曉鍾動起治他事遇夜始歸息鼠溷井臼爨水皆自具然月責錢數千不必詰或疾病輒遣出病危氣息尚屬目瞷瞷未瞑卽輿棄之而後其賃婦孕將產者以爲不祥擯不舍其少恩如此非其性固然地在輦轂下四方人至者衆其勢致爾也獨李疑以尚義名于時疑字思問居通濟門外閭巷子弟執業造其家得粟以自給不足則以六物推人休咎固貧甚然獨好周人急金華范景淳吏吏部得疾無它子弟人殆之不肯舍扶踵疑門告曰我不幸被疾人莫舍我聞君義甚高能假我一榻乎疑謝許諾延就坐汛除明爽室具床褥爐竈使寢息其中徵醫師視脈躬爲煮糜煉藥旦莫執其手問所苦如事親戚既而疾滋甚不能起溲矢汙衾席臭穢不可近疑日爲刮摩澣滌不少見顏面景淳流涕曰我累君矣恐不復生無以報厚德橐有黃白金四十餘兩在故逆旅邸願自取之疑曰患難相恤人理宜爾何以報爲景淳曰君脫不取我死恐爲它人得何益乎疑遂求其里人偕往舁以歸面發橐籍其數而封識之數日景淳竟死疑出私財買棺殯于城南聚寶山舉所封橐寄其里人家往書召其二子及二子至疑同發棺取橐按籍而還之二子以米饋弗受友驢以貨遺歸平陽球子廉械逮至京師其妻孕將育衆拒門不納卧草中以號疑問故歸謂婦曰人孰無緩急安能

以宗嬴自誇哉且人命至重僨首而爲風露所感則毋子俱死吾寧人負之而受禍何忍死其毋子乎俾婦邀以歸産一男子疑命婦事之如疑事晨淳喻月始辭去不取其報人用是多疑名士大夫咸喜與疑交見疑者皆曰善士善士疑讀書爲文亦可觀嘗以儒舉辭不就然其行最著云

大史氏曰吾與疑姓來識其爲人疑姁姁愿士非有奇偉壯烈之姿也而其所爲事乃有古義男風是豈可以外貌决人材智哉語曰擧世混濁清士乃見吾傷流俗之嗜利也傳其事以勸焉

毛德玄傳

毛璟德玄者萊之掖縣人也幼有異質事繼毋秦甚孝里中嘗冦至衆驚走秦老不能行璟獨侍左右弗去冦問曰爾不畏死耶何爲不避我也璟泣曰我老毋在安敢自求活乎冦義之不忍犯父嘗病疫兄舁置山中夜渴求酒山深多狼虎璟弗憚跣走出山乞得酒以還父飲而愈與兄弟分財悉其所取而受其弃遺者長兄疾作將及壙詭言盜且至人懼欲奔璟曰兄柩在斯忍弃之以圖生卒掩壙而還再從毋殯城隅人取其塼殆盡璟買地瘞之族女六人貧不能嫁璟出私財嫁之族中不克瘞者十餘喪璟皆爲瘞之歲食有餘粟則推以濟鄉里貸不償者則焚其券有客宿其舍已遺錢數百緡而行璟徒步追五十里還之隣人耕侵其畔或以告璟璟曰寧知非彼地耶其居家待人無長幼皆以誠久而人咸信之稱爲善士璟生二子尉炳

蔚生二子絃經皆好學絃今由國子生爲殿廷儀禮司序班與余孫楨同官相友善

史官曰孝弟慈愛人性所發也寧係所習哉萊在東海上其俗從古號爲難治焉習春秋外之今去古二千載乃有毛君之行是烏可以習俗古今論耶語曰爲善必有後毛君之善卓然可稱矣其子孫殆將有昌者耶

桑仁卿傳

桑惠字仁卿婺之武義人其先居嚴水桑溪南渡後有景昭者始遷婺歷四世皆不顯至仁卿幼喪父獨奉母居不能與浮沉介然自守遇人則翼然恭未嘗往叩富貴門惟日夕訓子弟雞初號輒呼起讀書又從師徙從師或值[illegible]觀持[illegible]俟之還人咲其愚勸曰子貧若是饑將生塵矣何不學他技若朝出門暮可即得錢讀書固佳其効乃如捕風耳仁卿咲曰信如子言吾家學將絕於吾手矣寧餓而死不能從也乃召其子以時謂曰此妄人耳其愼毋聽吾之貧由天於讀書何預哉業顯比[illegible]危急及見以時明經能文辭鄉校迎爲學者師仁卿極几自慶曰吾術有以見祖宗地下矣仁卿無所於食貰田於里翁已而失其券乃以討給仁卿至其家使人書之武羅其翁曰愼勿言翁券失矣券失矣仁卿歎曰吾當得錢言猶在耳而因失券負之爲計固得矣如內媿何一里譁然稱曰桑仁卿其誠慤人哉未幾翁貧不能斂手足鄉人惜其賢袞錢以葬仁卿娶同縣人[illegible]甚[illegible]仁卿固安貧終日椎蘇不變瑱無纖

介見於參政濟然能相歡處假日不自免闕有佳書必損所織布帛貿之使讀自時厥後以時以賢良徵王表分宜之簿州里携酒將來賀曰仁卿夫婦之有教子今得官歸矣項曰得官不足榮能不負官斯爲榮耳以時在分宜數督運萬里外兢兢自持無所遺失再轉爲滁州判官遣候人迎養將及門而卒今以三轉爲夔州府通判陞至小郎益用政事聞于時論者謂父母之善教云　贊曰子弟不肖無後良非父母竭力教之終不能有成也有如仁卿忍貧教子至于無蘇不變一不變其志澹如也卒能奮發有耀于前人則其所謂父母不力教子子未必有成誰不謂然因作小傳以爲世勸焉

竹溪逸民傳

竹溪逸民者幼治經長諷百家言並造文辭茂喜馳騁聲聞燁燁起薦紳間意功名可以赤手致忽抵掌于几曰人生百歲能幾日暮所難遂者適意爾他尚何恤哉乃戴青霞冠披白鹿裘不復與塵事接所居近大溪篁竹脩脩然生當明月高照水光澈灩比入月爭清輝逸民輒腰短簫乘小舫蕩漾空明中簫聲挾秋氣爲豪直入無際宛轉若龍鳴深泓絕可聽簫已逸民叩舷歌曰吹玉簫兮弄明月明月照兮頭成雪頭成雪兮將奈何白漚起兮衝素波人見之嘆曰是誠世外人也欲常見且不可得況狎而近之乎性嗜鞠種之滿園頗視若孩嬰黃花一開獨引觴對酌日入不倦人讓其留物怒曰舉世無知我知我惟此花爾一息自怡尚可謂滯於物耶復愛梅梅孕綠萼微吐赤脚踏雪

中若温見輙凝視移時目不瞬且大言曰知我者惟鞠䪂巳謝我去幸汝梅繼之汝梅脫又謝去我當上白鶴山采五芝耳白鶴山蓋溪上諸峯一云逸民年五十益恬泊無所繫間私謂其友曰吾於世味愈孤矣將漁於山樵於水矣其友疑其誕逸民曰樵於水志豈在薪漁於山志豈在魚是無所利也無所利樂矣子以予果滯於梅與鞠耶君子以其語近道有類於古隱者相與傳其事逸民所未嘗言則無從知之矣逸民陳姓泒其名烏傷人

史官曰昔者李白與孔巢父等六人隱居徂徠山世仰之以爲不可御近因號爲竹溪六逸寥寥七百年後而逸民亦以竹溪自名若出一轍豈聞風而興起歟縱曰此地或殊人之秉獨有其高風絕塵踸踔後先其安有不同者歟士之沉酣勢利而狃夜者豈亦知所自歟夫自范蔚宗著後漢書以隱逸登諸史傳歷代取法而莫之廢者其意又豈無所激歟雖然逸民之自爲則善矣

新刊宋學士全集卷之十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R.O.C.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國家圖書館
ROC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2050915 v.11

新刊宋學士大全集卷之十一

賜進士第文林郎浦江縣知縣高淳韓叔陽彙集

後學浦江張元中編次

庠生董彰明校正

傳 凡三十二章

余左丞傳

余闕字廷心一字天心唐兀氏世居武威父沙剌臧卜官合肥遂為合肥人母尹氏夢異人生闕闕生而髮盡白家貧年十三始能就學嗜欲甚淺不知有肉味惟甘六藝尊學若飴嗜之不厭與河南張恒游恒臨川吳澄弟子善談名理闕之學因絕出四方擢元統癸酉進士第授同知泗州事泗瀕淮民豪弗馴令飭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人土田官籍之多以誣去關繩尤暴者數十不敢譁廖甲與舒
乙競田廖焚舒廬舍舒婦偶毋子同死遂直灰燼中誣之關爲
白其事泗無麥民以乏故事弗聞關上之中書定爲令凡無麥
者減賦代還長老爭進金爲壽關謝去後關往桐城道逢故民
皆羅拜馬首相隨信宿而別俄召入應奉翰林文字轉中書刑
部主事三月之間疏滌冤滯獄五百上官忌其才議簽不合關
上宰相書言狀又不報投袂而歸居亡何復召僉遼東金三史
拜監察御史上疏言守令最近民欲萬國治責守令又是政體
宜用殿最法力行之便上從之藩王府諸校白晝敓金道上勢
如狼關鞭遣六十人上恩治切議道奉使巡察郡國關言奉使
恆無狀所至處食飲供張如事至尊曾不能宣上憂恤元元之
意宜亟罷之關後補外會奉使者亦至執關留曰誠如君言知
關忠亮不怨關在位知無不言陷直無忌人勸關少辟既關
曰吾繼恬豈不知枇逆鱗爲危委身事君身雖殺弗悔也改中
書禮部員外郎關議復古禮樂其言精鑿有徵聞者斥爲迂闊
弗用安西郭氏女受聘未行會夫卒郭自縊死有司請旌其門
關以過於中庸不可以訓格不下出爲湖廣行省左右司郎中
廣西多岐山負粟輸官者厄于道險費常倍關令以爲帛代輸
右丞沙班怙權自用多錄其私人關每抗辭沮之令莫從變反
當帥師又止不行無敢讓之者關揚言于庭曰右丞當往受天
子命爲方嶽重臣不思執弓劍討虜乃欲自逸耶右丞當往沙
班曰郎中語固是如芻餉不足何關曰右丞第往此不難致也

闕下令趣之三日皆集右丞行章宮慰伯顏以婆律香贄闕闕
覺重辟之香中果胎黃金章嘆曰余暫莅官多矣潔如冰壺唯
余公一人復以集賢經歷召入預脩本朝后妃功臣傳廷翰林
待制出僉浙東道廉訪司事發姦擿伏聰察若神州縣聞闕至
會墨吏多解印綬去發定賦無甚役小大各遣度闕辦官徭畝
實之徑賦平斛士無養以沒入田分隸學官郡長燕只吉台肆
毒殘衢民民重足立闕鞫治之獄上行御史臺臺臣與其有連
反以事劾闕闕歸隱青陽山已而丁尹氏憂闕日夜悲號有甘露
降于墓君子以為孝感至正壬辰天下兵動平章政事晃忽兒
不花方統戎淮南承制起闕權淮西宣慰副使分治安慶安慶
距城皆盜柵人爭謂不可往闕毅然請行從間道入推赤心待
人罷其苛賦轉粟以哺餓夫入社民翕然歸闕知民可用乃帥
之破雙港諸砦若固小路若要闕被甲荷戟直薄賊巢出鬪
殺傷相當至日昃賊殊死戰闕不勝退復收散卒誓曰死則死
此爾何生為一鼓而進大破之諸砦長咸次第降闕益繕城浚
濠礪矛戈分屯耕郊外田民懼不能者遣軍士護之耕賊來輒
與戰一日賊四合旌旗蔽野鼓譟之聲震天地闕縱梟騎數十
大呼而出賊勢披靡遣兵擊之斬首數千級當是時淮東西皆
陷獨安慶巋然存賊來戰又數敗賊衙之僞作尺牘通城中諸
大姓約期日及葉闕捕戮之闕曰我民安有是命悉焚去賊計
窮復令闕故人衛禺許大明以甘言說降闕命牽出以鐵椎擊

出境功上中書朝廷俾爲直隷同知淮西宣慰副都元帥賜以
上等及黃金束帶江西諸官軍動號數萬掠玉帛殺嬰兒宜戟
上以臧沿江州郡患苦之獨不敢近城下即近出師擣退之或
服其義至有來歸充將校者滎河兵屯潯陽命使者帥壯士百
輩腰刀直入脅王供億闕叱左右收縛付獄且上疏言貐貕素
不被王化其人與禽獸等不宜使入中國他日爲禍將不細後
竟如闕言轉淮南行省參知政事尋改右丞賜二品服闕益自
奮誓以死報國立旌忠祠以厲將佐時集祠下大聲謂曰男兒
生則爲忠孝死則爲張巡許遠不可爲不義屈意氣慷慨甚
丁酉冬賊大集諸部圍城戰艦蔽江而下樵餉路絶兵出數失
利戊戌正月七日城陷闕猶帥衆血戰身中三矢賊呼曰余將
軍何在吾將官之有生致者予百金闕戟手罵曰余恨不得斷
碎汝肉吐餧烏鳶寧復受汝官邪賊怒舉長鎗欲刺闕闕遂自
剄沉水死年五十六其妻耶卜氏聞之亦率其子得臣女福章
赴水死諸將卒慟曰余將軍不負國我等可負余將軍邪從而
死者千餘人朝廷知其忠贈闕榮祿大夫江浙行省平章政事
謚曰忠愍追封夏國公闕爲人剛簡有智無職不宜爲爲即有
赫赫名所至薦賢旌孝義如恐後每斛政開門授徒蕭然如寒
士五經悉爲之傳註多新意詩文篆隸皆精緻可傳
贊曰於戲闕真人豪也哉獨守孤城逾六年小大二百餘戰
戰必勝其所用者不過民間兵數千初非有熊虎十萬之師
直激之以忠義故甘心效死而不可奪也雖不幸根絶城陷

以死而其忠精之氣烱烱上貫霄漢必鑿為列星流為風霆散為卿雲凝為瑞露關雖死而其不死者固自若也然而關死於君而能使妻死於夫子死於父忠孝貞節萃於一門較之晉卞壼家又似過之矣於戲關果人豪也哉余來江左見其門生故吏言關事多至泣下因想見戰守處江流有聲而斷雲落日淒迷於莽蒼間猶足以動人悲思因撰其行事成傳以示為人臣者

濂既作余廷心傳又見其門人汪河言當廷心死時其奚滿堂 子甫睟棄水濱有僑萬戶杜某呼曰此必余參政子是種也良不可殺竟指所鈔諸物懷子以去今三歲矣人或戲子曰汝父何在子横指拂喉曰如此矣此一事也池州判官李宗可蘄人也李嘗文身又號為花李善與視賊欲吞廷心兄閽嘗以女歸之及來舒命權義兵萬戶統新軍守水砦前後多戰功賊來破城李横槊入賊中殺死甚衆聞廷心死馳馬還家衆妻孥謂曰余相公死國吾亦義不屈汝等毋不死為人所魚肉拔劍無大小盡殺之出解甲據胡床中坐取酒飲至醉復衣甲自刎死此一事也嗚呼仁者宜有後而義烈之士聲光可流於無窮濂雖不文唯恐其失墜也故復附著于篇

白牛生傳

白牛生者金華潛溪人宋姓濂名嘗騎白牛往來溪上故人以白牛生目之生軀榦短小細目而疎髯性多勤他無所嗜惟攻

學不怠存諸心著諸書六經與人言亦六經或厭其繁生曰吾舍此不學也六經其曜靈乎一日無之則冥冥夜行矣生學在治心道在五倫自以爲至易至簡或笑其迂生曰我其迂哉我若迂孟子則迂之首矣生好著文或以文人稱之則又艴然怒曰吾文人乎哉天地之理欲窮之而未盡也聖賢之道欲凝之而未成也吾文人乎哉或求學文生曰其孝弟乎文則吾不知也生不肯干祿或欲挽之使出生曰祿可干邪仕當爲道謀干之私也生安於義命未嘗妄有所爲或疑其拙生曰我契以天不合以人是乃巧之大者拙乎哉生慕孔顏之樂如聆鈞天之樂如褒褰躧之全言及之手足舞蹈不已或以爲狂生曰吾能知之恨未能允蹈之奚其狂生幼多疾常行服氣法或誚其欲久生生曰盜跖甚夭顏子甚壽子知之乎或人不荅生曰竊陰陽之和以私一已服氣矣運量元化節宣四時服氣乎生雖貧喜色常溢眉宇閒或詰之生曰吾內足樂也內既足樂無人非無界責得亦樂失亦樂我何憂哉生御惡衣糲饌安之或慮其詐生曰錦衣與卉服雖異暖則一糟糠與淳熬固殊飽則均何詐爲生不貴貴人不貧貧人或尤其無別生曰貴自貴爾於我何加焉賤自賤爾於我何損焉生遇物以誠三尺之童莫之敢欺或譏其同生曰我道蓋如是同不同弗知也生不享外神唯事其先甚謹或謂其報本耶生曰非惟報本也以氣感氣吾先以之外人何預哉生多讀台衡賢守慈恩諸家書或謗其偏生曰我雖口之未嘗心之也何其偏生當情意調適輒懸特發於

簴親擊以鐵鏃瞑目側耳而聽自以為逵制樂之原或咲之生曰此蕢桴土鼓之遺聲也五音繁會則末矣生好著屐登山遇境勝處注目視弗釋或惡其癖生曰吾於巒谷川色見三代之精華不忍舍也生年四十有六髮無白者日坐一室中澄思終日或執筆立言動以賢聖自期其中之所存者人固莫能識也適有畫史貌生之騎白牛者生大咲以為得其真故自疏其事如左曰白牛生傳云

贊曰生妄人也哉言其文弗能成章言其道則又邈乎未之見也猶自語諸心曰我學古人我學古人不亦悖且戾乎

鄭氏孝友傳

鄭綺字宗文白麟二十一世孫也其先居衆陽凝道遷歙自歙遷睦淮遷浦陽今為浦陽感德鄉人淮綺之祖也綺通春秋穀梁學撰合經論數萬言事父母孝父服以非罪繫獄當入死綺上疏郡守錢端禮請以身代端禮察之白其誣毋張病風攣綺保持若嬰兒祖適厠必抱就之三十年不懈綺生閒閒生逕逕生政政生德珪德璋至元中仇家傾德璋以死罪將械送楊州德珪毅然代其行德璋泣隨之爭欲赴吏德珪竟以詭計先死之德珪生文嗣自綺至文嗣凡同居六世歷二百年咸如綺在時至大二年秋九月鄉老黃汝霖等言於縣縣上其事廉訪使加審按焉文達中書禮部四年春二月准式旌表門閭文嗣生鑑鑑生渭渭生挺皆善守合數千指無異心者重紀至元元年冬十二月太常博士柳貫與鄉校群士又上狀請如故事復其

家從之初文嗣既歿德璋于大和司家事嚴而有恩雖家庭中
凜如公府子弟稍有過頒白者猶鞭之每遇歲時大和坐堂上
群從子皆盛衣冠鴈行立左序下以次進拜跪奉觴上壽畢皆
肅容拱手自右趨出足武相銜無敢參差者見者嘖嘖咨嗟謂
有三代遺風雖石奮之家亦所不及名聞天下自大丞相以及臺
院諸公卿多賦詩美其行部使者武威余闕行縣以其孝友七
郡或莫之先書東浙第一家以褒表之皇太子在青宮聞其事
而嘆曰此國家之祥瑞也復親御翰墨書以鳳麟二大字翰林
學士承旨歐陽玄爲之贊勒石以傳大和性正方不奉浮屠老
子經像冠昏喪祭必稽朱熹家禮而行子孫從化孜孜孝謹不
識鄽市嬉戲事執親喪哀戚甚三年不御酒肉食飲飴田賦之
屬各有所司無敢私凡出納雖絲毛事咸有文可覆按日則會
不公則監視爨之諸子晝趨功入夜輒坐棣華軒中溫溫語笑
至更餘始休雖多列顯仕或入侍經筵出持使節不敢挾此有
一毫自驕意諸婦唯事女紅不使豫家政宗族里閭以恩懷之
各有差內外極嚴與臺通傳不敢越堂限家畜兩馬一出則一
爲之不食人以爲行義所感有家範三卷傳于世

贊曰史氏之言多有不足取信者濂少時嘗讀唐書宰相世
系表謂白麟之後不傳私竊信之及觀司空圖滎陽記則曰
白麟生師慎師慎生懷芬懷芬生鄑鄑生斌卿斌卿生唐青
州刺史厥厥生侍中徽徽生大理卿鄘鄘生繡繡生給事中
碁碁生宣州觀察使回又觀鄭燮生遂安譜則曰回生弘弘

生垣垣生僅僅生千夔千夔生扈扈生宋歙縣令嶷道嶷道生殷中侍御史自牖自牖生祕閣校理安仁安仁生淮淮生聰聰生冲素處士綺綺即傳之所書者也其承傳次第灼灼可信如此惡覩其所謂不傳者哉考徵不廣而欲以一人之見聞定百載之是非難矣

此傳作於至正初已刻浦陽人物記孝友篇中近板燬於火因重鋟於此以勵民俗云

吳德基傳

吳德基者名履婺之蘭溪人也其父景奎故爲儒鄉人師尊之酷好爲詩游山澤閒方苦吟而雨至雨濡其衣弗知也德基少受學聞人先生夢吉與春秋㫖務有奇材長通諸史爲文辭頗學司馬遷班固最好書尤工行草得之者咸弆爲榮元季教授鄉里名動一時國朝取婺李曹公文忠爲浙東省左丞聘德基爲郡儒學正李公數與語知其才辟爲掾稱疾而辭有司舉于朝爲南康丞南康俗悍其民以爲丞儒者也易之德基自如數月皆周知其情僞有所發擿一縣驚伏德基乃更以寬化之視民如子民有訴召使前與語弗加咄叱民或援丞裾相爾汝弗責也有徵調召其大姓坐之廡下好言誘之聽人人自說便否由是民愛丞如父而吏卒不能爲姦民王瓊輝仇里豪羅玉成執其家人挾法箠辱之玉成兄子玉汝怒集少年千餘人圍王氏家刼奪家人歸且縛瓊輝連道箠之至家解衣箠殆死乃釋去瓊輝兄弟五人庭訴斷指出血誓與羅氏俱死德基念成獄

當遣千餘人勢不便乃召瓊輝語之曰獨羅氏圖爾家邪對曰
千餘人曰千餘人皆辱爾邪曰數人爾曰汝憾數人而累千餘
人可乎且衆怒不可犯倘不顧死盡殺爾家而就逮雖有司有
法汝悔何及邪瓊輝良久曰吾恨羅氏欲快吾憤爾惟明公所
命德基乃捕操箠者四人於瓊輝前杖數十血流至踵命羅氏
對瓊輝引罪拜之事遂止兩家皆叩頭曰公毋我事德甚弘咸
願有所上獻德基却去縣令周以中初至召民轉輸至郡不得
躬至鄉召之一民逸去命卒笞之不肯伏走入山罵令曰官當
在縣何以至此爲令怒吏卒因以語動令欲誣一鄉民圖賄利
獲六七人下獄爲鐍甚嚴卒方往捕未返鄉民大駴音駭德基訪
民無罪自出巡獄叱卒釋之卒以上解德基褫卒獄門遣之
曰若無罪還告父兄無恐乃往告令令怒曰民無道衆辱我君
乃釋之何輕我至是耶德基曰犯使君者一匹夫爾其鄉人何
罪且法乃天子法豈使君解怒具乎令意懸乃已其俗好淫祀
有蛇出戶限民惟之以爲神巫奔走祠之德基罪神巫十人杖
其主江中爲丞六年去知長沙之安化去三月他吏用法急南
康民作亂命師討平之死者過半南康民泣曰我吳君在寧有
此禍乎安化鄰古三苗其土豪多糾民爲兵既盡降萬夫長易
俊原獨恃驍勇與麾下數十人遁入山谷保險自固郡邑患苦
之江陰侯吳良承　詔求餘寇已移檄旁縣兵且集召德基計
事德基曰易民未有反狀奈何激之使生變乎不若先以計致
之果反用兵未晚也否則出兵無名民先受其害矣願君侯熟

慮之侯曰今之言然吾爲令徐之德基乃屏吏卒步至山谷中抵俊原家家空一老人出對客德基謂曰易俊原出見江陰侯則無事矣今不出大兵且至一縣民皆爲齏粉然殺一縣父兄子弟者易俊原非縣令也老人曰俊原必出惟明府哀憐之德基諭曰俊原或未肯來得其子及麾下三四人先往可免矣明日其子及麾下至如德基言兵止不發既而盡致其麾下惟俊原一人度兵勢孤乃招之曰君侯願與俊原相見俊原喜詣軍門請見遂縛送京師事平民按堵無擾江陰侯檄取故兵之爲暴者民咸自疑驚恐相告勢甚危德基屬耆老諭民曰侯所取者兵民無與也籍其願爲兵者數人而止長沙郡今造戎衣德基力爭曰吾邑民貧而俗暴恩之且恐其叛去安可責以事功如他縣乎令格不奉命其罪小奉命而致亂其禍大決不敢辭小罪而蹈大禍也郡從之凡有徵徭皆不使之與越三歲入朝擢知萊之濰州事民畜官驢四十匹衆守核其孳息狀與籍不合曰驢當歲產駒今幾歲宜得幾駒乃何少也欲責欺罔罪而徵其償諸縣皆已勒民買驢德基獨戒民勿償守怒問德基濰不償驢何辭也德基曰民實不欺妄烏可責其償 國家富極海內爲吏者宜宣布德澤爲民除疾苦寧少數匹驢耶守語塞德基因盡不便者數事守不敢復言并諸縣已償者皆罷之山東民願以羊牛代秋税者官從其言德基與民計羊牛後有死瘠患不如納粟便獨取民粟他縣牛羊送陝西民驛走二千里皆破家郡以濰獨完令役千人部送鄰縣牛德基列其不可曰

有牛家送牛雖勞不敢怨使人代之脫道中牛死誰當代償耶力爭不奉命德基爲吏不求威名以愛民爲先尤重獄事凡有訟召受訟者面直之釋其怒乃已不忍置民於獄獄屬空嘗有追需於民不務速辦稍緩其期約故物價不湧民視他所費恒減十二三所至民樂其簡易而感之以爲愛已居潍二年會改潍爲縣召還潍民遮門抱其足泣拜曰自得君父潍民肩無笞瘢今舍我去願得隻履事之以慰我思其得民心如此德基至京師遂謝事歸將行辭其友翰林學士宋濂濂爲德基交甚狎時亦致仕將歸呼德基謂曰若願受長者教乎德基曰唯何以命之濂曰 天子官汝五品秩乞骸骨歸恩甚大汝知保之之道乎德基謝曰願卒教之濂曰慎毋出戶絶世吏勿與交吾之教子無以加于此矣德基至家如濂戒君子多其能受善言云

太史公曰世俗恒謂儒者少功顧非儒者爾湯之興以伊尹周之興以周公此獨非儒者耶何其功之大也彼世之儒者其號則同其誦說則同其所操守者異於伊尹周公者多矣豈特少功哉謂之不足用可也然其間有足用者不可誣也俗吏以嚴急督責爲足用謂儒者爲儒緩僨事而不知得民者非儒不能也以予觀於吳德基恂恂不大聲色而衆庶安其政既去而思之視世吏之督責者果孰多耶德基之政固世俗之所咲者而其心誠愛民有足取焉古所稱平易近民豈弟君子非德基之謂耶所謂難與俗人言其此類耶

朱環傳 子元女壽

朱環字君玉婺之義烏人漢槐里令雲四十代孫也赤子時無兒嚬聲仲父桂奇之養爲子桂後生璧及定周因外環環益孝謹凡勞事皆服行不知有寒暑時境內多盜白晝出道上刼人財桂有金數百兩與璧謀瘞窖中璧夜發去反誣環所爲桂怒褫環襦袴立之大雪中一日夜不使去環恂恂謝過無一言辨其冤桂猶日虐環五六年間瀕死者數四恒順受之不怒桂死遇璧益厚璧子慶多暴或遂嫁以殺人罪環憂不能食竭私財救之慶獲免環善讀書嘗稱聞掌舉進士年八十六終于家子元女壽

元字子初性鷙敢絶人至元末有盜數千起縉雲過永康置砦峽源山山抵元家甚邇盜將刼元父環及環見遇魁爲説師元閒遁歸告二翁速避寇不聽復涕泣諫翁罵曰豎子不解事江南內附久誰敢叛耶設有寇不過鼠竊狗偷何足病元自度賊若縛翁去則是翁從賊反官坐以法雖有百喙莫能白爲今之計者孰若殺賊自明乃與役夫傅桼謀執刃伏垣下或止之曰賊勢張甚汝不畏作葅醢耶元曰吾知有親爾若得自親以無罪雖萬死不恨會賊偵騎至竟斫殺二人梟首市中以血手入示翁負之北逃賊平翁竟無罪

壽生有淑資年既長歸金華戚象祖台寇楊鎮龍反西攻婺州宗王甕吉觧及浙東宣慰使史弼捕獲之械至州城將鞠其反狀壽父環有亡奴在械中奴嘗怨環擿傷欲連環出辭勒鎮龍時史怒寇甚凡獄辭所引必盡殺乃止環子元疾病不能起乃

視壽泣壽曰昔緹縈能救父命我獨非人耶乃走告法曹掾馮耿賢曰妾父無罪亡奴欲誣以不道倘事不得直一家枉作泉下鬼聞君素長者獨不能相活乎言訖淚如雨馮怒曰此事豈汝女子所知壽哀祈益切馮為惻然良久揮壽去曰爾但歸吾知所處矣明日使吏椎碎奴口不果誣

贊曰昔尹吉甫子伯奇無罪為後母讒而見逐履霜中野作履霜操其辭多怨傷識者謂伯奇不必爾也父母繼之勢而不怨何假於辭哉今環之無罪與伯奇同環臥身于大雪中則又非若履霜比也乃能順受之而無怨不賢而能之乎古之所謂純孝者環蓋近之矣元為親故拔劍斫賊而不知有身壽雖女子亦能脫父命於虎口皆環身教之然也人之行莫大於孝孝有如一環之父子可使無聞哉因具列之于篇

白鹿生小傳

白鹿生者諸暨之人也風神稍峻爽翹然欲超塵其外族曰方建勤聘賢傳舘四方游學士生往受諸經領其玄旨稍事文墨輒峻潔如淵珠衆譁曰生賦資絕倫非積功所可及盍還其一席地聲光流發越間熠熠能動人競要邀作州閭師數弗應浦陽江上有鄭氏一宗累三十寓同衆而饍戒子姓執贄致辭生躍然興曰是或可為也即日上道追鼻比中居以倡道為己責與諸生言必稱曰昔之人曰昔之人揣摩月切操行有可觀歷十春秋自以精明不逮前時退居白鹿山戴椶冠被羊皮裘帶經耕烟雨間暇則吟風弄月傲睨萬象若不知古今之殊孰有識者

莫能窮其際高郵桑鳳來爲州牧獨造門拜曰鳳聞先生賢甚言
行無悖古先哲人願爲州學子弟師生牢讓不起鳳不得已命閭
右子弟即其家問道州政有闕失鳳必移書諮訪生白以利病
裨助恒多後若干載殿中侍御史唐鐸出守越欲辟起之生力
辭如前鐸不敢強生性醇篤無毫髮矯僞與人語出肺肝相示
耻爲覆藏事乖名義峻言斥之弗少恕家無儋石儲臨財甚介
山氓誤坐法當死生憫其惷愚詣諸鄉鄰活之氓轂烏犍爲謝
生拒之頰顙于地潸然隕涕生曰東作方興非牛何以畊候三
冬或可爾至期氓復來請生反覆譬曉之乃已州人士求連生
族祝生持其成贅委禽致饋繼以金幣生咲曰孰謂君子而可
以貨誘乎悉遣去人復譁曰是可以義取者生尚不之欲況其
他乎於是鄉人教子者恒指生爲法效學焉生名恒字本初姓
楊氏白鹿生因其所居號之云

史官曰余與生游者三十年不可謂不相知者待罪國史時
遂白執政薦之入成均闕生不受州縣辟事乃寢然其行義
可法者不當使其泯泯因爲造小傳如右隱之與顯非所以
論生也

王先生小傳

王先生毅字剛叔其先自琅琊徙居處之龍泉至先生十有三
世世爲農初西隣有王氏子事身奉神甚謹嘗斲木爲拜其當
額處成窪毋某氏有妊夢王來而誕在赤子時頗異過浴及手
足露皆怖而哭姑懷之則止頭㬎瘍毋惡其臭卷木葉掩鼻嘗

乳時閉目弗之視疹疾大作身熱如火燃榻畔懸繩代梳無風
繩自搖又能言倫陳入浴時如蹈大海茫無津涯風入手足間
痛若刃割姑衣有纊能覆之乃安木葉氣烈不可近熱弗能禁
神出戲繩上下視一小兒匍匐心知其爲巳也熱退乃復還人
咸奇之六歲知好書家貧不能致每借市中一誦輒能記憶稍
長所嗜益深父機命牧牛掛書牛角而讀之隨牛而東西行日
入忘歸復使之視舂溪濱挾冊坐轓車則米成粉不悟父怒遂
之出世父與明憐之爲代償其米且令聚徒教授束脩之上悉
以購書積至萬餘卷精思疾讀唯恐其　盡夜分燈屢涸猶闔
其吟諷聲或至達旦不寐因觀周子太極圖說嘆曰此升聖域
之階梯也人心與上堪下輿同大局於一藝可乎會上饒鄭君

原善來爲郡錄事先生往質所疑鄭君甚器重之已而往謁許
文懿公謙於金華山中公爲詳陳理一分殊之旨先生豁然如
夢斯覺居久之絕淮泗沂黃河而觀泰山島繹之雄徘徊闕里
悵然有千載之思遂北至京師薦紳先生若黃文獻公溍揭文
安公傒斯翰林承旨學士歐陽公玄參議中書危公素爭相引
重聲譽又翕然至有薦爲檢討經筵編脩翰林者先生皆引分固
辭俄南還鄉里益以躬行實踐爲教其發明本心之學至利發
沉寘處多有感泣者一邑化之雖大山長谷愚夫愚婦皆知異
慕華心從善縣饑先生告令曰民饑且死大夫其得莫拯而辟
乎即語以勸分之法閭右之家計口賦之食餘粟盡乞貧民全
活者以萬數父老見先生拜且泣曰我等皆白骨也而先生人

之爾至正中荆襄兵起掠七閩直犯縣南鄙先生畫八策贊將軍石抹宜孫破之仍不遠萬里遣其徒上書行御史臺以明將軍之功未幾盜發青田揚言來攻縣長吏寳忽丁遁盜遂深入焚官舍汙人女婦剽鹵至雞犬先生召門人章溢季文謂曰吾豈忍以良民畀豺兕乎溢等曰唯先生命乃部勒鄉民爲兵逐殺群盜大府錄功賚之以金幣先生曰得選賢令以撫創殘民則毅拜賜多矣謝不受俄部使者下令正丁罪丁恚集李溪惡少年據險阻以方命首害先生于家縣人無少長皆痛憤灑泣以復讐爲事弟子胡深方叅軍事鄰陽急馳歸與同門友咨諸方伯連率帥師前殲之越二年始克葬先生蓋竹鄉之西山別建祠而尸祝之先生爲學深見天地萬物一體之意視衆戚之

顛隮如已病之苟力可救雖鈇鉞鼎鑊在前後有不暇恤至於禽魚之微不得其所亦爲戚類弗寧思遂其生然疾惡如仇遇有贓民吏切齒扼腕流涕太息必疏其姦狀鋤而去之豪民猾鉅量以入粟亦叱使歸去以全常度小人不便爲惡特欲加害賴上官察之獲免生平不食君祿其尊主庇民之念寤寐不忘武威余闕公持節浙水東鮮知之謂其卓行不讓古人性不溺文辭歎曰當今之世何能文者如牛毛而植德者若麟角盍亦知重輕乎人有求者揮毫立就亦淵然有奇氣可誦自幼不茹葷肉雖强之食終弗能下咽閒居歛容澄坐多至夜中或倦極目瞑鼻息雷鳴坐客未寢者談辯蠭起晨興先生各能記其言而折衷之其神全而不亂如此殁時年五十二娶樓葉二氏無

子以兄子彥荀爲後扁書室曰木訥齋人因稱爲訥齋先生云

太史氏曰昔者山陽殷子通以儒術教授里中人薰爲良善者衆及隣境寇作子通帥弟子起兵殲之長吏惡攘其功使人殺子通門生毛衛手刃殺者梟首以甘心焉君子多其義其事與先生絕類雖然先生以明體適用之學保障鄉縣使三十萬蒼生去危即安非子通比也固不幸遇難而死諸生爲師復讐兵屯二年弗解卒戶鼠輩于市功比衛爲尤難祠宇之建不建又在不論由是而言其義不益多歟嗚呼先生道德之化蓋亦入人深矣

杜環小傳

杜環字叔循其先廬陵人侍父一元游宦江東遂家金陵一元固善士所與交皆四方名士環尤好學工書謹飭重然諾好周人急父友兵部主事常允恭死於九江家破其母張氏年六十餘哭九江城下無所歸有識允恭者憐其老告之曰今安慶守譚敬先非允恭友乎盍往依之彼見母念允恭故必不遺棄母母如其言附舟詣譚譚謝不納母大困念允恭嘗仕金陵親戚交友或有存者庶萬一可冀復哀泣從人至金陵問一二人無存者因訪一元家所在問一元今無恙否道上人對以一元死已久惟子環存其家直鷺洲坊中門內有雙橘可辯識母服破衣雨行至環家環方對客坐見母大驚頗若嘗見其面者因問曰母非常夫人乎何爲而至於此母泣告以故環亦泣扶就坐拜之復呼妻子出拜妻馬氏解衣更母濕衣奉糜食母抱衾寢

毋毋問其平生所親厚故人及幼子伯章環知故無在者不足附又不知伯章存亡姑慰之曰天方雨雨止爲毋訪之苟無人事毋環雖貧獨不能奉毋乎且環父與允恭交好如兄弟今毋貧困不歸他人而歸環家此二父導之也願毋無他思時兵後歲饑民骨不相保毋見環家貧雨止堅欲出問他故人環令媵女從其行至暮果無所遇而返坐乃定環購布帛令妻爲製衣衾自環以下皆以毋事之毋性褊急少不愜意輒詬怒環私戒家人順其所爲勿以困故輕慢與較毋有痰疾環親爲烹藥進匕筯以毋故不敢大聲語越十年環爲太常贊禮郎奉　詔祠會稽還道嘉興逢其子伯章泣謂之曰太夫人在環家日夜念少子成疾不可不早往見伯章若無所聞第曰吾亦知之但道遠不能至耳環歸半歲伯章來是日環初度毋見少子相持大哭環家人以爲不祥止之環曰此人情也何不祥之有既而伯章見毋老恐不能行竟紿以他事辭去不復顧環奉毋彌謹然毋愈念伯章疾頓加後三年遂卒將死舉手向環曰吾累杜君吾累杜君願杜君生子孫咸如杜君言終而氣絕環具棺槨殮殯之禮買地城南鍾家山葬之歲時常祭其墓云環後爲晉王府録事有名與余交

史官曰交友之道難矣翟公之言曰一死一生乃知交情此非過論也實有見於人情而云也人當意氣相得時以身相許若無難事至事變勢窮不能蹈其所言而背去者多矣況既死而能養其親乎吾觀杜環事雖古所稱義烈之士何以

過而世俗恒謂今人不逮古人不亦誣天下人哉

詹士龍小傳

詹士龍字雲卿光之固始人父其宋開慶中都統勇勝軍守鄂以偏師巡渠巴諸州與元兵戰南平身嬰九創被執發憤不食卒元兵破鄂降其軍士龍生三歲同毋胡氏北遷董忠獻公文炳以其父忠也鞠為子文炳長子名士選故命其為士龍飲食衣服一視諸子外人不能辨諸兄忌之罵曰虜子見幸乃同我輩耶士龍不知其故泣訴文炳文炳曰爾真吾子飛語慎毋聽也士龍哀祈益切文炳頗漏言士龍晝夜流涕欲復詹為姓受文炳鞠育恩深未敢言一日獨濟沱河遂陳前志文炳戲曰爾投石水中石浮吾當爾從也左右皆笑士龍仰天祝曰天若不絕詹氏石當浮因投石水中石盤旋急流中若沉浮者數四文炳以手拍鞍曰詹都統之靈其不死乎即令士龍復詹姓文炳薨為服齊衰三年歲時祭祀必先設神主率家人奠之士龍後用文炳弟文忠薦為高郵興化尹士龍脩築捍海堰三百里數郡利之初發地獲范希文石記曰遇詹再修事蓋前定云轉兩淮都轉運鹽使司判官改淮安路總管府推官拜江南行臺監察御史時姦臣柄國霅燄方熾士龍上章劾之未幾事果敗士龍退隱興化葺草堂德勝湖上若將終身朝廷念其老成以廣西廉訪僉事起之居二年鬱鬱不樂乃移疾而歸年五十八卒于澍岳州華容尹文炳妻以從女實因前好云

史官曰精誠之格將何所不至上致日星之應下召物產之

祥古則有矣今觀士龍投石之事其惡可不信哉或者致疑天人之間視之若茫然不相通過矣予總脩元史時有司不以聞失於紀載因徇其孫婿余文昇之請删其墓志爲小傳一通以傳

孝子丘鐸傳

丘鐸字文振汴之祥符人故御史中丞劉基先生弟子也通儒書兼精醫家言流聲動一時至正末父誠爲湖廣掌處儒學提舉鐸侍母馬夫人留吳越欲御車往從江右兵大起武昌陷二浙繹騷鐸憂懼不知所爲急避地四明暨江南皆歸職方復奉母至南京每西向翹首曰武昌有來者庶幾知吾父之所在乎已而其父果至自武昌父子相見悲喜交集鐸買第市中以有給親雖然忘其貧曾未幾何母 弟鈞擢會稽上虞巡檢鐸與父母皆同赴官夫人疾鐸晝夜泣禱上下神祇乞以身代及殁鐸哀慟幾絕卜葬鳴鳳山之原哭曰鐸生也咫尺不離吾母膝下今逝矣可委體魄於無人之墟乎乃結廬墓側朝夕上食如生時當寒夜月黑悲風蕭颸如臨鬼神鐸恐母岑寂也輒巡墓號曰鐸在斯鐸在斯其地多虎聞鐸哭聲輒避去故會稽人異之稱爲眞孝子云先是鐸在四明從祖父母居汴者八人貧不能自存鐸咸迎養之死皆返葬先塋人以爲難其姑適河南匡氏者年十八夫亡誓不再適鐸義之養其終身凡二十年如一日然其制行峻絕宅皆類此文不能盡載也

爲說者曰予聞鳴鳳山當白馬上妃二湖間人跡罕至白晝

虎狼旁午鐸執然獨處心無畏懾者豈不以親之體重於身乎然身者親之枝也可不敬乎敬其身斯孝其親矣鐸情固迫切當知以禮自節哉當知以禮自節哉

危孝子傳

臨海孝子危貞昉字孟陽事親以孝聞其父孝先洪武辛亥進士擢官嶄游丞再遷陵川坐法謫役浦江縣貞昉時爲郡諸生聞之奔訴於郡守欲走代之守以其名隸學籍難其行貞昉號泣于庭曰人孰無父哉奈何獨沮於我也左右爲之言獲如其請即日上道詣　京師伏闕上疏曰臣父陵川丞孝先不幸絓吏議輸作大江之濵筋力向衰不能執事而大冊范氏春秋復踰九十旦旦念之恐染霜露之疾無以遂其菽水之歡終天之憾或及其身臣犬馬之齒方殷願代父作勞俾其歸養雖即死無恨　聖天子以孝治天下惟哀矜焉疏奏　上惻然從之貞昉乃解儒衣易短製欣然就役施施無難色然資體尫弱不勝負任之苦越七月病卒貞昉通周易兼能學唐人歌詩性剛直讀古忠孝事歆祚久之且曰使貞昉生其時亦當若是嘗遇交友患難蹈湯火赴援不爲利害貳卒時年二十八聞者皆悲之

爲說者曰父子體殊而氣同者也故古之孝子不以身自私非過激也宜也有如貞昉者詣　闕上疏欲代父受役毅然以死自誓唯知有父而不知有身其殆近於古之孝子者非邪嗚呼死生於人大矣貞昉之死於孝是有蓋於天衷民彝之重無愧於俯仰無慊於神明奚翅足矣他尚何說哉彼悖

德犯上者亦曷嘗不死其死也如敗豚腐鼠人孰稱道之覲吾貞肪則若威鳳之翔千仞可望而不可即得與失又爲何如哉貞肪之名宜登國史以風厲四方予非史官也特爲立傳使秉直筆者他日有采焉

瞿孝子傳

瞿孝子嗣興字華卿蘇之常熟人父逵元初爲百夫長遷蘇州巡塩大使兼管內六縣捕盗轉怯憐口提領母某氏孝子天性純慈依依親側若不忍斯須釋者母患癱瘓瘡潰當長夏臭穢不可近孝子燖湯洗滌執扇驅蚊蚋晝夜至月餘乃休既而又罹積氣疾衝擊下上百藥不治或授以刲股可療法祝刀于天俟刀躍方可用孝子頓顙流血刀弗動孝子情迫切強取刀刲股肉作羹以進母不食已五日忽聲咳之氣銷如失一旦母思芰食時芰始華孝子求諸市不獲凡川有芰者輒衣入水歷覆其葉亦無之雙脛皆赤腫孝子號呼曰神胡不相我乎俄得三芰水中人以爲精誠所感然其宅心仁厚單寠者必周賑給而不欲使其知匱工王氏家無擔石儲且卧疾不能興雞初鳴孝子往其門以錢二十緡投窗隙而去民有告糴者鬻衣百結孝子受其直五千復陽問曰吾性多忘若欲糴十千耶遂如數與之鬻蔬翁過門孝子市錢五十文以楮幣五百文授翁人讙餘錢翁慍而辭孝子曰汝第持去他日見還未晚也甚販夫或來貿還孝子一聽其言不與較家人怪之孝子曰彼竭汗血以逐什一之利寧能足吾欲乎歲大儉來相依者數十人孝子撫勞

近舍舍之命癘氣作病者相枕藉孝子每晨躬拜祈禱撫視卒
賴以全孝子朝出道中拾遺囊孝子悉歸求者一金不自私未
幾又有亡其券及白金者孝子蹙額曰白金固易致質劑乃資
業所憑藉其必起爭端乎爲偵其人還之其人勢家奴因失主
物畏懼幾欲死謝曰三尺微命孝子所賜也孝子雖不讀書其
篤行類鄒魯士州里父翁然稱之孝子年且老見介士莊容肅有
立洪武初擢禮部員外郎嘗勸頻色其後病且革言不及家事
惟曰死生恒理爾頻語吾兄弟善事　聖天子毋以老身爲念
也遂終

史官曰濂待罪禁林日與莊爲同官莊念父在遠一語及之
涕泗潸然流漣因歎曰非誠心愛日者乎已而蘇人來言孝
子之賢絕於醜夷有未易追躡之者濂又歎曰非是父焉能
有是子傳所謂以身教者孝子其庶幾乎是有關世教民彝
之大故造瞿孝子傳使圓冠方屨者讀之必將惕然而自省
矣

孫孝子傳

孫孝子諱惟中字伯庸濰州昌邑人祖明父琳世爲農孝子朝
出耕夜歸讀古人書性雅愛宋名臣言行歷歷能道之凡所謀
猷恒取以爲則年及壯用推擇爲寧海州吏一年貢益都府瀕
行會父卒皇皇如欲無生縣有漢昌邑王廢城舉柩葬城中結
廬廬其側藉苫以居曠野無人深夜月冷哭聲依稀隨悲風達
閭人爲泣下日啜淖糜二盂却酒肉弗御晨起無火掬雪類面

輒詣墓前拜久之手足皸瘃形容蕉萃甚哉勸其還哭而不對閭師韓奉亨帥閭巷民言于縣縣尹戴友諒弗之信將廉之伺夜半携乃二蒼頭出風雪中抵庵廬而聽孝子聞足音遥問曰暮夜欲何爲戴嘆息而去以爲不讓古人亟上之府部使者加覆察如縣言請旌其門文達中書禮部不報孝子長身美髯善談古今事遇子弟若嚴師家法著于井落多勸之娶劉氏從孝子之化居舅喪亦不近酒肉三載生三子尚志尚文尚德尚志業爲儒今禮部主客主事云

史官曰李瓊據益都明被兵掠至洪溝去家三十里年始十歲耳以其童也易之明夜遁俍俍亂行有老父教之曰見但從吾指以往即至家矣明如其言走回隄墟場中草深滅頂而豺狼左右嗥明竟得達父母亦避兵方歸舉燈索明不得相向哭燈忽作花復自相慰曰我兒其返乎不然此花何徵也言未訖忽聞叩門聲啓視之明也亟挽以入初父止生明今明之子孫逾四十人而惟中又孝行卓卓如此天之不絶孫氏者其有以哉其有以哉

周賢母傳

周母王氏名妙貞括人祖德潤父思齊皆爲州縣吏生十齡見父有戚容問曰家業幸粗給大人當開口笑樂何乃自鬱鬱邪父曰此事非爾女子所知吾所掌獄案死者欲生之不可得故弗悅爾王氏曰名教自有樂地何不棄之復溫繹書詩邪父曰不意女子能發斯言吾之意正如此耳即日揖上官去人賢之

瀕嫁父欲厚其裝璵珥帨帨之屬無所不備王氏視之澹如出
示二女答其所取既歸事君舅君姑盡禮處娣姒之間恒欣
欣然武二王中鎮身先之不專役媵人鄰有寒餓及喪禍輒周其
急歲壬寅山寇作避地魚嶺顛蹶少年欲來侵掠王氏偵得實
遣人擿其姦盜驚而潰其丱項因世亂來依極力奉之以悅豫
其心王氏嘗嬰疾缘醫束手謂不療忽念老父與易氣及覺氣
騰騰從項升挾日絕粒不食已而果元氣來復疾頓瘳識者謂
爲神助云其夫則周世英生男女各二女皆有所歸男曰埜曰
茂茂有文學政事出仕矣王氏年今七十云
金華宋濂曰予嘗從史官之後遇人有善者必謹書之將以
誘民衷而樹世防也有如周母能成父志推孝於尊章出其
餘智亦足破世凡輩之姦其中必有大過人者矣於戲賢哉
賢而得書亦春秋之法也

三賢母傳

瑞安有大姓曰吳氏世守禮度而嚴於昏姻郴州教授埏生子
欽年逃弱齡埏欲爲之擇配久且未成或曰同郡胡節有容德
且逮笄之後可室也乃遣行媒知名節之父悅焉六禮既備故
節來歸於欽內外宗暨媼御而下宜之生子璵鞠育至長爲娶
縣人林廉廉名卿孫粗習書傳嫺嫺然勤翼翼然抑畏節愛之
不翅若親女廉亦事節若母懷妊九閱月璵以病死未死執廉
手涕泣惓惓以養親存孤爲託廉諾之後三十日廉生一男子
且悲且喜曰吳氏之宗其不爲敖氏餒鬼乎未幾欽亦卒節與

廉遂首垢面自稱曰未亡人誓撫遺孤以不墜其家後六年元政日紊四方寇盜蠭起市魁都伯各聚農爲丘陽號保障陰則倚藉爲姦有利吳氏多貲欲奪廉之志廉年二十有餘爾善自閉拒不可撼遂有謀殺其孤者廉懼棄家挾姑而遁擇隣境大山匿焉艱難備嘗室如懸磬無絲毫怨懟意惟飭厲兒以學無有寒暑晝夜年三十九卒節撫棺哭泣竟欲無生益督兒事書詩勿怠又二年節亦卒兒名荃今爲巨儒州人識與不識咸稱爲吳氏二賢母云

大史公曰吳氏之系何其危哉當璟瀕亡時荃在母腹男女未可知林氏毅然以存孤爲諾非見義明卽職日能然乎使林氏之足一移吳氏宗祀墜矣此其功非再造其家者乎譬猶狂瀾東奔欲舉隻手以障之抑難矣乎謂林氏具五美焉其不畏強禦一也富而能貧二也炳於幾先而不陷於虎口三也干戈紛紜之中鬻環釧市書厲子以學四也終始一致不爲浮議所惑卒令終於牖下五也夫然故其能以節操顯著者宜哉雖然不爲之先孰爲之後非胡氏摯綱振維於上則林氏煢煢然無依矣是則胡氏者不爲尤賢乎賢哉二母如楚之雙璧光彩交映見者動容如越之雙劒光芒閃鑠不可狎玩誠可謂無愧於彝倫者矣嗚呼女婦且爾則凡受人家國之寄委棄若土梗者果何心哉

閩二婦傳

賴道慈閩古田縣人歸同縣張文孫生一清十五歲而文孫殁

於孩道慈甫年二十九黃韮亂家又燬於兵羞服且弗完能確然守志弗渝人力撼之泣曰張氏自泮光遷閩其不絕如綫者唯此一子耳余奈何去之及一清成人爲取婦廖氏生三子順與埜而廖亡繼以陳道真道真亦古田右族既歸一清竭力營理治財與道慈再植張門一清事道慈孝極古甘道真相之唯恐有不足而遇廖之子不翅已出道慈晚嬰末疾手足不能用道真與媵人余乙恒挾持以就虎子道慈體肥重疲力從事逾十春秋弗厭人難之道真生以寧年十餘日授書十三帙帙三紙道真夜宿火至四鼓自起爇燈呼兒誦書坐其傍以俟頃刻皆能揞記黎明命之出送至齋門乃還以寧受書或忘食道真執七餒之任其恣覩不輟二十七以春秋擢泰定丁卯進士第

國子助教八遷而爲翰林侍講學士秩二品累贈道慈道真皆清河郡夫人一清贈福建江西等處行中書省叅知政事文孫贈禮部尚書閩人榮焉謂道慈之節道真之孝皆卓絕不可及殆天畀之也道慈卒時年八十而道真則七十三傳有之婦道盡而天倫正有若二婦其所謂盡於婦道者耶

鄭節婦黃氏傳

黃爲浦江著姓自隋唐以來即有聞而宋隆興癸未進士度亦其族也其居辛山者曰德清有女曰琇字守貞生賦淑姿不失故家遺範父母愛之爲其選良配元至正己丑冬十二月歸同縣鄭氏瀛字仲容守貞年甫二十奉上接下無愆禮人稱其賢明年仲容罹患疽流注肌覈間一潰一興纍纍如連珠百藥弗

驗守貞扶掖卧起附膏於紙而更敷之雖甚久無懈怠意又六
年仲容歿守貞自矢不再適且曰生為義家婦死為義家鬼敢
失節以玷旌門乎其志堅凝屢有撼之者不少動寒燈孤幌澹
然能自安遂命仲容從子柎為其後守貞今四十九矣及見柎
授室生二子熛煁朝夕受其孝養云昔者孔子稱宓不齊之善
而歸於魯國之多賢蓋觀感而興非有資於賢者要亦未易以
成名也今鄭氏之家十世聚食至大辛亥嘗旌其義門其規度
整肅如嚴霜烈日可畏而可仰其德義之涵濡又如春風和氣
之薰蒸不自知其入人之深故其化行教洽過其門者猶率德
勵行而乖戾之慮消況為其家之婦者乎宜守貞執節之堅而
循禮之謹也傳曰一家仁一國興仁其理誠不誣哉予官儀曹
時郡國多以節婦事行來上輒閱郡下褒其門閭勵風俗者
或以守貞為言其有不彰明之者乎吳日烏頭雙表之樹與旌
門後先輝映不亦一家之盛美哉予故輯其事為傳文一通衣
冠之士儻有扶植彝倫為任者尚見諸賦咏以同其傳云

柳氏二節婦傳

柳氏二節婦者上虞柳宗遠妻唐及其子桂之婦陳也初唐年
二十三歸宗遠事其姑孝越二年生一子桂而宗遠卒或以唐
恐其難寡居也以語試之唐忿曰吾喪夫命也婦不二醮義也
命天使然義出於人心吾縱不畏天能昧吾心而召羞乎且吾
姑老吾子少吾去之將安求乎益苦心疾力營桑帛以養姑命
桂學詩書於鄉先生姑年八十餘乃終而桂長為娶陳女為婦

陳歸桂逾年桂亦卒陳年甫二十四或閔陳無子且少也勸其再醮陳哭曰此豈人所言乎吾姑不負吾舅吾敢負吾夫乎吾寧即死柳氏牖下不願聞此語也乃去膏沐屏華靡與其姑相依以居姑食然後食姑寢然後寢家內外事必告而後行姑婦孝愛如母子處時具殽醴祭柳氏亡人二婦氣然拜階下輒涕泣不能相視後以其子某爲桂後今唐年六十陳亦四十鄉人咸稱爲二節婦云

史官曰夫婦者相扶以生者也相扶以生者人道之常也不幸遇夭折臨患禍夫不復婦其婦婦不得夫其夫是豈人情所願也哉斯變故也夫人處乎居無事雖至闇劣皆可以勉事有出於難處者雖奇偉丈夫時時猶有失焉況婦人哉若柳氏姑婦皆在少年喪夫處人之所難堪以至于老余讀其事未嘗不爲之歎息也人常患後世俗不逮古是烏可槩言乎二婦之所爲擬之古賢婦何讓乎余因門人朱瑾請爲列其事使繼此執筆者有取焉

王節婦湯氏傳

婦以節名非常也變也變而不失其正不亦善之善者乎若王節婦者是已節婦名慕貞姓湯氏世居武林施水坊父榮毋戚氏慕貞生十七年同里王君暹聞有容德俾其子常奠鴈納爲室旣歸三族媼御交譽之常字彥常少有遠游志旣生女及男驥元至正乙未出商番禺已而之桂林後六年死焉慕貞二十七矣遙望南海淚眼無乾時上承舅姑米薪鹽醯之費靡不經

度不足使蒼頭貿易以給舅姑忘其子之亡舅嘗患疽慕貞稽顙北辰乞以身代疾乃瘳舅有女兄二人年老無所依慕貞迎還於家忠養同其姑夫之季弟曰暉娶史氏育二女貧不能嫁慕貞擇良婿治奩具遣之暉與史旅死三衢慕貞不憚千里之遠致二喪葬諸先塋其訓驥尤切俾事督脩受春秋三傳之學國朝洪武癸丑取浙江行省第六名文解貢入成均選授 吳王府伴讀朝夕陳訓于 王久之拜監察御史近以使事入閩過其家方嶽大臣洎部使者交謁于門閭毋夫人無恙人爲慕貞榮慕貞不自樂也且曰我未亡人爾自意危如朝露不復有今日幸視驥加長歲時持一觴酒酹王家墳上庶他日九泉見彥常無慚色爵祿之有無皆天也奚暇計哉君子愈賢之嗚呼婦之青年喪夫最號多艱儻是富家有僮僕足以備驅役閭廬足以蔽雨風粟帛足以供衣食猶可自安苟或煢然弔影守室如懸磬忍寒夜織機聲與候蟲齊鳴達曙不休自非鐵心石腸未必不爲之動也學士大夫讀四庫之書平日抗手論天下事何處更有豪傑一遇絲髮利害反眼若不相識視女婦未嘗知書者乃有所不及可勝嘆哉濂於慕貞之事不得不爲之紀載也夫移風俗美教化之道慕貞實有焉因具書之以厲爲人婦者贊曰

婦以節名初非美稱唯王婦湯守變以貞心堅同石操潔如氷太史作傳永揚休聲

前翰林學士承旨嘉議大夫知 制誥兼修 國史兼 太子贊善大夫金華宋濂撰

周節婦傳

節婦姓趙氏名淑宋燕懿王之裔安定郡王令諛九世孫也令諛從高宗渡江南居𥳑諸曁遂爲諸曁人父孟德有文學生二女節婦長且賢尤愛之授論語孝經列女傳皆能通其義年十八求宜壻者得同邑周本恭歸焉始歸而姑卒既而舅及兄公姒氏亦相繼死兄公子顯宗尚幼節婦相夫飭喪治葬咸盡禮育顯宗如子歸十一年生二男宗善宗祚宗政宗政始生時天下亂夫嬰疾甚恐不起顧節婦曰今兵革四興嗣子單弱如此我死爾能自保乎節婦嚙指流血泣曰天在斯吾有不能保孤兒者天實誅之夫卒節婦年二十九髽跣號泣泣閒含食哺諸兒不暫出戶限明年　國朝克諸曁與僞吳分邑拒戰兩兵交挾掠家貲靡纖毫存節婦抱兒及顯宗從一嫗出走匿惟持田籍以行深山窮谷間飢餓顛踣劚木實采橡藿以食或問其艱勤勸之曰咴咴者何足恃奚爲自苦耶節婦怒不與言而髮髮示之益自裁戢厲色峻辭使人莫敢近兵定而歸富民侵牟其田殆盡節婦持田籍與辯卒賴以完知州田若賦高其行欲上其事于　朝節婦曰宜然耳何足上聞力辭不願乃復其家節婦織泣日治麻縷爲布帛以繼之絕市詩書教諸子夜焚松脂于室坐諸子兩旁而口授之或怠聽首俯輒咎咄不少恕諸子皆凜然畏憚如嚴君覩其色變即惴恐莫敢舉目視及長遣從名師遊所友善士相過則喜爲之置酒否則憤歎竟月節婦坎兒公早歿惟顯宗存爲之昏娶先於己子盡服與諸子同人不

知辨諸子遜第皆有士行宗祚入爲太學生以文行稱人咸謂節婦善教所致云

史官曰世之傳節婦者多貴㣲身爲難能至於守義不二者則略而遺之余甚惑焉鋒刃之威迫于後湯火在前有所不顧此人情所能勉至於困窮災變切身凍餒顛踣而不渝其志存人之孤非篤於禮義者其孰能之若周節婦是矣嗚呼此豈特賢於女婦而已哉

謝節婦傳

節義人性之所有也豈以所居而變哉南雄在嶺之南山毒海悍風氣與中州殊論者或從而訾其習俗其言陋矣若謝節婦者可輕耶節婦謝氏女南雄人年二十八適郡士鄒永泰居四年生子忠甫十月永泰得疾危懼或死有父母存且子幼莫爲計以語覗婦曰吾旦夕死然吾家貧安敢以老親幼子累爾哉婦流涕曰君豈病而狂易耶君萬一不幸養老撫孤妾職也妾一移足忍見鄒氏兒爲人奴隸乎已而永泰卒寠甚饑益無朝夕儲節婦躬力蠶織爲布帛易粟以奉舅姑忠八歲使就鄉師學節縮服食以資束脩禮其舅姑不知其貧及舅姑卒營所居廬以易樽櫝行喪治葬務合儀則或閔其艱勸其再事富人節婦曰我豈不知富人勝於鄒氏乎然鄒氏我所安也使我食他人八珍九鼎不若飲鄒氏杯水耳益自操守不少變教其子爲儒節婦少嘗讀孝經小學書通達義理故能盡婦道云

史官曰嗜慾之性人孰能免哉能以禮義制之則不入於邪

僻矣婦之事夫當無恙時指天地神明誓生死不相違弃及遇變故能如其言者蓋鮮矣豈非不違禮義使然耶若謝婦者夫死困厄幾不能爲生而處之欣欣然行其自誓之語如合符契非禮義淪於心能致是耶嗚呼禮義是以治人也久矣

韓節婦傳

節婦韓氏名惟秀開封人元四川行省左丞渙之女也年二十一歸耶律文正王四代孫養正養正時爲劉莊場鹽司令甫六閱月沒于官節婦行三年喪乃還父毋家適其弟敏以疾卒貳子肅寬俱幼節婦與敏妻賈氏約曰吾聞古之烈女不更二夫吾與汝皆簪纓家子宜則效之苟或失思慮再醮於人縱死爲鬼亦當有餘羞耳賈氏愴曰此妾之志也朝夕乎父毋舅姑之側旨若甘恐或不備也衣與衾恐或不完也教肅與寬又恐不知其方也左之右之同心弗少懈歲壬辰賈氏亡節婦哭之慟曰爾何遽去予而死乎予寧與爾俱亡乎不火食者三日已而又曰吾苟死其奈父毋何遂割情忍泣奉尊撫卑如賈氏存時見寬以才學被選列官　國朝再轉爲侍儀使節婦今年五十九其毋則八十五云

史官曰易有之不節若則嗟若無咎又曰安節亨蓋不改其節則必能亨違節之道則哀嗟自己所致無所怨咎矣聖人作易當無物不該推此以驗節婦庶幾亦有合者乎節婦自耶律君沒制行如白璧者三十有八年使令名昭晰於無窮

視彼夫骨未寒輒棄之他適爲人嗤笑而弗顧者果孰爲亨而孰爲不亨乎况節婦無子可依毅然堅其苦志於毋家此尤卓異可書者故備列之然賈氏能與節婦同志卒以節終亦賢婦也哉

趙節婦傳畧

監脩國史長史張君子長著趙節婦傳累辭至九百餘節婦之孫嗣鴻懼讀者莫得其要請瀟刪其辭爲傳畧云節婦徐氏名定瑞婺蘭溪人年及笄歸金華趙時堯時堯父玕夫亦娶徐節婦姑也無子生二女時堯以再從子爲其後二女以非己同出不相寧節婦相夫順受之毋子以和時堯卒節婦年甫三十誓不再適養其姑終身撫弱子至於成人復三十年乃終若節婦者其無愧婦道者邪

王貞婦傳

王貞婦名妙清會稽人年及笄歸同里司先樓君生二子叔仁澄叔仁始七歲澄僅四月而樓君亡貞婦毅然以節自誓朝虀暮鹽或不能給而貞婦安之從事殘燈敗杼夜参半猶隱隱聞伊軋聲人數有撼之者志如鐵石而弗可動舅姑亦憐其少欲俾更適人貞婦泣曰妾聞婦人於夫一與之醮終身不移妾何敢忘家縱貧得服勞於舅姑之側他日九泉之下當有以見吾夫儻舍之而去雖終日飲醲饜肥犬彘亦不食其餘矧人乎哉妾有死而已不能從也舅姑見其語剛而意不回復義之貞婦自是事舅姑益致其恭教二子從良師游皆成人知問學亦頗

能苦節見稱於士君子聞貞婦夫死時年二十七而今已五十四矣

史官曰嗚呼若貞婦者豈不爲難哉自陰教久不行女婦未知書詩謨訓其所欲爲鮮克由於禮者矣而貞婦乃能矯然自異如勁松梃梃於蒿萊間是何可及也嗚呼若貞婦者豈不爲難哉

王貞婦傳

貞婦名順榮字靜安姓王氏台之黃岩金沙里人性莊毅目處深閨人不見其面其父廣東元帥嗣奇之慎擇所配年十七歸同邑楊伯瑞伯瑞以才用世累官行樞密院斷事官階從四品得封貞婦河南郡君至正間猶獠兵侵天台伯瑞帥師往捕之弗勝遂遇害貞婦時寓四明年二十又七生子慶壽始兩月聞夫亡號慟欲求死親屬交相慰解遂護喪還塟于鄉屏鉛華棄御飾道家冠被鶴氅衣翛然如塵外人未嘗輕於笑語人請之則曰我未亡人爾尚何心追逐世好耶鄉里小兒欲媚上官以貞婦美姿容嗾使聘之不從將以威刼其去貞婦遽引刀斷髮痛詈不少休事遂寢越三年有權貴人聞其賢强委禽焉貞婦度不免拊膺長號呼曰楊樞密何在楊樞密何在妾將相從于泉下因悶絕仆地媵人抉齒以藥灌之移時乃蘇侯間執慶壽手曰吾命婦也不敢虧節以辱汝父汝父亡我非不能死以汝年幼將誰育之即不育歲時何人持巵酒以酹汝父墳乃忍死至今今汝已十齡吾復何憂我將死於汝父之墓言訖泣而行

慶壽號訴從毋林氏林率往救貞婦以刀自刎不殊林奪刀挽之歸環守至旦稍解貞婦復斷髮如初權貴人曰此烈婦不可強之強之不祥嗚呼女婦之質甚弱耳扣盎足以駭走之今貞婦乃不爲威武所屈若是非其秉志剛見義明有不能也世以丈夫自居者冠帶儼如步趨鏘如議論譪如人倘以女婦目之則赧然怒去及究其所爲一遇小利害則甘心喪其所守似婦人女子之不若抑又何說哉然自兵亂以來婦人徇節而不屈者或自刎死或墮崖下死或赴水火而死固人之所難此特出一時義烈所激爾有如貞婦處孤燈敗帷間凄風蕭蕭然中人歲積月深必有甚不能堪者恒人之情寧不爲之少衰貞婦之操則愈堅如鐵石百折不撓豈不尤人所難者乎使一鄉之其人必有率德而厲行者由是達之一邑一州無不皆然其於移風俗美教化之道有國家者盖有賴焉是宜爲之傳以俟觀民風者

賛曰昔夏侯令女夫死不嫁遂致斷髮爲信或感迫之急乃割耳與鼻誓不欲類於人至今想其遺風猶凜凜然可畏也今貞婦截髮絶人其厲操蓋與令女同若其持刃自刎比之割耳鼻者且欲并身而捐之其志爲益苦矣嗚呼令女不可見有若貞婦其所謂異世而同符者非耶

徐貞婦鄭氏傳

徐貞婦鄭名妙靜衢之西安人其父順本簪纓家要周無它男惟産四女而貞婦居其三年十齡粗通孝經大義況教如成

人諸女或與之狎輒厲聲叱之皆畏懼不敢近父奇之愼擇所
歸聞同郡徐思誠乃宋忠莊公徽言之七世孫代有顯人而思
誠又習進士業皡皡而文於是慨然許之及合巹成禮貞婦已
十九矣時舅天祥與姑朱氏春秋皆高貞婦靡旦靡夜事紡績
惟謹由是羞服備給上獲舅姑心凡遇賓祭亦悉意助集不足
則質簪珥供事及其自奉疏食水飲甘之若飴舅歿貞婦出所
畜布泉爲含襚衰絰諸費始得成喪思誠出卜葬地舟覆溺死
上航溪貞婦哭慟幾欲無生不憚勞勩葬舅與夫先塋之側養
姑高堂日問起居察時燠寒爲衣進之退撫二子謙貞俾從醇
儒學而與勝己者交非其類者絕之雖寒燈熒幌人不能堪貞
婦處之裕如父母及諸姊憫其年少欲使其更醮貞婦曰吾夫
已亡有二子在斯不謂之亡矣脫若無子其如姑老何義亦不
忍去也具人之形而犬彘其行妾肯爲之乎即引交股刀截去
髮誓不二夫聞之者懼不敢撼貞婦見二子成立謙以行義察
舉爲部使者掾以政事聞擢爲瀧水丞貞婦喜曰吾今而後可
以見吾夫地下矣謙當之官會恩例覃及於親受文綺細緡之
賜貞婦益喜召謙至出白金盤八授之曰國家寵恩至矣爾居
官宜氷蘗自守祿或不給則售此用之愼毋瀆貨爲也洪武二
年知縣何忠以貞婦年三十夫亡寡居二十八年氷清玉潔可
以厲民風乃上其事於府知府王琢加覆覈焉浙江按察僉事
張思立復廉其非誣然後具牒上行中書以次達之中朝三年
四月得旌表其門如令貞婦今踰六十又四康強無恙嘗有

田宅為強族所據屢訟不得直夫歿讓弟與葬又宅轉鬻而他姓貞婦贖居之識者謂貞婦知大體云

史官曰禮始夫婦者何蓋有夫婦而後有父子有父子而後有君臣三者雖殊其道一而已矣若使婦不二其夫子不孛其親臣能忠於君天下其有弗長治者乎奈何世教淪滑士大夫誦法先王往往或至於悖君父有如一女婦之纖不至知書乃能抗節自守足以增於五倫之重亦可慨也夫故予於徐氏之時特為著傳文一通不少讓將以厲士職樹之範重名教非曰徒作也有來讀者毛髮將聳然而立矣

蔣貞婦傳

蔣貞婦德新世居歙之黃山自幼莊靜父忠甫為之擇配鮮有當意者年二十有八始歸同郡羅宣明宣明鄂州刺史諸孫家法素謹貞婦奉尊章處先後咸底禮度中外稱之弗置至正壬辰蘄黃妖寇起破州郡屠戮人如刈草嘗蔓延將至歙宣明散家貲募兵保障鄉井已而兵大集歙城陷官軍復者再三宣明功為多癸巳夏四月元帥沙不丁治歙城以宣明慷慨仗義俾分築一百三十尺宣明之家索於用兵其計無所從貞婦盡售奩中物相之宣明忘其憂乙未冬十二月祁門黟縣惡少年搆浮梁劇盜來犯歙宣明謂貞婦曰我素負殺賊名賊必不貸我汝宜相從軍中如何貞婦曰婦人在軍中兵氣恐不揚子獨不聞之乎妾有兄弟在香山砦柵頗可守妾往依之君努力自愛勿以妾為念也遂灑泣而別丙申春正月歙城復陷宣明請兵

江浙行中書賊閩宣明妻李在香山攻之益力二月天雨雪寨破賊大肆焚掠初貞婦以宣明從征不忍始酒肉至是炮炙行觴命左右醉飽以二子驢兒馬兒屬蒼頭奴詹寄詹勝實曰事勢至此我誓不受辱一死决矣然不可使羅氏無後汝宜護二兒還王翁也言訖勝實召驢兒出滕人挾馬兒繼之貞婦又繼之遇賊石崖上賊遂褫其衣貞婦力拒賊攫貞婦髮貞婦齧其臂爪其面出血罵曰死狗奴汝何不殺我賊怒斫其臂以刀舂之墜崖而死驢兒見母死哭罵曰賊賊爭忍殺吾母他冦曰何等小物敢爾耶横槊刺其背死勝實逋寄不勝怒執木戟擊傷數冦與滕人皆遇害日將夕冦退貞婦從姪蔣志道從積屍中緣崖下見貞婦屍如生傍有衣篋類有物窣窣然動啓視之馬兒在焉亟抱以歸宣明云

太史公曰喪亂之餘女婦以節著者有矣若歙之蔣氏何其烈哉夫以柔脆之質欲抗如虎之盜自非義激于中視死如歸其氣不如是之明也大抵故家遺俗詩書之澤弗替宣明又能奮揚而飭勵之使一門之內婦死於夫子死於母而一蒼頭之微亦能爲其主捐軀此殆難以聲音笑貌爲也然則宣明亦賢矣哉賢者宜有後篋中之兒所以能獲全於今也

王媛貞阮傳

王媛貞阮者名淑善蘄人均州守阮容之子歷陽王瑀之妻也瑀故名閥淑亦出右族好禮而貞一陽和陰肅懿聞流三族間

瑪以材起家爲裨將嘗戍夫槩夫槩與敵土犬牙瑪將邏騎偵其營敵意勁兵壓境悉力迎戰瑪知不能免蹈白刃前邏騎皆逝瑪尋被執以不屈死淑慟曰夫者婦天也吾天傾矣尚何所仰哉遂蒙被泣卧不粒食媵人以食進淑麾曰去吾不食矣已而氣呫呫若絲先後僅屬媵人又以藥進淑復麾曰去吾不藥矣如此者七日竟終年甫二十三爾淑葬金華城北黃塢其顚有異瓜生一蔓一而四實其色光翠如沐者君子謂淑能知貞道矣貞道明則常倫定矣詩云髧彼兩髦實維我儀之死矢靡他此之謂也

頌曰翼翼貞阮執行有常夫戍而俘盡然隱傷不食以死其節煒煌瓜瓞之生天旌厥祥

朱烈婦傳

烈婦朱璭音葦字新金華潛溪人美姿容幼即讀書知大義稍嘗作字亦莊正可觀既長歸烏傷賈明善是不妄踰戶閾雖家人非間其語笑聲一宗讙曰是端簡靜默也賈氏有婦矣父毋亦賢之不忍其遠去左右避一年今與夫來居潛溪烈婦孝養益謹見諸女讀古烈女事則慨然想其爲人既而曰是亦不難爲婦者當璧碎而潔無寧瓦全而穢也歲戊戌十月西兵擣蘭溪遠近大震烈婦不自安同夫避入浦陽城寶山中未幾鄉民嘯聚倡亂樹旗纛執劒殺人如刈草嘗烈婦亡匿灌莽中爲游卒所執乃抽銀條悅求解不聽將亂之烈婦以計紿曰吾有珠貝可直數千緡昨夕瘞山前坎中爾幸無急我我將死於爾

何利不若道爾發之將卒恍其言從之行至[illegible]倒[illegible]縱入死
焉時十一月十四日也其兄濂因而哭曰[illegible]烈婦[illegible]衆爲敘
女歸人爲良婦既淑且良縱不[illegible]終[illegible]
乎不知何爲而遘茲兵禍[illegible]法
之大吏秉鉞之將帥守土[illegible]三千[illegible]
軀徇義死固死矣[illegible]
兵禍又何傷焉然而婦之[illegible]
烈婦之死恒道術何足深[illegible]
也人之所欲[illegible]
之念與食辱[illegible]何所不[illegible]
上下天不[illegible]

鴻毛輕耳不然何以能若是之烈也微太平日所言當璧碎而潔毋令瓦全而犧者不亦允蹈也哉烈婦之事與軋之竇氏越之王氏無大相遠求之千百而不一二見焉濂因不避親撫其行實著爲私傳一通所以白烈婦之志他日傳之竹帛詔諸海內良史氏職也非濂之所計也

謝烈婦傳

謝烈婦苗婺之金華人年十三適蘭溪吳履奉尊章盡孝宗族以禮性勤而剛事非義毅然執弗行鞠撫衆雛紉箴補綴常至夜分雖血貫指不自寧履貧而宦游家政一聽苗能弗墜戊戌春三月西師破睦州游騎日壓境上苗懼急謂履曰妾聞西師鐵騎逾十萬數出則塵埃蔽天白日爲黃既得睦必東窺婺謂其

不至者妾也卿讀書號男子宜察知之妾衰瘦如鬼旦暮禍及
決不能挈弱幼遠遁曷若先買舟東下爲上計否則歸妾毋家
毋家南有池即有急以身餧魚鱉爾誓不受汙以病君也履重
於行紿曰勿恐有履在也冬十月二日丁卯履出城南帝復申
前言且視履曰宜急旋稍緩噬臍無及矣履復荅如初越四日
辛未帝見潰軍被血衣東奔不絕謂媵人曰事急矣候鷄再號
裹糧挾季女以東媵人負小兒從明日壬申力憊甚帝猶手牽
女且行且泣曰汝父不得復見矣吾與汝死即死耳身不可失
也遂避入金華山中媵人後視帝不相及棄小兒道上亦泣去
已而游兵四出赤巘徧山澤東西作呼嘯聲虜女婦無算帝度
不可免力疾捫蘿而上抱女投崖下死履歸求之爽日始得尸
毋與女相向其貌如生嗚呼人極之所由建者三綱也使臣
子之於君父皆如帝之弗畔其夫國家安有喪亂之禍哀哉嗚
呼世之號士君子者平居暇日高自稱譽無不曰我學周公仲
尼之道苟指爲婦人女子則勃然怒去一旦君父有難輒或竄
或伏不翅狐兔是婦人女子之弗如抑又何說也然自兵興以
來女婦以節著者亦頗見之未有若帝之烈者也夫豈樂死惡
生者哉誠以義塞乎內與其生而抱愧曷若死而就安推其所
志神明可通金石可貫衡嶽之雲可開非細故也彝倫風教
於是所係爲甚重濂故爲文道其事使讀者存人心或不亡者
當自者矣嗚呼彼有家而奉貲賄者孰非人婦孰非人婦哉
贊曰戊戌之變濂女弟婁亦以秉節沉淵死後烈婦特三十

有六日爾彌悲之淚洛弗止聞有知義者必謹叩之或爲其
地以訪焉間嘗過金華山中聞烈婦移葬處悲風四集松林太
蕭立猶凛凛有生氣昔事其貞冤烈魄猶是以感人耶烈婦雖
死其弗死矣夫

張義婦傳

義婦張氏濟南鄒平人年十八歸戍卒李午午間從千零出戍
七閩未幾午死張獨事其舅姑父母生養死葬無違禮痛夫死
數千里外枯骨未知所歸乃往卧氷上呼天祝曰天乎妾夫何
罪妾夫何罪生既不見父母死又不能歸葬父母之傍使無妾
即已妾在敢愛死乎天若許妾取夫骨雖寒甚當得不死踰月
竟不死鄉人異之爲聞于縣給過所遣之至閩零猶在問夫葬
地則榛莽白塞不可識張哀慟幾絕夫忽降于童廟張語生前
事甚悲且示骨在處張如其言發得之持骨祝曰爾信妾夫耶
入口當融如氷雪黏如膠已而果然官義之爲上于大府請復
其家使零護喪歸濟南

金華宋濂曰濂聞長老言盧陵有趙應祥者父行賈死利津
亂葬叢塚間應祥求之慟哭七日夜不得乃解髮繫馬鞍上
祝曰天若有知行至父墓鞍即墮未幾鞍墮發而視之果父
也墓時所題名氏猶存此與義婦之事頗類傳曰孝悌之至
通於神明此之謂夫

貞婦郭丑小傳

郭氏丑字道安六合人也美姿容其父彬授之書詩輒通大旨

毋劉氏得疲疾諸弟妹尚幼羞服無所倚賴道安上扶掖毋氏起居下撫孩稚漱澣紉綴之事皆親之冬盛寒熱火蕭然持箴恒至夜半不休且不樂靡麗身衣紈素同衛絺女偕坐暑不動容目亦不注視至於纂組烹飪不經師授而悉精其能彬絕愛之不肯歸凡子同里鄭玄來求婚彬激曰爾能從師攻文辭即可爾玄乃力學道安年十九竟妻玄婦道甚脩譽起一鄉間玄以古列女傳難之道安曰某女事如此某女事如彼一一舉之無漏文玄不能屈因加進學功其父讓不恍痛繩之玄悒悒不樂道安曰子但盡誠盡孝他非所知也瞽叟底豫之言豈猶不聞之耶玄釋然道安秉性堅貞彊暴欲侵凌道安厲色叱之夫其人恃為尊屬屢見白道安彈指出血曰父誤我矣父誤我矣

不幸遇此唯有一死爾勝人勸曰何不告夫君知之道安曰吾苟白其故父子何面目相見耶曰此人倫之變宜走訴父排使其知所忌不敢肆道安曰秖揚惡聲耳無益也不若就死之為安日向中道安潛出沉于河時洪武十年七月十七日也彬聞之悲欲無生瘞於楊子西沙清水潭上一夕玄夢其來車馬儀衛甚都且曰妾今在長蘆水府掌鉤考人間善惡念子索君故一來耳不可久留也言畢颯然如雨風而去次夕其姑夢亦如之長蘆在六合城南二十五里云

史濂曰郭氏素稱詩禮之家婦人女子亦有異於人彬之鄰貞道許士瞻生一女而士瞻死年始二十三耳今垂五十志節操凜然而道安又貞烈如此誠可為敬仰哉傳言其鄰之

人歿必爲神明長蘆之事雖近誕亦不敢謂決無是理也嗚呼新臺之什孔子刪詩而不削去者其垂訓也遠矣哉

新刊宋學士全集卷之十二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R.O.C.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國家圖書館
ROC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3154913 v.12

新刋宋學士大全集卷之十二

賜進士第文林郎浦江縣知縣高淳韓叔陽彙集

後學浦江張元中編次

庠生董彰明校正

題　凡六十一首

恭題　御製文集後

臣聞有德者必有言盖有德者和順積中英華發外無非天然之文不待勉強而後成譬猶大化流行融液通暢而萬物發舒各得生生之妙精神充衍無往不在故大舜作五絃之歌湯爲盤銘武王造起居之誡皆粲然成文此楊子雲所謂聖人之言炳若丹青也恭惟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皇帝陛下統御以來用人文化成天下　睿訓諄復惟恐一夫
不獲其所　天縱聖能形諸篇翰奎壁照耀層霄絢采光被上
下萬象動色然而建中于民篤棐弗忘則有虞阜財解慍之歌
也夙夜惟省常如神明森列左右則湯武盤杅几杖之銘也仁
民愛物之心隨感而見布于方策温潤淵深統貫乎斯道光芒
氣燄蓋籠乎六合前聖後聖實異代而同符也臣供奉詞林奉
日侍　几硯仰瞻　揮灑之際思若淵泉頃刻之間煙雲盈紙
有長江大河一瀉萬里之勢疏擬而觀殷彝周鼎未足喻其古
也太山喬嶽未足喻其高也風霆流行未足喻其變化也蓋由
天德粹純無纖毫之好無遊畋耽樂之從聚精會神凝思至道
形於心聲同功造化非語言形容之可盡也且當　萬幾之暇

時　御翰墨多不留藁宜於侍臣之所録者得若干篇臣竊以
爲日星昭回于天下飾萬物蒼生無不仰照
聖皇之文猶日星也寔宜刻于文梓流布四海使見之者咸獲
咏嘆　文明之化庶幾鼓舞相與率德勵行以爲忠孝之歸豈
不盛哉於是敬録如上文與詩凡五卷續有制作復編類爲後
集云翰林侍講學士中順大夫知　制誥同修　國史兼
太子贊善大夫臣宋濂拜手稽首謹書

恭題　御製論語解二章後

右解論語二章乃　皇上所親製以賜翰林脩撰臣孔克表者
也初　上留心經籍以爲經之不明傳註害之傳註之害在乎
辭繁而旨深洪武六年乃　詔克表及御史中丞臣劉基秦府

紀善臣林溫取諸經要言析爲若干類以恒言釋之使人皆得通其說而盡聖賢之旨意又慮一二儒臣未達注釋之凡乃手釋二章以賜克表俾取則而爲之克表等承　詔釋四書五經以上　詔賜名曰羣經類要復裝䌙所賜爲卷以臣瀕嘗與聞斯事詔識其左方臣聞聖人之治天下養之以政而教之以道民非養不生非教不明三代以降未有兼之者也欽惟

皇上以聖智之資治民之政壹法乎古復慮經旨晦而人不知道乃釋諸經以教之其爲後世慮者可謂詳且備矣克表適際盛時而預執筆承　明詔豈非幸哉昔唐之盛時太宗有志於教化而孔氏曰穎達者實筆諸儒爲五經疏天下至今傳而誦之不廢今　上開物牖民之心過於太宗而克表復爲諸儒首孔氏可謂世不乏人矣他日是書之傳將與穎達之疏無異則夫聖謨之辟烏可不知所自哉臣故表而出之使後世知類要之書實本諸此也

恭題　御賜書後

昔在乙巳之春臣瀕待罪右史三月十五日臥病京師之官舍不入侍者六日　上顧近臣黼曰老宋起居何久不見邪黼以病對且言其致疾之詳　上憂形於色曰宋起居純篤之士不參以分毫人僞侍予五年猶一日也不知何以而有斯疾乎越一日又問曰病勢稍損否黼對如初越二日又問黼復對如初

上惻然曰爾往傳命俾歸養金華山中父子祖孫驩然同聚疾必易愈愈且速造朝國家文翰庶有賴哉二十四日黼至道宣

上旨臣力疾起拜今䟦翼者日陛辭　上勑黃門内使出大府金
藉以束帛賜之自後候問之使相屬于道時方嚴肩輿之禁自
相國以下至百執事皆弗之許特命中書造安車給健丁六人
以載此尤異數也二十八日　皇太子以舊學之故復遣内臣
存問賚以綵幣白金之屬恩意有加焉三十日上道夏四月十
七日方抵金華故居十八日具謝表一通進　上并致書　太
子以寓箴規之意　上覽之再三喜甚謂　太子曰此書汝當
日誦一遍復親御翰墨賜書褒荅其文則　上所自製字乃侍
臣代書其外封九字内年月六字及花書則　上之親筆也復
出官局文綺白繒各一命　太子署名緘封遣使者即臣家以
賜焉時六月七日也惟　上深仁如天厚澤如地凡圓於兩間
者莫不同浴神化鼓舞至德以臣之微亦獲霑被寵榮如此之
至竊伏自念臣本一介書生應聘而起即與儒臣未幾召入禁
中授　太子經由是峻登記言之職賜服金紫先後所承
恩數不一而足今以微痾之故又勤　宸念眷注優異錫予便
蕃此固上天雨露之滋一草一木無不使遂其生成之性而臣
區區犬馬之誠所以思報效之者何日而敢忘哉天保之詩曰
天保定爾亦孔之固俾爾單厚何福不除臣敢誦此詩以荅
上賜復追踪遭逢之盛於賜書後示諸子孫俾世世毋忘
上恩云

恭題　御筆後

洪武元年夏四月　上幸北京五月四日道經下邳駐蹕于東

門外設壇具牢醴祭於山川百神祭畢遂升御舟召學士臣四
明李侯相親出御筆一道具諭之曰山東故官聽其從宜居處
以俟選用相既稽首拜受因復奏曰其有願往南京及旋故鄉
者何以遇之　上曰卿稽其人數去南京者日予米二升還故
鄉者皆給一斛相退奉　詔行之嗚呼非　聖德如天一視而
同仁者其奚暇念及於此哉越三月撫都遂平懷柔綏徠之效
蓋有不疾而速不行而至者矣相既修玆奇遇裝潢成軸持以
示濂濂方待罪國史謹已備錄藏諸金匱復爲記其事於左方云

恭題　御訓談士奇命名字義後

國朝之制設中書舍人十餘員開署禁中專掌繕書誥勅書畢
付吏部主事徧詣中書省御史臺大都督府親簽名氏然後頒
行湘陰談士奇時官本部主司勳之科洪武十年春三月四日
受事於中書舍人忽遇　上御步輦而至問曰爾爲誰士奇跪
對臣吏部主事也曰爾何名對曰士奇曰其義云何對曰臣聞
之於師俊美之謂奇曰爾之入仕儒邪吏邪對曰習刀筆之吏
爾考功監令郭傳在側奏曰士奇雖吏頗誠愨自持　上因命
奉御取筆以進書曰夫吏之爲奇公以事法以當如律天下他
所不及乃曰奇凡二十二言士奇頓首再拜舞蹈而退士奇既
默識之歸紀於簡冊後用金書成卷私竊以謂蠛蠓之臣姓名
上徹　天聽兼之　聖謨洋洋戒勑深至眞所謂千載一時者
矣乃來請記其事以著　寵恩之所自臣濂聞之背私之謂公
當理之謂法行法當理則不謬於是非處事無私則允合於公

正苟能是雖律之天下人將有所不及始可謂之奇丈夫矣至哉　聖人之言何其表裏之兼該本末之詳明也哉士奇宜晝夜欽承以奇自負精白一心盡瘁事　國庶幾無愧　寵靈之施者矣士奇尚勗之哉士奇通法律歷長沙衡陽三府史陞湖廣按察司書吏擢虎賁右衛知事以轉今官云洪武十年冬十一月前具官臣金華宋濂謹題

恭題　御書賜蘄春侯卷後

洪武六年夏六月十又三日　皇上幸大本堂乃　儲君講道之所而諸　親王肄業於左右當是時勛舊之子亦聽挑經入侍　上既至召開平忠武王之子鄭國公常茂蘄國武義公之子蘄春侯康鐸列于墀下慰勉再三復勅奉御具賦翰親書二帖一賜茂一賜鐸帖皆八字其賜鐸者云纘承祖業愛爾勤功鐸稽首再拜而受乃命良工用黃綾玉軸裝潢成卷珍襲以示子孫鐸嘗受經於臣濂來請識之臣伏覩　國家之遇勳舊義雖君臣情踰父子上下相孚府合無間蘄國公値四海雄爭之初多樹奇功不幸蚤世不得見今混一之盛　宸衷憫悼朝夕弗忘既勅近臣經紀家事俾令其子習學　禁中且以承祖[illegible]必勤功之人乃克能之　聖恩所及正合書中纘承祖業愛勤之義鐸宜拳拳服膺而弗失庶幾上不負　君師之訓下可以保前人之功業矣鐸尚勗之哉鐸尚勗之哉帖皆書二子者以別異茂也二子鐸與其兄鑑今[illegible]廣西[illegible]衛指揮使司事云九年秋七月二十二日

翰林學士承旨嘉議大夫知　制誥兼修　國史兼　太子
賛善大夫臣宋濂謹識

恭題　御制賜給事中林廷綱等勅符後

洪武十二年正月二十一日　上御奉天門賜給事中林廷綱等陛人以勅符其親為請　上欣然可之明日陛辭　上親制勅復諭之且命人各書其副以歸廷綱等咸叩頭拜受而退既而廷綱嚴裝成卷以示臣濂請識其左方臣聞古聖君之待直臣當授職之際必告之以言如堯之命九官周康王之誥君陳者有之矣今廷綱以初試職之小臣而有此賜誠古所鮮有也小臣膺此賜或有之然皆特訓命之辭多作於代言之官如廷綱之賜出於　上所親製者無有也親製者或有之求其辭諭諄切期望深厚猶父命子如廷綱所被者無有也嗚呼　上之待廷綱可謂至矣廷綱宜何如報哉廷綱其去而思乎昔者處乎閭巷而齒乎恒民今一旦至此果誰之賜歟烏可不盡心也上之望廷綱者以忠為先而忠非效一職奉一令之所能盡必也至公而忘私徇義而忘身斯可矣苟徒恃　上之寵榮以夸其鄉邦是恒人之智爾於廷綱何取哉是月二十五日前某官臣濂拜手謹題

御賜資治通鑑後題

元順帝即位之九年海宇晏寧文治誕敷乃開宣文閣設經筵詔翰林諸臣分番進講從由司馬光所編資治通鑑分賜近臣集賢大學士浦陽吳公直方時為大長秋官屬實獲與茲寵榮

公既引年歸江南慨念上之恩不可忘命郡諸生宋濂備識之以示子孫濂聞先代典籍遭秦焚滅之後至漢孝文時漸采用之自時厥後遵用儒術編竹簡冊流布已久公卿大夫必咸習之及觀東平思王傳王以上之叔父來求太史公書大將軍鳳白不許然後知天下之書尚多藏於秘府雖以王室近屬有不得易見之夫以王室近屬且若是則其他疏遠之臣尤可知矣嗚呼太史公書其褒善貶惡之義多取則於春秋顧乃靳而不許是何漢德之不弘也哉方今朝廷更化稽古右文公卿大夫孰不知讀太史公書上方以謂歷代之史有資治道者莫備於通鑑一書復出以賜近臣天光下臨衣被萬物聲教所及罔間朔南嗚呼盛哉濂也不敏間嘗上謁於公獲觀此書於存心堂黄綾爲褾裝飾嚴煥於是拜手稽首而識其後非惟昭公遭逢之盛而使後世珍襲惟謹至於聖代文治之隆有非漢世之所可及者他日太史氏亦當有所采云至正十五年正月望日里生宋濂謹記

題魏受禪表後

右魏受禪表一通劉禹錫以爲王朗文梁鵠書鍾繇鐫字世號之爲三絶筆法勁拔如鑄鐵所成盖得蔡中郎之遺意至唐人效之則流於妩媚矣朗字景興東海郯人也史稱其文博而富贍觀此碑盖可見云

題梁元帝畫職貢圖

梁元帝職貢圖一卷自且末中天竺師子北天竺渴槃陁武興

番高昌及建平蠻臨江蠻凡九國前圖使者形狀後列其土俗貢獻歲月而各國咸如之絹素剥蝕幾若不可觸古誠古矣然猶有可辯者據梁元帝即蕭繹其字世誠武帝第七子也梁書稱其任荆日畫番客入朝圖名畫記遂因其說亦云畫職貢圖并序外國貢事又據裴孝源公私畫録所載梁元帝畫六卷並有題印而無職貢圖又云職貢圖三卷江僧寶畫乃隋朝官本上有陳梁年號後來識者謂裴貞觀中人官爲中書舍人距繹時尚未遠其言當可徵洛陽任子羔一祖裴説而駁史氏之妄踰數百言則此圖已不能定於何人所作矣況繹以湘東王鎮江陵與岳陽王詧互相攻戰曾無寧日詧遂降魏魏遣柱國于謹取江陵繹焚古今圖書十四萬卷歎曰文武之道今夕盡矣繹尋遇害竊計其時繹亦何暇娛情於繪畫之事脫誠有之亦與十四萬卷同歸灰燼矣惡能至於今日哉此癖之所未喻也又據李龍眠手帖云梁職貢圖首虜而終蠻凡三十餘國而所謂三十餘國又皆不與史合自晉氏渡江南北分統北虜豈能越海而來貢邪嗜古之家又謂此圖唯傳正字欽父所藏者爲真守河南而終狼牙脩凡二十二國其國與龍眠所言又有同異且似疑龍眠首虜之說而易虜爲魯魯乃伯禽之裔東表元侯之國四夷之中亦豈有所謂魯邪今以此卷較之傳本又絶不同均號職貢圖而乃復參差如此此又癖之所未喻也又據此卷題曰梁元帝畫每段所寫土俗貢獻之事則云陶學士書豈繹畫此時特留餘地而候陶之書邪此又姑置之陶自跋其

後初書廣順三年云云中間字多麋爛不可屬讀後復書云是五月二十九日汴上雨中書北海陶穀時具位珥貂三載也據陶名穀字秀實邠之新平郡人邠即豳也古在雍州之域漢屬安定北地郡漢末置新平郡今易北地爲北海亦嘗有其說邪陶起家校書郎在周爲翰林學士入宋歷禮刑戶部三尚書遷承旨年六十八卒贈右僕射陶嘗自言頭骨當珥貂因人笑之自悔不復言況在翰林日初不珥貂安肯自書以衒人邪陶博學善記以辭翰擅一世今所書字形體窘束絕無俊逸之氣頗類書經手所爲觀其書佛作仏塔作荅蓋未能脫俗變者此又瀌之所未喻也然其盡意渾璞而無世俗纖陋之態固不得爲真梁物要亦爲宋代名筆所作世之粗工塗青抹紅以欺人者見之必循牆而避矣瀌與王君子充同觀青溪樂上偶因吻創在告援筆題之不覺其辭之多也

題唐太宗哀冊文後

天台詹君國器嗜古如嗜利近於汴梁市中購得褚登善所撰唐太宗哀冊文一卷舊嘗藏相臺岳珂倦翁家後有北燕爲賞成所題定爲唐人書詹君既自識其左復請瀌一言之瀌聞唐故事哀冊國之大典也非職載筆至司鈞衡者不敢爲之登善自貞觀二十二年九月己亥爲中書令二十三年三月丁卯太宗不豫四月己亥幸翠微宮五月己巳崩于含風殿庚午奉大行御馬輿還京師當是時登善秉政中書緝熙帝載者已九月哀冊必屬之蓋無疑也此卷當爲命稾之第二故於二十三年

下闕歲次己酉五月甲辰八字嗣皇帝下不書治字家傳縉雲下無高祖配天一人有慶八字迴悲風於長下鈌衢字然特其鈌文爾從之大詔令雜圖琬琰集文粹文苑英華其更改又各有同異殆不能悉數也濂竊按正史雜史咸謂太宗以八月庚寅日薨與大詔令等書並同庚寅則八月之十八日也今獨云庚子則是月之二十八日不知何以有一旬之差將史誤耶或藁本之筆訛也嗣皇帝之名不書懼瀆也其[illegible]當太宗之崩既書二十六日己巳矣年月甲子初何足隱諱而懸空之耶尤有不可得而曉者相去七百餘載其事不可臆度未可以遽言也若夫論字畫當為登善所書登善初師虞世南晚入右軍之室故唐之能正書者僅二十八人而登善居三四之間此卷溫潤似虞其結體則多法右軍世之人徒見登善所書或與薛稷類者遂疑之殊不知先哲有兼人之才而其作字初不拘一體張顛善草書至其小楷極端謹有法傳其學者唯顏真卿行之爾觀登善者宜以是求之贗成雖號能鑒古其言似不足徵也國器尚永寶之

孔氏譜系後題

神明之胄莫盛於闕里孔氏宜其文獻有足徵者今竊觀其二家譜牒則互有得失姑舉其一二辯之一譜云順一名謙生鮒騰樹鮒生隨騰字子襄生忠忠生武安國武生延年延年生霸霸生福福生房房之從弟其生尚安國生卬卬生驩驩生立立之從弟吉生何齊樹一作衎生衷衷一作彥生咸咸生琳琳生

黃茂茂生宣一譜云譜生鮒騰樹祔鮒生育騰生彥貞彥生成
貞一名忠生武武生安國延年延年生覇覇之下不甚殊安國
生黃卬茂黃之曾孫尚生疇疇生賢卬生驩吉驩吉生立何齊
立生元元生子建茂生宣樹三傳至琳其後不書祔生最最生
讓讓生貞據前譜言之則安國與武爲兄弟黃茂皆琳之子而
驩吉爲兩人尚乃覇之曾孫樹即是祔聚一名彥實樹之子也
據後譜言之則延年與安國爲兄弟黃茂皆安國之子而驩吉
只一人尚乃黃之曾孫祔即非樹彥實騰之子也濂竊考之後
譜謂武生延年安國者據史記前譜謂忠生武安國者據家語
及前漢書固各有所依憑第司馬遷與安國同時而班固乃出
遷後家語亦漢之諸儒所錄似當以史記爲正也孔叢子云子
國生子卬子卬生仲驩子國安國字也太史公云安國生卬卬
生驩皆不聞言驩吉者非特此也漢成紀綏和元年二月封吉
爲殷紹嘉侯三月進爵爲公恩澤侯表綏和元年二月孔何齊
以殷後孔子世吉之嫡子封紹嘉侯或者雖疑父子不應同封
而吉固自爲一人明矣漢劉琳府君碑鉅鹿太守孔尚操尚自
言承曲阜伯之裔自伯魚至武十世無封曲阜者唯安國有之
尚爲黃之曾孫亦無疑者若鮒雖與祔同音蔡文侯昭侯相去
五世皆名中古人尚質未必若是拘拘有以二字音同而疑無
此人其亦過哉孔氏五十五代孫克仁以譜圖未備有志於纂
脩之事間請濂撰序以冠篇端濂恨讀書不博兼之老憊多病
舊學廢忘無以究知其詳因略疏所聞綴之卷末孔氏孫子以

學行知名者代有其人而克仁亦以文章家自顯李爲起其紕
繆焉
應既爲孔君題闕里譜系一書復謂之曰孔氏傳至四十二
代光嗣遭孔末之難末乃濫稱戶孔襄之後欲冒襲封於是
盡殺諸孔氏時光嗣爲泗水令其妻張夫人生仁玉始九月
夫人遂秘養之及長再襲封卒贈兵部尚書兵部生四子曰
宜曰憲曰冕曰勗今之南北宗如曲阜之宗聖宜孔二邨所
居及若古一名傳端友端朝之遷衢端植之遷鄂琯之遷撫
璜之遷吳與其其子孫固不可以不譜其傳而於正外二支
尤所當明辯之也頃聞前至元貞二年二月官中所定戶
版闕里正支爲戶凡一十有二分爲五位所謂五位者則太
子中舍國子博士中散大夫侍郎襲封也若外院孔氏乃闕
里子孫濫歸戶每歲輸入祭祀錢者其爲戶凡三十有一分
爲五院所謂五院者則宅上洙泗三傳文登壽陵也予宜述
其事庶幾他日有所於考而無涇渭混淆之患孔君曰此克
仁之志願爲我錄書之歸大雅復命從爲附譜牒之左以爲
後來纂脩者之一助云

題孔氏所藏先世誥後

宋制差則出勑除則給誥誥有獎勵之言而勑但書所授職事
而已衆誥則用綾其所織印章文臣則吏部武臣則兵部王公
命婦則司封加勳則司勳及元豐官制行四選悉用吏部而兵
部唯應之於諸管若天勑則書以白紙而用中書門下印印之

今觀金部郎中孔毅父所受誥猶可以考見當時故事也然而多歷年所兵燹屢更而子孫猶以保守不墜其亦君子之澤也哉金部九世孫善夫裝潢成卷求題於灜瀛之所敬陳者雲林先生危公已備書之矣謹書其說而附氏名于左方云

題周益公所藏歐陽公遺墨後

歐陽公譜圖序作於至和二年乙未後一百三十一年丙午周益公得公所具檢稾一段幷嘉祐八年癸卯夜宿中書東閣詩八句聯爲一卷詩除有中書所錄裕陵出閣觀擢兩行亦不棄去而附見之且各題其左而識以中書省印者三卷首又識以益國之章其愼重之意至矣平園與公皆廬陵人故平生所敬慕者於公爲尤切文學政事皆欲並之非止寶其字畫而已也其後奉常覆行定名特與公同謚文忠可謂能遂其志者矣然平園題此卷時乃淳熙十二年乙巳方秉政樞庭至十四年丁未之二月始登右揆其借用中書之印當在此時蓋未也雖得以官印識私藏若非親涖其官則亦不敢借用之也若論其封爵則自十五年戊申因明堂加恩初封濟國公十六年己酉正月進左揆再封許國三月拜少保又更封益國其封益國乃在題卷五年之後卷首之章必後來追而識之也今詩及譜圖序並見居士集十三卷與六十二卷中其文皆同唯詩改空作徒爲稍異爾裕陵爲光國公時名仲鍼及賜名頊乃加忠武節度使同平章事而封王矣其事正在公東閣賦詩之年九月辛亥平園之題實與史合或人弗之察著爲文辭謂爲十月者其誤

多矣金華宋濂再拜謹記

題朱文公自書虞帝廟樂歌辭後

朱徽公提舉浙東嘗行部至三衢大虞呂氏適爲衢府法曹遂往見之公爲寫虞帝廟送迎神樂歌辭以贈蓋公劾台守唐說齋其疏凡六上說齋方除江西提點刑獄朝論遂掇其職畀公公以言不行即日解印綬去此辭之書正在衢聞命之時豈堯舜君民之志弗遂而有所遐思者歟或云別有見亦未可知也是帖出於立齋王剛仲所藏立齋初從劉撝堂游而卒業於北山何氏者其淵源之正實有所自故其寶愛尤爲深至云

題黃文獻公所書先府君行實後

右黃文獻公乞銘於柳文肅公之狀文獻公以學問文章名天下此雖造次所書而考據精詳倫序不紊事信而辭實言遜而禮恭皆可以爲法不特字畫之美也濂嘗執業二公之門於是二公之卒已久矣永念今昔撫卷慨然

題王魯公授少保致仕誥

右宋王魯公特受少保致仕誥一通係紹熙元年五月一十二日所降者蓋孝宗淳熙八年辛丑八月魯公由樞密使拜相十五年戊申五月以觀文殿大學士出判衢州尋即奉祠十六年己酉二月光宗受禪八月魯公以母喪致疾而薨故年仍稱淳熙十六年至十二月始詔改明年爲紹熙元年是爲庚戌之歲誥之出給合於魯公未薨之前乃在既薨未閱月後何耶宋自宣和以來未有既死而乞致仕者南渡之後禮文凋喪雖宰相

輔臣考終於位其家已發哀即服降旨給賻方上謝事之章而朝廷復爲之告廷出命如其未死時此最有乖政理其後吏部郎嘗以爲言終不能行而止此誥未免循習嘗時故事而未之或改也者不然誥中所謂尚克全於德履及益高沖致永介壽祺之語皆生前事何故追而書之其爲後來補授制勑當無疑也惟魯公忠君孝親大節偉然故其相孝宗獨至八年之久同時秉鈞軸者唯梁文靖公前後七年可以配之餘人皆所不及謂非得君之深者可乎盖必有其道矣魯公五世孫約雅飭君子也持卷索題甚切會病始新起精神昏眊謾掛漏而書之洪武十三年八月己未朔前翰林學士同郡後學宋濂謹識

題張尚書具慶堂卷

世徒知父母之存爲具慶幸若人子能發聞于時以顯榮其父母父母雖歿而有不沒者存孰不爲之慶幸斯亦可以謂之具慶君子識之而世人未必能知之也錫山張君惟中以碩學雄文致位大宗伯海外蠻夷無不知其姓名其弟所安又能愼守先緖敬其兄如敬父兄宦京師數來省候之久而後去猶依依不忍別士大夫咸指曰是兄弟也良可謂不死其親矣故入其庭升其堂者榮光休氣洋溢於後先儼若二老人龐眉鶴髮攜篪唉語此無他名不死則其身如不死矣爲其嗣連爲其僚友莫不慶愜于心豈獨其家之子若孫哉不然則父母雖存名氏不出於里閈聚散日逐於齊民縱曰不死與死相去盖無幾雖日有三牲之養其爲慶也隘矣惟中伯仲舊以具慶名堂近歲

父母亡墓上之木已拱猶旦旦念親如存若具慶時每謂人曰我父母未嘗忘也嗚呼可謂能孝也已濂與惟中交最密不翅異姓兄弟故採其志而疏之以附送所安序後云

題周文矩畫狄梁公諫武后圖

右狄文惠公諫天后圖相傳爲長安周景元作以筆法重輕較之蓋建業周文矩爾非景元也予於祕府多見二十真跡故敢鑒定若此未知賞識之家以爲何如也若夫狄公拳拳存唐之忠史書之天下士大夫皆能道之予尚何言哉

題新脩李鄴侯傳後

余讀歐陽子等所脩新唐書事多舛繆如紀中載膠東郡公降封縣公而傳中乃稱郡公傳中叙天平節度四人而紀中則云七人此猶可也宰相載於世系表而下惟識相中宗鄭綮相昭宗武什萬相武后乃皆棄而不錄此猶可也觀其述作多若失於支蔓略者過於簡率以致渙而無統鬱而弗章則其所繫者重矣劉昫舊史義例無法固不足責豈意新史亦復得其繽紛繆盭不得不作也有若李泌在唐建謀獻輕爵祿爭鼎漢之留侯新舊史皆畧其事且譏其好縱橫大言以鬼道媚人主取宰相何其悖耶晉王府長史朱君讀而病焉因據泌之子繁所錄家傳十卷參考群書倣前賢刪正陶潛諸葛亮二傳芟繁摭華重爲泌傳一通泌之事始大白於天下後世嗚呼微朱君泌不銜冤於九泉之下乎然而唐史之謬不止於此而已續之所未糾者尚多朱君宜推類以盡其餘哉余總脩元史及

皇明日曆朱君皆與其事余見朱君有良史之才故爲題識傳後而屬望之如此若余之耄則無能爲矣朱君名右字伯賢天台人

題柳公權書度人經後

正書之擅名者自魏鍾繇而至於宋僅得四十四人而唐柳誠懸實錚錚乎其間則夫墨妙筆精有不待贊矣其入宋秘府凡六帖而書度人經者二此卷特其一爾是經乃晉宋人僞作至誠懸時相傳稍久故信而書之近代紫陽方回則謂五季蜀王建時道士王喬始造且確然弗自疑不幾於甚可咲歟使回見誠懸書此吾知其頗有泚矣

題陳忠肅公疏文跋語後

了翁先生諫議陳公因上書論日錄事有忤曾布出守海陵尋謫武夷祠官未幾除名勒停編管宜春崇寧二年正月移合浦三月五日過長沙興化寺遇神宗忌日於是依浮屠法運輪經藏造疏六千言以薦嚴事疏文用駢儷體恐不足以盡意仍以散辭分注其下首序請改實錄言蔡卞者九事非國是者七章其餘辭布之姦凡所以尊私史而壓宗廟者無不纖列既燔告神皇在天之靈是月十五日復以別本綴于元豐中王安石所貽手帖之後又假設臣布引咎之辭作跋語繫之且手書二通一遺其姪正彙一寄其甥李進祖俾秘藏之身死之後出示親戚朋友其蓋有知之者蓋公嘗自謂家覆身亡如浮漚起滅不足深計唯神考十九年駿烈茂功受誣羣小爲臣子者不得不

辨故其所著之書曰日錄不合神道論曰辨誣論曰尊堯集曰
自撰墓志墓志述因日錄敍身之由其言至一萬八千有奇而
語尤哀切然而諸書大抵皆疏文并跋語中意也嗚呼公之愛
君尊王之誠耿耿弗忘如此真所謂忠精貫日月者矣[illegible]傷王
君穪其八世祖永年令仙居時而公之冢子正彙實爲[illegible]
之深遂以其女歸仙居之子嚴州司法儔今王君家藏跋文曰
假托卢布引叙之辭豈或正楷所秘藏者而正彙出示於親[illegible]
與今去公造此文時已歷二百四十二年中更水火兵革磨[illegible]
不有僅區一紙之微初非所謂金相石質乃能微兀無斷[illegible]
手澤如新殆造化者使神物護持昭示來裔以遂公忠憤之志
而永魯恭之惡於弗磨也吁可畏哉王君與濂爲同門友而義
若弟昆間以相示因忘其孤陋而僭書之若夫君子小人進退
有繫於家國安危者史臣褒貶已有定論茲不復贅說云

題天台陳獻肅公行狀後

濂適濠梁天台王公完出考亭朱子所撰陳獻肅公良翰行狀
徵濂題識朱子之文古今並尊何敢贅一辭若公事行或有闕
遺亦學者之不可不知也按宋孝宗實錄云乾道五年十二月
樞密都承旨張說奏請置酒延諸侍從上許之說退約客獨兵
部侍郎陳良翰不至說殊不平上遣中使賜以上尊珍膳說因
附奏臣奉旨集客而良翰不至是違聖意也已而上命再賜說
復附奏良翰違不肯來夜漏將上忽報中批陳良翰除諫議大
夫坐客皆愕然此與唐玄宗時宋璟郝王毛仲事正類非有剛

直之操者孰能與於斯哉夫自秦檜王和議而史浩湯思退繼之牢不可破孝宗恢復之志雖上通於天終莫之遂不主和者惟張浚胡銓張闡張戒及公等數人而已公平生大節此最彰著故朱子特詳列之而含狀細行亦紀其一二豈當然耳然而朱子脩通鑑綱目璟之事何嘗不載况孝宗之知人賢於玄宗遠甚亦法所合書豈嘗特抑知耶抑偶忘耶實錄舊藏元之內府革命後竟不知所在狀中既不收脩宋史者復失於采輯司公謹紀孝宗聖政雖目且錄又誤指爲同時從官陳良祐事吾恐後人無所考焉特爲補闕授諸公完使藏焉公完字繼遠公之七世孫今出後王氏云

題趙魏公書大洞眞經

此卷乃趙魏公六十三歲所書至精至妙非言辭讚美可盡蓋公之字法凡屢變初臨思陵後取則鍾繇及羲獻末復留意李北海此正所謂與羲獻者也舊嘗獲見周侍御家侍御既歿寓籍意必歸天上不知復流落人間今得披玩累日抑何幸哉殷卣周彝可得而此卷不可得博雅君子尚思謹秘而傳焉

題趙子昂馬圖後

趙魏公自云幼好畫馬每得片紙必畫而後棄去故公壯年筆意精絕郭祐之作詩至以曲書韓上爲言公聞之微笑不荅蓋亦自負也此圖用篆法寫成精神如生誠可寶玩也

題趙子昂書招隱卷後

右趙魏公所書招隱士一篇公自大德三年八月改集賢直學

士行江浙等處儒學提舉至七年十月已閱五載而公年亦五十矣鄉先生方君壽甫從其父巖南翁游杭提舉官署時寓於杭府故先生得見公而請書此卷也卷左有翰林待制柳公長鄉山長吳公題識二公皆滬所嘗師事者九泉不可作矣披玩數四不覺淚落紙上

題北山先生尺牘後

右北山何公與其弟子魯齋王公手帖北山平日執謙特甚人有來學者雖誨之無不領益而未嘗受其北面之禮此書之稱再拜稱尊兄者猶可見也元思姓汪氏名開之時法先生之孫魯齋少與之同學嘗取論孟集義別以鉛黃朱墨以求朱子去取之意而精於四書之學者伯誠姓張氏名潤之自號思誠子登北山之門垂三十年其微言奧旨莫不盡聞焉二公偶出北山念之形於簡牘間則其於師友之道可謂篤矣王子文名埜嘉定十三年進士襄蜀事急議遣使講和宰相依違不決史嵩之帥武昌首進和議于文時爲樞密院編脩兼權檢詳謂今日之事宜先定規模并力攻守上論屬之北山雖居山林而憂國之切故有廟堂議和子文除擢之問則其厚於君臣之義又何如哉夫以北山之學承朱子再傳之緒造詣真切踐履純固而其見之翰墨雖出於一時皆有關於世教有益於人倫似無斯須不忘於道者也是誠何可及哉朱子之書盡編者以時事出處問荅分類而通載之凡四十一卷約一千六百八十餘篇每疑其太泛魯齋之所選北山之所定當必其精惜乎未及見

之也因并識之以為寡陋之愧云

題潘内史贈別畧本

太康陸君子厚嘗以内史舍人潘佑贈別序文能發明先佛遺義逝於白下得畧本承以匡廓緣以色繒揭寘坐右以自省聞徵予識佑事於下方按佑幽州人能文辭與徐鉉臣齊名仕于南唐自秘書省正字累遷中書舍人當後主時國事日蹙佑極憤切累疏論列至詆不能與姦臣同事亡國之主張洎從而擠之後主乃收佑屬吏佑遂自剄前史馬元康謂佑溺滛祀左道斥為人妖陸游作南唐書能辨其妄固為甚當及游論佑則譏其學老莊齊生死故其上疏若惟恐不得死者則又未免嘆于深刻也人之所欲莫甚於生雖愚不肖之人亦不輕以昇人況賢知有如佑者乎直以忠義所激乃視死如歸耳佑之死其心無白之者獨臣作江南錄亦深詆不書及太祖命曹彬南征指殺佑為殺忠臣於是其事始著于後世於戲為人如佑尚不免議者之口人之不樂善乃至此哉王介甫嘗作文評禹臣至於游之所論未有指其非者故因子厚之請而極言之清源王古刪畧明遠諸書為道院集要全載此文以簡牘為簡牋蘓乔萬霑覆為踊促亦微有不同要當以石本為正

題許先生古詩後

文懿先生許公嘗賦秋夜感興詩一十二首錄寄其友吳公正傳至元末吳公自建德尹入教國子既已謹志其事俾陳監丞衆仲題于卷後他日闕院衍又得先生遺興詩十首吳公手鈔

綴于前卷復與衆仲各有論議衆仲之言病夫世之論詩有儒者詩人之分而謂先生獨能兼之可謂知言而無復遺憾者已龍泉章君三益久慕先生之學近獲此卷於吳公之子濤仲將琢石勒寘龍淵義塾以癈頹與聞先生之道請申言之夫自陳伯玉倡爲感遇詩三十八首而李太白繼作遂衍爲五十有九君子稱其得風雅之正至於文公朱子感興之什其數比陳僅餘其半方之於李則將闕其三之二言辭固若不多然於太極陰陽之微家國治亂之由異端害道之故無所不及非惟二子不能道之黄初而降大曆以前吾恐未有臻斯理者也今先生之詩其音節則倣二子而絶仙佛之誕其旨趣則本文公而篤性情之真雖言無統例與朱子少殊而其寄咏之深隱憂之切實有出夫二子之外其於傳世固無疑者而濂於衆仲之言則不能無所感焉詩文本出於一原詩則領在樂官故必定之以五聲若其辭則未始有異也如易書之協韻者非文之詩乎詩之周頌多無韻者非詩之文乎何嘗岐而二之沿及後世其道愈降至有儒者詩人之分自此說一行仁義道德之辭遂爲詩家大禁而風花烟鳥之章留連於海内矣不亦悲夫於是衆仲之殁已久而吳公亦不可見無從質正始因三益之詩爲書其末以足衆仲之所未言雖然濂之語激矣夫豈知詩者哉

題金德原和王子充詩後

右德原金先生所和子充王君詩凡一百九十韻時子充在金陵因黄主簿之官烏傷作詩餞之遂於鄉中舊游深致意焉詩

止一百二韻凡增多八十有八者乃先生引而伸之也瀛嘗力疾起讀非惟波瀾浩瀚不可涯涘而其念鄉學之美思官政之治實有得古人風勸之義視彼擁華摘豔取合於一時者不翅天淵之懸隔矣昔者柳柳州同劉賓客述舊言懷寄澧陽張使君五十二韻之作因其韻增至八十通贈二君今其詩尚存要不過流連光景嘆悼無聊者之辭耳雖其鋪類叙意不厭其多與先生略同至於有關世教足以增夫彝倫之重則識者當謂先生之詩爲不徒作也先生氣雄而言腴發爲文章尤雅徤有奇氣又不但長於詩而已先生爲己之功深不自表襮唯瀛知之爲獨至故題諸詩後以志慕豔之私云

題呂仲實詩後

右呂忠肅公詩一章爲蒲圻魏君觀作初公爲集賢大學士因爲議鈔幣事與丞相脫脫不合翩然東歸蓋至正庚寅十月二十日也後四年甲午二月起公爲湖廣行省左丞會天下兵亂道澁不能前至十二月八日始抵治所是時已有中書左丞之命明年乙未正月二十九日使者至閏月十三日即上道故詩中有左丞兩月餘及今又入中書之句又二年丁酉三月十一日而公薨矣惟公蚤師蕭貞敏公傳道德性命之學真知實踐故其立朝大節極有可法篇章散落於四方者固宜寶之如魯敦周彝得之於子若孫也瀛與魏君交甚洽故略疏公出處歲月於詩後使讀者或有所考焉

題王黃華詩稾

子在江乘偶得黃華山主王庭筠子端詩槀三首一首絕句次彥高問疾韻二首七言律次許子靖題光華堂韻彥高嘗是翰林待制吳激乃王履道外孫米元章之壻也筆法遒勁得於婦翁爲多許子靖名安仁大定七年進士歷禮部員外郎出守高平後以汾陽軍節度使致其事二公皆當時知名之士子靖登第蓋先子端九年而彥高與子端之父遵古游尤號前輩今觀其勞問酬荅所以敦忘年之契甚至此在二公固爲盛德而子端文采蘊藉爲一時之所景尚者於斯亦可槩見矣子端熊岳人官止翰林脩撰字法初倣元章謫鄭州後氣象橫放自成一家子甚愛之故識其後持歸金華山中以示子姪之嗜書者或曰彥高與子端相去頗遠恐或別是一人余亦未能深知之也

題王庭筠秋山應制詩槀

金源之制每歲以正月如春水九月幸秋山五日之間群臣一進起居表其嚴愼如此之至者志非在於田狩欲脩兵政而紓民賦也道陵如薊門至秋山河東王庭筠以翰林脩撰扈從左右應制賦詩三十餘篇甚被奬眷蓋自大定以來累洽重熙文物聲名可擬漢唐故其一時君臣遇合天施地受雨露無際緣物引興浹于太和此乃金極盛之時柰何盛極忘治詒謀匪遠僅一再傳翠華遄遥南狩而秋山者則已委於沙塵烽火之區武元文烈諸孫雖欲求一乳兎而射之尚何可得耶觀庭筠之詩而感慨係之矣自當時言之孰不效上林羽獵以侈大榮觀而庭筠乃能以秋山不合圍爲風則庭筠者亦良士也哉此

卷庭筠所具之京惟十四首而逸其太半詩序中所謂九日正
泰和元年九月丙辰欸道陵以是月七日甲寅發京師二十九
日丙子至自秋山道塗所歷凡二十有三日其杏林平頂山
温泉等什皆可以次而推至若牡丹酴醾松影三詩則不知作
於何時按庭筠以明昌三年供奉翰林五年八月還備撰未幾
謫鄭州防禦判官承安四年復起爲應奉翰林文字泰和改元
又轉備撰明年遂亡壽甫四十七爾詩既題曰奉旨而作雖不
能必於何年其決在禁林之日矣

題危雲林訓子詩後

古之人教子多發爲聲詩何哉蓋詩緣性情優柔諷詠而入人
也最深韓昌黎之子符讀書城南嘗作詩送之曲盡其意至今
讀者猶竦然興起豈曰小補之哉雲林先生危公冢子於字於
幰自檢討奉常遷佐蘇州先生時辭領北行省左丞獨居房山
閉於幰將之官賦四言詩一章勉之嗚呼先生之詩固無愧於
昌黎而符能讀父書竟名南宮今於幰以明經擢進士第君子
亦竊謂以之或言古今人不相及者其果可信歟雖然先生所
作於脩已治人之道反覆備至是有關名教甚大不特可施於
訓子而已其視韓之利祿而以惜居諸爲念者又爲何如哉知
言之士必能辨之

題鄭北山追復誥後

故責授濠州團練副使鄭忠愍公與責授秘書少監分司南京
潁州居住孫近同奏獲資政殿學士其日乃紹興二十六年之

正月甲子距秦檜之死纔四月耳今勑後云二月九日乃誥下之時也所謂良臣姓魏氏妻姓沈氏癸與達則周趙二人也會予有千里之役始獲見此卷走筆識之殊不暇詳若夫公之大節與賊檜之姦諸先正已悉論之亦不待詳也

題顧拙軒誥命後

右拙軒先生顧公誥命一通公諱周卿字成子仙居人嘉定癸未賜進士及第任慶元府奉化縣主簿階脩職郎故事脩職郎滿三考關陞令錄先以合入階官給誥公遂入從政郎久之始注授監嘉興府鮑郎鹽場是遣然舊制無從政郎崇寧初以通仕郎易錄事參軍縣令至政和中復改以今名乃選人七階之一也此告之首當有十幹暨千文紀號若曰甲天等字第幾之類其尾復欠紹定五年七月十三日下十字其背紙又嘗書行在官告院準鈔出給及寫告楷書當行手分令史主事等名氏而守當官批上本官告命照會亦繼其後歷年之多皆未免殘闕爾吏部主事顧公之六世從孫琢玉爲軸重加裝褫持以相示故爲詳書之以備當時典故云於戲世家舊室何處無之未一再傳不知祖諱者有之矣如顧者豈非賢哉豈非賢哉

題趙模千文後

左右内率府錄事叅軍趙模集右軍行書爲千文模在唐有能書名嘗與韓政諸葛貞馮承素等奉勑臨摹蘭亭逮今猶有存者予於秘府頗見之最喜其善用筆而正鋒恒在畫中所以度越諸人也歟此本係鮮于奉常家藏者神釆尤沉著不露可寶

也

題褚書千文

褚遂良書見於石刻者世亦甚鮮况其真蹟乎今觀所書千文柔勁險媚真如鐵綫縈結而成或者評爲栁誠懸所臨褚書似則似矣其入神處恐非誠懸所至也

朱悅道文稾後題

右烏傷朱君悅道所爲文一卷予讀已愛其理明文順顧謂二三子曰辭章之弊久矣栀蠟爲葩以逞妖豔非不眩人目睛比之元氣流行千紅萬紫徧發洛陽名園固自弗侔何也生意之動盪與死色之不澤者其可以並論也哉盖古人之於文以躬行心得者爲言言有醇疵但繫乎學之淺深爾後世則不然以文學文皆億度想像而爲之知道君子未嘗不一笑擲之也今悅道之文論議必本諸經而翼以濂洛關閩之說旣覆康衢矣長安雖遠惡有不至者哉其視顛連榛莽之蹊而虎豹蛇虺縱横交於前者奚翅萬萬悅道非惟見諸空言又思踐履以驗之此尤度越於人人予雖留意於文造道不深而出言多疵深有媿於悅道雖欲痛自懲刱而秋髮縝紛被肩矣惜哉予期悅道甚遠悅道器宇清粹誠足以副予所期他日道明德立而文益昌予當在知言之列無疑故錄與二三子言者題其卷後云

題永新縣令烏繼善文集後

世之學者必有師雖百工伎藝之微亦必有以相授然後能造其閫奥况爲文者發造化之秘貫今古之統苟無以管攝而闔

闚之則何以盡其變化不測之妙其不傳之於師奚可哉吾鄉修道先生胡公以光明正大之學發於精深嚴簡之文訓迪學子篇章句字皆有法往往從之者多得文之旨趣其所造固有淺深高下之殊而體裁終不失於古四明壽璽師雖居浮屠中能久與先生游先生爲文之法實與聞之烏君繼善自幼學文於壽璽師先生所指授者悉以語烏君故烏君之爲文峻潔如明月珠起伏如春江濤因語二三子曰必如烏君然後可以言文也若無師授其可易致是哉予嘗譬之有美錦焉使朝市縫人製之則能中度而適體委於縫穴之粗工則左低而右昂上侈而下斂錦固錦矣其如不合何文之無師授者亦若斯而已予老且多病文字一切謝去不作縱有一二多仰手於人獨喜烏君之文親題後而歸之嗚呼予生也雖居先生之鄉而不能傳先生之學其於烏君又豈能無慊於中哉烏君名斯道繼善字也明之慈溪人嘗知化之石龍縣今調吉之新水其爲人温然如玉蓋與相稱云

題梼杌山人詩集後

餘姚岑公靜能志節之士也其居鄉也人皆敬而憚之是何也其出言可爲世則其制行可爲世範所以名閥之家雖至凋瘁多藉之以自立崛起寒微之輩縱富埒公侯亦不爲凌躐之事設有之往往私相謂曰岑先生莫知之乎復退縮不敢吐氣或者不知徒謂公爲詩人嗚呼公果詩人也哉廣西部使者虞泰魯聰其鄉中子也力請予題聊紀公之賢行以示讀公詩者

題鮮于伯機所書蘭亭記後

鮮于奉常公嘗見葉秋臺書反覆諦視至欲下拜秋臺之書人頗識其陋公獨知其用筆之妙字學雖淺藝非功力精到亦不足以相知況其他者乎予藏公所書濟石硯賦自謂可入妙品今觀此卷實可與之抗衡非真知書中意者未必以予言爲至當也

題剡源清茂軒記後

剡源先生戴公以文辭名天下曾未百年學者鮮有見其全集者予總脩元史欲爲先生立傳於是白丞相下有司即先生之家騰其文粟二十卷以上至今藏之秘府中書舍人毛君集出示先生所造清茂軒記正在稾中其爲真筆無疑蓋毛君從祖霦瑚與先生爲忘年交故先生不斷而爲之記發明山水之勝分明如昔今之能文者雖多如蝟毛求如先生絕不可得毛君乃能重書以傳亦可謂賢子孫矣哉

題危太朴隸書歌後

學必博而後所見精非惟諸經奧旨皆當研摩至於隸書之學漢魏以來其運筆結纏多不同苟不歷考其變何以充其知識而袪流俗之陋哉吾友危先生太朴作隸書歌一篇贈四明汪君大雅備括諸碑之所自且歷疏之亹亹千餘言不休嗚呼世以空虛之學浮談強辨如飆起泉湧者視此曷知愧哉大雅方以隸學知名於時復能惓惓於先生之詩裝潢襲藏惟謹則其尚德之心爲不可及已

題東陽二何君周禮義後

世有恒言决科之文不足以行遠嗚呼豈其然哉顧其合道與否爲何如耳昔吕成公之編文鑑其用意至精審而張廷堅一所著尚書義二篇特載入之與龍圖序諸文並傳四海之中凡識字者皆知誦之豈謂其不能行遠可乎東陽何氏宋季多以科目發身内舍生夢申與其弟叅知政事夢然所作周禮義各一首皆近道之言較之廷堅未見其不及也五世孫觀光惟恐失墜裝褫成卷求予題而藏之亦可謂孝子慈孫者矣

題余廷心篆書後

右四大篆幽國忠宣公余闕爲清陽戴君叔能書至正九年公持使者節來鎮浙部濂借叔能往見公奬厲甚至且各書齋偏爲贈公去浙後江南大亂荆楚之域皆爲僞漢陳友諒所據公時以淮南行省右丞分治安慶安慶前後皆盜區公獨守六年小大二百餘戰未嘗敗北不幸糧絶城陷公遂赴水死君子稱其大節與日月争光信哉公文與詩皆超逸絶倫書亦清勁與人相類然其忠義之氣可以懼亂賊清惡厲天地因之以位君臣藉之以定斯豈細故雖所書不工猶當傳之萬世况能臻其妙者乎此紙所在定有神物呵護見者當如張中丞之詩段太尉之笏聳然起敬不可徒以翰墨視之公唐兀氏余闕其名也字廷心一字天心元統元年進士世居武威今爲合肥人翰林學士金華宋濂謹題

題張泐和陶詩

陶靖節詩如展禽仕魯三仕三止處之冲然出言制行不求異異於俗而動合於道蓋和而節質而文風雅之亞也他人欲效之者雖衆然樂澹泊則蕩而弛慕平易則野而穢惟蘇子瞻兄弟以雄邁之材氣勢可與之相敵然其辭旨則亦遠矣豈不誠難乎哉今之和陶者余嘗見數家最後見何容張泐文伯自九日閒居以下皆和之至詠荊軻而止諸四言及形神釋桃源等什則不和恐難繼也文伯居江淮間喪亂之餘獨能致力學問以追古之作者其有志者哉

題太平策後

昔成宗皇帝臨御萬方以天下之廣非一人耳目所及群臣有直言極諫者咸嘉納焉所以來讜議達羣情而成治功也大德中三衢鄭以吾宿衞禁中覽時政有所缺遺蹤太平策一綱二十目上之上嘉其忠特命以吾爲番陽教授灕每取而讀之未嘗不仰嘆成廟之德之盛也隋文帝時河汾王通非不以太平十二策奏之文帝不能用通遂東歸續六經以傳學者嗚呼以吾之賢未必能有過於通也上猶采其言而用之使通生於今日則其道必將大行於時六經有不必續矣由是論之不惟成廟之聖非隋文髣髴其萬一亦可以見士之遇合有當明時雖小善必錄若值情暴之主縱大賢亦有所不容道之所繫於時者夫豈人力之可爲也哉澄陽張君逢吉嗣以吾之策嘗手錄之且請灕識之於是不辭而題其後重紀至元元年夏六月十九日灕題

題史內翰書

右歸去來辭一卷大名史公奕興定五年所書以贈李澥者也公奕字季宏大定二十八年進士再中博學宏辭科累遷著作郎翰林修撰同知集賢院後以直學士致仕文章書翰皆有故老遺風所著洹水集尚傳于世澥字公渡相人也少學詩於王內翰子端亦工行書不失前輩典刑累舉不第而卒然自党文獻世傑趙郎中文孺任判官君謨趙尚書周臣諸公先後鼎起風聲氣習濡染爲深故金之士大夫多以善書名家觀季宏公渡則其餘蓋可見矣季宏性雖溫厚每靳與人書今特爲公渡賦者豈非同聲相應者乎宣宗自改元興定之後國政愈非而疆土日蹙古人之文何限季宏之不書而獨拳拳於是辭者意其先見亡兆而殆將隱歟距作此紙時僅踰十年而金社遂屋矣吾嘗閱此卷者又嘗於此求之

題朝夕箴後

右朝夕箴一名夙興夜寐箴凡二百八字南塘先生陳公之所課也先生諱柏字茂卿台之仙居人與同邑謙齋吳梅卿清之直翁吳諒直翁父子游而深於道德性命之學蓋自謙齋從考亭門人傳其遺緒而微辭奧旨先生得之爲多當時有慥堂鄭雄飛泉溫輩行雖稍後而事先生爲甚謹人以其學行之同道以四君子稱之今觀先生之著此箴本末明備體用兼該非真切用功者當不能爲是言鄉先正魯齋王柏會之讀而喜焉以教上蔡書院諸生使人錄一本寘于坐右則其所以尊尚者爲

何如哉嗚呼前脩日遠後生小子不知正學之趣惟文辭是攻是溺志亦陋矣濂故表而出之并繫先生師友之盛於其後以勵同志者云

韻府群玉後題

右韻府群玉一書元延祐間新吳二陰兄弟之所集也二陰一名時夫字勁弦一名中夫字復春博學而多聞乃因宋儒王伯厚所增書林事類韻會錢諷史韻等書會粹而附益之誠有便於檢閱板行于世蓋已久矣入我 聖朝近臣奉 勅編洪武正韻舊韻音聲有失者改之分合未當者更之定為七十六韻今重刻是書一依新定次序而字下所繫諸事並從陰氏之舊因書其故以告來學者洪武八年夏五月既望翰林侍講學士金華宋濂記

新刻廣韻後題

右廣韻一部雕刻已完竊按韻自梁沈約制為聲韻以來隋仁壽初陸法言等纂次成編唐儀鳳末郭知玄復帥其屬而附益之時號切韻天寶中陳州司法孫愐以切韻為疎略復增字四萬二千三百八十三雅俗兼收務矜該博且取周禮之義又更名曰唐韻宋祥符初陳彭年丘雍復重脩之又易名曰廣韻至於宋祁景祐集韻之出復增二萬七千三百三十一字而廣韻微矣近代書肆喜簡而惡繁集韻罕傳而廣韻獨盛行濂等奉 勅校定一遵洪武正韻分合之例布列如左註則並仍其舊舊韻凡二百又六今省為七十六云洪武九年九月壬子朔

翰林學士承旨金華宋濂記

題省心雜言後

省心雜言一書刻于虎林西湖書院已久序之者謂和靖處士林逋所作世之鉅儒頗疑焉且云逋之所優者詩爾至於法語格言可以垂世而範俗者逋或未之有聞也復定為河南和靖處士尹焞所撰豈不以焞為程門高弟而談理乃其所長耶然而呂稽中作焞墓誌銘載焞奉詔撰論語解之外他無所著書是則以逋和靖之號偶同於焞因嫁此以誣之耳殊不知鄉先達徽嚴王公佖所編朱子語錄續類之書其第四十卷雜類篇云省心錄乃沈道原作非林和靖也朱子究經窮傳其言行世若揭日月蓋必有所據矣當以沈道原作為正夫以近代新出小書以理度之亦甚易知爾尚或不能詳其所著之人意見言之況於千載之上者哉噫

題易庵卷

余聞老易相為用也久矣至於魏伯陽著書明述卦候之旨而後世丹經咸祖之此不獨形之空言而實見於行事者也台道士王君宗懋名其丹室曰易庵吾友危學士嘗為之記復請余識其後嗚呼太極其陶爐者歟坎離其藥物者歟陰陽其火候者歟王君當有識於此矣若夫闔物成務研幾變通蓋出於是三者之外非更僕不能盡也尚容他日為王君言之

題甘節卷後

地天為泰純剛純柔之卦也節自泰來則柔自節剛上節柔

恐其剛柔過盛而無節也故當節之然節至於苦則不能常夫非貞之道又必至於甘節從容悅豫而無窘束之意乃爲人情之所尚也易之所謂甘節者其大意蓋如此吾城孫君子章儒者其鄉甘節里因以甘節老人自號然孫君篤厚長者吾鄉多善行而每事有當節者輒節之自苦以至於甘婆娑嬉游以至終身然亦未嘗過也擬於易卦所謂節者施之一身不幾亦有合歟孫君之子化以能古文辭名世 朝廷聞其賢徵爲侍儀使名聞之升正膳膳未已是則甘節之章又當復見於此矣

題苦寒詩後

亡羊先生多與余論詩大槩以句豪韻險爲工此篇法韓退之而尤務出奇者也精於詩者必能辨之

題禊帖

唐太宗詔供奉官四人臨摹禊帖趙模諸葛貞得其筆意湯普徹得其形似而馮承素於形意二者兼有之此卷精神飛動下於右軍真跡一等其或出於承素者歟

題悅生堂禊帖

右蘭亭悅生堂本係宋相賈師憲命其客廖瑩中參較定武諸本采字之精善者輯成一帖始命金華良工王用和勒石經一年乃成寘諸悅生堂中尋補用和武階以報之洎後師憲遭竄逐時朝廷命王孟孫簿錄其家石刻蘭亭多至八千匣當時方回奏劄亦頗及之度其所藏者善本必多故廖所采輯薦紳家號爲至精先師內翰公嘗摹搨爲卷而以趙文敏公所臨者繼

其後誠可謂雙絕矣公之孫栁穆能寳此卷於戎馬刼灰之餘穆亦賢乎哉

題栖雲軒記後

余往年讀劉玄靖山栖志見其所載紫岩靈岩勝槩分明如畫時正當袢暑不覺凉飈生肘腋間今年夏六月客有授予蘇太史棲雲軒記記爲本庵上士作其狀靈君之景亦分明如畫蒸溽爲之頓消嗚呼因文辭而想見其處雅興遄發尚志其將之燠炎况親睹鬼眼須耳之勝者乎蓋玄靖久栖此山太史亦嘗出游覽故其言真切有足以動人也何文定公跋山栖志有云想玄靖一時飛夜上下千峰紫翠間左浮丘而右洪崖其風致猶前日也余今於太史之文亦云若夫雲幻非幻契經多言之苟欲重宣其義非千百年莫能盡他時或造山中當敷座於巒光水影間爲上士說法未晚也

題壽昌胡氏譜後

君子之所爲貴乎有徵者孔子脩五經書斷於唐虞詩起於關雎春秋自隱公始或飾繁以辭或從而定之未嘗敢增益也其慎且敬如此故孔子之經傳百世而人莫能非之及司馬遷作史記遠泝博索於孔子所不敢述者皆采而實之其事雖備而去闕疑之意遠矣其備也適足以爲誣何取其能博哉族之有譜所以紀所自出實則爲尊祖僞則爲誣其先而亂其類不孝莫甚焉近世之士不察乎此多務華而衒博或妄爲字名加於千載以上不可知之人或援宅郡與族之貴顯者以爲觀美

其心非不以爲智卒陷於至愚而弗悟也壽昌胡氏則不然於
旣遠者皆不敢有所載獨自其有徵者錄之得十有五世詳親
而畧疎考訛而傳信附其遺文及當時所受制命之詞皆蔚然
有叙是可謂善學孔子者矣嗚呼不知而妄作者其能無愧於
斯哉脩譜者名桑來京師而以示余者名翰皆善士云

題金谿劉氏族譜序

金谿劉貫以雲林先生危公所製宗譜序示予且聞世裔之詳
卓爲其邑之鉅族衣冠文物炫燿江右若其造譜之次第則自
十四世祖宗元由南豐來遷之後其八世從祖處妙大師道正
遂建脩眞觀而於觀側樹祠以祀劉氏群王其六世祖國子博
士堯夫乃刻本支之詳于石植諸祠下號永善族圖其祖介福
又倣大小宗法爲圖鋟版懸于家祠其世父傑復集二圖著爲
書六卷是則先生所爲序之者也遭世不靖碑毀而版燬貫抱
其書避入大山中幸而獲存珍襲寶愛惟恐遂墜今思有以永
其傳也復來徵予言以厠先生雄文之後予也不敏於先生無
一日之雅先生不以爲疎謬力薦諸朝以布衣詔入史館雖於
辭章或未之學得忝名氏於先生下風不亦幸歟予竊聞之劉
氏之別有五帝堯陶唐之後受封於劉者此爲祁姓以國爲氏
也成王封王季之子於劉者此爲姬姓以邑爲氏也項伯婁敬
之後而皆爲劉者此漢之所賜姓也他若雕陰東郡等族或爲
劉者此亦漢以宗女妻冒頓冒其母姓以爲氏也大抵雕陰東
郡之裔多居恒代項婁之宗盛於山東姬氏之傳至漢末而無

聞唯祁姓之分爲士會士會後昆周末遷于魏又自魏家于豐至劉端執宋子孫極爲貴盛而布列於南北矣然而江左之劉則祖於散騎常侍碩之後江右之劉則出於游擊將軍擢之胄此皆見諸紀載而無疑者但其世次難明不知從擢至宗元實爲幾傳也姑附其說於此或可以爲脩譜者之一助云雖然先生博極天下之書爲時儒宗而於氏族之學致覈尤精嘗必有以告貫先生他日南還貫尚以予言而取正也哉貫字玄唯資美而有文作詩得六朝體且於譜圖惓惓而不忘是蓋能知其本者也

新刊宋學士全集卷之十二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國家圖書館
ROC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R.O.C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R.O.C.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國家圖書館
ROC
3454914 v.13

新刊宋學士全集卷之十三

賜進士第文林郎浦江縣知縣高淳韓叔陽彙集

後學浦江張元中編次

庠生張孟昂校正

題 凡五十八首

恭題御製勅符後

皇上以上智之聖延攬英傑置之庶位知人善任誠近世所未有洪武十一年 詔以太子正字臣桂彥良爲晉王右傅且親御翰墨爲文勑之識以謹身殿寶其子中書舍人愼裝潢成卷請臣題其後臣惟古明王之待重臣寵之以爵告之以言者有之矣然其時之文多述於代言之人求其出於親製者不可得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也親製者如漢武之於吾丘壽王並論者得之求其褒許隆至
教告深切如此者不可得也臣與彥良同朝且同官 宋宮甚
久彥良之爲人淳篤和易有長者風當今廷臣鮮見其比
上嘗以擬臣瀟雖臣亦自以爲不及也今勑文以善學孔孟稱
之望以王佐之業傳所謂知臣莫若君其此之謂歟雖然今之
職爲相傳者凡數十人 上未嘗以言爲賜或賜以言未嘗以
稱彥良者許之也彥良獨蒙聖知若是之至安可不思報乎且
簿書綜獄訟他人能之者 上不以責彥良亦非彥良之所以
報 上也必也輔 王以德義迪 王以忠孝使晋國有泰山
之安賢王有明哲之譽而彥良之名亦相與流於千萬祀此豈
非 上之望於彥良者歟彥良其可不勉歟

恭題 御製方竹記後

皇帝視朝之暇燕處武樓中每召一二臣隣語詢治道時吏部
尚書臣詹同在 帝左右歷敘古帝王事旁稽物理而偶及於
竹 帝曰竹之類其亦多乎臣同對曰其類實繁見載記之所
譜至五十餘種或挺如箭簳或節若束針或細則勝箭或鉅可
爲舟有未能歷舉者大槩其莖皆肖其體若圓也唯吳越山中
有名方竹者最爲佹異四稜直上非偏非頗若有廉隅不可犯
之色以故士大夫愛之往往采而爲節 帝曰信有諸乎臣同
復對曰老臣寧敢誣言既退獲一枝以獻帝摩挲觀之悅曰臣
同其亦信人哉於是親御翰墨著方竹記一通始言品物之夥
中序格致之難又其末也謂臣同爲人俊偉氣象稱之傳記智

過百人曰豪千人曰俊　天將之豪傑斯其至矣已而召臣同於端門俾給事中繕書以賜臣同不勝忭躍稽首拜舞下齋咲曰卿頭童齒豁矣何以謝爲臣同捧出屬裝潢工飾以龍紋玉軸持視太子贊善臣宋濂臣濂竊自念草茅微臣侍帝側者十又五年嘗　帝稱文性或不喜書召臣濂坐榻下操觚受辭綠食之間入經出史衮衮千餘言仰見　天光照臨非著簡素自日精月華之所凝結散之爲卿雲散之爲彩霞曾不見神化著見之速其誠所謂天之文哉臣濂聞之三代而下混一寰宇者若漢唐之高祖宋之太祖皆崛起其勳烈信偉矣而未見以文辭稱今我　皇帝生自有服天戈一揮九州內外罔不臣妾自天開地闢以來世之所未有也乎神謀煥發陰麗陽明下被萬物無不仰照此無他　皇天欲以文明化成天下故挺生　聖人度越前代若斯之盛也然　聖製雖多未嘗輕以予人臣同以文學侍從之臣簡在　帝心者久故特被是賜焉夫臣以誠而事上君以恩而逮下唐虞盛治一旦復見三千餘年之後何其懿哉臣同宜勒諸金石與典謨訓誥之文並藏子孫之多永永傳之無極臣同受賜以洪武癸丑歲五月之戊辰越二十七日實六月之乙未臣濂謹熏沐而題其後云臣濂拜手謹記

恭題　御和詩後

洪武六年八月十六日　皇上特詔臣及翰林學士承旨詹同編脩日曆既而中書亦奏　旨徵浙東西及江右之士七人分

年纂輯而臣與同為之總裁九月四日開史館禁中日輪寺入
守翰大官進饍差其事甚嚴且祕臣等昧爽而入至日曛始出
復禽宿於詞林虞有宣洩盖不敢不慎也即成稾思得俊秀有
文者逐致義例而繕書之於是遴選二生具名氏以聞 上可
其奏其一則義烏黃昶昶時以春秋中浙江行省第十七名文
解肄業成均因移文博士徵之十月二十六日昶至臣引見
上於西苑慰問良久且曰爾何人之裔耶臣對曰文獻公溍昶
之從曾祖也 上恍復見 皇太子於大本堂勉勞有加焉未
幾 上遣侍臣出尚方綺裳一襲以賜十一月十五日前御史
中丞誠意伯劉基偕臣與同侍 上燕乾清宮之便閤同被酒
而還愛昶有俊才揮毫賦一詩贈之字大如掌少選奉御傳宣
召臣等赴右順門會 上適乘步輦而至同餘醒猶未解
上謂同曰卿醉未醒耶同對曰臣雖醉猶能賦詩贈黃秀才秀
才謂昶也 上曰詩何在同對曰在史館中 上曰遽宣亟取
之臣既上奏且笑謂臣曰朕即和同詩卿當為朕書之臣書訖
歸與昶言昶自草萊賤士一旦遭逢 盛際奎璧之光下照幽
隱於是粉黃金為泥寫 上賜和之章飾以黃綾玉軸而以同
詩附其後昶嘗從臣學臣又親見其事請記之左方傳諸悠久
臣伏見 皇上聖神天縱形諸篇翰不待凝思而成自然度越
今古非積學者所可及然亦未嘗輕發其術和侍臣之詩豈非
樂育菁莪以開萬世太平之基者歟詩不云乎肆成人有德小
子有造古之人無斁譽髦斯士此之謂也昶尚勗之哉昶尚勗

之哉昶字叔暘能古文辭善繼其家學者也是歲十有二月八
日具官宋濂稽首頓首謹記

恭題　御賜文集後

洪武八年歲次乙卯春三月壬辰　皇帝御乾清宮召臣至問
前御史中丞劉基何日成行臣以翌日對繼問病勢不革否還
可自力至家否臣復具以聞時基有霜露之疾　上憫其爲開
國舊勲特降手勑令起居注郭傳宣示之俾還山以便侍養然
聖衷猶念之弗置於是延臣扣其詳語畢　上步出宮門臣從
後至丹墀　上忽顧內史張淵曰汝往取新刊文集一部賜學
士宋濂臣謹叩頭謝淵引臣至典禮紀察司與司副李彬言紀
臣氏名於籍始頒受焉蓋文集係御製凡三帙入梓雖訖尚祕
藏禁中嘗得受賜者唯太師李韓公善長中書右丞相胡惟庸
與臣爲三人故內臣致謹之如是也臣仰惟　聖學高邃猶天
之不可階而升也其發爲　宸章麗日卿雲照臨下土固非蟣
虱小臣讚詠所能盡至於寬仁峻德優遇舊勲及寵異文學侍
從之臣恩意兩盡尤非前代帝王之所可企及也臣抃蹈之餘
故備書應對之語與夫　寵賜之由於篇末俟他日歸田當
造爲彤筒飾以雙金龍尊閣於山中云是月三日癸巳午時具
官臣宋濂盥手謹記

恭題　賜和文學傅藻紀行詩後

新知武昌府事臣傅藻以其爲監察御史時所受　賜和紀行
詩四首視臣濂臣拱而言曰天之道不可窺也觀乎日月星辰

之晦明則知之地之道不可測也觀乎草木蟲魚之生息則知
之聖人天地也其靜也與道謀其動也與神俱若非發於言語
文章何由而見天地之心乎臣獲事
皇上二十年　睿謨英斷雖非淺陋識所能知至於求賢若不
及愛民如赤子此臣之所熟聞者也由此四詩觀之宋濂可謂
甚切而於民事尤詳及之庸非然哉臣與濂同師且同郡識其
為人嘗求其受知之故蓋濂存心恕持法平其以御史使江淮
間紀行之詩多寓諷諫之意故　上喜而和之蓋可見　上之
待濂與濂之事上交盡其道也視夫導君以諛訐及與臣下爭
名者相去不亦遠哉臣老矣退伏田里乂欲無言矣以曾執筆
繼史官後敢贊　聖治職有宜然者故為叢書之濂自御史轉
太子文學後復為御史遂出知武昌云洪武十二年秋七月宋
濂題

恭題豳風圖後

臣濂侍經於青宮者十有餘年凡所藏圖書頗獲見之中有趙
魏公孟頫所畫豳風前書七月之詩而以圖繼其後　皇太子
覽而善之謂圖乃方帙恐其開闔之繁當中折處丹青易致損
壞命工裝褫作卷軸以傳悠久屢下　令俾臣題其末臣聞之
七月一詩序者謂周公陳王業以告成王故備志稼穡之艱難
自于耜而舉趾自播穀而滌場以至上入執宮功莫不纖悉備
具而功女蠶績之勤繼焉嗚呼國以民為本也而民之至苦莫
甚於農有國家者宜思憫之宋之儒臣真德秀有見於斯

嘗靑于朝欲繪晨夫功女勞勩之狀揭之宮掖布之戚里使六宮嬪御外家近屬知衣食之所自來屈矣其用心也恭惟皇太子殿下天賦懿德仁孝溫文而尤留意於農事每於禁中藝植麥禾以觀其成則其惻小民勤勞固不待周公之告而後知然而此心易發而難持自古賢君恒存敬畏至以朽索馭六馬爲喩之願　殿下之心朝夕如覩圖時則四海乂安無一夫而不被其澤盛德大業必將度越成王無疑矣臣年雖老日切望之因推德秀之意備書篇中以竭犬馬之誠云洪武九年冬十一月壬午具官臣宋濂謹記

題宋高宗賜荅羅尚書手詔

右思陵所荅新安羅公彥濟手詔一通其諸孫宣明裝潢成卷不遠數百里特至浦陽江上請濂識之濂聞公自政和二年擢進士第初監登聞鼓院五遷至起居郎兼侍講兼權中書舍人公嘗上章捃摭曾朱幾何所遷御史中丞故事中丞侍御史不並置乃更除侍御史公復求去甚力及攻吏部尚書公復引疾奏乞宮觀及補外郡思陵不忍公去故優詔荅如此由是觀之公之難進易退之風亦人臣所鮮能哉况其經營淮南之策奏章春秋法天生殺之言闢南雄守欲罪和議之疏焯焯著于當時無志事功者恐不足以致斯或者遂以胡編脩岳太師爲公病是知其一而不知其二者也濂因循宣明之請題諸左方而稍及公之行事使來者有所考焉詔中所謂擢冠常伯者唐龍朔二年改六部尚書皆爲太常伯然吏部爲諸部之首故行詞

者攟其事而謂之冠云

題宋熙陵御書後

右宋熙陵御札一道前一道凡二十九字蓋濟陰張文定公師亮爲相時所賜其母秦國太夫人孫氏者也按公以淳化二年辛卯九月自參知政事拜吏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四年癸巳六月以尚書左丞免在位不過二十二月上於其閒以夫人壽考而有令子數召入禁中及賜手詔存問此紙特其一爾逮至免相時夫人春秋八十有五已而除公知定州公因抗章力辭曾未幾何而夫人亦薨矣後一道凡六十九字漫滅不可讀者六字末書二十八日復識以御書之寶則公知代州日所寄賜者也按公以雍熙三年丙戌七月庚辰自僉書樞密院事授給事中出守於代端拱二年己丑七月甲申召入爲刑部侍郎樞密副使是札必端拱元年戊子所賜是年夫人壽已八十公之在官亦將三年於是上表陳請哀乞至者故札中以秋防遍近差替未得且候來春則有指揮答之上不忘昔言明年公遂還朝矣所謂二十八日其月雖未能詳定以近防秋之語爲證非歲戊子之五月即六月耳二札之後有跋語一通其尾止云天聖八年龍集庚午春二月二十有六日記而不署其名以之家集則公之第二子秘書監致仕宗誨所述也中言御前權進士第者太平興國二年丁丑正月戊辰上親御講武殿內出詩賦題覆試進士公時在呂蒙正榜第三甲及第故云御前也公往代時攺諮闕朝廷方爲邊將先公會自請行者即非當時事

實藎公爲省參同樞密使王顒副使王沔惡其攻𠟽之事及
曹武惠王兵敗上興不樂欲以秦對杵旨乃出爲外任後因趙
忠獻王言之故復召還故云謂行者謂之也先去藝祖幸洛陽
公號寶良封塞致孝昆賢大學籍田鎮姦謹刑下并分選良吏
十策爲獻藝祖已甚喜之暨太宗嗣大歷服日見超擢出入二
府遂陟元台愛漢昭烈之章不惟寵榮於其身抑且上及其親
後四百年竊觀遺墨慨想當時君臣一心而能致其時雍之治
者氣象爲不可幾及書曰君上克明爲下克忠其此之謂歟

題孝宗付史丞相内批

阜陵銳意於恢復中原張魏公浚贊之頗力而史衛公浩多從
中沮之上嚮浚方篤隆興元年正月浩拜右僕射同平章事浚
即有樞密使都督江淮軍馬之命今内批所謂猷者舊壤者蓋
指恢復也又云卿勉與樞使議之樞使正指浚也當是時二府
議不合故上戒飭之也建炎五月親征之詔下浩以不預出師
之謀遂力丐辭罷知紹興府奉祠而歸此批之殖當在未罷相
前數日間爾予道出歙上朱徵君持此卷至驛舍迫之使題故
走筆識之如右張史之得失出師之成敗未暇悉也凡有旨從
内出者曰内批又謂之御筆皆内夫人代書而所謂御寶批者
或上批或内夫人批皆識之以御寶唯親筆則上親書押字而
不用寶此批不用寶而有押字正所謂親筆者也聊并及之以
見當時故事云

題伊尹古像卷後

余嘗觀孫季昭示兒編其言書所載伊尹放太甲于桐放當作
教以其篆文相近故譌爾其論甚偉句曲外史張天雨能取其
說書於伊尹古像之後誠知言者哉雖然汲塚竹書所載又何
其與此異也

題商山四皓圖

右四皓圖一卷所謂四皓者昉見史記張良世家則東園公綺
里季夏黃公角里先生是也初不知其姓名按陳留志園公姓
庾名秉字宣明居園中因以爲號夏黃公姓崔名廣字少通齊
人隱居夏里脩道角里姓周名術字元道河內軹人孔文祕記
又作祿里此皆王劭據崔氏周氏世譜及陶潛聖輔錄而爲此
說綺里季則無聞焉或曰姓氏書云綺里姓季其字也予方疑
其誕妄不經及讀顏師古漢書注果謂四人者隱淪祕其氏族
無得而詳皆後世皇甫謐圖稱之徒及諸地里書說所傅會耳
見古人讀書精審固有以及之者矣而周公謹所著齊東野語
又咕咕不置者何耶非惟此也傳記所載如伯夷叔齊之類一
一具氏名甚悉經中既無明文不知後世何因而知之耶一笑
而斥之斯可矣然自舊以夏黃公爲一人而畢士安則謂綺里
季夏爲一人黃公別是一人其說尤異據漢惠帝時所刻四皓
神座一曰園公二曰綺里季三曰夏黃公四曰角里先生惠帝
去四皓不遠足以證士安之謬矣偶題此圖遂案聯而書之書
之工拙尚未暇論也

題司馬公手帖後

右司馬溫公與范忠宣書一通藏楚郡龍雲從家雲從間請題其後濂閣哲宗初立崇慶太后同聽政起公知陳州過闕留爲門下侍郎忠宣亦從慶州召還爲右諫議大夫俄遷給事中此書正此時所遣其殆元豐乙丑之冬或元祐丙寅之春乎夫公自熙寧辛亥居洛再任留司御史臺四任提舉崇福宮至是始司政柄故書中有閑居十五年之言公年蓋已六十有七新法方盛行小人附和者衆公度不可止遂絶口不言事故又有更求一任散官守俟七十即如禮致事之言當是時章惇蔡確黃履邢恕等蛇蟠蚓結牢不可解公新自外至孑然獨立歟又有如一黃葉在烈風中幾何而不危墜之言公之志爲可悲矣然公與忠宣素相知其居洛日忠宣方由罷慶州之政判西京留臺乃同爲真率會則其志同道合固非一日之故熙寧之法又皆共怒其爲害而其設施或不同者忠宣則欲去其泰甚公則欲鋤刬而絶其本根雖書有隨時示論勿復形迹之請二賢之見猝有未易合者豈天未欲平治天下故使之然歟公遺此書後僅及數月且觀化冥冥之中忠宣繼公爲左僕射務以博大開上心忠篤革士風四海方翹首望治曾未幾何潁昌之命亦遽下矣不亦重可悲夫閱此帖者尚知治亂之機所繫初不可以尋常簡牘視之也

題富韓公十二帖

右韓國富文忠公手帖一十有二其第一帖公爲昭文相時所遺當是嘉祐三年公自至和二年與潞國文忠烈公並相及是

始進昭文館大學士監脩國史帖所稱集賢相公則魏郡韓忠
獻王也其第二帖公服闋時所遣當是嘉祐八年公自嘉祐六
年三月以母憂去位至此服除其年三月辛未昭陵升遐故帖
中有甫畢家禍又遭國卹之語而第三帖謂罪逆不死已及除
禫要當與第二帖同時也其第四帖第五帖公爲樞密使時所
遣當是治平元年公既除母喪即召入西樞帖中所稱昭文相
公亦是魏王無疑宋承唐制以同平章事爲真相之任其上相
爲昭文館大學士監脩國史其次爲集賢殿大學士或置三相
則昭文集賢二學士并監脩國史各除此三大館皆宰相兼之
而亦以次而升魏王自集賢進昭文故帖中隨時而異稱也其
第六帖公在宥府時所遣亦當是治平元年武舉之罷在皇祐

元年十月己未五年八月乙丑雖擢秘閣舊經試者五十一人今
用之而其制猶未復至是方議舉行故帖中有武舉文字始托
西廳侍郎等言是年九月丁卯卒詔行之也其第七帖當是熙
寧元年初判汝州時所遣四五月間河朔大水民皆流離而郊
禮畢兩府臣僚故事當有恩賜宰臣因舊而奏止之公念不
忘民故帖中亦有河朔水潦爲患之云也其第八帖當是熙寧
四年冬歸洛時所遣公以不行青苗之法爲提舉官趙濟侍御
史鄧綰所奏六月甲戌落使相以左僕射再出判汝州七月赴
郡十月中引疾還家故帖中有赴汝海治事及歸洛養疾之語
也其第九帖至十二帖所遣之時與第八帖同而第九帖當是
與潞公時判國王文公方得君群小翕然附和最憚公之剛正

欲除中之故帖中有足疾七年又積憂畏心氣不寧之嘆潞公素敬愛公思欲薦之故帖中又有曲蒙推假恐懼無地之懇也大抵賢者之出處實有關於時政之得失今以此數帖觀之則君子小人進退之間一治一亂昭然可見有不待論而後明至若公之德行勳業則載在國史播於天下賢士大夫之口雖婦人女子亦皆識公爲賢亦不俟言而始知也此卷有宋宇文虛中跋語謂裝褫無次故漸爲詳著所遺之時以足其未備更爲序次如右虛中字叔通成都廣都人以黄門侍郎使金見存仕爲翰林學士承旨皇統初欲南奔不果竟被害云

題朱文公手帖

太師徽國朱文公帖一紙韻度潤逸比他日所書人以爲尤可玩滌雖不敏則非特玩其字畫而已也蓋有所感也帖中云恭叔尚未至只文叔到已兩日矣見約誠之在此相聚也文叔名友文恭叔名友恭姓潘氏二人實爲兄弟恭叔通禮學文公之脩三禮以儀禮與禮記相參通爲一書其不合者分爲五類周官則别爲一書恭叔實與討論之列文叔尤善問辨文公與論大學致知格物之義雖反覆數四而弗措誠之游澹軒也澹軒叅從張宣公游晩復事文公文公遇之如黄直卿則三人者皆其高第弟子計其一時師友相從之盛聚精會神德義充洽如在泗沂之上自今道隱氏散時觀之不翅應龍若乎玄關欲一見之而不可得徒以貽有識者之感慨不亦悲夫此帖無歲月不知何年所發其或學禁未興講道於竹林精舍時邪

題宋名公與馬鶴山諸帖

煥章閣待制知鎮江府馬公會叔以政事聞於乾道淳熙間一時所交皆厖才碩德尺牘之存於今者猶可徵也公以直顯謨閣福建安撫使知福州日朱文公元晦出守于漳元晦帖云榮被召還之命蓋公時召入爲大常大卿兼檢正實紹熙元年之八月也其餘諸公書所發歲月亦有可知者留忠宣公仲至淳熙十六年尚居右揆續年譜載其紹熙初元即進左丞相今其銜尚云右相當是十六年秋侍郎機仲稱公爲判府安撫顯謨大卿范侍御處義方自知滁州入居獻院其稱公與機仲同亦皆是十六年正公知福州時機仲帖云降授朝請郎機仲嘗權工部侍郎因論大理獄案有忤權要請外得予郡尋降兩秩至紹熙初始復元官然機仲及文節公此帖皆在政至能俱紹興二十四年張孝祥榜進士又與公爲同年故帖中皆以年末稱而廷秀淳熙十三年始遷尚書左司郎中十四年除秘書少監未幾以直秘閣出知筠州今其銜尚云左司當是十三年正公除直敷文閣江西提刑時至能之銜曰權禮部尚書者亦在淳熙中已而遷吏部遂參大政疑與仲至所發之時稍先一二年至能帖云任使超顯方恃畏授辭其或轉吏部之際耶趙忠定公子直紹熙四年三月自吏部尚書同知樞密院事五年夏四月即陞知院今其銜尚云同知必在兩年之間子直帖云朝夕憂撓救過不暇蓋爲監察御史汪義端攻其植黨沽名之故也他如王文定公季海之帖中有械合怒期等語按淳熙八年閏

三月辛巳詔諸路監司帥臣各以所部郡守分三等治效顯著
者爲臧貪刻庸繆者爲否無功無過者爲平歲終具名來上公
時提點刑獄江西所上失期季海方在台司乃以道遠爲解上
不悅降公一官實淳熙十四年六月癸未帖後之署六月正與
傳記相特也然即是諸公而遍論之季海仲至以相業稱機仲
正色立朝有古諫諍之風廷秀之愛國至能之不辱君命處義
劾汝愚矯命論罷洗清臣雖於公議不無少貶然亦敢言之士
子直奮不顧身定大計以安國家功業亦光號爲煌煌無讓於古皆
可謂有志不群者矣至於歐陽文公上繼周程道學之緒使聖
經昭明如日月之麗天則其功又爲何如哉閱是卷者當思感
慨慕效毋徒視爲奇玩而已也新淦馬君文積公之七世諸孫
特此求題病忘之餘謾掛漏而書之

題歐陽率更帖

此碑歐陽信本晚年所書筆畫險勁若鑄鐵所成者反覆視之
定爲初刻本然而信本雖極力追倣右軍而其規矩媚嫵或得
於大令爲多學大令者羊舍人薄給事爲最優自後鮮有聞者
唯法極師聊覘而從之至信本之起殆與之抗衡而無愧者也
其有名之跡入宣和內府者凡四十紙惜皆不存而金石略所
載二十三種亦惟邕禪師塔銘昭陵六馬贊皇甫氏碑醴泉銘
盛行耳類皆翻刻之多無以見巖峰峭起四面削成之勢如此
本者誠可寶玩吾宗君尚以殷勤周摯視之

題文天祥手帖

予嘗見文山公與鄧衍正手帖云撫州大姓起義旅相從者如歐陽冠侯等凡二十三家史多不載其名今莫可考矣寧都陳蒲塘父子亦二十三家之一乃因從子景茂請銘于公答書僅存而其氏名因藉以弗泯不亦幸哉觀公與言宿昔爲之哽涕之言則其有感於蒲塘者深矣

題趙子昂臨大令四帖

趙魏公留心字學甚勤蘭亭帖凡臨數百過所以盛名充塞四海者豈無其故哉後生小子朝學操觚暮輒欲擅書名者可以一笑矣今觀張唯緝術所藏臨大令四帖聊書其末以示解事者

題趙博士訓子帖後

昔者趙簡子書訓戒之辭以授二子三年而問之伯魯不能舉其辭無恤則誦其辭甚習求其簡出諸袖中君子由是知其賢不肖之分也會稽趙君圭玉官法從時其父博士君作訓忠之書寄之圭玉佩服而弗忘復裝潢爲幨軸懸之齋閣不翅盤盂几杖之銘嗚呼圭玉固簡子之遠裔其亦聞無恤之風而興起者歟

題黃山谷手帖

右摩圍老翁自戎州回荆渚所遺二帖正固陵即位復宣德郎監鄂州鹽稅之時也其所稱諒正乃元祐侍御史黃公之子僑居于荆逮翁之至與兄益修持譜牒以叙宗盟翁繼往拜其家廟諒正以侍御公所用流離鐘遺翁其情好之篤不翅伯仲故

翁稱之爲五舅強宗也諱士善賢翁因以藥事相屬而云送藥甚惠同惜兩日喫妳差佚同惜其女名也計翁生此女時年已望六十矣初翁三十餘嘗過泗洲僧伽塔即造發願文戒酒色與肉食曾未幾何輙皆犯之至於耆年尚不能制其血氣之私如此豈飲食男女人之大欲雖賢者或不能免邪聊戲及之至若翁之大節及其諭蠱之妙世無賢愚皆能道之茲不待贅也同惜後更名韡仆休縣君謝氏所出長適舒城李文伯云

題文寢善手帖後

右少保文信公手帖知贛州日六月所發公自爲賈師憲所忌咸淳壬申即援錢若水例上休致之請明年癸酉紹陵特起公提點湖南刑獄又明年甲戌改知贛州公年始三十有九爾守贛徙踰年當德祐乙亥之秋即帥勤王之師來赴臨安所謂六月正甲戌之六月也後一年丙子宋亡又二年戊寅公在燕爲王惟義所執又四年壬午公以忠死於燕則國朝至元十九年也距作此帖時蓋九閱寒暑矣丙申春客有以悅生堂楮本求跋者上有師憲題記予因斥去不暇顧未幾胡君忽出此卷相示再拜起觀恍若見寶玉大弓於先王之世諦玩不能釋手於戲善惡之在人心其可不磨滅者如此雖千萬世不易也深可畏哉

題葉信公五帖後

東陽許仲文以先世所藏西澗先生葉公鎮之五帖示瀕瀕頗記先生以咸淳壬申除少傅右丞相兼樞密使不拜詔授少保

觀文殿大學士醴泉觀使甲戌十月改知慶元府沿海制置大使又不拜未幾召爲少師太乙宫使今第一第二帖以少保觀文等職入衛則壬申癸酉所遺正許君初權寧海令時也第三帖言許君愛人戢暴及薦厚之事雖不知爲何時當在許令在官之日計稍後於前二帖第四帖即前帖內幅其第五帖先生與弟竹友家書末言許權令寧甲去則是後者也竊惟先生正位台司屢挫權姦直言峻行無讓古人在田里時乃獨惓惓於一許令令之神明之政亦能上答先生之知上不傚下下能承上雖當宋季其風氣猶非後世所及令之子孫能寶藏五帖於兵燹之餘其亦賢者之裔哉令諱元沐號東泉景定壬戌方山京榜擢進士第云史官金華宋濂題

題王羲之真跡後

昔年危内翰太樸出示羲之野鳧帖且云別有喜色帖在江右出自丞相周益公家傳授次第一一有據須溪劉會孟平之謂如蘭亭禊帖尤爲佳絕漸恨未見之近豫章人士來求纂文忽持此帖爲贊須溪題識宛然若後因驚喜曰此殆太樸所言者偏示中朝善書者咸定爲真跡無疑或取唐臨者比之神氣夐然不侔鄱陽劉彦炳最號精鑒法書日閱此而不厭狂欲起舞真僞之辨固自有異哉須溪所書名中歲三代人物字僞著者輒易別謾并及之

題張旭真跡

唐人之書藏於秘閣者頗多惟顛張真蹟甚鮮今觀所書酒德

頌出幽入明殆類鬼神雷電不可測度其真所謂草聖者邪

題郝伯常帛書後

霜落風高恣所如歸期回首是春初上林天子援弓繳窮海纍
臣有帛書中統十五年九月一日放鴈獲者勿殺國信大使郝
經書于真州忠勇軍營新館

右郝文忠公帛書五十九字廣二寸高五寸背有陵川郝氏
印方一寸文透於面可辨識中統元年三月辛卯元世祖
登極欲告即位定和議于宋妙揀廷臣惟公最宜四月丁未
授公翰林侍讀學士佩金虎符充國信使以行宋相賈似道
拘留儀真不遣至元十一年六月庚申下詔伐宋問執行人
之罪時公在儀真已十五載以音問久不通乃於九月甲戌
用蠟丸帛書親繫鴈足祝之比飛十二月丙辰伯顏南征之
師竟渡大江十二年二月庚午似道懼命總管段佑送公歸
國三月虞人始獲鴈於汴梁金明池四月公至燕都七月
辛未遂卒年僅五十三爾其書中統十五年即至元十一年
南北隔絕但知建元爲中統也十二年正月甲申宋亡帛書
爲安豐教授王時中所得延祐五年春集賢學士郭貫由持
淮西使節獲見焉遂奏于朝勅中使取東之十一月太保曲出
集賢大學士李邦寧以其書上仁宗詔裝潢成卷翰林集賢
文臣各題識之藏諸東觀而王約吳澄袁桷[illegible]文[illegible]李源道
鄧文原虞集皆有所作矣昔蘇武使匈奴匈奴詭言武死漢
昭帝使使者諭云天子射上林得鴈足有帛書言武牧羝澤

中武因獲還此符出一時假託之辭非有事實也今當一介
行使不通之際鴈乃能遂離絕徼而將公書至於其殆天欲
顯公之忠節耶會公以北歸故復者不以聞不然則是書之
所繫豈細故也哉或謂世祖見書有四十年留江南曾無一
人如鴈之嘆遂興師伐宋皆好事者傅會之辭而不知有信
史者也濂脩元史既錄詩入公傳今復書歲月先後於卷末
以見鴈誠能傳書云

題顧主簿上蕭侍御書後

嗚呼君子之制行毫末不可不謹一行有玷則衆善皆棄雖其
後痛自剋責而務求不可反矣此濂於侍御史蕭振之事不
能無感焉振字德起溫之平陽人本趙忠簡公鼎所薦因秦檜
引之入臺遂親檜而疏鼎嘗主和議者檜也鼎與劉大中毅然
不從振劾大中以撓鼎鼎竟罷相及乎物議不可沮振頗自悔
乃與檜時相異同爲楊煒上書于李光彈檜議和振因薦煒改
秩意將藉此以自洗滌殊不知適爲池陽之謫矣嗚呼振之治
政歷歷可紀其在西蜀尤有聲故高宗爲稱前有胡世將後有
蕭振之歎使無劾鼎一事振能得不爲君子矣乎後世公論之
定卒儕之何鑄王次翁樓炤勾龍如淵羅汝楫之間號爲檜黨
立身一敗萬事瓦裂豈不信然哉振之友同里顧岡次鳳時爲
錢唐縣主簿移書於振其辭雖甚柔婉隱然有上鼎不附和議
之意當時王庭珪實廷佐亦疏檜累數千言詞竄與錢唐其
地豈遜哉初爲檜所薦然卒不佐檜論議恥不可忘名分不可貶

和約不可信詩誅王倫拘虜使決意用兵其言尤壯烈又可見一時士大夫忠義之激雖小官且然不特李綱張浚曾開胡銓諸公而已者乎周之孝不附戊午講議中余故備論之使讀者知戴天履地爲人一刻當志君臣不失足權姦之門庶幾仰不愧俯不怍此所以能見宗為振者亦以振為大戒也周五世孫元龍請曰野忠公遺藁共書成卷而歐陽文公黃文獻公今忠宣公咸為題識元龍之弟仲華復來徵濂文不已周亦多賢子孫也哉

題徐浩書

徐季海之書本於其父嶠之所謂四十一幅屏者諸體皆備而草書尤工余頗復見之至於騰踔奮迅誠怒猊之抉石渴驥之奔泉也世徒見其變化不測如此非可以力致殊不知其一出於真今觀此帖蓋可見矣近代趙魏公筆法多效之誠可寶玩也

題龍眠居士畫馬

李公麟畫如雲行水流固當為宋代第一其所畫馬君子謂踰於韓幹者亦至論也丁晞韓趙景升雖極力學之僅得其形似而其天機流動者則無有也觀此卷足以見之矣

題韓幹馬臨本

余頗復觀東觀所藏圖畫中有長安韓幹花驄圖真蹟其縻碎已甚四足自腕以下皆缺猶行水中然神采奕奕如生似欲振鬣而長鳴者予意陳閎方能與之比肩而孔察輩要不足窺其

妙筆也今觀此卷之筆法與之絕相而紙素表完豈不尤爲珍
玩也邪

題淵明小像卷後

右龍眠居士所畫淵明小像一卷宋公名人題識於後發揮其出處者甚備固不必復贅辭於其間有謂淵明恥事二姓在晉所作皆題年號入宋之詩惟書甲子則嘗惑於舊記之說而其事有不得不辨者矣今淵明之集具在其詩題甲子者始於庚子而迄於丙辰凡十有七年皆晉安帝時所作初不聞題隆安元興義熙之號若九日閒居詩有空視時運傾之句擬古第九章有忽值山河改之語雖未敢定於何年必宋受晉禪之後所作不知何故反不書以甲子耶其說蓋起於沈約宋書之誤而李延壽著南史五臣註文選皆因之雖有識如黃庭堅秦觀李燾真德秀亦踵其謬而弗之察獨蕭統撰本傳謂淵明以曾祖晉世宰輔恥復屈身後代見宋王業漸隆不復肯仕朱元晦述通鑑綱目遂本其說書曰晉徵士陶潛卒可謂得其實矣嗚呼淵明之清節其亦待書甲子而後始見耶姑參先儒之論而附著於左方云

題趙七餞行卷後

古之人送別多發爲聲詩以致期望祝頌之意而唐爲尤盛然其爲辭托物以喻蓋得夫比興之義爲多故有以所送人姓氏古今事而命題者如釋皎然送鄭判官先得是已有即景比物而造題者如劉商送別而片[illegible]登[illegible]列故人得凌雲獨

鶴是已有同賦古人詩以爲題者如駱賓王送少府入遼共賦俠客遠從戎劉斌送劉散員賦得好鳥鳴高枝是已有以故蹟而分題者如盧綸送楊宗德歸徐州幕得彭祖樓郎士元送李惠游吳得長洲苑是已有各探一物而遂作題者如張九齡餞梁明府得荷葉何包送孟孺卿得秤錢起送客得油席帽是已如此者不一而足見諸傳記蓋班班可考也今觀越中人士送金徵君詩皆用越之名山勝蹟立題以送其行其殆取法於盧綸郎士元者歟或者病其無所據乎遂歷蹟其故而繫於詩之左方以爲越人解嘲殊不自知其辭之蕪且拙也

題北山紀游卷後

同郡許君存禮以北山紀游卷示濂請題識其後卷間諸詩皆鄉先達司理葉公侍講黃公太常胡公禮部吳公所撰張公之作禮部紀遊二文亦見其中然而待制柳公山長吳公頗皆有所賦詠惜乎未及采錄因爲撿其遺稾繕書以補焉且爲之言曰權德輿稱東陽爲山水佳地今自北山言之潛嶽之峰如寶蓮華屹然中居而三洞雙溪之勝映帶後先佳則誠佳矣有若先達諸公咸文章鉅儒同生於一時同出於一郡豈非尤佳者乎何以言之人物固精乎山川而生而山川則尊倚乎人物爲之引重而此諸公其顯而在上者則已羽儀文化流聲四方其隱而在下者又能播芳與於天朝蔚爲當世儒宗豈非人之瑰傑蓋以昭夫地靈者歟待講之詩蓋首倡者而作於至大庚戌之歲自庚戌迨今五十餘年諸公前後物故而無一存者閱書

采之山中經諸公倡酬之處若紅渦碧甚餘紫嶷然在目有不得不感慨於中者矣嗚呼北山之雄麗不減於昔生祥下瑞當無時而休也惡知無俊儒豐輩以繼諸公之執轍者哉大篇短韻宜不止斯此卷特其權輿者爾存禮尚寵藏以俟存禮許文懿公之子學有淵源尤工於文辭非惟其性標雅有山水之嗜而景行先哲之意尤惓惓云

題朱彥脩遺墨後

右丹溪先生書五紙與門人戴仲積及其子原禮者也夫醫之為道本於內經其失傳蓋已久矣金之諸儒劉守真獨能遠紹絕學至先生始三傳則授受之正不言可知矣先生之弟子雖衆得其真切者惟仲積父子為優仲積不幸蚤世原禮以其學行於浙河之西從之者日益多由是先生之道沾被滋廣而三尺之童亦知先生之賢此非原禮之所致邪韓子有云莫為之後雖盛而不傳其此之謂歟原禮尤拳拳不忘而以遺墨求題謂見手澤有如見先生焉予嘗從先生游而交原禮諸父間甚久故不辭為之而書嗚呼師道立而善人多今於原禮見之

題馮子振居庸賦後

海粟馮公以博學英詞名于時當其酒酣氣豪橫厲奮發一揮萬餘言少亦不下數千真一世之雄哉遺墨之出爭以重貲購之或刻之樂石或藏諸名山往往有之則為人之寶愛可知矣余藏此卷者久極為珍秘今以歸蕭圻魏先生先生博雅君子必有以賞識之為有所托矣

題桂隱遺文後

右桂隱黃先生遺文一十二篇其曾孫翰林侍講學士文獻公溍所鈔濂嘗受業公門見公追念先德且覔墜逸手録成編此蓋其家本也濂之學子同郡俞生恂購得之請識其後先生諱夢炎字子勝烏傷人博學文辭擢宋淳祐十年進士第官至朝散大夫行太常丞兼權樞密院編脩官兼權左曹郎官以朝請大夫致其事先生能文入仕之詳人類能道之至於志節之卓政事之美則鮮有知之者也先生爲人不苟合忠君憂國之意惓惓不忘故於論對之際懇懇以脩君德謹邊事爲戒權臣才之欲寘諸言路使奉行其風指先生力辭不就此固足以增夫名教之重然其仁民之政尤不可以一二數在淮東制幕建議放屯田租四千七百餘斛石通判蘇州樽節浮費獲錢十七萬緡以代民租嗚呼先生可謂倜特不群之士矣非公之宏才碩學以繼其後又惡能世濟其美也耶今去公之歿已二十二年公之尚德尊祖之意猶藹然見於篇翰間覽是編者其有不油然而興感者乎非但玩其辭章之妙而已也拾遺六篇公之高第弟子翰林待制王君禕手抄從公命也備并裝潢以附其後云

題甘氏三友堂文後

禮部主事甘君友諒以三友名堂蓋取孔子之言也余嘗惟友道壞缺諛佞以爲容詐讒以爲智過不若己者則狎而愛之聞人有善則怒而變於色於是大異於古之所云矣甘君獨有志於此其過於人遠哉雖然三友世常有之貴乎有取友之資宜

苟不虛中而拒人則直者之言不可得而聞矣不能自治以誠則諒者將不願之矣不能謙卑自下則多聞之士不告我以善矣無是三者雖日益月增而求友其可致乎然吾聞甘君善士居官有美名非能取友殆不能爾也然猶以爲未至而以名其堂其於治身之道得矣余雖老尚將內交焉

題恩斷江端元叟手跡後

予幼從柳文肅公遊輒聞以仁恩禪師經賈似道墓詩有樓墟三朝位三事祇應知己是僧彬之句最得詩人優遊不迫之意蓋似道歷三朝宰輔儼然以周公自期一旦敗亡在朝公卿弗恤之在野士君子弗恤之而閭里之民亦不卹之其卹之者惟承天主僧彬木禪火焚遺骸授其仲子歸葬會稽之附子崗耳似道誤國之罪可謂上通於天使其地下聞此詩將有餘愧矣此寔十四字史評有關於名教甚大今 齊藏主以禪師手跡與元叟端公山居諸聯爲一卷請余求題故爲疏詩之義若此山居諸寄與高遠絕有寒山子之風學道之人類能傳誦之茲不復深論云

題蔣伯康小傳後

吾婺自東萊呂成公傳中原文獻之正風聲氣習藹然如鄒魯而其屬邑東陽爲尤盛有若李正節侯茂欽信國葛端獻公容甫監察御史喬公世用通判君州趙公周錫皆成公之高第弟子或以忠義顯或以政事稱或以文學著傳之當世布之簡書相去一百餘載人猶象而法之嗚呼何其盛也今觀蔣君伯康

小傳述其立身行已動法古人臨危之際又能力持其家使勿墜斯可謂之賢矣此固伯康問學之美所由致自非前脩流風遺澤有以薰蒸之亦未必邃至於斯也嗚呼維桑與梓必恭敬止矧吾父母之邦賢哲舊蹟前徽後承雖隱顯之或殊揆諸物則民彝之懿皆可以無愧聞風而興起者孰謂後無其人乎故因稱伯康之賢并推其本而言之忠厚君子當有取焉洪武十二年九月二十二日金華宋濂識

題懋成居士矯齋記後

右矯齋記一首懋成先生潘公為同宗伯益作伯益名好謙實復州史下闕宗固之子性嗜文史恂恂而馴飭歷官自麗水尉至通判紹興府以終先是伯益從子景良景憲受業呂成公朱文公之門故成公之女歸于景良而景憲之女又適文公長子塾故伯益於二公之學亦與有聞焉今觀先生以矯名其齋則其志之所存蓋可見矣烏傷其生故衣冠鉅族嗜學成辭尤攻於詩文太常博士鄭君仲舒生之男氏也以生可進於道遂因其字曰仲矯者書先生之記以為勗嗟夫先生楊文靖公之弟子也立朝大節足以廉頑立懦故文公以剛毅近仁稱之此無他矯之之功也伯益受先生之教於二百餘年之前仲矯聞先生之言於二百餘載之後其有補於身心一也奚必並世而同時哉借使同時之士有善為文辭者雖揮千百字之多未必敵三百九十二言之簡也仲舒亦可謂善教者矣仲矯尚勉之哉洪武十年八月十三日前翰林學士承旨金華宋濂記

題李伯時山莊圖

龍舒李伯時作山莊圖為世所寶傳南渡後名筆多臨摹之濂所見者數本獨此卷思致精婉筆將適真可玩也蓋伯時自為御史檢法遂以病痺致其事實元符三年庚辰伯時既歸老肆意龍眠山巖壑間素蓄書畫為此圖以寫其徜徉之趣然其所自序云元豐紀號歲在丁巳月在涂即寘山於龍眠以基以堂庚辰上距丁巳凡歷二十四年癸計其寘山之日伯時始尉長垣去第進士時甚為不遠則其高情遠韻雅志不衰有非一朝一夕之故也丁巳乃熙寧之十年其冬十二月壬午詔自明年正月朔改元為元豐則戊午年也其序書於詔下之後既難稱熙寧又不可前期曰元年所以但書元豐紀號而已圖後有濳溪居士張澂所題識澂字新仲其視伯時為甥氏建炎三年己酉時為御史中丞二月己巳上疏劾黄潛善汪伯彥大罪二十條未幾除守尚書右丞夏四月癸丑罷知江州以資政殿學士兼江東湖北制置使七月甲申以朋附苗傅劉正彥責授秘書少監分司西京居衡州澂謂自右轄得請潯陽薦罹回隔者蓋指此也伯時襟度超軼風流不減古人澂亦奇士博學工文辭有不待言而後知故濂唯掇拾緒餘以附氏名於左方云三李即伯時公度元中大小山即梁何點及其第胤嘗與東山何求同隱於會稽世稱何氏三高時以比龍眠三李故澂舉之以為言耳因并著之

題郭熙陰崖寒雪圖

河陽郭熙以善畫山水寒林名蓋得營丘李成熙筆法其所作陰崖密雪圖大陰凝雪而皓素淋漓使人玩之肌膚爲之粟然起粟矣或者強指爲楊七賢相類者殆未見其衝氣機也

題趙大年鵲鹿圖

趙令穰與其弟令松以宋宗室子精於文史而旁通藝事所以皆無塵俗之韵今觀令穰所畫鵲鹿圖叢竹幽汀長林豐草其思致宛如生成余隱居仙華山中時與麋鹿爲友每坐白雲磴上教鵲起舞故得其情性爲眞開卷視之使人恍然自失

題李伯時飛騎習射圖

濂屢見李伯時飛騎習射圖其描寫位置如一所畫錦袍乘馬者四人前一人挺而馳反首左顧右手拽繡毬於馬後前中毬上次一人彎弦斫鬉作放箭勢手猶高舉未下樓大防詩所謂前騎長纓抛繡毬後騎射中如星流者是也次一人左執弓右持三矢其馬如飛似欲追射毬者最後植青楊枝于平沙繫以絳綃一人躍馬向前斜睨而射之章良能詩所謂紅綃低繫柳枝碧滿滿關弓斫射者是也盖伯時應奉廷試時所見衛士班中飛騎習射插柳楊枝之戲故追圖若此其精神流動全用象補奪寫成則不徒讚羨惜乎此卷但存第二騎餘皆失之終不得其全猶濂因據所見備書之使讀者瞭然如見畫亦補亡之一義云

題李伯時畫孝經圖後

右李公麟所畫孝經圖一卷至正中著作郎永嘉李孝光進入

秘府順帝詔翰林學士承旨臨川危素遂章補書經文元社既屋　皇明受命圖入　晉王邸　王下教俾濂題識其左濂聞史皇作畫倉頡制字本出於一源聖人因字以著經而善繪事者則因經而作圖故古之人或繪詩與春秋或像論語或書爾雅而圖孝經尤多人觀之者有若親覩其事感悅而歆慕不待辭說而意趣自顯則其於經似不爲無助也公麟集顧陸張吳諸家之長爲宋畫第一其圖是經蓋取法於顧愷之勢如雲行水流自然有起伏之態誠希世之寶也然而王者之所寶在孝不在畫也歷代賢王其孝九流於無窮鮮不以能孝而致之載諸史冊尚可攷見經曰昔者明王事父孝故事天明事母孝故事地察長幼順事故上下治斯言至矣願王日加之意焉

題織圖卷後

宋高宗既即位江南乃下勸農之詔郡國翕然思有以靈承上意四明樓璹字壽玉時爲杭之於潛令乃繪作畊織圖農事自浸種至登廩凡二十有一蚕事自浴種至剪帛凡二十有四且各繫五言八句詩于左未幾璹　召見遂以圖上進云今觀此卷盖所謂織圖也逐段之下有憲聖慈烈皇后題字皇后姓吳配高宗其書絕相類豈璹進圖之後或命翰林待詔重摹而后遂題之耶卷嘗藏小谷余先生家其後有雙岩鄭子有困學鮮于伯幾所跋二公當時名流論畢皆可寶玩雙岩謂題字爲顯仁韋后所書則恐未然也嗚呼古昔盛王未嘗不以農事爲急豳風之圖不見久矣有若此卷者其尚可獲之耶

題蛺蝶圖後

右蝶戲長春圖乃院人馬遠子名麟者所畫美人樸頭蝶筆勢圓勁意非李伯時不能到一畫皆絕品也舊時貯洛宮掖故其間有上兄永陽郡王及楊妹子之字妹子纔能工書作畫未必能及此題者專指祐陵以為言則恐不然也

題栢庵圖後

上黨馬君庭堅其幼也父名之以栢長遂築室而居曰栢庵及王事勤瘁轉閣者檢校官不至庵中者頗久乃命將江監瑜畫為圖時展玩之而其僚友員外郎王彥和實為之記庭堅來京復請瓛題其後俾有之瓛曰以掬說者謂掬栢也掬栢性堅緻有脂而香故古人破為曰用以搗鬱鳴呼栢之德與申椒胡繩同又不特歲寒後凋而已庭堅之父托此而訓名其知之深而望之至哉庭堅不惟奉以自名且以名其室是誠不忘乎親矣不忘乎親者庸非孝乎昔者蘇文公命其二子曰軾轍且知軾之不外飾而車仆馬斃患不及轍其後咸如文公之言今庭堅所守貞勁而芳與遠聞有無愧於栢者知子莫若父信哉或謂庭堅樹栢築庵乃為肥遁之計非至論也

題七才子圖

右七才子圖蓋唐檢校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韓滉所作滉善書得顛旭筆意畫則與宗人韓幹齊名其妙不待贊也宋宣和間嘗入御府故用小璽識於前後其標第六書乃帝筆二字見於義雲章及林罕偏傍記或者以此圖乃祐陵所臨祐陵作

畫固有晉唐風致張書後必有署押于於中秘屢見之因知其非也或又歸之丘文播文播雖亦畫士才子其運思平凡烏足以敵是哉黄金白璧可得而此卷未易得尚永寶之

題梁楷羲之觀鵝圖

梁楷東平相義之後善畫人物兒神學於賈師古宋寧宗時爲畫院待詔賜以金帶不受掛於院中而去君子許有高人之風或者但知筆勢遒勁爲良畫師且又謂其師法李公麟皆誤矣

題墨本黄庭經後

余嘗見黄素黄庭上下經烏絲欄中用丹砂作界道其絹精甚細視之不見絲縷相傳爲王羲之書蓋明州刺史李振景福中遺朱友文者友文梁太祖之子後封博王博王薨竟屬陶穀家尋爲大師李諤所獲復入宣和内府宋籙既訖流落人間鮮于伯機以重貲購得用樓閣錦裝潢成軸題其籤曰棐心王文趙子昂爲之賦詩定爲上清真人楊許所書且稱其飄飄然有神仙之氣而伯機亦自謂生平書法得之於此爲多不知何時又歸喬貫成湯屋二氏喬字仲山湯字君載最號藏書之家今則又入中秘矣予屢閱之其字體絶與墨本不同竟不能別其何者爲真也豈楊與許之跡其實有異於羲之耶楊樵氏出示此卷因備志於其後庶幾同志之士有以訂正之

題唐摹東方朔畫像贊

右唐人所摹東方朔畫像贊圭角混融而光精燁然非深知晉人筆法者不能予在中秘獲觀褚登善鈎搨黄庭經與此正同

雖紙墨亦不殊信可寶也

題李霽峰先生墓銘後

濂兒時伏讀霽峰先生所撰大都賦即慕艷其人逮長受經於黃文獻公爲言先生博學而能文議論英發如寶庫宏開蒼璧白璣黃琮玄圭雜然而前陳光彩照耀不可正視蓋豪傑之士也未及往見而先生竟觀化冥冥之中後三十年而公復薨逝又二十年濂亦衰矣種種而視茫茫矣慨念曩昔有志弗強賢者不能往親者又不能盡傳其所學可勝歎哉先生之曾孫象賢與濂會南京出公所撰墓銘及文集序相示三復之餘益重耿耿象賢名世嗜學而有文今試藝銓曹擢官鄧州別乘先生爲有後矣

題何道夫所著宣撫鄭公墓銘

右資政殿學士鄭忠愍公墓誌銘一通秘書監何畊道夫之所撰也道夫廣漢人故知公治蜀之事爲悉而公之行能勞烈亦獨於蜀爲最著紹興中公爲川陜宣撫副使患蜀之困於漕運也乃於關外四州及興州大安軍行營田之法所營至一千六百十二頃除糧種分給外實入官十四萬一千四十九斛而金州墾田五百六十七頃歲入萬八千六十餘斛不與焉誌中所謂移司益昌以便餽運繼脩營田之政是也蜀雖罷兵而財用不足歲計猶闕錢七百七十八萬緡公奏增印錢引四百萬復患無錢以權之即利州鑄錢歲十萬緡以救錢引之弊率費二千而得千錢置官六人兵匠五百人歲用提官錢十萬緡四路

稱提錢十四萬緡為鑄本其後增至十五萬蜀中因此優裕宣
總所樁積錢五十餘萬緡其餘詭賦一切裁削誌中所謂減科
數至七百萬緡是也公在閫時吳武順璘以右護軍都統制駐
武興郭恭毅浩以樞密院都統制駐漢陰楊襄毅政以宣司都
統制居漢中皆擁強兵自衛勢與大帥抗莫敢吐一語相可否
公恩威並立獨能帖服之如犬羊每入謁必先庭揖然後就坐
誌中所謂三大將拱手側足奉命唯謹是也嗚呼公治蜀六年
而能俾財用足橫斂減悍將服其効乃章章如此使久於其職
又將何如也柰何天未厭亂姦檜得秉鈞軸忌公不附己而竄
逐以死悲夫然公之見忌於檜士大夫皆能誦之至於道夫亦
為檜之所忌則或者未必盡知之也道夫嘗其為類省試第一故

事榜者不赴大對者賜進士及第恩數視殿試第三人蓋優之
也檜方欲沮張魏公而道夫對策歷論蜀人難進易退之節高
視天下竊笑之語檜嫉之乃諭禮部令奏但賜進士出身道夫
亦視之澹如未嘗一踐貴人門登第三十年始召為倉部郎累
遷至祭酒鄉人趙温叔為相雅欲相鉤致亦不肯就及温叔罷
蜀人為所引者皆被逐獨道夫不深物議使其居公之位其尚
肯屈志以事檜乎雖職位不同功績遂異道夫清峻之節未必
有媿於公也然則公之墓誌非道夫為之孰可為之哉公之子
德肯不求之他人而屬之道夫良有以也君友彥淵氏公之九
世孫以葉史君昌父所書此冊求題故濂以所聞疏公治蜀之
績而詳及道夫之事使覽者知士大夫立身以名節自砥礪有

不隨世而磨滅者必將惕然自省也道夫以淳熙辛丑春始拜
朝請大夫試秘書監之命其秋輙求去乃除知潼川府今以秘
書繫銜則誌文作於是歲春夏之間無疑史君公同郡人梁益
命先生之高第弟子雖南康之節不完然字畫傑健無忝伯機
謂其極善用筆至欲下拜而此冊尤其得意書可寶也因并及
之

題葉贇王墓銘後

余在浦陽與貫溪葉先生贇王交先生之子名愛同性頴悟特
甚嘗引之升樓出經題試之至正巳丑先生父子皆別去不數
年天下大亂蹤跡不相聞者二十三年矣洪武辛亥之二月予
考試春闈及榜出有葉孝友名乃貫溪人恐爲先生之子後以
名不同爲疑時　車駕將幸臨濠是月壬申會闈試畢乃卑癸
酉即親策于廷甲戌臚傳進士名午門外即日謝　恩越　青
宮聽注授寫職名爲凡偶進而分拈之孝友得稽乎鄉丞戊寅
錫宴中書堂予被酒上馬出有攬轡呼曰君非宋學士邪曰然
曰子爲誰曰我葉愛同也於是下馬執手相慰勞問何以更名
乃知有司誤以其字闈後問先生安否則作土中人已六年矣
爲之悲喜交集喜則以先生有子悲則以先生之學僅止於斯
也嗚呼二十三年之間人事變遷何所不有老身幸未死得與
孝友一接豈非天哉然昔見孝友時兩髫初勝絲耳今則以文
辭第奉常年且三十有八矣余之顛毛欲不種種尚可得乎俯
仰古今而不知中心之條慘也孝友以蔡君淵仲所撰墓銘相

示因題其後而歸之

題黃節婦詩後

余自壯年與聞臨川吳節婦黃氏貞而甚文及廁承乏史館總裁有元一代之史四方以節婦狀來上者甚衆余心存黃氏事欲爲立傳而有司偶逸之殊竊恨焉今年黃氏之從孫某君伯宗以其所爲教子詩示余稱黃氏年二十七而夫秦以貧死江湖間二子一女幼黃氏苦心瘁形撫鞠□□詩其教之一端也余誦其辭而悲嘆異焉婦人之不貳其志者古多有之矣而未必能文也間有能文者矣其行未必皆善也在孔子删詩之時三百餘篇之中求其備是二者惟共姜之柏舟爲然其時去文武周公之化未遠猶且若是況今又二千載之後而黃氏獨有之豈不尤爲難能矣乎其難能如此而史遺之誠可恨也然共姜之事初未嘗有傳特以其詩見取於聖人而傳黃氏之詩自誓之堅與之死靡他之語無異至於教子則深計遠慮以聖賢之道望之有殆非柏舟之所能過誠使後世有鉅人君子者出采而録之其傳世無疑矣惜乎余不足以張之也雖然安知來者無其人乎伯宗愼守以俟之可也

題李節婦傳後

婦人以節稱乃其至不幸也與其執之死靡他之誓曷若咏君子偕老之辭哉然而一與之醮終弗改其操身雖不幸而其苦節則有可尚者已若朱氏婦璹豈非其人哉嗚呼婦以節旌者固多而其事則殊有慕夫家貴富而不忍去者有年壯多子而

不易割恩者有不能氷雪其行姑盜名以欺世者壽之父母納季實爲贅壻合婚甫十日實買逸東遂溺死於海壽誓不更適養父母終身且依弟珍以居信誓堅確其皦如出日者歟揆前三者其無一之可疑者歟斯所謂真節婦矣張侍講以寔傳以顯之孰謂非宜或者猶以未得旌褒爲恨然旌表朝廷事也

題天台三節婦傳後

余脩元史時天台以三節婦之狀來上命他史官具藁親加刪定類入列女傳中奉　詔刻梓行世先是會稽楊廉夫爲之作傳其事頗多於史官蓋國史當略私傳宜詳其法則然也近與台士游嘗詢之則廉夫所載猶有闕遺者因摭其言補之杜思絅娶洗洗生三女及子勤而死繼室宗媛祕書丞陶誼女也

生一女思絅亦亡宗媛棄膏沐弗御上奉七十之姑撫其雛心下視洗之子不翅親在十八年間悉具其婚姻歲丁未九月壬寅台城陷火燄燭天宗媛護姑柩不忍他適爲兵所繫驅之行宗媛不從兵怒剚刃于頸深入二寸餘不見血而沒瀕死無他言惟念勤不置曰勤苟不存吾尚何望哉宗媛妹宗姚歸周本亦同日死於水誼婦王淑見事急抱其子名長巳者屬傅媼曰持以歸其父長巳存吾不死矣乃被髮亂走明日事定求之不得淑見虜滕人曰吾義不辱身趨南鄰杜氏井死矣所懷簪珥亦投其中可闚漢生知之漢生其夫字也滕人以告黎明覓之皆在焉實十月乙巳也然人之受刃無血者宗媛則以之淑雖死其精靈猶能動物不亂是知貞節之人其超絶誠與常人殊

薦紳家相訾謷者輒斥曰女子婦人女子婦人猶有是嗚呼

題李叔山長妻姚元靖夫人墓銘後

濂居金華時嘗學經於淵穎先生吳公之門見富春李公仲羽寄先生詩一通興奇幽邃有不可企及之妙因叩其問學淵源所自先生爲之言曰富春有姚四清徵君者時之碩士也仲羽與兄伯羽嘗師事之而仲羽之父青山府君復以經學文辭著聞仲羽兄弟既得賢父師如此故其所成就有大過於人者伯羽之文簡潔嚴奧一辭弗苟仲羽之文豐腴縟麗五采爛然延祐丁巳伯羽試京都庚申仲羽試江浙行省皆預薦舉又先後出爲校官當世之人恒稱之爲二李焉濂已謹識之及來金陵始識仲羽之二子宗泰宗茂文行嶷峻俱爲名儒而宗泰尤爲夏國余忠愍公所甞重濂益知先生言爲可信而其家文獻之猶足徵也及觀吳文正公所述仲羽母夫人姚氏墓銘備言夫人通經史教二子極嚴句學少怠爲之不食不語夜而讀書必持敎衣在傍縫之夜分不止又知仲羽兄弟之所成就雖有賴於賢父師而其出於夫人之教者大豈少哉嗚呼昔之賢母因毋訓成名見諸紀載者每班班可考有若夫人之賢實與之異世而同符也濂因評著之欲其後裔知夫人家法之嚴而問學淵源有不可泯者如此夫人眾行則誌文具列之茲不復深論也誌文所書和中即四清夫人之兄者即伯羽囊即仲羽也長即青山府君甥舅父子皆以文鳴而夫人亦精工詩有梅窓集傳世一何盛哉銘辭凡三十言皆文正公手筆而并自署其名

餘則仲羽書之其繫銜以集賢直學士奉議大夫者文正公自爲國子祭酒之後即歸隱宜黃山中延祐戊午春始詔以今官起之行至儀真病作不復[illegible]渡江趣金陵備書其言此蓋作銘之歲而年正七十矣其文已刻于文言八十一卷文皆不殊唯皆財作背産云

新刊宋學士大全集卷之十三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國家圖書館 ROC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國立中央圖書館 ROC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R.O.C.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R O C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國家圖書館
ROC
2456915 V.14

新刊宋學士全集卷之十四

賜進士第文林郎浦江縣知縣高淳韓叔陽彙集

後學浦江張元中編次

庠生陳時雍校正

䟦 凡四十八章

恭䟦 御製勑文下方

皇帝臨御之七載益弘敷教治優老禮賢搴華如弗及時則有若翰林學士承旨臣同春秋七十猶以文學在侍從論思之列其竜以為奔逰 有道之君何忍去之休致之請久而不敢發上見同皓首蒼顏與白面少年旅進旅退於班行中惻然憐之八月甲辰特降致仕之 命續社期年且官其一子魯 召同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入賜坐從容慰勞之夜漏下十刻始勑内官扶掖而還乙巳
上親製文一篇以賜同仰瞻　天藻之華無任欣躍既奉表詣
殿庭稱謝又以副墨勸諸貞珉昭示悠久臣濂聞之君臣遇合
自古爲難非道之符契情之感孚鮮有善始而善終者今同年
雖耄拳拳戀　闕之心皦如出日忠款自將不替往初　上憫
其衰暮不欲煩之以事令優游田里以終天年　恩數便蕃視
昔有加上下之間可謂兩盡其道猗歟盛哉昔宋孫宣公奭自
翰林侍講學士乞致其事仁宗嘗賜詩一首詞臣尚載之簡冊
至今以爲美談矧我　皇上睿思天成神文炳煥其功侔造化
經緯圖書足以昭明政體用風厲四方詩云乎哉是將傳之億
萬斯年永永無斁而同之名氏在奎璧光芒之中亦因是不朽

誠千載之一逢也傳曰王言如絲其出如綸天下之士聞之有
不皷舞而淬礪者乎臣職在　國史謹已備載日曆復因同之
請恭書于下方云是月癸丑翰林侍　講學士知　制誥同脩
國史兼　太子贊善大夫臣金華宋濂恭跋

恭跋　御賜詩後

臣聞自古人君有盛德大業者其積慮深長而詒謀悠久必曰
興文學法從之臣論道而經邦當情意洽孚之時或相與賡歌
或褒以詩章或燕之内殿君臣之間實同魚水非直侈爲觀美
所以禮賢俊示寵恩而昭四方也有如唐之文皇宋之太宗其
事書諸簡編者可以見之矣　皇明紀號洪武之八年秋八月
甲午　皇上覽川流之不息水容澄爽油然有感于　宸衷陋

尹程秋水賦言不契道乃親更爲之賦成　召禁林羣臣觀之
且曰卿等亦各撰賦以進臣率同列研精覃思鋪敘成章詣東
皇閣次第投獻　上皆親覽焉復喜品評於其間已而賜坐
勑太官進天厨奇珍內臣行觴觴已　上顧臣曰卿何不盡歡
臣出跪奏曰臣荷　陛下聖慈賜臣以醇酎敢不如　詔第臣
年衰邁恐不勝杯酌志不勝氣或紊於禮度無以上承　寵光
爾上曰卿姑試之臣即席而飲將徹　上復顧臣曰卿更宜酬
一觴臣再起固辭　上曰一觴豈解醉人乎卒飲之臣累觴至
口端又復瑟縮者三　上笑曰男子何不慷慨爲臣對曰天威
咫尺闇不敢重有所瀆勉強一吸至盡　上大悅臣顏面變頳
頓覺精神遐漂若行浮雲中　上復笑曰卿宜自述一詩朕亦
爲卿賦醉歌二奉御捧黃綾案進　上揮翰如飛須臾成楚辭
一章臣既醉下筆傾欹字不成行列甫綴五韻　上遽召臣至
命編脩官臣右軍書以遺臣遂諭臣曰卿藏之以示子孫非惟
見朕寵愛卿亦可見一時君臣同樂太平之盛也臣行五
拜禮叩首以謝　上更勑給事中臣善等賦醉學士歌云臣既
退竊自念曰臣本越西布衣粗耕父師明訓弗墜箕裘之業而
已一旦遭際　聖明遣使聘起之歲歷清華地躋禁近無一朝
不覲　日月之光如此者凡十又七年叨冒　恩榮夐絕前比
所奉犬馬之力未衰誓將竭奔走之勞以圖報稱今　天寵屢
加雲漢之章昭燭下土臣竊自靖度何足以堪之雖然傳有之
泰山不讓土壤故能成其大河海不擇細流故能就其深王者

不郤粲虞故能明其德洪惟　皇上尊賢下士講求唐虞治道
度越於唐宋遠甚雖以臣之至愚亦昭被非常之殊遇六合之
廣其有抱藝懷才者孰不思踴躍奮厲以揚於　王庭哉臣按
南有嘉魚之詩有曰君子有酒嘉賓式燕以樂序者謂太平之
君子至誠樂與賢者共之也　皇上寵恩之便蕃抑過之矣又
按天保之詩有曰罄無不宜受天百祿降爾遐福惟日不足序
者謂臣能歸美以報其上臣雖無所獻焉願持此以頌禱於無
窮哉古者侈君之命勒諸鼎彝藏諸宗廟嗣世相傳以至於永
久臣敢竊援此義礱玉為軸裝褫成卷什襲珍藏以顯示來裔
給事中臣善等應制諸詩附錄其後而賢士大夫聞風慕豔而
有作者又別見左方云是歲九月戊午朔具官臣金華宋濂[illegible]

跋宋高宗賜劉大中御札

光堯[illegible]初倣黃庭堅時劉豫亦使人習庭堅書近臣鄭億年
恐緩急或致亂真奏止之遂改學米芾體至紹興初又改法二
王往往皆能逼真今觀與劉大中御札尚頗庭堅書考其歲月
其當在建炎之初耶大中參知政事時與趙忠簡公鼎不主和
議賊檜遂使蕭振劾之則大中者其亦君子也夫

跋高宗所書神女賦

右宋思陵所書神女賦法度全類孫過庭且善用筆沉毅之中
兼有飄逸之態然思陵極留心書學九經皆嘗親寫故其用功
為最深此卷乃禪位後所書時春秋已高而猶弗之廢誠可謂
勤也已使其注意於虞夏商周之治父讎不至不報王業未必

偏安抑又可歎哉卷首有奎章閣鑒書博士印蓋天台柯敬仲爲是官時所鑒定云

跋新刻孝經集註後

予舊友呂君遂出守合肥患寇盜未息而民或不知有父子之親因刻孝經集註于學宮俾家傳而人誦之嗚呼呂君之意則善矣亦幸遭夫有道之朝尊用儒術故得以專行其志焉爾何以言之昔者宋梟爲隴右刺史梟患涼州多寇叛欲多寫孝經令家習之庶幾使人知義蓋勲力諫梟不從遂奏行之詔書誚責坐以虛慢夫教人革心從善者莫踰於聖經顧乃視爲迂遠遲頓之器宜乎洪祚之不振也宋梟之事與呂君正同而其幸不幸有如此者非其人才之相縣實以所繫之時或不侔也鄉嘗聞在宋之季雪巖先生鄭公霖因講中庸一篇而使寇退不敢來攻城者此又明效大驗見於事爲非止空言而已也有若呂君此舉實知爲治之要而非刀筆吏所可及予恐流俗之未能喻也猶以爲迂故爲題諸篇末如此云

跋太古遺音

士大夫以琴鳴者恒法宋楊守齋續所以法續者以合於晋嵇康氏故也而其中不無可疑者建樂立均貴乎和平宮君而商臣君尊而臣卑有不可毫髮僭者康當晋欲代魏之時憂憤無所洩所制廣陵散操特慢商絃至與宮等其聲忿怒躁急不可爲訓尚可以爲法乎此其可疑一也古者協管以定正宮以正宮爲聲律之元也今續以中呂爲宮則殺用旋宮之法既曰旋

宮則諸律何不能各爲宮乎其與獨彈黄鍾一均者又何異竊意古人必隨月用律決不若今之膠固不通此其可疑二也千載之下正音寥寥失傳安得知有虞孔子之遺音者相與論斯事哉今閲此書不覺爲長嘅

跋重刻古日癸巳碑

趙之贊皇有古日癸巳四字在壇山崖石間世傳爲周穆王書宋皇祐四年九月宋景文公自亳遷鎮陽過趙始遣人訪得之令劉莊者因鑿移郡廳筆力雄峭有劍拔弩張之勢其吉日字往往與周淮父卣伯碩父甗齊侯鎛鍾諸款識合實二千年奇迹也歐陽文忠公家藏金石遺文甚多其最遠者唯毛伯伯冏二敦銘及此文而已趙明誠繼著金石録獨以筆畫類小篆爲疑今用周宣王時石鼓文攷之其字形多如小篆恐當時與古文科斗書兼行至李斯始以此擅其名爾明誠已信石鼓爲周人之書何獨于此而疑之耶灝既手摹刻于浦陽山房恐人惑也又不得不辯

跋蔣山法會記後

予既從祠部蔡賢之請爲撰法會記一通自謂頗盡纖微近者蒲庵禪師寄至鍾山集一編其載祥異事尤悉蓋壬子歲正月十三日黎明禮官奉御撰疏文至鍾山俄　法駕臨幸雲中雨五色子如豆或謂娑羅子或謂天華墜地之所變十四日大風晝晦雨雪交作至午忽然開霽　上悅勑近臣於秦淮河燃水燈萬枝十五日將晏歳事如記言及事畢夜已過半　上還宮

隨有佛光五道從東北起貫月燭天良久乃沒已上三事皆予文所未及滿庵以高僧被召與聞其故目擊者宜詳而予耳聞者宜略理當然也屢欲濡毫補入之會文之體製已定不復重有變更保寧敏機師請同袍以隸古書成茲卷來徵余題故爲疏其後使覽者互見而備文云

跋韓忠獻王所書義鶻行後

右韓忠獻王琦所書杜甫義鶻行端嚴厚重古所謂顏筋柳骨殆無以過之展卷熟視則大搢紳正笏不動聲色而措天下於泰山之安者其氣象猶可想見其彷彿也朱文公有云韓公書蹟雖與親戚卑幼未嘗有一筆作行草勢以此觀之王之爲人由中達外無斯須不本於誠故其建功立事凝定不撓德在生民而名著史冊宜也視彼傾欹偃仆當者大忙中書者則其蹤急寬易相去何如哉

跋包孝肅公誥詞後

右包孝肅公誥詞一通其十五世孫宗禮所藏宗禮以古錦裝潢成卷請濂爲之題識濂不敢讓因疏其事而歸之其云龍圖閣直學士朝散大夫行尚書兵部員外郎知池州者宋制於庶官之外別加職名以厲行義文學之士出於一時恩旨非有必得之理所謂龍圖閣則大中祥符中建在會慶殿西以奉熙陵御書直學士則祥符四年置班在樞密直學士上至祥符六年始詔結銜於本官之上尚書兵部員外郎即係階序初不掌其部務乃元豐所改朝請郎若知池州則其職事也其階自兵部

員外郎轉刑兵郎中者凡六部分二十四司其兵刑工三部非歷
館職任轉運副使以上者不遷公嘗爲京東河北轉運故有此
擢然兵部員外郎在前行刑部郎中在中行由前行員外而陟
中行郎中此超遷之法也其云中書令中書侍郎刑部員外郎
知制誥臣宣奉行者凡中書所出命令皆承制書旨以授門下
省令宣之侍郎奉之舍人行之留其所得旨爲底而謂刑部員
外郎知制誥者當時三省無定員故以他官掌之也其云翰林
學士兼侍讀學士中書舍人判備者中書舍人凡六員亦爲所
遷官實不任職復置知制誥及直舍人院主行詞命與學士對
掌內外制舍人有闕故以學士兼之備當是楊備時與歐陽脩
胡宿趙槩楊察並爲學士也其云左右僕射不名者宋初命相

必曰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乃爲眞拜而左右僕射皆爲空官相
銜帶之示以寓祿秩序位品而已時文彥博以吏部尚書同平
章事富弼以尚書戶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其銜皆帶之
雖不名必知其爲二公也其云禮部員外郎知制誥權同判絳
兵部員外郎知制誥權同判奎尚書司封員外郎充崇文院檢
討判公著者絳乃韓絳奎乃吳奎二人者嘗以言事被黜奎知
壽州絳知河陽府召還尚書未久公著乃呂公著方居下僚後
二十年始與文彥博共秉鈞軸而謂判與權同判則眞領其執
事者也其云主事令史書令史者三省皆有之呼爲省吏唯尚
書最多至於六十有四都事三主事六令史十有四書令史三
十有五守當官六各分房分日而衹事也其云都事高允迪受

付吏部者蓋門下吏上受之中書下付之尚書必歷三省而後備所以誥命聯著三省位銜也其云至和三年八月日下者至和止二年而三年爲嘉祐元年今云然者三年九月庚寅命宰臣攝事于太廟辛卯恭謝天地於大慶殿大赦改元制下乃八月之初所以尚稱三年也惟公名家孝友立朝剛正清風峻節百世師法有不待區區末學之所褒揚姑以舊聞疏之如右文質直而無潤色庶使世之覽者咸悉其意焉公平生遷官凡二十有七此乃二十一次所授制中謂白雲之司蓋當時以秋官爲白雲公遷刑部故行詞者援其故事云

跋羅鄂州小集題辭後

瀌既造鄂州小集題辭或曰諸文章家多曰集此獨加以小云者其亦有所説耶瀌曰鄂州爲郡日靜春劉先生嘗爲倅二公相得驩甚及鄂州卒于官靜春撫柩哭曰公輔器也竟止於斯邪人雖亡文不可亡也亟裒遺稾入梓以不暇求全也故號之爲小集云惟鄂州平生著文頗多當時諸公咸服其精妙而朱文公楊文節公尤用欽祗鄂州嘗手書陶令祠堂記社壇記爾雅翼後序三篇寄樓宣獻公樓公頃爲子弟誦之又重書以遺從子深且詔後之作者欲論淵明及社稷事恐無以過此復恨爾雅翼一書未能見之則其敬愛有不在朱楊二公之下瀌竊意其雄文傑論照耀簡冊如三篇之比者決不爲少今所存僅止於十卷而已不亦重可惜哉近歲以來兵火迭變其出於薦紳之所藏者又非靜春所裒之舊鄂州賢子孫宦明方務極力

蒐羅成書以傳故因或人之問附其說於題辭之左使知鄂州
之文已非全書其幸存而未泯者天下學士尚宜相與謹其傳
焉

跋東萊止齋與龍川尺牘後

龍川陳文毅公與東萊呂成公止齋陳文節公契分深厚故其
所與書牘頗多初不止此三帖而已東萊前一書蓋乾道九年
癸巳秋所遣書中云永嘉後報士龍之訃海內遂失此人者士
龍常州守薛季宣也常州得袁道絜之學道絜則程門高弟
及師蜀隱君譙翁而深於禮學者也常州既有所傳授見諸事
功灼灼可信年僅四十以死故東萊傷之也又云朱元晦近還
其子來此讀書頗知其日用間地步亦自寬展前此傳聞多過
者其子名塾字受之也翁之家嗣當時論晦翁者或有迫狹之
譏而龍川亦嘗病其編窄故東萊謂傳聞多過將示微意以規
之也後一書蓋淳熙五年戊戌冬所遣近字下有闕文當是望
仲二子望仲者名豐東萊弟子官至提轄左藏庫世稱栗齋先
生者也書中云碌碌編錄如昔者東萊官秘書至是已二年十
月十七日復除著作郎書因在官所發故兼云編錄也又云
田間難曰伸縮自如治生之意太必則與俗交涉取人意處亦
多者時龍川伏闕三上書極言社稷大計阜陵覽之感奮思
擢以种放故事不次用之左右用事者惡來謁且欲掠美市恩
龍川不出遂踰垣而逃絕江竟歸且以爲不得行其所志欲有
事生產作業故東萊以此諷之也止齋一書蓋紹熙二年辛亥

秋所遺書中云老兄數年以來再脫於禍者龍川以使氣過銳結怨羣小遂巷中奇禍其一則淳熙十一年甲辰之春醉中大言爲盧氏子所訐就逮棘寺其一則紹熙元年庚戌之冬十二月以呂天濟之死誣其有謀又下詔獄甲辰至庚戌僅七載故云數年也又云浙而別業稍有倫序頗爲擇鄰之計者龍川常言鄉里不可居欲遷京口以福州出入吳松江上故止齋用以爲勸也所謂兩婿入館即林子燕徐沖所謂憑之即東萊門人無爲軍教授石宗昭子約即東萊之弟大府寺丞祖儉也竊惟東萊以中原文獻之傳倡明道學于婺麗澤之益遐沾遠被龍川居既同郡又東萊之從表弟雖其所志在事功不能挈而使之同反覆摩切之其論議或至夜分要不爲不至也止齋惜心

於古人經制三代治法蹤由於常州者爲多至於宋之文獻相承所以垂世而立國者亦東萊發明爲言之而學始大備考其一時學術人材之盛而能網羅於古今者不歸之朋友講學之功抑豈可哉然即此三帖而觀警戒飭導無所不至亦後世之所不及歆豔之餘而感慨係之矣新遷羅山無文字尋究姑即所知者而疏之左方若夫三君子行事之詳史皆有傳非後學之敢輕議也

跋東坡書乳泉賦後

蘇長公以紹聖四年丁丑二月責授瓊州別駕安置儋州六月渡海七月十三日至儋儋苻城南鄰於天慶觀觀有乳泉故公爲援筆賦此元符三年庚辰公居儋已四年會正月祐陵登極

大赦天下五月移公廉州六月還瓊復渡海至廉七月又以皇
長子生國有大慶還舒州團練副使量移永州八月終方自廉
啓行賦後題云庚辰歲七月十三日書則正在廉時也十一月
行至英州又復朝奉郎提舉成都府玉局觀任便而居公遂度
嶺南還明年爲建中靖國元年辛巳五月至毘陵六月因疾告
老以本官致仕七月二十八日遂薨公之書是賦時年已六十
有五距其薨僅隔一歲實爲晚年之筆李侍郎徽之謂其筆老
墨秀挾海上風濤之氣當爲海内蘇書第一誠知言也哉濂嘗
見漳水鄭元輿跋公眉子石硯歌四十五字斷簡謂日百閱而
弗之厭使其見此吾知其必日百拜而不止也然公之薨未幾
辭翰皆爲世大禁而猘犬之徒如霍漢英輩猶鳴吠不已靡刻
梓燬無所不用其極而斯卷無纖毫不完豈公妙墨所在或有
鬼物呵護之邪

跋東坡所書眉子石硯歌後

右蘇長公所書眉子石硯歌一卷卷後題云開府密國公家藏
文有跋文一通中引漳水野翁言其卷末但書樗軒二字亦不
著其名氏鄭君仲舒以讀者或未之知也特以相示俾濂得以
詳識之濂按蘇公此歌爲胡闇作傳藻述公紀年其所爲詩歲
月多可知獨在翰林日莫能定其先後蓋公以元祐元年丙寅
十月十二日入翰林知制誥四年己巳三月三上章乞越州三
月始得旨以龍圖閣學士左朝奉郎知杭州此歌之作龍溪錢
氏謂在元祐初年其必有所考矣密國公者金之宗室名璹字

子瑱與陵之孫燧王之長子所謂樗軒即其號也能詩文家藏法書名畫幾與中秘等趙侍讀楊禮部雷御史諸公皆推重之漳水野翁者武寧軍節度使鄘瓊之子名權字子輿安陽人故以漳水自稱亦能詩文以門資叙官不遂朝廷高其材明昌初以著作郎召之是兩人者皆尊尚蘇學故寶愛其書尤爲至觀其所鑒賞之言蓋可見矣然自海内分裂洛學在南川學在北金之慕蘇亦猶宋之宗程又不止寶愛其書而已嗚呼士異習則國異俗後之論者猶可即是而考其所尚之正偏毋徒賞其品評於字畫工拙之間也

跋東坡潁濱遺墨後

右蘇長公少公兄弟遺墨長公之事臨川危先生題之既以詳矣滹則畧疏少公大節於左方云少公正直不阿力詆章蔡不遺餘力紹聖初因上疏言事恭陵怒其以漢武方先朝落職知汝州曾未幾何群邪共譖再貶知袁州未至降朝議大夫試少府監分司南京謫筠州三年又移化州别駕安置雷州此帖蓋在筠之時所遣故有某已治行二月中南下愈遠高誼之言也然少公屢遭遠竄凡至竄所輒閉戶著書人間慶弔之禮一切謝絶雖親朋少見其面故又有新歲不遑馳賀贄以憂患相仍之語也今觀少公字畫僅平平耳其視當時擠陷之者力追羲獻而姿態横逸未嘗無其人後之君子不彼之寶而獨寶此者則夫人心是非之公猶凜然也吁可畏哉

跋黃魯直書

右太史黃公書李白秋浦詩凡十七首筆勢瀟灑皆超軼絕塵觀公所自題謂寫此時雲日流煥移竹西牖下旋添新翠有携幽禽至者時弄新音寥寥可聽則其情景相融盎而生意逸發於毫素間至今如王飛動當是時公方謫涪州別駕自常情言之必憔悴無聊所見花鳥濺淚驚心公乃能藉之游戲翰墨無一髮隕獲之意非行安節和夷險一致者有弗能也昔人稱公以草木文章發帝杼機花竹和氣驗人安樂雖百世之相後使人躍躍興起者豈欺我哉紹聖二年公年已五十二故此書蒼勁比與學古夌秘書時如出二手當時錢穆父不能深知猶病公爲拙公嘗謂李致堯云書要拙多於巧些時少年作字如新婦子粧梳百種點綴終無烈婦態嗚呼公言其有所感也夫

跋黃山谷書樂府卷後

右行書一卷涪翁五十九歲所書蓋晚年之筆也翁初與周子發後游荊得名本蘭亭始悟古人用筆意及謫黔中見藏真帖於是結體飄逸頗入妙品人以學子發爲言而翁深諱之矣然翁寫此時正自鄂渚遷宜州當屢竄之餘孰不能鬱鬱乎中翁則游戲翰墨書樂辭二千餘言以寄其婣家李粲德家驩欣和豫之意尚洋溢於行間其樂天知命爲何如覽者若有得於斯則於問學之益不少矣字畫云乎哉

跋黃山谷贈祖元師詩後

黔安居士書自紹聖乙亥謫黔中之後得藏真自序於石陽林家落筆頗覺超異此卷乃召還時所書者去年已五十七矣其

爲妙絶有不容言者至若其詩則爲祖元大師而賦師和義人族王氏能用五行書察人休祥性尤嗜琴學之二十年弗厭攜霜鍾堂言雅琴十餘過嘉賞至欣然鼓一再行或坐此君軒對竹嘯咏居士嘗寄詩題軒中及聞東還師自三衢追至瀘川餞之居士嘉其勤因疊前韻贈焉夫居士之在中朝惇十年平日以士大夫自居及不料落已於擯斥五溪蠻蜑之鄉而師以一浮屠氏乃能不遠七百里而送之則其尊賢尚德爲何如要不止精於琴學而已也詩中第五句有孤臣蒙恩已三命之言按居士辭免吏部員外郎狀元符庚辰自戎州起廢五月復宣德郎監鄂州鹽稅十月改奉議郎簽書寧國軍節度判官十二月發僰道建中靖國辛巳三月出峽州始改朝奉郎知舒州或疑居士之賦是詩在於辛巳之正月九日辛未當時僅授二階不厯前兩月遽云三命殊不知僰道初發之時已聞有守舒之擢第未嘗被詔命爾不然其和丹稜楊皓詩亦未出峽所作何以有老作同安守之句耶此蓋不難知者也詩序云幷簡周彥公周彥名庠皇祐進士蒙易之子師之群從弟程遺翰之門人七歲能文後舉八行大司成考定爲天下第一詔旌其門授瀘川府教授辭歿謚賢節先生又據祿瀆及范忠宣公皆稱其人所著有冰壺集二十卷亦一知名之士設附及之非惟見居士擇友之精而師之昆季清標雅望足以承居士崇獎之重庶幾覺之者有所發哉楊子雲之楊文宜從手今改而從木者其偶誤耶抑或別是一人耶

跋蘇叔黨書黃山谷慈氏閣詩後

右涪翁慈氏閣詩斜川居士蘇過叔黨書而翁又自題其後初翁作承天院塔記　朝廷聞其幸災謗國以崇寧二年癸未自鄂謫宜州十二月十九日發鄂渚三年甲申二月二十一日過洞庭經衡至永州三月道太平寺登閣而賦是詩已而寓家於永獨赴貶所五六月間至宜四年乙酉九月三十日而翁竟卒至若斜川隨父文忠公謫海上則元符三年庚辰五月量移廉州七月又移永州八月自廉啓行十一月至英州既更赦度嶺南還明年爲建中靖國元年辛巳五月至毘陵七月而文忠公沒遂營墓於汝州之郟城因家潁昌稿考斜川發廉州日翁尚在戎州五月始復官十二月自戎過江安明年三月方出峽則斜川已將至毘陵及翁謫宜過永賦詩乃後斜川南還之四年僅踰一十八月而翁又沒矣不知何地相傳爲翁書此而翁又自題之邪開見不廣兼之老病多忘無以索知其故可愧也然瀟見斜川書頗多此紙尤精采煥發卦決爲真跡無疑翁詩自注聦與曾公袞同登公袞南豐人名紆曾魯公布之子時編置永州亦三年矣

跋褚士文書廉仁公勤四箴後

昔者西山先生真公守長沙日以廉仁公勤四事爲同僚之勸其門人莆陽王邁實之因敷繹其義作此四箴西山愛之甚嘗揭於幕府之壁及復齋陳宓師復爲之別書一卷西山又跋云實之之箴明厲峻切讀者已知竦畏復齋之字森嚴清勁有如

端人正士在前尤當凜然興敬其語已刻在甲集第二十卷中蓋可考不誣也自趙魏公孟頫誤以為西山之作而世遂不知有實之今觀武林褚士文所書此箴翰林諸公題者凡八人皆襲趙魏公之誤如出一轍夫西山之文家傳而人誦之讀者乃察之弗精若是殆將留神於其性理之大者而於細微或在所可畧歟雖然晦庵朱文公之傳四書以程夫子伯仲其道之同因不復識別迺稱之為程子夫兄弟既可為一人有若師弟子之間其學相傳未必不同然則實之之箴謂之西山之所作亦可也訏褚公之意必嘗出乎此耳其豈有不知實之者邪灑也鄙夫徒欲簷嗜摘其喙不幾於大惑矣實之號曜軒讀書五行俱下終身不忘為文未嘗起草登嘉定十年進士第官至右侍郎觀其為正字日因輪對遂及故相史衛王擅權事理宗諭止之實之抗聲曰陛下一則曰衛王二則曰衛王何容保之至耶上怒不荅徑轉御屏曰此狂生也其正色直言無所回撓類如此所論巴陵一疏尤人之所難言讀其文者思欲知其人復并及焉

跋子昂書度人經後

昔唐人好為道釋家書以其書流俗之所恭事字畫或託之以傳今趙文敏公則不然蓋因其嬪魏國夫人管道昇仲姬之薨書度人上品經以資冥福耳然道家諸書多寇謙之吳筠杜光庭王欽若之徒所撰文多鄙俚獨度人經號為雅馴唐藝文志頗著其目公豈以其真可以度人耶公自承旨幹林以延祐乙

未五月詔告南歸舟次臨清鎮而夫人薨明年庚申公爲書是經年已六十七越二年當至治壬戌六月辛巳而公亦薨矣觀其天機逸發出入右軍大令間實爲晚年妙筆區區小大唯見公蚤歲書槩以插花美人爲病使其覩此必將吐舌而走矣

跋趙子昂書老子卷後

趙魏公書此卷年始四十矣筆力極妙極精有未易形容者時自集賢出佐濟南已閱十八月矣其謂士弘學士即李章肅公倜自號孤嶠名士性最愛道家言故求公寫老子而藏之爾

跋子昂書濟山遠公傳

趙魏公之書凡三變初臨思陵中學鍾繇及羲獻諸家晚乃學李北海此卷視北海最爲逼真誠絕代之寶也

跋子昂真蹟後

右蘇子瞻寄吳德仁兼簡陳季常詩一首趙魏公子昂所書公時年六十又四其從集賢學士進拜翰林學士承旨亦僅十有四月耳公自是更不遷官又五年而公薨矣公書之傳世者真贋相半非有識未易辨蓋真者猝難入目筆意流動而神藏不露愈玩愈覺其妍贋則其氣索然不待終覽而厭之矣此帖實公晚年妙筆老氣翩翩逼人黃口小兒日百臨摹雖近終不近也公自題爲月江學士書月江乃昭文館大學士張克明云

跋趙祭酒篆書後

友竹先生劉君諱壽番陽人也於九流諸家言能得其肯綮之會嘗作通一畢萬圖以貫其旨間又謂學之所急莫過爲善而

爲善尤在於及物乃佐其先府君營道架梁方六七十里間人無行病復能振貧窶者以布帛汪疾病死殤者以善醫而宅兆之不良者必擇風氣靈淑之地令改其葬故鄉之人無分戚踈稱爲善士如一辭國子祭酒趙公期頤爲製一鄉善士四大篆以旌先生之行時先師黃文獻公晉卿方召還禁林先生之子爗遂請文以識其事黃公欣然書以遺之爗持之南歸秘藏甚謹不翅虹璧之貴近歲以來番陽屢經兵燹六丁挾雷電取之以去獨四大篆僅存爗將琢石勒於墓隧之間聞濂[illegible]黃公之門求補其亡并鑱諸碑陰濂謝不敢僭而爗屢使[illegible]請之昔者孟氏之論善士訓詁家以善蓋一鄉爲說今人無踈戚咸以是名先生則其善誠足蓋一鄉矣非賢者而能之乎竊惟世人豪奪巧攘者衆不恤其亡而臨其[illegible]有非壓[illegible]其背如[illegible]而振之乎歐陽子云爲善者能有後托於文字者可傳於[illegible]黃公之文能亡趙公之四言足以盡昭先生及物之美[illegible]久益無可疑況爗留情書傳研磨字學已有成而思紹述其德尤拳拳夙夜靡忘豈非所謂有後者乎善之所及遠矣[illegible]之孫子尚其引而弗替也哉

跋耶律文正王送劉陽門詩後

右送劉陽門詩一章中書耶律文正王楚材之所作也王生於金明昌元年庚戌貞祐三年丁亥始歸 國朝今詩後[illegible]云庚子之冬則王年已五十一歲其事 太祖太宗兩朝亦一十有五年矣然不書曰某年而直題以庚子者蓋是時政尚簡實未

有所謂紀元之事也距庚子不過二年而薨矣此蓋其晚年所作字畫尤勁徤如鑄鐵所成剛毅之氣至老不衰於此亦可想見陽門諸孫師稷來爲浦江主簿以此卷求題因以爲䟦其歲月如此若王之大節天下之人皆能誦言之玆不復云

䟦黄文獻公送鄭檢討序

自古師弟子間不翅親父子然傳所謂父生之師教之其義誠一也故孔子之稱顔子則曰視吾猶父是顔子以父事孔子矣父子之道天性也父沒而手澤存焉子或見之則泣下霑襟父師一也孰謂爲弟子者有不然者乎予友太常博士鄭君仲舒黄文獻公之高第也公懸車家食之時仲舒以外艱服除復入經筵爲檢討官瀕行公造序棐一通親加竄改持至浦陽江上與仲舒言别且致餞焉仲舒既屬纊書者入卷乃收序棐秘藏惟謹及公薨裝潢成軸每出展玩曰公吾父師也公不可見矣見公之手澤如見公焉言訖輒悵然遐思嗚呼仲舒之不忘公其盡師弟子之義者哉仲舒義門八世孫家教素洽在家爲仕子弟出仕爲名師儒與仲舒游者見其温恭可近輒自詑春風和氣之襲人臨川太樸危公稱南冠而北仕者以德行言之當推仲舒爲第一流觀仲舒不忘其師如是餘則從可知矣太樸之言其真足徵哉予亦灑掃公門與仲舒爲同志因相與一言之

䟦柳先生上京紀行詩後

濂以元統甲戌伏謁先生於浦江私第出示上京紀行詩卷乃丞相薛君宗海所書時先生自江西儒臺辭印家居上距分教

灤陽賦詩之年實延祐之庚申已歷十五春秋洪武丁巳之正月濂方謝事歸田走獲重覩于蘿山書舍相去元統甲戌復四十有四年於是先生墓上之草亦三十六新矣嗚呼六十年間人事變遷乃弗齊若是不亦悲夫先生之孫叔雍以濂嘗受業先生之門請題識其末三復之餘慨然爲之興懷先生之詩與薛君之字人咸知貴之有不待區區之贊也

跋張孟兼文稾序後

濂之友御史中丞劉基伯溫負氣甚豪恒不可一世士常以屈強書生自命一日侍 上於謹身殿偶以文學之臣爲問伯溫對曰當今文章第一輿論所屬實在翰林學士臣濂華夷無間言者次即臣基不敢他有所讓又次即太常丞臣孟兼孟兼才甚俊而奇氣燁然旣退往往以此語諸人自以爲確論嗚呼伯溫過矣濂以無根柢滓之文何敢先伯溫今伯溫之言若此其果可信耶否耶縱使伯溫非謬爲推讓者才之優劣濂豈不自知耶伯溫誠過矣唯言孟兼才之與氣則名稱其實爾今觀所造孟兼文稾序嘉其語粹而辭達他日必羅前而光後其惓惓猶前意也伯溫作土中人將二載俯仰今古不能不慨然興懷孟兼請濂題識序後因書伯溫昔日之言以表吾愧操觚之時淚落紙上洪武十年三月二十五日

跋胡方柳黃四公遺墨後

右鄉先生手帖四紙前二帖則衡道先生胡公汲仲巖南先生方公韶卿與梅溪傅君者也後二帖則柳文肅公道傳黃文獻

公晉卿與初齋王君者也巖南有異才常游杭都盡交天下知名士將作監丞方洪奇其文以族子任試國子監舉上禮部不中第會天下多故三以策干丞相陳宜中不聽後以特恩授容州文學未上而宋籙已訖終身思宋一飯不能忘每語及之輒涕泗交頤世稱爲節義之士胡公實巖南至交而柳黄二公皆其門人是三君子者其學行已載元史人咸得聞之唯石南不出仕世之知者或寡故濂特加詳焉梅溪諱光龍字子才時爲嘉興路教授仕至福州候官主簿以終初齋諱良玉字懷璞其子衢州常山縣教諭今翰林待制禕之父也初齋乃梅溪之甥僉華俞恫又初齋之外孫其簡牘流傳蓋有所自云恫來學經於濂以濂嘗及灑掃柳黄二公之門裝褫成卷俾題其後義不敢

跋鄭仲德詩後

浦陽鄭君仲德生之歲與余同其名與余同少而從學於吳貞文公又與余同長而多髯又與余同不善飲酒又同余中歲自金華徙居青蘿山中又與之同里故余二人交最洽也去年冬余朝　京師仲德欣然與余同舟游三吳山水間起居飲食無有不同者仲德既至喜斯游之美發爲歌詩以寫所遇而余則入侍　兩宮晨趨而夕還留數月僅一日之暇卒不能繼仲德之作心竊自嘆兹游也幸與仲德同而景物之佳者皆爲仲德所攬結余不獲效焉何其異耶及乎東歸仲德累以爲言余耄昏好睡竟不能成詩以與仲德相馳驟既而歎曰物之同者一則同二則異矣余與仲德方相與如一人仲德之言猶余之言

也何必出余之口而後爲同耶仲德之詩美矣而余效而似焉尚未免爲異苟不之似非自取異耶多言以求異曷若忘言而歸於大同之域也耶仲德有道者也必以余言爲然

跋遯山翁行狀後

何氏爲吾婺甲族簪紱相繼至文定公出上繼考亭遺緒以性命之學衣被後人其名益盛矣遯山翁諱鳳字天儀公之孫從子言論風範亦可以冠冕風俗五尺之童至今皆能言之蓋有其實者雖無文而自彰實或不足而假空言以張之未必能著此無他其理固應爾也濂在禁林翁之諸孫穆持行狀來題聊相與一論之或謂翁之行必待文而始傳者抑過矣穆循循雅飭無愧於文獻家子孫云

跋西臺御史蕭翼賺蘭亭圖後

予幼時聞文皇遣蕭翼賺蘭亭敘於辨才事頗疑之以爲文皇天縱人豪未必爲是瑣屑也及覽劉餗傳記云蘭亭敘因梁亂流落人間陳天嘉中爲僧智永所得至太建中獻之宣帝隋平陳又獻之晉王廣即煬帝也帝不之寶僧智果從帝借榻及登極竟不從果索果死弟子辨才獲焉文皇爲秦王日見榻本驚喜乃貴價市羲之書蘭亭叙終不至及知在辨才處使歐陽詢求得之以武德二年入秦王府由此而觀辨才之師乃智果非智永求蘭亭叙者乃歐陽詢非蕭翼也汝陰王銍性之采餗所載謂餗父子世爲史官是正文字尤精其言當不妄遂詆蕭翼之事鄙妄猥陋僅同兒戲且云秦邸不能遣臺臣文皇始定天

下威震萬國危殘老僧亦何敢斷一紙書其意正相合予疑於是頗釋或者猶云辨才所居雲門寺有翼留題二詩秦晁黃三公皆信而不疑此固不足取以為據至若閻立本曾辨才蕭翼圖則出於何延之等傳會謂為立本當時之所親見尤非也今閱此卷遂執筆詳識如此年耄神昏未必能中乎理又俟博雅君子定之

跋王獻之保母帖

右王獻之保母帖說者謂勝於定武蘭亭初刻蓋此帖乃獻之親書于甎而又晉工刻之若蘭亭則馮承素等鉤摹而又唐工鐫之所以精神氣韻夐然不侔也或者不知猶妄有所疑姜堯章乃作辨評一篇設為問答援據甚詳博雅君子宜取而覽之

正不必求題識之多也

跋葛盧龍九日詩

江乘洗玄督道士持草書九日登高古詩一卷謁余詩後不著氏名但題越臺洞王四字道士悵然曰吾愛此卷甚見當世巨儒多叩之鮮有知者聞公素稱該洽願有以識焉予惡足以語此頗記謝先生言越臺洞王名慶龍姓葛氏廬山人久居越中能為詩詩務出不經人道語甚者鉤棘不可句每客諸公貴人諸公貴人燕饗方樂或為具紙無問生熟連幅十餘慶龍睥睨其間酒酣落筆颷颷不自止皆鵬騫海怒嶽起無際然為人簡蹤喜面道人過實有所忤即發洩無留隱非知其磊落無他腸多疏之惟嗜聞音樂又不甚解居一室雜懸樂于磬鈴醉後自

揚翁摵之閉目坐聽殷殷有聲至疇執扇墮乃罷晚尤落魄依王王簿居初越臺有石洞樵獵過者必祝以爲有神慶龍恍之刻巳像洞前自稱爲飛筆仙人越臺洞王死之日遺言王王簿我死當塟我塟我必於是洞且用儀衛鼓吹爲導使樵獵祝我如祝山神慶龍初爲浮屠中更衣道士服晚又入儒人莫測其意出語頗涉玄怪恍惚不可辨君子謂其爲詩之仙鬼云今觀此卷所作雖雜於幽澁而其奇氣横發直欲騎日月游太清視爭工於組織紉綴間者不翅猨鶴之於虫沙有如慶龍何可少也何可少也余故倫道讕語書而歸之使知慶龍非躚躚媚學輩可及則其不爲慶龍者又可得耶

跋傅氏戶券後

右戶券二番姑蘇傅君著所藏裝褫成卷請予題其後予頗記元太宗以歲甲午正月滅金越十有九年壬子而北籍方定世祖以至元丙子正月平宋越十有五年庚寅而南籍方定開基創業之君其甚不易也蓋如此是券之存猶可見元初政令之槩不特著之能能保守先世遺物而已也著字則明與弟範皆舉進士著選常熟校官範爲翠昌僉憲今云

跋俞先輩所述富春子事實後

宋季時有孫君者其先居富春因自呼富春子七歲而病瞽遇異人授以音律推五數播五行之術其於萬物始終盛衰恒於音决之周垣未第時坐於觀橋市肆厲聲詬僕孫君聞其聲往揖之曰狀元何怒邪周以其紿巳不荅後果擢進士第一楊克

齋同鄧中山游虎林會孫君亦至楊戲君曰我何如人孫君曰公貴人也曰我食祿乎抑白衣也曰公自慶元初類試調瀘川尉浮沉久之歷知晉果二州矣何謂白衣楊大驚復問曰吾祿止是乎或未也曰不久即遷大理少卿再典一大藩却從方外之士遊耳已而由理官以直寶謨閣知重慶府遂主管千秋鴻禧觀以終江子遠舍選出身教授池州負氣好凌人當路惡之欲誣以罪孫君曰不可子遠雖少未易輕蔑二十年後必秉國鈞也其後言輒驗程吉公集客命孫君次第聽其聲聽已歷指曰此異時朝士也此異時院轄也此異時法從也此異時執政也旁有帬布之士劉姓者聞其語大笑之孫君曰汝何人乃敢爾耶或曰毋相慢此秘書丞劉公也孫君曰大白山老儒生耳烏能入秘書衆一笑而罷吉公籍記其言無一人差者其神奇往往類此惜乎爲史官之所忌謫死遠方今去孫君未百餘年故老凋落殆盡人罕有知其事者伏覩俞先生用中所述猶可見前輩聞見閎肆有非安於寡陋者所可企及如瀌不敏於先生無能爲後令因孫君六世孫朝可求題遂以舊聞附於先生論著之後以補其所未足焉若夫孫君所言趙錄已詑王元春典鄉郡李全貢玉枉斧及詐假布囊四事太史氏嘗錄之今不敢瀆告之也孫君名守榮先生謂爲高榮意其筆誤或別有依據云

跋李伯時馬性圖

元豐七年李公麟寫馬性圖云贈龍山友人李元中當是時公

麟猶未舉進士而其家桐城甚彰蠡爲近故嘗過焉見野馬千百其群而爲此圖貌其自得之性也自元祐中擢第尉南康累遷至御史檢法十年之間甚事不暇時講而其心終不忘去達元符末遂以痾痺謝事歸隱龍眠山莊益潛心弗懈筆意之精超入妙品識者至比之顧長康張僧繇則公麟之名能傳于世也固宜然黃庭堅言其風流不減古人以畫爲累世因以藝名之此又不得不爲公麟惜也嗚呼學士大夫擇術之不可不慎也如此夫龍山即龍眠山在桐城西北元中公麟弟也傳記謂公麟及二弟公度元中咸以文學著時人目之爲龍山三李今公麟稱元中爲友人殊不能曉豈元中者或其同姓之疏屬耶傳記之訛亦未可知也

跋廬阜三笑圖

廬阜三笑圖蓋寫徵士陶淵明道士陸脩靜及浮屠慧遠也相傳圖始於盧楞伽世人臨摹者甚多而儒先是非之者亦不必其非之者則曰慧遠卒於晉義熙十二年丙辰年八十三脩靜歿於宋元徽五年丙辰壽七十二丙辰相去正六十載推而上之脩靜生於義熙三年丁未慧遠亡時脩靜纔十歲耳至宋元嘉末脩靜始來廬山則慧遠之亡已三十年餘淵明之死亦二十餘歲矣若淵明生於晉興寧二年乙丑少慧遠三十一歲終於元嘉四年丁卯距慧遠亡年已五十矣固宜相從也安取所謂三笑哉其是之者則曰自蘇長公作三笑圖贊而黃太史遂以三人者實之如蒲傳正劉巨濟晁無咎之流皆明著之篇翰

陳舜俞造廬山記亦與太史正同此數公者皆號博學多識脩
静之事其有不考者乎盖晋有兩脩静議者弗是之察故遂致
此紛紜也趙彦通廬岳獨笑之編乃黄口小兒强作解事者耳
二者之論其不同有如此者維楊郭君逵以此卷求題凡淵明
之出處 國朝諸大老若蕭貞敏公同文貞公楊文獻公商文
定公及司業硯公論之已詳區區末學何敢妄贅一辭姑取前
輩是非之未决者就洽聞之士質焉

跋匡廬社圖

右匡廬十八賢圖一卷上有博古堂印識不知何人所作描法
學馬和之人物布置則彷彿東林石刻而韻度過焉其二人相
向立一人戴黄冠手觸人袂而揚眉欲吐言者道士陸脩静也
一人斂[illegible]聽之者法師慧遠也其一人冠漉酒巾被羊裘杖
策徐行而蕭散之氣猶可挹者陶元亮也其一人躡屩攝衣笑
指元亮者畢潁之也其一人執羽扇箕坐芭蕉林下者遠之弟
慧持也其一人與持對坐合爪竪二指者僧跋陀也其一人俯
仰其手操麈尾拂坐陀下者宗少文也其一人居持右低首作
禮而爲貌甚恭者僧曇順也其一人皆披衣行一人持鐵如意
一人展卷讀一人美髯而反顧者則劉程之雷仲倫周道祖也
餘則余忘之矣又頗記程之蓮社文云歲在攝提格七月戊辰
朔二十八日乙未慧遠命正信之士豫章雷次宗等百有二十
三人集于廬山般若臺精舍脩西方淨土之學今所畫止十八
人取著名于時者也人數增減相傳有不同者所記異辭也或

疑修靜與遠不共時者蓋胥有兩脩靜此正世稱簡寂先生也
當是時晉室日微上下相疑殺戮大臣如刘尋管士大夫往往
不仕托為方外之游如元亮道祖少文輩皆一時豪傑其沉溺
山林而弗返者夫豈得已哉傳有之群賢在朝則天下治君子
入山則四海亂三復斯言撫圖流涕

跋米南宮夷曠帖

予嘗評海嶽翁書如李白醉中賦詩雖其姿態傾側不拘禮法
而口中所吐皆成五色文今觀與李邁手帖因書其語而歸之
邁字夷曠公擇子也大觀間嘗為顯官云

跋潘舍人年譜

默成先生潘公事蹟載於宋史列傳及李燾陳均羅大經諸家
之書者為詳然所載頗有可議公初授辟雍博士不赴後以累
遷為秘書郎列傳則謂自辟雍擢居館職公為主客員外郎歷
著庭方出使淮南列傳則謂自員外郎即提舉常平公自嚴州
請祠再入秘書進左史而後有西掖之命列傳則謂自請祠之
後起為中書舍人公攝起居郎向子諲奏事其語稍涉於狎玩
乃廷叱之陳均則謂子諲初以和議為是公大非之及是同奏
事子諲與公交爭於殿上上怒遂俱罷羅大經則又謂子諲與
高宗論筆法故公斥之公辭免秘書少監狀自言建炎四年除
提點荆湖南路刑獄不赴紹興二年任左司員外郎僅兩月差
知嚴州公家所記遺事則謂紹興元年三月遷提刑十二月入
左司凡若此類皆顯然謬戾有不難辨者今之去公廟二百年

餘公之官序言行鄉先達類能道之而紀述之家乃復不同如此況欲考夫千載之上者哉濂幸生公鄉自幼頗聞公之事因會萃諸家取其理通者倣朱子作程洛公年譜例爲文一通凡三千餘言藏之仙華山中以俟博雅君子審定之庶幾求公之事者無惑焉耳

跋徐氏譜圖後

余在幼時聞金華有常齋徐公諱澄字清伯宋淳熙丁未進士起家教授邵州官至中大夫福建路提點刑獄公事風節行義與義烏徐文清公僑並稱世號二徐常齋生知南陵縣事靜孫南陵生嚴州司戶參軍木潤咸淳辛未進士號能繼父學者與弟咸淳戊辰進士文潤壽皆百歲司戶生應虎應虎人稱爲文蔚先生通諸經尤長於詩且善書立碑碣者多求焉辟于奉常樞極器重之累應進士舉不利遂授徒以終其身先生生季俊亦善讀父書以文學稱季奉生敏文采英發縣自諸生貢入成均爲弟子員敏間來謁問之乃知先生之介孫子常拜先生於菱湖上先生所期望者甚大今見敏如見先生焉予竊惟其書詩之澤何能數世不替如此及敏以譜系圖相示則知常齋之父贈大中大夫瓊大中之父太府尹綸太府之父九府君衡皆積德樹善有以致之其所由來非一日矣嗚呼賢哉敏悼譜牒厄於兵燹無以知其詳悉心搜訪得數紙於蠹蝕之餘欲重爲編輯奉父之命求予爲之題識故書其所聞者系於末簡徐氏初居汴梁其遷金華自九府君始云

跋鄭生琴譜後

宋季言琴學者多宗大理少卿楊公纘纘淳祐中人最知琴一聞琴聲即能别其古今每恨嵇康遺音久廢與其客毛敏仲徐天民力求索之歷十餘年始得於異中何仲章家纘因其定調意操凡四百六十有八爲紫霞洞譜一十三卷自時厥後徐之弟子金汝礪復深憂其學不傳乃取纘所未及者五音各出一調一意一操總爲十五名之曰霞外譜而康之遺音至是無餘憾矣東白何君巨濟嘗受學於徐之女子而濡陽鄭生瀛又受學於何君瀛因輯録手彈者分正外二調爲譜各一卷雖不皆與汝礪所著者合要其源委有自矣近趙魏公號通音律自謂學琴終身不悟其趣嗚呼琴亦難能也哉瀛尚勉之瀛尚勉之

跋醴泉銘後

長沙歐陽信本書在唐評爲妙品趙明誠金石畧所載凡二十三種而醴泉銘居其一銘刻于貞觀六年自貞觀至今七百有餘歲石剥泐已久世之所傳完善者多非真此本乃毘陵胡秦公武平故物神韻生動其爲初刻無疑可寶藏也

跋三官祠記

右揭文安公所造曲阿三官祠記凡七百有餘言今藏道士白虛顥家虛顥裝潢成卷俾予識其後按漢熹平間漢中有張脩爲太平道張角張魯爲五斗米道其法畧同而魯爲尤盛魯自其祖陵父衡造符書於蜀之鶴鳴山制鬼卒祭酒等號分領部衆有疾者令其自首書氏名及服罪之意作三通其一上之天

著山上其一墮之地其一沉之水謂之天地水三官三官之名
實昉於此也夫至高者天至厚者地水縱大亦兩間一物爾何
得與天地抗哉今並稱之爲三是必有其說矣公執文章政柄
呼喻一世乃議不及此而鋪張鬼神之情狀一切歸諸道家公
之立言誠未易窺測哉虛顯往南陽見著絳帕頭鼓琴焚香者
幸以公文問之

跋何道夫所著宣撫鄭公墓銘

右宋資政殿學士鄭忠愍公墓誌銘一通秘監何晰道夫之所
撰也道夫廣漢人故知得治蜀之事爲悉而公之行能勞烈尤
獨於蜀爲最著紹興中公爲川陜宣撫副使患蜀之困於漕運
也乃挾關外四州及興州大安軍行營田之法所營至二千餘

糴種外給外實入官十四萬一千四十九斛而全州墾田五百
六十七頃歲入萬八千六十餘斛不與焉誌中所謂移司益昌
以便餽運繼脩營田之政是也蜀雖罷兵而財用不足歲計猶
闕錢七百七十八萬緡公奏增印錢引四百萬後患無錢以權
之即利州鑄錢歲十萬緡以救錢引之弊率費二千而得千錢
置官六人兵匠五百人歲用監官錢七萬緡四路稱提錢十四
萬緡爲鑄本其後增至十五萬蜀中因此優裕宣總所樁積錢
五千餘萬緡其餘苛賦一切裁削誌中所謂減科斂至七百萬
緡是也公在閫時吳武順璘以右護軍都統制駐武興郭恭毅
浩以樞密院都統制駐漢陰楊襄毅政以宣司都統制戍漢中
皆擁強兵自衛勢與大帥抗莫敢吐一語相可否公恩威並立

獨能帖服之如犬羊每入謁必先庭揖然後就坐誌中所謂三
大將拱手側足奉命惟謹是也嗚呼公治蜀六年而能俾財用
足横歛減悍將服其效乃首章如此使久於其職又將何如也
柰何天未厭亂姦檜得秉鈞軸忌公不附己而竄逐以死悲夫
然公之見忌於檜士大夫皆能誦之至於道夫方爲檜之所忌
則或者未必盡知之也道夫嘗爲類省試第一故事榜首不赴
大對者賜進士及第恩數視殿試第三人蓋優之也檜方欲沮
張魏公而道夫對策歷論蜀人難進易退之節有高視天下竊
笑之語檜嫉之乃諭禮部令奏名賜進士出身道夫亦視之澹
如未嘗一踐貴人門登第三十年始召爲倉部郎累遷至祭酒
鄉人趙温叔爲相雅欲相釣致亦弃不肯就及温叔罷蜀人爲所

引者皆被逐獨道夫不染物議使其居公之位其尚肯屈志以
附檜乎雖職位不同功績遂異道夫清峻之節未必有愧於公
也然則公之墓誌非道夫爲之孰可爲之哉公之子德首不求
之他人而屬之道夫良有以也吾友彦淵氏公之九世孫以葉
史君昌父所書此册求題故濂以所聞疏公治蜀之績而詳及
道夫之事使覽者知士大夫立身以名節自砥礪有不隨世而
磨滅者必將惕然自省也道夫以淳熙辛丑春始拜朝請大夫
試秘書監之命其秋輒求去乃除知潼川府今以秘書繫御則
誌文作於是歲春夏之間無疑史君公同郡人果齋俞先生之
高第弟子雖南康之節不完然字畫儘佳鮮于伯機謂其極善
用筆至欲下拜而此册尤其得意書可寶也因併及之至正十

八年三月二十五日里後學宋濂謹題

劉參軍黄牒跋尾

西昌劉氏素號簪纓家由宋治平元年至咸淳十年擢第奉常者八人與鄉闈之貢者又二十九人其諱位中字伯正者凡四被薦送方登建炎二年進士第授文林郎永州録事參軍此蓋其九月所受黄勑也宋舊制告與勑多兼給思陵以建炎元年五月一日即位於應天府戎馬紛紜庶事草創其月十七日始詔文武官自大中大夫正任觀察使以上並命辭給告餘則令吏部具鈔降勑則當時給勑者頗衆不特初入官令録而已後因臣僚奏請淛詔已給勑官俟法物成時逐等依舊給告則三年三月九日也牒後所書中大夫守右丞朱中大夫守左丞顔而不着其名朱名勝非謚忠靖顔則名岐盖元年十一月思陵駐蹕惟楊越十日擢岐與許景衡為尚書左右丞二年五月十三日景衡罷而勝非代其位以月日較之必知其為二人矣又書正議大夫守右僕射而不着其名氏當是黄潛善無疑或謂為李綱殆非也綱自元年七月五日自右僕射陞左僕射潛善從門下侍郎為右僕射是月綱即以提舉洞霄宫二年十二月十九日潛善始拜左相此牒給於是歲之九月其以右僕射繫銜非潛善而何職事銜之上三人者並加守字凡階高而官卑者稱行階卑而官高者稱守官階同則無之此猶循唐制也嗚呼潛善王和誤國真姦臣之雄不足汚君子齒頰岐亦小人方黨張邦昌詆綱為金人所惡不可使秉鈞軸章至五上而不

惟勝非差強人意律以春秋責備之義亦有不得免焉區區貲冨能幾何乃犯所忌憚至於如此墓骨已朽覽其官氏人猶指議之有憤惋不平之氣果何為者哉參軍八世從孫職方郎中崧出此於破壞之餘潢飾以成卷軸然自宋迄今已歷二百四十又五年矣宋之取士用辰戌丑未年建炎二年戊申其秋親試進士賜李易以下四百五十人及第出身存齋先生丁未擧華出宰江南故加職改之今因并書之以解讀者之疑云

洪武五年冬十月一日

跋樂貞婦傳後

樂貞婦陳氏蚤喪夫而養其姑終身撫二子至於成立嗚呼陳氏之意則曰是婦道當然爾何有他覬哉使陳氏所見於此毫髮有未盡瓦鐙敗帷之苦未必能甘也識者不深以不得旌表門閭為陳氏恨旌表朝廷事也於陳氏何與焉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R.O.C.
©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ROC

新刊宋學士全集卷第十五

賜進士第文林郎浦江縣知縣高淮[illegible] 权陽彙集
後學浦江張元中編次
庠生陳時雍校正

箴 凡四章

陳思禮以其讀書像求題作讀書箴以告之

古今千載天下萬理曷由知之存乎經史道散文繁歲益月增欲窮其全厥惟難能在昔先覺示我要旨挈其宏綱衆目咸舉苟弃其本而披其枝力瘁心勞逾久卒迷仁恕于民孝慈于家終身有餘道豈在多惟爾陳生嗜學克孝不形于言已達其要尚虛厥心以誠爾躬聖賢何人敢不慎恭

磨兠堅箴

昔李侍郎敦立嘗揭磨兠堅三字於坐隅磨兠堅者古之慎言人也其善於自防者哉爲著箴曰

磨兠堅慎勿言口爲禍門昔人之云磨兠堅人各有心山高海深磨兠堅高不知極深不可測磨兠堅言出諸口禍隨其後磨兠堅鍾鼓之聲因扣而鳴磨兠堅不扣而鳴必駭衆聽磨兠堅唯口之則守之以默守之以默是曰玄德磨兠堅磨兠堅愼訥

全有堂箴

全有堂者何監察御史黃君鄰讀書之室也鈌者全之反其謂之全者何無毫毛之不備也無者有之對其謂之有者何心中本具不假外求也其謂全有者何天德也天德之著也如鑑之明也萬里森然隨物而應之也既曰全有或乃斷之喪之以至弗完者何人僞之滋也人僞之滋非學不足克之也克之者何整爾甲礪爾戈力戰而勝之也是故生而能全之謂聖人備而復全之謂賢人棄而不知求全之謂愚人三者之不同柰何敬與怠之謂也黃君欲全其所有非敬將何以全之黃君以政學聞于時復遑遑自治不止其殆知求全者歟爲之箴

繄天何顯性靈萬象森森燗以貞愚不縮智不贏毫末咸具夫人并君子乾乾守以誠其有乃全百體寧

師古齋箴 并序

師古齋者子學子連江陳子晟讀書之所也子晟今人也其曰師古者何志所存也志之所存柰何事不師古則苟焉而已言

之必弗詳也行之必弗精也弗精且詳則滅裂之弊生而頹惰之氣勝矣能師古則反是然則所謂古者何古之書也古之道也古之心也道存諸心心之言形諸書日誦之日履之與之俱化無間古今也若曰專溺辭章之間上法周漢下蹴唐宋美則美矣豈師古者乎子晟春秋方盛爲古文辭木湧而山出薦紳先生交譽之予恐其或偏也爲之箴曰

爾欲思古古何所師法言大訓日星昭垂爾繹爾思志須刻苦欲視其身必入其戸中唐坦然由戸及庭有室有奧以次而升惟學亦然懼畫於淺日造其深所見乃遠人巳兩盡方爲極功毋局於文一偏之攻此謂師古古訓是式我作箴箴服之無斁

銘

黃氏義門銘有序

天地之間有大防焉孝友之謂也水之始也濫觴爾苟無土以障之則必至於滔天火之初也螢爝爾苟非水以制之則必至於燎原人心感物而動不能無欲其端亦甚微不有孝友之人出爲表式則淪胥以成風而彝倫斁矣昔者先王有見於斯雖委巷刺草之民能行之者必旌命之所以贊王治章人風而挽之於正也世之評唐史者且謂張公藝李知本劉君良孝行推於友睦數世不析真豪傑之士嗚呼當是時金章紫綬之賢皂蓋朱幡之英布列中外未嘗無之顧乃以豪傑歸於閭巷之士者以其不俟教令所加而後奮也嗚呼南陔白華之詩蓋亦商之末世周之盛德也斯民以孝友著稱君子可以觀其世矣浦

陽黃氏其先與文節公庭堅同所自出有諱度者宋隆興癸未進士亦諸祖也元至正中傳至諱珪君生三子其二曰隆曰生隆生一子曰逢原生生三子曰逢吉曰逢昌逢吉兄弟亦各有子至十有餘人三世之間孝友無間言逢吉乃殫志竭慮設爲教條鑱諸樂石復遣諸子宿請濂銘之嗚呼子壯而分婦姑反脣相稽秦之俗已然矣況去古日遠風氣日益漓黃氏能不染於末習毅然不變其恒度豈非眞豪傑者耶浦陽以義居聞者二三人唯鄭綺之家已至十葉黃氏知感慕而興起進脩益力烏知不綺若耶雖然許史之稱未足爲貴也猗頓之貲未足爲富也唯孝友積諸躬令名昭于時其爲貴且富也大矣所謂特立兩間而無媿稽諸賢哲而有徵者之後世而可法何莫不由於斯黃氏孫曾可不思自勗哉能如濂言揆之張公藝之流他日可馴致矣詩有之風雨如晦雞鳴不已濂於黃氏蓋深有望焉銘曰

浙河東彊地曰浦陽厥氏維黃雙井同枝科名陸離世復詩書有儒其冠以義爲藩奕葉共食視其齋庭左史右經踵武繩繩視其房除前絲後纑燈火與俱下和所形揖讓而升穆然無聲既衍而葩實而匪夸三代一家世道下趨子父割闔婦姑勃谿十室九衰瀾倒波頹萬夫莫回蠅聲方喧忽聞怒霆孰不爲驚植範建防翼法輔常斯惠之亢造端非難延裕維艱任重如山如爲高陵世益代增非人獨能如松之青故隕新承所以永貞古先與謀庶行之脩其道曷由執敬爲符夙夜究圖百世如初

浦陽深溪王氏義門碑銘有序

浦陽於婺爲山邑唐天寶末始割義烏蘭溪富陽三縣地置之人生其中往往樸茂淳實力農務本耻於華言僞行而以士自命陳文毅公㬂稱書傳所載古者禮義之俗殆不是過其言信不誣矣載稽其事粱貞明初縣人何千齡四代同居宋淳熙中鍾宅亦至三世何鍾二氏之間而冲素處士鄭綺爵然興起教子孫無别火而食志確見凝尤非二氏所能及故六傳至文嗣而家益昌元至大末旌其門閭而於力役之征俾無有所與宋元二朝國史皆爲之立傳蓋自建　初迨今已歷十世踰二百五十春秋矣深溪王氏其先出於烏傷之鳳林有諱萬者字處一擢宋嘉定癸未進士第立朝謇諤凜然不可犯愈壬畏之爲

之欽迹終官太常少卿謚曰忠惠少卿之弟某三傳至某生二子澄汝澄以忠厚爲家州里之無告者煦之以仁人愛戴之不啻其父兄瀕終集家衆言曰汝曹能合族如同里鄭氏吾瞑目無憾矣言訖而逝澄生三子子覺子麟子儒子麒出爲汝後皆善紹先志子覺生五子應念應慶應聰子麟生一子憲子儒生二子懃恩而應之伯仲又各生子踰二十人矣子覺與子麟合謀召子姓謂曰一體之分散爲九族痒痾疾痛舉切吾身收族而聚居是謂惇本離宗而自矜是謂乖義古之道也今吾家相傳四葉矣和孺之樂雖滋管攝之計未建庸非闕歟况吾父有遺言欲法鄭氏鄭氏於吾有連其成規具在吾將損益而行之何如於是應念帥諸弟踊躍承命請叅定家則一卷朝夕遵之唯

恐有所失馭家之禮質文之兼至應物之務內外之齊飭蕃蓄
太和之中壹囿範圍之內鄉人士莫不感厲而歆艷之子覺且
謂不可無以示來者既勒家則于碑而復徵濂文以紀其事昔
者成周之世九夫爲井井方一里而一夫受田百畝其家衆男
爲餘夫亦受二十五畝賦由斯而出夫由斯而定其勢不得不
分當是時未聞有同居累世者也其相親相恤之政則有大小
宗法存焉大宗譬則榦也小宗譬則枝也枝雖有千萬之不齊
而其榦終一而已前王持世之微權蓋不得不爾也自夫封建
宗法之制壞九族之親漫焉不相統屬儼若秦肥之視越瘠仁
人義士乃於服盡情遷之時綴之以食而弗殊事雖有異於古
不猶行古之道乎哉浦江最爾之邑以義居聞者三人而子覺
又不恃先訓蹶然而思繼焉古者禮義之俗詎豈有越於此哉
文毅公之言至是益可徵矣子覺本名闕之後金華諸族亦同
出於鳳林其顯融者項背相望而淳熙宰相爲尤著宰相勢隆
望重尚未能合族以居而子覺一帛布之士乃斷然行之斯可
謂之賢也矣雖然靡不有初鮮克有終子覺之嗣人尚世守遺
法而不墜他時將與鄭氏儷美而交輝　聖朝以孝治天下旌
異之典未必爲子覺惜也　龍光下燭行當煥煥於山川之間
矣濂因不辭而記之又繫之以銘曰
易著同人合乾與離上黍于天火之赫熹類族辨物君子以之
況我宗屬一氣之爲譬猶本幹漸敷群枝服雖少獨情或甚非
物我相形矛盾迭馳借耰取箕辞語絲披所幸天衷亘古無虧

不有人豪務克己私何能大公抜其藩籬浦陽之江其流瀰瀰
太樸未散民醇俗熙以義聞者接軫聯蹤有美王氏裔出紳緌
佩厥先訓如銘是彝大合其族嗜義若飴夙夜無斁竭其心思
度物引類取式樹規鉅探浩淵細入䆊微日約月會有文可稽
老倪同心一唱百隨孰爲範防徵禮與詩以匡念慮以肅威儀
如水斯瀦畚築以時汩濁弗戒不剅漏卮古云孝弟致家之肥
匪閒古今驗若蓍龜維彼豐楙揣舉自卑基既堅既飭棟宇翬飛
維彼珪璋千里在茲行行不息其至無疑上塡旂哉勇毅自持
誰謂華高企其齊而太史造銘勒之豐碑

節婦唐氏旌門銘有序

皇帝恭膺天命誕敷文教凡有繫於民彝者輒加旌寵即書

所謂表厥宅里樹之風聲者也粵洪武七年春三月姑蘇守臣
某上言吳縣編氓張成妻唐妙堅生二子而成卒堅年二十有
七殖忍貧鞠有指天自誓曰飛鴻尚不再偶况於人邪遂不施
膏沐日夜寒燈敗帷中或憐之欲奪其志輒涕泣以辭今五十
又七二子頗有所成立州里稱之無異辭者里耆某言其狀于
縣縣上于府府監察御史加覆覈焉咸謂得表異其門如 制令
臣敢昧死上中書以聞 制曰可於是符下有司行事并復其
力役之征俾無有所與其子彥存竊以爲 龍光自天照耀下
土不可無以宣布 上德以昭示悠久請大都督府照磨馬嗣
能徵濂著銘鐫諸樂石濂惟夫爲婦天大倫之攸繫故士昏禮
有云下達納采用鴈釋者曰取其不再偶也蓋有夫婦而後有

父子有父子而後有君臣夫婦之道貞而天下可得而治矣
聖皇在御持化機而制六合褒嘉貞節所以化行四方而作新
斯民者也燕待罪國史法當備載其事且繫之以銘曰
聖人御極惇叙天彝弘敷大訓陰執其機樹之風聲何物不動
管攝人心邇赴遐聳有婦氏唐枈歸于張克莊二雛其夫邊亡
泣淚既盡繼之以血相隨九泉乃我之節敫敫者雛匪親孰依
忍死鞠之心唯天知寒飈崩騰燈青在壁月落參橫猶聞夜織
或憐其孤諷之改圖豈無甘薺何忍茹荼含淚陳辭鴻不重匹
人為物靈敢弗之敵厥子既長頭角嶄然苦節之享由持之堅
牧守上言請加褒錫 帝曰俞哉朕豈汝惜烏頭雙表有齡者
門銀牓漆書其光焞焞 皇匪爾私用為世勸推而達之民罔

不變子則盡孝臣宜竭忠三綱既建比屋可封國史造銘勒諸
樂石奉揚 鴻休以詔罔極

忠孝堂銘

忠孝堂者飛熊衛指揮使司僉事徐將軍之所建也將軍名桂
字庭芳宿遷人也自幼負英氣稍長荷戈從軍開平忠武王北
伐中原馮宋公南征西蜀太傅徐魏公遠討朔漠將軍皆在行
間當戰陣之間勇氣百倍搴旗斬將奮不顧身近臣以其事聞
皇上壯之自散騎舍人即陞為今官命既下將軍舉手加額慨
然太息曰桂也遭逢 盛際忝被官使方愧不能效犬馬之力
一旦上承 寵渥自八品超居第四雖天之覆燾地之持載莫
可比喻私竊以為報君唯在乎忠凡於國事近則服勞禁禦遠

則捍禦邊陲無一絲不盡于忠庶幾少竭人臣之義然而五藏百骸從親所分鞠育訓迪之艱勤日擢髮而數之亦不足計其生全之德事君固當忠養親其又可忘於孝乎柱得以忠孝二言揭爲堂顏出入日見之日見之則心不忘之矣將軍言旣畢復請濂爲之銘濂聞忠孝者天地之間大經大法也爲子克盡其孝爲臣克盡其忠始合于物則民彝之正無是者非人也古之聖賢多矣著之爲經發之爲傳雖曰千萬言之多無非學此以防民也將軍今知務此則先立其大者矣然言之非難行之實艱將軍尚思勉之能勉之與日爲將爲相亦宜也非倖倖也

銘曰

上下兩間參之者人若非孝忠能與之鈞其忠斯何務宜其力報國一誠皦如出日其孝伊何如事神明視聽之際先於形聲有能孜孜日新不匱覆載之中俯仰無愧一失其道是謂薄夫大纛雖賤不食其餘洸洸徐君其力如虎談咲折衝疇敢予侮北伐南征靡役不從銳欲建功名徹　九重遂從散騎超掌禁旅出入佩劍以資還衞　帝德如天罔敢弗欽何以報之終始一心高堂有親兄臨白髮愛日之誠於焉實切崇搆舒舒圖史紛如粉版玄書蟠蚊結螭是顧是瞻赫若明命毫絲弗愆壹純乎正孰謂二者不得而兼所施雖殊實本一源願守此心堅如鉄石太史作銘勒諸坐側

鮑氏慈孝堂銘 有序

歙之鮑氏故衣冠家也其譜宗岩者身載明德弗售于時人號

爲棠樾處士當至元丙子郡將李世達軍叛群寇相挺而起肆其屠劉歙民相驚皆風雨散去處士君與其子寶慶教授壽孫共伏大壑中未幾寇噪呼而至執處士君反接于樹抽刀將剚之教授出泣曰吾父老矣不足以汙兵鋒願憐而勿殺即殺我請代之言畢引頸就刃處士君曰吾秖生此一兒兒死我猶可吾兒死則宗祀絶矣愼勿聽之相爲讓者良久寇欲捨之或掣制於衆欲兵之又弗忍討未知所定忽有風颯颯起林木間類鐵騎蹴蹋聲寇相顧怖愕疑官兵將捕已亟相率東趨父子因得釋歙人士咸嘆曰孰謂無天道哉使無天道處士君父子何爲乎而弗死也其慈孝之報乎當處士君之受縛子但見其親而不識有身父但見其子而不知有己死生禍福尚不暇慮初不知何名爲孝何名爲慈乎脫使處士君曰我必如是乃爲慈其子又曰我必如是方爲孝不幾希於人而不純乎天乎嗚呼有若處士君父子是可爲世勸矣然子爲父死古之人多行之者固可爲勸也若父欲存其子而自殞其生其可爲勸乎曰非是之謂也處士君爲存宗祀也爲存宗祀孝之大者也不然則其宗爲若敖氏之餒鬼矣用以爲勸何不可之有哉予與鄭內翰子美游子美歙人也其談處士君事甚悉予每爲之太息慨然遐思其爲人今處士君曾孫任請予請曰任之祖父嘗以慈孝名堂鄉先達程公已爲造記先生能復銘之乎予因歷序其事而繫之以辭使任勸諸堂上子孫世守之以爲式鮑氏之世其益昌矣乎任端恪有學行蓋藹然君子人也銘曰

父子之道一體而分天性昭然萬古無替氣血感通罔間毫髮
伊誰梏之戶庭胡越惟歙鮑氏世敦詩書子勉於孝父勉於慈
宋禹將移群寇方熾不幸遭之父接于樹有子舍汝長跽致辭
刀劍在前目不見之無死我親我死則可親死子存千齡亦夭
父謂其子我老及之日月所照寧復幾時冀子之生得存宗祀
生生無窮孰謂吾死白刃可蹈難逃者天若父若子何人弗賢
寇雖匪人天啟是錫疾飈西來祝盜之魄玄聖樹教重惟五倫
五倫有愆曷名為人慶延于家繩繩孫子孝慈之報庶其在此
有歸者堂揭以嘉名仰而瞻之如文神明為上或頑為下或悖
來游來觀翻然自悔

黃氏悅親堂銘

親可悅乎曰可悅之以道悅也非其道不悅也悅之之道奈何
溫與凊無褻也定與省勿僭也可也而未至也視於無形也聽
於無聲也日用三牲之養也可也而未至也寶厥身也若奉璞
珍也慎所履也如在淵冰也跬步不忘乎孝也可也而未至也
然則何為之至也身之顯也親名之彰也親名之彰也族姻之
所豔也僚友之所願也州里之所榮也悅也然則斯悅也外也
非內也是何言也是何言也外自內出也有諸內必形諸外也
不可二之也建安黃君德發親之堂題之曰悅親君德以文辭
致身為郡都尉其身將顯也予故援此以告之也孟氏所謂悅
親也人習而察也予不敢剿說也銘曰
悅乎親在顯乎身所以揚乎人人曰誰氏之子親譽因茲而有

闓身者親之枝斯須不敢毀傷始為行之醇天經地義吾敢弗
之悖嗚呼揚乎人顯乎身所以悅乎親

正心堂銘 有序

元臨川監郡芒侯嘗名其燕息之堂曰正心侯既以此自治其身而化其民又推以教其子入國朝長子文續司教成均思嗣侯德不墜復以堂銘爲請三代盛時凡有國有家者皆不敢不學其學未嘗不本於心譬之操權衡以制輕重持規矩以裁方圓凡有形者皆不能遺是以事功成而習俗美先王之道既息居乎位者不知學學者不知所本竊竊焉欲以私智小數勝之而民卒不可得而治前代之事如此者多矣而元爲甚芒侯生乎其時獨能取聖賢爲學之道治其身其天性之過人遠矣文續又能推之以淑諸人非善繼志者哉銘曰

昭哉聖則厥要甚寡正其一心以對天下一心之量天容地深
烱若日月孰不照臨其不正時日月方晦昏亂迷惑靡有攸屆
誠其始萌乃正之功知不周物思誠曷從維知克誠維誠克正
正以持身罔敢違令內以爲家外以臨民明盡禮樂幽通鬼神
世降道離人鮮由學徇其私心徂伺徂攫偉茲芒侯監于大邦
揭聖明訓寘諸崇堂巖巖邃几具有邦人君子陳說古道
孰詭孰端曷從曷違折以片言灼如蓍龜豈徒其名又能允蹈
既政以施亦身以教侃侃嗣子先人是程緝其休聲豈爲難能
勿謂已遠千載一心聖謨炳然亙古亙今

正誼堂銘

三代而下惟漢董仲舒最爲醇儒其輔江都易王也告之以正誼明道之語千載之遠人猶誦而法之此無它慕之也長樂有士名時亨其姓亦董氏以文行入選亦充　楚王府伴讀朝夕執遺經侍　王間陳内聖外王之道遂慕仲舒之言取正誼名堂徵予銘銘曰

惟仲舒氏其德之醇其四方之所則傚其有間於越秦別同出於巳姓厥初亦一氣之分雖派別而枝殊比之異族而尤當親其所親親之伊何正義是遵赫明命之在目思制事之有倫豈絲髮之敢私參天人之相因廓然大公一歸至仁此所以務爲臣正鄙其詐力不足稱於大君子之門更生之許王佐斷不爲失而孟堅之著論乃徒致於糾紛有奭董生文行孔馴當侍經於帷幄日摩切於黈纊苟拾級而漸升又安知不爲王傅之尊名若同而實尚將何愧乎古人彼峻者堂弄以華棻我銘其楹用代書紳

貞白堂銘

古君子於治身之道詳矣而居室未嘗有名近世之士畧於自治至於居室之名則務極其美昭而日月風雲雨雪霜露大而江河山嶽林泉丘壑細而竹樹草卉鳥獸魚蟲凡可以托情而比德者皆取以爲名名則美矣於身何補哉誠能揭仁義道德之要者之於目而存之於心禁邪而止慝服之以終身而不蹈流俗之弊此不猶得古君子之意乎臨川許仲孚篤志嗜古以貞白名其堂蓋將矯夫側媚汙濁之弊以治其身是可謂善爲

學矣其友芸文纘來徵銘銘曰
天不貞天柱傾地不貞地軸勝日月不貞乃蝕其明陰陽不貞
寒暑僭行况伊人斯敢不貞有不貞者殞厥生天以白物罔惑
地以白庶物育日月以白四海昭燭陰陽以白民用弗忒人苟
弗白爲暗爲僻彼何人斯敢弗白有弗白者戕身喪德維許子
學孔腴以貞白名堂闕豈欲銘爾堂將銘爾軀匪徒飾外宜銘諸
心矢弗渝爾心之貞爲道之樞爾心之白爲德之居勿側以欹
勿涅以汙持之求久爲聖之徒

雙椿堂銘

三槐名堂預知顯融之兆五柳有傳式啓肥遯之趣盖緣辭以
達志而其文特繫托物以明類而其義最切粤自前古以逮方
今指意固殊叅轍則一有若右司都事某君器局凝遠識度適
卓篤愛日之誠隆悅親之道奉其仲父並於嚴君建一室之覯
深揭雙椿以爲號氣同於祖奚須類我之祝孝推乎親必盡攀
堂之志稽之五倫十起之私阿朔思繼之晚昭然軌跡莫擬尤
歷由是美聞流於縉紳永歌傳於緗簡不鄙往嘗浸紹徽音其
辭曰有雙者椿雖植于庭衛莖並擢峻葉均青凉霧夕冪灝露
晨零材非齊散壽比莊齡天茲嘉構托以嘉名雲聯遙戶月濇
鮮標中有二皓古之壽朋鶴髮齊素台背交升商宣宮奏柏茂
松貞厥子能令省晨昏絳衣執板賢冠垂纓調陳五鼎養或
三牲簪裳生藍州里流榮雅辭振玉麗句雕瓊文犀作軸翠琰
鐫銘禮敦民典孝篤天經名教所繫耆俗攸興凡百君子宜鑒

宜徵

連槐堂銘有序

人事無與於草木乎孝友之徵古多記之矣草木果符於人事乎則大舜閔曾之行未聞形於草木之祥也然則將何所定歟人之於天體異而氣同秉吾氣以感之寒暑可自我而平日月可自我而明山川可自我而不震驚鳥獸可育四靈可至況草木乎然而有得有不得者變也物隨以應者常也變者天之權常者天之經天以經示人而以權敎人以聖賢之處變爲人之道固其職也雖勿報焉可也未至於聖賢而能不悖於道烏可以弗旌乎是權也或因物以著戒或設象以假義又權之敎人者也苟逐逐焉而報之仍仍焉而見之智者可以理推愚者可以幸得則不足以爲天矣天道之權吾於會稽周氏有徵焉周氏兄弟曰彝兌皆賢而文居新昌彩烟山中事母甚孝入其門少長秩秩有序其氣穆然若陽春然鄉人稱之爲孝弟舍傍樹槐一章高尺余岐爲二幹及肩交合爲一左右之枝各三上挺然數尺再合而再交焉於是觀者咸歎其異以爲彝兌孝友之徵乃以連槐字其堂其友王宗成來京師爲之請銘槐之爲音近於懷懷者思也所以旌其孝友而敎其後人以思也後人視斯槐寧不有思乎其枝葳蕤而時茂猶子孫之愈久而多也子孫雖多其本於祖則一而已猶槐之衆枝本於幹也嗚呼周氏後人視於斯槐孝友之思其能忘乎此天之所以敎也烏可以無銘銘曰

周氏孝友悳斯植天旌厥槐世希覩巨木數圍去地尺岐爲雙
榦挺雄特及肩而交交復副既副群枝合如織鄉邪里耄歎以
嘖炯哉奇祥古未識吾知玄化彰爾悳俾爾後嗣思作則枝繁
榦別勢莫抑同氣殊分嶷千億槐枝可連人可析

持敬齋銘

吏部員外郎崔君大年謂余曰大年頃試于吏議繼家有有頑
有禄食列于士後之後追思舊衍未嘗不惕然惴慄因以持敬
名所居齋庶或善其後也請爲銘以自厲焉銘曰
坦途不戒驥或蹶于勝畏惴篤可越靈臺孔敬役萬物物來不
制昏以逸持之以敬志斯一古之明訓作自哲曰人敬勝怠則
吉心不持敬中蕩瀰四體不敬形縮慈不敬而言文以枺行而
不敬遺憤跌蚓茲有職紛綈蝸上有嚴臨下矜列苟或不敬衆
爾堅戝神遼哉侗恍惚語之無聞罔由請敬以格之迅如馹況
均爲人視聽徹事之以敬寧弗恍告爾持敬久愈蚚德樹名彰
底崇秩

時習齋銘

時習齋者江南行臺侍御史秦公之所自名也公河南人名從
龍字元之歷事五朝爲時名臣年踰八十而猶挾册齋中玩而
繹之濂閩往見公聞其言皆經緯道德壹歸之經傳則其澤被
民物勳列太常者何莫不由於斯時習之功不既盛矣乎宜其
年既耄而猶孜孜弗之懈公戒濂銘銘曰
水之習坎積則盈君子法之德乃恒

玄默齋銘

全椒孫仲善氏名其齋曰玄默危學士蘇脩皆嘗道之以文仲善復求余繼作脩史事嚴歷數月未能撰述仲善又更求之今因休沐之暇輒援筆爲之銘夫玄默者葆和之要道仲善能從事於斯則近道矣銘曰

玄兮默兮凝神於恍惚默兮玄兮欲潛思於九淵昌若淵淵綿綿歸之自然一氣孔神追乎象先誰爲之後孰爲之前至矣哉此所謂鴻濛之根毓丹之田也人而行之與道周旋可以接韓終之袂可以拍洪崖之肩勉旃旃必守夫規中焉

介石齋銘

金陵管君名豫以時順爲之字以介石題其所居之齋皆取乎大易之義也蓋管君嘗學弗辯既習儒家言又通天官之學嘗

皇上龍飛定鼎江左材藝之士無不寵任之管君用薦者擢爲曆官已而建太史監遂改春官之職管君益竭其知慮凡氣朔之盈虛氣度之遲疾或步或推罔有絲毫愆忒　上嘉其勤會廷議易太史監爲欽天監遂命管君爲之令管君亦可謂至榮也已然其進學之心猶孳孳也且謂豫以悅樂爲義易致沉溺必以中正自期介如石焉則能審其幾微上下之交不至於諂瀆矣乃摘介石二言以自警嗚呼若管君者其知豫之時順之道乎雖然豫之彖辭有曰天地以順動故日月不過而四時不忒管君苟以順而測天其又有契於不過不忒之理乎太易之道無所不包故予發其意於傳注之外而復繫之以銘銘曰

豫之爲義動以順苟耽于逸爽其正節介如石剛且勁其幾始兆見輙定自微而彰若龜鏡下不加藪匕弗佞如此進學德將凝或冥或鳴戕厥性戒之初終制乃勝有齋肅如更嚴視我銘其楹宜敬聽

古愚齋銘

延陵常侯彥芳吳中書僕射侍中弘嗣之四十七世孫夙以文學著聞亦既受薦於臨江別乘會二千石闕候實行守事情孚化洽民宜之然猶不忘進修以古愚名其齋居侯殆有志古者乎志於古矣夫古學之可法者頗衆奈何獨有取於愚乎有取於愚斯其所以爲不愚也歟是宜銘銘曰

惟古之愚如彀斯弩直矢一發奮往弗顧惟今之愚如履多岐詭秘變化曾不測其所之古故爲疾今復非古致宣尼之所傷夵人僞兮旁午我情鬱紆昏日而撟豈惟賢不逮昔愚亦不如迺块風而屹立懷嫰人於千載不有君子善則誰采彼焉〻詐雎雎盱盱心自以爲智人覩則愚我愚我守直情徑行孰不愚我我智斯亨以愚而名豈無㮚氏爲激而過中同於自謚我將何從聖謨孔邇終日不違睎顏則是

居易齋銘

衢之常山有簪纓世族曰曾氏盖出於宋參知政事肅簡公貫之之後自亳而來遷積歲王刻傳宗印可驗其遠孫濬文念祖德深長思繼承之甚力種學績文惟恐有弗逮州縣咸舉其才貢之中書中書奏濬文才行雅飭擢爲侍儀舍人還奉王府典

儀將行請詞林請曰潛文讀書之齋名曰居易鄱陽周先生伯溫爲書三大篆揭之願以銘文爲屬予謂居易乃素位而行外物之來一歸之於天君子進德之方有出於此者乎是宜銘銘曰

君子守分如守百職出位以思乃德之賊銀黃三組庾粟萬鍾我命沒之不以爲豐衡門棲遲藜糗是食我則安之不見其嗇此非在我皆天所爲天則孔邇我敢悖之或逆或順視之若一心以道寧不累於物徇而弗察非怨則驕惟外之願而中則搖觸類而推何往非正其正伊何安於義命保保魯生文獻之家夙夜以思揭德振華齋居深沉皎蜩作篆簡陳圖豁石撐翠巘爾居衛易勿險與難上慎終哉德將不刊

茂承齋銘

閩人鄭子尚世惇書詩爲良士其父周可君允能以道自娛所居曰至德里並舍北南環植以蒼松鼓鬣舊爪儼若蒼龍然嘗喟然嘆曰始者拱把爾今則大將十圍人之種德其亦有類於是乎御史鄭公過而嘉焉名之曰松庄云周可君既乘風御氣游神於沖漠之墟而松固無恙寒光京翠益翹然發舒子尚日徘徊其下仰而慕俯而凝悵然其若思已而曰先子不可見矣倘能承繼之庶幾其不死矣乎乃取詩所謂如松柏之茂無不爾或承之語扁其齋曰茂承蓋萬物榮於春悴於秋各繫其逢惟松也舊葉將落而新葉已生所以四時而恒青子尚欲承父志無須臾間斷其將常茂而益榮者哉子尚亦善於取譬者已

子尚以明經試天官歸敎長樂鄉校其將行也介國子録趙伯庸來徵予銘銘曰

有松丸丸兮于彼郊坰來者旣續兮往者始衆衆怪貴兮其色獨青嘉名斯建兮象類之精父經能傳兮於粲其榮繼繼承承兮允有餘馨毋玩葩澤兮忽彼堅貞太史造銘兮勒於軒楹

宇定齋銘

靖江府伴讀方生仲文崇安人以宇定名齋蓋取莊周宇泰定者發乎天光之言釋者謂氣宇開泰則靜定也旣靜定矣天光自發人見其人物見其物初無彼此膠葛之累懿哉斯言乎其衛生之說乎或者不察類以周多寓言輙泛引而非之周言固傷乎過高若此者其有不可取乎苟不取不以人廢言之說果何措乎爲著銘曰

君子養生能兒子乎專氣致柔而肯傷於躁急乎雖終日嗥而嗌不嗄乎此謂大和块圠而不由喜怒乎外物其能攖乎四體其有不順乎所以神之凝然氣之融然泰而安乎天光照耀物各付物而不淆亂乎夫若是天其天而不參於人乎芒乎忽乎熙熙乎其有出入乎無出入乎壽可至於廣成子乎予有疑乎無疑乎人讀予文有能察予之中情否乎

種學齋銘有序

姑蘇張君其名爲田其字爲芸巳遂以種學號其齋居澗間之而嘆曰何芸巳之善取義者歟蓋其先人子昭君積書滿家而日讀之芸巳又從而繼之非惟芸巳也其子肯又能善承而勿

使替之是張氏種學者三世矣因爲著銘勒諸齋中一以昭種之之功一以爲芸已父子勗也銘曰

我有心田爲寸者方何以種之以道德爲之秋其葉油油其本洸洸仁耕之而義耨之唯恐潦於歲荒俟彼西成於蔡其箱可以續烝民之命脉可以佐至治之馨香此韓子之喻徂生所以欲久積而大昌胥舍已以從人不以禮而爲防有美君子歎姓惟張通經而探乎玄蘊摛文而煒乎是宜取種學而名齋欲擧擧而自彊史官作銘揭之中堂顧是蕪而是蓘終大造於豐穰

默齋銘

陵川和君原德以文行稱超胥間嘗被薦入朝稱疾辭去結廬太行之巔題曰默齋其友湯子上爲之請銘銘曰

莫窮上達玄墟下蕩風雨霜露得其平日月星辰得其軌江河山嶽以流以峙百物以生萬彙咸叙不參一言而莫敢失其恒職者以其本乎至誠之理也維人之生內則五性七情外則三綱六紀所以發於中而應乎事者欲其酬酢適宜辨析非是固不能歸之於一默而已然苟無誠慤存乎心徒欲以三寸之舌取勝用靡上陳爲謏下諭爲詭險譎規利邪說誇己其去道不亦愈遠矣乎昔者孔子嘗欲無言顏氏如愚承學其美彼由與賜佞口多言棄弗之取其所尚可知也絳灌不文外若拙鄙而功茂續偉晁氏之子號稱智囊卒戕亡身斃于市惟躬行之爲貴何言語之足恃晉有和君力學未仕期實踐以自脩獨默默而無語此蓋將矯便佞之陋習而庶幾乎顏氏者非耶

恒齋銘

考功李君名永來爲恒久之義遂以守恒爲之字復自號其藏修之所曰恒齋見者之恒久也蓋恒之爲卦震上而巽下雷震風發二者勢必相須所以恒久而不已也李君有學有守之人也旣取是義爲字與名又揭以命齋其篤於信道當而能久者歟爲著銘曰天地之道恒而不窮剛柔相應雷動風從君子觀象隨時變易終始循環性道之適奇耦一塗子莫之中無權以行是謂其凶日月在天旋運不息晝夜所經有差忒陽陰代謝寒暑迭更盪摩呼吸萬物乃成唯久故恒動有常則惟恒故久難不留物聖有明訓樹此教基逐物而遷者愧巫醫侃侃李君所學淵奧立不易方大中是蹈彼不度勢獨淺之求式處非據無禽致嵩孰正孰偏有若白黑愼而行之永保終吉

沖虛室銘

沖虛二言道玄門之關鍵道學之符徵也嗣天師張公取以自號復名其齋左金華宋濂爲援其義而爲之銘銘曰

推其沖足以全玄黃之功惟其虛可以幹造化之樞蓋和氣盎於四體而空以涵夫中使壹膠契乎自然沓冥眇奕於無爲迎於先而不見其合推於後而不見其離雖恍惚其有物竟孰探其幾微彼專氣如伏此抱一若嬰兒以大道之難言姑假象而示斯神明之胄爲世玄師約萬言之喉衿貫一理之妙機瓊臺小史執筆受書擬三洞之隱文請揭之於座隅

陳彥正卅室銘

陳君彥正家在浦陽大山間實與龍湫五洩爲隣岩巒迴互林木蒼翳絶不類人世彥正日走其下當夜静月白時輙登高危坐冥然長思忽欲求古仙人與游而不可得每天風翛翛作聲輙以爲王子喬騎鸞從羣真驂鳳吹簫而來也如是者數年一旦有貝君一默者過之謂曰子若是甚無益也子欲求之盍學長生乎一氣孔靈凝之者神神之攸庭黄泉窈冥綿綿若存是爲天根子能有意於斯古仙人不難致也彥正樂其說之美乃稽首再拜膝行而前曰某不敏竊妄意浮游塵埃之外不自期凡質之未易化也先生不以爲非而辱教之願終身服役爲弟子敢問其所欲者何先貝君復曰吾道貴清静吾養神丹鷄犬不可近子盍别爲丹室以處我彥正欣然從之乃即所居之東若干步作室一間中設一榻貝君與彥正對坐其中而鑰其所從之門外不可入内不可出前留一竅以納漿食後通一竇以傳便液盖將專一心志以絶外慕云室既成彥正録貝君之言以告濂曰子宜爲我廣而銘之濂聞古仙人之往來多在霍橦五嶽金庭洞陽赤水仙都諸山攷之九微志可見已五洩處越水之濵固不足以附嚴諸名山而齊之謝玄卿曾来樂其中後竟仙去濂嘗至其處乘風放歌便覺精神遐漂駕灝氣於溟涬[illegible]蒼之間惜不得玄卿輩與之共語悵然而還今聞彥正結室其旁又得貝君爲之依歸焉得無歆豔乎因不辭彥正之請而備書貝君之言廣其意而爲之銘銘曰

天地搆精日月攛持雌陰黄包雄陽玄施内有太虛明靈所都

問規中執神之機超乎群品不分精粗古之真人日與之俱
三華生津五氣有基水虎歛魄火龍藏珠金華先倡白液後追
閫閾泥丸天行空飛入火蹈水不焫不濡或與霓幢或驂鳳麟
杳然玄化莫知所如五嶽之山蛟龍所居下有隱者山澤之臞
乃遊曲房乃列丹爐浮游黃宮神光舒舒譬君背劍鬼伯執殳
以呵邪祥以衛不虞參衛神嬰出有入無定見金童手持簡書
朝上帝命召還玉樞尚慎旃哉勿亟勿徐我作斯銘勒之座隅

蒼雲軒銘有序

世皆稱嚴子陵不屈光武以爲高士之聞學固求所以行之耳
苟得賢君事之而行所志君子之所樂也況光武素知子陵哉
子陵之不以隱爲高也審矣其隱蓋有所爲爾人之志意材量
明者能燭之於事爲之先子陵光武少相友善使光武能任人
可爲盡力子陵何所苦而不出既出而決去哉蓋光武察自
用其後宰輔多不以禮退子陵預知其如此故決然避去而不
疑以全故舊之義此子陵所以爲高也苟徒以隱爲高孰不可
爲子陵哉子陵裔孫居餘姚者曰宗道取范文正公祠堂記蒼
雲語名軒余恐其昧乎出處之義也告之故系以銘銘曰
維士爲學志欲大行于時孰肯樂隱屈而弗爲卓哉子陵識時之
幾幾不可以出耳耕釣以嬉此爲百世之師苟時可行而歸隱
以欺是棄其天而失時宜嗟吾子陵志豈在斯衞宜則之勿執
固以違視時推移如雲在山何滯斂與施或不盈握或雨四垂
庶乎于道之歸

韋軒銘

閩有大儒曰朱公喬年自以性偏於剛效西門氏佩韋以爲警因號其齋曰韋齋江府伴讀陳伯武亦閩人也有景行先哲之志用韋名軒所以礪其身者勤矣濂懼其矯枉而過正也爲之銘銘曰

韋之爲義乃獸之皮可以束物枉戾而相違故其文上下爲舛而中則從圍自非柔而熟之安能變生革而如脂古先君子佩之自隨蓋戒夫剛悍以自好狠愎而爲非矯其過固不宜不力若馴致於純柔純弱又必招削濡之譏嗚呼噫嘻大中之爲物也微若神著曲若九逵何不孜孜亍于濶步而長趍延則入善人之室遠則爲聖賢之歸不亦暢志乎而陳氏之子問學得師未漸者必上升高者必有輝指某人以作極纂前修之風徽予造銘而昭之竟不敢褻而以規

菊軒銘

金華韓先生進之以耆年碩德爲州里後進所矜式文章問學旣不獲用於世乃寄情於鞠華東籬之下環植之亡慮數十本蓋以鞠有正色與先生所稟正性相符故當風露高寒之時獨致其妍而非凡花豔卉之可同也濂四十餘年之老友也雖不能文爲著鞠軒銘一首先生嘗與我刪之銘曰

鞠有正色具中之德君子法之以無頗與僻鞠有落英斯鞠其馨君子餐之期不爽厥真菊兮君子兮合爲一兮終無忒兮永爲民則兮

蓬軒銘 有序

新安胡君寧之作室城東隅旁臨中寬翼以欄楯而其制類舟招弟子肄業其間楊内翰剛中曰是斯以濟川者也宜名汝舟寧之之子英復搆軒於前以蓬爲宇蓬者舟之蔽也雍虞文靖公白野忠介公宣城汪文節公咸爲賦詩壬辰兵燹化爲荊棘之墟英亦避地城北岐陽山及四海底寧英擇地山陽洊造書室而軒亦繼完書云若考作室既底法厥子乃不肯堂矧肯搆古亦有是言矣今若英者能承先志而弗墜可不謂賢乎哉爲作蓬軒銘銘曰

歙多大山下瞰平陸嶺巒聯前奔後逐如瀛海内波濤起伏有美君子搆室山麓因水取象揭以汝舟功期濟川量之進脩維舟之用視蓬爲急籍以菅蒲紉以黔藟障除雨風奠安衽席豈無桂櫂濊河之洲亦有蘭槐載泛載浮匪蓬斯完厥用焉求父唱于前子和于後兵燹之餘聿新良構覺事般游思學之懋學功伊何夙夜無斁極夫顛連如涉大川挽彼墊溺升諸堂蓬誰無齋居乃名爲舫以燕以娛以速官謗儆戒或怠其心則放斯堂暨軒闓闓言言有瑟有琴有典有墳春誦夏絃啓迪後昆凡厥弟子泳涵聖髓一葦杭之毋或中止大書軒楹銘者太史

耘庵銘

良鄉丞陳讓益仲東甌人也嘗學弗倦慨然有志於事功陳翰林元達以飛白書其燕止之室曰耘庵夫耘之爲義耨治蕪穢之謂也種而能耘黍苗芃芃然興矣益仲其知自治者哉作耘

菴銘曰

伊人之情辟彼良田嘉種誕布黍苗芊綿耘耔不加載薙載穢既苗而軋長莫之遂我田我耘我苗日豐有實其同迄于獲功記禮之家人以爲奧得奧斯理失則罔効和其柔剛脩禮以耕陳義而種善道乃亨耨在講學去非存是合其所盛本仁以聚感之使堅播樂以安五者既至學功始完惟益仲氏孜孜好禮以耘名室義或取此古訓洋洋觸類而通毋拘一曲滯而不融太史作銘勒於坐側上慎旃式服之無斁

三奇石後銘有序

三奇石後銘爲吳士朱孟辨作孟辨獲石聚寶山間纍爲山玄膚玉芝朶斷雲角三名其友王蒙先生圖而銘之銘遂甚至不容繼孟辨強余述之信乎珠玉在側覺我形穢也其詞曰

山玄膚劃紫氣星實䰟石抱腴蒼水使者珮失琚山鬼環守目睢盱內歲一升白龍酥食之麥雪蹋雙鳧奮迅八極遊清都山玄膚玉爲徒　玉芝朶自天墮量發霞裁猗儺煅以九陽眞須火有聲泓噌玉之瑳不卑三秀肥而夥韡終欲攀意仍叵青鳥傳信以需我玉芝之朶青婧婧　斷雲角鬼斧琢秀稜稜文斷斷霓旌難攀泝寥廓手析祥氤勵一握尚帶蛟龍氣旁魄神毋褻幻資霥谽上衝牛斗香如濯斷雲角鎮書幄

詩塚銘有序

番有奇男子曰詹脩學詩李存先生先生以文雄江東獨才脩脩有詩朋十人皆緣情著賦番數惟兵燹脩懼其詩失傳埏埴

為覺刻叅之山中癸巳請太史宋濂勒銘其上銘曰

河清嶽明効坤之靈何幾紛兮鳥文龍章於粲其英叶昌厥辭兮冥習歆真返諸至神鍾黃壚兮洩為醴泉三秀千耶合貞符兮番山可夷番川可移道如初兮

丹井銘

海虞有虞山梁天監初漢天師十二代孫張道裕來隱其下建招真之治鑿丹井嘗宋淳熙中道士李正則浚井得藏丹石礮啓之化為雙紅鴿飛入上湖至今湖中丹光熠熠然邇年井且廢莫知其所周尊師玄貞窮日力尋獲之重加以甓構亭覆其上時 皇明洪武元年也然僊家煉丹必以井故名山多有之其在今海虞者舊廢而新治豈玄學復興之徵與銘曰

太陰孕精自天一融而為液蓄萬物神丹浴之赤如日有夫玄巾登我室僊禽銜霞飛猱猴壁泉重噴耳逾瓷歆云壽與天地畢

了圜銘

嗣漢天師張真人宇初築室龍虎山中修鍊瓊丹動靜兩忘已而神凝氣凝混合為一至和坱圠返乎太初真人既獲覩內景之秘因題其室曰了圜所以識也玄貞道士為原玄牝之旨而勒銘曰

高上洞玄陽陰之根凝和攝真是謂崑崙中有三關七鍵守閽上絕霞表下淪洞冥迥而索之黃房絳庭靈明潛通空澄淨泓真人之居規中為城龍被鳳舄靈裙飛翻左挾元英右衛白元

仰睨太朦噓氣成雲化生萬神合妙爲眞昇眞至虛朗契洞淸
哀厭丁土鹿獄莫登神隨形化降于北陰廼勑雷電指麾六丁
授以赤書制魄攝魂還乎混混閉絶九門南陽無眞奕朗秀英
三靈發曜八素啓瓊出入泥丸翺翔紫淸羽葆先導飆臺後登
與天爲徒振古長存

濂旣作是銘或謂假象取喩而多庾辭曷若著明言之嗚呼斯豈言之可明哉然而人身之內有至虛焉絲絡之所羣奏命蔕之所由生不倚八偶巍然中居此謂神之庭氣之母眞息之根也人能存神於玆則性自復養氣於玆則命自正神與氣未始相離分之爲二合之爲一其始化源也歟然欲了之則未易爲功也烏之伏數不足以言溫陶之密尾不足以言凝鑑之照形不足以言明勝是三者庶幾氣神混合自然成眞而猶未忘乎迹也盍有非神之神而行乎九天非氣之氣而趣乎九地方所不能拘小大不能計而了之名且不立矣了之名苟未泯如隔紗縠而觀明月耳著明之言固無逃於此然亦糟粕而已爾土苴而已爾何足以言了哉或者一咲而去因不欲棄而書諸銘後

五輪沙漏銘

沙漏之制貯細沙於池而注於斗凡運五輪焉其初輪軸長二尺有三寸圍寸有五分衡奠之軸端有輪輪圍尺有二寸八分上環十六斗斗廣八分深如之軸杪傳六齒沙傾斗運其齒鉤二輪旋之二輪之軸長尺圍如初從奠之輪之圍尺有五寸輪

齒三十六軸杪亦傳六齒鈞三輪旋之三輪之圜軸若此與二輪同其如初軸杪亦傳六齒鈞四輪旋之四輪如三輪唯莫與二輪同輪杪亦傳六齒鈞中輪旋之中輪如四輪餘輪側旋中輪獨平旋軸崇尺有六寸其杪不設齒挺然上出貫於測景盤盤列十二時分刻盈百劃木為日形承以雲擬於軸中五輪犬牙相入次第運益遲中輪日行盤一周雲脚至處則知為何時何刻也餘輪各有楹附度中輪則否輪與沙池皆藏几腹盤露几面旁刻黃衣童子二一擊鼓一鳴鉦亦運行沙使之沙之進退則日一視焉此其大略也初潔陽水善冰雖爨薪沃湯不能為漏新安詹君希元乃抽其精思以沙代之漏成人以為古未嘗聞較之郭守敬七寶燈漏鍾鼓應時而自鳴者殆將無媿乎浦陽鄭君永與希元游京師因知其詳歸而製之請余銘銘曰

挈壺建漏測以水用沙易之自詹始水澤腹堅沙弗止一日一周與天似鄭君繼之製益美請惜分陰視斯晷

國史研銘

濂為國史遂以官名硯勒銘于陰誕敷
帝制宣人文亦光如虹燭乾坤後千百載傳愈新

銅雀瓦研銘有序

臨汾徐昭家藏銅雀瓦研獲於漳河中相傳逾百齡兵部員外郎許珪以使事過之遂購焉質貞而文蓋真物云太史金華宋濂為造銘曰

埏埴成胎資氣毋炎火一燥貞且壽禁雨迴風著勲久何哉舞

掛鹿爾蹤天假漳河滌其醜出贄厥翰列左右虹光夜半上衝斗龍圖龜文首交紐要使遺文傳弗朽

海東石硯銘二

形圓如月出海東五色寒玉亘日當中發爲人文亮天功毓至陽產樽棻王之英人之章

硯銘三

玄之冑静重故壽以墨爲守勿輕售弘經演道爾則茹之揆諸揚藻爾則吐之如鐵之堅尚欲磨而穿况斯石也乎夜窮書研翕坤闢乾期遂躋於聖域乎

婺溪石研銘

歙之有研自唐開元中葉獵始礪獵師也因逐獸發之後爲南唐元宗所賞愛名遂與端石齊其地在長城里之龍尾山山一名羅紋其下乃芙蓉溪研溪產者號爲尤長瀕嘗獲其一腹有刻文云李少微造少微元宗時硯官也制作絕工緻可寶已銘曰

外雖黒內則白馬生角兮性乃易

齊源研銘

齊源硯者李文簡公故物也瀕銘之以遺龍舒學子李端銘曰

持爾堅以尚爾玄毋爲白也還

日本硯銘

夷而華四海一家此非文明之化邪

髮櫛銘

髮有垢尚假爾治心有垢人胡不思

楷木杖銘

客有遺予孔林楷木杖者横文如蛇腹節節可觀刻斯銘銘曰托根兮孔林有文横横兮如王如金千載寂寞兮孰自爾扶持之心

栢杖銘

用之則行舍之則藏寤言孔彰懷允不忘

楷木杖銘

生孔林承聖澤文庚庚光繹繹扶顛持危資爾德

藤杖銘

形之圓兮性之堅兮節之全兮吾與子周旋兮

惠香寺新鑄銅鍾銘

浦陽有大蘭若在白麟溪之濵者曰香嚴剏建於東晋時年代遼邈所鑄之鍾或成或壞不能盡知其可知者宋寳元間繼隆大師實爲之隆嘗走汴京得中宫賜銅爲助而兵部侍郎胡公則力相其事至慶曆甲申鍾始成越七十有八年睦冦至毁焉時宣和辛丑之春二月也普照大師子文即帥其衆而繼爲之至甲辰冬十月鍾復成越二百三十年寺災鍾又毁焉則今至正癸巳之秋八月六日也沙門普明與同流六十有二人謀曰成壞之相勢常相因而鍾者所以警昏昕昭法度袪障蔽也吾等不可以不亟圖遂走告里之善士于君城城迺損錢一千五百緡俾合餘燼而新之銅以斤計舊者三千八百有奇新者二

百有奇至冬十二月二日鐘復成昔天台智者大師深弘法華
之旨未十餘傳其教幾絕吳越國師德韶爲聞于錢忠懿王遣
使航海求其書於高句驪後至盛行當時之人以國師與智者
同族姓疑其乘願輪而再世焉今聚之名與子文之號正同或
後或先又皆以音聲爲佛事較之國師其迹固殊所以昭前人
之業使之貽永久而弗墜者則一而已夫豈偶然哉雖然大圓
覺海本無異同孰能分別後先形相若區區致泥於名迹之間
亦黠矣必也自聲而生悟自悟以入道庶幾無負於斯鐘之建
也與濂近遷居寺東五里青蘿山中與僧宗侃游甚洽侃一旦
來謂濂曰子盍銘吾鐘乎遂爲之銘曰
如來法門千差萬別孰方便故以一音攝有靈者鐘即廣長舌
或震或鍾熾然而說其一五時所宣諸修多羅無量妙意中無不
包一歷耳根千劫兆磨宿緣入道莫此爲多其二白鶴溪濱有大
蘭寺是惟香嚴法器所舍爵彼樺炎一夕而化畢竟有形終歸
幻假其三寺之比丘咸作是言彼成壞相如風轉輪往還續後
先相因不有廢者孰何以興其四迺謁檀那迺咨良匠迺簡赤金
以鑄鐘鏞修弇中程薄厚適一外圓中虛與法爲體其五若龍象
衆暨諸鬼神胡跪作禮闡幽明蒼蒼高懸有聲鏗鍧如獅王
吼如蛟龍鳴其六上徹諸天下入九地因聞生悟彌迷邪趣聲聲
攝入曾無留礙轉轉如來大圓鏡智其七我昔嘗聞此妙音聲不
從鍾出不由耳生隨處交徹非減非增願咸諦聽同證真乘其八

新刋寒學士全集卷第十五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 ROC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國家圖書館
R.O.C.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R.O.C.
國家圖書館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3450917 v.16

新刊宋學士全集卷第十八

賜進士第文林郎浦江縣知縣高淳韓叔陽彙集

後學浦江張元中編次

庠生張孟纓校正

碑 凡二十三首

金谿孔子廟學碑

金谿縣令李子儆脩建孔子廟學成廟之殿及戟門皆仍其舊罅漏者補葺之黝昧者丹堊之學之論堂廟之西東廡與夫肄業之舍皆新作之論堂爲間者三崇二十又二尺縱視崇而弱其二尺橫視縱而强其十尺肄業之舍爲間者左右各三兩廡視舍其數各再倍之經始於洪武七年八月至十月訖功嗚呼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元季兵亂邑廬盡毀而廟學巋然獨存是固有相之道而賢大
夫復能汲汲爲此可謂知化原者矣助其成者縣丞楊乾主簿
劉祺典史喬思道子敬既相率釋奠已使教諭曾易徵文於濂
濂序其故而系之以詩廟學緣起及三遷之詳則舊記存焉詩
曰
金溪之山翔躍猶龍下有學宮靈氣所宗篤生大賢惟我陸子
究明本心遠探聖緒其道朗融白日青天纖塵不驚萬象著懸
矧茲鄉學可不亟圖孰其興之實邑大夫機動轍鳴泉赴川增
其從之者緝緝繩繩三月之間用幣告成龍礎鳳甍文稅丹楹
氣象改觀煥乎聲明人亦有言有詩有書有齋有廬式崇其軀
匪居之爲娛前轍是趨念此小邦文物則衍其氣夜發電流虹
轉學子翩翩掬文之顧匪文之爲勖惟形是踐我作我詩爲勸
甚力聖謨孔彰萬古一日有赫其臨敬之無斁

蘇州重脩孔子廟學之碑

蒲圻魏公守姑蘇之明年鋤暴樹良無今弗肅上下洽和百廢
具興惟孔子廟學弗治棟楹傾欹丹堊黯昧若不能支旦暮者
公顧瞻良久愀然弗寧乃登僚寀縣令丞暨尚義之士咸集于
庭喟然嘆曰　皇帝以神武定四海即大興文治詔以明經六
藝之科頒示郡邑使選弟子員肄講明體適用之學將以人文
化成天下今弊陋至是非所以欽承　帝意于先捐俸爲倡爾
二三君子幸相與圖之寔徹邃廟度奉明禋靈星之門神道所
繇其役爲最具延葛德潤尉其尋之論堂有嚴兩廡相嚮挾以

以六齋以通于兩門吳江甯璇效其術之亭號采芹下臨康衢
來游來歌多士攸宜崑山張肅爾其釐之公年未已吳江令許
茂進曰邑有八士曰李庚等頗有意乎書詩尊經之閣先賢諸
祠游息三亭以至庖湢橋梁之屬茂率其承之長洲丞丁師尹
獨進曰許令然矣師尹獨不可爲乎若止善堂及中廊達于閣
者若論群儒使賦金俾里者唐晟視其役焉公大悅唯周垣四
千八百尺未有所屬僚若佐遂以罰布佽助而吳縣令曾輔驩
然趍功役邑大番粘土繩繩而來事因大集始事於洪武六年
二月戊辰而訖功于十二月甲子如翬斯飛如雲斯凝如濤
斯湧深沉而邃清宏麗而靜容一還承平舊觀公帥其屬執豆
籩具脯醢以成功告觀者如堵墻莫不嗟嘆自兵興以來學宮
所在蹂踐爲墟而姑蘇幸僅存非公之至幾何不與之俱廢乎
教授貢穎之既宣力於始終復使訓導張田請記其事以垂不
朽惟蘇之有學實始於范文正公蓋公景祐初出守鄉郡擇南
園之地奏請于朝而建是學爲其師者則安定胡文昭公也計
當時人物固莫盛矣數百載之下仰其聲光慕其風烈每使人
發不可企及之嘆自時厥後雖有賢愚而學之興廢靡常而二
公過化之地流風遺俗終未泯也況今遭逢　有道之朝而得
良二千石爲之師帥豈徒然哉然公興學之志不下於范公者
也則夫坐皐比而談經藝者其必將取法於文昭乎明體適用
之學吾知駸駸然向盛矣苟不務出此而摘英搴華爲譁世取
寵之具非區區所敢聞請以是刻諸麗牲之碑庶幾蘇之人士

知所自勗哉公名覲字把山通周易為人疏達無凝滯如八窻玲瓏見義勇為雖千萬人不可遏所至輒烈烈有聲同知府事李權通判徐嵩推官趙霖皆號一時之選與公道合故成事無難者碑為備學作前代興造各自有記皆不書唯當書者不敢拘於文體而不致其詳焉系之以詩曰

姑胥之墟有川滮滮折趨南園匯而東流靈氛中啓渙爛弗收自非聖師疇協其休昔有哲人出綰郡章乃搆學宮乃建廟堂廟堂章章學官將將衿佩洋洋來翔來翔盛衰相因揆理則然風摧雨蝕上漏旁穿剝丁艱虞烽火相連誰舉一臂持危扶顛大明當天九服攸同吁撓搶斂翳奎璧吐芒喲我魏公來涖大邦愛形於言我敢怠遑既率部封役登府僚分勞授事具乃教僚曾不一朞厥功孔昭化此朽腐鬱為岩嶤孰教化原孰築教基孰牖民彝匪學曷為我語蘇人公豈爾私耳目苟具必致其思思之如何法孝與忠二者無媿行將天通震澤有石其堅比銅史官勒辭用昭無終

胡越公新廟碑

夫夫之遇于時也生使人懷之歿使人思之且建廟食於其土必其德澤入人之深堅如金石而弗渝信如四時而弗爽照如日星而不惑然後足以厭乎人心而合乎輿論也嗚呼豈易致哉若今之胡越公者其庶幾無愧於此乎自辛卯兵興天下大亂民遭溺焚倀倀無所棲止　皇帝手秉黃鉞起而救之屯兵滁陽公挾策謁轅門一見語合遂居前鋒以佐揚　天威乙未

春二月　王師取和州夏六月下太平丙申春三月平金陵攻
京口丁酉春三月又拔毗陵公皆列戎行或搴旗斬將或操登
弧以先登前後屢建奇功乃授右翼統軍元帥使宿衛帳下夏
四月又從破宣城　上命行樞密院判官鄧愈戍宣公副之秋
七月遂同諸將攻徽州拔之元將楊完者聚兵十萬欲復其城
公自婺源兼程以進橫槊而前大呼殺入衆皆披靡而遁戊戌
春二月諸將克嚴州公又偕往降溪洞兵三萬以功遷行樞密
院判官公謂蘭溪去嚴為甚邇蘭溪下則斷婺之右臂矣冬十
月乃下蘭溪十有二月王師取婺州陞公僉書行樞密院事公
益思有以自效己亥春正月攻陷諸暨州十有一月又平處州
庚子夏五月又拔信州信方絕糧人皆勸公還師公曰此閩楚

喉衿地也可棄之乎乃築城浚隍為堅守計辛丑夏五月　上
憫公之勞且以婺為浙右大藩邇毗引越非宿將重臣有以控
制之不可乃擢公江南等處行中書省參知政事屯戍于婺壬
寅春二月溪洞兵叛而西歸公遂遇害知公之死者莫不哀慟
流涕如喪厥父母　上聞之亦震悼弗置親御翰墨作文以祭
且命有司塑公像配享于忠貞公廟庭甲辰冬復降　旨贈光
祿大夫浙東等處行中書省平章政事柱國追封越國公先是
公歿之明年公之部曲與境內之民悵然遐思若不能勝其情
乃相率即城中作新廟一區十越月而廟成堂門庭廡咸具及
是寵褒之命下復羣謁於金華宋濂部曲進曰公之號令素嚴
人無違禁賞非無功罰非無罪使我等攻必克戰必勝而不目

於寵靈之内者公之賜歟我之病也孰知而起之我之凍且餒也孰祭而周之其能親自暴劑涯藥及安於食且衣者非公之賜歟公之德我何以將之境内之民又進曰吾黎之民凋瘵殊甚公專心撫摩之昔也奔走西東歲無寧居今也長幼一堂愉愉雍雍非公之賜歟昔也商賈不通布穀不登今也市邑充溢百貨具集非公之賜歟昔也厄於暴強莫敢何問今也攘一莖芧公亦使償之如承平時非公之賜歟公之德我亦何以將之兹者 龍光下被爵登上公入神洽熙雲日潤明卉木動搖如有喜色適新廟告成願爲我詳紀公之功德以垂示於無窮是用合辭以請濂竊觀古之名將出戍邊域者矣苟得甲士之驩心則耕田鑿井之氓必至於弗寧使斯民稍得以遂其生則持

戟荷戈者必不免於愁嘆孰有能兩全者哉若公者可謂尤賢乎已公嘗自諭曰我不知書然吾行軍唯有三事而已不殺人不虜人女婦不焚人廬舍故其軍一出遠近之人皆爭趨附之蓋公處心以仁蒞事以威惟其仁也故不言而民化惟其威也故不待戒而兵自不敢犯昔者祭征虜制御士心不越法度所在吏民不知有軍及其死也人爲立祠享之較之於公其事固無大相遠也廟而祠之其誰曰不宜初公之未薨嘗夜出人見其兩目熌熌有光若燈及其既薨敵人數擾我邊陲公降祥異或見夢於人或覩靈火滿野洶洶聞人馬聲洎出師輒大捷似實有陰兵來助者是則公之英魂烈爽下上於星辰之間固未嘗亡也因併及之使知天之生公有非偶然者公姓胡氏諱大

海寧適甫泗之虹縣人詩曰

聖皇啟運四方攸同升龍在天飆狂雲從中有一人萬夫之雄其人謂誰時維越公其一稟稟越公勁氣橫騖手荷鉞戈其黎若略彼趫以馬我捷以步陷陣如飛逢者必仆其二天兵四出避弗在行矓目疾視前無堅城有聲恍恍敵人震驚土疆既拓大勳以凝其三皇帝曰都爾衛王羽翼爰維雄藩爾鎮其域爾參政府解爾肴蚤爾勞爾徠以畫乃職其四公既受命分閫建牙威聲化孚莫敢或譁汝頑汝梗汝狡汝摩化汝呻吟而爲謳歌其五視彼郊原其耕繹繹視彼闤闠其通繹繹視彼室廬其居爽爽何以致斯伊公之力其六我民無禄俾公棄捐精神上游固合化權民之云思其何合旃匪廟曷祀匪祀曷虔其七乃簡良材乃端術徑乃差穀辰視星之定林衡奔事班倕奠具令繫稱是錯素階玉瑩其八邃清有嚴嚴衛有門旁夾有廡四繚有垣肖像中居威神騰軒陟降廟如髣髴若存其九維公領綏時著靈響幽火東鶩鐵騎西上赤幟一揮無敵不殄孰不生畏孰不景仰其十生爲名臣死爲明神策書所列楨可纖陳矧公之英貫乎屈伸幽明有殊神人則均其十一公實惠我弗閒弗貳人之依公如旌繫旄叅我稼穡遏我妖沴歆我明祀歆于世世其十二

景祐廟碑

景祐廟者宋殿前司統制祖公廟也公諱珹字真夫其先閩人後徙明奉化之松溪公有文武才建隆中以剛毅稱居鄉嘗遇歲飢發私廩以賑餓夫所活以千計里有昏喪貧不能成禮出

財帛周助之子弟不能學者為招師儒使就學焉邑人咸德之既沒皇祐二年遂作廟于忠義鄉之福慶里有故必相率趨禱滅火愈疾屢著奇徵元祐中漁者鄧祺徐寶之海値風舟起立者數四懼死呼神求救公忽見于空中應之俄而火光如斗墜檣下風頓息起視所在舟已至公廟下矣建炎四年高宗南奔御舟次崎頭金人將舟師追其後將及見赤旗數萬蔽海上金人沮懼而退是夕挺領海舟張公裕夢神人虎粻魚服奏對上前自稱官位姓名公裕以聞高宗多公之績制封文惠侯賜廟額為景祐元大德十二年大疫死者相枕民禱公公降于人指廟東井命民飲病者飲水立愈明年蝗發境上官督民捕蝗日以斗斛徵之民泣訴于公頃之蝗飛積廟前高數丈民取以輸

遺蝗亦皆自投于海禾不為災至正十一年海盜起將剽掠邑民會大風揚沙晝晦不可辨盜迷失道而退後盜復至斂民財無所得怒欲火廬舍至廟若聞弦誦聲驚駭相顧卒不敢犯二十二年有巨蟒集里巷驚民曆即死民神事之迎置于廟公復降于廟巫手撲殺之耆老言在明汪徹行等列其事聞于朝二十六年加以昭烈之號　皇上有天下以為凡神之封爵宜命于天非人所敢與洪武四年乃詔儀曹易公號為故義士祖公之神每歲季春縣令用剛鬣行祀事著為恒制徹行之弟徹學復謂公自宋初至于今四百年功烈及于民者甚久而未有文辭昭露焯美垂之無窮其非事神之道乃遣從子正來請傳其事于碑夫公以一將之微其生也非有公侯之貴萬鍾之富而

獨能惠其鄉既死數世復能濟其君于艱難而保鄉邑之民於
無窮非烈丈夫能然哉是可歎也已其詩曰
斗牛之南大海壖群山律崒植翠旗乾霧坤秀鬱不宣篤生祖
公維俊賢虎眉虬髯高兩顴右握寶刀左屬鞬指揮貔貅立殿
前曉辭天子歸林泉何爲今昔振顛連鬬人急難刺在肩有弗
能拯食不咽曰生旣惠歿當年死爲明神參化權擊攸肆雲焚
塵壓揮唾沃之不敢煽颶颮掀浪欲拍天漁舟葉出立以旋火
燄如日隤檣端手提白骨出重淵鑾輿狩南濟大川追者十萬
犬羊羶身率以君狩樓船赤幟揉島旁愕然寶書褒忠禮彌虔
坐秉躬圭冠貂蟬癘鬼跳浪民告虔以藥投井飲輒痊飛蝗被
野禍夫田神氣一噓群翻翩如蛾赴火積成山立使凶歲爲有
年海盜摽才口乖涎揚沫撻面脯以還渠奔相蹤行蹋遷鉅艓
爲妖大如翁家邁恭奈陳豆壽道以掌擊之民害剷邑民戴公綏
以安藏時扶耆斿謁廟門清酤在觴几蒸豚鍾喧鼓考雜管絃公
騎蒼麟手執鞭龍旂獸盾衛者千來如旋飆止如烟顧民欲去
不忍言民拜願公毋我捐俾禾如茨桑蛇蟠蠶吾不作福祐蘇
公名不朽同坤乾

重建寶婺觀碑

婺之寶婺觀祠婺女星始作於唐武德四年初在郡城西北吳
越有國時刺史錢儼徙於子城上西南隅宋淳熙十三年以知
州事洪邁請賜今額元九十年毁于火者再皆官作之　國朝
洪武五年秋觀復災王觀道士楊道可與其徒同姑者德生德

清諜謂祠星所以休民興役而出於官是厲民也厲民弗祥乃持曆走境內告于黎庶各出貨泉相厥事而屬劉仲謀等十餘人司出納之任伐木於大山長谷乘流而致于城下儆匠傭工覺城增址作正殿五楹闢其南為重闕三間殿與闕之中構為飛亭亭之後先聯屋以合庭霤三門舊在閣南正直通塗今遷閣東三十步由門循廊西上抵玄武神祠又折而西始升於閣三門之右別庭玄壇廟餘若齋居賓館之屬各以次就緒而星之像猶未具先是杭州衛都指揮使徐君司馬嘗出鎮於婺屢徼靈于星祠其在杭也夢有所見遣使者問所須以像闕告因命斲沉水香為像名其閣曰靈霽而奉像置其上適可復迎其教所嚴事者共祠焉工始於癸亥之明年越六春秋至十二年冬始成蓋役夫糜錢以鉅萬計而有司不知州民懽忻趨謁以為有所憑依不可無以示來者於是道可持幣走告于濂曰癸以星名州星之澤州民者甚大宋宣和三年方臘反睦將陷郡統領劉光世討之兵次蘭溪未敢進夢雲霞冠羽衣神趣之行且以病指告劉至盜黨就禽及謁星祠其像如夢中一指將墜開禧三年大水先期告守土吏為備民不漂溺嘉定四年武義山寇為亂來犯城屯於溪南遇媼澹灑長數人盜惟問之媼曰城中人儼皆若是耳盜驚散去元至元十三年郡既降復守元將高興怒欲屠城夢神諭以勿殺明日以火矢射觀矢返墮軍中見巨人坐城上濯足城南水中大駭遂下令風民降不敢戮一人至正十六年沿海翼兵自蘭溪夜叛遝謀襲郡城神化婦人導

叛兵食瓜田間食已皆昏迷失道王撅而天已曙官兵有備遂
伏誅此皆彰灼可徵之大者而疾癘旱澇之禱爲尤驗固未易
悉數也今覩事幸復平故皆神靈之所致願并記之濂曰婺女
之於茲郡猶参之於晉暘辰之於商丘固宜祠而祭之然惟有
國者得祭禮也民之祭者情也先王之教謹禮而不遺民之情
一乎禮則拘專乎情則濫在人折衷焉耳且田祖先嗇民以其
有功一執七猶思之祭之况昭回于天恃賴以爲司命者乎說
者乃謂自南斗十二度至婺女七度爲吳紀吳越之分皆屬焉
何獨婺之人得専祠婺女乎是不然吳越之分固廣而斗牛女
之所該亦廣苟以纒度細推之郡之墟正上直於婺女爾星之
降祥焉可誣也今道可蚴躬焦思而盡力於神無非爲民祈福

濂如其請寺載星之威靈不惻者爲詳所以起州民之瞻仰而
俾繼承於無窮豈止延起廢之功乎道可字南峯郡人也冲默
而契道嗣天師畀以崇真明遠宏道法師之號云係之以詩曰
帝居眞晏天中央宰制萬有御陰陽經乾緯坤翕以張百靈環
衛燦文章女參洞射下土方州分國列莫厥疆須女下流婺適
當赤光熊熊吐寒芒名州建宮自隋唐歷年百千氣愈元神宮
巍然逼玄蒼彤楹文户紫檀房高閣飛甍穆煌煌神君之來天
門黄雷毋雷師翼兩旁麒麟駕軿虹霓幢羽衣絳裳雲錦裳東
雨灑道塵不揚清氛夔入靈始降即之若無視洋洋山君海王
脩典常執玉來覲歲相望奉帝威令俾勿爽鯨鯢戮死魑魅藏
耆耋有時告雨暘歷箕舒飈畢沛滂源多黍稷隰有杭地寧天

清民樂康誰其尸之神降祥噓爾黎庶德是畀善錫鴻慶黑祓
殃神靈秉攉帝紀綱帝有正命莫敢禋禝之以私帝所戕神理
惚悅誰能詳史臣作詩匪昧荒金石可渝斯不亡

温忠靖王廟堂碑

歲在閼逢涒灘十月直寅其日某家子東家道士儲祥職新作
温忠靖王廟成後十有一年太史氏濂爲之記曰太虛之間一
降一升而能氤氳於無窮者非氣也耶氣毋之所孕其出無
根其入無門而其應也是神人能察乎陰陽之變而不凝滯於
物者其知鬼神之情狀矣王王姓温氏名瓊字永清温之平陽
人父民望嘗中明經甲科年老無嗣與妻張道輝晝夜籲于上
帝一夕張夢一神手擘火珠自天門而來謂曰吾乃大火之精
將降胎爲人張覺赤光被體中猶喜喜然因有娠以唐長安二
年伍月伍日午時生其左腋有雲篆二十四右半之七歲習禹
步爲罡十四通五經百氏及老釋家言二十六舉進士不第乃
拊几嘆曰吾生不能致君澤民死當爲泰山神以除天下惡厲
耳復制三十六神符授人曰持此能土地上鬼神言已忽幻藥
叉象屹立而亡蜀葉天師後用其符禜除沴氣之爲人蠹者彷
彿見王衣緋袍握寶劍乘追風駿下之刻名之家遂皆祠王以
祈靈響爲王初封翊靈昭武將軍正佑侯其曰正福顯應威烈
忠靖王則宋季之累加也王之事行見於傳記者如此自薦紳
先生言之可謂怪神之極殊不知氣毋之所孕入奇出神靡所
不有葉龍感而異人生玄象應而神蹟著蓋不可一二計惟夫

偏騖或足以病民故必降剛明方直者而社斥之此亦天之恒道非所謂怪也古之聖神體天以訓民鑄鼎象物使民知神姦故入川澤山林魑魅魍魎莫能逢之柰何氣溺俗徼御陰陽通神明之術不傳方士之徒遂得竊其機權而用之世之昧者不知出於古聖神遺法咸歸諸道家往往鄙其譎誕不經嗚呼是果譎誕不經者邪非邪系之以詩曰

南離有赫大火神丁上六氣凌三辰靈龍飛軿輔以雲被髮下降瘴海濱帝出乎震物以伸約束百鬼主地門神社從之勢翻幡豹韡絳衫紫纏巾七斗直劍火暈輪獄祇瀆鬼爭駭奔厲或憑人叱使民駭贊玄化歸一鈞東嘉之山翠嶙峋作宮翼翼鬱鸞鳳騫牲牢充腯酒鬱熅挺然正氣扶乾坤山明澤媚日曛暄

獅子山徐將軍廟碑

帝王受天命而與默運玄化施陽斂陰日月爲之却行山嶽爲之震疊川君水伯咸聽其命令而效職獻靈理勢則然也今皇帝之都金陵伐亂討逆遣將出師旌旄所向鉦鼓所戒巨城大邑無不降順時則有若徐將軍者亦著神功將軍烏程人嘗時行賈江淮間道廬之巢湖溺死死而爲神巢民奉之甚謹 上初渡江諸將多祀神舟中所向克捷或以事聞于 上歲戊戌某月命南安侯俞某即龍江盧龍山爲廟祀焉擇清循道士汪與權騎德輝徐善誠三人主其事及既登大位之六年爲洪武癸丑九月 大駕幸盧龍時與權已化去 詔德輝葺廟室樹名木且勅改盧龍爲獅子山德輝等承 詔奉祀益恭甲寅某

月後相與建祠奉其教所謂玄武神于廟左殿堂門廡賽各具咸以爲斯廟與國同興將軍之功格知　帝王耿耿不誣其本始固不宜無考而玄武之祠威靈日著亦宜牽聯得書乃來請銘

其銘曰

帝與江淮賢豪景從叱宰而雷麾斥而風豈惟人同鬼神爭助水伯川君罔不來赴維與有湖神之所都陰翊王師鼉鼓龍旗敵城頫頫大將攸克示以神兵暗號其魄軍聲如霆日無全城一日十勝斮寇率平　帝詔將臣成功孔速疑有神助使之順伏將臣有言非惟戰功維泉有神實張兵戎　帝曰異哉何以勸賞爵非所安俾其廟亭龍江之陽山迴岡翔作鎮于京以綏四方有廡有堂有庭有几神之安止泠風如水都人來觀天子聖仁天子褒功及于鬼神都人來言神之威武洞于幾微以佐　明王上天垂象龜蛇合形佑我下民功尤難名並洞實宜精神上通合處同體以贊化工時清歲康烝嘗不芒都人薦奠粢稷豆觴人神相依其德弗陷於千萬年彌久彌昭

温州横山仁濟廟碑

記禮者曰能禦大菑則祀之能捍大患則祀之先王之制非惟崇德報功以垂勸於方來亦所以達幽明之故而察鬼神之情狀蓋受氣之剛大者決不隨物澌盡其能聳動威靈以錫美萬民乃其理之所有學者多疑於鬼神遂絕謂無之夫豈可哉有若横山廟神之事其明效可覩已神諱凱字公武姓周氏世居臨海郡之横陽生而雄偉身長八尺餘髮垂至地善騎射能左

右射博文而彊記家雖貧躬耕以養父母司馬氏平吳與陸
機兄弟入洛張華薦之神知晉室將亂獨隱不就時臨海屬邑
曰永寧曰安固曰橫陽地皆瀕海潮水沸騰蛇龍雜居之民罹
其毒神還自洛乃白于邑長隨其地形鑿壅塞而疏之遂使三
江東注于海水性既順其土作乂永康中三江逆流颶風挾怒
潮爲聲邑將墊沉民咸懼爲魚神奮袂曰吾將以身平之即援
弓發矢大呼衝潮而入水忽裂閃電光中見神乘白龍東去但
聞海門有聲如雷而神莫知所在矣俄而水勢平江禍乃絕邑
長思其功號其里曰平水且建祠尸祝之祠初在城之西郊及
更永寧爲永嘉郡郭璞相土遷之於西洋趨邇徼靈者無虛日
神功益用赫著陳至德間褒贈大寶侯分水嶺其氣勢張甚
民爭遁逃神見天兵於雲間戈甲耀日炎賊驚而潰唐武德中輔
公柘爲亂其黨入寇民依華蓋山築城而拒守之時當盛冬神
降大雨雹寇弗敢近城因得不陷天寶中河決澶州怒暴不可
制神見黃旂蟹濤間河復故道光化末天台大饑神化形爲商
載米貸人已而投杖于江變成赤龍騰而升天宋景德初契丹
同其册蕭氏南侵丞相寇準殿前指揮使高瓊奏真宗親征車
駕過河幸北城天際見方士數萬旌旗上髣髴有平水王字虜
懼請盟而退大中祥符初詔營玉清昭應宮取材于溫之樂成
使者以重山不可致走禱於神忽風雷交厲龍湫震盪巨石皆
起立大木斯拔蔽江流而下神之靈異或見諸紀載或相傳父
老之口如此者蓋不一而足今則粗具其槩而已神初封于唐

爲平水顯應公尋陞王爵賜衮冕赤舄朱冕加通天護國仁濟
之號從祀郊壇兼賜仁濟以爲廟額元復加威惠進封大和沖
聖帝遂易廟爲宮逮入 國朝壹以誠事神以爲褻加濟妻之
辭非所以敬恭明神 詔禮官定議爲橫山周公之神至於廟
宇之建脩皆郡守任其責可考見者自陳毛喜建元左右納失
里凡一十三人云昔者大禹當洪水横流之時隨山刊木奠高
山大川民始得平土而居千載之下覩河洛者必思禹功而弗
忘夫衷民彝其不可泯也如此若神之爲惻生民之災捍其身
而興捍患禦菑卽禍之民得遂桑土既蠶而不湮爲魚鱉者果
誰之力歟夫禹之功在天下神之澤則被乎一州雖有小大之
殊其惠利萬民之心則一而已廟而祀之誠合先王制禮之義

然謂非宜州人士承嘉教諭許士宏訓導張升恐無以示來者
介鄉友秦王府紀善林君温徵濂文勒諸樂石濂旣爲序其事
復作歌一篇使邦人歌以祀神其佐神張鉉字子元郡人由右
科進士仕至閤門宣贊舍人剛烈正直嘗上疏言事忤史嵩之
被斥而歿既歿而顯靈太守奥泳因幷祠之法當附書文中歌
曰
東甌之地大海濱止斥鹵噴餘咸鹿堙止有時魚龍或怒嗔止
蹴翻鉅浪高嶙峋止懷襄勢成莽無垠止惟神我憫旨屢顰止
帥衆蹂蹙不憚勤止夜役陰兵直達晨止三江順流若施紳止
盡化魚鱉爲衣巾止一旦飈冊號秋旻止江流逆止波揚塵止
城廬沉淪在逡巡止神知事急如救焚止彎弓注矢肯顧身止

眼不見水唯見民止衝濤直入勇絶倫止海水壁立左右分止
赤電飛射光相燉止神來白龍走海門虢虢似聽鼕雷奔止水
禍頓弭神具欣止有室堪居田可耘止[redacted]言曷以酬大勳止有
廟峩祀西洋濆止漸周越洎七閩止神功盛海寓閒止天
兵建隊向空陳止旌旗上者鳥篆文止虜氣懾蠢去屯止兕
玆狗鼠視欲吞止可道遇復流沄沄止技枝化龍靈跡存止蹕
封直至帝王尊止冕旒衮衣佩琘璘止神之正氣塞乾坤止下
上日月摩星辰止玄化沕穆合神人止旣民戴神恍且恂止遐
邇奔奏川之臻止如見靈斿降繽紛止牲牷肥腯酒苾芬止驅
斥癘鬼柔稌穜止太史造文勒堅珉止後千百載期無諼止

淵穎先生碑

浦陽江之上有大儒曰淵穎先生吳公以精深玄懿之學發沉
雄奇絶之文闔陰闢陽出神入鬼縱橫變化其妙難名生雖弗
克顯融以伸其志旣沒而言立浩浩穰穰其書滿家信一代之
偉人足以攙芳猷於弗朽者也先生諱萊字立夫姓吳氏其先
武陵人一遷于番昜再遷于睦三遷婺浦江之新田唐乾寧初有
諱公餋者又遷縣西之具溪實德政鄉尊仁里也高祖諱闓贈
中奉大夫福建道宣慰使護軍追封渤海郡公妣盛氏追封渤
海郡夫人曾祖諱善累贈資善大夫太常禮儀院使上護軍追
封渤海郡公妣沈氏追封渤海郡夫人祖伯紹累贈翰林學士
承旨榮祿大夫柱國追封渤國公妣金氏追封渤國夫人父諱
直方集賢大學士榮祿大夫致仕妣盛氏初盛夫人懷娠始七

月翰林公忽夢西域神人飛空而來直止夫人之寢心異之越
翼日先生遂生因名曰來夫人頗知書年四歲授以孝經論語
春秋穀梁傳隨口成誦七歲善屬文有奴僕命驛之言崑南先
生方公鳳見而奇之曰此邦家材也取南山有臺詩中語更今
名族父幼敏家素多書先生時出與群童敖私挾一編以歸晝
夜讀竟又復往易或以聞于幼敏追而觀之乃班固漢史也幼
敏指谷永杜鄴傳謂曰爾竊觀吾書能記是否不爾責先生琅
然誦之至終篇一字不遺幼敏以為偶熟此卷三易他編其誦
皆如初乃盡出所藏書畀之讀崑南益異之許以孫女妻焉且
授易書詩三經義暨秦漢而下詩文章大家先生一覽即悉其
指趣崑南退謂人曰明睿如某雖汝南應世叔殆不足多也

長遂以來先生博極群書至於制度沿革陰陽律曆兵謀術數
山經地志字學族譜之屬九靡所不通矣時朝廷將有事于東
夷即日奮曰此小醜耳何必上勤王師使其持尺書以諭之足矣
因撰疏論其事會病不果上延祐間貢舉法行有司以先生名
上豫章熊公朋來巴西鄧公文原及吾郡胡公長孺王去留士
此三數公輩行老成學術淹貫自非博古該今明體適用咸懼
不得在茲選而先生與焉於是東經齊魯梁楚之郊北抵燕每
遇中原奇絶處輒躋然長視平岡灌莽一望千里昔人歌舞戰
爭之地壹皆前迎後却畢在塵沙霜露中遂與當塗李冀徐姚
方九思臨川傅斯正貫酒高歌天寒風急毛髮上豎自謂綽有
司馬子長遺風尋以論議不合於禮官退歸田里出游海東洲

歷蝶門峽過小白華山登盤陀石著覲日賦以見志還寓同縣
陳士貞家士貞之居與龍湫隹淢鄉榛篁蒙羃似不類人世先
生日嘯詠其中暢然自得或至莫忘返游覽之暇不廢纂述重
取春秋傳五十餘家各隨言而道其意一以理折衷之譬猶法
家奏讞傳逮爰書既得其情而曲直真僞無所隱至若繁露釋
例纂例辨疑微旨折衷權衡意林通旨之類皆有以闢者復謂孟
子乃亞聖之大才司馬遷不當使與鄒衍淳于髠慎到荀卿墨
翟尸佼長盧同傳因刪去諸子益以萬章公孫丑之徒作孟子
弟子列傳古今樂府不同郭茂倩不當但取標題無時世先後
就其所次辨其時代使各成家名樂府類編古之賦學專尚音
律必使宮商相宣徵羽迭變自宋王而下唯司馬相如楊雄枚

宗元能調協之因集四家所著名楚漢正聲其他著述若此者
衆不能殫舉也四方學士慕其聲光多負笈從之游先生週之
恒若撫子姓羞服有不給者周之監察御史許君克學行部浙
東以茂才薦署饒州路長薌書院山長未行而疾作裹風挾沴
其血交襲頬面墨黑兩脛罷弊不可越戶限重紀至元六年先
生年四十四棲遲衽席愈不自振忽夢作童汪踦墓覺謂人曰
汪踦殤者也予自嬰疾以來何藥不嘗而勢革若此今歲殆不
起邪夏四月九日竟卒于家遺命治喪不用浮屠法諸生胡邦
翰鄭銘等來相治後事二子士譯士謐以至正九年十一月二
十四日奉柩窆鄉之香塢去家南五里而近及門之士以其經
義玄深而文辭貞敏也私謚曰淵穎先生郡太守縣大夫復各

祠之於學宮云先生自少有大志專思澤物不欲以文士名每慕張宣公爲人推明義利雖一毫不苟取表裏一致與人游驩然有恩愈久愈固身雖羸弱若不勝衣雙瞳碧色爛爛如岩下電見者改容緊哉精絕人以古詩文試之先生察其辭氣即知其爲某代某人所作當其賦咏捷如雨風一日於故人家見几上堆剡紙數十番戲爲長歌頃刻而盡屬對嚴巧文采縟麗觀者驚以爲神謂非人所能及所著書有尚書標說六卷春秋世變圖二卷春秋傳授譜一卷古職方錄八卷孟子弟子列傳二卷楚漢正聲二卷樂府類編若干卷唐律刪要若干卷文稾六十卷別如詩傳科條春秋經說胡氏傳攷誤未完夫自文氣日卑士鮮有識往往倚人之論以爲低昂其惟古之作者則曰雄

渾贍富唯有漢之文爲然淳古雅奧亦唯有漢之文爲然今之從事藝文者如之何可及也嗚呼豈其然哉苟以先生諸作寘之司馬遷相如劉向王褒之間吾知其未必有媿也第以數與時違弗沾一命以至於死不大顯白于世所幸雄篇鉅冊彪炳烜著有如日星尚當藏諸名山以俟後世之知楊子雲者銘曰

大火焞焞司于南辰重明宣昭神之伸也有赫厥靈郁紛輪囷敷爲至文降于人也谷藻交横黼黻斯呈變化凌厲動無方也雲流森行罡景咸亨於爍其光寂無聲也胡積之腴不顯其施返于混茫朱鳥之區也騎箕之精上爲列星發天之符合地真也石室之藏雄文吐芒鬼神呵衛禁不祥也泰華嶙峋長河滔沄永世有耀與之俱存也

吳先生碑

元國子博士吳先生既卒三十有七年其子今翰林待制沉告于太史宋濂曰先君學行海內靡不聞之然知而尤詳者莫如鄉人鄉人知者衆矣好道而諒直者宜莫如子圖其傳俾久弗忘非子之屬而誰屬濂於先生固弟子行幸執筆從士列咸餘教所暨且與沉友老矣寧敢卒辭先生吳氏諱師道字正傳婺之蘭溪人少勇於學不督而勤始爲文辭飄發駿長老未冠讀真文忠公書大悔初所爲非是即以聖賢自師時許文懿公以朱子之學淑學者先生持所悟識造門質難許公甚禮敬之授以所受心領意繹日闢歲化斂賦充擴刻削就規矩燁然有聞於時至治元年舉進士登科授高郵縣丞階將仕郎漕渠決泛

原陸漕不通先生集工隄之三月以外艱歸復除寧國錄事轉從仕郎天曆元年徵江淮兵過郡將弗檢下兵白晝揮刃戟走市怖人斂貨不與輒繫楊道上縱火焚廬舍橫甚自郡守以下皆畏懾不敢治視民賊若不知先生曰兵無狀賊天子民不治且不可制索馬從數卒行市捕得縛市門榜掠令衆衆讙譟伏呼曰何錄事乃敢爾兵曰當死耳不忍爲人辱必殺錄事先生聞之獨出喻其衆曰錄事儒者易殺敢殺者來錄事不汝懾也衆愕眙不敢有言退相戒曰他人易凌慎勿犯吳錄事明年饑先生平價勸分得粟萬餘石食城中民既而宣城民仰縣官食者三十三萬口廉訪使者以先生能吏檄攝縣振饑悉召大姓第其家爲九等出粟有差得三萬七千陸百石饑者以不殍死

又明年春未麥先生白廉訪使者請諸朝發官廪十萬斛使者亦遣椽吏出貸旁縣復獲斂數萬定選廉察吏賦民先生任三之二籍民爲曹伍以次呼名受錢粟穉弱充庭中若無一人然有旣受而易服重至者先生目吏取其人於衆中詰之具狀左右相顧疑爲神明居五載條教備完事治姦息廉訪使者薦于朝以疾引歸重紀至元之初遷文林郎池州建德縣尹新孔子廟堂廡學舍豪猾侵郡學田七百畝郡下先生問狀按圖[illegible]還民歸諸學建德非茶區民若茶稅先生言不便報減稅民賴之中書左丞呂公思誠侍御史孔公思立薦先生經行高宜爲人師召入爲國子助教階承務郎踰年陞博士進儒林郎先生聲著中朝者久士子聞先生至喜曰是婺吳先生耶相率持所疑

揖問關以機鑰皆歎服去先生因推所聞陳說誨誘端簡嚴肅經義一本朱子排斥異論有詆朱子者惡絕弗與言初許文正公衡在成均時宗朱子以爲教其法具在先生守不變學者信嚮如文正時禁林近臣復薦先生才任備史未報至正三年先生以內艱南還明年江浙行省中書當大比聘先生去取士疾作不能行上書請致其事八月十七日卒于家壽六十二既卒命書下以奉議大夫禮部郎中致仕五年九月十七日葬銅山鄉中徐之原先生之先居信安四世祖杞徙蘭溪曾祖輝祖儒宗宋國子進士考與世父辛無子以考命後之辛贈應奉翰林文字從仕郎妣龔氏贈宜人先生娶徐氏封如龔氏二男子長深先卒次沉也一女適徐虎臣孫男若干人先生於書無時不觀

故無所不貫涵蓄淵邃不可涯涘為文務自理出暢而不繁宂
而不矯有蘭溪山房類稾二十卷易書詩皆有維說通十卷戰
國策校注十卷絳守居園池記校注一卷敬鄉錄二十三卷自
聖賢之學不傳儒者失之拘而不適於用喜切者失之詭而
不合乎義二千年間非無豪傑之士而功烈不少見於世者不
以斯耶宋之君子後先繼出推明闡抉疏闢扶樹理無不章事
無不備雖聖賢復生為後世計無以加矣然而卒未有舉其說
而大有為於天下者豈非有志者鮮哉先生蓋有所聞尊而行
之守道而不遺乎事致用而必本於道施其緒餘於郡邑已足
以震耀當世使假之以高位而獲大行被其潤澤者夫豈細哉
卒止於斯謂之天也非耶雖然觀其所自立不既偉矣夫銘曰

聖學之傳猶日麗天光華赫如照被八埏有足者行有目者視
致用成功咸以日故使日自明明不照物雖日行天何取於日
其或善焉而不能遐如膏與薪厥功幾何道積于躬用昇乎位
微之一毫大之無外在聖有作佐商造周天包地含嶽立川流
區區覇功實悖於道毋由偏岐胥薪之耀歷世二千濂洛攬之
有赫而南考亭拓之夷其榛荒亦有車馬有駕而行可盡天下
彼惛不白狹徑是趨殫其智能陷於泥塗惟婺有傳考亭之適
先生是承孔武且力涵而俾深植而俾成濯其光晶有爍其明
始奮而仕不辭下位道無輔精崇庳一致纖豪錙釐胸其窮蠡
父嚴毋慈亦作之師廷臣咸言其道可斆帝曰汝來掌我邦教
有肅威儀有秩詩書大帶玄端闓陳聖謨使陟而升可澤四海

世方仰之曷爲不待不顯者身道則不亡道書滿家百世爾章
世觀其書將考於爲勿謂曷知斯道在斯

黄文獻公祠堂碑

星辰之昭乎上者天之文河嶽之列乎下者地之文經緯乎兩間而丕昭至道者人之文人之文雖若有不同或得之者乃足以配二儀而常存後萬物而𢇁凋蓋以長庚之精箕尾之神皆降而爲命世之神所以能比摩日月扶植鴻化以震盪乎一世故雖其魄已喪其神不亡乘一氣於太虛間鼓舞變化隨雨露風霆而著形焉尸而祝之宜有不得不然者矣有若烏傷黄文獻公其殆庶幾乎公之方娠也夫人夢大星熠熠然墜于懷及其生也繡川之水爲之一清是蓋星灵川祥所融凝而成者故公遂以文章鳴一時侍講經筵闡明聖學掌寳臺制黼黻太平昭回雲漢之章衣被乎草木人文化成之效於斯爲盛是則公雖薨而其耿耿不沒者固將游神太清在帝左右而祠之不設非甚缺典歟濠梁胡侯惟信來爲縣剛明正直不可干以私行之既久政通人和屢謁公之墓下衆飈動木悵然而有遐思即下令禁其樵採復輯公之遺文刻梓傳世侯猶謂未足以交神明乃請于上官繫祠於繡川之濵堂庭穆如門廡清謐象設有嚴丹雘焜耀落成之日侯具牲酒盛服致祭公之孫子邦之群彥咸從侯後精誠格乎奥乎冲漠君蒿悽愴如將見之祭畢而燕籩豆静嘉肴核維旅鴻休誕昭秩秩雝雝四方之士來游來瞻僉以爲侯之爲政知所風厲而公之灵爽永有攸棲矣或者

則曰人死則其氣斯盡古者祭鄉先生于社不過崇德報功爲人勸耳荀子曰其神不亡無乃涉於誕耶曰嗚呼是未知鬼神之情狀者也世之強夫志士用物精多尚能强著爲靈響廟食百世况鍾天地靈長之氣而發爲文章之英者乎其不隨世而磨滅者決矣至若庸人凡衆其德不顯其鬼不靈則當如此言爾初祠之成同門友王君禕旣爲紀其歲月公之子梓從子樸從弟樸謂侯是舉有關於名教之重而非私於一家又請濂辭文其事於石以昭侯之善與此祠相爲終始濂按春秋書事之法辭有重復而不殺者固竊取斯義而爲之記復繫之以詩曰

大星煜煜流光晶川后然洋若鏡澄發爲五色文章英上騎日月薄大清呼吸雨露鞭風霆在帝左右持文衡交龍降井燕火明生色燦爛丹鳳翔萬物承被流華漿一氣闔闢不可名玄功斂迹歸杳冥其魄雖離神則形炯炯直與元化并有祠翼然妥幽靈陽烏高騫發獻稜庭宇汾穆森巨楹歲時奠祭輸精誠牲牷肥腯酒絜馨倏陽忽陰誰使令有神來下風泠泠若乘文麟紫霓旌降爾百福饗厥誠鄉邦禮樂當有興春秋報事垂千齡

門人前史官金華宋濂撰

官巖院碑

浦江縣東南三十五里有山崒然拔起於衆峰之間者曰康侯山又曰官巖山俗以其形蹲踞如獅子又稱之曰獅子岩從岩趾斜入六百餘步崖木回環最號幽邃有古招提在焉梁大同間比丘尼元淨始建院岩北石洞前號曰安和後更名兜率至

唐會昌之季燬于火其故基至今猶存咸通初祖燈大師自越
之上虞飛錫而來遂縛禪石内會歲旱獨上絶頂祈請損身捨
崖下而卒俄頃大雨火化得五色舍利民感之就岩之西爲建
今院八年丁亥因山陽額爲官岩云燈之事備載洪遵郡志中
而比丘之經始則出於縣民蔣氏之所私紀年世邈邈莫考其
詳所可考者宋大中祥符癸丑重建釋迦寶殿天福己未刻木
爲侍菩薩護法神王諸像景定庚申妙空大師智印嘗出主杭
之旌德顯慶教寺以衣盂之資命其徒六人造經龕二樓暨圓
通堂方丈三門兩廡之屬復聞于朝以太仁烈皇后楊氏神御
院益增重 國朝延祐丙辰院僧宗勝建普賢大士閣明年丁
巳宗尚悉易殿之桷楹新其四檐而加闢焉復摶土爲舊木像

礲石爲牀座而妥寘之使宜嶽稱至順壬申景輝作潮音堂于
殿之北踰至正癸未建光賢閣成越三年丙戌集僧之堂又成
明年丁亥香積之室又成其費一出於衆僧唯閣之役頗殷賴
邑人姓洪君榮助之而始就榮之二弟盛興復爲創叢峰滄碧
兩亭自是院之規制一如大伽藍四方人士來觀來游但見字
樓傑閣飛動於蒼烟凉翠間恍若登耆闍崛山親逢如來法會
之未散莫不驩欣贊咏得未曾有比丘普安會其不以是爲既完
且謂自祥符癸丑至今歷三百四十有三年其中更幾世幾人
始克致有于是苟不圖文刻諸貞珉則後來者何以知其艱哉
乃以烏傷朱君列所述顛末走青蘿山中而求濂爲之記濂所
居距岩不十里而近一出戸輒望見之當天朗氣清時嘗同二

三子捫蘿䕺葛而止俯瞰縣北岩坑仙華諸峰如萬馬東行或馳或躍而浦陽江之水蜿蜿蜒蜒又如白龍南飛一瀉數十里遶岩腹而去周圍原野星羅棊布諸池沼厠其中直小甌耳方呼酒放歌天風自東北起四山鱗甲一時皆動同游或戰掉不能留識天地間勝絕之地也宜爲有道浮屠之所都而與仆袖壞代不乏人也瀛因弗辭而爲之記系之以詩曰

獅子之岩不瞰巨江涵靈茹穌吐陰納陽其一不有大雄曷擅奇絕平地湧成琉璃宮闕其二誰操化機寂我鼓鍾若龍若象邂棲無蹤其三有大導師飛錫而至以清淨身化爲甘雨其四我民咸言壽祿有年一彈指頃樓閣現前其五歷年四百何以弗墜世有長材愈作愈麗其六陽馬四翥飛棱高翔金浮翠流煇煇煌煌其七覩者如登妙莊嚴域見種種光聞種種色其八惟是門相起滅弗亭中不滅者永刼猶存其九知是有爲俱繫塵妄當悟以心毋取于相其十若事若理本無二門苟涉分別即非一真其十一我述我文鐫諸堅石後千萬年與山無極其十二

神仙宅碑

處士之州並城三里所有山曰少微山之下有觀曰紫虛觀之南一峰嶢然挺出曰眉巖西南諸山拱挹周衛而二水蜿蜒起伏來匯其下登高望之萬象呈露儼若天開圖畫不知者以爲真蓬壺員嶠之絕景也宋南渡後仙翁章思廉自遂昌紫極壽光宮來隱觀中蓬首垢面日初升輒東向吐納霞氣趺坐久之絕粒唯日飲水一盂形神分合人莫測其變幻乾道丙戌冬沐

落坐蜿肌膚柔潤如生弟子瘞諸眉若干稜有見於濤江之濵手携乃一舄飄飄然溯風而行衆異其事啓棺視之唯隻舄存焉先是主觀事者嘗作亭墓前壞於風雨道士王有大日徘徊其間悵然有上清笙鶴之思歸與其師眾惟適謀自墓左開曲徑一千餘尺直至巖頂誅榛剪剃造祠宇七楹間名之曰神仙宅中祠壽士星及仙翁諸像東室曰芸香藏書其中西室曰橘樂為娛賓奕棊之所宅之前二石岩拔起其蟠若龍其踞若虎各搆亭其上左曰來鶴右曰留舄而山之景愈勝矣經始於至正丙午春三月其甲子落成於其年夏六月甲寅贊其功者楊一寧王性存也惟適復捐賻田若干畝歲收其入度子弟世守之介同郡吳府録事呂從善徵予為之記予聞括之名山上直少微天文家所謂壽士之星也靈輝下燭凝粹敷和術鍊者居之去滓穢而來清虛雖曰內功之加要亦山川淑靈所助為多也今以紫虛言之徧游海內名山招白鶴而翩然化去豈無齊徇蹈者乎道遇至人授以游戲翰墨之法卒吹鐵笛與之同徃豈無徐寵寂者乎不止仙翁一人而已且琳宮秘館無處無之何少微所照而超然霞舉之士至三人焉嘗有不言而喻者矣仙翁靈迹固不可不表見于世自非惟適父子篤志玄學孰肯一顧於寒煙衰草之墟哉化荒曠而為居處功亦大矣脩真之士當世繼之俾勿壞可也嗚呼塵埃膠葛予不知秋髮之被有妥得攀仙翁之逸駕共吸沆瀣於寥陽之上耶惟適麗水人宋戶部尚書汝嘉諸孫有大青田人亦簪纓家能文辭及隸書皆高

士云系之以詩曰
火微之星燁燁垂芒降魄名山充鬱沛雰結為靈和其中含黃
竟之無形發休吐祥孰其尸之有道之士來涵清寧度世不死
皦出東方其大如徙我啄其精以洗吾髓鍊虛凝真恍惚若神
冠劍既藏神游江瀆豈伊幻化身外有身出入河嶽下上星辰
靈蹤猶存木老亭亭芳草離離離復來顧有歸者七父子同墓
皓鶴不來馳情雲路乃陟崇椒乃建瓊宮羽蓋飈輪庶或一逢
靈風冷然白月正屯溟渤無際遐思何窮況乎蓬瀛境與心會
翠峰攢蓋二水縈帶萬象森然如列珠貝一獻歆聞夐超物外
巖巖者山匪仙不名不有玄構曷棲其靈水火有禺龍虎有經
疇非采真浮游黃庭神君捧劍鬼伯持戟呵衛弗祥固此仙宅
法古為碑麟趾鳳翼大史勒辭式昭罔極

風門洞碑

神者變化不測之謂也凡不測之所必有神司之天之高且明不可測也地之廣且厚不可測也故天有帝地有祇嶽鎮海瀆其祟深幽險曖昧惚恍不可測也故皆有神為之主名山經所載五千三百七十山其神有龍身而馬首者有牛身而足肆貳首而馬尾者有身如蛇鳥而豹尾虎齒者雖譎詭難徵然不可測之所其神亦變怪無常要不可以常理論也金華縣東南五十里有山曰風門山有石洞洞之戶可入二人其內嚮如漆人怖不敢往以石投之有聲礲礲然莫測其所底止風蓬然從中出襲人毛髮盡豎鄉民異之意其必有神歲時禱祠之多應因

號之曰風門洞神久而神與人益習因降于巫言生四子皆爲神民信之遂即洞西一里所西溪之原爲祠以像神及所謂四子者其來蓋已久元至正丙午夏旱民皆走祠下爭舁其像以歸像至之鄉雨隨以至否則只尺不相及民益大驚不敢慢而琴山里浦二處之民事神尤謹惟恐失其意初里浦民嘗有神次子像靈甚至是歲琴山民迎禱之得雨而里浦不雨里浦人曰我神也柰何澤琴山而遺我乎遂欲舁去琴山民亦曰我神也神澤我我未有以報請緩之相持者頗久不能止則與之盟曰天雨則以神歸我已而里浦果雨歲以大穰乃還神於琴山於是琴山之民思報神惠復刻木爲次子別像而請邑士王間碑神之休烈樹之祠下明年琴山有秋而西溪螟爲災西溪民疑新像與碑不利也怒沉像於水而碎其碑沉像之歲西溪民大疫死者十七八神降言將盡殛西溪民民惶懼殺牲叩首請爲像以贖褻瀆且將樹碑而文已毀琴山士愈慶乃來言其故請文刻之噫斯事亦異於常理矣然非果異也木石之怪久而不散且能爲災祟驚人況大山崒谷之靈乎其能出雲雨爲休祥不可測度固其常也民祇奉之至於爲祠設像亦事之必致耳夫豈不可哉或與之抗則過矣準禮山川能澤物者則在所祭如神者澤茲邑之民而享其祭非濫也宜也爲之民者烏不徵乎系之以詩曰

風門之山嶭崒嶐群峰左右翼且宗勢若萬騎環一龍帝恐地軸膠不通爲鑿巨竅貫其胸復驅后祇叱豐隆手鼓大塊煌雄

風至今山竅如穢竇有風冷然出其中下深不測上無窮幽佐
宜爲神所宮惟神受命于祝融身騎赤虬捉綠鬛四子夾馳乘
四熊川君水伯扈以從或珥青蛇持雨鑯或撼雷鼓或震鏞欵
陰倏暘互冥蒙晝則吐雲怒流虹山民駭瞻增敬崇殺牲奠酒
陳徹裒顯施需澤回秋欄代山榮祠溪水東彩檻畫棟扉則彤
縣民歲時來會同携孩扶耋如聚蟻蒲伏裸献罔不恭有不恭
者殃厥躬神爲帝臣秉公願似至仁綏九農聖經國典祠有
功功高施博名必鴻鎸辭廟門玄碑穹著秤昭異警蒙聾千秋
萬祀爲神雄

惠州何氏先祠碑

英傑之士立大功而享爵位者非其先之基仁累善何能自致
哉然其先有德而子孫不知報祀者有矣知報祀其祖而弃茂
其祖之子孫者有矣是皆不達禮義之弊也若山東行中書省
参政何公其篤於禮義者乎公名眞字邦佐世居廣之東莞至
公始遷惠州祖諱孫榮元贈中奉大夫廣東道宣慰使都元帥
護軍追封廬江郡公父諱叔賢贈資善大夫江浙等處行中書
省左丞上護軍追封廬江郡公祖妣鄭氏母葉氏皆封廬江郡
夫人公祖暨父世有耆德鄉稱善士公生八年而喪父母夫人
守志不奪慈鞠嚴教少倜儻有志當元至正中中原兵起廣民
王成亦構亂公爲小官即請而討之已而解惠州之圍遂擒將
黃常復惠州會賊陷廣州公以兵復之由循州府判五遷爲江
西等處行中書省左丞階資善大夫分省治廣公弟迪以從征

功擢中奉大夫廣東道宣慰使都元帥兼僉樞密院事遂推恩
封其二代後合福建江西爲一省改拜公資德大夫江西福建
行中書省左丞仍治廣州歲乙巳九月賊掠廉訪司副使廣寧
等叛圍廣公禦之踰十月部將與賊通絕糧道公出避城陷丁
未五月復克之明年制授公榮祿大夫自左丞陞右丞未拜而
皇明兵平江西　詔至諭公公舉廣東之籍以降　上嘉公保
民順命之績授中奉大夫江西等處行中書省參知政事洪武
庚戌移山東行省越十年以老致其政初公追思顯榮之盛由
於先世既於東莞率族人建祠置田以祀群祖復與弟迪謀悉
以其先所遺田儲租入以祭其禰公猶未慊於心乃以惠州城
西之私第爲義祠并所有私田百餘頃爲義田世俾宗子主祀
事恐族人不知學也有塾以教之恐其羞服或乏也有粟帛歲
賑之嫁娶喪葬有以助之疾病疲癃有以養之懼其久而失其
意也爲書以訓之俾嗣兆壎而來請銘嗚呼先王所以親民善
俗之道遠矣賢人志士欲推之於世而勢有所不能欲退而惠
一族化一鄉而力有所不逮者有之至於勢足以爲而不爲力
可以至而不至者亦有之此所以越數十世而其事曾不一二
見也惟公奮自韋布夷盜保民鎮寧南服致位尊顯卒能識幾
效順戢斂干戈爲民請命使粵南之民不易市肆又能推本反
始孝于祖宗惠及族人所踐所言允可爲法其於富貴可謂不
苟處矣視彼恃險而賊民私厥身而忘其所自者其賢豈不多
哉是宜紀行識勒著之樂石以爲後嗣式其銘曰

維昔至正德否亂生海沸山崩靡人不兵領嶺粵南在嶺之外
猖賢嘯呼民惟其辜何公曰嗟我民何辜告于大藩請行天誅
廼戈廼殳廼糗廼糧大旆旟旂人莫敢當掇將肆凶賊我守邦
鞭門疾呼鼠拱以降曷以褒功蹟于左轄曰鉞曰弓左旄右節
豈惟其身錫爾祖考峻爵崇勳以顯忠孝祖考榮矣子弟孔多
實帶銀章威儀甚都邦人聚觀拜伏稽首按轡徐驅詢其耆老
耆老有言大哉公勳元惡不君公其我臣公曰吁哉我志已定
待彼有德爲汝請命赫赫 大明洸洸仁聲震于南滇勢無全
城公東干戈載封枚錯鍇龍函獻于京國 帝嘉厥功不勞
我師錫玆彤庭 重賜屢回大江之西 代宗之東祿食十年兆
政廟堂寅畏恭勤貴賢白 詔優老臣勿勞以職公歎謂人
我德爲祖考之惠乃以弗聚豐湖之西有第奕奕玄楹文廡
既釋且恤亦有土田被隰包原重穋稑年歲登百千我第以祠
我田以祀祖考之休敢恤吾嗣池有寧魚圃有嘉蔬以醢以菹
丹荔清酤剖豕擊羊來烝來嘗孫子咸臻有雝厥行或授以罍
或奠以斝登降肅然莫敢叱咤數其禮全陳几布筵孰爲弟昆
孰爲子孫公曰族人亦孔之夥揆本追原咸由於祖祖病在捐
四體雖靈奈何一身曾莫育矜爾餒爾寒我有粟帛爾脉弗通
我學爾迪爾有災害我則戚之或有無私則慶樂之我有爵祿
我祖之故不私吾身弘祖之祐豈無鄙夫爵祿是荷惟家之肥
是恤其他維公克仁仁以保民惟公克孝尊祖睦親嗟爾後人
惟公是師繼承無忘公有訓辭

臨濠費氏先塋碑

皇帝登大位之三年覩四方之既平嘉諸將之勳烈迺十一月丙申大封功臣爲公侯錫以鐵券俾傳諸子孫於是臨濠費侯自僉大都督府事進開國輔運推誠宣力武臣榮祿大夫柱國平源侯旣而復謂賢豪之生基德累仁必繇于其先乃推榮其三世侯之曾大父五一府君贈驃騎將軍都指揮使護軍追封靈壁縣子大父六三府君贈鎮國將軍僉大都督府事護軍追封江夏伯顯考七五府君贈榮祿大夫同知大都督府事柱國追封平源侯曾祖妣李氏祖妣及妣兩何氏皆從其夫爵邑爲夫人命書既下侯用牲醴詣五河告祭于先塋榮光赫然照燭泉壤山雲卉木飛揚煒奕皆有異氣自是歲時奉祀惟恭侯與謂余曰吾世國恒武至于吾躬遭時遇主奮自戎行奉命克敵或專或裨凡十八年始于江淮中於閩浙至於定中原舉關陝皆與諸將之列取城邑以數十計其艱且勤亦至矣藉　聖主之德念錄微勞爵爲列侯名載冊書人臣之榮無所與比顧豈吾材之能致哉實我祖考遺休餘澤之所及也惟我祖考皆有厚德爲鄉邦所稱其玄址深源誕啓厥後恩數之加允稱不虛茲欲歌頌先德敷揚　聖恩樹石墓道俾後嗣知所自出非子孰宜余嘗待罪國史撰次功臣勞烈知侯爲人仁勇有智畧事上御下以忠以誠今又弗忘其先以顯著遺德爲事可謂知所先後善爲臣子者矣侯名聚字士英其詩曰

帝乘六龍起江淮東濠泗之間爲潢沛豐維時費侯羆吼虎雄

壯馬長才爲　帝股肱既定泗滄遂刻靈璧維滁及和一舉而蹈孰謂大江可限南北萬馬飛渡不以羽翼龍興建業扼江而城既入其郛　帝庸作京庸德既綏遂平長興宜興荆溪四方震驚蠢彼僞吳假息于蘇恃弗量能自干天誅將命以行以剪以剟獲其大醜歸寘質鈇　帝德如日愈久而晰孰倚冰雪以詭弗拔何閩何浙何勍何劣如朽之折如潘之撤閩浙既清載征中原巨壘連營望風而奔或奔或降追剔其根中原卒平萬方來臻　帝燕治平曰誰之功鐵券丹書錫爵命拜嬌嬌晉侯乎京是封賞惟其身榮追祖宗侯有峻爵上推於父維祖甚仁伯于江夏江夏之先霧發是于旁及其嫡咸有爵土晉侯曰吝小子無良祖考之休積厚而昌既有土田又蕃牛羊維曰蘆莫以致孝享大登如几牲碩酒旨豐侯涖祀陳言奠斝鼙鼓駭焚幣燔燔豐侯克孝祖考咸喜濠民謂侯勇不失身委質聖君爲社稷臣濠民謂侯貴不遺親王佩貂冠爲賢孝孫四海既同爵勳既崇曷以承之維孝與忠忠以于朝孝以于家繼德無怠弗祿是荷

天台顧氏先德碑

顧氏之系出江左其後遷金華尋復由金華從天台相傳以爲顧歡之後歡梁之隱君子也故其地有顧儒嶺有歡溪然世遠宗堙莫能知其詳矣至宋南渡後有諱知言者字孚先通黃帝内經之學人有疾往藥起之無靳色會疫癘大興孚先裹良劑日造戶而與之鄉人感其賜有摶土肖像以爲壽者以予貴累

聽宣教即生商卿周卿商卿字方千用薦者爲鄉郡學官遂以
明經講授從之者皆爲純篤君子出言制行能使人慕艷不置
閭閻家綦氏伯仲爭以門貧叙爵幾至破家方千片言喻之輒
頓首謝過以官讓其兄周卿字成子擢嘉定癸未進士第官至
朝奉郎奉國軍簽判初娶貴族施氏貲裝甚盛成子夜讀書隱
几而卧施戲泚筆塗其面及覺大怒曰合巹未旬日乃敢爾邪
所謂相敬如賓者何在坐以待旦斥出之再配楊氏無子抱方
千之子育之乳因有湩方千孫士文字溫夫咸淳甲戌武舉第
一人授秉節郎殿前司同正將德祐丙子元兵入台執其父申
欲殺之溫夫抱父頸而號曰寧殺我毋害吾父溫夫被
創而免因以跛廢初溫夫議娶盧氏已納采忽折其脛衆勸之

改卜溫夫不聽曰言猶在耳焉敢背之彼體雖病而行未嘗虧
何傷乎盧後得婦道甚脩爲一宗之師從兄皇翁死以孤子託之
溫夫受經納配不翅已出者溫夫子鑰字可範年十三試藝鄉
校頃刻而就人目爲神童丞相吳公堅以孫女妻之大母葉氏
與其母春秋皆高可範先意承顏唯恐有不及兄鎬早世諸孤
呱呱然無依羞服婚姻皆可範主之然自宣教府君以下族屬
頗衆正月之吉與日長至大合其族行聚拜之禮親之近者浹
旬則一會飲酒哦詩情文藹如也有不至者罰及之凡遇疾疢
死喪輒遑遑往視慼額弗舒日暮必謁先祠大寒暑不易人取
以爲法焉家畜二猫皆孕一既產出爲人所繫未產者往乳之
及其歸也同一窟而哺子人以爲和氣之應鄉井服可範之化

苟有趨愬不之公府而惟其言是聽皆悅服而去里有陽歸堰
溉田萬畝當興功將興可範必纘策以利民報書之衙閭師並
緣爲姦利可範覆畝而覈其實鄉鄰德之可範性端恪子姓有
不善面折不恕繇其律身尤嚴日抵暮輒燃燈書其言行于籍
不可書則不爲年九十一忽無疾而卒惟天台素爲文獻之邦
如南塘陳氏耆卿篔窻吳清之直軒吳貞翁僊堂鄭景溫是四君
子者皆與聞濂洛關閩之學故其鄉邦之間金春而玉應皆泰
而商宣所以咸有士君子之操如顧氏一門是已然其崇言善
行多可書已見墓文固可傳諸不朽其或聞之父老之口者歷
年滋多恐日就泯泯族孫石樓縣令碩乃併槩之請予爲之記
嗚呼世之求文者奚翅數百固不欲譽己之善而於其先德則
未嘗少留意焉碩乃能一及其所爲得非知識度越於人哉因
不欲辭而書以遺之使碩之後人庶幾有所徵焉奉議大夫國
子司業金華宋濂撰

龍泉章氏世系碑文

章氏本出姜姓世居于汴至宋兵部尚書嚴永嘉初來守泉州
始家于南安唐康州刺史及又自南安遷建之浦城及生福州
軍事判官脩脩生仔鈞深沉有大度年踰四十尚晦跡弗仕當
唐之季藩鎮爭强各欲致賢才以自輔有遣使來召者力辭不
起乾寧四年福建觀察使王潮卒其弟審知代立即奉表脩貢
效臣子之職朝廷嘉之以福州爲威武軍拜審知節度使累遷
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封瑯琊王仔鈞以審知尚知有唐乃往謁

之捘以戰攻守三策審知大喜餽仔鈞手曰何相見之晚邪遂表聞于朝辟授仔鈞高州刺史檢校太傅西北面行營招討制置使選步騎卒五千命屯戍浦城西巖山南唐遣將軍假道過山下忽鼓譟來攻壘仔鈞堅守弗與戰遣二校邀鄰王建封求援兵建安仔鈞既退處兵二校失期尚不至當處以軍法其妻越國夫人練氏諫曰世道方艱若二校者安知其不建功以靖亂邪仔鈞曰如廢法何練氏曰法固不當廢不若縱之使自逸耳仔鈞仁其言而許之練氏使諸子喻二校曰宜急去毋受戮于市復以金絛脫遺其行二校望拜感泣仰天誓曰夫人之恩苟不報有如日遂去奔南唐晉天福末審知子大閩皇曦與弟富沙王延政治兵相攻互有勝負延政遂稱帝于建州國號殷閩中大亂南唐闚其隙遣樞密院使查文徽及衍詔臧循發兵取之時二校已貴顯為行營招討封為先鋒橋道使共攻建州城陷議屠之時仔鈞已死練氏之子有官建安幕府者練氏因家城中二校入城銜練氏舊恩獨以兵衛其門練氏曰汝今見報獨活我家耳豈足為義邪闔城之人不下十萬未必皆有罪汝能全之乃為報吾恩不然妾不能獨生也二校聽之一城生聚悉賴以完仔鈞生一十八子皆登顯仕其第三子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司徒仁燧仕于南唐賜名曰獻誠慷慨有大節不屑細故思繼先緒若執玉奉盈唯恐墜仁燧生秘書省校書郎文錫當宋之初屯練氏軍捍禦鄉郡盜不敢侵境時四方未寧名門右族各風雨散去不相繫屬文錫一門二千餘指獨能聚居

人稱爲東南第一文錫生都官郎中重性高簡超然不羣時伯
仲列仕中外以百十數宋景炬赫重獨棄官歸隱一日獵于龍
泉西雲鄉見山川明秀樂之復遷居焉重生占介衆不欲仕如
其父告生順奉親極其孝諸弟從官各一方順獨戀戀居膝下
頤步弗離親沒哀毀能中節順生公探與從弟知潁州衡尤厚
善衡毋招公探仕不應衡感強之輒曰使一家之道盡即爲政
爾何必御朝著閱詞牒乃名爲政乎遇二弟友其聲乎氣洽如
奏塤篪晚立祠以奉仔鈞神主帥宗人歲時薦饗上論多之公
探生世安其友恭如其父建標蔭庵于公探冢側中設仔鈞位
而以公探配之世安生東皆文明極盛之世鼓琴誦詩優游自
樂人或議其獨善東曰吾賢其在朝游吳而河清矣奚必舉之出

哉或仕或止各安夫天分爾東生宗氣貌容偉能以寬柔之德
被於人人宗生鄉貢進士輔翼仁蹈義作事可爲師法輔生聞
義聞義生用之父子益雄於貲聞義所構室廬亭館甲于一州
時具壺觴集大夫士其中共談古今治亂用之尤善匪事動靜
循矩矱不儉於度用之生強宗學該而文瞻好聘書籍凡四庫
之目多蒐采貯藏子孫得以資其學業強宗生煥文愛施與其
匝之將裏閭伍艱食升樓遐望有晨煙不起者當召與粟與物
交無忤意從弟某負氣弗媒怨於人煥文晝寢其池亭怨家意
從弟也持斧入欲斫之忽池魚躍水濺煥文面驚起怨家涕
泣謝曰幾誤害吾人從弟之難因藉之以解論數年煥文復遷
錫州依婦翁以居煥文生斯立通象緯堪輿家書及參同靈樞

之學日以利濟爲務醇儒和比絕無怨惡於人其言吶然若不出諸口而德容充浹見者驩然親之斯立生格局度凝厚壹以儒術自娛自入國朝益斥屏聲利高蹈物表白髮蒼顏衣冠儒如亦多蓄藥以醫疾病死傷者皆不求償父老踰八十不良于行雖僂㒓之多格朝夕扶持左右未嘗遠去父既歿奉其愛姬如母近屬有利格多金者數至豪奪格咸弗與悉號君亡何又倚官中勢誹劫之格曰君何必爾欲金當持去又弗與較乃大慚服不敢復有所侵格生遇孫燕君危坐肅容不傾側靜不務榮進與人觧患之志耿耿自信有赴愬者懇惻爲陳利害理即曲頓首免冠請自新旱澇疾疫必身禱禱輒應鄉人士服其言行稱之曰長者其嗜文學孝弟事如嗜厚味弗之厭毋舉以厲

人遇孫生琬瑋益其瑋皆有隱行益多雄才于徐夔之時集古以退群寇賴以安尤尚伊洛之學洞開子弟不知所教建龍淵義塾聘碩師陳其說以開來學者標慶庵指由入之定爲榮規一十五則以示宗族家雖異爨久忽慨然曰兄弟手足爾其何分乎遂合食焉立義約若干條教子孫守之弗易其制行粹凝臨事剛毅有不讓古之賢者嗚呼何章氏之多賢子孫哉濂竊觀之世家巨室能使遺裔蟬聯而弗之絕者皆其先德之所敷遺譬如良疇之種至秋而必穫嘉木之植逢春而必榮其理實可徵不誣也昔者王翁孺爲繡衣御史能活萬人論者謂其後昆之當興鄭仲華自謂將百萬之衆未嘗妄殺一人君子知其來葉之必大况乎練氏能全一城之命較兹二者實過之

矣宜乎子孫代有名人其出而列仕則秉鈞軸位法從綰郡縣之章項背相望功惠既已有加于民其處而沉晦則被服仁義篤志書詩雅雅彬彬與尉隆尉又能不殞厥世列今迓續方猷踵承遺烈者吾未見其止也君子之澤古之所謂汪汪而衍稽者寧有既邪濂久與溢交而其子存厚又從濂學治經於是知其系緒爲詳序而勒之石以爲世之勸讀茲文者尚當有所興起也哉系之以詩曰

天道維仁法之者昌陰施陽報厥理用章理將訛樞命之攸定有如灰蒼氣至而應卓哉章氏曰太傅公建節駐兵以靖鄉邦其配練氏生而夙慧沉幾先知物不踰幾二校失期在法當刑練氏止哉聽其間行校仕南唐帥師攻建城陷將屠衛德罔變十萬之衆已登鬼庭片言之加易死爲生孫子繩繩多躋膴仕水湧山出未見其止或膺都符或坐廟朝照耀後先聯組疊邦沉潛自晦亦振厥德俎豆詩書是攻是食遺澤迄今世家其賢有光煒然如虹貫天龍泉之宗允康且懿益衍以承允允其世人亦有言發自羈牙蔚如車輪大揭其華彼不暢者非沮而遏荒如薉如其本斯撥言無替纓或淪卑賽祈彼德門其高崔嵬天亦何爲盛衰頻興居高聽卑心焉是視稽諸古訓善積慶餘何以引之勿忘其初太史造文勒于貞石尚告嗣人服膺無斁

上虞縣重脩柯韓二閘碑

上虞有湖名曰夏蓋延袤一百餘里縣東北叢水經上如白馬二陂匯于湖釃爲三十六渠支分絡聯以達于田凡溉一十三萬

晦有岢渠之下流建二石牐視時啓閉而瀉洩之歲恒無凶若
近代里長官失政春土成蔭取給一朝不旋踵而圮傍縣亡賴男
子當旱暵時又夜半決防以去然湖並于海鹵水或乘湖入善
禍稼穡嘗造隄捍其衝潮汐齧蝕至是亦基潰民運匱告病矣
乃洪武四年冬歸德唐侯鐸自殿中侍御史出守會稽上虞會
稽屬縣人士爭走白侯侯愀然弗寧行海上視決堤與民共約
度田以會畝丁以賦備鑿石爲隄自通花迪至集風合萬有
三千尺始與故石隄屬侯斬牲瘞海神已登民謂曰隄宅成二
牐無難者會侯　召入爲卿奉常遂命僚屬集事其柯家牐廣
二十有四尺深如廣之數爲瀾其一先築土樹樁擲比星橫從
久且不壞方數以石兩翼西隅咸斂甃如法中峙石楹左右翼

木副鍥坎陷版以爲樅閉復隨土形崇卑疏級爲五以瀉水上
架石梁以便行者縻以章計者九百八十有五灰以斛計者三
百六十又四石以丈數者七百三十有八匠以日考者一千三
百其韓家牐廣殺前牐之半深比廣倍之石楹唯二級道則減
其一仍冠以石梁餘皆同其工物視前匠損四百石損五百灰
損六十八縻損二百八十五始事洪武甲寅秋七月訖工於冬
十有二月此其大凡也有道浮屠雷峯淨昱乃具事狀介太史
氏朱君右徵濂文記其式予聞成周之時稻人掌稼平地以豬
畜水以防止水以溝蕩水以遂均水以列舍水以澮瀉水其爲
法甚備其爲利至久也然而溝澮之屬所可考者其深廣自四
尺至八尺或至於尋仞各二先王豈不知害地而廢稼以爲不

若是則水性失其常溢則有潰患乾則禾將菑矣古制不可復見有能設瀦防以惠民者得不謂之賢哉昔者曾文定公之爲齊州州城西北有湖䟽爲水門遇流潦暴集則取荆葦爲蔽納土於門以防外水之入公爲易之以石其深八十尺廣三十尺視水高下而閉縱之而禁障壹通皆得其節人無後虞今唐侯之爲牐也其事與之頗相類世言古今人不能相及果足信之歟是可書已相其成者通判府事吳敬知縣張某嘗度督視不憚勞勩者主簿史文郁也司其出內則邑大姓徐某余其法宣率聯得書海堤則自有記茲可略云系之以詩曰

維晏盍湖百川所瀦在彼海邦其一釃爲通渠行水委蛇溉稻與秔其二制水有牐因時闔闢其法孔臧其三農政斯飭惡壞爲埸水失厥防其四侃侃唐侯爰諮爰諏中心靡傷其五曰是弗循民焉有秋敢視爲常其六乃登乃屬乃謀乃告乃悍其長其七晦會其衆工來以族筮日奏功其八琢石于山樹牐于灣以楗以梁其九夾塞有關既堅且完若首有航其十昔何怨咨今乃順則弗疑我疆其十一行彼赤日清流滴滴黃茂芃芃其十二食爲民天非稼無年民用卒爽其十三伊誰我儕五馬翩翩朱衣怨斯其十四成周之制有溝有遂經畫維良其十五古法浸廢河渠與利其效則章其十六漢吏曰循惠孚烝民唯此之憂其十七矧乎鈎津比桃海濱濩被五鄉其十八侯治之棘行罷心惻不翅父兄其十九越石可泐越川可竭侯功勿忘其二十

義烏重濬繡川湖碑

義烏有繡川湖在縣西一百五十步廣袤九里三十步舊設東西中三管稽其戶田之數以均水利其所溉凡八百九十五畝後加甃瀹之功其利愈博以畝計者至於一千五百而羸東南各有斗門釃以二渠東渠循堤折行會於南又折而東踰爲三以達于田然而衆流行潢洿間挾之入湖其勢易致填閼在宋紹興甲子知縣董燁請湖爲放生池嘗一濬之淳熙戊戌縣丞吳沃以春夏暴漲而淹管不能宣洩始更爲牐視羸縮而司啓閉仍架石橋其上人因以吳公名之開禧丙寅縣丞胡衍景定甲子知縣林桂發復皆重濬之自後無繼之者一遇亢陽爲沴水輒涸田遂不稔曲阜孔侯來爲縣之三年政通人和百廢具興乃躬履湖濱慨然而嘆田無湖是無田也玆非縣令之責乎歸與僚佐謀集八鄉二十八里之民量地定繇分鄉授事各樹小幟以別其界域使之不相淆亂嚴示期約責其成功於是畚鍤齊舉有不戒而趨之意侯恐其過於勞也遍承水利之家具酒漿菹醢以食之勸相旣頻功緒日就湖之北故爲官道水齧蝕且盡因築而廣之湖南公隄亦有曲逕以通人行居民侵塞且及湖百尺皆斥而復之雜藝花柳映帶左右復聚土爲山於花島之後經始於今洪武戊午正月十五日至三月十八日湖之濬已及三之二以東作方興遂輟其功其深約五尺有奇役工三萬二千有奇自興是役晝恒晴夜或雨雪迨夫蕆事淫霖久不止君子謂侯愛民之所感是歲婺七縣大旱並湖之田獨獲有秋縣人士懷侯不能忘援昔人名橋故事旣名土山爲孔

公墩以識侯功復來謁予文爲記欲示後之爲令者俾嗣瀦之余觀載籍之中有民社者能脩陂渠之政則屢書之而不厭其詳此無他以民食之所繫故特用是以爲勸也昔者史起之爲鄴令大興水利以利民至有舄鹵生稻粱之謠逮今五尺之童亦有能知其賢者世之爲令者苟能如起之愛民其脩名有不垂於無窮者乎蒲川湖縣之巨浸一方之所倚賴自景定甲子以迄于茲已閱一百十五春秋佩銅章墨綬者不知其幾人皆漠然不以爲意而孔侯獨能行之可謂無愧昔賢者矣因備書之勒於金石非惟永侯之文抑亦勸來者使亦效之也侯名克源字敦夫孔子五十五代孫系之以詩曰

華川之壖衆水所趨其勢回旋匯而爲湖黃流分衝歲久湮淤不有瀦之化爲平陸孰爲其先澤我甫田孰爲其後維令之賢其賢爲誰裔自曲阜我煦我育不翅召父百齡絕響自吾繼之民食攸繫何敢弗思乃程土功乃集徒旅舂鋤齊興其來如雨森之綢綢斥之緜緜翕之嫣嫣離之休休究者既深壅者斯戢建牐築防節其出入潦水時行納之若虛猶如東瀛注於尾閭亢陽爲沴靡神不格徒爾號呼土毛盡赤我行我野黍苗芃芃亦有流泉其聲潨潨人力勝天遵古之義胡不是循索諸芒昧彼歲遘凶我年獨豐揆己而思曰誰之功功在不刊非文莫紀采而書之敢告惇史

趙氏族葬兆域碑銘 有序

金華趙君古愚篤學而好脩以其先世造家孔艱殁者多塗殯

於郊乃與二弟古怡古忱謀黜衣縮裳歷十年之久始克族葬
於縣之慶雲鄉吉岡山之原鄉先達衢州教授胡公翰既爲撰
文表諸阡古怡復以爲昭示後嗣辭不厭其繁力請濂申言之
濂以古怡存心愿慤行義如古人不欲重違其意頗諾之自時
厥後竊祿于朝徒以未成之學操觚染翰無以應求文者之紛
紜由是不及爲者蓋八年于茲矣古怡又介宗叔嗣泰請之愈
堅遂案其圖狀而序之趙氏於宋有屬籍廣陵康簡王德雍實
魏悼王之第四子五傳至太中大夫堅之始自汴徙于衢古愚
七世祖也特遷之於中穴餘則分左右而序列焉右則高大父
遂昌令玕夫大父永濟倉副使若璐伯父嗣淇嗣鴻叔父嗣淵
也左則曾大父時尭叔祖父若隆父某州路學錄嗣滋及弟某

縣某處巡檢古恒也太中公碩人田氏高祖母曾祖母二徐氏
祖母陳何李三氏叔祖母董氏母葉氏叔母張氏嫂張氏皆祔
從夫穴而太中公之子常熟丞公傳常熟之子長溪丞彥鉷皆
不遷以長溪君之蘭溪常熟君悲衢者久也今所葬者始自太
中公卽繼以遂昌君者遂昌長溪之子也八世之中凡二十喪
昭穆惟敘尊卑不亂屬限有截表道中度神靈載寧人道咸順
鄉之大夫士過之者咸相與慕咏而去蓋大江以南拘泥於堪
輿家謂其水土淺薄無有族葬之者他未遑深論雖以父子至
親其兆或相去近或十里所遠乃至於踰百夫以一氣所生喘
息之相通魂神之相依乃使之曠絶疏遠如此豈人心天理之
所安哉周官有墓大夫掌凡邦墓之地域爲之圖令國民族葬

而掌其政令正其位掌其度數使皆有私地域釋者曰位謂昭穆也度數謂爵等之大小也古者萬民墓地同處分其地使各有區域得以族葬嗚呼它姓尚爾况同族同氣者乎何爲離而異之何爲離而異之古愚兄第一即乎義理之正而弗蹈夫流俗之失不亦行古之道哉行古之道可謂君子者矣抑聞之趙氏既冢嫡當熟君又遷蘭溪副使君又遷婺城人遂爲金華府人其世德宗系各見公所述墓銘其族葬之時則洪武戊申歲冬十月壬午日也銘曰

人之生也聚族而居朝焉暮焉胥會於堂序之上冠衣濟濟而咲語嘻嘻奈何其歿也則異而葬之設其有知也未必能瞑目於泉下若其無知也揆諸人情而胡乃忍爲自堪輿家倡爲禍福之論舉世紛紛遂溺倒而波隨縱曰其理之所必有徇利而忘孝亦昔賢之所嗤况未必於茫昧恍惚弗能使智者之無疑不有君子孰覺其非今昭穆有序塋域具宜其安死者如生又惡知不順夫秉彝予所以告之而樂道之者亦中心深有感慨乎而噫

麗水陳孝女傳

陳孝女妙珍處之麗水人父南溪爲神祠祝史蚤夭母某氏再適他族妙珍依大母林氏以生林嬰末疾妙珍刲股雜淖糜以進疾遂瘳或告之曰此若女孫股肉之功也林悲泣曰吾老矣死固當然何用苦若耶疾復作妙珍悵悵如有失賁衣走浮屠氏作諸禳禜事皆以應林忽昏眩妙珍解髮相結纓哀號良

久乃甦自是氣益羸僅有一縷祖禱妙珍計無所出燃香右臂
上稽顙籲天乞以身代復不應至正四年四月壬申夜夢一丈
夫冠烏紗巾服青布袍來告妙珍曰爾勿憂能剔肝食之則愈
矣妙珍問曰欲剔將焉從丈夫指右脇示之且俾吞紅藥半丸
吞已遂覺甲戌妙珍乃具湯沐浴露禱上下神祇時空中雨墜
妙珍之身獨不霑濕若有張蓋覆之者妙珍益喜持刀視脇下
見紅痕如綫長可三寸許就痕上割之血滂然流再割之了無
所見妙珍懼乃擲杯校上於神遽俯身拾之而肝忽出懸于刃
之寘几上爇香自誓云大母倘得生終身持菩薩戒不復適人
矣尋取肝煮而切之雜竹葉烹之大母食纔下咽其疾頓愈妙
珍懲前事戒左右勿漏言然創鉅甚幾至危殆復夢神人語之
曰無傷也宜錄紙作灰傳之妙珍從其言果愈時年十四耳後
三年林以壽終妙珍造塔瘞之復然頂申前誓棄家爲優婆夷
前進士永嘉高明來官郡錄事爲上其事部使者大名高履褒
按得實以聞次于朝詔有司具烏頭雙表之制旌表其門仍月
給粟一斛養其終身時八年春二月也郡守固始黃某以其事
有涉名教也命儒學教授鄭汝原爲記其事于右云
史官曰人子之於親本宗一氣苟可以死生者勢當共之肯以
形體既分而視之有異耶當親有疾時呼籲天地鬼神遑遑求
索茫昧中力有可致雖萬死弗之顧又奚暇毀傷絕滅之計耶
或者作鄙人對痛斥之余不知其何所見耶夫孝忠無二道忠
臣肝腦塗地世未嘗指以爲非顧獨於孝子而疑之耶此決非

韓子之文其依倣而托之者耶余聞之慈溪黃東發之言如此因造陳孝女傳故備論之

重建龍德大雄殿碑

佛法之入中夏始於漢明帝永平八年此說殆非也中夏知有佛蓋已久矣周穆王時西域有化人來能出入水火王爲築中天之臺列禦寇之書所載西方有大聖人不治而不亂不言而自信不化而自行雖不明言其爲佛其事固皆佛也况乎天竺室利房等持經來秦而始皇謫去之漢武帝詔霍去病討匈奴獲休屠王祭天金人祠之甘泉成帝命劉向校書天祿閣往往多見佛書哀帝遣景憲使大月氏得其王口授浮屠經而還是則明帝以前經之與像中夏皆有焉至於永平以後而其教法始恢弘耳然而中州之人奉佛者雖多江南塔廟則自吳大帝赤烏四年康僧會所造建初寺始矣之浦江從仙華山降勢而下其東支蜿蜒而來曰龍峯峯之麓龍德寺在焉乃法壞禪師道場初名乾元宋大中祥符元年更今名嘉定中寧宗親書寺額以賜之寺無碑碣可徵不知何時建之相傳爲赤烏中子竊惑之僧會之化方行建業而浦江在千餘里外何緣遽有蘭若事乎乾元乃唐肅宗紀年以年名寺其殆或肇于唐歟寺燬將圯元大德九年住持僧善興及其徒永鎮悉撤其舊而新之先是龍峯之上有塔七成宋天聖三年僧晟若募兵部侍郎胡公則捐錢五十萬所建至是亦一新之且造塔院一區湧殿飛樓雄麗華煥爲一郡佛宮之冠歲時祝釐縣之諸浮屠悉萃焉

元末兵亂一夕皆爲煨燼寺之二比丘至和等約盡然傷心乃合謀曰前人之功吾儕不可不繼也而力未能徧及宜先其大者以爲衆倡樂善之士翕然而和之者聿至於是興衣鉢食重和大雄殿五楹間其廣一百一十尺深比廣減二十尺崇比深復減其四十尺經始於洪武九年之十月落成於十三年之三月匠以日計者八千米以石計者一千錢以貫計者五千而所就之夫弗與焉二比丘以成功之孔艱也欲使嗣人知所保護介予學子吳誠來請記嗚呼久遠劫來諸佛出世其化度前後固不可以詳知而先儒則謂穆王之世中夏已聞見之越一千六十餘年至明帝法始盛行又越一百七十餘年至吳大帝江南方知有佛秘藏之真顯至道之難聞亦已甚矣今也祇園梵林交接乎東西璵函玉煥充牣于左右則其莊飭宜若易易然者而闡提之人猶日衆多自非假其像變宏侈其實坊何以新其瞻視而祛其疑妄者哉此二比丘所以協力起廢而不敢緩也真如妙智含生本具當有纖靦翳而與事功者不數年間一復大德舊觀予安敢謂無其人哉故因作記特稽佛法緣起而嘆其不易遭逢意將起人之敬信苟謂泛引而續言之非知予者也系之以詩曰

西方大聖天人師降本垂迹攝羣機五色神光貫太微九龍行水香襲衣六齡寂黙和天倪明星一出絕去來大音演法實華垂像教東漸自蒼姬秘藏弗顯昧若黳後千餘歲發光煇白馬馱經息鴻臚從此祠廟覃及夷仙華名山如貞所青龍東逝勢

欲飛穹塔爲角卉木蓊薈掩映樓觀鬱巍峩髣髴兜率中天移刼火洞熾風皷威盡化丹腹爲荒穭二十見之心酸嘶欲脊西土化人爲彈指刎使神鬼窺四阿夌虛截絳霓一倡當知百和隨千楹萬礎列叅差行看規制踰昔時調御丈夫示弘慈擒塡索塗衣世迷手擘日月攫九旄天步長趨絕險巘歷刼難值心勿疑浦陽長江流淼瀰江水可竭道無窮興作起壞竭之誰尚告繼者徵斯翀洪武十三年夏四月八日前翰林學士承　旨嘉議大夫知　制誥兼脩　國史兼　太子贊善大夫縣人宋濂撰

新刊宋學士全集卷第十六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國家圖書館
R.O.C.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國家圖書館 ROC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R.O.C.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國家圖書館
ROC
3454918 v.17

新刊宋學士全集卷第十七

賜進士第文林郎浦江縣知縣高淳韓叔暘彙集

後學浦江張元中編次

庠生張孟昂校正

神道碑 凡八章

大明勑賜銀青榮祿大夫上柱國中書平章軍國重事兼太子少保鄂國常公贈翊運推誠宣德靖遠功臣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太保中書右丞相追封開平王謚忠武神道碑銘 有序

洪武二年己酉秋七月七日銀青榮祿大夫上柱國中書平章軍國重事兼太子少保鄂國常公薨於軍中二十三日訃聞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皇帝爲之震悼罷朝在廷之臣莫不洒泣越明日詔中書定議
贈翊運推誠宣德靖遠功臣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太保中書
右丞相追封開平王謚曰忠武八月朔日柩車至龍江 上往
臨奠慟哭而還親爲擇地於鍾山草堂之原營建宅兆及棲靈
之祠凡百須之具一給於官不以煩其家至冬十月九日始葬
復推恩及其三代皆爲王爵生榮死哀可謂至矣 上猶念其
功不置召臣濂于庭而謂之曰朕東撫高麗西抵吐蕃北際沙
漠南來交趾占城莫不稽首奉命討其開拓之功以十分而言
王壽居其七八朕今手錄戰伐次第以授爾尚爲文勒諸豐碑
以著王之功於無窮臣濂受 詔而退謹再拜序而銘諸幽
王諱遇春姓常氏濠州懷遠人世爲農家賦性剛毅膂力絕人

歲壬辰羣雄並起江淮爲之鼎沸時王年二十有三爲羣盜劉
聚所得聚覩王狀貌奇偉拔於行伍而信任之王每出戰必鼓
勇爭先聚深喜之王察聚所爲終不能有成欲擇所依乙未聞
上駐兵和州領衆數十人棄聚來歸居兩月餘請爲前部先鋒
上曰爾之來者爲士卒糧絕故就食耳爾自有主我安得而留
之王請之再三至於涕泣 上曰爾姑從吾渡江俟克太平委
身事吾未晚也夏六月 上先抵采石磯元兵陣於磯上而磯
下巨舟如織相距僅三丈餘猝難登岸王乘快舸相繼而至
上麾之使前王即捨舟挺戈先登衆皆披靡遂拔采石乘勝取
太平從 上守禦乃始授總管府先鋒冬十月陞管軍總管丙
申春二月元中丞蠻子海牙復以兵屯采石南北不通 上慮

將士雖渡江而其父母妻孥尚留淮西勢莫可致命王統兵攻
之王至設疑兵以分其勢而以正兵與之合及戰別出奇兵擣
敗之悉俘其精銳自是元兵扼江之勢衰矣尋守溧陽攻建康
功爲諸將先三月從今大將軍右丞相徐公達克鎮江夏四月
授承信校尉領軍先鋒秋九月再攻常州會青軍叛去與僞吳
張士誠合徐公被圍於牛塘王與諸將力戰大敗其衆擒士誠
梟將張將軍冬十有一月除統軍大元帥丁酉春三月遂克常
州遷中翼大元帥夏四月從徐公下寧國秋八月克馬馱沙冬
十月取池州戊戌春擢江南行中書省都督馬步水軍大元帥
冬十有二月 上親取婺州己亥夏四月轉鎮國上將軍同僉
書江南等處行樞密院事守婺城尋命攻衢州降之冬十月陞
僉院十有二月攻杭州庚子夏五月召還京師從徐公救安慶
趙普勝之水寨時僞漢陳友諒劫言援安慶王策其必攻池州
以羸弱守城伏銳士於九華山明日友諒兵果來攻城伏兵四
合俘殺萬餘人六月友諒入太平犯龍灣王其謀擊敗之已而
上整舟師襲友諒留王守京師軍民無敢譁辛丑春三月拜江
南行中書省參知政事秋七月從 上取安慶破江州回守龍
灣冬十有一月張士誠出兵寇長興 上命將駐九江聞報還京
師命王往援士誠兵敗俘殺五千餘人壬寅春偕安慶城羅友
賢據龍灣池州神山寨將與士誠通杭歙震動冬王往攻之癸
卯春正月擒斬羅友賢餘黨悉平三月張士誠遣兵圍劉福通
於安豐王從 上率王之將戰王突入其陣三戰三勝敵兵大敗

而夫俘獲士馬無算遂同徐公圍廬州凡三月城將下適陳友
諒攻南昌王解圍而還秋七月從 上率諸將往援八月遇友諒
諒於彭蠡湖之康郎山王與之聯舟大戰呼聲動天地無不一
當百縱火焚僞平章舟風急火熾十里之間湖水盡赤敵將張
定邊素號梟猛奮前迎戰王射之定邊中矢走友諒乃退保鞋
山諸將以友諒兵尚強請縱其去王獨不言及我師出湖口皆
言江流湍急欲放舟而下 上知其情命以舟扼上流王應之
諸將乃遡流而上舟蔽江面控湖口者旬有五日友諒軍食乏
出江求戰王遣火舟火筏衝之敵兵奔潰追北數十里與之酣
戰自辰至未不解 上所乘舟及王舟皆膠於沙王旣脫御舟
而已舟被圍復力戰而脫於是友諒中流矢死士卒十萬皆降

未幾其臣立友諒之子理於武昌冬十月王師師討之四面合
圍甲辰春二月理銜璧出降荆湖之地望風皆附陞中書平章
政事秋七月從徐公取廬州八月遂自將兵平臨江之沙坑麻
嶺十洞牛陂諸寨進取贛州乙巳春正月克之悉定南安南雄
韶州夏五月還兵取安陸襄陽冬十月從徐公克泰州丙午春
三月復從克高郵夏四月淮安濠泗徐宿安豐皆下秋八月諸
將攻浙西師次太湖僞萬戶尹義等逆戰王擒之直趨湖州之
毗山與敵兵水陸鏖戰敵兵大潰遂抵城下塞其四門晝夜環
攻之僞丞相張士信悉發境中兵爲援屯於舊館出我師之背
王統奇兵由大全港入結營東阡復出敵背且填灌港絕其
歸路士誠知事急出親兵拒鬪王一鼓勝之士誠復遣其將徐

義兵亦龍船親軍來援王復擊敗於烏鎮冬十月舊館降得兵六萬十有一月湖州亦下遂進圍平江丁未圍之益急士誠收合餘燼猶背城百戰降其將士且盡秋九月始克之縛士誠來獻籍其兵二十有五萬乃加授中書平章軍國重事改封鄂國進爵上公冬十月復授征虜副將軍同徐公奉命北伐戊申春

正月　上即皇帝位國號大明改元洪武王與徐公下山東諸郡遂攻汴梁守臣李景昌遁進攻河南敵兵五萬屯于洛水之北將出迎戰王布陣既定單騎鞬弓矢衝入其陣敵發二十騎攢槊刺王王一箭中其前鋒大呼殺入悉獲其衆而河南諸城先後皆平　上幸汴京謀取燕都秋七月徐公與王渡大河河北諸郡又平八月二日燕都不戰而克元君北奔師次太原其守將廓廓帖木兒帥衆來禦其鋒銳甚王與徐公謀曰我騎兵雖集而步卒未至何以能戰莫若遣精騎夜劫其營其衆可亂衆亂主將可縛也徐公如王言廓廓帖木兒果中術而遁己酉春正月進攻大同竹貞棄城走河東又平遂西入秦張良弼遁李思齊迎降奉元鳳翔鞏昌臨洮又平夏五月元將也速兵侵通州有　旨命王以所部軍東還拒之遂擣永平過惠州獲江文清士馬以千計至大寧也速遁破開平元君又北奔追至北河得其宗王三人及平章鼎住等凡得軍士萬人車萬兩馬三千牛五萬全師還燕次柳河川得疾而薨享年僅四十爾王之為人守謙而不矜有功而無過運籌決勝之方不學而能其從大將軍東征西伐而能遵守節制及其自將兵則所至無不克

捷由其智識明而材力雄故施之各得其宜嗚呼若王者可謂
開國之殊勲者矣王之曾大父四二府君累贈銀青榮祿大夫
柱國中書平章政事追封開平王謚莊簡妣張氏追封開平王
夫人大父重五府君累贈儀同三司上柱國少保中書平章政
事追封開平王謚安穆妣陳氏追封開平王夫人父六六府君
累贈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大保中書右丞相追封開平王謚
靖懿妣高氏追封開平王夫人妻定遠藍氏封開平王夫人子
男三人曰茂曰昇曰森皆　上所賜名女三人長許爲皇太子
妃餘皆幼臣濂聞之昔日唐太宗起義兵而定天下當時有尉
遲恭者棄劉武周仗劒來從其後輔成唐業而恭之功爲多於
是生有鄂國之封歿有忠武之謚今王之功非恭所可及　上
之所以過王者封謚與之雖同而其王爵之加恩數優渥揆之
于唐誠又過之史臣所謂君臣相遇千載一時者豈不異世而
同符也哉是宜銘諸貞石傳之千萬世一以昭　聖天子垂念
功臣如此之至一以著王之勲烈於不朽云爾銘曰
聖皇開天豪傑四從龍興而雲虎嘯而風義旗所指山嶽震動
風馳霆擊孰不神竦維忠武王其氣至剛杖劒來從飛渡大江
無堅不摧無敵不碎庸奴長驅易如拾芥平吳定越帖荊撫淮
威聲所加小大畢來齊魯既寧汴洛亦定直指幽燕不戰而勝
元君遠逝六軍倒戈本根既撥何有條柯乃收晉冀乃清秦隴
乃徇遼海人百其勇茫茫朔漠灤河所經誓將划滌邊塵弗驚
王之忠精上貫天日煒其有光亘古不沒幅員之廣漢唐莫過

馬蹄所及王功爲多十五年間百戰百捷備殫勤勞光輔帝業
翊運之勳靖遠之威在古武罕于今見之大功垂成王忽長逝
當宁興哀如失一臂爰加恩寵用錫王封衮衣繡裳照耀泉宮
天子曰噫未慊朕志其推爵上褒三世死生哀榮孰可比焉
王雖云歿生氣凛然鍾山之陰隧道有石詞臣勤銘垂示千億

大明勅賜榮祿大夫同知大都督府事兼 太子右率
府使贈推忠翊運宣力懷遠功臣光祿大夫湖廣等處
行中書省平章政事柱國追封蘄國公謚武義康公神
道碑銘有序

皇帝即位之三載混一華夷聲教所被罔間遐邇梯山航海奉
贄獻琛 上念熊羆之士不二心之臣東征西伐宣勞有年方
將胙土分茅以定功賞而都督康公薨于陝州 上聞之嗟悼
不已既勅有司穿土作室以窆體魄復欲昭其功勳於悠久
詔翰林學士臣宋濂稽諸簡牘所書文於堅石以垂示於億萬
載臣濂謹按公諱茂才字壽卿康其姓也世爲蘄州人曾祖文
廣 皇贈中奉大夫中書參知政事護國追封京兆郡公祖德
懋 皇贈資善大夫中書右丞上護軍追封京兆郡公父壽
皇贈榮祿大夫同知大都督府事柱國追封蘄國公母蕭氏追
封蘄國夫人公當元之季四方雲擾未幾蘄州陷公結義旅以
捍蔽爲務授以長官俄遷爲鎮府同諸將復九江擣蘄水黃連
寨轉蘄州路同知總管府事屯戍和之裕溪太平之釆石使者
考其功狀陞淮西宣慰副使同知元帥府事又陞宣慰使都元

帥歲乙未六月 上帥師渡江將士家屬尚留于和州 上慮
公扼釆石之衝弗獲渡時出兵挑戰公兵雖寡而以寬弘得士
卒心故臨陣人多效死於是數戰不克後數月常忠武王遇春
遣游兵虛撓之公連日發軍以應王度其力疲夜設伏兵質明
殲其精銳殆盡然猶收合潰散堅寨於天寧洲明年二月上命
諸將以襄陽大砲破其寨公奔行臺便宜陞淮南行省參知政
事甫踰月 上亦克金陵又奔京口舟師追及之公度天命有
歸乃率所部餘兵三千艤甲來附免冠頓首言前日戰各爲其
主今日屢敗天數也事至於此死生唯命苟得生全尚竭犬馬
之力以圖報效 上笑而釋之仍許統所部兵從征又明年授
秦淮翼水軍元帥守欒龍灣取江陰之馬馱沙八月僞吳張士

誠犯我疆境公驅兵逐之獲其樓船 上賜名馬一疋黃金二
錠歲戊戌從廖楚公永安攻池州取趙雙刀之樅陽遷都水營
田使兼帳前總制親兵左副指揮使明年八月攻皖城僞將率
樓船出戰公復獲之又明年六月僞漢陳友諒傾國入寇攻陷
我姑孰殺戮我吏民意將窺我南京 上召公謂曰爾不疑我
乎公復頓首謝 上曰汝既不相疑宜作書遣使僞降友諒爲
內應招之速來仍紿告以虛實使分兵三道以弱其勢友諒果
如所言暨至諸將同公奮擊大破之縛其士卒二萬有幣帛白
金之賜歲辛丑八月 上怒友諒來寇率將士親征公領舟師
行擊安慶破江州僞都友諒西遁遂下蘄州興國漢陽公沿流
而下克黃梅某家寨十一月取江之瑞昌敗友諒八陣指揮友

諒之勢遂衰遷帳前親兵副都指揮使明年九月復龍興又明
年攻左君弼於廬州四月友諒圍龍興 上親往援公與諸將
皆從友諒聞 上至亟解圍還七月上入戰於彭蠡湖軍聲嘯呼
湖水爲之起立浮屍蔽蠡動至數十里友諒遂至敗亡又有幣
帛之賜十月 上親征武昌公從之明歲甲辰二月下之友諒之
子理銜璧出降三月進金吾侍衛親軍都護府副都護四月從
大將軍徐公達泝攻廬州七月下之八月拔安豐繼取江陵及
湖南諸州加賜幣帛明年二月改神武衛指揮使五月進大都
督府副使閏十月士誠兵犯江陰京口 上帥大軍水陸並進
公在行中及至鎭江士誠兵已遁又明年正月追至巫子門擊
敗其衆獲士卒三千人公功爲尤多四月從擣淮安之馬邏港拔其

水寨復獲士卒與艨艟無算淮安平七月遂攻湖州十一月破
之進逼姑蘇姑蘇士誠僞都也遣銳卒死迎鬪大戰尹山橋公
持戟督戰益力銳卒殲覆乃進圍婁齊門劍林立飛鳥不敢下
大將軍命諸將合攻之吳元年九月姑蘇平公取無錫州十月
陞同知大都督府事兼 太子右率府使進階榮祿大夫洪武
元年 上以江南之地既入版圖乃遣大將軍經畧中原公從
定齊魯之地復由黃河取汴梁下洛陽駐師陝州規運饋餉造
浮橋以渡大軍鎭河中善撫綏遺民爲之立石頌德絳解二州
則公所招徠蔽遮潼關秦人不敢東向二年復從大將軍征漢
中奉詔還軍中道因疾而薨實八月之三日也年五十有七上
下羣臣議贈公推忠翊運宣力懷遠功臣光祿大夫湖廣等處

行中書省平章政事柱國追封蘄國公謚曰武義卜以九月二十一日葬於應天府上元縣鍾山鄉之幕府山　上親臨奠而百司繼之祭幄相望聯絡原野時人以爲榮公娶方氏追封蘄國夫人繼室田氏封蘄國夫人側室朱氏余氏子男三人鐸田氏出鑑朱氏出鎮余氏出公通經史大義事太夫人以孝聞輕財仗義意氣磊落而尤有志於事功值元祚將終其才弗克盡施然而　真主龍飛於羣雄之中公即能識之卷甲韜戈率衆臣附坦然而不惑可謂上知　天命下體人心者矣由是昭被寵眷倚之以心膂用之爲爪牙十餘年間屢從征討茂績奇勳著稱當世存則安富尊榮加以爵位薨則疏封賜謚貴及九泉令名垂於竹帛重祿延於子孫公其可以不朽矣臣濂謹拜手稽首述辭于碑系之以銘洋懼不足以稱　上報功之意銘曰

於赫　大明受命于天如日之升照于八埏其一時康公江險之恃大軍西來視如平地其二巨礮轟雷物莫敢攖何戰弗潰何守弗傾其三天人攸歸勢何敢抗知幾先來率衆內嚮其四皇帝曰嘻有附匪疏予開誠心遇爾不疑其五爾礪爾鋋爾部士卒助予四方以寧萬國其六公拜稽首賜死爲生誓殫報効如無餘齡其七孰不爲庭率師往討矯如翬如風馳雷掃其八東吳西楚蹴陳駕張身經百戰兇豎始亡其九大將北伐同取汴洛出鎮于蒲恤其孤弱其十蔽遮河潼以義爲關誰敢操戈聊睆其間其十一玄龜負碑以頌遺愛民亦何心恩義斯在其十二從伐漢中追迨西征有命班師中道而薨其十三帝念將臣血戰之苦將酬其勳錫以茅

土(其十四) 孰不壽考以樂承平公胡嬰疾隕魄泉扃(其十五) 帝情憫
悼恩命絡繹穿山爲堂巖兹窀穸(其十六) 名垂於史祿延於家翩
然而逝公復何嗟(其十七) 史臣造文大書深刻以昭公勳有永無
極

大明勑賜故懷遠大將軍僉江南等處行樞密院事贈
榮祿大夫江西等處行中書省平章政事上柱國追封
梁國公趙公神道碑銘(有序)

故懷遠大將軍僉江南等處行樞密院事趙公之薨距今已十
寒暑矣褒䘏雖頒而碑隧之石未樹其子懷遠將軍同知金吾右
衛親軍指揮使司事獻請于大都督府移文中書中書下其事
禮部於是尚書臣凱侍郎臣魯具以事聞 上可其奏詔臣濂
撰文而臣其書篆以賜之臣濂等受命震惕深懼不足以稱
上意退考諸功狀而序之曰公初諱其今改賜德勝姓趙氏濠
之鍾離人曾大父小乙府君妣時氏大父省二府君妣王氏父
諱仁贈懷遠大將軍同知指揮使司事輕車都尉追封天水郡
侯妣李氏封天水郡夫人公世爲良農家狀貌魁偉有膂力尤
能馬上運矟捷疾如飛人不敢狎近歲壬辰江淮俶擾州縣閭
扳梟銳爲義兵奇公勇悍選爲羣隊長公年甫二十有八帥衆
接戰必操蝥弧以爭先蹈湯赴火有不暇卹敵人望而畏之然
棲棲在下列無有旌其能功者乃走西營謁歸德王忙哥隸麾
下稍久察其馭軍無律絕類兒戲又欲擇豪傑而依之悵悵未
有所歸歲甲午 大明皇帝統領大將南征駐軍滁陽公聞

毋夫人在軍中秋七月戊寅遂棄其妻來從及見　上轅門喜
獲驍將遂賜以今名命爲帳前先鋒已而從上取鍬佛岡攻三
汊河口破張家寨克全椒後河六丈大樹諸寨尋出師援六合
左股爲流矢所中幾至危殆　上親臨視焉歲乙未之春閏正
月剗雞籠山群盜與僞將韓溥酣戰直擣烏江下和州而含山
次第平三月夜襲陳也先營戊申也先來侵力出闘却之夏四
月庚申拔板門寨五月擊長官寨遂取儀真　上錄公從戰之
功超授忠勇校尉管軍總管府先鋒六月丙辰復從　上渡大
江時元兵屯牛渚劍槊如林常忠武王鼓勇先登而奪其營諸
將乃下太平連攻蕪湖句容取之秋七月辛卯克溧水八月破
溧陽公皆有功歲丙申春二月元將蠻子海牙闘大兵南渡捍

兵建柵於采石磯以斷淮西之路時將士家屬皆留淮西
上慮其心動遂命忠武王帥師攻之公亦在遣中乃以疑兵分
其勢然後出正兵與戰短戈力接奇兵遙起而乘之元將大敗
而遁三月乙酉大破陳也先營於方山庚寅下金陵公之績爲
諸將先丁酉　上命徐魏公取鎮江公副之破貓貍軍水寨夏
四月下丹陽金壇五月平宣城兵鋒所及勢如破竹而所向無
前矣轉承信校尉領軍先鋒六月取廣德秋七月破僞吳張士
誠木寨九月復從忠武王攻毗陵會諸軍救與士誠合圍魏公
於牛塘王與公大敗其衆擒其驍將張將軍歲丁酉春三月壬
午取毗陵時豪傑雄爭而民心無定向曾未幾何廣德宣城叛
公復取之夏六月戊辰取江陰秋七月丙子攻常熟張士德出

挑戰公麾兵而進士德就縛士德士誠之弟也遂征甘露望亭無錫諸寨歲戊戌春二月公從大將攻湖州已而宜興叛秋七月公復取之歲己亥夏四月擢懷遠大將軍中翼左副元帥五月攻池州取青陽石埭等是時安慶實爲荆楚咽喉之地勢不得不取秋八月公攻之已而取無爲潛山冬十有二月從大將征杭州歲庚子春三月還南京會僞將朱暹來攻宜興公帥師爲援即擒退之夏五月僞漢主陳友諒以重兵襲我太平境直犯龍江 皇上震怒命諸大將分據險要授以成筭而命公守虎口城虎口城龍江第一關也既而友諒兵大至兵陣既交殺傷相當而伏兵忽起山坳友諒兵大敗擒戮無筭遂復太平秋八月下銅陵之臨山寨冬十月掠黃橋及馬駄沙歲辛丑春

二月征高郵夏四月陞後翼統兵元帥秋八月 上親率六師伐僞漢以報龍江之役公從行道經安慶攻破其水寨遂乘風直泝小孤山抵九江九江僞漢都也距九江五里所友諒始知意謂神兵自天而下友諒宵遁遂克九江獲其王研華盖日月旗等物公復分兵攻黃梅廣濟冬十月克瑞富臨江安吉諸州復回師攻安慶下之十有一月壬申進克撫州友諒既遁謀移都武昌公承 命攻其池口堡歲壬寅春正月從 上征南昌兵至彭蠡湖南昌降三月取新淦州已而祝其康泰據南昌叛殺守臣葉琛公率精甲從魏公復其城夏四月甲午城破公左肩爲砲所傷久之乃瘳 上壯其爲人超授僉江南等處行樞密院事羅友賢據池州神山寨以叛冬十又一月公與忠武王

平之僞漢餘黨建柵南昌之西山號爲八陣指揮十又二月公
從趙將軍破之俘獲三千餘人江右州郡雖已附往往觀望狐
疑未即決歲癸卯春三月臨江吉安富州三城叛公皆先後統
兵復之　上以南昌實西江重鎮襟江帶湖控荊引粤非宗藩
不足以授綏定之寄於是詔皇姪大都督授以節鉞往涖其地
而公實統精兵受節制夏四月壬戌友諒帥強兵十萬攻圍南
昌癸亥公統步卒數千闢城門迎戰僞將金指揮操戟直前公
彎弧一發應弦而仆敵氣大起而退明日復合自是晝夜環攻
城友諒親督促之勢在必取公賛晝秘計分命諸將隨方應敵
剪獲甚衆六月辛亥公巡城至東門敵發蹶張中其腰膂箭深
入約六寸公即拔出之且撫髀歎曰吾自壯歲從軍傷於矢

屢矣其重無踰於此者豈天命也夫然大丈夫死即死耳復何憾
所恨者不能從　主上掃清中原稍效微勳垂令名於竹帛耳
丁巳遂薨於私第年三十有九軍中涕泣相弔　上聞之悼惜
不已追使者來致祭冬十有一月獻護柩車至南京以丙子葬
于牛首山安德鄉下堡之原　上念其功復命曰謁者賻以布
帛穀粟有差歲甲辰春三月遂命猷代領其衆秋九月下中書
議贈公榮祿大夫江西等處行中書省平章政事上柱國追封
梁國公勅有司建廟南昌歲時祭享歲戊申正月乙亥　上郎
皇帝位國號大明建元洪武追念開國元勳皆命配享　仁祖
淳皇帝廟廷公位居其八實異數也公爲人沈鷙而簡默剛明
而質直馭下嚴肅一號令之加旗幟爲之改色是以戰無不勝

攻無不下及從大將征伐尤能恪守軍令不敢違尺寸君子以
此多之生平雖未嘗讀書隨機應變其智如神動與古名將合
燕之臨難不偪奮弗顧身而於孝友之道尤為篤至信所謂閒
氣所生之良將也公娶王氏因公來歸歿於軍追贈梁國夫人
繼室朱氏先公若干年卒子男一人獻王氏出也臣聞之龍蛇
起蟄山澤通氣與運相值有開必先此古今通義也惟我
皇上龍飛臨濠建萬世不拔之基一時將帥大臣多其鄉里之
俊如趙公者亦一人也蓋昊天有成命既生聰明睿知為天下
君必有賢臣經綸而羽衛之此意已定於冥冥之中久矣公自
壯歲從戎何役不隨何戰不與所以輝耀其威靈者亦云至矣
使假之以年勳業炳朗當不止於斯惜乎不見海嶽大歸於一
統也其亦命也夫然而 聖恩沛涉追命錫爵既備極於寵榮
有子能令亦足上承 宸渥宿衛殿廷公之不沒者蓋有在矣古
者諸侯計功稱伐書之于太常勒之於彝鼎以示其不忘是用
上遵 詔旨備書公之勳績繫之頌辭以昭示永休於豐碑焉
頌曰 洸洸將軍川嶽之英挺如俊鶻金瞳鐵翎臨風一擊百
禽震驚當元季世四海橫吞繽紛戰塵白晝昏昏執戈而興挈
風躡雲 真人龍飛甬滁之陽單騎來歸願備戎行 帝曰俞
哉群醜鼠擾元有將臣亍渚駐師公揚靈旗隨 帝殄夷殘其
水營壘散鳥飛于時群豪割邑據險伐木建柵塹川為濠
帝指呼是衛是屠孰者最強大吳其中偽漢居西狂吳在東蠢
我叛人軼我彊封無征弗從有戰必先斬將搴旗電逝飆旋敵

人畏之縮衄莫前何彼凶殘犯我龍濤公挽虎弓屹爲推鋒六
軍奮呼殺人如山　帝乃誕怒肆行天誅公時在行勇若虎貔
俘厥寶玉僞都爲墟胡不爾思復攻豫章恃其氷山以凌太陽
公亟出過殪彼豺狼堂堂壹巡出其東門不虞飛矢竟斃其身
軍中慟哭於夜亦聞天祐　大明寔生俊英琱戈淑旂統馭萬
兵胡命止斯不靚厥成　天聲四震淼蹈鳧摧中原既定四裔
畢來使公之存績用益恢　天子念功禮備褒旌錫爵上公配
享廟庭命書絢爛榮賁泉城牛首之山有墓在原禮官奏謚表
此武勳以鴻厥慶以示子孫

大明勅賜開國輔運推誠宣力武臣榮祿大夫柱國廣
德侯加贈特進榮祿大夫右柱國進封巢國公謚武

巢華公神道碑銘

自古興王之際天旣生真人拯民塗炭之中必有如虎之將弘
展其不猷弼成其大業此如燭照而龜卜蓋無疑者以漢唐言
之則雲臺二十八將凌烟閣二十四人是已洪惟　皇帝當四
海逐鹿之秋龍飛淮甸噓陽吸陰反掌之間廓清八極或荒蠻
徼罔不臣妾當是時謀臣猛士效忠宣力其衆如雲若和陽華
公亦其一人也歟公諱高姓華氏字則未聞所謂和陽則其所
居之郡也曾大父汝德贈中奉大夫湖廣等處行中書省參知
政事護軍追封武陵郡公曾祖妣張氏追封武陵郡夫人大父
某贈資善大夫湖廣等處行中書省左丞上護軍追封武陵郡
公祖妣張氏追封武陵郡夫人父德新贈榮祿大夫湖廣等處

行中書省平章政事柱國追封濮國公妣童氏追封濮國夫人公之生也挺然有英氣人見之者咸曰是子異日必亢厥宗及壯其材果超羣類不屑屈人下同黨多嚴憚之至正中天下大亂所在寇盜乘時為患害劉其黔黎蕩析其室廬剽敓其玉帛公慮戚迫州境即於寨居黃墩結集本砦召所強丁淬礪刀劍晝夜為禦侮計練閱有法暗合古之將略遐邇聞者多荷戈相從于時 帝初起兵臨濠智勇之士雷動而霧集公遂率衆而來隷于麾下及大兵飛渡長江進克采石繼攻蕪湖駐溧水而定建業擣京口而下江陰公皆從諸將建立奇勛會張士誠據有淮浙數州之地肆為不恭侵軼邊陲 帝乃震怒遣大將出師討之公復在行摧敵於舊館俘賊于姑蘇拓土于淮東其功號為尤偉蓋公自從軍授以先鋒之職八轉至榮祿大夫湖廣等處行中書省平章政事追夫大統既集 帝念將帥百戰之勞定功行賞上則公爵次則侯封各錫以鐵券金書傳示子孫俾世其祿於是授公開國輔運推誠宣力武臣榮祿大夫柱國封廣德侯食祿六百石公未及受券請 命往廣海巡視城隍整飭軍隊行次崖州以疾薨于官舍年五十又九實洪武四年三月二十七日也訃聞 帝懷悼不已 詔有司迎公之柩以是歲六月某日還葬於黃墩先塋之次藏券墓中以慰公於九泉且進封巢國公諡曰武壯階加特進勳加右柱國襃崇之意無不備至公一子景春蚤世竟無嗣續其配濮國夫人蔣氏先薨至是與公合葬焉既葬禮部以聞 帝若曰其令國子司

業宋濂製爲碑銘樹諸神道尚書臣陶凱即日傳命授臣臣不
敢辭臣聞傳記所稱用世之士非才勇爲難而炳於幾先者爲
難公當羣雄蠭養之時亦欲以扞障自效見 帝之真即知
天位之有在人情之所嚮統其部曲驩然來歸非有先幾之識
者能之乎其建樹功烈安享尊榮爵封上公位躋極品亦宜也
雲臺凌烟之衆又豈得專美于前乎臣既歷序公之戰功次第
於右復繫之銘辭曰
士之所貴炳于幾先誠獲所依身名兩全當元之季王綱解紐
羣雄虎爭鹿知誰手維武莊公家于和陽依水建砦以遏寇攘
皇帝龍興知爲真主仗劍相從率先多士 帝曰俞哉爾兵我
從即麾義旗同渡大江牛渚既殲于湖亦捷溧水洋洋視如一
髮天兵載揚翔飈震霆秣陵南徐次第而平兆此江陰勢如破
竹兵鋒所向無強不劬鄰有勍督擄浙連淮來撼大樹何哉蚍
蜉 皇赫斯怒命將行伐鏟破連營洊除窟穴 勑雄師
定淮之東載綏載寧載約其同凡斯諸役公無不與展力攄義
亦云備至天清地寧六合一家大統既定論賞有差黃金鑴書
鑄鐵爲券作誓剖符千齡兆變 皇恩下被將膺寵榮訃來海
南聞者涕零 宸衷惻惻爲詔郡縣旋其柩車就鄉而窆崇階
峻爵極于上公龍光有赫賁及幽宮儒臣作銘播揚嘉績百世
之下視此貞刻

元故嘉議大夫禮部尚書致仕贈資善大夫江浙等處
行中書左丞上護軍追封譙國郡公諡文節汪先生

神道碑銘

濂奉　勑總脩元史凡忠義循吏之事天下郡縣悉上史官而宛陵汪先生獨闕既而先生族子克寬來預纂脩始以其門人汪文炳所撫事狀相示濂既命史官刪削立傳克寬以爲史乃一代成書其法當略墓文乃私家所譔其紀宜詳復致其孫德垕之言請濂揭銘于隧上嗚呼先生之德之盛海内孰不知而所讞錢珎之獄泰定實録中嘗書之其可不備載以昭示方來乎先生澤民字叔志姓汪氏其先新安歙縣人自唐以來爲官族五季之初兵馬使都虞侯道安始自歙遷婺源之還珠里又歷八世至宋天禧己未進士祕書丞贈光祿少卿震生[illegible]未進士都官員外郎贈中大夫宗頴都官生皇祐壬辰進

奉議郎知漢陽軍贈少傅毅又自婺源遷饒州德興之龍溪少傅生贈通奉大夫槃崇寧癸未進士正議大夫端明殿學士藻藻以文學政事爲時名臣通奉生紹聖丁丑進士朝散大夫江西轉運使愷知合肥縣贈中散大夫愷又自德興遷宣州之宣城子孫遂爲宣城人中散生紹興庚辰進士通判隆興府鴻舉鴻舉之弟脩舉則先生高祖也曾祖諱宰臣贈朝奉郎祖諱夢雷淳祐辛丑進士累官知靖州元贈翰林直學士亞中大夫輕車都尉追封新安郡侯父諱冑新用父廕補將仕郎元贈嘉議大夫工部尚書上輕車都尉追封新安郡侯工部之兄冑亨景定壬戌進士官池州大軍酒庫然自少卿至先生奕世科名蟬聯不絕先生自幼融通經史亦欽然思繼承之會科目之法行

遂領延祐甲寅江浙鄉薦上南宮不利有司用恩例署寧國路
儒學正暨再舉遂擢戊午進士第授岳州路同知平江州事階
承事郎時先生之母譙國郡夫人王氏春秋已高先生以平江
道遠不可迎養上書丞相府乞降一二階就銓鄰州不報竟奉
太夫人之官州有健民曰張以利餌長吏持其陰私使不敢問
遂視閭井民若蟣虱順指氣使輒奔走不暇稍逆其意即繫送
于官人懼呼爲張雷公先生曰弗治我民將無生即發其姦屏
諸窮荒不使與良民齒李氏有兄弟者三素豐於貲季弟未有
子而沒其婦傷季之夭也誓終身不再適孟仲利其財數設計
撼之婦堅不動乃嗾亡賴男子誣以姦私婦不禁搒掠自引伏
先生見其色有冤間行廉察之悉得其情白而出焉轉承務郎

南安路總管府推官戍將忽兒赤跋扈自用搤有司之擊俾不
得訓信其婣家王某爲郡府史藉其威尤鴟張無忌擅笞大庾
縣令縣令訴諸府同官懼戍將之威相視以目無人敢一辯先
生毅然捕王下獄會監察御史行郡戍將結以厚賂御史召先
生於庭詰其獄狀聲色俱厲先生徐曰王之姦賂人所知也御
史欲屈法邪御史慙夜半馳馬去王卒伏罪居亡何戍將以贓
敗部使者知其故檄先生推讞杖罪之廣州歲侵民大饑疫癘
洊臻死亡相枕藉其壽氣所薫蒸鮮有能生者江西行中書屬
先生行振荒之政先生絶無所畏懾命大姓發廩以哺飢羸其
病癘方熾者召醫洪善藥親走其廬給之活者數萬先生暨從
者亦無他虞將還送者讙曰我父母也柰何去之馬擁不能前

湖州府判官錢珎挑推官梁楫妻劉氏不從誣楫月耀官中米
殺之獄中事連海北廉訪副使劉安仁逮繫者二百人中書移
問者凡六各懷顧忌事終不白先生讞之獄立具時珎已飲藥
死詔戮其屍安仁坐受珎賂除名時朝廷遣奉使宣撫江西閩
先生名命巡南安章貢二郡事得專決聲績尤著擢承直郎信
州路總管府推官丁內艱不赴服除遷平江路總管府推官階
承德郎初浮屠甲與僧乙有隙久不相周旋衆約其輸平乙
因邀甲飲酒至醉遂寢其室甲弟子沈安素與甲鞭笞且期速
紹其業夜甲宿于儺夜持刀往殺之明日訴諸縣乙虞於考訊
輒誣服獄上先生閱其刀有鐵工氏名召工驗焉曰此沈安刀
也逮安一訊即承服乙械械之嘉定地瀕海朱管二姓爲姦利
於海中致貲鉅萬及以他事敗上下受其賂莫敢捕獄久不决
先生與總管道童公適至徑縛以來竟籍其家及徵其帳所備
列省憲郡邑受賂之數惟先生及總管名下疏曰不受陞奉議
大夫知濟寧路之兖州兼管本州諸軍奥魯勸農事磁陽貢郭
之縣也孔子廟學久不建先生以爲風教所繫實地作之殿堂
門廡及齋序之屬無不見飭襲封兖聖公職止三品先生以宣
尼之胄不可以弗崇上疏請增其秩廷議韙之奏陞品爲第二
錫以銀章居一年政化大行絃誦之聲周達乎西東闔扇之間
可設爵羅嘉禾生於縣郊瑞麥孕於洸水君子謂有漢循吏之
風焉廉訪使者行部將壓境還曰汪兖州在吾可無往矣至正
癸未詔脩遼金宋三史拜先生朝列大夫國子司業俾分脩兵

志及宋理宗本紀史成有上尊束帛之賜已而除集賢直學士太中大夫未數月亟上納祿之請以嘉議大夫禮部尚書致其事先生既歸僦屋以居門生弟子援洛中諸賢故事爲築室宛水之濱先生日督諸孫讀書以自娛不知其貧歲壬辰蘄黃紅巾彭黨祖搆亂其餘孽自徽寇宣州江東部使者道童問策於先生先生語以收人心振士氣築城浚濠儲糧簡卒凡數十事寇再至再擊退之乙未夏六月長鎗叛帥瑣南班程述等挾兵渡江欲犯宣城城中兵不滿數百或勸先生去之民曰先生忠孝人也天必相之當相與守城若果去之吾屬亦隨之爾部使者不入沙周伯琦二公復申民言以爲請先生曰昔江萬里守鄱陽大軍逼城衆皆走散猶坐守以爲民望况宣民離合視吾去留吾何忍棄父母之邦乎時軍費不給加以嚴刑弗之集先生從容一言獲鈔一萬錠米二千斛民心翕然欲爲固守計屢戰輒屢勝八月丁丑江浙行省參政吉尼哥兒遣兵來援城內恃援至戍守頗懈是夜三鼓長鎗軍攀堞而上城遂陷戊寅僞萬戶丁堅使前鋒葛義執先生逼降不屈遂遇害將死罵猶不絕口瑣南班雅敬先生名爲具冠衾瘞于某山之原得壽八十又三事上下朝贈資善大夫江浙等處行中書省左丞上護軍追封譙國郡公下太常定謚曰文節云先生娶戴氏累封譙國郡夫人先八年卒子男二人用敬以子貴封敦武校尉常州路宜興州判官用和國子生辟克侍儀司舍人不赴兄弟痛憤不食相繼卒女一人適劉士禮孫男五人德宣以蔭資補官敎武

校尉善爲廬[illegible]使德屋國子生曲阜宣聖林廟司樂德崇癸巳
鄉貢進士湖州路德清縣學教諭德正德進孫女一人適吳愈
曾孫男五人禧源傳源鳳源書源清源先生軀幹脩聳高隼疎
髯風裁峻如也其爲學本諸六經真知實踐無一不本於道義
其奉親也丁工部公之憂則三年獨處於外弗御酒肉每退詣
日悲慟不自勝至老不變事毋夫人則板輿方舟迎侍之官無
匱承顏唯恐少違其意婺源三大墓爲强家所侵辨理于有司
經四十年必復之乃已其事君也一飯不敢忘懷保小民甚如
赤子革弊除姦有知殆無不爲繩於律己則玉潔冰清毫髮之
私又無目而入故其至也民戀愛之其去也民慕思之至有爲
生立祠者嘗重構羨章亭於兖賊至不忍焚之且曰此汪公[illegible]

建也嗚呼不知先生何以能致於斯哉由其立心之正不爲勢
利所誘擇術之精不爲不義所屈忠孝大節所以暴白於天下
揆古無讓於今無媿可謂不負於科目者矣先生爲文不事絺
章繪句而義理自足詩亦清婉有魏晉風尤以善書名家單紙
片牘人咸藏襲以爲榮所著書有巢深燕山宛陵三藁傳之於學
者嘗賓興之歲江南三行省屢聘先生司其文衡士論尤服其
精鑒至今人道之不忘也夫自壬辰之亂四方瓦解其能執節
不回者往往於學士大夫見之如余闕之死於舒李黼之死於
江泰不花之死於台[illegible]者也有如先生無城郭封疆之
守或保身於山澤君子亦未必深議之先生不以仕止爲間孜
孜汲汲思欲圖報於危亡之際遂及於難非事君無二心者能

之乎使人人皆先生若國家其有敢亡之禍乎悲夫系之以銘
曰
仁皇建科詔書四布濟濟多士雲集川赴猗歟汪公游舉于鄉
對揚大庭乃第奉常筮仕遐邦不遑將毋上疏廟堂願從近授
孝養載昭如水東馳公聞曰噫吾分之宜鋤強擊貪雄桀橫驁
去之弗亟我民之蠹蝗為官為獄立平起彼朽骨化而為生
魯有名邦待公為政瑞麥揚禾發為祥應棠書最登金匱啓封
衮斧之寄有詔倚公彝敘攸均六符咸悅復直集賢進班邇列
公曰止哉吾懸我車秩宗之加以華其歸携朋看山宛水之涘
遭時艱屯四郊多壘氓之蚩蚩非公疇依公苛我留執戟以隨
一鼓作氣爭相奮躍刈冠如麻血污秋鍔孰援我兵夜拆不鳴
彼乘吾釁遂無堅城毒霧四塞殺戮以逞執公使降白刃磨戛
嚼齒大罵我實王官咄哉賊奴敢正之干公雖遇害之死弗屈
孤忠凜然皦如山日事聞中朝當宁嘆嗟飾惠易名恩寵有加
所貴君子行為民望薄俗瀾奔障之東向非孝無親非忠無君
凡百在位視公為人

勑賜開國輔運推誠宣力武臣榮祿大夫柱國淮安侯

華君神道碑銘

自古以來人臣事君始終一心以上承明德所以俾勳烈於不
刊熙今與於無窮此冊書所謂敬勝怠者吉是也其或遭時擾
攘攀龍鱗而附鳳翼自起於功名之會一旦封東爵享厚祿志
盈氣驕唯欲之是從遂致壞法亂政蓋有其初而鮮克有終此

刊書所謂忌勝敬者哉是也嗚呼敬怠之間善惡之所由分禍福之所由繫臣某於淮安侯之事不能無深感焉侯諱雲龍字某姓華氏安豐人世爲農家圖譜喪不知其先世遷移之詳三代皆以侯貴累贈曾大父六二府君中奉大夫北平等處行中書省參知政事妣王氏夫人大父七二府君資善大夫北平等處行中書省左丞妣常氏夫人考子中榮祿大夫北平等處行中書省平章政事妣陳氏夫人侯生二十年元季兵亂挈家避難倀倀無所之　皇帝龍興臨濠四方豪傑荷戈雲從侯上謁轅門命爲帳前小校當是時人心旣歸踴躍用命　上帥大軍取滁州元戍將遁去和與滁接壤聞之喪膽繼復取之遂大招撫師渡大江太平父老望旌旗迎降侯後先從征由千戶進鎭撫陞萬夫長曾未幾何　上攻金陵下之侯擒元將李將軍授揔管之職尋隨諸將取廣德滸擢統軍元帥僞漢陳友諒據九江爲都時侵我邊陲歲庚子傾國而東陷姑孰直犯我龍江　上授諸將方畧設伏于險赤幟一揮伏甲盡出大敗僞漢兵侯亦有助戰功後三年友諒弗悛舊惡攻圍我江西　上親帥六師往討友諒恐退入彭蠡湖與大軍遇相持四十餘日其大戰凡三友諒受矢斃于舟中龍江彭蠡二役侯在行中復以功陞豹韜衞指揮使繼從伐荊州又同征江北郡縣而泰州高郵淮安次第平轉淮安衞指揮使就留鎭之吳元年丁未大將軍徐達奉　詔征中原侯復在行中齊魯旣定河南之民簞食壺漿以迎王師暨入燕元君棄都而逃立北平等處行中書省

授侯鎮國上將軍僉大都督府事分府北平拜資善大夫燕王
府左相兼北平行省參知政事及天下大定論功行賞加開國
輔運推誠宣力武臣之號官榮祿大夫勳柱國爵封淮安侯食
祿一千五百石前職如故尋兼燕山衛都揮使時北平新入職
方非動舊大臣不足以厭服之 上以侯爲鄰郡子且恩遇之
深不翅骨肉至親必能爲 國宣力故特託以方面重任豈期
侯昧於理動違邦憲擅元丞相脫脫大第居之凡元宮龍榻鳳
裀及金玉寶器非人臣可僭者皆用之弗疑已而以其第高曠
葺宮屢生復役戰疲之士剏殘之民唯新宮是圖奢麗過制特
甚此猶可也先是元故都破其達官之女多輿我師爲婚媾幼
主尚竄沙漠諜者因倚之偵我事情 上明照數千里外屢勑

中書移文北平凡舊任於元者悉遣發江南毋使爲民患害侯
皆廢格不行及至征虜副將軍李文忠北征獲間諜數人始知
故官之家有官兵馬司者相率構姦僞作文榜欲爲變託姦人
以爲巡邏之職將焉御寇此非侯之過歟 上猶念其功不忍
寘于法趣中書諭其盡遣侯仍弗之聽 上怒詔內官往歷指
其主名諭之侯始不得已奉 詔侯自是益怠於政日從事歌
舞燕飲遂得羸疾疾寖劇 上召還南京以洪武七年六月二
十八日卒享年四十又三娶繆氏累封淮安夫人子一人長曰
忠次曰關住女一人以七月十日葬京城之西石灰山之陽上
親御翰墨製文一通遣中官致奠焉惟侯奮起戎行出遇 真
人乘六龍御天從征西方粗著勞效初無獨建奇功駿烈照耀

人之耳目然而封以大郡錫之侯爵寵恩之加不為不重矣柰何靡恩補報徇欲敗度絕無憂國恤民之心乃知往古韓彭之流恃功自專卒至夷戮皆其自取焉爾所賴 聖天子推天覆地載之量保全功臣唯恐有毫髮不至故侯得令終于家享榮名歿世豈非幸歟故事生封侯者歿必加之以公於是 勑止以侯禮聊不薄爵可謂仁之至義之盡者也臣濂奉 勑撰神道之碑稽諸天理之正察乎人心之公不敢用昔人諛墓常法特取春秋直筆褒貶之義勒文穹碑以為千萬世人臣之勸戒云銘曰

人臣事君兮猶如事天寅畏是將兮終日乾乾惟終如始兮曷敢弗虔一或怠逸兮明命在前侯起戎行兮有力如虎逢時締騷兮擇歸 真主四征弗庭兮無役弗與斬將搴旗兮所向披靡 帝用嘉錫兮龍光日駿疏以侯爵兮作鎮北藩兵民二柄兮付之旬宣鞠躬盡瘁兮宜報 國恩胡昧衛心兮動違國憲僭侈是崇兮群生胥怨峻宇雕墻兮朝夕沉湎是非倒置兮大分莫辨 皇仁如天兮覆之幬之錄其勛庸兮恤之榮之君恩固弘兮臣行或虧生弗為善兮死其忸怩春秋直筆兮善惡莫掩萬世取法兮納人于檢墓門有石兮可比琬琰史臣勒文兮以示褒貶

故資善大夫廣西等處行中書省左丞方公神道碑銘

洪武七年三月某日資善大夫廣西等處行中書省左丞方公歿于京師鍾山里之私第既已襄事而墓門之石未有刻文九

年冬十一月其子禮恐公群行堙沒無傳請于大都督府移文
中書中書下禮部於是尚書臣籌以其事聞　制曰可遂敕翰
林學士承　旨臣溍爲之銘臣謹按留守都衛經歷天台虞轉
狀公之行曰公諱珍避　廟諱更名眞因字　貞姓方氏其系
分自莆田再遷台之仙居三遷於黃岩遂占籍焉公長七尺狀
貌魁偉而身白如瓠有偉丈夫量未嘗宿怨識者已知其爲貴
人至正初李大翁嘯聚倡亂出入海島刼殺漕運舟殺使者時
承平日久有司皆驚愕相視捕索久不獲因從而綏輯之劇盜
蔡亂頭聞其事謂國家不足畏復效尤爲亂勢張甚濱海子
女玉帛爲其所掠殆盡民患苦之中書參知政事朶兒只班發
郡縣兵討蔡寇公之怨家誣搆與其通遣繫責急公大恐爲
責賄吏索捕如初公度不能繼且無以自白謀於家曰朝廷失
政統兵者玩寇區區小醜不能平天下亂自此始今酷吏藉之
爲姦媒孽及良民吾若束手就斃一家枉作泉下鬼不若入海
爲得計耳咸欣然從之郡縣無以塞命妄械齊民以爲公民亡
公所者旬日得數千久屯不解朝臣察其非罪奏爲慶元定海
尉使散衆各安其居自時厥後汝潁兵大起海內鼎沸齊國忠
襄王李察罕保障河洛晉冀李思齊張思道號令關陝陳友諒
明玉眞分有江漢荊益張士誠據淮浙公亦有慶元台溫三郡
之地同縣章子善者好從橫之術走說公曰夷狄無百年之運
元數將極不待知者而後知今豪傑並起有分裂之勢足下奮
袂一呼千百之舟數十萬之衆可立而待泝江而上則南北中

絕擅饑運之粟舟師四出則青徐遼海閩廣甌越可傳檄而定
審能行此人心有所屬而伯業可成也公曰君言誠是然智謀
之士不爲禍始不爲福先朝廷雖無道猶可以延歲月豪傑雖
並起智均力敵然且莫若爲王保境安民以俟真人之出斯吾
志也願君勿復言子善謝去公自是其官累遷至江浙行中書
參知政事會有詔徵兵討張士誠公遂出師士誠知公且至遣
其將史文炳呂真統十將軍兵七萬禦公於崑山崑山去姑蘇
七十里士誠之僞都在焉文炳真陳兵城中仍以步騎夾岸爲
陣士誠命游兵往來旌旗數十里不絕氣勢甚盛公曰淮海之
地非四達之衢乃徒參用步騎兵雖衆不足畏也公舟師僅五
萬身率壯士數百趨奔于橋文炳真使十將軍瀕水與矢石如
雨公戒其衆持葦席藉塗泥冒矢石急奮夾岸之軍以火箭亂
射公艤及岸擐甲橫刀大呼而入殺兩將軍及十餘人軍大潰若
禽鳥散去公與壯士追擊過其中堅文炳真接戰公出入陣中
所嚮輒披靡橋左右水騎乾不得成列而岸上軍又散北文炳
真棄馬走亡七將軍溺死者萬計公乃次兵於岸明日又戰七
戰七捷直至城下士誠得報遣使者迭欵請奉元正朔公還遂
以節鉞鎮淛東開治于鄞元之君臣多公之勳復數加爵賞俄
至太尉江浙行省左丞相賜衛國公印章其弟子姪賓客皆至
大官當是時　今上皇帝龍興臨濠定鼎金陵天戈所指無不
簞食壺漿以迎王師　上親取婺州而衢處相繼降公曰吾聞
順天者昌逆天者亡今臨濠兵精甚所至無堅城此殆天命之

所在也逆天不祥即遣子完入侍　上喜曰自古英雄以義氣
相許當如青天白日事成同享富貴何以質子爲遂使完歸公
復遣使者願守城邑如錢鏐故事歲貢白金以給軍費上許之
然猶自海道輸粟元都時群雄方爭　上方勵志中原公獨屏
蔽江淮使者交于二境上唯求庇民而已苗軍劉震蔣英等叛
婺州殺首師胡大海持其首來曰願隸麾下衆皆賀獨公不許
曰吾昔遣使效錢鏐言猶在耳今納其叛人是見小利而忘大
信也且人叛主而歸我即他日叛我又安可必耶遂卻歸斬之
仲兄中流矢而沒　上遣使臨祭且慰撫其遺孤越數載
上詔大將軍徐魏公平姑蘇縛士誠獻京師公以久疾不視事
又遣府賓客無所陳説失朝賀禮　上怒大軍且壓鄞公憂懼
不知所爲乃封府庫籍民數使城守者出迎躬挈妻孥避去海
上使完奉表謝曰臣聞天無所不覆地無所不載王者體天法
地於人無所不容臣荷　陛下覆載生成之德久矣安敢自外
於天地敢一陳愚衷惟　陛下裁幸臣本庸才遭季世保境
安民非有黃屋左纛之念曩者　陛下靈旗曾指之師至于婺
州臣愚以爲天命有在遂遣子入侍于時固已知　陛下有今日
矣所謂依日月之末光望雨露之餘澤者也而　陛下開誠布
公賜手書賜質子俾守鄉郡縣如錢鏐故事十年之間與中吳浙
立昔　陛下之賜猶如也逮　天兵下臨吳會臣嘗上書請朝定
杭越則慕歸田里不意今年以來老病交攻頓成昏昧而弟兄
子姪志慮不齊致煩　陛下興問罪之師方懷畏懼未能自明

而大軍已至白溝今臣計無所出雖遣使再三而承 詔之師
務不容已是以封府庫閉城郭以俟 王師之至然猶未免爲
浮海之計者昔有孝子於其親也遇小杖則受大杖則走臣之
事適與相類雖然臣一介草莽亦安敢自絕於天地故每自思
欲面 闕待罪 闕庭復恐 陛下萬一震雷霆之怒天下後世
議者皆不謂臣得罪之深將謂 陛下不能容臣豈不累天地之
大德從誤謹昧死奉表以聞俯伏候 命 上覽表趣公入覲公
至京師 上且喜且譲曰若來何晚也公即叩首謝罪 上以
公誠慤遇之特厚每賜宴饗皆與功臣列坐未幾有廣西左丞
之命俾奉朝請一日侍 上燕坐不能興興至第則成末疾矣
上數遣中使賜問官其二子禮官武將軍僉廣洋衛親軍指揮
使司事完忠顯校尉虎賁衛千戶所鎮撫今公得之已而
公疾革 上遣中使問所欲言公指使者中坐良久曰臣荷
陛下厚恩無尺寸之功而子孫康寧悉不知人間事臣所憂者
獨此耳幸 陛下以臣故曲加保全則臣感恩九泉爲犬馬報
陛下矣言畢而逝壽五十又六 上聞哀憫之親御翰墨爲文
命官致祭 皇太子暨親王亦如之中書省大都督府御史臺
亦皆奉 上旨臨祭成禮而去先是公病時嘗屬諸子曰我即
死毋歸塟海濱 主上遇我過厚可求皇城外之地埋焉且使
後人習於禮義又是卜城東二十里王山之原惟石禮部爲奏
請 上欣然可之於是以某年某月某日塟禮也公世爲善人
而其父允柔良人莳之屢致侵蝕又嘆曰吾諸子當有興者毋

久苦兵其後五子果貴顯元季以公之貴得履贈三代曾祖天
成榮祿大夫湖廣等處行中書省平章政事祖宙光祿大夫福
建等處行中書省平章政事勳皆柱國爵皆封越國公父伯奇
銀青榮祿大夫淮南等處行中書省左丞相上柱國仍追封越
國公曾祖妣陶氏祖妣潘氏妣周氏妻兩董氏皆封越國夫人
子男五人其二即禮與完其三曰本曰則曰安女五二適士族
餘在室孫男六隋大業末海內紛紜汪華聚衆保民據有歙宣
杭睦婺饒六州之境雖屢受隋爵及唐高祖有天下遂封府庫
籍民數以歸職方擢爲歙州刺史殁于長安其事與公似無大
相遠者蓋公以豪傑之姿庇安三路六州十一縣之民 天兵
壓境避而去之曾無一夫被乎血刃其有功於生民甚大然而
天寵所被賜官至轄寺有祿食而二子皆列崇階赫奕光著視
唐則有加焉於是歷序其故著爲銘詩以宣朗 國家之鴻烈
而及公保民之偉績云爾銘曰
元季紛紜群雄相吞公據海濱志欲靖民黃屋左纛我非敢覬
綏定一隅以候 眞主 大明煌煌出自東方天威奮張孰敢
不來王乃籍土乃封府庫大開城門委之而去 皇帝詔還嘉
勳龍顏卿能庇民朕數嘉嘆卿居海邦倚水爲強旌旗揚揚武
夫洸洸舳艫數千橫行海中諸番畏威莫越其封炳乎幾先能
順天命卒全黎元兵不血刃何哉暴強驅民鋒鏑酣戰弗禁身
乃就殛以此較彼卿實爲能爵之崇階祿給子孫天語褒嘉金
宣玉奏公拜稽首 天子萬壽惟公挺生人中之豪功在三府

其惠孔昭華之保歙事與公類至今廟食春秋不廢公雖歿矣
德曷忘矣太史銘矣發幽光矣

明故資善大夫御史中丞兼太子賛善大夫章公神道

碑銘

嗚呼是爲吾友龍泉章公之墓初予未識公時輒稔聞其名及
公應聘而起同赴于南京同舘于青溪同出入禁苑者以備顧問
如是者四三年私竊以爲生我者父母知我之志者唯公而已
不知公何爲棄予而遽死矣乎有善孰予相孰知我瑕玼而攻
之乎神道之銘公之子特以爲屬肝腸百裂其何能緝綴言辭
乎相知之深者不爲之則銷張君子之休美不識當屬之誰乎
因抆淚而序之曰公諱溢字三益姓章氏處之龍泉人遠祖有
曰巖者仕宋以兵部尚書守泉州始家于南安至唐康州刺史
及又自南安遷建之浦城及生福州軍事判官脩脩生光祿大
夫檢校太傅西北面行營招討制置等使持節高州諸軍事高
州刺史仔鈞娶練氏生子十五人其第三子獻誠仕南唐爲銀
青光祿大夫檢校司徒獻誠生文錫仕宋爲秘書省校書郎文
錫生都官郎中垂又自浦城遷于龍泉子孫遂爲龍泉人垂生
吉吉生順順生公瑹公瑹生世安世安生巢巢生宗宗生卿貢
進士輔輔生文義文義生用之用之生強宗強宗生煥文則公
之高祖也曾祖諱斯立祖諱格父諱遇孫母某氏公之始生其
音如鍾父母疑爲不祥幾棄不舉及成童嶷然莊重不習鄉井
輕儇態諸兄出應科舉頗爲儕類所侵苦公忿曰彼徒謂我窮

爾吾不自勵豈爲男子耶乃往受事縣官即有曲者舉正理直之衆始愧服比弱冠從鄉先生王叔剛游從事於正心脩身之學既又聞金華爲文獻之邦間出游以咨叩其緒緖浙東憲使禿堅不花請與語悅之已而改官陝西要公與俱至虎林心忽驚悸力辭而歸抵家父病已革越八日而逝人以爲純孝所感至正壬辰蘄黃妖寇自閩犯龍泉公與從子存仁避亂山中而存仁爲寇所執公心計曰吾見止有一息不可使無後挺身出謂賊曰兒幼無所知我願代之賊聞公名方出重購以求及得公大喜賊帥欲問計公正色拒之曰若等皆有父母妻子顧爲此滅族事耶賊怒縳之柱以刀磨其脅曰不降者且死公曰貪生惡死固人常情然吾終不爲不義屈賊愈益怒曰汝誠不畏死耶公曰死即死何畏乎賊壯之不敢加害公夜紿守者乘間既脫歸乃集里民爲兵不旬日擊却之處州府判官以兵來龍泉欲盡誅平民詿誤者石抹將軍宜孫實總兵政公走麾下說曰將軍知賊之由乎曰不知也公曰貧民迫於凍餒故相挺而從盜誠得一循吏招輯之民即貧民耳今不出此而肆行剪屠是殆揚湯以止沸也不識可乎石抹將軍曰善微先生言事幾敗即檄判官毋擅殺石抹將軍服公器識留幕下與議軍事其平屬縣慶元及建寧之浦城松溪羣盜公有力焉上其功江浙行省丞相康里公承制授公將仕郎龍泉縣主簿辭不受海寇起黃巖掠沿海郡縣行省命石抹將軍守台城台之寧海民亦爲變攻圍台城急石抹將軍飛檄召公爲援公方退居田里得

將軍撳即起曰吾邦非石抹將軍人且盡爲枯骨今一旦有急正我報德之秋也集趫勇少年數百人晝夜行至城下約內外夾擊賊遂潰海寇亦遁去寧海大飢豪民吳甲蔣乙積粟不糶公言於石抹將軍將軍因屬公行縣賑之公至縣即抵二豪罪發其粟賑餓夫其尤困者俾僧作糜食之公還龍泉龍泉亦歲儉大家有粟高其直且不發公先以私田易粟貸里人乃行勸分之政民受其惠爲多脩邑青田潘惟賢爲盜而龍泉監縣寶忽丁貪虐無狀民因導之攻縣治寶忽丁棄印走公同其師王剛叔召豪傑與賊戰敗走之縣治遂復行省給銀幣爲賞寶忽丁慚棄職獲罪而愧公有功乃謀害公公方贊元帥黑的兒開府處城未敢發會帥府聞寶忽丁罪遂結季漆惡少拒命首害

剛叔于家帥府檄兵討擊之寶忽丁遁去於是處之七縣盜皆蠭起行省移石抹將軍以行樞密院判官分治處州公謂石抹將軍曰松陽小醜不速平將養成大患耶將軍曰唯君處之公乃遣千戶曹勝安督兵援以方畧一戰盡降之分院上其功行省陞承事郎松陽縣尹又辭不受元帥葉君琛攻鄭寇於麗水屢爲所敗分院調公及樞密院都事胡君深合討之公與胡君統軍至浮雲賊衆來逆戰並山爲長陣兵既接我軍張左右翼夾攻之賊大敗直擣其巢穴賊望見公來拜乞曰我非爲寇者待我殲此海鹽即降矣海鹽謂葉君所部海軍也公曰吾不知他特捕反者衞賊爲内外二砦公麾兵踰外砦立壁或疑壁於兩砦間非利公曰非爾輩所知我既踰外砦則内砦疑其巳降

而外砦亦計其錄已二砦相疑破賊必矣壁未完賊突至相持
未有勝負公麾奇兵橫擊賊奔北即移兵闔內砦數重下令急
攻遂陷之 兆鄉寶諸法外砦亦降行省復授福建行省檢校官
尋又改除奉訓大夫處州路總管府判官皆不受南行臺治書
侍御史鈸木烈思分臺于婺長鎗軍叛迫其城治書趣從事揚
迪徵師於公公勒所部軍就道長鎗聞公至輙引去省憲交章
薦于 朝陞武德將軍僉浙東都元帥府事又辭不受或疑為
要名公曰吾所將皆鄉里子弟使其肝腦塗地而吾獨取功名
弗忍為也青田賊吳埜掠婺之金華永康東陽諸縣聚衆猖獗
公議討之分阮乃調兵屬公及胡君與賊屢戰輒皆敗之賊勢蹙
縛其黨張貴李興甫等出降遂昌函右戶闕羅士豪周天與號
聚殺之元帥胡君往討天與負固不服久之始請降公曰此賊
不殄必貽後患胡君不聽受其降已而天與果以復叛誅始天
與之未降也執其黨與三百人繫諸獄至是胡君欲盡坑之公
執不可得生全者十六七時天下日入於亂公結廬匡山上自
號曰匡山居士屬其子曰兵將至矣汝曹其保障州里乎己亥
冬王師克處州公又避地入閩中 今上皇帝遣使以束帛召
公公乃慨然而起與青田劉君基麗水葉君琛金華宋濂同召
至建業入見 上問勞曰我為天下屈四先生耳然四海紛紛
何時定乎對曰天道無常惟德是輔惟不嗜殺人者能一之耳
上曰卿等其留輔予矣亡何擢命營田司事巡行江東兩淮之
境田荒蕪及耕墾者皆分籍之差稅賴之以便公以疾在身者

女上時遣使存問及疾小愈即入謁　上見其來喜曰卿其瘳乎何遽出也一日　上忽念公詢于中書左司都事張來碩曰章溢日來康強不來碩對曰溢日夜念母不置而以　主上遇之厚不敢以言請鬱成疾耳　上即命公歸省賜以白金文綺而留其季子存厚于京師浙東始設提刑按察司即擢公僉其司事受命還處州代總制胡君入朝而以存厚娶胡君女賜賚優渥且俾存厚入侍　皇太子以示親信胡君出師溫州復詔公還守處州饋餉供億規措無缺而民不知勞及師旋即日以總制事付胡君而還其部王師平荊楚設湖廣提刑按察司還公爲司事公入見　上慰勞之曰經綱之事今屬卿矣公既至覩荊襄多廢地遂建議分兵屯田且以控制北方詔爲便

上曰所言甚善第未暇耳湖廣行省鎮撫面回恃勢作威輒直人罪以爲嘗公廉得狀坐以法會朱幾河內道按察司宋思顏以浙東憲吏事不白下獄而浙東按察使孔克仁僉事王璘亦以事被逮辭或連公公憂懼不知所爲　上遣太史令劉君基喻公曰予素知章溢守法令毋疑也既而胡君以兵入閩隨沒處州之境皆動搖　上命陞公浙東按察副使往鎮之平陽瑞安浦城福寧軍民等事皆隸焉公辭曰臣前任浙東無狀同列皆獲罪而臣獨蒙寬宥今若加陞擢則益重臣過疆場之事臣身任之萬死且弗避副使之命臣不敢拜　上重違其志命仍僉浙東按察司事比至山寨或已叛公宣布　詔旨軍民皆感動乃誅其首叛者餘皆帖帖青田夏清闢胡君敗與福建參政

范昌大合寇慶元龍泉時官兵盡戍浦城城中僅足自守公召舊部義兵使據要害列木柵爲屯勢相聯絡別命元帥祁與李汝即龍泉縣治亦環植木城賊聞不敢犯公長子存道初以元帥戍浦城及是有　旨命存道提兵爲遊擊而公即處城坐鎮之公謂父子相統於律不宜乃上奏請罷存道官不允兵戍浦城者以食不繼爲病　上以屬公洎浙東行省右丞李公文忠李公欲運處州粮餉公以爲舟車不通而軍中所掠粮甚殷請拘入官而均給之兵食乃足青田稅官金甲發其同僚白乙匿官課乙既誅死而甲恣爲姦利公訊之甲善口給辨不置公曰汝罪狀已明奈何欲以口舌撓法乎其辭遂屈　上知爲公所鞫當不冤命斬之建寧守將阮德柔遣使來納欵人咸以爲詐

公曰陳友定據全閩勢必不能容故德柔爲圖自全計非詐也以其事聞　詔許德柔以元官守本郡命比下德柔果爲友定所并公因留其使厚存卹之温州茗洋周遂卿恃山險常爲寇鄰邑皆患之而郡傳之通平陽瑞安者亦爲所要遮公命存道合平瑞總督孫安之兵擒斬遂卿中書命處州造海舟若干艘弁僉溪船戶爲水軍其戶凡一千既有領之者而又隸于軍府役繁而事擾公上奏設水軍千戶所專統之處多山而少田軍需恒不足胡君爲奏免唯輸硫黃白藤于朝而行省復有所科公屢以爲言罷之水軍千戶任惟淵朱仲欽共戍青田會寇至仲欽逆戰而惟淵走還仲欽以無援故敗公斬惟淵以徇遣指揮何世明擊寇走之惟淵乃胡君所任信者既伏誅部曲莫不

股栗浙江行省參政朱亮祖總兵取溫州公諭何世明以軍從
溫州平公聞其掠人子女命鎮撫林理徵之各部送還其家海
隅既寧公請朝京師 上報曰吾知卿在邊良苦俟平吳當卽
召卿爾及浙西諸郡皆平 上遣使召公且命分兵征八閩而
存道守處州公既入見 上嘉獎甚至上諭羣臣曰章溢雖儒
臣父子宣力一方寇盜悉平其功誠不在諸將後公再拜謝不
敢當嗣日 上召問征閩諸將何如公對曰御史大夫湯和由
海道進平章政事胡廷瑞自江西入此固必勝然閩中尤服浙
江平章李文忠之威信若令文忠帥師從浦城取建寧此萬全
計也卽日詔文忠出師如公策處州之糧其舊額一萬三千石
有畸後以軍興加徵至十倍民不堪命公言之丞相丞相入奏

上曰吾勞處民久矣詔從其舊溫州黃宗豪朱君達來附各授
以元帥之職還守其土及我師征溫失利輒叛去溫既平君達
又請降公曰何物小醜叛而復降納之是無法矣奏戮之浙江
行省承 詔作大舟入海徵輸巨材檄處州與諸府同公曰處
婺之交限以峻險縱有水道何從出且凋敝之民曷以勝此公
力言於省臣止之洪武元年正月 上卽皇帝位有事於太廟
公與執事畢越翌日召公及劉君基入見 上御奉天殿羣臣
咸在 上歷陳其功並拜御史中丞公辭不允尋兼 太子贊
善大夫公務存大體不屑屑於細故或以爲言公曰憲臺百司
之儀表居其職者當先養人以廉恥使人避而不犯豈直持搏
擊爲能哉 上親祀社稷會大風雨還坐外朝怒儀曹議禮不

合以致天變將殺之公奏曰風雨已連翩無足怪者繼禮官議有未盡　陛下精誠自足以格神明願寬雷霆之怒　上爲之霽威　上愛公甚嘗語公及劉君曰二先生年同老恐感霜露致疾善自衛攝不宜早趍朝也存道部鄉兵萬五千從李公入閩閩平　詔存道以兵從海道北征公持不可曰鄉兵農人耳始令征閩許以事平歸農今復調之是棄信也　上不懌而罷公繼論奏曰兵已入閩者俾還州里昔嘗叛逆之民宜籍爲軍使北征一舉而恩威著矣　上喜曰旣謂儒者果迂闊哉非先生爲朕一行無能成玆事者公受　詔遂行北至處州毋夫人已歿公馳還含擾例乞丁憂　詔不允丞相李韓公復貽書尊上眷商之意而遣存厚還家公灑泣而出日治戎事惟謹鄉兵

衛豐昭繼等倫　大明天子御紫宸濟濟萬國咸來賓東阜社聘東海濱加以祿爵恩寵新庸昌使者勞徠勸繡衣行部照青春負夫胥遁不待晨一朝南徼將星湮括山恍惚失嶙峋狐狸跳舞騁妖神　帝曰汝諡汝老臣整汝戎旅旋汝轅公車戾止集吏民導宣威德語復諄有叛命者馘以狗叶坐鎮鄉城如虎蹲犬兒浙擊左右巡四郊帖帖多柔訓召還執法居諫垣長跪敷奏覬逆鱗嘗堂風憐逝鶩魂上表陳肯達　帝閱哀號負乜自築墳因劬致疾亟返真閫之軌不淩霄市公知學術歸一原時對灑洛溉本根所以不剗枝葉繁文事武備道乃存黃髖濊咸山樊大書遺行勸堅珉傳千百載期無誤

新刊性理大全卷第十七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R.O.C.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國家圖書館 R.O.C.
3054919 v.18

新刊宋學士大全集卷第十八

賜進士第文林郎浦江縣知縣高淳韓叔陽彙集
後學浦江張元中編次
庠生董彭明校正

神道碑 凡七首

大明追崇楊王神道碑銘

皇帝恭膺大寶式展孝思既追崇 祖宗四代帝號建立
太廟復念 皇太后之所自出追封外王父爲楊王外王母爲
楊王夫人建祠於 太廟之東歲時遣重臣致祭近有來自淮
陰者言王墓在盱眙如故 上聞之悲喜交集即詔內臣及圓
丘署令往祭而修治之置洒掃之戶凡三護視塋域且命詞臣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撰文以樹諸神道臣濂伏讀　御製王之行若曰王姓陳氏世爲維揚人不知其諱嘗果之季名肆尺籍伍符中從大將張世傑扈從祥興帝駐南海至元己卯春世傑與元兵戰師大潰士卒多溺死王舟亦爲風所壞泊死荒岸與一二同行者累石支破釜煮遺糧以療饑已而糧絕計無所出同行者曰我等自分必死聞髑髏山有死馬盍共食之縱死亦得爲飽鬼不識可乎王未及行疲極輒晝寢夢一白衣人來謂王曰汝慎勿食馬肉今夜有舟來共載也王以爲偶然未之深信俄又夢如初至夜將半夢中髣髴聞櫓聲有衣紫衣者以杖觸王之股曰舟至矣奈何不起王驚寤身忽在舟中見舊所事統領官時統領已降於元元將元將長舟歷凡有來附者輒棄水中統領憐王亟藏

之皇板下日取乾餱從板隙投之王掬以食度王之渴乃與王約以足撼板王即張口向隙受溺居數日事將洩皆彷徨不自安忽颶風吹舟盤旋如轉輪久不能進元將大恐徧求於禁祈者不可得統領知王能巫術遂白而出之王仰天叩齒若指麾鬼神狀風濤頓息元將喜因飲食之至通州資王數鉅魚送之登岸王歸維揚不樂爲軍伍避去盱眙亭甲鎮擇地而居以巫術行王無子生二女長適季氏次即　皇太后晩以季氏長子爲後年九十九歲而薨遂葬焉今墓是已臣濂聞之君子之制行能感於人固難而能通於神明爲尤難今王當患難危急之時神假夢寐挾之以升舟非其精誠上通於天何以致神人之祐而至於斯也王之羣行其詳雖若不可知舉此而推之則其

積德之深厚斷可信矣是宜慶鍾聖女誕育　皇上以啓
大明億萬年無疆之基於呼盛哉昔日史臣贊堯之德首以親
九族爲言其效至於黎民於變時雍之盛然九族之中毋族居
其三　皇上以念毋之故思王不能忘封以王爵享以祠廟今
又樹碑墓道以紀其行是皆以孝治天下也將見四方嚮風
咸知以孝自勉皥皥熙熙臻夫隆平之治不難矣臣瀟既序其
事復再拜稽首而獻銘曰
皇帝建國克展孝思跡封毋族自親而推錫爵維揚地邇帝畿
立廟崇祀玄冕衮衣痛念宅兆亡之何墟閭師來告今在盱眙
皇情悅豫繼以渐咸即詔禮官汝往葺治毋俾樵豎跳踉以嬉
惟我揚王早隸戎麾颶風湯海粮絕阻饑天有顯相夢來紫衣
挾以登舟神力所持易死爲生壽躋期頤積累深長未究厥施
乃毓聖女茂衍皇支蘿圖肇開鴻祚巍巍日照月臨風行霆馳
自流徂源功亦有歸無德弗酬典禮可稽聿昭化原扶植政基
以廣孝治以惇民彝津里之鎮王靈所依於昭萬年視此銘詩

大明故王府參軍追封縉雲郡伯胡公神道碑銘

上天既革元命　皇帝定鼎金陵遣大將下浙河東諸郡而婺
衢處三州相繼平時當草昧之初　上思得智勇之才用之於
是處之胡公仲淵躍然而起以自赴功名之會入陪　廟筭出
鎮鄉邦言聽計從寵遇無比浙東之俊彥攀龍鱗而附鳳翼者
皆自公始若公者可謂拳卓不羣之士矣公諱深仲淵其字也
系出漢安定宋初有諱棟者自潤之丹陽遷處之龍泉因家焉

棟生璠璠生文虎文虎生竦竦生晟晟生滂滂生衢州録事參
軍松年松年生鄉貢進士應辰應辰生溫州樂清令琇琇生江
南西路兵馬都監見大則公之曾大父也大父諱堂父諱鈺仕
元爲征東行中書省左右司員外郎母趙氏生三子公其長也
次曰潭曰海繼母李氏生一子曰湧員外府君蚤歲宦遊京師
公始十齡而大母李夫人與母夫人相繼亡公侍大父奉繼母
撫幼弟艱難刻厲以自植立未弱冠走京師侍府君適府君使
高麗復往候焉居久之府君棄捐館舍公崎嶇萬里奉柩南還
舟行一日泊大崖下夜夢人語之曰此崖且崩宜急避驚覺趣
移舟俄傾大風雨至崖果崩聲如萬雷既歸葬於縣北之圖源
遂廬於墓左悉取諸子百氏天官地志兵謀術數醫藥卜筮老

釋之書而研究之發爲文辭操筆可立就當元之季江淮俶擾
蔓延閩浙間盜由建之浦城松溪入龍泉公嘆曰淛水東地氣
白矣禍將及乃集鄉兵結寨于湖山已而處州之民相聚爲盜
江浙行中書省調萬戶石抹公宜孫戍處州辟公參謀軍事檄
所隸諸縣募壯士爲軍浹日間得數千公引之屯竹口下令賊
中曰爾皆良民也因驅迫故爲亂棄仗即仍良民矣賊以公長
者其言不欺盡毁旗械肉袒請降溫州戍卒韓虎陳安國殺主
帥據城叛行省命宣慰使恩寧普公討之道由處州與公語意
合辟府軍事復辟公參謀之公曰溫城叛者唯一二人耳若破
其城玉石必俱焚如平民何遣辯士入城說其黨曰韓虎悖逆
亂常今王師四集旦夕且攻城雖金湯無不破者若輩胡爲與

賊守自取作孽耶將軍未怒即加兵苟能去逆效順悉從原
宥或稔惡不悛城一破悔無及已其黨相向泣曰吾屬自度且
莽鬼耳儻獲復生敢不唯命乃殺韓虎等以城降温城瀕海民
以漁爲業恃城閉者三月民病甚公請發粟賑之驩呼之聲載
干道路宣慰欲列公功聞于朝公辭旣而宣慰以行省參政總
兵征鄱陽復邀公俱行戎務無鉅細悉屬之青田潘惟賢聚衆
爲叛龍泉長吏聞風遁去賊遂焚縣治公之師曰王毅先生與
門子翁集義兵擣退之里中惡少年疾其功因害先生公在鄱
陽馳而歸執害先生者盡殲之縉雲之黃鄭松陽之白巖遂昌
之大社麗水之浮雲泉溪無賴之氓咸爲盜根勢蟠結不可禦
行省丞相康里公承制以石抹公爲行樞密院判官分院鎭處
州旣至假公分院行軍都事統兵討麗水攻泉溪賊寨拔之未
幾又平斧雲白巖賊懼遂來降縉雲盜亦就平乃移師攻遂昌
賊酋周天覺方友元傾其精銳出迎敵公望見笑曰賊若堅守
不出未易卽殄殲今兹之來豈非天授我乎分部諸校以正陣
接戰以奇兵夾擊之別遣遊軍入山搜其伏匿比戰賊三面受
擊輙大敗斬首數千級生擒八百人獲方友元梟之乘勝直攻
大社周天覺降復移兵討青田賊黨金德安殺潘惟賢兄弟以
降先是 國兵取浙東婺衢旣下獨處州爲石抹公所守不降
歲己亥 今上皇帝遣僉樞密院事胡公大海由間道取處州
石抹公出戰敗北大軍入城而分兵取屬邑未附者公時以假
元帥統龍泉慶元松陽遂昌四縣兵欲閉關爲拒守計四縣土

民咸請于公願內附以全民命且曰君治兵殆十年勤勞亦至矣而朝廷無一命之錫國家有君君何負於國哉公知時事已去乃解甲出見胡公四縣因不受兵　上素聞公名召至南京待以殊禮居亡何擢中書左司員外郎　上日與公論天下事公有言未嘗不稱善也遂命公還處州招集舊所部將校兵卒以從征西　上既平江西命公以親軍指揮守吉安會浙東苗軍為變殺守將所被害而處城亦為所據　上遣公復處州比至城已復除公浙東行省左右司郎中總制處州軍民事郡郭甫被兵民物凋瘵而山寇乘間竊發人情未固公隨方招捕凡首惡即誅之然猶慮戍兵之寡且募之復勝卒萬餘人諭于衆曰兵少不足禦寇師衆又無以食之柰何衆皆曰養兵所以衛民苟不為禦備寇至子女玉帛且不保况於食乎公乃因民之産以權宜增賦之公海軍素驕横及是以復城有功横益甚公擇其尤無良者斬之衆乃讋服江西食東浙鹽而有司十分稅一販者鮮至公請以二十分收一商賈遂通城南桃大溪爲橋之廢已久橋陁當水之衝亦爲所齧餘幾盡公則二流比舟爲梁以濟行者州學敝壞講舍僅存用以貯官粟公撤而新之薦新進士吳世昌爲郡文學以司教事城中民廬多爲戍士所據混淆而處公度閒曠之地建營屋數十區使別居之縉雲官田其稅額甚重執里役者恒以私粟代償公以新没入之田實其數其害乃除諸暨守將謝再興叛兵犯東陽平章李公文忠擊走之公引兵爲援建議以爲諸暨浙東藩障若諸暨不守則衢處

不支矣乃度地去諸暨六十里並五指岩新築一城不旬日而
成樓櫓族柵靡不畢備　上聞諸暨叛遣使來議別爲城守計
暨至城已完　上嘆賞不已其秋浙西將李伯貞大舉入寇兵
號二十萬頓城下城堅不可攻敗績而去　上念公立城功以
名馬賜之青田之蘆茨地接閩徼人素獷悍葉仲賢恃其險屢
服屢叛乘我師在外復來寇公怒還軍深入禽其渠魁少壯者
皆籍爲兵二十年逋誅之盜一旦就平溫州方明善攻我平陽
公出偏師復之并復瑞安所侵地而親統正軍攻溫州明善勢
蹙與其仲父國珍議納歲幣　詔公還師明善繼以贐若干來
進貢　上命處州易銀以入內藏　上怒銀色惡責守令使償
公曰此吾過也守令秩薄何能償乃售龍泉田以銀九百兩代

輸公尋入覲　上欲留公且柄用之以邊事未輯願還守外
上時已即王位乃擢王府參軍仍總制處州等翼陞辭　上諭
之曰俟閩浙盡平當還汝中書矣福建陳有定擾邊公奉命征
之遂取建之浦城而崇安建陽二縣亦下　上賜以所乘駿馬
建之守將阮德柔以兵四萬屯錦江實出我師後公還兵擊之破
其寨柵有定大恐師銳卒亟鬬我營公突陣與決戰馬蹶因被
執有定既得公頗禮遇之公具道　天子仁聖四海歸心群雄
樂爲之用且援竇融歸漢故事撼之有定衂無殺公意會元使
至督迫之遂遇害于福州實歲乙巳之春也享年五十有二
上痛悼不已命使者即其家祭之復詔中書議加卹典追封縉
雲郡伯有爵而無階官職勳者有司之制未備也公天資穎挺

智識絶倫藝術弗學則已學之則無不精性倜儻好施予賢士有貧乏傾橐以周之弗吝也其守鄉郡凡五載馭衆一以寬厚用兵十餘年未嘗妄戮一人恩惠在人甚多故其殁也聞者莫不流涕鄉人爲立祠宇祀之公元配同里項氏先五年卒生二子長曰楨宣武將軍僉處州衛指揮使司事次曰樞女一人適章存厚繼室滁陽楊氏前中書左司郎中元杲女弟也公既沒之三年楨等乃刻木爲象具衣冠以葬實祔于闔源之左塋已來徵濂爲之文昔濂侍　上於白虎殿忽顧問曰胡深何如人濂對曰文武才也　上曰誠如卿言浙東一障朕方賴之則上所以倚公者至矣然公亦知　宸眷之深而無以圖報嘗謂人曰區區承　詔鎮處城　皇靈覆冒辛巳歲誓將㧞全閩之地以入版圖庶展犬馬之微衷也柰何功業未就而死及之其非命也夫濂辱公交者五六春秋見公酒酣耳熱指揮二軍而雄姿奮掦不可遏及與縉紳之流論文評詩則欿然布衣書生也濂未嘗不服其勇而愛其謙今公不可作矣敢用備著公之事揭諸墓門以告世之知公者銘曰

洸洸胡公萬人之英二劒横空莫之敢攖浙河之東地氣素𦾔此爲兵徵見於龜䇲爾衆荷戈來入我堡書負衛枕席抜爾水火公師如風鼠寇如雲一鼓之餘散爲埃塵節鉞出鎭涉歷五年桴鼓不驚鷄犬晏然誰啓叛人陷我諸曁公遷其城寇至輒敗皇用嘉錫使車絡繹天開龍馬於公弗惜公感　主知酣歌慨慷誓提八閩以歸職方施䕫所屆勢如破竹天未厭亂三軍

夜哭公材孔多公志弗阿月出如豬公命柰何丈夫之澤流于異方孰能行之父母之邦匪公之臨十里枯骴公雖止斯庚亦無愧廟堂有儼貞像其中精爽翕然上與天通栝蒼之山其峯欲滴公名配之有永無斁

大明故中順大夫禮部侍郎曾公神道碑 有序

治古之時非惟道德純一而政教脩明至於文學之彥亦精贍宏博是以爲經濟之用蓋自童丱之始十四經之文晝以歲月期於熟記又推之於遷固范曄諸書豈直覽之其熟記亦如經基本既正而後徧觀歷代之史察其得失稽其異同會其綱紀知識益且至矣而又參於秦漢以來之子書古今議定之集錄探幽索微使無遺情於是道德性命之奧以至天文地理禮樂兵刑封建郊祀職官選舉學校財用貢賦戶口征役之屬無所不詣其極或廟堂之上有所建議必旁引曲證以白其疑不翅指諸掌之易也自貢舉法行學者知以摘經擬題爲志其所病切者唯四子一經之箋是鑽是窺餘則漫不加省與之交談兩目瞪然視舌本強不能對嗚呼一物不知儒者所恥孰謂如是之學其能有以濟世哉此濂銘亡友曾公之墓憤激于中而復繼之永嘅也公諱魯字得之曾其氏也孔門弟子郕公五十七代孫其居新淦吉陽里者已又世裔之傳與夫轉徙之詳昔以著於公之先墓茲不重載曾大父兼善宋贈大理評事祖天麒宋宣教郎軍器監主簿父順元韶州路儒學教授妣劉氏公年七歲能暗誦九經一字弗遺奉禮郎簡君正理欲以神童舉于

朝其父力止之及齒稍長取三史日記之辭及其餘數千年間
國體治亂人材忠佞制度沿革咸能言之有叩之者如山川出
雲層見疊數各員寀其端倪公殊不以爲足所藏千集動至數
百家各攬其精而撥其華間有僻書隱牒不憚道里之遠必購
得之既得必篝燈讀之達旦不寐發爲辭章龐蔚炳朗毅然有
不可奪之氣廬陵劉桯舉古申與之語連日夜弗休嘆曰不意
後生中能至於斯也其將以文鳴乎杜內翰鄉之丈人行也公
負笈從之辨益扣其所未至辭疑辨惑惟日不足遂以博極
群書稱于時公猶謂未要於至道述長書一通謁虞文靖公集
於臨川虞公大悅曰昔程子與張敬夫年十六七慨然有志聖
賢之道子能如是復何讓古人公年甫十九矣由是益潛心濂
洛閩關之學分別義理密如蠶絲牛毛而尤愛吳文正公澂之
書吳公亦居臨川其著書滿家無大無小公一一訪獲之玩繹
未嘗釋手久之充然有得盤桓林泉以道自娛若將終身焉至
正壬辰天下大亂州縣所在繹騷公召里諸豪集徒兄持兵以
保障乎一方仍椎牛釃酒開陳逆順禍福言甚剴切衆皆聳耳
而聽卒無敢犯非義者人號曰君子鄉及入　國朝有詔纂脩
元史勸成一代之典遣使者起公于家公贊決部居補苴罅漏
者不一而足其功爲寂多史成　上坐端門召諸史臣有白金
束帛之賜公居其首焉公將乞身還山會　朝廷開局編類禮
書輿論以老成之士無踰於公者共堅留之議禮之家有如聚
訟自古難定於一公當群言沸騰之中揚言曰某禮宜據某書

則是從其說則非有不服者爭相辨詰公歷舉傳記含之各心
醉而去俄選入儀曹爲祠部主事階承事郎時洪武二年十二
月也常忠武王薨高麗王遣使來祭公索其文觀之使者靳不
與公不可使者不得已出之外則襲以金龍黃帕內則不書洪
武之號公責之曰龍帕固疑誤用若納貢稱藩而不奉正朔君
臣之義果安在耶使者頓首謝過皆命易去之乃已安南來貢
主客曹已受其表將入見公取其副覽之其主乃陳叔明公白
前王陳日煃爾今驟更名必有以也丞白尚書詰之使者不敢
諱蓋日煃爲叔明所逼而死遂篡其位中心懷愳故託脩貢以
覘朝廷之意　上聞之曰島夷何狡獪如此郤其貢不受五年
二月　上問丞相曰曾魯在禮部今何職耶對曰不過主事爾

即日超六階拜中順大夫禮部侍郎公以順字犯父諱辭就朝
請下階吏部以國法有定不之許倭夷入寇戍將舟捕獲之
上憫其無知命儒臣草詔歸其俘公之所譔有中國一視同仁
之語　上悅曰頃觀陶凱文已起人意今曾復如此文運庶其
昌乎凱禮部尚書也八月奉　旨考京畿鄉試入院之後忽吐
血一升公猶力疾閱卷不息自是遂奄奄不振九月甘露降鍾
山群臣咸見諸詠歌獨公譔賦以進十月　上將郊祀出宿齋
宮　命取諸作使侍臣更番讀之至公獨曰此曾魯作耶援據
既精鋪叙有法豈新進之可驟至哉十有一月疾逾篤上章乞
骸骨甚至中書以聞　上惻然許之十又二月辛卯歸舟至南
昌公謂次子圭曰吾命止明日不能至家矣然吾以一介韋布

之士受國寵恩位躋法從又得守正而斃死復何憾所憾者不見二孫之成立也即趣具廩餼爲書戒之壬辰次石岐潭果歛袵而逝距家纔兩驛爾丙申至故居丁酉始具棺歛擇地於縣南屏山之陽以六年某月某甲子祔葬九世祖高安府君之塋從治命也公蓄德熙和人近之者温如春風不見忿戾之色然其人則山澤之癯身退然若不勝衣未嘗有所矯飾其處家也事親克孝父喪哀毁致疾踰年而後能起已而二兄諸姪相繼捐舘公收淚經紀凶事一年間葬十餘喪且撫存其孤惟恐或失其所平生輕財伏義喜周人之急四方賓客日登其門公倒屣迎之了無倦容嘗一試江西鄉闈有司寘諸乙榜人爲不平而公亦澹如也其出仕也精白一心有知無不爲凡典禮涉於制度者必經公損益而後定雖古者史牘之繁簡署字之上下人所不能知公獨稽諸書以爲决公誠所謂濟世之學者非邪公屬文不喜留稾其徒雖有所輯録猶未成書其自著書有六一居士集正訛南豐類稾辨誤藏于家他咸未脫稾當公脩元史時濂實爲摠裁及入南宮又有僚友之好故相知號爲最深其坐官齋吏析互辨舜至夜分嘆末學之空虛傷古道之寖落又復相視嚬然一笑嚴陵徐尊生嘗有言曰南京有博學之士二人一以舌爲筆一以筆爲舌其意蓋指公與濂嗚呼尊生過矣濂也何人而敢上儗於公哉雖然公未嘗欲棄濂也相期他日幸歸休必胥會焉共成一書庶可藉手以考胥賢公今亡可作矣故因銘墓之文而屢與懷於治古之時世之讀者必

將深感焉公讀書之室曰守約齋學者遂稱為守約先生享年
五十四歲娶聶氏先二十年卒公再不納配一榻蕭然如山林
枯槁之士人難之子男二人長曰[illegible]今來請銘者次即圭出為仲
兄後女一人應真適劉奉孫二人正龍夔龍銘曰
氣化絪縕人文昭宣萬類斯甄兮天設地施一偶一奇形聲相
資兮載籍繽紛六藝衍尊兮合闢其門兮枝分葉敷散為千塗混
其精揃兮彌綸大邦物采文章有變有常兮不生碩儒孰軋其
樞孰苞其腴兮玉笥之陽神珠吐光莫自韜藏兮　大明曆天
束帛戔戔蒐羅俊賢兮袞斧鉞誅寓於策書輿論所孚兮儀曾
之升議禮稽經日維烝烝兮黼黻　帝猷上窺殷周功在刪脩
兮所積之誠所發之深開陽闔陰兮正笏垂紳其色闇闇邦之
老臣兮婣學躚躚其中枵然何遡睿淵兮大胡降喪一鑑之亡
四國之傷兮其神上征化為列星寒光晶熒兮下射屏山馬鬣
桓桓名在不刊兮

四十二代天師正一嗣教護國闡祖通誠崇道弘德大
真人張公神道碑銘 有序

洪武丁巳冬十有二月五日四十二代天師張公薨於龍虎山
之私第年甫四十又三禮部尚書張籌即為奏聞　皇上嗟悼
者良久且曰朕欲命其徧祠五嶽今方一至嵩山柰期大數止
於斯耶遂親製文一通遣前浙江行省參知政事安慶為弔祭
使仍令其冢子宇初襲掌教事戊午春二月十六日宇初奉公
遺劍棺厝南山先塋之次至十有二月某日卜宅兆於某而瘞

之守初恐遺德未能大白于世與群弟子輯爲成書俾張致和
即金華山中請銘神道之碑濂辛辱與公游義不可辭公諱正
常字仲紀姓張氏信之貴溪人漢留文成侯四十六代孫也重
紀至元乙亥夏六月十三日其父大真人坐而假寐忽見神
人飛空而至曰余自華蓋山來將君家願見客也及覺而公生
紫雲覆庭紅光照室人以爲祥徵年七歲雙目燭燭如巖下電
容止異群童後三歲太玄出游五岳名山指授祖傳雌雄劍及玉
刻陽平治都功印曰龍虎再集于玄吾兒當得此大振玄風太
玄渡淮化去而公之仲父嗣德繼主其教仲父薨遺命屬于
公公方讓仲父之子正言正言卒公始嗣其職實至正己亥之
歲太玄之懸記至是始驗公閉户益開演道家玄旨四海學徒

聞者翕然領解時天下大亂經籙秘而不傳者十年公乃啓貴
書亦界崇素州刻之文授其徒胡合真整比以行奉贄來受者
川赴雲烝鄉失其一泒落鄱陽李氏家夜生光怪公訪而合之
辛丑　上統大將親取江西公知天道有歸將遣使者上箋述
臣順之意乙巳公朝京師　上一見悅曰瞳樞雷轉法貌昂然
真漢天師苗裔也下詔褒美之錫燕者再燕有金綺之賜丙午
復入　覲京城士族人求靈符者日以千百計侍吏不能給閽
闕拒之乃相率毀闕而入公呼齒集神濡豪篆符投朝天宮
井中人爭汲之須臾水皆竭見上弗止飲者疾瘳　上嘉之令
作亭井上號曰太乙泉及還山復　詔中貴人賜以織文金衣
仍下中書給驛券畀之以便朝覲洪武戊申　上登大寶位建

號改元公入賀錫讌于便殿內降　制書授以正一教主嗣漢
四十二代天師護國闡祖通誠崇道弘德大真人之號仍俾領
道教事給以銀印視二品設其僚佐曰贊教曰掌書又之　陛
辭而歸　上御謹身殿從容謂曰卿乃祖天師有功於國所以
家世與孔子並傳以迄于今卿令體之以清靜無爲輔予至治
則予汝嘉賜白金十二鎰新其宅第己酉春　上召公入朝踰
月承　顧問者四錫讌者一三月十三日　上將通誠於
天帝致齋三日御衮冕服親署御名于青詞太常設樂手授于
公俾祝而焚之禮成讌公于文樓群弟子饗於別館復有金綺
之賜庚戌夏　上錄公之功特勅吏部改贈公父三十九代天
師太玄輔化體仁應道大真人號成爲正一教主太玄弘化明
成崇道大真人改封公母明慧慈順仙姑胡氏恭順慈惠淑靜
玄君玄君時年八十朝野以爲榮是年秋　上復召見問以鬼
神情狀更給銀印壬子秋復領　制誥以寵之冬十又二月復
召入覲癸丑春將還　上命留弟子以司祕祝之事丙辰秋
上遣使召公公忽先期而至　上喜曰卿之來何與朕意相符
邪明年之秋朕將遣使祠海嶽諸神卿當妙柬清修之士與其
偕來丁巳夏公率群弟子汪弘仁等入覲錫讌午門之城樓
上舉爵謂公曰卿宜盡此一觴　勅內侍出　御製歷代天師
贊示公曰他日當書以賜卿翼日　詔公從太師李韓公善長
祠嵩山分遣重臣與公弟子代祠群望自公而下賜衣各二襲
褚幣有差既還錫讌如初公自返故里志趣頗異常一日置酒

與昆弟酣飲慨然嘆曰五嶽名山先子欲遊而不可得嵩山中
峯乃吾祖得太清丹經之所今若 天子威靈幸一至焉嗟職
景於層霄邈浮埃於浩劫吾志將有在矣君子疑其言未幾示
以微疾端坐榻上屬弟子方從義曰吾無以報 國家寵恩爾
等宜左右我子孫以贊聖謚之化命取劍印授其子曰我家千
五百年之傳在是汝其勉之死生數也吾之不死者其光赫著
四燭震燿先天地不知其始後天地不知其終也與子作一圓
象嘿然而化是夕大雷石崩聲聞數十里云公幼警敏靈發文
秘之屬皆不習而通歲旱手步召風雷精神達於宜滲甘霖
即降或有為魑魅所憑者投以片符輒潛影不見公憫兵戈疫
厲之餘沴氣不消舉行玄壇舊典修壇墠建陰陽門而鍊度之

其徵驗尤夥然其天性夷曠瀟然而不繼如超萬物之外故以沖
虛子自號最愛往山水仙蹤靈跡所在必窮幽極深動至累日
忘返嘗適意時欲乘白鶴與群仙翺翔紫清之上其於人間事
未嘗因此少緩其奉玄君備極孝養歿葬祭咸盡禮度兵禍
相仍傾貲募人為兵以捍禦鄉井人賴以安公之友嘗備見世
家然不載其曾大父諱宗演三十六代天師演道靈應沖和玄
靜真君妣周氏其玄君其大父諱與材三十八代天師太素凝
神廣道明德大真人金紫光祿大夫追封留國公妣易氏妙明
慧應常靜玄君其考妣則太玄真人與胡氏也公字觀宇娶旴
江包氏宋宏齋先生恢之五世孫子男子四人長子初即今天
師頴悟有文學人稱為列仙之儒近者入朝 上召見奉天殿

反覆諦視之笑曰絶類乃父寵賚有加焉次字清叟海鵬次勝
佑子女子二人一歸鄱陽王岳一在室惟公生于神明之胄簡
素端凝用道爲體而膠轕游氣無自入於念慮澄靜之久天光
自發所以受知　聖君入朝京師　天寵便蕃營開四達至於
死生之際又能不動聲色超然坐脫如行者之返故廬非真有
道者豈易致哉是宜銘銘曰
天開日明真人上升周流光霽氣靚作蝌蚪雲英英剛飈泠泠
絳節翠旛悦其來迎戢稽玄扃歲踰千齡五緑交紐玉笈金經
矧有錄印奔星走霆非人莫授恐干鬼刑華蓋神君於焉降精
圓目青瞳閃如雷燹入朝　帝京照耀殿庭進退有儀金衣霞
纈　帝曰俞哉爾方外臣輔朕鴻化凝真集神繖纈嵩山嶽之

中尊爾往代祠執禮如存爰集靈和以綏兆民皇用褒錫璽書
金縉若臣遇合玄德之徵胡爲弗留飛神窈冥崩崦墜雷百里
震驚圓光有赫四燭寰瀛在天爲清在地爲寧在人爲貞是謂
三靈此乃道樞中黃之府公能守一精聚氣凝不死維神所蛻
維形白鶴來歸遼東露零洞視萬古後天弗傾

元贈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錄軍國重事江西等處行
中書省丞相追封咸寧王諡忠肅星吉公神道碑銘

今上皇帝既有天下憫元忠肅公星吉死節之忠擢其一子昌
官內廷遷監察御史俄超山東按察司副使昌將行詣濂泣曰
先公薨于蘄盜盜有義先公者具棺瘞於蘄水縣鳳凰山下家
人弗聞知時兵未靖各守其境道阻不通昌徵服跳走數千餘

里瀕死者數矣遇　今上克勤始獲至詢斬八啓棺北還以某
年月日葬於某地而昌又獲祿食于朝皆　上之至仁先公之
遺德也先公之忠既載在元史惟是墓道之碑未有刻文敢惟
先生是請詈曰濂以聞　詔曰然星吉之忠朕實知之卿其勿
辭乃考論其事曰謹按元贈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錄軍國重
事江西等處行中書省丞相追封咸寧王諡忠肅星吉字吉甫
河西人贈榮祿大夫河南江北等處行中書省平章政事上柱
國追封秦國公改封雍王孕吉之曾孫贈榮祿大夫甘肅等處
行中書省平章政事上柱國追封代國公改封京王搠思吉孕
兒只之孫贈榮祿大夫陝西等處行中書省平章政事上柱國
追封趙國公改封邠吉王四志之子其先三世以言語材藝事太

祖憲宗世祖爲怯烈馬赤諳諸國言後貴以公貴封王曾祖妣
倫徹徹祖妣阿捏妣順祖皆從其夫封國爲夫人改封王夫人
公兄弟六人於次爲三少矯然不可犯武宗時召見便殿襲怯
烈馬赤事仁宗於潛邸仁宗即位雅冝公又不改官英宗知公
材延祐七年十二月授承直郎中尚監丞賜中統鈔千貫給校
尉十人專道而行監尚御用物公持出納不可動屈中官貴臣
手無符勑絲毫不放英宗奇之至治二年二月遷右侍儀同脩
起居注命龍慶州達魯花赤脫歡以女妻公賜鈔三萬貫爲聘
資寵待眷遇公每侍側中外利害纍聞進取無虛時泰定元年
六月拜監察御史階奉直大夫丞相帖木迭兒紛更朝政御史
大夫倒剌沙很據中臺公奮發劾之朝廷竦然畏公三年七月

陞朝列大夫引進使知侍儀事四年九月遷侍儀使階朝請大
夫文宗天曆二年八月拜江南行御史臺治書侍御史時大夫
阿思兒蘭海涯有能聲公至萬口移其譽於公大夫聲頓損詔賜
衣一襲金上尊一朋鈔五千貫至順元年遷河東山西道肅政廉
訪使嬴老婦疲驢其朽枯者而休息之三年二月復拜治書侍御
史治陝西行臺未至召還同知中政院事六月改同知功德使
司事順帝元統二年四月淮西江北道肅政廉訪事缺會擇
其良以公爲之一道稱治明年徵拜大都路都總管府達魯花赤
輦轂之下權倖肆橫法灋不行公操其紀綱風追官園木間誰
何姦宄帖然屏伏至元二年六月擢嘉議大夫大府監大府近
且貴戚敢鉤聚闔閭豎璫窮悉斂紙其吏緣爲私公較摘隱蔽立
簿計數吏畏若神將作院歲乾沒綺纈之屬一萬五千縑悉
責償之知岷山州事管某上書誣平江路總管道童誑報歲災
帝命公察情否初道童以廉正治其屬官不能堪故誣之且倚
前翰林學士阿魯灰爲援公驗得其狀以聞辠坐二人罪三臺
交章薦公五年二月特受資善大夫都留守仍兼大府卿益虔
於職談其美者日以上聞帝曰不可無旌以勸奉職者六年三
月就加榮祿大夫未幾帝幸大府見公所爲條法精審諸藏皆
盈有黃金束帶之賜時徵雨公立階下命侍臣取御服油衫加
公身至正二年十二月陞宣徽院使四年二月改湖廣等處行
中書省平章政事省控治五溪洞蠻土酋鹿驯家暴變幻百出
每視省臣臧否以爲叛服公禁戢內兵勿擾其境布約施惠化

其得猾效貢奉職比於近縣十二月以中政院使召還六年六
月賜金虎符海西遼東合思罕等處打捕鷹房揑怜口萬戶府
達魯花赤十月還將作院使後二月太府卿再入太府兼將
作使階超光祿大夫七年十月遷宣政院使明年三月拜江南
行臺御史大夫時承平日久官怙吏怠漫無倫紀公至擇剛明
御史行十道糾劾貪邪蹤核冤濫憲司隸卒饕據為虐者甚衆
公下令屏斥之俾州縣之卒更月入直民歡樂之建康城北有
宋王荊公墳寺僧世守既久視為已有王氏孫伐山木僧執送
官官將以盜論事上公公怒曰王氏山王氏孫伐之何謂盜耶
即歸山于王氏而逐僧出之秦檜裔孫敓民田纍訟不決公問
寮屬曰秦檜何人寮屬以姦臣對公閱檜碑大署其狀曰檜之
誤國千載有餘戮剝茲遺胤敢為民害盡斷其田於民公之明
決皆此類湖東道僉事三寶柱廉介不阿御史以私謁之不聽
輙以事劾之章至公所公曰鷃敢擊鳳耶奏杖御史脫脫丞相
與御史有連銜公十年五月移湖廣行省平章政事湖廣地並
江北威順王寬徹不花田獵蹂踐稼穡起廣樂園萃名娼巨賈
以罔利有司莫敢問公至求見王閽啓右扉入公公引繩床向
中門坐叱閽曰吾受天子命為藩大臣烏可以小門入我閽懼
告王乃啓中門導公入公拜謁畢起言曰王帝室之冑與國同
體不為天子養民而獵野獸悅婦女以為民病臣竊為王危之
王投几降坐執公手謝曰非公不知此悉罷其所為有胡僧持
官府柄橫甚公捕其妻妾十有八人籍于官寘僧于法由是民

得吐氣十一年妖賊徐真一等起汝潁蔓延湖湘間勢甚熾時
武備久弛公次于興國以老將鄧萬戶有材略對公乃令募土
兵繕城池脩戈甲起部屬以諜賊事賊聞有備遣其黨十餘詣
軍門降公謂鄧曰此詐也鄧設伏受降誘而殲之縛其酋六百
人獄以俟命會公召爲太司農平章和尚受賊賂繫鄧而釋其
縛縱之明年正月賊乘懈襲武昌六百人自內爲應城遂陷城
中人泣曰是吉平章在吾屬豈爲俘乎公至都入見陳致賊狀
帝嘉賜食及錢三萬貫脫脫不悅奏爲江西省平章政事員外
置吏卒趣遣之官至江東有詔會浙西平章政事不顏帖木兒
南基平衆寇于海寧守江州時江州已破江以西道不通公開
省太平募人間道持羽書走江西徵兵未返而賊焰漸逼銅陵

德軍寧國之軍僅一百五十人賊號百萬衆皆洶懼公曰勿懼
彼賊我王師彼豈吾敵乃貸富民財募壯士爲兵初行募兵
人給十五千無至者公予五十千三日從者逾二千人公曰可
矣即擐甲胄舟二千人鼓行泝江而上四月與賊戰池州斬
首數萬級其賊至魯港咸順王之兵亦至士氣益張賊據銅陵
扳柵夜遁去又復銅陵與其帥普□二千餘衆戰殄之復遣裨將陸
行遇賊白馬磯又敗之賊走淮西公部分諸將卒兵躡其後及
于白湄賊窮列陳迎戰公麾左右兼馬徙射薄其軍擒僞相周
驍賊潰不能列俘其衆五千奪舟六百艘乘勝奔擊之賊溺死
者蔽江江水爲白由是道稍無阻已而賊擾池公率衆至池遇
五溪騎于青竹嶺斬其二酋賊安在聞其衆三百屯貴池襲之

散去復其邑賊復攻陷石埭殺尉公夜輒之賊陳其衆三千於
縣西石溪橋有三酋一乘驄二騎馬突前挑戰衆賊驍勇無
敵軍中當畏之公引弓射之應弦而仆再發再斃二酋後師乘
之賊棄城走其散卒千餘掠縣西鄉公復追出賊忽將舟
師二百艘順流來攻公命萬戶王惟恭禦之賊方酣戰舴艋從
旁橫擊賊破走乘勝進望江清水壽昌三日俘者言賊舟四百
順風引帆直指我軍諸將失色公曰無傷吾有以勝之乃偃旗
伏橫港中風急水駛賊舟不得泊奄忽直過過且盡公命舉旗擊
帆鼓譟出其後賊驚駭不能支官軍奮擊遂敗之擒卒一二百獲
其舟艦器械甚衆進克建德縣時賊久圍安慶聞其黨敗而遁
于海牙亦至樅營解去公且行且戰復湖口及江州賊巢據彭

澤公欲攻之而江州倉無一日糧乃諭民輸財麥士卒俾惟恭
守小孤山而自駐番陽口扼江湖要衝以圖恢復然亂已久湖
廣江浙多敗江西亦無援助者轉戰六百餘所將兵日衰耗困
疲財粟亦且殫匱或請去就食東南圖再舉公曰吾受命守江
西此江西地也死則死此去將何之九月二十七日賊知公兵食
俱竭帥大舶載薪蔽江而下杜上下流縱火夾攻公麾兵殊死
戰死且盡從子伯不花將親兵數千人戰亦死公猶堅坐大呼
公曰殺賊殺賊俄而賊射公中目仆舟中賊素識公名不忍害
輿置密室中明旦少蘇賊饋食公卧叱去或以刀脅公降公罵
曰狂賊我國之大臣恨不能殺爾而爲爾獲命也何謂降爲大
罵不已賊終不敢害環卒守公凡不食九日忽自力起北面再

拜曰臣力竭不能報國敢不死以辱命言畢而絶時十二年九月二十九日年五十有七卒後二年監察御史𡾋𡾋等請褒其義乃贈今官而謚忠肅云公先娶即脫歡女諱奴倫生一子而卒後娶郭氏中書平章政事不花之女俱封趙國夫人子男五人曰刺哈識理公卒後特授榮禄大夫利用監大卿曰苔失麻八大中大夫僉遼陽行樞密院事其三即吉吕吕初名達亦麻識里 上賜今名曰寶山曰寶座女一人 濂昔論次元史未嘗不嘆其敗亡之易由於内外壅絶將相非人使然也當亂之始輿誠得數萬之兵使一猛士將之可立見其撲滅而顧依違不斷養致大釁其中有足任如公者又卒俾之孤危無援不足以成功豈非自致哉惟公忠義果敢出於天性歷踐要職聲績彰明

提千百未試之卒轉戰湖江間復城破邑懾敵人之膽雖勢孤力微大功不竟然忠義之氣猶足以立萬世之防範使亂臣賊子懼冝乎 皇上褒其後人而以銘命濂也其辭曰 朔河之西正氣烈烈摩盪日月乃生英傑其人謂何為忠肅公儒貌長髯猶人中龍當元盛時出入禁闥一志小心不自矜伐歷事三宗登于顯融正色厲言以拆姦宄既司行臺亦尹京邑貪邪皆遁鬼神書泣湖湘之間名王所都納貨輸姝孫㲉告猪公聞蹙額戚服往謁以笏畫地再拜流說弛其嚴威謝以卑辭子實無良非公不知賊極而弛群生興哀起帕額持戈蔓延千里公駭而咨聘師與謀始剪始屠天子召予匹馬北馳狐鼠相賀大城巖巖一蹴而破民泣且號吾嘗不保公如在斯豈為盗人常畢字戴

詢亂實雖致稽首告言權臣喪氣公喪其氣彼斥公身劉辭緣
行纍魑魅群公曰予家世承國恩先臣在天敢負吾君我有二
千以義爲勇盜雖如林逆不能褰既徇池陽遂狥銅陵呼聲如
雷江水晝凝左馘右擒轉戰日亟扼江湖咽以掃南極氣吞邁
雛奈力之痛孰謂猛虎制于羣狐人或謂公盍徙他所公曰受
命死則于此烈焰燭雲勢無全軍志在誅夷罵聲益振群酋羅
拜咪饋飲食叱之不御以死報國公死者身不死者名相贈丘
封以愧苟生豈惟當時愈久愈著元廟既集公尚有子公子克
孝　天子是庸匪惟私公以勸盡忠惟公至忠天子至仁刻辭
豊碑垂訓萬年

毛公神道碑

奉國將軍僉大都督府事毛驥來謂濂曰先公以至正辛丑正
月朔日棄遺諸孤某月某日遂畢窀穸之禮迄今已十八春秋
洊蒙　天寵之加賁及泉壤而墓上之石未有銘辭大懼無以
昭　君賜而示子孫願爲備書其故俾刻焉按狀公諱麒字國
祥姓毛氏世居鳳陽定遠縣之昌義鄉生平負英氣多謀略人
恒敬之壬辰之夏汝頴兵火起所在郡縣皆相挻爲亂　今上
皇帝龍興臨濠憫生民之塗炭持三尺劒出而救之一呼之間
從者數萬直趨定遠之池河初縣之大姓陳氏與公謀招健兒
爲兵屯營其地挾縣尹某爲帥作堡鄣計聞大軍且至皆棄妻
孥作風雨散去公獨扶尹共詣轅門欵附　上遥見之令左右
問曰爾爲何人對曰定遠尹也扶尹者何人對曰縣民毛麒也

上壯公所爲乃召之前指謂侍臣曰衆皆潰而獨降非有識
者邪於是寵遇優渥朝夕俾公侍膳與其計征討之事雖見聞
公在莫府亦先後出降　上取滁州擢公行軍總管府經歷司
其倉廩蕪掌晨昏曆以錯將帥之失佐著來哉取和州軍威益
振　上以建國之初唯兵食最急乃命公發滁州倉乃師師渡
長江太平望風乞降遂開江南行中書省以公爲郎中當
是時　上之左右唯公及太師李韓公先被簡任凡政令之敷
布錢餉之轉輸羽檄之交馳皆二公相與協贊之及建康下遂
定吳爲分道帥師日以獻捷聞復陞公爲參議官戊戌冬　上
親征婺州公權署中書省事小大庶政咸出公營度人情胥
合文武無間言　上將大委任之而公以病告　上臨其家坐

榻上執手問所苦且勉其善自愛如是者凡三訃聞　宸衷惻
悼錫賻有加焉且　詔參軍胡深選葬地於江寧虎頭山及靈
車就塗　上復躬御翰墨作文一通　御鎭淮橋而祭慟哭良
久直至虞所視其下棺始還公之子驥時備宿衛　上念公弗
置俾驥就儒師學　親自訓督之命爲飛熊衞管軍千戶轉振
武羽林二衞驥感　上恩自謂千載一時夙夜思立身揚名以
報　國顯親爲務會大兵征漢鄂定襄沔下吳興俱從征有功
洪武元年　上郊　皇天即　帝位國號大明在廷之臣皆驟
膺進官擢驥宣武將軍僉羽林左衞親軍指揮使司事仍追封
公西河郡伯封公妻周氏西河郡君大將軍徐魏公奉　詔征
中原而驥又從行直搗燕薊元君出奔天下於是大定論功行

賞陞驍懷遠將軍同知羽林左衛親軍指揮使司事世襲其職得推恩二代時重定封贈例司封據令更贈公懷遠將軍同知親軍指揮使司事周氏封淑人公父文政贈明威將軍親軍指揮使司副使母朱氏贈德人驍室劉氏先封西河郡君至是亦更封淑人已而驍進官羽林左衛親軍指揮使階昭勇將軍勝州段士雄反驍帥師討平之倭奴入寇浙東沿海郡縣悉失守驍會浙江大倉諸軍捕斬五百餘級獲海舟一十二艘倭奴遠遁入奏 奉天殿 上大悅會未幾何驍復超奉國將軍僉大都督府事加贈公僉大都督府事階奉國將軍而明威公亦加昭勇將軍羽林左衛親軍指揮使朱氏加淑人周氏劉氏皆夫人繼室張氏亦封夫人公生子九人驍其長也次曰駿其階羽林衛千戶所鎮撫曰騆其階金吾右衛千戶所鎮撫曰某曰某曰某曰某曰某曰某女三人二先卒一嫁宿衛舍人沈俊孫六人曰振武曰應孫曰承安曰鎮住曰東平保曰寶慶嗚呼天造草昧之時六合雄爭未知鹿入誰手昧者往往失於所憑依而公獨能炳於幾先識 真主於龍飛之初扶攜臣服戮計宣勞以佐 興王之運豈非豪傑之士哉及乎 神武四達方域內附 皇上崇德報功之心唯恐有弗及故當時開國元勳無不分茅胙土鐵券金書傳及來裔奈何公之蚤世不得盡其才而與之並其命也邪雖然驍之雄略超群著奇勳出入扈從上簡帝心爵位之顯融賜卹之便蕃尚方新而未艾也公雖殁亦可以無憾矣銘曰

犄歟毛公沉毅而雄元運將終亂如聚蝨公奮而興使民爲兵
孰旗一呼從者如雲我州我閭我保我鄣之俾今其生寧傾我私
上天厭亂特命真人驅雷駕霆廓清妖氛公闢曰噫天胡可違
附鳳攀龍惟其時我志先定敢徇輿情　上謂轅門稽首以
迎　上嘉其忠寵賚日優護駕折衝帷幄運籌剸檄星馳饋讓
弗遺是馳是驅以壯我　王師飛渡大江軍威洸洸達于四方
無敵不降自秦戎闔遂禁中書拾級而陞漸見崇嘉卉木方榮
嚴霜摧折之大火始然河水始之天若假年勞烈孰倖貂蟬朱紱
豈不公侯命也止斯人其奈何中外聞之孰不嘆嗟公雖云亡
有子慨慷出入禁庭侍衛　帝傍勳名日崇馳典日般　天光
照臨燀燀焯焯難逢者時不朽者名名著貴并登諸石貴莫堅
匪石以礲以磨史官造銘永鎮山河

元故國子祭酒孔公神道碑

堯舜禹湯文武及孔子德皆聖人惟孔子不得位而功最盛天
於恒人有一善且昌其後況德文天地功施萬世而身不食
其報者乎堯舜禹湯文武皆王天下故子孫受其祉有限孔子
無位故餘慶遺澤被其子孫者無窮自斯民之生未有若孔子
之德而無位者也亦未有孔子之傳世久遠而襲爵封君者也
嗚呼天之報聖人其在茲乎公諱克堅字璟夫世家魯之曲阜
孔子五十五代孫也曾祖曰之厚贈大夫濟寧路總管輕車都
尉祖曰浣累贈通議大夫禮部尚書上輕車都尉皆追封魯郡
侯父曰思晦嘉議大夫襲封衍聖公累贈通奉大夫河南江北

等處行中書省參知政事護軍追封魯郡公謚文肅曾祖妣女
真氏祖妣李氏妣張氏皆追封魯郡夫人公少廓達通敏日誦
千餘言始冠遊學成均通春秋左氏傳文肅公薨襲封衍聖公
階嘉議大夫元重紀至元五年上疏請修飾廟像順帝可其奏
賜山東曆日錢之半給其費命監察御史族人思立持楮幣二
萬五千緡勒碑以紀成績至正六年中書請公爵與階不稱奏
陞之制授中奉大夫易銅章以銀十五年平章政事達世帖木
爾薦公明習禮學徵爲同知太常禮儀院事以子希學襲公爵
是年冬帝親郊公攝太常使盛服穆然登降有容觀者稱爲達
禮御史大夫雪雪言公才宜近侍左右拜中臺治書侍御史公
辭歸明年拜山東道肅政廉訪使既受詔復辭會山東兵亂公

率家人北行次棗城丞相賀太平奏召公爲集賢直學士希學
爲祕書卿遣使者即棗城起之公至燕都會盜毛貴犯畿甸且
逼廷議棄燕遷關中公曰天子當與社稷宗廟俱爲存亡烏可棄
而它之今勤王之兵頗衆與之決戰盜可平也如公言盜果敗
去十九年還禮部尚書知貢舉時四方士避亂多集都邑公請
設流寓科以取之是年冬攝陝西行臺侍御史李思齊及察罕帖
木兒二軍爭秦隴相攻朝廷不能制陝西行省丞相帖里帖木
爾納思齊降將命張良弼禦之公及中丞袁渙詰曰不可二軍
不敢舉兵犯奉元豈其力不足哉特以無名耳今納其叛將而
出兵禦之是引虎使噬也丞相不從渙亦被劾去公怒曰謀之
不善亂且至矣遂自劾而歸月餘二軍及良弼戰于鹿臺奉元

果陷二十二年除國子祭酒帝賜上尊太子書大成殿額以賜公以世亂不樂居位竟謝病歸闕里營別業城南以居後起公爲集賢學士資善大夫不就復以公爲山東廉訪使卒不起二十八年　皇上手詔起公入覲待以賓禮而不名賜以廩祿不煩以職郊祀必致膰肉撫勞甚至洪武三年春以疾告遣中使存問疾篤　詔還公于家給驛以行賜白金百兩文綺八端屯錢物稱是三月二十八日次下邳新安驛薨于舟中壽五十有五希學奉喪歸以六月十二日葬于孔林去孔子墓若干步公寬厚樂易事親有禮遇族黨有恩與人交不爲摧獲計度一以誠信豈厚矣舉容止甚都順帝以福人稱之公娶張氏濟寧路總管子仁女封魯郡太夫人夾夫子九人長即希學次希說希範希進希齡希鳳希順希尹皆元國子生希賢其季也女一人適某某孫男九人曰訥曰証曰某某女五人希學今資善大夫襲封衍聖公每歲朝正于京師　上寵錫之甚厚以表淵狀來請曰先公沒今十年而墓道之石無文以刻恐休德不聞于來世人其謂何濂嘗獲識公且與希學善雖老矣其忍不銘銘曰

天命大聖爲萬世師廓幽昭潛雨施日爗功加堯舜位則不有歆其遺澤以昌厥後歷年二千有與有亡五十餘世封襃相望自疾而公愈遠彌貴桓圭袞衣肅將祀事惟公紹休道大且文人曰休哉聖師之孫入爲秩宗左禮右樂格于幽明上下允若亂兵壓燕宗社震驚君臣合謀棄而西遷公曰不然君死社稷以正代亂勝不以力王師焞焞如虎如貔盜邈難夷公實啓之

關陝之間將驕看嘵彼謀不㦲以水止潰公謂元戎世方興亂
無失厥防以速其叛言藏不從不㦲是為禍將迨身云何弗歸
璽書趣拜俾掌邦教大訓來謨敷聖之道土宇日與位其可居
退脩于家琴瑟詩書　皇明御極求聖為則陟降帝庭禮儀有
翼生享其榮死篤其承云誰致然聖澤休明惟聖之澤如山如
川有址有源以永厥傳繼聖惟賢守位惟德昭紹垂聲後嗣是
式

墓碑　凡六章

東丘郡侯花公墓碑

皇上渡江之六年庚子夏閏五月癸酉僞漢主陳友諒以舟師
入寇圍太平行樞密院判花公率麾下三千餘人結陣迎戰三
日賊不得入乙亥城中乏食公士馬憊城陷賊縛公急公怒奮
身大呼縛盡解起奪守者刀殺五六人罵曰虜非吾主敵也曷
不趣降賊怒碎公首縛於舟檣衆射之公至死罵賊不少變已
而賊犯龍江　上命諸將力戰賊敗遁去後五年甲辰　上即
吳王位追封公東丘郡侯又十六年其子僉水軍左衛指揮司
事煒泣曰先公歿今二十年無文銘于神道竊恐忠烈不白於
後世敢請惟公勳業始卒宜載國史余嘗待罪太史氏不敢以
耄辭公諱雲姓花氏世為懷遠人自考以上姓名皆亡莫知遷
徙世次然皆不顯公少孤隨母嫁張氏貌偉而黑驍勇絕人儕
輩畏服之歲癸巳杖劒謁　上于臨濠　上奇其材力俾將兵
畧地所至輒克破懷遠城口虜其帥以歸進攻全椒拔之群寇

據繆家寨公候夜襲之寇散走上將取滁州單騎前行遇歳數千人於道拔劍躍馬衝其陣而過賊驚曰此黑將軍勇甚不可與爭鋒兵既至遂克滁甲午從　上取和州得卒三百以功授管勾明年乙未率所部先渡江上克太平以公忠勇可信任命宿衛左右丙申　上破集慶公得兵千人陞總管衛鎮江丹陽徒金壇諸縣皆下之過馬馱沙劇盜數百遮道索戰公且行且鬭三日夜皆禽獲之授前部先鋒攻常州拔其城駐守牛唐營夏六月立行樞密院於太平遂拜公院判階安遠大將軍丁酉春正月克常熟州獲卒萬餘命公將之秋七月以兵三千之寧國陷山澤中者八日群盜嘯結梗道公操矛數騎出入營壘間斬首千百計而身中一矢還遂命守太平後四年遂卒卒時年三十有九夫人郜氏公與僞漢戰時一子方三歳夫人以牲酒祭家廟會家人泣曰今城且破吾夫忠義人必以身死之吾夫死吾必不獨生然不可使花氏無後嬰兒在若等善撫育之聞公就禽夫人赴水死年甫三十有五侍兒孫氏瘞夫人屍遂抱兒以行僞漢軍虜之至九江軍中惡養小兒孫氏以兒授漁家屬之曰此兒良宜善視之是年冬　王師伐僞漢漢敗孫氏至漁家視兒在瞯漁人出竊負以走夜宿陶穴中天曙脫簪餌舟渡江遇漢潰軍奪舟棄江中孫氏抱兒遇斷木浮至附之入葦洲採蓮實哺兒七日不死夜半聞人語聲呼之逢老父號雷老告之故與其俱行明年辛丑春二月達　上所孫氏泣抱兒拜上上亦泣寘兒于膝曰此將種也賜雷老衣遣之復其徭已而

令人追之忽不見兒八歲侍皇太子就學年十三授虎賁右衛
副千户後七年拜今官郎煒也煒於洪武丁巳偕孫氏至太平
奉夫人骸骨歸乃束草像公以二月己未合葬上元縣南五十
里之水橋嗚呼觀公之死賊與妻妾之報公可以知公之爲人
矣天不殄其後豈不宜哉銘曰
雲雷鬱屯區宇分裂篤生 真人鎮乾坤騎龍鞭霆下天門前翼
後衞翁若雲雖其最雄花將軍力驅智駕敵萬人蹂躪群盜猶
麋麝大刀長戟爲爾變左麾右刺流電奔緋衣緇弁貔虎屯駐
馬飲江江水渾吳楚之域殺氣昏手挽天河洗妖氛軍聲隆然
若雷霆遺者膽落兩足蹲元戎開府大江濱腰佩兵符威令尊
控制上游爲國藩倚藉恃力不圖存建旗揚帆事鉦鼓舳艫蔽
江躍銅技提牛革士氣伸馳馬督戰寧顧身賊焰熾若烈火
焚大戰三日勢愈殷單騎赳之蹙蹴鏖怒髮上指目吐烟叫汝
賊兇頑犬與豚願醢汝肉一口吞賊懣耳塞不恐闇至不死屈
酬國恩飄然乘雲叩帝閽請爲厲鬼扼賊元賊當殛死洗厥冤
天子下詔褒忠勳東丘立侯賁九原孤兒保育寵便蕃不墜宗
祀天所敎生爲烈士死明神神靈在天光焞焞嗟爾來觀萬子
孫繼忠思孝慎勿諼弗信請考太史文

故嘉興知府呂府君墓碑

元至正之季民反處州爲盜轉掠而東陷永康婺諸縣繹騷弗
寧永康太平里大族呂君文燧散家貲數千萬與弟文燁合謀
募里壯強子弟得三千人將之與盜屢戰盜敗走復其邑斬獲

甚衆呂氏之聲聞東南朝廷三授以官皆辭不受用事者聽讒
殺其弟卒不敢怒而爲之盡力大臣義之承制表其閭而復其
家婺之巨室細民幸不遇盜者悉歸功呂氏是時永康有呂氏
隱若巨鎮焉　今上皇帝旣克婺君族人藉丘甲以君名詣轅
門降　上大喜特立永康翼以君爲左副元帥兼知縣事時君
以事留杭未返命其弟文烜攝之君還復召爲庸田司經歷改
中書省管勾江西行省都事權知廬州府至官三月浙西平更
授嘉興知府累階某大夫松江民作亂襲嘉興君覘知之走使
者告李曹公文忠賊始據城曹公兵即至遂就擒諸將欲屠城
君爭曰據城者賊也城中民何罪釋不屠民德之凡三載入朝
奉詔持節諭闍婆國洪武三年十一月次興化有疾十六日卒

于驛舍四年十二月某日歸葬東陽縣興賢西丘之原年五十
四君有德於鄉鄉人聞其卒皆哭泣相吊喪歸耄倪迎拜於道
數十里不絕卒之明年嘉興佐貳以下坐萑法死者數千人有
司以君嘗署名公牘伺籍其家上特詔歸之曰吾知呂文燧誠
信人必不圖姦利且歿於使事可念也時呂氏家逮繫縣獄鄉
人哀之如親戚及　詔歸其家乃皆舉手相賀君子由是知君
之德及人者深也君字用明文燧其名也其先有諱玖者自河
南來遷玖玄孫浩上書宋孝宗朝願父兄于詔獄孝宗崩行褒
三年浩弟源以行義旌門皆有惠於閭里源玄孫鑰仕元爲永
康尹君曾大父也大父汲父機妣某氏初君之大父嘗脩上世
所立義田以食族人置學以教子姪至君雖其志卒成之君爲

人如懦夫至其奮發於義不顧利害必達乃止蓋其所從來遠矣君娶戚氏三子曰堂奭堉堉後季父文炯六女其三人適同邑胡海金華戚誠道東陽俞文璣餘未行孫男二人堂既甚君乃誄於第曰先子之友固多其同朝仕而知先子者惟太史宋公太史嘗歸天下賢公卿大夫其言可傳信苟以墓上銘爲請必不忍辭乃以君族弟發狀來請君之政蓋多可稱余不能知然其最大者活永康嘉興之民書其大使人可推知其餘也銘曰人之所爭智名勇功武揚於始而艱其終呂君之與秉義孔偉散金聚兵以彌狐鼠既克有成不居其名錫命者三辭而弗承匪徒辭之以俟 神聖黃鉞臨城解甲請命左綰將符右珮縣章季也揃之於君有光起司庸田亦佐方嶽章服有儀尉[illegible]邦伯自廬而吳千里是綏相其良毒以撫以誅憸㑹跳踉弄兵陷郡陰檄王師禽斬以徇將怒謂君亂民可屠君爭不從萬家獲甦不躋于祟而逾於遐吏摭潔文幾隕厥家家之弗完由天子明 天子不遺由君之誠君德甚多鄉人是思載德昚碑于以悼之

贈中順大夫鎮江知府徐公墓碑

皇上即位之十年詔曰光祿卿徐與祖慎事小心在朕左右二十又五年未嘗有過非其祖父之教渠以致斯其準恒制寵贈之官以勸奉職者於是吏部承 詔贈其大父餘慶中順大夫應天府丞父景福中大夫鎮江府知府祖妣朱氏贈德人妣蔣氏贈淑人與祖既衹奉 制書告于墓下復謂余曰吾祖父世

有醇德祖之事稍遠弗能悉知知而悉者惟吾父而已吾父之
德吾知之吾子雖知之弗悉也至於吾孫又不若吾子之知則
遂忘矣苟不托於文辭何以示後之人使知所自敢以畀執事
焉余與興祖同朝甚久不獲辭徐氏世爲建康人國初易建康
爲應天府今爲應天之江寧人公諱景福字某壽餘慶之子諱
守禮之孫平居愿貌寡言事親先事揣意取其歡欣凡有所祈
產出居朝夕往省問其飲之及所好而饋進之兼市肆備百物
以適時之有無不過求餘兩息過人不問長少犯必怡色懇篤
誠信出言惟恐傷之一揖重首幾欲及膝久之不衰起與荅無
愆閭喧罵囂輒引避人告以求利則曰苟足可矣非敢求也或
咒其家同則曰誠以待物同非所知也由是里閭咸稱之爲善
士公既以此自治生子亦以是教之年若干以某年某月日卒
某年月日葬于聚寶山府丞墓側妻即淑人高氏祔焉高氏柔
嘉有則年若干以某年月日卒子男三人長紹祖次即興祖次
敬祖興祖淳篤遜謹由尚食局副使四遷至今官階中大夫爲
上所信任賜以第宅土田而孫男五人欽鑑鈞仁義皆讀書習
禮欽復擢爲從仕郎掌醞署丞曾孫男女又十餘人君子於是
知公積善之報未已也嗚呼爲善者觀於徐公可以知勸矣乎
銘曰
天傳而寧厥聽孔聰善祥惡殃咸以類從孰闇不知其幽遠
弃不爲善其禍卒殄有榮其報若集于身身或弗昌昌在後人
懿惟徐公嗜善忘利豈必多言躬行於事純孝篤誠于父于兄

小智私謀我則不能里巷閭稱公誠善士不顯其身以遺厥子
厥子如何氷潔璧溫天食是司以奉聖君帝嘉其勳俾長光祿
金帶朱衣其儀甚肅殿門嚴嚴不敢顧瞻退食于家默無一談
帝曰爾賢祖父善教錫以峻爵以勸忠孝迺贈徐公守彼鎮江
徐公有父佐于鄉邦制書煌煌冊璽如日幸木祠招燁然動色
鄉鄰欽咨始實弗知積善致斯胡寧不爲徐公有善子食其報
人孰非公覽者是效

故翰林侍講學士中順大夫知制誥同脩國史危公

新墓碑銘

嗚乎翰林侍講學士中順大夫知 制誥同脩 國史危公享
年七十以洪武五年春正月二十三日卒于和州含山縣之寓
舍其年二月十五日權厝於含山某年月日始還葬金溪白馬
鄉高橋之原其子於 燮深思公之功行世系不昭白于天下
晝夜兢惕自爲狀二萬言來謁新墓之銘濂守官少暇久未克
論譔春正月蒙恩致政東歸私念公相知特深在前朝時欲引
薦入史館及今待罪禁林實與公爲同僚相得甚驩於是許膺
群行而勒文于碑其文曰公諱素字太樸姓危氏危本姬姓周
武王庶子某生而手中有文曰危因賜姓危氏封於新其後居
光州晉永嘉中建州刺史京遷建昌之南城唐黃巢之亂全諷
與其弟仔倡亦手起兵擒巢黨柳彥章于象牙潭擢撫州刺史
累官金紫光祿大夫檢校太傅封南庭郡王南庭之後復遷撫
之金溪白馬鄉譜圖亡竟逸其名南庭十五世孫宋景定三年進

上通直郎知臨安府仁和縣事元累贈中奉大夫江浙等處行
中書省參知政事護軍追封汝南郡公炎震公之曾大父也累
贈資善大夫河南等處行中書省左丞上護軍追封臨川郡公
龍友公之大父也累贈榮祿大夫江西等處行中書省平章政
事柱國追封豫國公永吉公之父也曾祖妣王氏彭氏妣劉氏
皆封郡夫人郡之名如其夫妣劉氏黃氏並封豫國夫人公自
至正元年用大臣交薦入經筵爲檢討公年已四十一矣五年
改承事郎國子助教七年除應奉翰林文字同知制誥兼國史
院編脩官未上轉宣文閣授經郎兼經筵譯文官階文林郎明
年復入翰林爲應奉十一年遷儒林郎太常博士十三年轉奉
訓大夫國子監丞擢兵部員外郎十五年陞奉議大夫禮部郎
中陞朝散大夫監察御史遷工部侍郎明年陞朝請大夫大司
農丞又明年陞中奉大夫大司農少卿復入禮部爲尚書十八
年參議中書省事兼經筵官次年進通奉大夫御史臺治書侍
御史二十年拜通奉大夫中書參知政事同知經筵事提調四
方獻言詳定使司後四年階陞資政大夫俄除翰林學士承旨
榮祿大夫知制誥兼脩國史孛羅帖木兒入相出爲嶺北等處
行中書省左丞明年棄官居房山二十八年閏七月元順帝北
奔淮王帖木兒不花監國承制復起爲翰林學士承旨上章控
辭已而元亡迨入　國朝召至南京洪武二年授以今官三年
兼弘文館學士是年冬監察御史王著等劾公亡國之臣不宜
用公坐免詔出居和州閱再歲而卒公生四歲其大父即使公

讀書大父本黄氏子來繼於危知公能充危氏宗督厲之尤切年十五郎通五經大旨據座為人師與同郡葛君將曾君堅黄君冔葛君元哲更相策勵窮日夜不休復徒步走臨川吳文正公澄清江范文白公梈之門質而正之二公皆析行輩與之為禮吳公至恨相見之晚凡所著書多與公參訂之虞文靖公集孫先生轍名德俱尊其過之一如吳公由是公之名震動江右間出游金陵或以其文示南臺中丞張文穆公起巖張公以狀元為顯官少所稱許獨推服公曰危君為狀元庶幾相當老夫有愧色矣張公入朝遂挾公以行達官貴人慕公聲爭欲出其門下更相論薦唯恐失之公之檢討經筵也經筵一月進講者三講文皆屬公手公嘗取經民惟邦本之言以進典領臣惡其峭直難之公曰經筵之職所以格君心不以民之疾苦告邪縱加罪罪在操觚者奏請當之卒以進讀順帝大悅詔賜經筵官酒公不飲復賜馬湩一革囊金織文幣人一端皆有副已而有詔下中書發錢粟千萬賑河南永平民萬口咸曰活我者經筵官也公復移書執政請修宋遼金三史乘傳行宋西都訪摭闕遺書成公之力居多順帝知公問學淵深特命註爾雅較君臣政要公悉心而為之不數月而成及進賜金若干公辭曰臣職也何勞而受賜不敢奉詔尋有宮人之賜公復辭曰臣有糟糠之妻在大江之南無所用之亦不受其助教成均也六館生擇所疑群揖難公公片言折之悅而去分監上京輟饗錢建監門葺齋舍勒開國以來分教師之名于石尚書王某致政居

蔚州搆暖泉書院請額於朝他監官以地無先賢故事不從公聽其立師以訓士子順帝以公善筆劄詔書釋氏書公辭曰臣官胄監以教化民彝為職外教之典不宜書無已遷他官乃可耳遂止其授經宮學也受業生皆貴戚大臣子橫肆不率度公創教條置帳曆日書其勤惰月會而賞罰之皆畏服不敢犯其復應奉翰林也會脩后妃功臣傳事多亡逸無據公買餳餅饋宦寺戚里歷歷叩之復參互得實乃始筆之卒為全史其在太常也請親祀南郊築北郊以斥合祭之非請謚法嚴祀典以袪謬妄時翰林承旨張公起巖為博士禮文有闕者同補正之人稱為雙璧其為國子監丞也損束脩鋟小學書及夏小正經傳考于梓以惠學者其居兵部也奉詔墾田於雄霸二州相地受畧

薙除荊棘闢田幾千萬畝使民有道民德之其在禮部也與吉文正公衡之孫克學俱贊皇太子受玉冊故事皇太子謁廟用牲體百官以朝服賀於東宮公謂克學曰儀有違禮人惟責吾二人盍正之遂徹牲體而以便服賀其在御史也知無不言御史觀音保等四人以諫死英宗朝公請錄其後官之四川行省平章政事囊加歹天曆初舉兵欲翊戴明宗燕帖木兒伯顏等搆殺之公力為雪其冤容城民魏敬益買田千畝後見鬻田者二十家不能自生以田券還之公請旌其門以敦廉讓其在工部也順帝欲以蒙古書譯釋氏三藏經下部刊行公以無益諫罷之執政居第與燒飯橋近有司希其意欲甃石易橋公諍止之降香祀嶽瀆故用金十兩為香函吏利金以銅半雜之或造

銅函易金公廉其狀皆執論誅之淮南兵亂公奉旨廉問其故會維揚京口歲饑民欲相食公便宜諭守臣發楮幣數萬定賑之所全活者甚衆上淮西宣慰使余闕捍賊功狀請陞其官秩復請立宋徐節孝書院於淮安其官大司農也分治京南保定之境幾無曠土時海輸不至軍國多仰焉新城民田氏聽後妻譖殺其子公憤之職既不可治乃爲文祭其子民悔愧後妻逃去人握手相戒不用婦言其長禮部也時亂將亟公憂之每陳得失無隱丞相賀惟一曰君向寡言今又何多也公曰時危急重情豈能默默吾不敢畏丞相但畏後世史官耳其參議中書也論天下事以擇將帥舉賢才爲本請專任甘肅行省平章定住總西方兵勿遣其迎帝師俁軍事用樞密副使普顏不花爲中書參政經畧江南以也先帖木兒黃冑爲禮部尚書須曆安南立兵農宣撫使司以安畿內任賢守令以撫流竄之民順帝欲以公兼兵農宣撫使公以疎遠辭且諫曰今日之事宜卧薪嘗膽以圖中興可也公言雖愈加切時不能盡用舊制銓曹有行止科吏主之日具內外官十名上中書中書籍以遷擢其後吏怠不爲意仕者淹滯有待選十餘年者公責吏日具五名五日一上中書吏樂易集各思奉職而久滯者獲伸高原富民劉強逼其子婦婦訴官逮刑部吏受賕欲變其獄以俟赦公以事關倫理趣如法論之其轉侍御史也亂兵殺易州達魯花赤公請假守令以制兵之權會中書左丞成遵而下以贓得罪獨賀丞相翰栾平章與公不與皇太子書澄清忠義清白傳家八字

以褒賜之其參知政事也刑部尚書朶列圖燕與和路總管奥
守將有隙守將誣其欲私發官囷粮廷議杖黥百免其官公驗
無發封狀釋不問都事倪晦與劉哈剌不花同官丞相太不花
莫府數以公事忿爭劉怒欲中晦陰結監察御史劉君楚俾擠
之會晦至燕都豪敵人所寄買馬白金君楚攟其囊得金下晦
獄令自伏爲贓狀上中書公疑而爲白出之馬德守德州俘所
獲南軍千戶楊甲至都將斬之公召問狀乃淮安世襲千戶戰
敗陷濟南群盜中陳桀俾詣德軍饋物德械送之非賊也公曰
宰相釋之楊感泣曰參政生我枯骨中也大無以報然參政長
者爲公法獄我我不敢私謝期以忠義報可也卒與逆臣孛羅
帖木兒戰死之大醫院經歷徐某補盜贓盜取徐就鞫案已具

畀官庇徐屬公從末減使三返公竟不許鞫此行省參政普顏
初素有廉名同省臣飛書言其在稱海宣慰司時取官中米千
石公疑其事遣使覈覆之果得其誣孛羅帖木兒廓擴帖木兒
俱以平章總兵河南漸土曩嫌端公謂御史大夫普化曰養虎者
欲其不相搏噬則別其牢今欲二人無鬬莫若加其職而分地
處之用孛羅帖木兒爲丞相治四川以廓擴帖木兒爲丞相治
河南各責其成功可也大夫畏不爲上言之普化如公言順帝
及皇太子咸以爲然會丞相搠思監畏妻不出事中寢初江南
經畧使普顏不花李國鳳請封徽國朱文公爲齊國公以龜山
楊公豫章羅公延平李公西山真公九峯蔡公從祀於孔子廟
廷公爲御史時亦請封謚劉賁事上中書見寢不報至是公皆

舉行復為文以少牢祭賓興禮部員外郎姜碩使僞漢陳友
諒不屈而死公為奏官其子京畿歉國用不足公奏言以錢幣
誥勑募民入粟公以義諭民聞者感動荷負來輸者塡道至有
不願給直者上都宮殿火順帝勑重建大安廣思二閣公上書
諫曰昔以二閣為祖宗所建四海九州獨非祖宗故物乎會皇
太子大臣亦以為言遂罷其役其承旨翰林也翰林脩史有司
日奉餐錢方為之否則歛手而坐公謂同列曰吾等以史為職
且祿已厚矣奚俟餐錢而後為邪因次第修之其以左丞居嶺
北也和寧為太祖肇基之地而無圖志可徵公請於朝作和寧
志先是夏侯尚玄譖伏闕上疏言郯王某之寃公高其義補其
子為官使時埜速達兒為御史大夫私憾殺右丞荅里麻巴公
曰是尚可以仕邪不去禍且及即上章辯荅里麻巴無罪辭官
去居房山臥不起將相重臣皆以書請不聽丞相史列門來問
計公曰樞密院誤國至斯不可救矣亟請河南王擴廓帖木兒
總兵以衞畿甸而固守之當時事勢已不可為及再任翰林僅
一日而大兵入燕公曰國家遇我至矣國亡吾敢不死趨所居
報恩寺脫帽井傍兩手據井口僨身將就沉寺僧大梓與番陽
徐彥禮大呼曰公毋死公毋死公不祿食四年矣非居位比且
國史非公莫知公死是死國之史也力挽起之已而兵入府藏
埀及史庫公言于鎮撫吳勉輦而出之由是累朝實錄無遺闕
者公之力也其入　國朝也　皇上嘗訪以元興亡之故甚見
禮重俾之侍講禁林未幾懷顧骨為楊璧貞翀所發後入宣政

院西番僧相傳授爲登壽公言于上索取焚之婁實山時公春
秋已高雅志亦不復仕矣公厚重深中有容寡言笑聞人詆毀
如不知與人交有禮雖貴顯恒若貧賤時平生好薦賢士後所
引若翰林學士劉君蘇待制黃君溥等七十餘人至通顯者甚
衆累持文衡考試多士人服其公樂善好義若嗜之者凡事
有關於名教可以厲風俗者必爲之乃已居官清愼節儉遇凶
歲輒蔬食不御酒食倉吏進祿米麤七斗時斗可易白金五兩
公命歸之官奉敕書徽政院使禿滿迭兒神道碑其從子以白
金五十兩爲壽公却之曰國體當爾居中書凡請文來謝者皆
不受故人妻子不能衣食者厚賙而生之於嘗請仕公曰賢才
未進吾敢私爾乎能以德報然參政趙人杜翺以公南士欲搏

公非鄭死金陵公爲文祭之公博學善文辭至正中獨以文鳴
天下凡朝廷制作皆自公出四方欲顯白先德者皆造公門尤
精於書得片楮隻字者寶秘以爲榮有文集五十篇奏議二卷
宋史稿五十卷元史稿若干篇藏于家公娶郁氏先三十年卒
再娶趙氏先十一日卒俱封楚國夫人子男子二人於中至正
二十年進士第累官承直郎大都路同知薊州事今爲安慶府
儒學教授游登仕郎大都路儒學提舉亦前年卒女六人一適
同邑曾侁堅之子也餘皆夭孫二人長太平次德童公未仕
時館授貴谿張氏張思伐杏樹以闢家塾有鬼夜叩寢門告公
曰吾杏之精也主人將伐願參政生之公即造張力解而止鬼
致白金壹壺爲謝公辭及公爲參政嘗以瀟溢爲懼後陞左丞遂

怏怏不樂云嗚呼天之於人不能以俱全也久矣或授之才而不假以位或畀以位而不畀以時此奇才偉德之士常困而不施而生民所以鮮蒙其休澤也惟公以淵深之學精純之文嘗都顯要之地位海內仰之如祥雲景星亦可謂有得於天矣而逢時亂亡不獲大展以死豈不可哀乎雖然觀其所自著者固足以不朽矣銘曰

二氣孕精至文迺生凝爲川嶽煥爲日星天地之文因象以示象勲無言非人莫著往古百代作者孔多迄今有聞其能幾何元興朔方氣淳而龐俊烈宏魁震蕩萬邦積盛而彰寔在君子維八十年其績甚偉卓茲危公起大江西奥學醇辭孰能與齊在至正初文鷹而陞敷繹聖謨以肅帝明中原昔鐵黎首告病公蹤而言民爲國命同列畏聞吐舌改容當寧褒嗟曰維汝功往師成均勝譽有相化其荒蠻趨厥禮讓貝葉之文有詔俾書非職所宜正色控辭或服豸冠或爲宗伯或居中書或參廟畫孰冤弗雪孰善弗褒孰蠹孰莠弗除弗嫌白之擢之予之錫之剔之殘之抉而植之彼何不思多言是訾曰匪其然吾畏後世南風泱泱耆老淪亡屹如丘山以鎮四方疆土日蹙孰不震動謂尚有公恃以無恐權奸肆威盜秉國鈞畏公有言出爲藩臣政亂無章倚勢相戮公駭而吁吾胡可祿微服宵遁房山是居庶士遑遑如涉失桴 天兵北征驅雷走霆有耳莫掩燕社已傾公曰國亡吾曷不死公忍不死以存國史 大明方隆多士景從有 詔任公侍講禁中昔豈不仕弗獲行道時之可爲公

則既老維古賢士之德爵勳苟有弗施著之斯文公文之純太
音玄酒道則在茲爵祿仕有執爲山孰深爲淵文之有傳終
古昭言

元故秘書少監揭君墓碑

有元盛時翰林之士以文章名天下者曰虞文靖公集歐陽文
公玄范文白公揭文安公傒斯海內咸以姓稱之而不敢名
其後三公皆死無繼者獨文安家子諱汯君以文學仕順帝時
至國亡而後終人謂揭氏有後君字伯防少敦樸苦學同舍諸
生已成誦出嬉遊君獨坐諷不休夜蓺薪以繼必至精熟乃已
年十八盡通六經大義肆業于崇試不合有司既棄去取諸子
百氏書鑽研之攻古文辭作文入崇都補太學生端方有威儀

六館士敬憚之或譏咲方殷聞君履聲輒止是時虞公及歐陽
公皆在朝廷交稱君美以爲文安慶至正 年文安薨天子錫
金錢百僚皆致賻襚人勸君鬻貨縣官而給楮淮安可獲利數
倍且無遺路虞君哭不從曰汯敢玷先君之喪乎至家援禮制
儀廢易兩至服闋以陰補秘書郎階承務郎遷翰林國史院編
脩官轉大常博士再入翰林爲脩撰仍兼國史編脩階三轉至
奉議大夫代祀北嶽北鎮還拜江南行臺監察御史未上留爲
禮部員外郎階朝列大夫十八年奉詔諭江西至七閩會僞漢
陳友諒陷江西不得往改僉江西湖東道肅政廉訪司事加朝
散大夫治建寧既而友諒兵寇杉關下邵武據延平建寧受圍
大軍退保福州城中吏民相繼出奔惟經畧使普顏不花尚在

君詣與之謀經畧聞君至迎曰僉事猶未行耶君憤曰經畧何爲發此言今盜賊圍孤城正吾與經畧致死時也吾死將與此城俱領獨走欲安之乎經畧起問計君爲之畫策經畧驩曰吾志決矣即當如君言部散卒得千人命建寧總管阮德柔將之出戰不利民大驚君集衆告以禍福謂并力禦賊則妻子可生綏將爲俘虜語甚切民感泣請各自效無老少悉乘城固守君往來撫勞之分壯者千人助德柔戰屢捷勢稍張城外有山曰黄華高出城上君恐賊窺見虛實作層樓蔽之命守者鍛鐵爲長鉤廣儲水樓下以俟衆不知所爲及賊據山以火攻樓即以長鉤曳之隨灌以水火尋熄復預積濕薪枯葦城下賊穿隧以入燎煙於隧寘之死者甚衆賊揚言攻城西君察其旗亂而氣怠命備城東已而果攻城東知有備驚駭而退是時內外相持逾十旬樵蘇道絕徹民居以炊經畧憂以問君君曰士氣在乎作之爾且直壯曲老吾以王師討賊何憂不勝乃椎牛釃酒勞將士以義激之皆踴躍請戰空一城鼓譟助之聲如雷霆賊衆數萬逆戰君戎服出陣後督諸將盡力俄矢石亂下或請少避其鋒君叱曰破賊在今日敢言退者斬於是士卒殊死鬭自寅至午焚其三柵乘勝奔之是日福州援兵繼至賊敗走復延平等三州獲勝兵千餘人咸欲繫獄論其叛逆罪君曰大盜未殄脅從者可勝誅耶誅桀黠者數人悉縱之耕及諸將上功于朝被褒擢君未嘗出口或爲君覔君曰吾職耳可徼功乎改江西行省郎中未赴以工部郎中召時淮浙亂道不通留家四明之

慈溪挾子樞浮海而北過黑水抵鐵山卒遇倭寇同行多被害
君脫走趨遼東轉之山東制下陞秘書少監階中順大夫而齊
國忠襄察罕帖木兒在洛遣使迓君君赴洛留歲餘承制授刑
部侍郎不就二十八年踰太行至燕都未久 大明兵圍城七
月十八日順帝宵遁明日君覺之追追北走樞失君所在號哭
而追及于海子橋君駡曰吾死職義也爾來欲何爲奮然行弗
顧樞泣抱持賓客故人亦稍至遂強振君歸環立守之君擁衾
卧不食樞叩頭流血請所欲厚者交進慰解乃起食一餐八月
二日兵入燕凡仕者例從南京君至稱疾弗仕踰年又慈溪洪
武六年二月八日卒于寓舍年七十四月一日權厝舍西香蘇
山之原以某年月日葬某地君事繼母以孝閨撫庶弟有恩六

主文衡所得多奇士交友皆一時世名人爲文敦深簡質有父風
務闡倫教不爲浮豔語集數千首存者若干卷藏於家君自視
歉然接人和而有禮寡言愼行未嘗有矜大之色雖家人不見
其疾言厲氣平居非疾病必冠帶爲私書皆端謹可觀初君之
曾祖贈嘉議大夫禮部尚書上輕車都尉追封豫章郡侯惟聰
祖贈中奉大夫江西等處行中書省參知政事護軍追封豫章郡
公謚貞文文成世居豐城皆以厚德稱至文安遂以布衣致位
翰林侍講學士中順大夫知制誥同脩國史同知經筵事追封
豫章郡公而推恩及於二代郡侯之配黃氏何氏郡公之嫡黃
氏文安之室李氏程氏皆封豫章郡夫人君旣其後又能世其
家有聞于時而君之子樞樂復好學問不失儒行當可繼於君

嗚呼爵祿之襲可幸致也而繼其文學為難文學可免而脩也
而繼其道德為難若君者可謂兼之矣君娶曾吳易三氏曾早
卒吳易二氏皆封靖安郡君子男四人某丑天其二郎樞樂二
女適戚伯剛某君之居慈溪與今晉王傅桂君彥良交君卒彥
良持樞狀來速銘銘曰
自古有國貴惟世臣匪爵之仍有德有文胡元百年中有揭氏
位雖弗崇其德可持揭氏之先豈無侯王咸其與紀靡久卒亡
維文安公敦厚崇確際時休明典帝制作德尊望隆雲擁四方
執造化機闔闢陰陽人止其尊公又有子銜其休聲克剛克似
豈惟文辭亦有事功建昴南藩勇若姦宄伏哉為城喬作士氣
草甫申申復地千里褒寵之加非我敢知勞烈邇多乃職之宜
邦國殄瘁吾能獨存奉身以歸敢污先君生既有間殁則有承
凡時之人其謂與京天匪私君以彰世德著辭碑來者咸式

故筠西吳府君墓碑

洪武二年冬十月二十有五日筠西府君以一疾不起聞壽年
雖八十有八其州里之人更相弔哭以為義士亡矣吾屬將何
所依賴十數里中聲嗚嗚不絕四年春正月六日葬于孝義里
戈溪之源其孫鎰以濂知府君最深請張君辰件右功世取文
刻碑文曰府君字長卿諱宗元號筠西其氏曰吳吳出泰伯苗
裔初遷會稽之山陰唐大中間有諱蠢者以學行聞門人私謚
文簡先生先生遠孫少拯咸通初復遷諸暨開化鄉之峽上少
拯九世孫泗宋崇寧中復由峽上遷孝義里世有顯人其詳具

見諸圖記曾祖蘭祖元祐父護母斯氏府君蓋出也孕三十四月而生幼發穎如成人登養父事母夫人甚恭黎明至寢所候起居躬進饎羞必待竟食乃退母常戒之曰我有媵侍自足備給使勿勞苦我兒也府君頓首謝及母有疾府君遑遑不自寧夜叅半泣禱上下神祇籲以身代久弗驗府君心益苦一夕母夢白衣人謂曰汝壽止於斯今以汝子之孝特延一紀疾果瘳忽都魯忽公宣慰浙東聞府君之孝辟爲奏差受事僅數月嘆曰我母年已耄苟力田以爲養不廼足矣何以仕爲竟拂衣而歸日在親側視其顏色爲進退歷十二年母以高壽終府君號慟幾致隕絕服闋雖已久但語及之輒哽咽流涕如新喪見者憫之府君自念父母歿唯教子孫毋析居乃可以繼先志聞浦陽鄭順卿家十世同爨特往謁焉順卿示以家範數千言府君如獲寶璐而歸力遵行之十有餘年家政蔚然可觀戶庭之間穆如春風人無間言者和氣所感有犬病足其子啣食哺之犬得不死文人競爲歌詩美之府君益堅爲善之志製家教一篇論飭剴切洪纖無不及而惠利鄉族之事居多召子孫示之曰天之畀於吾者厚矣脫有餘財可坐視顛連而弗之卹乎吾就地之日近故惓惓爲爾輩言之府君晚年耳益聰目益明健步如強年人及見玄孫之生士君子咸集府君危坐中堂一子康髮盡白帥諸孫曾鴈鶩行以進次第舉觴爲壽府君抱玄孫置膝上銜杯盡歡蒼顏酡暈望之者謂爲神仙中人繪史遂爲高玄聚慶圖以傳後三年府君遘奇疾陽道閉澀不復能小遺醫者

云病在陰氣絶藥不能及法當鍼而通之其孫曰鉅者遽如醫言僅得汚血一勺終不治府君度疾不可爲呼家人與訣以義居不分爲屬其耿耿猶前志云府君娶陳錢二氏皆先卒繼楊氏後府君亦卒子男子二長庸先卒次即康子女子一適同里斯文孫男四鏻鉁鉞鉅孫女一花亭黃鏞其婿也曾孫男十源浣濤海汝鰲治瀚渡淇曾孫女二在室玄孫男橚梓楠植府君性恬冲與物亡忤貌僊僊常如春未嘗少見憂感之容頗嗜音樂自造短簫長可六七寸遇風日清美輒箕踞而吟之聲振林木而胸中之自信者一假是以滅之故當時之賢者多樂與之遊且惜其不沾一命之禄以展所蘊終無以暴白於世然而生受備物之養歿則朞功緦麻千指就位而哭雖古之封君亦不

過此嘗笑戚氏濂也不敏顧嘗復拜床下與聞緒論及東出逃難及蒙授館致饋如忘年交府君今不可覩矣俯仰今古惡得無情乎於是撮其大者而爲銘曰

有夫之羸如發行之真如家門之馨如條教惟程孰得而京如影端于形孰得而傾如蟄如繩如棗如烝如將歷世而弘如

新刊宋學士大全集卷第十八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R.O.C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國家圖書館
R.O.C.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ROC
國家圖書館
305O920 v.19

新刊宋學士大全集卷第十九

賜進士第文林郎浦江縣知縣高淳韓叔陽彙集
後學浦江張元中編次
庠生陳時雍校正

墓銘　九一十九章

贈承事郎吏部侍郎張府君墓誌銘

國朝之制凡官階自七品至於第四皆贈封其父母與妻
上德至渥也于時吏部侍郎張度官品居四從例贈其父母君
吏部侍郎母林氏德人　命書既下度錄其副楮焚于墓下復
請一介纖蟲之臣待罪銓曹　恩榮溥博遠及二親鸞陵金軸
下賁泉壤度深懼無以稱　上賜而垂示來裔莫堅匪石願吾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孚爲文之瀌謹按狀府君諱復禮字禮庭姓張氏廣之番禺人
番禺有鄉曰黄岐角甪皆張姓環居之室廬櫛比當秋宵月白燈
火連接而讀書之聲相聞宋紹興間有諱埕者始遷於禮園社
埕生飛一通周易能會粹諸家之說而折衷之廣之士大夫推
爲宗師號曰黄岐張氏易泼葬社之南山配麥氏生二子彬甫
鄰甫皆善傳父經旣老父晝夜念之弗置搆堂曰永思兄弟躬
耕以奉歲時祀事彬甫娶羅氏生丈夫子三其次卽府君也府
君稟家庭之教而於易學尤精發爲大義頃刻千餘言出入
程朱二氏無乖盭者漢儒拘泥不通或流於術數痛麾斥之當
是時科目方盛行鄉人士咸謂府君爵禄可以引手致府君笑
曰學易者爲知吉凶悔吝而已何以官爲獨念居村暗諸子見
聞孤陋乃築室都城中俾就名師儒游見其成立輒喜動顏色
巳而度舉茂才去而爲肇慶路高要縣學教諭迎養甫六齡而
府君殁矣時至正二十一年辛丑四月二十三日也享年六十
又一　國朝洪武元年戊申十月十五日度奉柩塟于增城縣
西之章山因還家焉四年辛亥度受薦入朝拜監察御史以至
今官風釆凛然貪墨爲之屏迹君子賢之府君四子長卽度次
輔次峻次熙輔峻俱蚤世孫男二曰原絜曰吉祥女五人昔人
有云爲善者譬猶藝禾世世能之嘉種不絶則其發育也益昌
且碩矣信哉斯言也府君世爲儒積善之聞播於海南實合於
易善積成名之義今度位居法從其聲益大以宏是皆府君遺
休垂祉之所致度方欲爲親榮而府君不及見矣悲夫此墓門

有碑其銘固不可不勒也銘曰
一屈一伸其理孔神易道之門君子之攸遵宜文而彰乃韜其
光不露而揚俾後嗣之昌有命自天寵靈昭宣鬱葱而綿延是
為張氏之阡

元故文林郎同知重慶路瀘州事羅君墓誌銘有序

嗚呼士君子立志孰不欲建功名垂竹帛哉或不能逢其時時
逢矣或剛正忤物坎壈至死卒無以遂其志志弗遂矣使其名
復寂寂無聞其鬼不靈則已脫稍有知未必不鬱悒於九泉之
下操觚任紀載之責者寧不為一動心邪此予於廬陵羅君殊
惻然也嗚呼君諱文節字仲正姓羅氏羅為江西右族唐肅宗
時自共鄱遷廬陵之秀川入宋以來家談仁義而人攸書詩以
通經上南宮對大廷者幾無虛歲朱紫相承照耀州里起縉郡
章者四人而邑之令佐尤夥焉曾祖時誠祖宗權鄉貢進士父
最泰字以通為元之鉅儒著書滿家春秋禮記周禮三經皆為
之集解復衍河洛圖書之義列圖三十多前脩所未發出其餘
力補正戰國策舛誤數百條且為年表以次其先後行丞相府
聞其名署東湖書院山長蓋世號道齋先生者也君始能言其
父抱就書室抽一卷授之祝其疾讀君指揮架牙籤曰吾齒稍
長雖盡通之未慊也其父驚喜竇肄小學輒以氣雄諸生莫敢
與其齒後從官東湖賢士大夫咸折輩行為忘年交問學日進
水湧而山出撫州判官燕君某辟為郡吏郡有獄疑不決守二
爭以為問君歷階而升摘其案語曰如此則為直如此則為枉

儕類大懟出音訐沮君曾朝廷有詔造鹵簿器仗遣君至屬縣
督其成君至樂安憩縣廨中羣吏更謁互諫以爲鬼物所憑不
宜居君笑曰惡有是乃酣飲而寢夜漏下十刻月色微明見丈
夫長而青立與檐齊君奮起執之曰爾來矣爾來矣應時而滅
黎明視之並廨有豫章穹隆而敷腴縣人祀以爲神君曰其怪
在爾矣歷數其罪用竹楔釘之未幾豫章枯死怪遂息郡有織
錦工嘗籍于官竟遁入武昌出入辨章溫公門溫勢燄熏灼莫
敢誰何復嗾君捕之縣知之不敢受君牒君直詣辨章辨章曰
孫胡不求之府公乎君如言而往府公搖手相戒亦不復出一
詞君怒洊走辨章門辨章厲色斥之曰業已屬爾矣復來何邪
君曰工今應官繇府若縣謂其爲社鼠城狐不能法區區小人
固不知何所措明公乃方嶽大臣不助半措之力如國王法何
辨章語塞即下令捕與之衆益譁曰是尚不畏溫辨章其有我
輩乎索出之益急君懼禍及累欲馳燕都燕都貴人亦忌君峭
直高門縣簿無可投足者遂入成均爲弟子員一日方挾冊諷
詠有相者謂君曰君兩顴入鬢當邊徼建功無以久淹爲也君
遂用國子助教姚公登孫之薦上於集賢集賢移文雲南行中
書署君昆明州學正秩滿陞授孟傑府君列纛式子弟曉之以
君臣父子之懿辭氣激烈聽者聳然轉晉寧府知事廉行彌厲
大理金齒宣慰司辟爲令史豪酋侵人疆畎持黃金數鎰爲君
壽乞君勿右愬者君麾之去酋怒曰君賽天赤邪乃不納吾金
也賽天赤鎮雲南之名相云君卒奪田歸愬者乾崖洞里當賦

金使者至蠻人納賂往往過所賦之數而金又不可免君至憫
其愚反覆開道之蠻人鼓舞于庭曰微使者之廉孰能恤我至
是至輸金而還俄入掾雲南行中書雲南驛騎皆官中給直官
吏乾沒之以市馬責土酋君曰爲天子牧元元者顧若是邪痛
懲其弊朝廷以雲南在萬里外下吏部準循舊比行銓選之法
使者至選君承其事君知積弊未去且曰王者無外敢不靈承
上命以正其法乎獻五策於使者吏受民賄者官不稱職者擧
藏不會者月日不登者居制未終者皆不調使者大悅悉從之
倖門遂塞滇池有神蛇能興雲雨會大旱民屢走池上若無聞
者君爲檄責之片雲欻然興雨因露足南詔海中積葑成淤而
浮游水上或獠耕稼之號曰葑田田如不繫州西東無定人交
相爲盜君命紀字爲號跡其步晦及四畔所稲上于官官爲給
券使有所馮復植木栈海畊嚴其畛域不相淆亂或海潮漂蕩
有籍以爲奸者俾出券環證之竟歸其田夷獠指示子姓曰此
羅掾所賜也否則人盜之久矣監察御史至每召君于庭事難
定者必待君言而後決雲南王亦熟君行命陞爲提控掾史提
控掌六房之政人多畏縮不前君益淬濿弗少怠適中朝大臣
喜意以失宰相意出參省事銳意更張庶事悉心任君君知無
不言言無不聽名聲翕然動蠻夷中先是蠻夷有鐵甲郎者負
固不服至是謂曰天子遣賢輔臣至矣柰何不降帥未附者皆
來歸君之功爲多鎮戍萬夫長伯胡行事多不法憲府繩之急
伯胡擁兵以叛累歲不能討曲靖宣慰使鬼宗亦蠻酋也助兵

一萬夾攻之伯胡就縛莫府上功擢鬼宗叅知政事將上省臣上下莫不與之君力爭曰雲南親王臨蒞之地辨章而下多入座大臣何得有覆酋位邪苟錄其功使以叅政之名自鎮其土足矣不然國體其謂何　府咸曰微羅掾幾失之矣鬼宗懼托君鄉人橐金以獻君怒曰賍可斷案不可署鬼宗恚而止君疾惡如仇讎閩部使者德住貪暴賦虎神詩以爲風德住銜之賂西行臺御史以專權自恣劾君君走愬中臺遂擊德住去之夷人大快君以常調除承事郎同知彌勒州事政成詣選吏部遇鄉友羅王於逆旅乃勸君曰君以剛毅取嫉于人致齟齬一世秋髮已縯紛被肩何不謝事以佚老乎君慨然曰子言誠是也乃上乞骸骨之請以文林郎同知重慶府瀘州事致仕年僅六十三耳居數年中原道湮乃犯鯨波之險由海道至閩中而江西兵燹方亟遂不可還以至正二十六年十二月壬戌終于福州之民舍君未終謂其友曰此正吾死所也夫何憾時閩猶奉元正朔云其壽八十洪武五年冬君之喪始還明年某月日始祔葬先兆龜山之原君長身而瘠晳襟磊落如青天白日喜面折人過雖王公貴人無所避故有過者常畏君知亦有幸其知以自改者民事有屈而不伸君庶得其實忿忿見乎色必以告司法吏因得白者甚衆知識尤絶人毎言其地當有兵變時承平人競指笑之其後果然始服其先見生平急患難重倫義族叔繼賢久居燕頗饒於貲與妻郴皆老而無嗣乃迎養從子覲遠爲後覲遠至甫七日而繼賢夫婦死其服役者羅參出

而呼曰我嘗爲子矣觀遠何人乃欲與吾事邪觀遠蒭莽不能
對君亟告公府遂叅書囊括其背授觀遠且具舟車使扶二喪
還江南不特此也凡遘疾疢貧窶及死喪無依流離不能歸者
君必捐金倡義士周之初不知其爲何如人也君娶劉氏子男
二人長大紀有文學而剛介酷肖君次次炳贈番禺縣主簿初
次炳爲奏差廣東宣慰府宣慰使釋迦班嘗招峒丁三千即遣
征連州峒丁怒至清遠將爲變衆憚弗敢往次炳請前峒丁彎
弓相向次炳紿之曰宣慰命我來賞汝彎弓何爲也峒丁退與
清遠令歛繒帛散之乃率以往至連爲寇所敗次炳被擒備極
慘酷竟不屈而死致有今贈女三人長適郭滋蘭先卒次復爲
其繼室孫男一人徽曾孫男一人某君葬後二年大紀汲汲圖

君於不朽以國史編修趙君壎所爲狀請銘其墓門之銘嗚呼予
昔總脩元史每求剛正之士在下位而不伸者載焉蓋以謂雖
不能振之於當時聊使其暴白於後世庶幾死者無憾而生者
不颯惜乎有司不上君之事也於是徇大紀之請執筆而具書
之百世之下必有因予文而知君者雖然予何人哉文之傳不
傳固不可必也所可信者世人鑑君之行頗多多必則傚之則
傚之必相與謹視之文其有不傳者乎信有人如君終至湮沒
無聞則夫天理人心皦如出日者果爲何說也嗚呼銘曰
堪輿之間正氣烈烈在人爲剛在物爲鐵鐵尚可銘剛則弗屈
挺然常伸欲不可淈其一惟君之生能以志雄遵養以時日擴以
充百千所忌吾惟正從譬彼川流萬折必東其二古惟正人妖不

敢干亢亢豫章變爲枯嘗誰鎮大藩乃復敢奸我往折之聞者膽寒其三夷人何知椎結卉服宣威務德不變其俗爾金我辭我直爾曲凡兵惠利惟日不足其四威靈既震叛民來歸鐵甲侁侁棄戈而嬉有聲洸洸有澤煇煇有知即爲不識位卑其五繡衣孔揚其貪若狼我斧我斯莫不加其亢形之聲歌厥愆而覆蓋讀我征嘗我以京其六持此而行何適不艱坎壈其躬恬夷其顏胡不爾庸以豕爲冠鷹隼一出狐鼠盡跧其七賢否易位曷以爲政君亦何傷人爲嗟咏禾黍離矣京颶棘矣吉士亡矣何嗟及矣其八

故處州路慶元縣儒學教諭張公墓誌銘

濂當弱齡嘗游學郡城中時王教授雲卿方之官嚴陵忽持錢行卷示濂中有浙陽張公詩音律清麗而事體莊勁得八分之正心竊慕嚮之後七年始獲拜公於月泉里第公風神峻潔眉目聳秀遠而望之若玉井冰壺絕無一毫塵土意及聆其論議則纚纚然如貫珠退因私念詞章沈涵深固故其見於辭氣者有不及未嘗不自歎鄙吝粗纖而莫克攻勵之也方將爲問道考德之圖居亡何而公亡矣又後十年公之子端臣件繫其行爲狀來金華山居請濂爲之銘濂誠後死不可謂不知公者銘何敢辭公諱恕字如心姓張氏爲婺之浦江人曾祖貴宋宣義郎祖祚承信郎父森湖南潭州路教授公幼而穎悟取家中遺書晝夜研磨之雖暑爍金寒折膠不易其恒度迨長聲名藉藉起士林間遠近來學者戶外之屨常滿已而用薦者教授常德之武

陵遷葬之東陽處之慶元公所至皆以興學爲已任招集弟子
員危坐堂上列群聖人之書爲之敷繹大義皆充然有得士風
爲之丕變壽以母夫人春秋高歎曰孝者百行之冠冕吾母鶴
髮垂領尚可宦遊而弗之止邪自是夷猶里閭日侍夫人之側
當風日清美或杖藜行徉山水間如嗜飲食或勝友時集輒商
略古今上下數千年事及蓺沉淪名賦詩自娛有不知老之將
至也公素患脾疾至是發寖劇遺命治喪勿用浮屠氏法嘗依
朱子家禮從事遂瞑公生於咸淳辛未十一月乙亥卒於至正
癸未六月乙卯壽七十三娶方氏有婦德克配君子生子男六
人虎臣端臣冏臣穆臣純臣敬臣子女二于貞方元亨其壻也
孫男五人偕家奴道童留孫復生德祖偕家奴復生早卒孫女

三人某年十月己亥葬之公於縣東五里原先塋之側其所著書
有詩集若干卷藏于家云夫自師道不立後生小子失其所依
憑無以承藉其所休祉而甄陶其性情故若事制物動與理違
深爲識者之所慨嘆有如公者惓惓以斯道淑諸人所以爲世
防而昭民能者實於是乎賴而公竟死矣雖然公之子皆業儒
端臣博學而能文辭尤號最良者也權經邑庠中俊秀子弟皆
環聽之公雖亡其不死矣夫銘曰
執武其先公則式之孰嗣其後公則迪之累世之儒聲華煒而
況公之施三爲校師衿珮逶佗左矩右規鑱石幽墟以昭以貽
里中子宋濂謹譔

嘉議大夫泉州路總管朱公墓誌銘

濂少時即見莆士朱公廷試文數篇已歎其不可及後二十年
聞公官閩中所歷有聲尤慕服之及今又闕二十餘年公之孫
濂以墓銘爲屬聞公之死已十七年而濂亦老矣嗚呼其何忍
辭公諱文霆字原道姓朱氏九歲能文十三從進士林君岡孫
學經每日朞須諸生出獨援疑義難其師其師驚歎之元至治
癸亥以尚書舉進士丁外艱去至順壬申再舉遂上名南宮對
大廷名列第十賜進士出身擢同知瑞安州事階承事郎改汀
州路總管府推官轉承務郎調龍寧縣尹進奉訓大夫御史交
薦于朝除福建宣慰司都事丁內艱起知瑞安以大臣奏授奉
議大夫福建儒學提舉遷同知泉州路總管府事陞奉議爲奉
政至官引年辭歸遂以嘉議大夫泉州路總管致仕命未下以

至正癸卯八月九日卒于家年六十九公同知瑞安大府檄公
均瑞安平陽永嘉之役不爲權沮財奪民服其平爲龍寧行均
役法上官以其舍人爲屬請緩之公格不奉命上官怒誣搆公
罪部使者廉其非辜獲免且以訟牒三百委公治之公從容剖
咨而退不能有言其知瑞安盜起旁境陷陶山天門諸砦募壯
士攻破之斬其酋以徇颶風挾海水漂民廬舍公發官廩按行
漂所賑之其提舉學事逐其苟職者易以儒儒悅之公孝友切
至以父不逮祿養言輒涕泣事毋惟恐咈其意撫五弟教而有
恩居官無廢事公暇講授不輟學者因所居稱葵山先生嘗考
閩浙江西三省士所取得美材爲文本於理不爲浮辭曲辯陳
監丞旅稱之有集若干卷藏于家公之先建安人曾祖德誠宋

潭州駐泊祖治安元河南等處醫學提舉父世英始遷莆以公
貴贈奉議大夫同知興化路事驍騎尉追封仙游縣子母林氏
贈仙游縣君夫人池氏封如其姑年若干以丁酉某月日卒于
瑞安是年十二月十六日歸葬常泰里雙髻山之原及公卒穿
夫人之墓合葬焉甲辰七月二十一日也男一人鏞古田丞六
女適校官林敏中漳州路同知王謙惠安尉胡顯祖及黃孔循
李某王某孫男一人即濂 國朝鄉貢進士能世其家銘曰
在元中世士患無位持經挾策就有司試試者爲誰或哲或憨
或以微類弃瑕棄珠及其既獲補州爾邑有所不適爲吏侮孰
有表朱公浴薦而登左律右經吏駭且偵剔蠹芟莠如衡稱物
有撓之者正色不屈既典方州亦司儒臺黜上之肥誅盜之魁
曷其致然維學知要專以爲政天下猶小彼何弗思豈儒爲迂
刀筆拘拘視公何如公政在民無銘亦存銘匪銘公告且後昆
於公是效公德孔多尚食其報

故岐寧衛經歷熊府君墓銘

熊君伯頴卒且久之仕者爲之請銘余曰君與余善且才而文
銘余所宜爲後數年余致政歸衰老多病未暇具其事而爲之
請銘者亦亡矣余曰噫余可負吾友耶乃按故所書爲銘君諱鼎
字伯頴姓熊氏撫之臨川人世以尚書教授于鄉君少有敏質
年十八從父受經義通之每私較試輒冠其鄉人鄉人推讓不
敢與齒後六年爲元至正七年領江西第九名薦書上燕京就
禮部試文彩燁然動人備試者竊視執筆不敢下擬置以高第

期君有司以君議論奇竟棄不取君絕不爲意曰第不第命也
命可尤耶東吉南歸瀧岡時名人若張文穆公起巖余忠宣公闕
李諭德好文張承旨翥危左丞素揭秘書汯黃助教溍皆重禮
其去相率爲文辭以餞君退而益脩其業十一年江西行中書
省檄爲吉安路龍溪書院山長龍溪故有田屬他邑前山長久
不理浸侵之君至聞吏吐曰國家置田以養士田亡士將安食
即檄所治徵索既具葺子員建業如令月旦望士益衆深衣襜席
講說程其良否而獎督之無賴徒陳小峯縱其子需爲直學握
出內之柄每與山長抗禮君按法黜之小峯噤不能吐氣以死
郡守妻喪遇兵亂其子檄山長座將遷柩明倫堂上棺至門君
叱止曰若者寘諸別室復欲以浮屠祝屍浮屠方以鈸至君怒
撞壞之曰此吾孔子堂豈浮屠廬耶亟屏去勿汚我守聞嘉嘆
君而以書謝曰先生教我厚甚時江西寇漸起所在擾潰不可
爲職諸郡帥守知君練習兵往往延問軍政君亦以撫民自任
悉心力爲之計贛郡帥全普庵撒里尤器君命君擇險隘爲守
禦備君於皇恐大蓼諸灘設坑穽建砦柵搆屋三千餘間結民
兵自守由是贛獨完於他郡民將三人坐戰敗將加誅君爲救
解出之會贛大比他郡多以兵廢君獨請全舉行觀者以爲異
事吉安歲凶全與吉安守有隙禁吉民勿入糴民啼號于道君
爭曰盜之起者爲饑寒所迫也今使君閉糴將開盜門脫吉民
事亟生變贛能獨全乎全悟即罷前令君周旋兵間委曲爲民
皆此類十二年郡多君前績便宜擢君贛縣尹員外置君恥之

讎不受未幾以父喪歸服除兵部尚書黄昭江西廉訪使甚當總兵出閩關辟君參謀軍事君爲昭書策甚詳會昭與當罷兵柄策不行二十一年陳友諒僭號於九江用黄昭蔣觀等薦以君爲太常卿俾守令龍門起君堅臥不赴既而 國朝兵入江西武順寧河王鄧愈聞君賢下令徧索君強起揖王軍門王與君論事合大喜致帳中日夜咨以事一軍驚譁以爲王將得師君見王寬裕誠大將材遂委身從之不大賚王取撫州兵不血刃賊酋鄧克明夜遁二十二年 皇上親將兵入豫章州郡望風款附九江亦下君得 詔見慰勞甚至二十三年丁母夫人憂後三年以大臣薦徵至南京奉 旨偕諸儒撰古昔嘉言善行作公子書以訓貴戚子弟書成賜襲衣白金會初平浙西授湖州府德清縣丞君招輯綏懷除剔宿蠹創三皇孔子廟建官吏廨署到官數月事治政平錢鶴皐叛嘉興聲搖德清民皆逃散君堅坐鎮之錢不敢入吴元年 上將正位宸極召議禮儀除中書考功博士辭還起君汪承詔搜括故事可徵勸者書新宮廟壁時 上精求禮樂之事嘗召翰林學士朱升等肄樂器于庭 上擊磬命升辯五音升對作 旨 上大怒欲寘諸法君從容論辯之 上曰升所謂審音稹不辯宮徵何耶君對曰石音難辯自古而然唐虞惟后夔能和聲書曰於予擊石拊石百獸率舞 上曰任此豎儒治樂樂何繇和君具言樂之和由人所致人君能致中和則萬民和萬物和而樂音和矣 上怒乃解釋升不問升既出謝曰非熊君吾屬幾殆舍人耿忠

奉使聞奏廣信郡縣官多違法前所陳茶稅失實時新行赦
上怒趣中書遣御史往廉狀丞相李韓公善長諫不聽御史已
受詔丞相復諫不從君與給事中尹正諫曰朝廷新立將布大
信於四方今肆赦之後復以細故而煩御史按問既失信且褻
國威　上良久乃曰止其追御史毋往　上詔浙西民輸糧京
師浙西　小不可浙江率五石致一石民甚苦之君叩頭曰國
家都金陵以浙西爲根本而遽困之農作方興而僕僕於道路
荷一年不得耕害不淺矣　上悅是日即詔罷之明年改元洪
武　上即皇帝位凡創制更革之典君多預聞　上遇君厚每
字稱而不名立浙江提刑按察司以君爲僉事階奉議大夫君
分部台溫二郡經方氏竊據之後全乖人道爭訟以數百計君
悉理其曲直而奏斷之凡威取田宅者歸業主得半直者中分
之兩造無驗者籍之官豪右役隸六百餘户悉弃之別郡僞官
悍將二百人其暴如虎狼君出奇計盡刮種類遷於江淮間民
始安桃方氏君昔巖雖嘗簿錄其家珠玉犀象金繒藏於姻家
者動以萬計君皆搜索送諸官溫有邪師曰大明教造飾殿堂
甚侈民之無業者咸歸之君以其瞽俗眩世且名犯　國號奏
毀之官沒其產而驅其衆爲農其地多倡家中朝使者以事至
多挾倡飲有司罷於供應君下永嘉令籍倡户數千械送之京
按使者以法錮連其他贓罪杖流之僞萬户金甲奪三人妻其
夫訟則吏爲娶婦君至三夫皆訴君論金棄市各以其婦歸之
平陽軍校掠農妻五年君捕其妻至軍校恐抱二兒泣曰妻去

兒執與養顧公憐我君命寘兒妻側兒避不肯近君曰此非其子詐也詰之果鄰家子罪校知律而斷其妻還于農於是軍中所掠婦數百皆相告語夜遁去一管幾空平陽州吏目杜乙嗜財甚考滿入京謁御史中丞劉某某詰謁故杜抵駮不能對遽命執訊之杜自陳在州時斂民白金三十兩又受楊其金置裘人罪不問守與佐皆相構爲姦有 旨下君鞫之同知以下吏皆服罪獨知州栴鐙廷辯不已民數百遮司門外爭知州信無辜君將聽之吏白曰今奏 詔按獄而釋知州不治情則得矣如身受故出何君再進民詢之辭不變歎曰法以誅罪吾敢身畏譴而誅無罪人乎釋鐙以情聞上可其奏台臨海王參理妹有姿色許適嵊縣竺氏其內兄方敏與非其將嫁夜率眾劫至家

逼爲妻王詰永嘉侯朱亮祖訟事下邑方賂吏欲傅輕典君知有賂急逮吏治之吏具狀竟致方死罪而歸女竺氏兵克黃巖時州民乘亂報仇殺一家十餘人永嘉侯受辭令州捕鞫州初附假守捕殺人者十二人獄既成吏受賕釋之詭以死聞縱其餘黨不問君錄囚廡得十二人尚頸繫東郭民家即收掠問狀抵官吏以贓罪捕餘黨誅之黃巖官署毀于兵官寓尼寺中并儲糧其間君視糧過寺尼數人來謁皆美少年也問孰爲主者則方氏女弟也君大驚踞州守通判以下切責之令逐尼歸俗而以寺入官州有宋杜清獻公墓杜氏有田若干畝入僧寺儲其祖以奉祀僧挾與方氏連奪田以爲已有復墾田侵墓下墓且蝕其孫間以告聞君執僧寘諸獄痩殺之追田與面且令州

立祠刻石以旌之寧海強民陳德仲以憾支解黎異妻屋訴無爲白之者君受之一夕省黎事有青蛙立案上君曰蛙非黎異乎果異則止勿動吾復爾冤蛙果如君言明日逮陳誅之縣民馮輔卿至正中爲亂與方氏連兵既而方氏追殺之且殺其眥産而餘田百餘畝其豪奴具自取之輔卿妻杜因服迎拜馬前訴奴君爲治奴罪奏以田還之台地産鹽鹽賤而米貴時官賣鹽一斤責米二十五合又責於米數倍復輸於杭路險不可舟車民病欲死君上封事乞民得償錢民獲免轉輸之勞凡事之未便者君皆爲奏之兩郡民灑然如更生始兩郡旱公所至輒雨民曰此能使君雨也是年秋始立按察司於山東擇其人行新政　上曰無如熊鼎矣遂仍前階改山東開治濟南濟南元有廉訪司廳事壯麗甲諸道憲㨿君居之時江丞相廣洋以叅政進行省其中僚吏請君以憲㨿白省而徙之君曰官在政事何如耳豈以公署之麗耶城北有庳陋室君就其中治事丞相聞君言戒其屬曰此真憲官也吾等愼毋犯之山東爲齊魯之域其民敦樸少訟君鎭之以靜而以保民爲先時河北甫定濟南宿重兵兵肆暴侵民莫敢與較君移牒指揮司禁之黠軍數縱火劫人一家火則一市財皆殫君既申火禁督邑令庀火具爲保伍相赴援復懸書通衢戢士卒士不戢坐所轄將火患頓息偏將有受部兵一緍者君收問連其黨獄之諸將大駭挾日出于庭數以贓貨罪准律贖金而縱之諸將又大喜由是莫敢横恣東平侯韓政鎭濟寧奉　旨按籍選壯強爲兵東平東

昌濟寧三郡民皆驚散將爲變君急飛書行部僉事段明德說
韓侯止之分遣官屬招輯俾復業越三月民始定州縣官多失
廉平君陰風跡數十輩悉如法論罷之六郡肅清齊河有強盜
刼商人布千疋縣求盜逸去吏索之村中遇王氏婦不得於姑
出走吏見其色動執訊之婦曰我王六家人也吏因考箠使其
誣服爲盜訛爲王六家見且指乎人三十餘人榜掠無完膚問
王氏夫安在衆不勝苦詐云已殺之沈於河矣追所刼布及屍
無一是者獄已具君盡得其情而王氏之夫故在君坐官吏以
法而悉遣之君患官好致訟乃令郡若縣各置二曆日書所治
獄訟錢粟之績一留郡縣 上之憲府遞更迭易月按曆而鉤
考之凡所爲事莫敢隱者後遂以爲式大明律初頒吏莫能通

君日坐堂上立六曹吏於堂下條析之與之辯析俾各通其法名
聲赫然著聞凡疑獄皆資焉 上嘗廷稱曰開能鼎爲政得體
朕甚嘉之二年十月臺臣奏山東憲司缺副使 上曰朕得之
矣詔陞君爲之三年四月封建 親王擇王府臣僚 上御奉
天殿丞相以下咸侍 上首問曰山東副使能鼎稱是選乎衆
皆曰賢 上大書君姓字于几復問禮部尚書崔亮曰鼎何如
對曰鼎誠賢 上曰朕固以爲是任也遂驛召君五月拜晉王
相府右傅階中奉大夫會有事于方丘君受告導駕既齋宿習
射苑中百官鴈行入 上勑近臣以弓矢授君射君文臣素不
諳習一發中鵠 上喜勺湩飲以賜明日又射 上詔君至榻
前俯身御弓矢爲射容以教君君跪受弓左執之右手指一矢

韃二矢向鵠三發連三中　上嘉勞久之將遣之國　上御端
門君及秦王相鄭久成等以次就坐　上敷揚治國之道諭數
千言反覆覽論甚至君等皆叩首謝賜食而退乘傳至晉陽議
建王都城命工入山度材木治瓦甓四年大興衆築城作王宮
君夙夜不懈七月秦相府賀生辰表請闕至則　車駕將幸臨
濠　勅從行數被召問　恩寵有加九月辭於臨濠　上倚馬
詔以處將帥間協和之道且曰汝不善騎勿庸自來君還會徙
沿邊諸襟羌萬餘入內地護卒皆嚴道訖乃散太傅徐魏公達
發兵擒賊之事聞　詔使法吉甫政事興等併免君官左遷大
同衛知事五年召還六月除晉王相府參軍以尚書授　王復
奏　詔兼授　秦王經翰林學士承　旨宋濂時兼　太子贊
善大夫復薦君說書　皇太子前君於書最深每以帝王心法
之要陳之　太子二王雅加愛重明年　上御文華堂召君問
曰秦漢以來諸侯王不肖者幾何君謝未攷遂命之蘇州嚴繼
長罪狀君至擇其尤虐民者枎從之鳳陽事畢復入王府七年
三月　上御西苑復以諸侯王事爲問君復謝未逞改刑部主
事秦參軍所受俸八年正月授岐寧衛經歷賜白金五十兩錢
萬三千文　上復念君在邊艮苦遣使持手詔諭君詔　上所
親製辭意甚厚有狐裘纊袍氈襪之賜時朶兒只把雖降而持
兩端君上書萬餘言言狀其畧謂西涼岐寧漢唐內地不可棄
朶兒只把非有歸向之誠特假我聲援脅服鄰邦爲自安計朝
廷宜思制之之道急之則必席卷而遁雖得其地而無民綏之

則恐羽翼既成而跋扈宜稍給種粮撫其遺民以安衆心而以
良將守之則叒兒只把特匹夫耳又將安往　上覽書曰人
謂熊鼎迂闊今不迂也九年四月乃徵君還次西京府打班驛
遇叒兒只把叛兵擁君北行君力爭不從遂與中使趙某等皆
遇害時六月二十三日也壽五十有五後數日亂兵就擒獲君
所佩囊中公牘始知君卒跡其骸骨塟于某地西京衛以聞
上感悼遣使吊祭命臨川恤其家其子某以某年月日至某地
以其骨歸以某年月日塟于某山君學有應世材內行尤備飭
仲弟瀀爲開封府延津縣主簿受誣以贓罷官死妻子漂流無
依貧不能償其贓之半君以己俸代償之致其妻子于家諸姑
適俞氏夫與子俱喪無所於食君延養之終其身喪葬之禮無

闕者與人交誠樸不欺臨事善斷故居官必有名曾祖某祖某
父某俱通經術妣某氏有賢行娶某氏男若干人女若干人初
君將之岐寧子某來見京師君口授所行事俾書之且曰我死
生未可必或一死我無累汝者當今惟翰林宋先生文可傳我嘗
獲先生知汝以此拜乞銘先生必憐汝幸爲我銘我無憾矣嗚
呼余言豈足恃耶而君惓惓若斯尤可哀也銘曰
天祐　皇明以民授之必生其人俾左右之　國之初俊才
如雲育其心之貞允惟熊君執筆載言侍　帝黼扆從容論奏爛
然可紀豈徒能言亦見于行繡衣直指以蘇南氓獮強剗穢洗
濯積垢南氓稽首君我父母君車自南民望于東　帝曰汝來
唯民之從齊魯千里厥土蕪荒君居二年化爲畊桑　帝謂相

臣鼎也可恃不負吾民寧負吾子維晉臣國維傳大臣將終往
之命則孔忠既入授經復出治戎狐裘蒙茸衣唯　帝念功封諭
邊事其策甚偉欲召用君君則道死　天子聖神用無遺才天
困其逢賢者所求生有事功歿多子孫銘圖其傳以示千祀

元故累贈奉訓大夫温州路瑞安州知州飛騎尉追封
樂清縣男林府君墓銘

府君諱邦福字彥大姓林氏林出殷比干之後辟地林山因以
地爲氏子孫分居清河至漢太子太傅尊遷濟南晉太傅禮永
康間又遷下邳永嘉之亂合浦太守祿又還閩之温陵自是閩
中多林氏唐貞元中莆有孝子攢爲福唐尉棄官廬墓致甘露
白烏紫芝詔旌其門孝子五世孫諱某當五季時仕于唐

及沒夫人執氏扶櫬還閩道經温之瑞安值閩亂遂葬于縣之
塔石村有馴鹿之祥人號鹿阡執氏卒合葬其地自後九世子
若孫咸環葬左右其諱文慶者實夫人之九葉孫生古溪處士
諱益甫徙還郡城生台州路總管府照磨諱桓實府君父也照
磨君以孫當官七品當封父母援故事讓於祖贈從仕郎江浙
等處儒學副提舉妣黄氏贈宜人府君局度孤騫不爲脣詭
行弱冠出游蘇府公廉其賢辟爲史蘇之寓公多權要顧指氣
使州縣皆唯唯不敢較府君毅然不爲屈有請托者却不聽且
曰國法何可以徇人積勞當調州之幕職江浙行中書以莞庫
缺官借授處州松陽監稅改監紹興如坻倉府君發摘弊政出
内皆有程顆粟弗私轉嘉興陶莊務副使時浙西大侵民嗷衆

欽皦糧與抗者輒見殺上官檄府君攝尉事府君授以籌畧分遣弓箭手掩捕之未幾皆獲議法者悉付重典府君走白部使者曰飢民無食雖萬死不顧何往而不為亂原其初情不過魚游釜中少活須臾之命如法家議無乃太過乎使者以為然免死者數百人轉餉處二州州之務君城闉稅課旬盈府君運量有法皆以最登秩滿監衢州常山務絳市賊起河陽江浙諸郡皆繹騷弗寧時浙省左丞台昌公出鎮廣信專總戎事署府君常山尉府君集義旅數千淬礪戈矛使習坐作擊刺之法號令精明部伍整飭不亂狗鼠輩欲來除劫掠者皆吐舌散去會子溫登進士第擢休寧尹尋補江南行臺掾迎府君就養未幾御史大夫子忿為不法人言沸騰溫以親故未忍擿其姦日恒憂

悒不樂府君謂溫曰吾能安吾貧賤所以老身不行其志也明日溫率同列劾大夫力斥其子之非大夫慚甚既退溫即抗章辭去奉府君還鄉浙省左丞相康里公時承制得專封拜擢府君鄉郡知事郡民舉手加額曰吾州宗與利林公知之我民庶有瘳乎適山寇竊發掠慈湖將窺城上下洶洶府君白于府曰事急矣柰何吾將以三寸舌却之乃單舸直走賊巢諭以禍福賊見府君至大駭爭持白刃相脅府君厲聲叱曰朝廷何負爾輩乃敢弄兵反藉使州縣賦斂急或不能堪當訴之方岳大臣足矣今乃自罹刑憲官軍旦夕且大至舉族當作葅醢吾憐汝輩愚特來示以生道乃欲吾脅邪吾不畏死者任爾為之任爾為之賊衆愕眙相顧再拜謝曰明公言良是微公吾屬入鬼錄

矣皆俯首退去爲良民如初朝廷時遣近臣經略江南官有異
績者必超擢之有司方以功狀聞府君竟以疾卒壽六十又七
府君明白坦夷不尚鉤距遇事曲直輒辯白無少讓人初難之
終服其明斷性好施與人有急難振之唯恐不及處伯仲間無
間言尤篤於訓子故卓然皆有成己既而溫以福建行中書省
管勾得請于朝封府君文林郎汀州路寧化縣尹夫人王氏贈
宜人及溫累陞員外郎加贈奉訓大夫溫州路瑞安州知州飛
騎尉追封樂清縣男夫人亦加樂清縣君府君卒之日至正十
九年夏五月癸丑葬之日其年冬十二月甲申葬在永嘉縣建
牙鄉先塋之側王夫人先十七年卒子男子四人長即溫奉訓
大夫福建等處行中書省左右司郎中次幹從仕郎泉州路德

化縣尹次嘉福寧州知事次寧行宣政院宣使女子一人適
福州長樂稅課提領項昱孫男七人本東乘策甚其女四人
曾孫男二人曰某女一人嗚呼天之生材也一元之氣既運無
往而弗間聲諸木焉或可爲棟梁或可爲榱桷未嘗不具特人
用之有遠其材所以每形君子之歎有若府君材信美矣乃使
之淹回下列無以吐其胸中所蘊及逢世亂則建策禦寇親往
諭降卒使革心從化其氣量足以有爲使之專城而居必有赫
著當時之政奈何斷棟與梁而以榱桷用之嗚呼果誰之咎歟
然而天定終能勝人府君固不遇矣有子以詩書起家爲時名
臣貤贈所及至于二千石之榮可無憾於九泉矣濂雖不及拜
府君床下而幸與溫游溫以前進士孔克表狀走金華山中徵

予銘義不得辭銘曰
天之生材小大異宜用或倒施乃人之非恂恂林公厥材孔脩
寄竭其蘊可鎮方州關市之征曷我溷之公笑曰嘻我斯受之
料量既平出内無懟人或不足我則裕然山寇跳踉鋒蝟炎熾
以敉以擾以撼大邦公乘單舸直入其阻威容言言其氣若虎
賊黠而疑羣而遯之杌刀闖之人爲危之公聲如雷霆破賊膽
再拜稽首今則焉敢轉彼昏昏易爲昭昭棄其戈矛爾黍爾苗
古有循士逵諸殘廓孰持使節不登一命公雖不遇有子承家
龍光炳煥泉壤增華匪才之鄉焉顯其封史臣勒辭無愧於夷

元故湛淵先生白公墓銘

嗚呼是惟湛淵先生白公之墓先生諱珽字廷玉白其姓也出於宋丞相時中之裔世居文水時中之從子賁扈蹕南渡官至防禦使生武畧大夫良輔食邑檇李因家焉武畧之後又至武功大夫顯始占籍於錢唐生修武郎必騰修武生通武郎嶸先生父也妣方氏先生本四明名儒舒少度遺腹子通武育以爲嗣五歲能屬對八歲能賦詩十三受經太學習爲科舉業聶然有聲場屋間一時貴人爭欲出其門下甫及壯元丞相伯顏平江南聞先生賢檄爲安豐丞辭不赴乃客授藏書之家晝繙夜誦燈檠花穴帽不知也如是者一十七年程文憲公鉅夫劉中丞伯宣前後交薦之復以疾辭中歲嘗出游梁鄭齊魯歷覽河山之勝登臨弔古訊人物風土慨然有尚友千載之意及至燕王公貴人見輒賓禮或欲舉爲東宮官者先生復引義固辭南

比孫遠士久困逆旅則必昌言甄拔之自是學益充文益富而
家益貧宣慰都事鮮于公樞師一時名士援杜甫邵堯夫故事
共買屋使之居會李文簡公衎出將使指喟然歎曰有才如是
坐視其窮可乎力挽起之授太平路儒學正先生不得已應命
未幾攝行教授事悉心官政修建天門采石二書院政成當時
事例可貢行臺令史達官勸之行先生笑曰吾守官逢爾乞何
覬哉尋轉常州路儒學教授兵燹之後禮殿與堂廡皆摩弗治
祭器載籍亦闕先生爲完之且復侵疆三千餘畝俄再遷教授
慶元未上翰林集賢兩院諜曰白先生淹回下列吾儕不容齒
一言可謂汗顏矣共尉薦之陞江浙等處儒學提舉司副提舉
階將仕佐郎時鄧文肅公文原實爲之長與先生志氣脗合舉
刺得宜文化大行秩既滿銓曹有不知先生者署淮東鹽倉大
使先生自以鹽筴非所諳習不俟終更即謝事養痾海陵遠近
學徒擔簦相從者殆無虛月先生已六十又七及再遷從事郎
婺州路蘭溪州判官則不復有官情矣日與韻朋勝友曳杖游
衍街杯賦詩唯恐日之易夕所居西湖有泉自天竺來及門而
匯榜之曰湛淵因以自號晚歸老棲霞又號棲霞山人以天曆
元年九月十五日卒年八十一其年十一月二日葬錢塘縣履
泰鄉棲霞山之陽其子遵治命題曰西湖詩人白君之墓云先
生性至孝母病刲股和藥起瀕死者再及歿號慟自擲嘔血至
數升父感奇疾醫言必得兎屎可療先生踏氷雪緣崖穴求之
三日不得父死抱屍哭絕而復蘇繼母虐不子歷十先生事之

僉恭既而攺適他氏無儋石之儲先生爲營朝夕且負其避兵
迄免於難然汲汲行義尤不顧家之窶孫婺不能昏者嫁之死
而無所歸者案殯之道中拾遺珠待其人訪索審而還之或以
贋劑假金賈之不復償焚而慰之生平無驕辭忌色一以謙抑
爲事聞人善未嘗不豔慕見揚人過掩耳亟避去来先之外不
惑異端不諂瀆鬼神疾疢憂患之來一委之於天自幼至老無
一日廢問學故能長於詩文紫陽方公回稱其冠絶古今有英
雄大丈夫氣剡源戴公表元謂其汪波五經之淵披條百氏之
畹廬陵劉公辰翁又言其不爲雕刻苛碎著然者不惟極塵外
之趣兼有雲山韶濩之音皆確論也翰墨雖有餘事亦有晉魏
風酒酣命二童持紙縣筆一揮疾如雨風聲光翕然四達而先

生素志丘壑以退爲進故位不逮名君子惜之先生娶沈氏有
賢行前二十七年卒子二貢文林郎南安路總管府經歷采温
州路永嘉縣鎮海東寨巡檢女一歸常州路儒學正鄭禾孫四
栩樾東明皆蚤世孫女一適平陽宋允恒允恒由紹慶路儒學
正陞授新州新興縣福緣寨巡檢貢以子夭命允恒仲子範爲
後範有學而文能繼其家者也範生子二弦瑕女三先生所著
書曰詩曰文曰經子類訓曰集翠裘曰靜語皆二十卷嘗鋟諸
梓四方多傳誦嗚呼先生已矣瀌也晚出雖不能識先生幸從
鄉先生黄文獻公遊聽談杭都舊事有如淮陰龔公開嚴陵何
公夢桂眉山家公之巽莆田劉公濩西秦張公楧虎林仇公遠
齊東周公密凡十餘人相與倡明雅道而先生齒爲最少乃與

群公相頡頏南北兩山間其遺迹班班故在僅踰五十春秋而先輩流風遺韻弗可復見不亦悲夫嗚呼死者固不可作若并其言行而不彰將何以爲從善扶俗之勸於是徇範之請銘細畢書之嗚呼先生之名其果待文而後傳哉銘曰

虎林有哲夫兮秉德良優柔咬義如嗜利兮避名如避讎掊退以爲進兮謙抑每自修知分中自定兮不假外物求天經況所悖兮血淚交顚流冠冕百行先兮倫品庭不偷發越見聲詩兮笙鏞間鳴球律呂素和協兮八音交相繆雄章落四海兮虹氣日夜浮棲霞有名山兮草木光如油紀德薦石章兮千古振諸幽

汪先生墓銘

新安之發源有隱君子曰汪先生諱炎昶字茂遠學聖賢之道不求聞於世年七十八以元重紀至元戊寅四月二十四日終於家初元既滅宋宋太學生孫公嵩悲哀不自勝歸隱海寧山中誓不與接發爲賦詠以寄其無窮之思孫公同時進士許公月卿亦入發源山中製齋衰服服之以識其終身哀宋之意此二公者皆新安之節義士先生受學於孫公而與許公門人交友故自少慨然無仕進志先生壯時元有天下已久宋之遺俗變且盡矣而先生衣冠動作語言禮度猶宋人也後生小子去宋遠無從徵之見先生咸以爲前代之遺賢而先生亦曰吾古逸民也學者因稱之爲古逸云先生少穎重記憶不能過人然刻苦專篤雖執七據梲不廢誦習力久思深該貫玄博遂無所

不覺要其歸宿精索於六經而詳究於孔子孟軻曾參子思之言參之以伊洛大儒傳註之說絲析髮解日攻月較不故求爲異而亦不苟爲同其所自得既形於言雖不欲求人之知然人有辯其未至者必樂而從之終其身未嘗自以爲是也其教人纍庭躋級具有條序爲文奇而不肆遇時觸物輒爲詩以達其情婉切悽壯人傳誦之蜀郡虞文靖公集巴西鄧文肅公文原皆盛稱其才而先生志操之高人莫之知也先生家貧事毋能致其樂毋年八十九先生亦老矣夔夔祗肅進食奉水必躬親之毋爲忘其貧先生將終整冠坐命家具疏食少飲置飭戒諸子以祭祠之禮言畢正身斂手而逝先生之曾祖諱冲祖諱天衢父諱季安裔出於唐越國公華娶江氏生三男子曰淮琛照乘棠金照乘爲弟禹玉後一女適詹某其孫男三人曰某某某先生所著有四書集疏藏于家詩文凡若干卷先生卒時棠金已死淮琛貧未能葬命從子毉告於先生之門人趙君某請輯群行爲狀趙君以未葬辭既而淮琛亦卒後十九年至正丙申某月日毉始買地葬先生於黃京山高路原又以爲請趙君乃爲狀屬余銘余諾之未獲爲去莚之歲又二十四年余欲銘先生墓而趙君之死亦已久矣於是撫几歎曰先生之卒今始四十餘年而先生之子及門人知其事者皆已亡矣使復越四十年其能有知者乎爲善者固冀人知已然有善而不聞於來世後死者之責也乃本先生之志爲銘以告世之知先生者銘曰朔風荒荒海水赤矣宗社爲墟將安即矣冠屨倒植命之忒矣

高蹈避世全道焉適矣彼琴者子群趨翔矣人之攸樂我心戚矣為陵為淵孰失得矣嗚呼先生千載是式矣

端木府君墓誌銘

予友端木君以善既卒之一年其子智衰絰踵門泣拜而請曰智也罪釁深重禍延先公以洪武癸丑三月乙卯卒于南京之官舍壽僅五十又三遂以是年某月某日葬于嶢山東村之原竊惟先公自少有志事功其善政在人者今多能言之又十年則言之者或寡矣又十年則無人能言之矣此無它人遠者其言湮世易者其事晦亦恒理爾一念及茲寧不使人興懷乎然而托名文辭者可以垂之無窮千百歲猶夫一日也此為人子者所恃以無恐願先生進之披學子劉剛狀君諱復初以善其字也姓端木氏其先為衛人出於孔門弟子子貢之裔今獨以端稱氏者從省文也一遷於大梁再遷金陵烏衣巷三遷於溧水縣之嶢山其詳備見譜圖記中曾祖時中祖安父邦達妣某氏君有遠志不甘寂寂落人後至正初以儒試吏江南行御史臺同列多貴遊子弟爭事表襮君獨泰然不失其恒行久咸畏服之俄遷書吏海右憲部君佐部使者行州縣彰善癉惡威聲獨著閩會四方兵動東南為尤甚君袖藁言時政之急如此則可守如此則可戰否則有斂手就降而已上官聞之皆落落不合君仰天歎曰彼以吾發狂言耶時事從可知矣於是悵然有鄉土之思溧水道絕不能歸僑居金華日以書史自娛至正己亥
皇上親御六軍取金華命常忠武王鎮之王聘君至幕下未幾

君辭去會有言於朝者癸卯三月召爲徽州府經歷徽爲江東
大郡政繁而賦斂君悉力佐治百廢具舉功則歸於其長田賦
久不均民不堪命君即城東建局使民自實田集爲圖籍覈盈
朒驗虛實而定科繇吏民陰爲欺弊頑譎之不數月而畢由是
民無逋租官無橫斂三皇孔子廟皆葺臺門旅館之制亦廢君
或葺或建咸中程式賦不及民皆若不知者丙午冬改通判吉
州府吉俗尚譁訐素號難治君召父老子弟戒之曰予聞爾民
尚豪侈樂訟鬬　朝廷子惠元元春雨秋露無不霑濡爾曷爲
良民以報　上德寧梗化以自戕耶梗化弗祥有大刑所不貸爾
其識之民皆惴惴無敢執隙妄訴者丁內艱服除洪武辛亥春
被召赴京除磨勘司丞時官署新立凡泉粟之出納刑法之是
非物貨之變易無所不當讞君從本達支自流徂源勾稽隱伏
纖芥軒露毋一　奏對　上輒廷譽之未幾陞爲令君嚴於限域
人見輒畏不敢有所請托俄僚屬皆以貪墨敗磔首東市唯君
能獨存清白之行益表見朝著閏冬十一月超授嘉議大夫刑
部尚書君之用刑本諸法律而持以平恕老於議法者咸以爲
允杭州馬甲飛糧事覺逮繫者百餘人　詔君往治其獄分群
因別所人各鞫之合其辭參焉同多者情眞否則僞郡守以下
皆服罪壬子春三月拜湖廣等處參知政事階中奉大夫湖廣
素號重鎮屬兵戈蹂踐之餘土曠民稀君首下屬州民復業者
復其賦一年次閱官書凡粮儲轉輸錢幣出入與夫軍裝工役
皆預爲計畫且會官屬問事不集者其故何繇皆曰一省所轄

府州縣二百有餘遠者在千里外毋官多闕其事因不集君奏請于朝擇在職賢良吏攝其政不數月無事不舉民驚以爲神既而以事召還京師俄以疾卒先配石氏前卒繼王氏子四仁義禮智皆石產也仁先卒君天性甚孝自遊宦四方不能奉驩膝下心常慊慊然所得祿賜恒歸以娛親其奉已則泊如也母既卒一念及之輒潸然泣下居官能守貧嘗書座右銘曰爲官實難貧然後安事有不可急中存寬又曰心契上天脚踐實地人謂其能自警云君狀貌秀偉美鬚髯音吐鴻暢或治政弗暇休夜則焚膏命諸子環侍取書之嘉言善行歷歷訓戒至夜分乃止故翰林學士朱升嘗謂君爲人其謙退似懦夫其專謹似齊儒瞻視精悍似俠客掀髯談世事似辨士而其精神超越又似逸人仙者君子謂爲實錄予托交於君頗久而著勳焯能固後死者之責銘烏乎辭然而年日已邁文日以衰無以應四方之求近因燔毀筆硯一切謝絕之而中心猶以爲未慊也雖然智之所請則有不得而忘情者遂備采剛之所錄而繫之以銘銘曰

惟士也良有志則剛如挾千將始晦而夷出遇而熙一躍而飛策仕府僚因賦定籙功而不驕轉佐方州革俗以婾訓言藹抽磨勘設曹蚕絲牛毛孰得而逃進領秋卿邦憲是經中乎準繩往蒞大藩以執政原江漢又安材長如河壽則弗多其如命何有子治經足繼簪纓縱死猶生嶢山之原木古泉寒銘在不刊

故新昌楊府君墓銘

越之新昌有大山曰彩烟與沃洲天姥鄰而彩烟尤為峻絕遠
望之如雲霞繽紛天際故名山之絕頂其平如掌沃野數千里
桑麻蔚若犬雞之聲相聞或者媲之武陵源云大姓楊氏自隋
末來居之閱數百年而書詩之澤有引弗替在宋之時父子兄
弟至連舉於有司而嘉泰壬戌進士囍其仕為尤顯官終朝奉
大夫知廣德軍州事贈奉直大夫廣德之從子佑祖亦由太學
舉進士為婺之浦江丞浦江丞生昂昂生禔禔生府君諱居字溫
如生三月而其母梁氏亡父命乳母鞠之性穎悟八歲能賦詩
及長聞天台於先生子恵得伊洛性理之學執經而受其說久
之融通諸家言而貫以一致神暢心怡嘗欲起古人千載之上
與之晤語既又以為言之不文不能以行遠復從同郡韓莊節
公游取文章大家日研摩之其於分章遣辭之法辨其類不類
尤嚴其界域時先師黃文獻公以文名當代府君撰長書晉見
之公讀已嘖嘖賞愛更揭諸座右賓至則指以示之曰是豈非
文耶公為人極慎許可其器重之若此府君嘗以春秋學應書
鄉闈不利遂掩關不出下帷而講授四方學子趨之者如雲府
君日據高座隨其性資而開導之如蒙大霧而行不自知其沾
濡之至學成而去多著名于時人問之則曰我楊先生弟子也
恩義隆洽不敢更名他師府君性至孝父有疾晝侍左右夜不
敢解衣寢臨穴之日號絕于地良久而蘇歲時祭祀必預齋戒
眡滌灌盛服拜跽儼如祖考之在乎上瞻塋有田為豪民所據
府君帥宗人白于官復之仍創庵廬以居守者府君介而通莊

而能温未嘗妄言笑一動一靜皆可爲式程善古文辭尤長於
詩騷亦有愛齋稿若干卷藏于家府君出處之際唯道之從視
不義富貴直若浮雲臨財尤廉路拾遺金俟其主還之里有喪
及飢餓者恒周之學者方自以爲得師年六十六不幸以洪武
九年丙辰冬十一月二十日卒于家明年丁巳春三月十九日
窆于金山之原在家西四里而近娶同邑趙氏生男子四長宗
學先卒次濵學去爲浮屠更爲梵唄有聲叢林間次願學繼父
之業次 學女子一歸士族盛必勝孫男一自牧女一尚幼予
聞之文者將以載道道與文非二致也自夫世教衰民失其正
高談性命者屏黜辭章爲陋習拘泥辭章者輒斥性命爲空言
互相譏訕莫克有定殊不知道與文猶形影然有形斯有影其
可岐而二之乎是可嘆也已府君以超卓之姿窮理攻文孜孜
弗之倦務欲合而一之亦可謂知道者矣銘曰
大道流行日用昭宣非文載之道孰與傳安可岐之狥於一偏
迂夫曲士牢執弗遷擿埴索塗何往不顛有偉夫子式窺其全
以彼校此孰爲愚賢鐫石幽墟過者察焉

故朱府君文昌墓銘

予居浦水東時得朱君好謙之文嘆其善於修辭惜未及與其
交而好謙殁于兵及來 京師又得好謙從弟文昌詩閱之冲
澹類漢魏雄健如盛唐復嘆曰何朱氏一門之多賢哉未幾國
子助教曾君日初同文昌冢子堅持知嘉定州事張衛狀來謁
墓道之銘蓋文昌之死已四年矣予重違曾君之請不敢辭文

昌諱嗣榮文昌字也姓朱氏出唐散騎常侍滿之後滿本歙人
來徙金溪明暘里世爲衣冠甲族宋道州營道丞發生太學上
舍生恢之恢之生銓銓生貴清貴清生仲梓文昌父也元初避
地樓峯復遷家焉文昌治舉子業其精通毛氏詩訓故析衷於
朱子之說毫分縷析唯恐不合情性之眞下筆千餘言不休走
試江西鄉闈立論與有司不合即棄去一假古律詩以自見歷
代諸大家皆探微索隱必欲得其旨趣而後已用工之深出語
輒驚人然不特精於詩其輕財仗義尤人不易及少時嘗以錢
粟貸於人一旦自責曰蠅頭之利其能汨沒男子之志邪悉集
受貸者於庭取其所留質劑而焚之其後家單無旦夕之儲恬
不爲恠人有憫其貧畀良田百畝者文昌疑其不義辭弗受鄉
友罹患難屬文昌爲之解紛餽白金一鎰爲文昌壽文昌笑曰
吾雖貧亦惡用是哉卒直其事而還其金至正壬辰江淮兵動
里之無賴少年相挺爲變其首禍者頗與文昌游乃來說曰公
藏器于身不以此時取富貴尚何俟耶文昌叱之去遂與絶交
未幾竟敗沒文昌宗黨知事變不測椎牛釃酒起兵爲堡障屹
然孤立數年而群寇不敢犯文昌之謀爲多僞漢陳友諒犯南
昌諸郡相繼陷文昌曰此非吾輩之力可支吾各逃死乎乃挈
一族入閩中雖備嘗險阻畧無怨悔意後五年　國兵取江西
州縣皆入職方文昌始還鄉里卜居澄源上遺落世故絶無毛
髮縈心所不忘者唯詩耳因扁其室曰嘯雲軒云東平稅叔來
爲縣欲起文昌爲縣學師文昌曰吾老矣唯逍遥林壑爲宜耳

橫經講道豈所堪哉因固辭而去性愛佳山水自謂得堪輿家不傳之秘稍暇輒布韈青鞋登陟不少倦不幸以洪武七年二月十四日卒壽五十六所著書有政鑑若干卷燬于兵尚存詩詞三百餘首題之曰燹餘集娶王姜二氏王先十九年卒子二曰堅曰重堅即請銘者孫二曰振振曰繩繩孫女一某年月日卜兆明暘里長岡山文昌所自擇也夫詩之爲教務欲得其性情之正善學之者危不易節貧不改行用捨以時夷險一致始可以無愧於茲如君者蓋近之矣世之人不循其本而競其末往往拈花摘豔以爲工而謂詩之道在是惜哉銘曰

詩之爲教著于禮經溫柔敦厚本諸性情君子讀之豈惟多識玩其指歸感善懲逸我甑生塵我衣無鶉非義之物弗取諸人如斯學經庶可無愧習進光景敢曰吾事彼蒼者雲其色可鑒洗心滌慮是黎是髮猶未皤然觀化何有外慕無晝不夜長岡之原桂老水寒魂魄未歸茲焉是安惇書爾銘詒爾孫子慶源方深其流瀰瀰

故溫州路總管府判官宣君墓銘

始濂游學諸暨時與烏傷樓君彥珍浦陽宣君彥昭鄭君浚常浚常之弟仲舒同集白門方氏之義塾塾師乃吳貞文公立夫蓋鄉先生也彥珍最先還而濂與彥昭浚常兄弟講學將一期當夜坐月白俟公熟寢輒携手出步月下時皆美少年不涉事競跳踉偃仆爲嬉戲或相豈誉或角觝其力至不勝乃止獨濂樸戇易侮不敢時相逐爲驩彥昭於其間尤號雄俊彥昭顧目

穹鼻須髯森然如戟顏面鐵色類河朔間偉人見者莫不畏之
已而各西東散去浚常仲舒之燕都客大傅右丞相家馴致顯
仕浚常官至僉江東建康道肅政廉訪司事仲舒累遷太常博
士彥珍受太師德王薦爲玉龍千戶所管民司長官彥昭知印
行宣政院以年勞入選擢承事郎溫州路平陽州判官轉本路
總管府判官歲辛丑浚常早卒後九年己酉彥珍亦卒又四年
壬子彥昭亦受誣以死其幸存而未死者唯濂與仲舒爾浚常
彥珍之墓濂嘗爲之銘仲舒謂濂不可獨後於彥昭嗚呼前後
未五十年而世變不可知者已如此銘其可足恃耶雖然不敢
辭也彥昭姓宣氏諱其諱也世爲浦江人生長富家而不染綺
紈之習別無嗜好唯購書不知休或請脫衣巾以償亦不靳入

仕極清白凡所需之物必取給于家毫分不受於民在平陽時
吏隸畏其不相容各去而更他業儒生有百畝之園爲世家所
侵雖屢訴有司輒以厚賄屬吏連年不決彥昭立斷還之儒生
亟金爲謝彥昭叱去乃顧法當爾吾豈私汝者耶彥昭恐童奴
陰受之陽縛就地持梃大聲曰儒生所送金何在童奴乘勢曰
其實不受金彥昭釋之曰吾姑試汝爾後十日儒生畫菜一本
裝潢成幀入謝曰判官清苦敢以一菜爲獻彥昭曰是雖微物
終有私意存遂題識而歸之天大雨民與軍爭簦民曰我物而
軍取之軍之辭亦然絕無證左者彥昭命裂而爲二並驅出使
隸卒躡其後軍忿詈不已民曰汝自失簦於我何損耶隸卒以
聞彥昭杖民令償簦償軍其在溫府治聲如平陽會大俠起東

海來攻府城戍將問計於彥昭彥昭曰此烏合之衆耳宜帥精銳大開城門撝退之寇果敗北自是屢戰屢捷戍將氣驕頗易之寇乘隙入城戍將被擒而彥昭亦受縛彥昭瞋目罵曰天子何負於汝乃攜亂邪寇怒欲兵之民羣蔽其背泣曰寧殺我毋殺我判官寇義之而止彥昭得解夜縋城而出請兵於方撫達帥欲爲殄殲之計無有聽之者彥昭知時事不可爲歸臥孫井山中已而元亡　大明受命有　詔起江南文學之士而彥昭與焉　上將官之彥昭辭以疾不受復還故山彥昭之先財賦總管府知事彥高風流醞藉爲多士之冠彥昭與共論上下二千年治亂至抵几太息間摭觚成詩酬荅不已襟懷沖曠外物若不能攖之兄弟又善音樂遇風日和麗對坐洄棠洞底取檀槽琵琶彈之侑以樂府新聲釃酒仰天而歆不至於醉不休會婚家乾沒里氓田氓擕登聞鼓訴冤誣彥昭闌通州縣以致事不直彥昭實不與聞也逮彥昭至刑部婚家引伏部吏并罪彥昭彥昭抗辭曰我實無罪柰何不爲白行當於殿陛前辨之吏怒下獄幽之彥昭氣憤憤無所洩不食三日死以舁出涎涕凝結鬚上成冰實洪武壬子正月某日也壽六十其子騏收骨歸葬於其鄉某山之原禮也彥昭曾大父某大父某父嗣良毋某氏娶方氏生三子長即騏次騆次駱女一適洪某孫男三某某某嗚呼彥昭之事行其都凡如此濂謹爲序之皆出於人心之所同不敢以私好變易其辭蓋期傳信於來世云復收淚而著銘曰

非學之弗覆胡軋之而使屯邪非才之不揚奈何不得以伸邪
百齡幾何孰爲短長達人大觀其得喪固均邪𡽪砦堯京青而
復黄寧不使余感傷而傷神涕淚而沾巾耶

故處州翼同知元帥季君墓銘

元季之亂江南諸郡多陷于盜獨處州以士大夫倡義兵堅守
而完及今　上渡江始降其城邑故處稱善郡是時起兵之士
麗水有葉君琛青田有劉君基龍泉有章君溢與三君並稱者
曰季君汶亦龍泉人其與謀興事不甚相遠其後三君在
國朝爲顯官故天下皆知其名季君早沒其事以歸是以其功
不顯然其鄉人至今以之儗三君則不以其位也君諱汶字彦
文氏爲季元至正中率壯士從石抹忠愍公宜孫討賊數戰數
有勸攄功授義兵萬戶經略使李國鳳承制改龍泉縣尹不就
國兵破處州擢安南翼總管會賊李二將叛殺總制孫炎處大
擾君勸部卒自石岩出其不意攻之已而中書平章政事邵某亦
引兵至左右夾擊遂誅賊李復其城事聞陞處州翼同知元帥
賜白金千五文綺青田盜葉賢三燒浦城政和兩縣掠婦女貲產
而南君告胡總制深伏兵平山嶺邀擊斬之出私財贖軍中所
掠耄倪還其家民德君肖像而祝者甚衆洪武元年　上即
位君入見于便殿辭疾乞骸骨　上亦老君遂錫宴儀曹賜襲
衣冠帶金帛遣歸君九歲以十年正月廿六日卒壽六十君少
讀書多智略事親孝服喪如古禮族人貧者買田以贍之不能
學者延師以教之外王父無嗣爲立其宗人之賢者且割田畀

之祀鄉民老無以養者月予粟病則施藥死則給以棺櫝民苦
嫁女育女多溺死君諭以父子至理有育女者以粟六斛養之
嘗出見群媼灌苗色饑甚遺以囊中金十兩而去其爲人望之
寫然與之語溫然久而知其爲豁然長者也君曾大父諱泰[illegible]
大父諱僅父諱鏡其先在宋時多顯者娶張氏先卒既娶葉氏
二男子槃燊燊爲毋翁滑後一女適張守成孫男四炳允晒允
齊允中余與劉君其遊固聞君事及君卒槃復奉工部員外郎
劉君狀趨京師請銘且言將以某年月日葬于劍池鄉大運里
某山之原不可無銘乃爲之銘銘曰

元運將傾四方震驚潢池山妖執殳逞兵括有季君實奇壯士
手麾義旗從者如水左捕右擒朱衣銅章卻而弗居以待真王
真王之興雷轟風行孰戕守臣敢觸天刑長劍如林萬夫一心
扼其咽喉銳斧碓平　帝念峻功賜金賜爵掃除東南罔敢不
恪飛龍御天虎拜西前禍亂既息乞身林泉　帝曰歸乎爾則
既多大帶巍冠輝于鄉閭鄉閭有言君績孔偉死而弗朽不在太史
揆行考勳以焯以宣遺德在焉彌久而傳

莆田陳府君墓銘

君諱中立字誠中姓陳氏莆田之忠門人其先有名旻者宋紹
聖間舉進士官奉議郎曾祖諱子文祖諱君保父諱尚有學行
學徒私謚曰靖逸翰林侍講學士晉安張公以寧銘其墓於林
氏君季父諱齊早死無子君以祖命後之少受經于溫陵盧公
琦公以文學著稱君聞其指授色承心解日奮月邁莆士咸具歎

服之元至正間部使者行縣集經生試君輒魁諸生會張潞公薦以備撰使者見君文謂而奇之由是君名益著然就有司試即不利君語人曰我命薄故爾非吾文之罪也遂隱居不復有仕進意晩乃結廬壺山年五十有三以　國朝洪武十一年正月十二日終于家君事先有禮每諱日必素服悲哀至終身不怠初君之祖賢又欲營義塾以教里中子弟規制未備而歿君繼先志創廟建學學後爲祠祀艾軒聽庵夾漈三先生復爲祠廟右奉其師盧公之主講誦有堂燕居有室凡學之制無所不完割祭田十餘畝以食爲師者儲山園之利以資春秋之祭凡爲淑人善俗之計者又咸極其慮君日陳經傳爲學者剖析理賢大吉鄉人賴之嗚呼世之爲士者其未遇也常以無位不足

施其所學爲憂及既得位則又顧畏怯縮爲其身謀終無所益於人者衆矣夫豈知君子之爲善固不在乎位之大小哉若君者一介之士未嘗受釜庾之祿而汲汲焉以化其鄉人爲心其亦異於懷祿尸位者多矣君配國清林氏子男曰堂曰基女二長適郡人顏初幼在室皆林氏出堂將以是年某月日葬君于某山之原請銘于太史氏濂濂嘗銘君母墓聞君行宜銘銘曰

維古之士不以位世降俗媮位斯貴貴而無能冠狗豈若夫君賤爲庶居家孝友推以義閭廬建學躬訓迪鄉髦如雲聆且肆少長斷斷類洙泗化囂爲良暴更懿醇儒爲功斯小試歟哉後人繼其志廟祀勿忘欽永世

故詩人徐方舟墓銘

庚子之夏　皇帝遣使者奉書幣起濂於金華山中時則有若青
田劉君基麗水葉君琛龍泉章君溢同赴召遂由雙溪買舟泝
桐江而西忽有美丈夫戴黃冠服白鹿皮裘腰綰青絲繩立於
江濆揖劉君而笑且以語侵之劉君亟延入舟中葉章二君競
來讙謔各取冠服服之竟欲載上黟川丈夫覺之乃止濂疑之
問於劉君曰此何人斯諸公乃愛之深耶劉君曰此睦之桐廬
徐舫方舟也濂故聞方舟名亦起而敬嘆爲驩共酌酒而別聲
迹不相聞者久矣自時厥後葉君出守南昌歿于王事後五年
章君爲御史中丞以卒又後十年劉君亦官至御史中丞受封
伯爵投老于家復以一疾不起又二年濂亦[illegible]還山白髮
垂領頮然成老翁矣今年冬來朝　京師[illegible]持中

書舍人史靖可之狀來謁遂述之銘則知方舟之死已歷一十
二年嗟夫人生如寄石火電光真不堪把玩如此良可悲哉濂
因語靖以舊事爲之悽惻者久之乃序述其事曰方舟故簪纓
家自幼有俠氣好馳馬試劍兼善攻毬蹴之戲視拘拘法度士
如無物稍長幡然悔曰此豈君子道哉即從師受章句爲進士
業操觚爲文輒爛然成章已而又悔曰是如蠹書蟫出入于故
紙中何有終期哉人生貴適意耳習古歌詩以吟咏性情庶幾
少遂其願耳先是睦多詩人唐有皇甫湜方干徐凝李頻施肩
吾宋有高師魯滕元秀世號爲睦州詩派方舟悉取而諷咏之
鉥肝劌腎期超邁之乃已積之既久圓熟璀璨明珠走盤而玉
色交映也方舟猶以爲未足出遊江漢淮浙間與明士相摩切

而詩道益昌江浙行省叅知政事蘇君天爵聞其賢力欲薦之
方舟曰吾詩人爾其可縻以章紱耶竟避去築室江皐日苦吟於
雲烟出沒間悠然若與世隔因自號曰滄江散人天大雪乃泛
舟釣江中終日戀戀若不忍舍去見者疑其非世間人元季兵
亂益韜閟不出易為隱者服人莫知其蹤跡所在有瑤林滄江
二集各若干卷唐詩通考若干卷藏於家云方舟平居喜怒不
形于色無急步無疾呼罔測涯際性尚風義宛陵羅氏率五百
指來避兵方舟衣且食之病者注藥死無所歸則擇地葬之久
而弗懈事平具巨舟載其喪還家至正丙午正月九日方舟以疾
卒壽六十八某年某月日葬于某縣霞陵川之原君子稽其自號
題曰詩人滄江徐方舟墓表其志也方舟尚祖某宋四川制置

使曾祖某某路提舉常平公事祖某始自淳安遷桐廬今為桐
廬人父子奇元中順大夫平江路總管府治中致仕妣皇甫氏
妻張氏有婦道前二十九年卒子三人長曰行蓀世次曰愚次
即膺以文學受薦授淮安桃源丞女二人適某某孫男九人曰
某曰某云云孫女二人未行濂謂君子出處固立志之不同然
亦有命焉當劉君之出也徵方舟以隱自高數欲挽起之會有
故而止方舟獲終老於山林亦豈偶然之故哉予思方舟其人
而不可得俯仰今昔盡然傷情乃歷序其故而銘之曰
有才不施一發乎詩日星月露草木走飛人事變遷可愕可悲
舉無遁情入我範圍咳唾所及皆成珠璣一旦觀化蒐無不之
非湧醴泉定生靈芝昭德之符千載弗墜洪武丁巳冬十一月

具官宋濂造

亡友陳宅之墓銘

嗚呼吾宅之死矣銘非濂誰能爲之初濂讀書浦陽江上宅之侍其舅氏吳徵君長卿來從濂始識之徵君淵澄山聳發言不繁而咸中肯綮宅之氣象雍容揖讓合節鳳和鳴而玉鏘如也濂心異之進謁徵君退必與宅之言問其所從師則韓莊節公性黄文獻公溍也問其所學則治經爲進士之業也濂時頗有志應舉相與詰難經義進日夕弗休迨別去猶依依南望至日落乃止自時厥後宅之聲譽日起大夫士唯恐内交之晚廉訪使者行部驟爲稽山書院山長宅之辭宅之意氣方豪謂朱紫可以引手致及試藝有司數亡數不利乃撫几嘆曰慈親年高矣予髮亦種種安能逐三五少年競一日短長耶即退隱大山中朝夕親側不敢少離去濂聞而悲之至正戊戌濂避兵徵君家已而還宅之之西軒濂携室人賈尊及仲子璲長孫慎三世爲四人衛心膽戰掉若喪家之犬宅之煦嫗而軫存之視濂猶弟兄遇璲與慎有若子孫宅之内子蔣夫人亦視尊如娣姒然濂安之百里之外忘其流離顛沛之苦者宅之夫婦力也浦陽旣入職方濂挈妻孥而還庚子之夏　朝廷遣使者來召濂趣裝亡南京擢爲王官與宅之別者閱十春秋其依依之懷猶浦陽南望時暨以病予告東歸思宅之之心逾切病間竟騎驢往見宅之大喜展齒殆將折留連浹旬椎羊豕以爲饗當夜半酒酣叙兵火離合語刺刺不能已旣而掀髯高歌聲調激烈一吐

壯年不平之氣漸復悲其壯志雖不衰然亦頽然老矣居亡何
濂復起脩元史進官翰林又將十年而璲同愼亦俱竊祿于
朝濂私自念　皇明圖任耆艾以闡文治如宅之者年纔邁豈
丘壑所能淹將以其文行　上聞璲愼咸爭曰陳先生老矣得
毋不可於意邪乃止洪武丁巳春濂蒙　恩休致于家始知宅
之之歿已五年矣欲如昔日一見有不可得矣退念今古不覺
潸然出涕專亦思將夫人之切復念宅之固云歿而夫人尚無
恙行當胥會以慰中心之懸懸近有自諸曁來者則又曰夫人
之亡亦已三月嗚呼悲夫濂知宅之之深者宅之歿矣銘非濂
孰堪爲之宅之諱瑩宅之其字也姓陳氏其先襄陽人十一世
祖宋國子助教旦始遷于杭生餘姚知縣遂再遷諸曁陶朱里

曾大父其大父琳承信郎提刑司幹辦公事娶吳氏居縣東
之流子里生子曰燦宅之之父也仍娶于吳遂依女氏以居爲
流子里人宅之壽七十有七卒之日乃癸亥十一月六日閏月
二十三日葬于戈溪之原娶黃氏壽六十前十五年卒繼配卽
蔣夫人有婦德鄉人稱之壽七十四後五年卒子男四錢鋐鏞
鎰鋘亦前五年卒女二適吳義吳鐩鐩微君長孫孫男六濟溫
浦潤浩潛女二尚幼曾孫男四樟權梓椽宅之性雅飭行乎患
難能以理自遣室廬蕩於兵燹亟遷別墅會無幾微見於顏色
每速故人飲酒賦詩以自適其詩韻度深婉一篇出人競持去
閭井之間恒樂親之久而不厭微君家將合族爲義居宅之左
右微君爲定科條以齊子姓至今守之嗚呼宅之巳矣而微君

亦作土中人矣上距避兵之歲僅二十年人事變遷何所不有未知後二十年又爲何如也唯有善名著于時述作傳於人雖歿猶不歿也如宅之者是已銘曰

五彩弗施不如赭泥我哀乎宅之受才則丕其數則奇我哀乎宅之歛其奮飛於聲詩我哀乎宅之墓門有碑太史勒辭尚足慰多士之思

金陵杜府君墓銘

金陵有孝義之士曰杜君諱元字一元其先居吉之吉水與會稽正獻公衍同宗至君始遷江東樂金陵土俗遂居之而爲金陵人君苦學有材氣能爲詩元重紀至元中張文穆公起巖爲江南行臺中丞見君詩願識君君不可欲以茂材異等薦又不從年若干卒以布衣終君少時父患惡疾夜數驚君冠帶伏父榻旁父驚起輒抱持曰兒在斯父疾數月君目不敢瞑至愈乃已毋沒服喪得古禮甚嚴閭目起貴人賢士多樂與君游君未嘗以事干之及有罷黜失志者則爲之力不怠行臺都事楊惠被劾去人莫造其門君獨持酒與飲而送之趙弘中爲御史掾坐法罷君徒步與俱行百餘里僦屋居之儒學教授張鉉以事黜君出金帛資其行其子四歲失毋君命婦鞠之不異己子兵亂王事常久恭家人夜失火久恭方醉臥衆怖懾散走無賴子利其貲將劫之君率少年數十輩爲出其篋笥寶貨于外久恭泣謝曰微君吾其死乎鄰人陳聘與室死于兵二兒匿舍側惡家復害其小者君曰脫并殺其兒則陳氏絕矣卒爲抱匿宅所

以兎吉之部運吏輸粮金陵不足者三千斛吏受笞榜號泣莫爲計君憫之爲貸於大賈以償吏德君以物來謝君却之蔣山僧爲御史所誣夜竄君室求救君藏之故人家僧獲全宋楊忠襄公邦乂廟在城南君以公吉人歲時率吉士游寓者具牲酒祭之君之爲義多類此君嘗攻醫尤良於治諸疢病造君者不問有無必予藥藥必擇精善者服之必瘳金陵大疫君和藥走給之不得食者以薪米餽之賴君以生者甚衆由是人多稱君美及兵亂士卒相戒不忍犯君卒於至正丙申七月九日以丁酉三月十日權厝金陵清凉山右　國朝洪武壬子十二月九日復改兆南門外之鍾家山夫人劉氏祔焉君曾祖若海祖懋父文燁妣周氏君二男子曰琪曰環琪早卒環承事郎晋相府錄事賢而能文精於書得晋人筆意二女適蕭作高劉世良孫男二某某孫女四人皆在室環與余交頗久以銘爲請余惑乎世之交友者利之所在則趨有小害則避去不肯留目一顧或道上相值輒引袂掩面陽爲不識倘以事過其門策馬疾馳惟恐爲所汙況望其拯䘏乎若君者可謂無讓於古君子者矣烏可不銘之以爲世勸乎君所爲詩凡若干卷藏于家銘曰

杜裔孔鉅支著吉水其在金陵則自君始君才既多胡不祿仕非不樂仕義不屈已養氣爲文五色有爛孰非公卿接跡交軌彼徼其權權銷志沮吾守吾義夷險一揆章服之加鞶帶之褫所交者心加褫何與拯難濟危存孤起死匪名之求惟義所止兵戈如林白骨千里君若不知左孫右子斯豈人爲天錫嘉祉

天曷私君惟善之致實有不聞焉有是恃刻文昭美以諗多士

臨海方府君墓銘

君諱潛字德明姓方氏台之臨海人五代時有以武顯者居臨海仙華山之東號東山方氏君其後也曾大父仲大父賢父奎母韓氏君少孤能自拔擢起田流輩中誦書不求多解務見于用持身有威儀不妄謔笑僕薄子過其家躡步傾耳不敢出聲喜延攬賢士至則沽酒與飲取其歡忻不顧惜貲費人有過弗匿於心輒面折之遇流俗則不言舉目視至門亦不與語是以所交皆台之有名者元季以薦名于朝授江浙等處儒學副提舉不赴會方左丞據海上威儒多苟之求利祿君獨避匿日與里中故老綠蹤山水間歌吟忘返庭有鉅檜每酣餘盤旋其下睨乃別號檜屏翁一旦得疾正衣冠危坐抗手與視疾者訣頃之乃逝年六十時至正二十六年二月十日也娶李氏諱巽事姑孝宗族稱之年五十有八以今洪武二年二月二十一日終五年十二月九日合葬于仙華山之原四男子仁義禮本禮去爲浮屠木以才薦擢起居注遷徽州府通判改知金壇縣事有政聲一女適董宏孫男六人組忠良桓金琨女三人長適韓載二尚幼本爲起居注時與余同朝屢以銘爲請未果爲及余致政朝京師本至自金壇重以爲言退則自狀群行使忠來速銘其辭文甚於是知君善教子也銘曰

維奠方氏本於方雷事軒與舜曰明曰回叔佐周宣功侔尚父紘在西漢始徙南土南土之方皆祖於紘派別支繁維叡爲宗

台之方氏始自歙分或昭或泯不大有聞君之先人嘗以武顯君隱不仕乃篤爲善善積在人彰善者天其將熾然徵于孔實

莆田黄府君墓銘

莆田黄處士有良婿曰陳懋哀處士之早亡自狀其行千餘言走三千里來京師請銘且曰處士事繼母孝庶弟出後從父從父愛其女盡以腴田嫁之處士患弟貧割以私田之半族人以田來鬻處士不忍取乞以直而歸之不能爲生者加衣食焉以貲多爲閭里之正里中民貿鹽于官及科繇不能庚者出私財代輸有受誣者訟之於縣庭得解乃已每歲首縣次民貲力多寡定征歛之籍衆不能決處士發一言皆稱平爭訟者來質是非告以理法舉酒飲之各謝而退甞歸田家歸粟入以小量遇凶歲則糶賣以大量糶之初郡南有偷懷盜常相伺以剽行旅處士搆廬棲僧夜則燃燈達曙盜散去復施貧死者棺三年至二百餘野無暴骨元末兵亂縣令屬處士帥兵扼險要捕賊策陳于上民藉以安處士讀書有識待物恕以和其生也鄉人教其子俾取爲法及其沒識之者無不弔弔者哭必哀至今言善人者稱焉懋又曰處士之善蓋多其類如此其使人感且化者不得而知亦不得而言也然其大者既不可言倘可言者又不得托文以傳焉則何以使爲善者慕敢請余曰處士之行誠可傳矣余言之不文烏足以傳耶雖然不可辭也處士諱巳字景暘自唐屯田員外郎潛之子昴不仕至審知始自光徙莆在宋稱書詩之族高祖審冉以進士舉于鄉與從兄某州通判君亮皆有

名曾祖文子以五經爲州學諭祖來鄉貢進士父元壯母陳氏
繼母鄭氏俱名族處士娶林氏無子先二十年卒再娶李氏生
子男四人熙祖振祖光祖麒祖女三人長壻即熙其二適吳某
王某孫男五人隆庸洪某某處士初爲長女求壻富人爭欲聞
名不與用熙儒士許妻之或謂熙貧非偶處士曰我志決矣卒
妻熙熙今爲連江儒學教諭有文名君子又多處士善處其女
也處士年四十二卒元至正十八年八月廿九日後五年殯
山卒廿七年十月十二日權厝之山之西今洪武十一年十二月
廿八日始克葬于白砂之原銘曰
人不患財之弗龕而患善弗可稱善集于身雖賤爲恒歷千
載而有聲身爲鄙夫雖位居九卿澁既死而誰名維處士君足
不出州里而化者黍身服乎常布而德可程斯之謂死而如生

新刊宋學士全集卷第十九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R.O.C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國家圖書館
R.O.C.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ROC
國家圖書館
345.4 9/71 v.20

新刊宋學士全集卷第二十

賜進士第文林郎浦江縣知縣高淳韓叔陽彙集

後學浦江張元中編次

庠生張孟昻校正

墓銘　凡二十七首

故奉訓大夫僉提刑按察司事王府君墓銘

濠梁王佐其先府君之歿越六年矣今奉工部主事杜君環狀來徵墓門之銘不覺爲之愴然而悲蓋當　皇上飛龍淮甸定鬥江表于旌四出旁招俊乂濂時應聘而起擢典儒臺而府君亦杖策轅門思以勛業自祗礪薦紳之士多剸目禮之濂雖不泛與人交聞府君崇論郄謙亦未嘗不傾耳而聽及退每自愧

自歎以爲弗能及自後離合靡常迨瀌再召入禁林府君已作
士中人載感晞昔銘欲不作可乎按狀府君諱瀌字習古濠州
定遠人曾大父某大父某皆肥遯丘園人號善士父子良敏給
而多智定遠令酷愛之俾爲書佐未幾補吏尉司遷霍丘縣以
積勞升安豐府史達官知其能辟爲河南行省理問掾未命而
終毋蔣氏府君嘗讀書知彝倫大義習爲聲詩音節韻趣皆有
法推擇爲定遠縣吏出諜發慝皆中肯綮令長以賓禮遇之元
季政乖豪傑並起府君拊髀歎曰事急矣保宗族以拯黎民可
也乃走潁亳說其軍帥曰民罹虐政不得已起爲亂矣當思有
以靖之虔劉人以逞所謂如水益深如火益熱者也無乃不可
乎軍帥聞其言以爲才交薦之擢萬夫長五轉至工部尚書非
其所好也當是時盜稱名字者皆烏合之衆散漫無統所經之
處唯務焚掠千里爲荒墟府君察之度必無所成謂所親曰區
區豈欲從戎哉奮不顧身出編虎鬚者志欲生烝民也今若是
猶魚游釜中耳竈火已燃尚自謂得計耶吾聞　眞主已建都
金陵寬仁愛人四方之民爭引領望之不去禍將及於是乘間
挈家南渡府君之婦兄大師李韓公善長時已在　上左右亟
言之　召見於青龍殿與語大悅會新設執法議理司方將選
人以授遂　詔爲執法官府君悉心詳讞務協厥中人稱爲平
允丹陽令白齊因公致罪當棄市府君以情可矜恕數奏
上前得貸死知應天府王子謙坐事械繫者久府君惜其材議
從末減由是　上簡注之深陞爲中書員外郎轉遷提刑按察

司事階奉訓大夫府君巡行郡縣見貪墨蠹民者必擊去之唯恐弗亟餘則務存大體觀風宣化而已一日天大風晝晦上下詔求直言府君歷述災傷之痛民竟爲之罷徵俄得末疾家居者久之以洪武三年四月二十七日卒于京城之寓舍壽五十又七以九年二月日塟于某山之原娶李氏子男二人伯曰驤先十八年卒仲曰佐即來徵文者篤學好古凡法帖名畫多能鑒定且善虞世南書以材選充忠顯校尉飛熊衛千戶所鎮撫女二人適魯某孫志遠高其孫男一人寧安府君軀幹昂聳面容貌潤澤恂恂儒者也或共其論議輒掀眉吐氣指方畫圓袞袞數千言不休臨大事之際神采精悍毅然有不可奪之色與人交愈久愈敬遇急難必蹈湯赴火援之若行事有過差復面折不少恕性又慈惠凡貸泉布者不糾息弗能庚則皆寘不問遇凍餒者如身受其病思輟粟帛濟之乃已其在戎行專務以不殺爲勸且導人辟兵之方賴以生者數百人至於事親盡孝奉意承顏唯恐毛髮有違故鄉邦尤稱之咸曰孝如王習古庶幾無愧嗚呼爲士者內行脩於家外行有以澤諸人可謂不負所志者矣銘曰

民吾同胞不幸亂離屠劉之何爲我務生之海寓載清式督且纓正色立於庭我竭其誠嗚呼唯行之腴契道之符不亟不徐循序而詳趨其亦有識之吉士也歟

元故行宣政院照磨兼管勾承發架閣鄭府君墓銘

至正乙未十二月二十五日故行宣政院照磨兼管勾承發架

閘浦陽鄭府君卒年五十六歲以是月二十九日即塟縣東二十五里大樊山中去白麟溪三百步而近踰四年己亥七月六日夫人吳氏亦卒年視府君踰四歲踰一十五日而少房勞氏又卒年視夫人而少一十四歲其祔塟府君之穴夫人則是月十一日勞氏則一十五日也府君二子漢沂以架閣君旣棄捐今半月間二毋又相繼卒慟哭將欲無生請從兄温州路經歷泳狀其群行來徵銘府君諱銖字彥平其先出於鄭遂以國氏自公子友受封至今世系皆可考詳見世譜錄中其由滎陽徙歙者則宋歙縣令凝道也由歙遷睦者則殿中侍御史自牖也自睦徙婺之浦陽白麟溪者則淮也淮字巨淵於府君爲八世祖淮生照照生綺綺生闡闡生運運生政政生德璋處之青田縣尉府君之大父也父文厚毋葛氏府君自幼穉失怙恃鞠於世母周氏府君事之以孝聞年十六善爲廢舉之術未幾家大穰府君自綺以來八世同爨朝廷嘗表爲義門子姓之多千數千指府君與兄欽營田八百畝有畸建嘉禮莊以給婚嫺之用餞撫髀嘗曰大阿在室孰知其有剸犀刺象功丈夫不能用世亦猶是爾子將爲萬里游當必有所遇即弗遇歸老丘壑亦未晚耳於是戒行李與親舊揖別從以三蒼頭上馬徑去逌至京師諸公貴人爭相引重時脫脫道濟公入秉鈞軸日以致太平爲務一才一藝無不甄拔見府君儀觀偉飭器之奏爲行宣政院照磨宣政盖統治江南諸道浮屠氏事權至重浮屠以幣交者府君絕弗復通門庭肅如江浙行省右丞相朶兒只公以元

勳碩德方領院事蔡知府君之廉命持檄行浙東西一髮無所
取諸浮屠嘆曰凡受檄來者恒欲得重賄不奉命則禍立見聞
其還也錢積至數萬今鄭君蔡中蕭然空耳其廉吏也哉由是
院之推廉吏者一則曰鄭君二則曰鄭君云轉松江等處稻田
提領所大使嘉定華亭上海之交有田二十頃餘既隸所中而
都水使者泪江淮財賦府復重賦之民目困甚府君爲聞于朝
免之先是徵民無藝歲有羡糧以斛計者萬餘上下共利之習
以爲常府君至獨曰是安可哉命給還於民吏爭以無定名爲
辭弗聽乃計種家口數分之望門而拜者日以千數稻田所素
號米貨之府而爲之使者又總攬其綱他人雖不思遂其欲府
君日糴于市處之猶貧人然會從子洵來省覲一夕病卒府君

哭之慟且曰人生不足[illegible]何以[illegible]耶日[illegible]
何亦以一疾不起府君性精審不妄[illegible]
越尺寸聲嗟氣欸之間諸奴畏之甚[illegible]
生女曰潤歸義烏縣泰洪士濂[illegible]
性平恕而誠慈字物必均寧已[illegible]於人府君出游京師日[illegible]
上下神祇及有疾猶扶傴東[illegible]頭[illegible]拜禱漢沂[illegible]
其安寢目乃瞑不得報輒[illegible]氏亦奉承惟謹同處三
十年穆如也次女曰濟許適[illegible]曰珊奴嗚呼府君在家
能孝居官復以廉聞可謂賢已銘曰
厲行於門一何晳也出而用世又何絜也[illegible]兮能順[illegible]兮
弗渥也斷斷兮知止[illegible]兮有[illegible]也[illegible]人名不滅也衆行

造文勒此圖碣也

元封從仕郎江浙等處[illegible]都事鄭彥真甫

墓銘

嗚呼大同之世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illegible]貨不必藏於己力惡其不出於身自大道既隱情僞日滋凡父所以有不及見之嘆雖然秉彝天性且萬古猶一日[illegible]有污隆而其道則未嘗泯滅有若浦江鄭氏非一家之[illegible]七葉之長彥貞君非三代之英乎彥貞諱銘[illegible]其家自宋南渡初即合食爲義門迄今已歷十世宋元二朝國史皆爲立傳家範[illegible]遺範二卷俾奕世之[illegible]其嚴[illegible]謹正[illegible]物或行其所未至或補其所[illegible]然遵化一堂之上雍雅雍雍動逾千百指愛無不均也情無不一也不知孰爲親而孰爲疏也視其貨泉則錙銖皆聚於公且曰我惡敢私也察其事功則羣趨而競赴又曰此吾分當然也爾何與哉雖甚勞弗懈義浹仁孚和氣充牣四海之廣莫不聞知過其門入其庭者神暢心怡而鄙吝之萌銷沮無餘退而有言僉謂昔之義居如樊楊張李之流誠所不及而益重彥貞君之善繼先志也彥貞自幼沉毅端慤屹然如成人雖朋舊不敢狎侮語一近褻輒白眼望之聞人有輕已之言自責自勵唯恐如其料及壯主貨財倡家意其易惑百端傾誘之每正色叱之使去倡大詫曰此鐵心石腸人也彥貞事父盡孝父病在枕席其妻卒彥貞不敢哭強顏乾咲以奉湯藥竟不使之知後八日父亦卒彥貞哀慟幾

絶水漿不入口者三日鬚髮爲之盡白及至終喪張外舅必屢
惻諸甥氣餒無依力勸其更娶彥貞謝曰鉉見後母肆虐戕賊
骨肉者多矣忍令吾兒陷之邪不聽彥貞年未四十君子義之
時天下承平衣冠萃于京都翩然出游以充其見聞遇文安公
傒斯在禁林黃文獻公溍在成均二公以文辭鳴當世皆折行
輩與彥貞交論文或詩或至達旦不休一時士大夫見彥貞方
巖皆敬憚之或酣酒放歌聞履聲即斂容正坐不敢吐氣自時
厥後彥貞仲子涨與從子深同謁拔脫脫太師家彥貞爲書數
千言陳時政之弊令進于太師太師多采而行之彥貞尚風義
舊與叅政忽都魯沙游其子爲武義宰死官留武林貧不能自
存彥貞延其家十口來浦江給衣食三十餘年鄰婦有厥者彥

貞憫其貧迎養之終身每風與告飢者塡門彥貞積餘飯親携
簞分餉之至老不厭元季兵起州郡俱繹騷大將數縱兵入境
服義門名皆戒士卒毋敢犯樞密判官阿魯灰帥軍五萬一夕
驟至李氏廬舍以居二十里之內鷄犬牛羊盡嚴彥貞説之曰
明公非太師之偏裨乎太師征高郵尚以無罪去國況明公之
士卒恣行不道乎脫有一人言於朝不識明公將何以處之阿
魯灰愕然曰業已如此爲之柰何彥貞曰爲明公計者甚不難
浙東據山阻海其民頗柔馴易制明公誠能撫定而綏輯之俾
他兵不敢東向執政柄者尚敢以嚧咳相驚乎行且錄明公之
功矣阿魯灰不覺屈膝曰非公不能聞此言命左右致束帛爲
謝明日下令啓行一軍肅然曾未幾何　國朝大兵取婺州彥

貞携家避入諸暨流子里時李曹公文忠統兵來過歎曰此義
門也今世罕見之躬爲扃鑰而去事平遣帳前先鋒率民兵二
千護其家歸浦江人以爲彥貞積善之報云彥貞年七十以甲
辰之歲四月十四日終于家其月二十八日葬于諸暨州桐山
鄉宣山之原家庭内外不問服之有無咸嗚嗚哭哭則盡哀一
縣之中若宗黨若婣連若三農百工若鄉士大夫皆素冠拜哭
哭亦盡哀傍邑之賢者聞之亦竊嘆之曰是家實無愧於三代
使尼父生於此時未必不樂道之今其七世之長亡矣蕭蕭之
益吾屬將何望乎嗚呼此可以聲音笑貌爲之哉彥貞之致是
者必有在矣彥貞之先自歙遷睦又自睦來遷具詳見譜圖
記同居初祖諱緺字宗文宋乾道中賜號冲素處士朝請郎郞
中晏積爲銘其墓父文泰植志不屈人下設施運量大能昌其
宗文泰乃青田尉德璋子也爲伯父德池後德池之父致則處
士曾孫也妻張濬有婦德敬夫如賓沒齒無一言相加遺男子
五人長漢才優識精雖不大聲色弟子莫不畏之量入爲出而
其致用恒裕如也次即泳通經而有文累官從仕郎溫州路總
管府經歷得封彥貞江浙等處行中書省左右司都事階亦從
事郎次湜東陽丞人謂才如長兄次渶江浙行省宣使次潔應
出也女子一人歸東陽蔣嘉亨男孫十人楨棫餘樞櫰格棠来
杲柯女孫八人其二適嘉亨之子邪及其從子明其一嫁同邑
張宗餘皆未行曾孫男八人燾爟炎樵熒熉光燧濂也不敏
與彥貞有連而彥貞子若孫又皆從濂授經其相知實深然而

遊室南京彥貞之殯斂不得憑棺窆不得臨穴將何以釋其慼
慼之思唯紀載羣行鐫之樂石可以垂聲光於不朽貽矩則於
方來是猶可爲也於是不敢讓姑徇灌等之請而爲之銘曰
大道之行天下爲公風氣孰醨縣于太康異體同心情無不通
此謂醇熙三代之英世遷俗殊道德淪喪紾臂借耰秦法之凉
肝膈充窒形骸閉藏氣我豁嘆滳泗沾裳彼美鄭君沉毅自强
上承奕葉合族共爨內教云飭外政復襄規重矩疊適有耿光
曷以致之曰率其常或斂而舒或翕而張有子將將有婦洋洋
無間咸疏萃於一堂孰爲尊卑誰爲父兄至穌不肖奚有畛封
儻涉其庭熙如春陽浹人肌髓番爲善良人亦有言此爲世坊
非君之賢莫護其芳龔袠之斯何既明且剛以仁爲食以義爲槳
賢能使沼枯堪再榮百鳥嘐啾忽見鳳凰宜覽德輝西東翱翔
豈意鎩翮竟歸冥莊載脅工車渡者失航瞻望弗及畫然感傷
仙華卬卬浦汭湯湯緬懷德人何日而忘

故朝列大夫浙江行省左右司都事蘇公墓銘 有序

洪武十一年四月二十五日元朝列大夫浙江等處行中書省
左右司都事蘇公卒郡之耆俊與旁州之賢凡知公者無不潸
然流涕然公以政事聞于時高年至八十三而終五男子嘗與
仕版七孫亦嶄然見頭角皆可以無憾顧乃哀之弗置者誠以
一時遺老日就凋謝而公又云亡古今文獻將何從而徵之邪
其子祖々等以其年其月日葬公於某山之阡乃命弟伯衡踔
門請製墓上之銘濂公之[illegible]子其哀公尤切於他人固不宜

以不文爲辭初公之生也不聞啼聲視之唯紫胞在地而臍帶縈絡之乳媪捻開見始啼識者已知爲祥徵及長學經於許文懿公以才推擇充府史尋入閩海憲府爲奏差憲使以廉直爲同官所忌嗾御史劾之章未下即命奉使即公毅然持不可使亦構拾同官之過欲訟繫之公諍曰兩虎共鬬其勢不俱生明公柰何類之已而皆止汀寇謀襲臨漳公往敎其長吏爲備長吏欲藉民爲兵公曰民不知兵久矣一旦藉之必大致騷擾此非禦盜是增盜也長吏曰計將焉出公曰吾知所處矣閱其籍得放逸者二千使帥之擊賊竟獲其首禍者廣東部使者聞公賢稽其年勞辟爲書吏南海番禺二縣輸恒賦之外復有所徵號稅外錢以給上官無私之須小民愁歎盈道路公聞白罷之朝

廷每頒新鈔諸郡部使者必監焚舊鈔此故事也時使者與衢州守有隙恚不往司鈔吏積十五年不得調公復白而焚之俄再入閩補令史於宣慰司聲稱籍籍行宣政院延公爲掾久之趙郡蘇君天爵來叅江浙省政極才公復挽之入省公遜與舒常弗之從蘇君遂兩用之公以蘇君知己遇事失當輒諍弗然有峭直風蘇君敬憚視之異他掾海漕之粮歲不下三百萬漕官多強取羸無錫州獨不與乃誣其粮惡不宜上供省臣怒欲加罪公命覆核之事獲免海盜起省發官粟募民用載軍捕之舟未盡發而盜請降省逮民歸粟公曰言猶在耳惡可背之邪民得粟必已食之既今將焉徵即徵唯徵未發者可爾省臣從其言蘄州紅巾構亂陷於潛昌化犯杭州省臣皆遁叅政樊君

執敬獨坐堂上以死自誓公說樊君曰明公以身死國義則得
矣如一城生聚何今城中健兒不下數十萬公庫金帛以萬計
與其委諸盜賊曷若募民使戰邪戰而不勝就死何晚也樊君
不能從上馬迎戰而死公與掾李楀謀以蘇李署號召民殺賊
殺一人即携首受錢二百五十緡民持刀爭奮數日之間獻馘
者充庭未幾辦章教化君復杭州公絕口不言功考滿謁選銓
曹中書參議汝中栢聞公名家子欲引爲右曹掾公察其威權
太橫力辭南還擢紹興路蕭山縣尹蕭山民詭名匿其田賦科
繇不能均一公令其自實田輒爲冊書凡有徵發皆視書重輕
之兵興以來縣粮輸衢處二州民憚遠征往往貲屬吏吏並緣
爲姦利粮不時集王運者數督恒坐繫公釋之而罪吏期月咸

足且爲立法俾鄉置督運一人趣民各以次赴江濱仍驗粮寡
多賦錢僦舟以行民大便之縣爲吳越要衝師旅經從無虛月
誅索芻茭少不愜則侵掠居民民畏之甚於鬼公儲峙既豐有
犯者擒寘於法士卒入城如見大將不敢出語相誰何會歲侵
弛湘湖之禁以利民不足啓常平倉以活餓者僚屬力沮之公
大言曰發天子粟活天子民有何不可儻有譴責吾自任之民
賴以生者以數萬計帥閫以元日至檄縣市發核諸物公發視
恚甚執筆書檄尾曰四郊多壘正臣子痛心疾首之時柰何襲
太平故態飲酒爲樂邪聞者愧服府公嚴公之爲有難決之獄
移公訊之諸暨知州袁元以散耆年帛不明將搆以贓墨公推
其情乃吏與里胥爲濫元但不躬給爾公各坐以其罪元致白

金爲壽公曰吾知執法爾豈私爾邪卒却之歲餘改本路總管
府經歷不上階自承事郎轉文林郎行樞密院照磨僞吳張士
誠據姑蘇既降公持詔書往湖州責其戍將潘允明行郊迎禮
禮成允明欲西向坐公公正色曰以爵則我慕僚雖相向坐亦
以爲過然我所持者詔書君敢與詔使抗禮邪挾胡床中席而
坐允明懼服臨發贐米百斛錦二十端公笑辭曰君謂使者而
可以貨取邪時士誠新授淮南平章政事開省蘇州士誠聞之
請于康里丞相曰詔使四出唯蘇照磨康介士願得爲其僚君
耻之不往復超令官參政石抹碁宜孫公會于處請公與習田
劉君基從石抹君方以討賊自任浙東倚之爲重每事必謀於
公公勸其禮賢下士安輯流亡招徠群盜撫之以恩石抹君始
從之衆心翕然歸從好自用故士多散去部將胡君深章君
溢亦擁兵觀望公獨左右之不變復移書胡君等惓惓以共濟
國事爲戒石抹君多用故人攝縣兼行省承制所用者公曰今
朝廷不通事當一出行省奈何違之石抹君愧謝越部書佐李
伏喜誇誕石抹君賢之薦授員外郎位居公上數狎侮公人爲
之不平公不與校既而伏以友覆受賂覺石抹君械繫之公解
之曰參政始薦之今乃囚之古之以禮進退人者其亦如是邪
伏因得引去經略使李君國鳳循行至處久留不去以士羊授
公牧公曰某以非才爲省屬天使命之牧羊固當然大敵壓境
天使能出奇計殲之雖日烹百羊何害否則某亦不保首領欲
久爲天使牧羊得乎李君默然元季處多盜征行吏多受盜金

既降而從拔公秋毫無所犯大溪寘于誅七戍擒宣鐵錄其家得
帳籍驗之莫府官無不受賂者獨無公名已而浙水東諸郡悉
入皇明版圖而七閩猶未附怨家告公長子仕閩宜諭徙滁陽
公就從無難色丞相李韓公憫公無辜欲奏而官之者再公以
年耄力辭遂歸則金華某山中左圖右史超然自得幾十二春
秋乃終未終一日精神如常時忽不啗食越翼日瞑目端坐至
夜諸子進問所欲公曰靜以俟命無所欲也漏下四鼓撼之則
逝矣是夜大風雨居民見十萬雉遶前絳紗燈訶叱東去民
呼後來者云孫鮮伯瑛君子以爲異公性敦恪尚風義孳孳務
行及物之政惟恐有受其害者至於修水利興學校皆具有成
蹟然識量堅凝不爲威武所遷嘗從大司農受海夻降介比其

衆寇不悅嫉其部曲大譟轅門下衆皆相顧失色公獨進曰天
子以爾等本良民迫於不得已爲盜故遣使者諭爾降爾果欲
反不畏十萬橫磨劍邪俱逡巡而退復從樊君督海漕事用牲
牢祠天妃廟始降神冤舟突而入陪祀官解散公謂樊君曰事
不可中輟成禮而退神色自若與人交緩急可倚藉部使者有
託其妻子者使者亡公禮之益厚避兵登舟逢故人兄弟徬徨
走水濱號呼與共載行數里所又見婦女奪泣亦其友母妻也
命舟師迎之或止公曰舟重不能前追兵且及遑恤他人邪公
曰死生有命吾不忍獨濟也公之義行如此類者甚夥姑取其
著者書之餘不盡載公諱友龍伯瑛字也人稱之曰栗齋而不
敢字其先居眉州眉山縣文定公轍之長子宋吏部侍郎徽猷

閣待制贈少傅遲來知婺州因家金華歿葬蘭溪之紫巖遂
爲金華人少傅生龍圖閣直學士廣南東路經畧使贈少保冏
少保生江東提刑祕閣脩撰大理卿諤大理生吏部郎中江西
提刑林吏部生朝奉大夫直寶謨閣待制知貴州槩貴州生通直
郎兩淮轉運司幹辦公事滉幹生從政郎淮安縣主簿鎮淮
安君娶潘氏無子以三從弟太學生翁之次子爲後即公是也
上距文定公蓋九世矣公妻宗氏忠簡公澤七世孫柔順惠嘉
爲一鄉婦儀子男子六人四仕于元一仕　皇朝一蚤卒祖允
將仕佐郎浦城縣主簿師道廣東宣慰使司奏差繼兄宥德後
伯衡前鄉貢進士今自國子正陞翰林國史院編脩官文辭雄
麗殷之小坡斜川集有過無不及焉與誠夫止善東陽縣尉崇
德將仕郎行樞密院管勾子女子三人長適俞坦道餘皆夭孫
男七人恒悟悅恢愷忭忻孫女五人歸曹源宗頭徐道錚在室
嗚呼蘇氏之世非惟以文學忠孝著稱而爲政及物之美亦代
不乏人有若少傅奏減吉婺二州糴之額二萬八千有奇民爲立
祠少保歷典六大郡所至以遺愛見思而大理之樹善劾姦吏部
之忠厚敦俗奕葉之間聲猷相映公又起而繼之聲名烜赫亦
丕昭於前烈何其一姓之皆賢哉嗚呼自奮於榮名者易爲力
而能纘先緒於弗墜者難爲謀非天欲報功俾之世濟其美吾
知未必能爾也嗚呼是則然矣婺之蘇氏其積累深長實自少
傅始後人因引而伸之公之仁民之功可謂侈矣其子若孫爲
有不振抜者乎當知後之視公者亦猶今之視少傅也夫何疑

哉伯衡與瀛有文字之雅故竭蹙來山中請文遂歷序其事而
歸之銘曰
眉山蘇氏稱三文光芒萬丈燭乾坤以傳守癸政以仁紫[illegible]
氣稟旣存珠明玉潤多後[illegible]是璨紱縉紛絅朝職貴而尸位至之
琨能守家法斯足珍維公[illegible]生嘉兆疏鳴岐彩鳳瑞世麟[illegible]
大府歷與聞其職雖卑氣益振峭直猶如古評[illegible]得失利害[illegible]
屢陳聞民有痾瘼則[illegible]招充幕中宿執知新[illegible]
聚山澤動作屯犯我屬部規大藩用姓給[illegible]號令編民殺賊[illegible]
狐兔群有功默默不自言大官受降東海濱忽[illegible]
一叱鼠伏不敢嗔身佩[illegible]帛懸銀[illegible]媪打槊一以恩誠心不
讓漢吏循拔彼木火[illegible]

詞手持[illegible]中坐以小王人尊噉我以利耳不聞括迸
攜亂[illegible]狂瀾障[illegible]分使威[illegible]海桑既變光祿沂携書歸卧丘
壑雲執節不仕爲全人度幾[illegible]不負名家孫春秋之高踰八旬倏
焉觀化[illegible]逡巡大風挾雨來[illegible]翻士馬雜逕向東奔絳紗籠燈
光吐吞[illegible]前呵[illegible]靈氣生爲良臣死明神丈夫如斯世罕倫
白石可磨[illegible]史濂造銘[illegible]石從可泐名弗諼

故韶州路儒學教授曾府君墓銘

府君諱順字至順姓曾氏郕國公四十九代孫郕國家於魯十
四傳至都鄉侯據始避新室之亂徙豫章子孫日盛大江之南
言曾氏者皆宗焉又六傳至略還於臨川又十二傳至唐沂州
刺史司徒生司空洪立司空生散騎常侍延鏵常侍又遷于南

璽生四子長曰仁嵩生志及文熙南唐時又同遷臨江新淦縣之吉陽里文昭舉童子科生乾度宋淳化三年進士仕至太常少卿贈刑部尚書志生易用易用生佩佩生高安丞斧擢元祐六年進士第又遷縣之高元里屏山之下生用先用先生嶽嶽生愿正愿正生翊翊生汝次汝次生兼善能傳黃文肅公幹之學為時名儒生寅當監簿天麒天麒倜儻有大志常若文信公天祥幕府又從胃家相餘慶等奉使於元竟全節而歸則府君之父也府君性警敏自幼輒有聞時信公之弟文憲公璧來蒞郡招府君與其子文龍侯陞共學陞既秀穎府君能與之競從其師胡君端一受日之學為俊當宋初致物遺黎故老猶有存者監簿君日開學共飲劇談先代文獻府君從旁聽之有疑則

問唯恐其不傾害諸老為之嘖嘖稱賞元至正中程文憲公鉅夫奉詔求賢江南欲薦府君才可用監簿君止之會未幾何部使者趙君孟迎以茂才舉者饒州路儒學錄改袁州陞南雄州儒學正士皆服其化而稱其德勵行之歸會科目詔行府君欣然應書不利退而歎曰吾能損所學以徇時好哉因不復踐場屋鄉友范文白公梓清修之士也極慎許與憫府君官不充其才會御史銓選廣中力薦之於是板授韶州路儒學教授未及上吏部已別選遂止賢公卿多稔府君行欲薦起之府君辭已而長子受辟為校官季子以春秋舉于鄉取第五名文解府君喜曰吾何以仕為乃陶然自放清泉白石間與高人逸士相游樂府君被服儒雅揮塵談笑藹然如霞外人世間塵土不可得

而優也善鑒定古器物醫法書名畫每傳玩以爲適或取琴鼓一再行焚香默坐超然與造物者游一日遘疾預告終期召婚友入榻前與之言别意甚懇懇介婦方歸寧命趣之還既至正衣冠起坐撫幼孫頂曰吾與汝久矣復東首而卧儵然而逝實至正十七年春三月某甲子也壽七十有五歛之日風雨晦冥鷹之後大木俱拔君子異之九年春正月壬寅奉柩葬于屏山麓堪輿家謂不利以其年月日改葬同里吉方之原府君孝友天至監簿君得瘖疾甚劇府君泣禱上下神祇夜夢三士告之曰服二附湯當瘳已而果然歷十餘年方歿監簿君歿大母陳夫人年甫九十府君懼夫人之哀夙夜祇奉唯恐少咈其意夫人安之曰吾子雖亡不歿矣季弟亦亂出爲伯氏後仲姊生四

子而夫亡子絕幼悲不知所爲詩從父兄孫子凡三依依無所依府君皆撫養教訓之使至成立且歸其產所入毫毛不以私其與人交一裁之以義郡守李章肅公倜聞府君爲佳士禮下之李公後以誣免官其門可羅雀府君事之益勤別駕高翔其知府君不下於李公及改守浮梁欲一見府君走書邀之府君即日命駕既相見勞苦甚勤未幾徑上馬出城去翔聞之大驚追餞十數里且曰公能遠來何遽往如是邪府君曰既見君子不還將焉求翔歎息而去性尤仁慈振貧卹匱毋不遺餘力臨川姜庸長沙譚志仁盱江王旭皆顛沛流離數瀕於危亡府君能振之是三人者德之謂殺身亦不能報云府君容貌魁梧須髯如戟爲文辭不務鉤章棘句而壹以理勝當是時若吳文正

公澄處文靖公集皆海內師表舉稱府君之賢不少置則府君
信賢矣初監簿君著史學統紀一卷未及成而沒府君補完之
府君所著詩文若干卷因自號唯庭遂以名藁吳公爲序作者
之意今藏於家府君娶義門劉氏克盡婦道前三十一年卒子
男子三人長曰紹唯平陽州儒學教授次曰斯季曰彝承事郎
祠部主事博極羣書而文辭龐蔚學者師之子女子一人分宜
縣儒學教諭蕭景棠其壻也孫男七人曰屋曰基曰壆曰均曰
埴曰埜曰圭女六人長歸某餘未行曾孫男六人曰某曰某曰
某曰某曰某曰某女四人在幼嗚呼聖賢之裔自北而南者有
孔氏之於衢顏氏之於蘇於閩曾氏之於豫章皆多子孫而曾
氏爲尤賦紆朱拖紫以顯融于時在在而是常侍五傳至文定
公鞏兄弟者出遂以辭章名天下何曾氏之多賢邪府君之先
蓋與文定公同出於常侍英世以詩書充其宗府君雖不獲大
用屢司教鐸蔚爲經師碩賢大官亟稱交薦可謂無負於家學
者矣府君之葬翰林待制杜公本國子司業曾君堅既爲前後
撰銘刻諸幽室而曾嘗與濂同脩元史寅緣交誼復來求隧上
之文濂聞較德焯勤在古者不厭其詳故爲表其行而益之以
銘銘曰
鄒國傳道自孔門遺澤滂濊亘裔蕃有如大江從西奔支流雖
千會一原重珪疊組光燉燉著勳昭德啓後昆夫君繼之如玉
溫嶄然頭角與孫敦自爲二俊起續緒三爲人師教道尊書詩
俎豆習禮文鄉曾[illegible]稱流爲淳自內而外本則存大木斯拔風

霆掀人琴俱亡海氣昏暈予攬涕爲招魂刻文墓石揚清芬

葉仲貞墓銘 代柳待制作

桐廬李驥龍嘗與武林葉禎交禎年三十時從父其來桐廬爲釣臺山長山長君死禎貧不能歸驥龍爲合錢予之使賣藥市中以自給禎風神蕭爽不能隨世沉浮每遇月白風清輒同驥龍買舟泛桐江而下驥龍善洞簫禎歌古辭扣舷而和之或至忘返蓋飄飄然游於物外者垂二十年而不知老之將至也禎一日病革憂戚莫知所爲驥龍傾禎曰君非念後事乎有驥龍在君何憂禎喜力疾起拜曰此膝未嘗下人今不覺爲君屈也竟不能食三日死驥龍爲具棺斂買地葬焉後一年驥龍亦卒驥龍之從弟楙哀禎不娶而無子從人合禎之所遺財市田二畝有奇入華林僧院俾立室以奉禎初禎善爲學不治章句頗喜以詩自鳴翰林學士貫公甚器重之稍長習吏於浙西憲府部使者欲辟爲屬不就天曆中有詔粉黃金爲泥書大藏經禎以善書應募法當得儒學官亦不就蓋禎氣岸多豪一言不合輒徑去故卒無所成名禎字仲貞武林人無他族屬其世系禎未嘗言今皆不可知享年五十有四以重紀至元五年五月二十六日卒明年三月三日葬于毛塢山原去驥龍之墓不二百步葬後四月楙復爲伐石來請銘昔與謝翱以善詩來游吳越間吾鄉嵒南先生方公鳳實與之交翱死無所歸公爲率一二友生葬翱于釣臺傍且刻碑志之其事與驥龍兄弟正相類豈聞公之風而興起者耶非耶先聖人嘗有言曰死於我乎殯驥龍